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陸輯·拾玖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陸輯·拾玖册目録

研露樓琴譜四卷首一卷 〔清〕王受白撰 崔應階輯 一
御録宗鏡大綱二十卷 〔清〕釋永明撰 九五
筆懺四卷 〔清〕王辰輯 三〇一
老子道德經訂注二卷 〔清〕黄文蓮撰 三七三
道德經集義二卷 〔明〕周如砥撰 四〇一
屏史前卷十七卷後卷四卷 〔明〕鄧士亮撰 四六三
玄覽八卷 〔明〕朱謀㙔撰 六八七
所見偶鈔二十卷 〔清〕朱之棟輯 七二九

〔清〕王受白撰　崔應階輯

研露樓琴譜四卷首一卷

清乾隆三十一年張松孫刻本

乾隆歲次丙戌

研露樓琴譜

本衙藏板

研露樓琴譜序

聖王作樂以化兆民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而琴為樂之統與八音並行近以脩身理性遠以通神合德故舜彈五絃而天下治師曠鼓琴而元鶴舞其化民感物應若宮商誠為君子所當御不可斯須去也古

人樂志琴書家絃戶誦今則大雅不作古調絕響偶有習斯者不過伯什之一而又好為繁聲急響世無成連伯牙而古音愈邈余雖不能耳聆山水之間但求其遺韻之可探索者則惟譜是賴矣昔之著譜者自雍門而後惟尹芝

仙繖音秘旨頗為詳備但少行
於世近則徐青山之萬松閣與
大還閣松風館數册耳雍門譜
余曩在蘆溝遇休寧程子湘皋
曾授闕雎款乃等曲見其抄本
手録一軼後為好古者竊去及
自晉返楚獲交吾鄉王子受白

鶴貌鷗心寄情古雅業精於琴
與余往来豫楚間幾三十年得
其秘傳十餘操高古淡遠不同
凡響倘所謂中州派者非歟繼
以奔走吴楚簿書碌碌受白已
逝余手亦棘不復彈者五年于
兹戊寅陳臬吴門案牘蝟集竭

年餘心力政始簡不揣固陋復
思宓子之治適受白郎君如熙
来從余遊是盖精其先人遺韵
者每退食自公風清月朗煮茗
焚香對理數曲便覺神清氣爽
而俗情頓滌噫琴之協和人性
也若此與余因出向所録受白

譜數卷擇其雅俗共賞者凡二
十曲相與手訂未竣適移東藩
謬晉中丞倏又九年矣今政暇
揀出復較命張子松孫録以付
梓公之於世吁方今
聖人在上脩明禮樂士君子可不援
琴一鼓太和以佐阜民解慍之

治耶則是譜豈僅爲傳吾友受白名而佐青山之不逮也扎協和陰陽移易風俗盖有深望焉乾隆三十一年歲次丙戌清和月吉

楚鄂崔應階吉升甫撰并書

研露樓琴譜

拙圃崔應階手訂

卷首
目録
指法
卷一
宮音
鷗鷺忘機
圯橋進履
商音
墨子悲絲
靜觀吟
釋談章
角音

松下觀濤
列子御風
卷二
徵音
塞上鴻
禹會塗山
樵歌
目録 二
宋玉悲秋
平沙落雁 徵羽
卷三
羽音
佩蘭
漢宮秋月
雉朝飛

烏夜啼
卷四
黃鐘
胡笳十八拍
大雅
蕤賓
瀟湘水雲
目録 三
欸乃歌

環川王如熙暐民氏校譜
華亭張松孫鶴坪氏録梓

研露樓琴譜

拙圃崔應階手訂

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藏

指法

右手

尸 劈也大指向外為尸

乇 托也大指向内為乇

木 抹也用食指入絃向内以甲尖端正而木之

乚 挑也用食指出絃向外亦須甲尖端正乚出必得從空懸落者佳

勹 勾也用中指入絃甲尖相半為勹

ㄗ 剔也用中指出絃為ㄗ剔不可太剛太剛則暴指不可太深太深則濁

丁 打也名指向内入絃為丁而有金石之聲一二絃散聲常用

丂 摘也名指入絃丂出為丂必欲伶俐

乑 抹挑也食指先抹後挑

写 勾剔也中指先勹後ㄗ

丐 打摘也名指先丁後丂

早 撮也食指挑中指勾齊起如一聲

孚 反撮也食指抹中指剔兩絃如一聲

卓 齊撮也如劈乇勾二兩絃亦同聲

皁 掐撮三聲此結束聲也又大指爪起為掐假如名指按七絃十山大指於九山間一掐右即一撮次二掐又一早總名曰掐早三声計之則三掐二早

叠 掐潑剌三聲如前掐撮之法用左一掐而右一潑左二掐而右一剌亦結聲

双 潑也假如按七絃七山七分與散六絃聲同用右手中食名指向身内一双双後宜屈指

市 剌也同上法用名中食指齊向身外一市宜舒指

伏 伏也剌中令其無聲使之自然不嚮音為妙

夯 索鈴也如滚左按而右彈須次第而上像索中繫鈴之聲

斉 撞撥剌也宜用指有力而得聲亦宜乾净而不雜

搽 拍殺也舒右四指於四山處彈而無聲

省 少息也少停一會再彈

䉘 疊涓也一絃兩聲用木勹⺈弾先抹後勾取相連之聲

䉘 双弾也大指握中食二指先⺈後乚兩絃如一聲

三口 三弾也大指握名中食三指齐⺈乚兩絃作三聲

⺈ 急也或急勹或急木皆是

笠 從頭也照從本句從弾

丒 再作也或勹或木再弾一遍

女 如一聲也以指按五絃七山半與苗同聲

指法 右三

尸 聲也如早之下寫一尸則一尸三尸則三尸

㐱 背鎖也同絃上剔抹挑連弾三聲

㐱 短鎖也同絃上先抹勾慢弾二声少息加背鎖得五声

長 長鎖也同絃上先抹挑慢弾二声少息加短鎖得七声有用九声者覺太煩勿用

無 無也右手不着絃虛弾一下有意無意之間竟如弾不着之况

白 拍也兩絃同齊響如一声

应 変也如譜上是九山即於八山一弾速下九山再而或另弾別絃

車 連也如乚四帶三絃而響

巠 輕弾也

高 臨也食指一路滾去為之

田 纍也即本勹

厂 歷也連乚一二根弦

今 輪也名中食三指次第發出弦

卷 半輪也用名中二指如前法

指法 右四

㚘 滾也名指齐某至二弦

弗 拂也食指木一弦至某弦輕輕連而勿斷

囙 打圓也一挑一勾先得二声少息即急作二次得四声後復慢挑一声以完或用一劈一勾亦如是法

圜 圓婁也假如一弦用勹木用三弦則同声齊響勿偏

全 全扶也用食中名三指各入一弦同得声此惟泛音中有之

半 半扶也用中食二指勹木齊響

緩 緩作也慢弾之謂

左手

ナ 吟也在上移動先大後小約四五回即收

犭 猱也係出山而大來大往約數回

卜 綽也如七山音從八山卜至七山

氵 注也如九山音在八山氵至九山

镸ナ 長吟也比吟多幾轉節奏中應少息者即以此代之更覺有致

糸ナ 細吟也其音出圓綻者佳

指法　左一

大ナ 大吟也在山之下往來與犭相似而音則有別

小ナ 小吟也比ナ畧微

⺊ナ 綽吟也又名落指ナ

氵ナ 注吟也即隨注隨ナ

飞ナ 飛吟也二上二下更覺大雅古以如鳥之飛取義

辶ナ 遊吟也卜上得音尤退下復卜上又刍艮下如双立之類

ク ナ 急吟也緊而迫促

退ナ 退吟也得声後少息冂ナ

往來ナ 往來吟也假如九山出声上八山ナ即下九山又上八ナ冂下九山

定ナ 定吟也如按某山即以骨節動吟之而外不覺指動為妙

雙ナ 雙吟也一弦兩声不緩不急類乎上ナ但其音俱取中和

緩ナ 緩吟也慢而寛和其声勿斷

⺊犭 綽猱也卜中巾犭

飞犭 飛猱也按山得聲兩上兩下

指法　左二

撞犭 撞猱也先一立接住一猱

雙犭 雙猱也初時一犭車又加一犭以乾净為佳

退犭 退猱也如九山彈退下九半犭

邑 掐起也如大指于八山彈而得声即下九山不用彈名指按下十三大指即将指甲爪己一声曰邑

叵 同起也如大指按九山七弦茍稤起有尸

岂 對起也如大指按九山用弾一尸名指隨按下十山大指即爪己曰岂

爪己 爪起也大指按絃将指甲爪起得一撒尸曰爪起

巴 帶起也如两弦其尸絶復仍巾巳本弦

色 泛音起也

正 泛音止也

冋 同聲也如名指十山两大指九山一六就散挑六與四弦尸同

立 撞也如九山弾或下十或上八将按指急捺即止

夳 大撞也較立重些取蒼古之音為佳

尖 小撞也捺之輕而有情

指法

雙立 雙撞也連立二声要無形

豆 逗也右弾與左按相近響

雁 應也七山半勻即茈雁

售 進復也即一上一下

退復 退復也弾得尸即往下退而仍复上本位

虚疊 虚疊也不按不弾只将指内于某弦某山而有音

虚立 虚撞也弾完音将盡欲過弾時加一立

左三

方 放也即巾巴然巾巳手指離琴方則指不離琴

合 合也與上方之弦同尸

應合 應合也如名指按十山勻即上九山隨茈雁之

不動 不動也如結勺之音不宜ナ才比省更有斬截之義

弁 分開也如兩尸在一處或木乚或勺乃得音後往上再注一尸

午 游也此是丂上之音但勢用急丆山豪畧止如趨至水涯急切迴步之義

丂 引也必以丂云音足為主如大指五弦八山半須丂云七山半方足

指法

云 至也或云某山或云某弦

徠 往来也自上自下徠二次

尢 就也或尢本山或尢急弾別弦或尢ナ才皆是

旦 跪也以名指屈轉按弦四五山以上名指不便竪按以旦代之

卜 外山也過十三山外指離山三四分

品 慢也孚孚弾之

入慢 入慢也下指先緊弾数尸漸漸数数落落而弾

左四

㪅 漸慢也如緊圍之後漸漸畱之

上 上也即山上或上某山

下 下也即山下或下某山

罨 罨也如名指按十大指打九即是

拙 推出也言其一弦多不用巾已止將弦向外拙而響

半 半也或半山或上半

指法　　左五

研露樓琴譜

宮音

拙圃崔應階手訂

鷗鷺忘機 五段

其一

色 䇂 𢌿 䉒 䇐 𦬁 䇧。 䉜 亖 䇂 𢌿 从丁万尔。 笉

省四五 𠀤 省 𠁼 三 𢎗 正 𦭼 𠈌十上六二 杢 𠈌隹旨 𦬁

忘機　　宮一

下七六省上七又下七六旨上七爪巳 𦍑 冂 𨑒。 氵十 𢎗 上六千十七 𦵹 隹旨 𦵹

夕夯上七 𨑒 隹旨 𠛎 隹旨 𦵹 省上七省艮七六旨上七爪巳 𦍑 冂 𢎗。

𦬁 𠈌十 𠣘 夕五艮七九旨上七 𠀤 十上六二 杢 隹旨 𦬁 省下七六省上

七下七六旨上七爪巳 𦍑 冂 𨑒。 十巾巳 𢎗 上六千十 𦵹 隹旨 𦵹 夯

上七 𠤭 隹旨 𠛎 隹旨 𦵹 省上七艮七六旨上七爪巳 𦍑 冂 𢎗。

其二

𢎗 廿二女一夕五艮下九𠂤旨上七九 𦵹 隹复下七六 𦵹 十上七 杢 十上六

其三

忘機

宮二

其四

其五

忘機

宮三

棗

把橋進履 凡七段 宮音

其一

[illegible]

把橋 宮一

[illegible]

其二

[illegible]

其三

[illegible]

把橋 宮二

[illegible]

其四

[illegible]

把橋
宮三
其五

其六
把橋
宮四
其七

𦿐茲芍上九㔾上八苣笆芑上九立又下十中𣳚

上十上九啓又上八啓 茵雁 苣芍荃𠮷荳

㔾簷勾𦯀芍𦯀芍𦯀巴㔾芍荃

葺。正

[illegible]

把橋 宮五

墨子悲絲 凡十三段

商音

其一

㔾 芍䒤芍䒤。省 荃勾䒤。芍䒤、芍

䒤省 㡯 匋䒤。省 𦯀 㶌 芍𦯀。省 㞋芍

省 荃。芍荃。省 芍省 匋 奩 勾 𠃑。省

匋 五 六 笱 䒤省 芍 䒤。省正

墨子 商一

其二

芍晶ナ 芍巾上九 䒤晶十二弓上七 芍ナ艮旬 勾上八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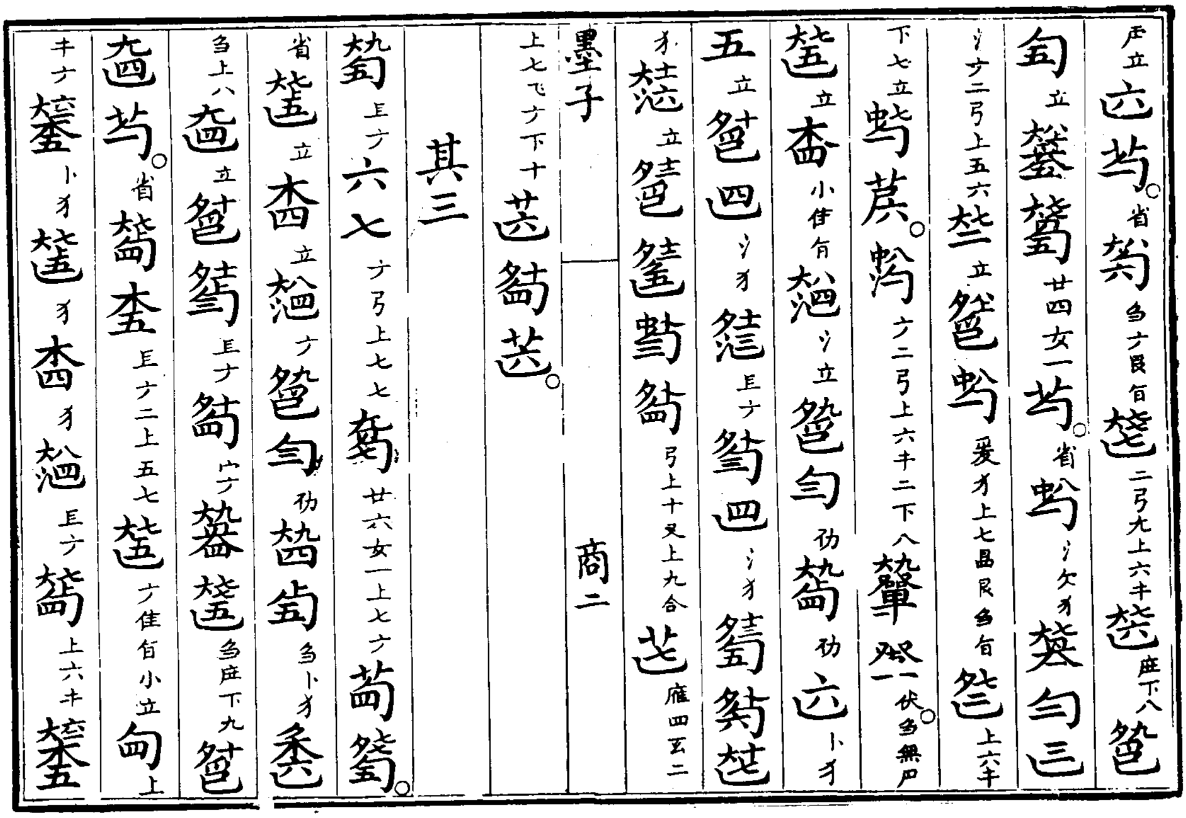
䒤二弓上六二 䒤ナ刍艮旬 勺 劢七 ナ上七七 芍廿六女

一立爪巳 芍 芍二上六十省飞ナ八上爰乍 芍廿六女一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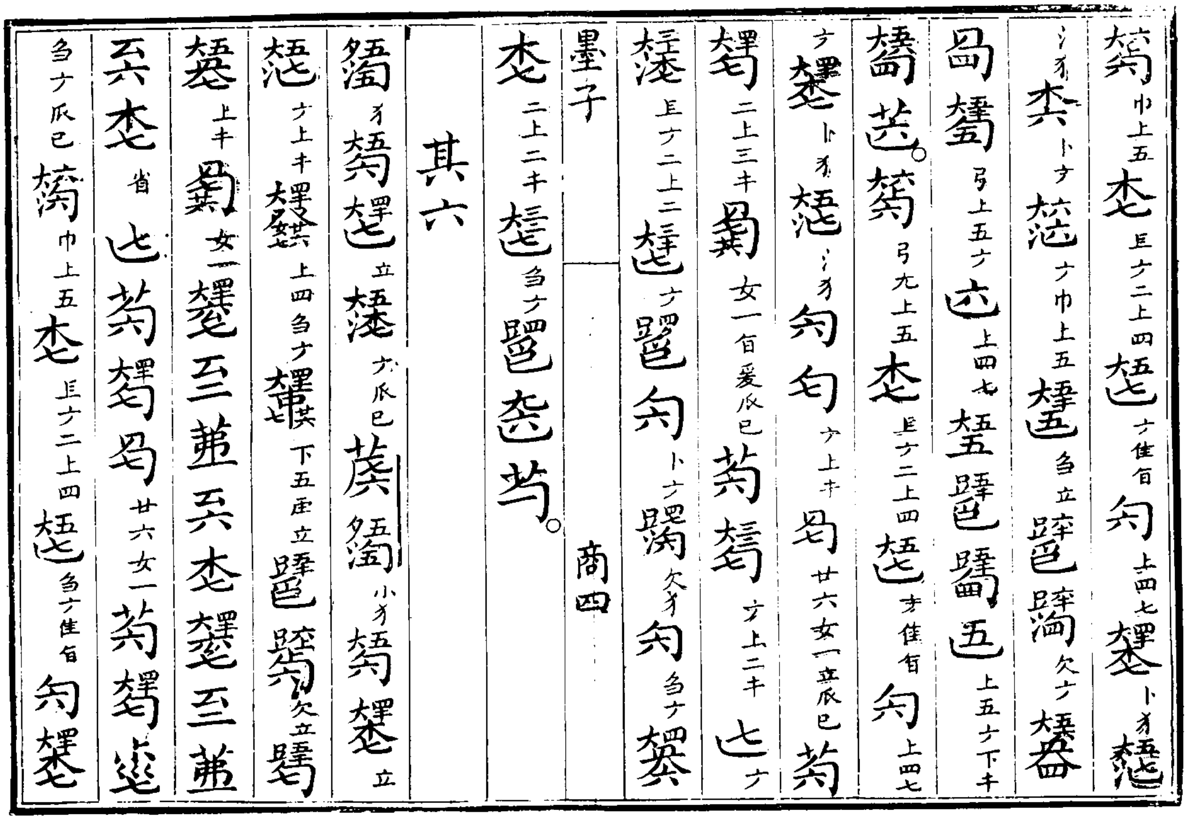
ナ 芍 芍省 芍廿六女一 芍 芍二弓上六十 芍廿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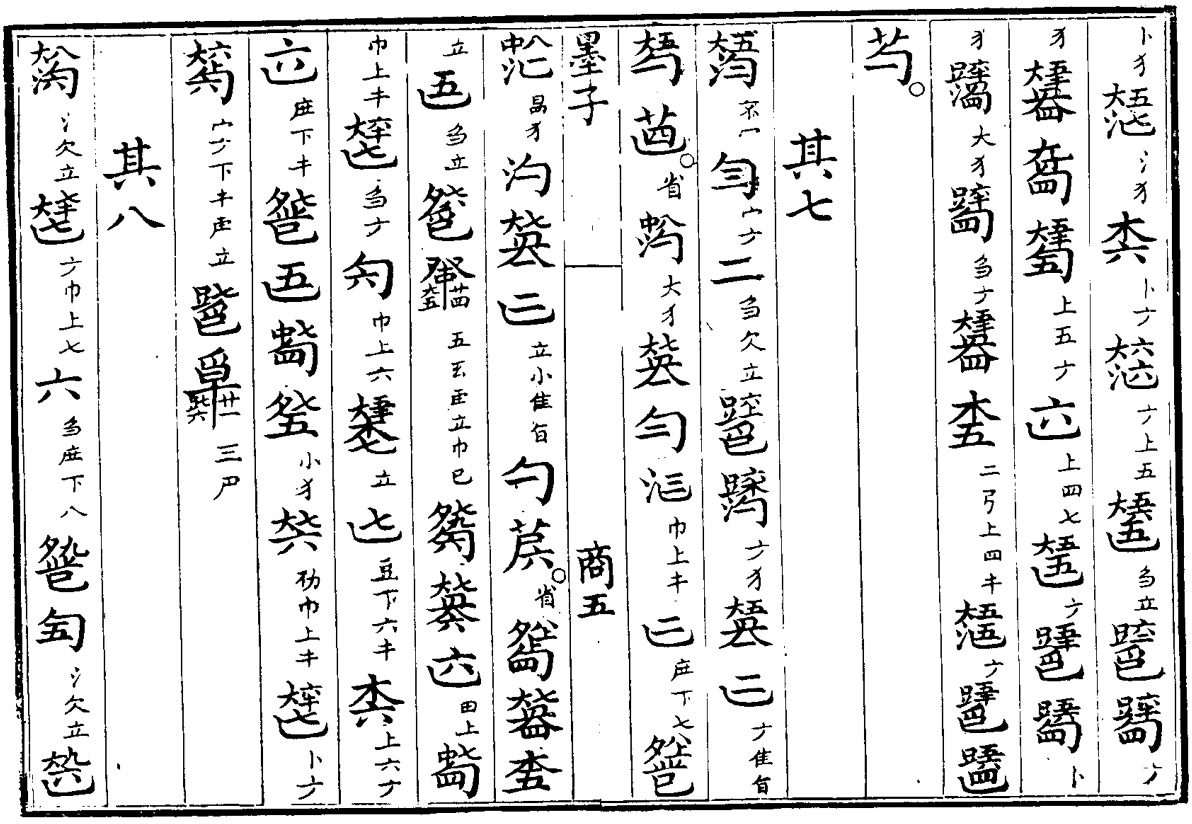
女一ナ爪巳 芍 芍ナ上六上 䒤巨ナ二上五 䒤 䒤西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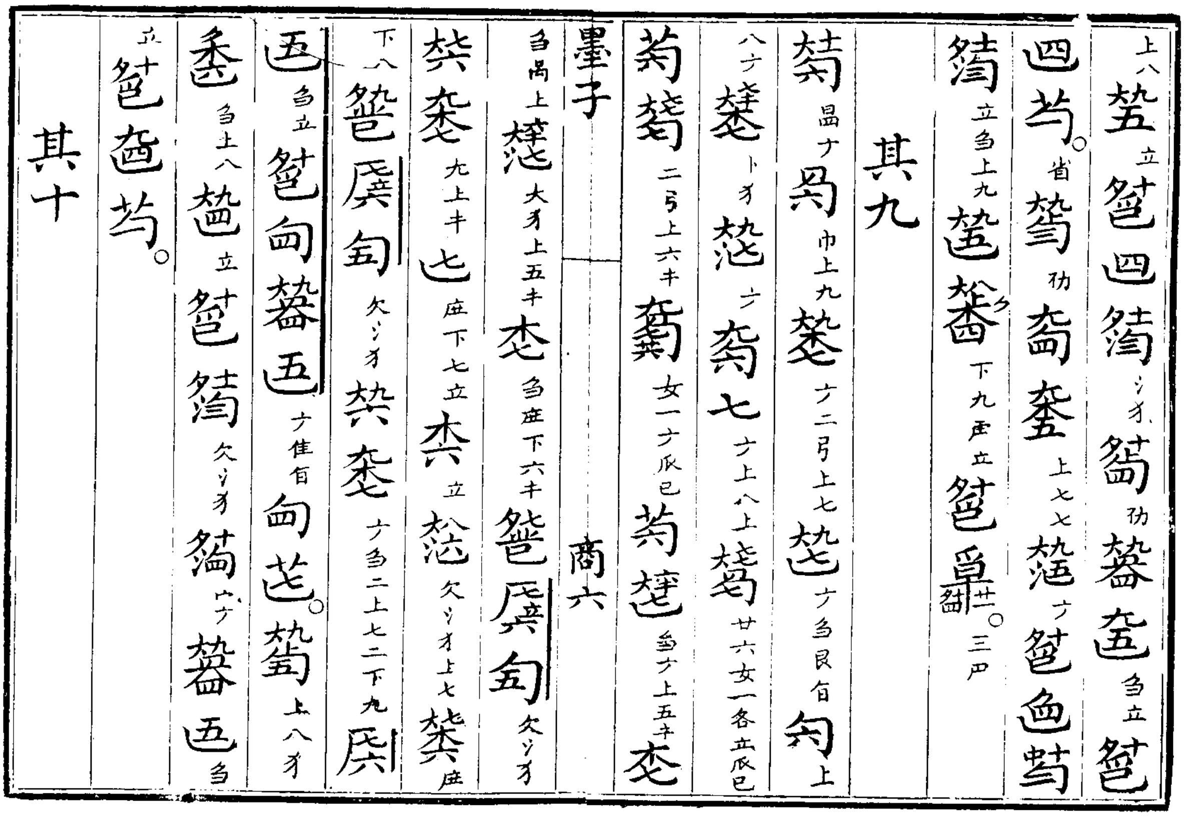
芍卜ナ 芍巨ナ 芍立 䒤 䒤二弓上五六 䒤立 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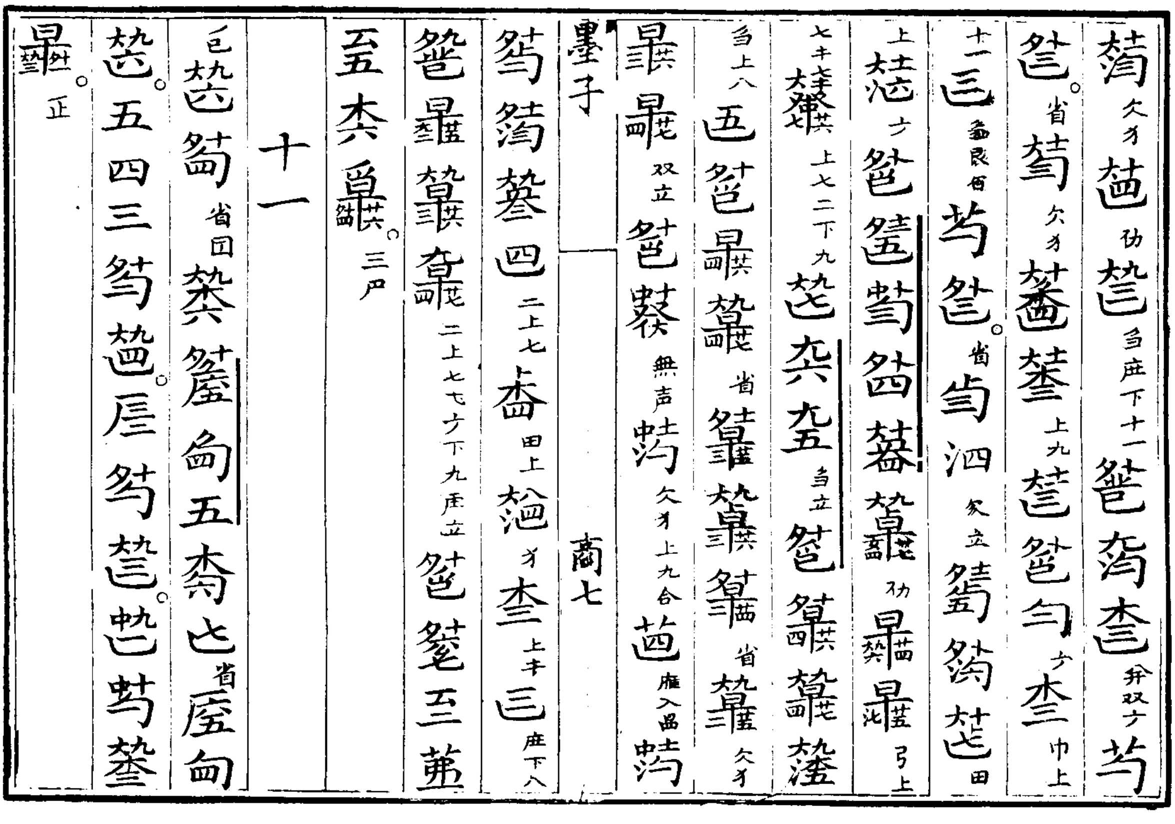

墨子
商二
其三

其四
墨子
商三
其五


墨子
商四
其六


其七
墨子
商五
其八


其九
墨子
商六
其十


墨子
商七
十一

十二

[illegible]

十三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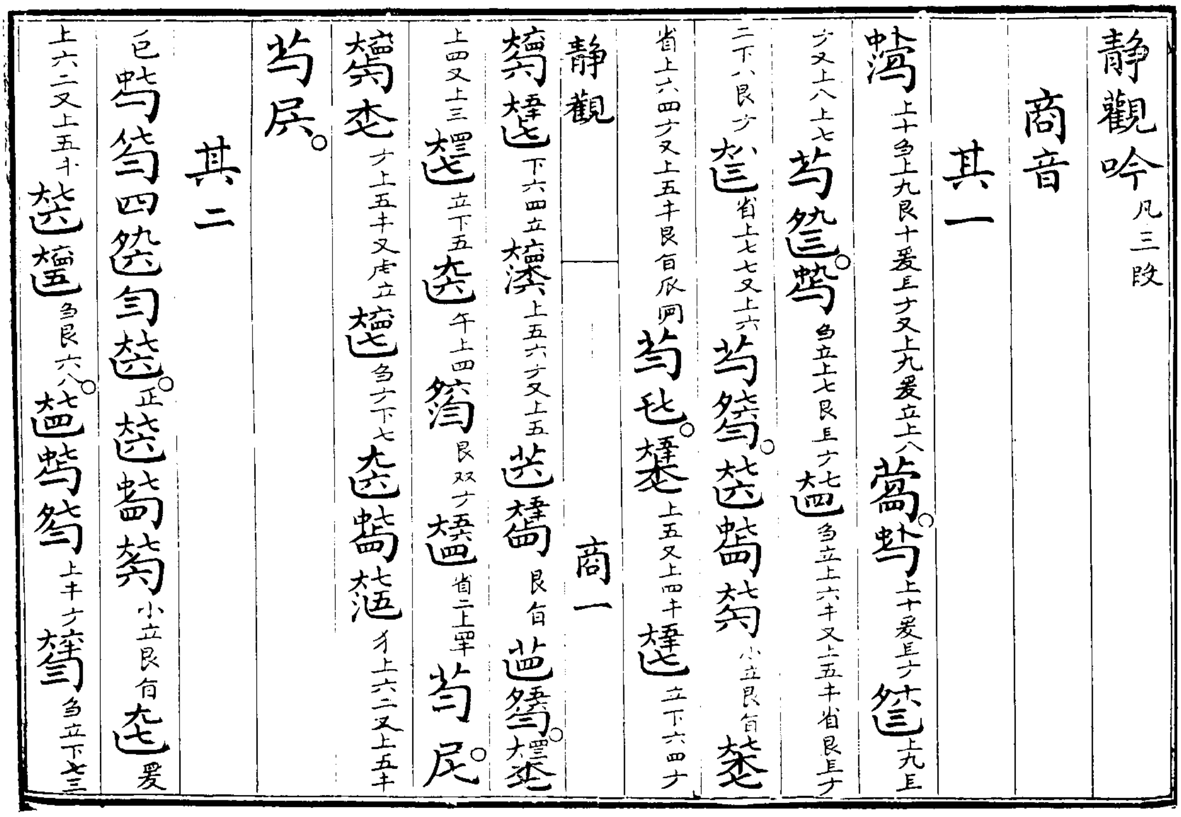
墨子

商八

[illegible]

墨子

商九


靜觀吟 凡三段
商音
其一
靜觀
商一
其二

其三
靜觀
商二

釋談章　商音

佛頭

南無佛陀耶南　無達摩

芍勻五四三蚪。彐亇艮百合上十苣雁昻昻彐亇下十三

耶南　無僧伽　耶南　無

昻昻。彐艮百昻昻巾上九昻佳百昻。蚪彐艮百駕

本師釋伽牟尼　佛南

釋談　　商一

駕彐向彐亇筐佳百彐蘁艮百彐蠚蘁亇立巿巳草蚪。

無　大悲觀世音菩薩

亇合上十苣雁昻昻彐昻佳百彐昻彐笆蚪苣。雁

南　無普庵　祖師菩薩南

昻亇艮百昻昻上六キ立昻立笆芍蒚蚪。彐艮

無　百萬火首金剛

百駕合上十茴雁合上九五雁又合上八乇雁下九五雁昻昻

王菩薩南　無普庵　禪

昻昻佳百昻。彐艮百昻卓昻彐上七七發上七召下

師　菩薩摩訶　薩

七七昻亇笆芍迯。昻艮百昻佳百彐昻。

其一第一回

唵迦　迦　迦妍

大晶昻。蕢昻亇巿上七七辰巳昻佳八亇百立笆昻昻彐亇

釋談　商二

畀遮　遮　遮神慈

笆昻。巾巳昻巾勻昻筴五勻四。省戻五四勻。正

吒吒吒怛　那多

昻。亇上七七辰巳昻双立昻昻亇昻彐亇笆昻。迯艮亇

多多　檀　那

上七百蒟上七亇蒟下七キ立笆蒟キ上六二䈪勻。正

波波波梵摩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其二

摩 梵 波 波 波 那

[illegible]

檀 多 多 多 那

[illegible]

怛 吒 吒 吒 惹 神

釋談 商三

[illegible]

遮 遮 遮 畍 妍

[illegible]

迦 迦 迦 迦 迦

[illegible]

迦 妍 畍

[illegible]

其三

迦 迦 雞 雞 俱 俱 雞 俱 雞

[illegible] 五四三 [illegible]

俱 無 喬 雞 喬 雞 無 畍 妍

[illegible]

迦 迦 迦 迦 迦 迦 妍 畍

[illegible] 四五 [illegible]

釋談 商四

其四

遮 遮 支 支 朱 朱

[illegible]

支 朱 支 朱 占 貽

[illegible]

支 貽 支 占 惹

[illegible]

神　遮遮遮　遮
旨反巳[illegible]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ナ上七七反巳
遮遮　神　卷
[illegible][illegible]小立[illegible][illegible]反巳[illegible]巾巳[illegible]。

其五

吒吒知知都都都　知　知
吒吒知知都　知都　知
巳上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反巳[illegible]
釋談　商五
都擔　多　知多　知
巾巳[illegible]ナ[illegible]多[illegible]多上五六[illegible]下六二反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擔那怛　吒　吒吒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七[illegible]多ナ上六二[illegible]上六十反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巳
吒　吒吒怛那
[illegible]上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五[illegible][illegible]。

其六

多多諦諦　多多諦　多諦多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五省
喃哪　呢　哪　呢
[illegible]正[illegible][illegible]多下三十反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正[illegible]五四
喃那檀　多　多多多
[illegible]。[illegible]上七[illegible]上六二四立[illegible][illegible]ナ[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
多　多　檀那
釋談　商六
[illegible]ナ上六二[illegible]多佳旨[illegible][illegible]多上六十[illegible][illegible]巳[illegible]。正

其七

波　波悲　悲悲波　波
[illegible]上十[illegible]上九[illegible]多上七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八[illegible]下九[illegible]
悲波悲　波　梵摩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十二[illegible]多上十鹿[illegible]。合上九[illegible]多[illegible]多上
迷摩迷　梵摩

六十六篔多下七又下八𣌭𥳑𦳆迄多五十𧄍𣌭𦳆多上七七

梵　波　波　波　波　波　梵

𤼽多五爪巳茵三䕺𠃢篔𣌭𦳆𣌭𥳑𣌭𥳑多五䕺邑𣌭

摩

爪巳巳篔𥳑。正

其八

摩梵　波波波　那檀多　多多

釋談　商七

𣌭𣌭𣌭𣌭𣌭𣌭𣌭篔四𥳑篔。

那怛吒　吒　吒惹　神遮

𣌭𣌭𤼽上四𣌭下四四爪巳𦳆𦳆𥳑巳四六篔

遮遮界　妍　迦　迦　迦迦　迦

四迊。𥳑五四𠣏句迖篔四旬三。篔迖句㕔

迦　妍　界

四𠣏四五迖篔。正

其九第二回

迦迦雞　雞俱　俱　雞　喬

𥳑篔𥳑上三二篔𥳑爪巳篔。正𥳑下四迄五𥳑

兼兼兼　兼　兼兼　驗　羌

𣌭𣌭巳𥳑四𠣏四五。省句正𥳑上二十迄

倪　羌倪　驗　界　妍迦

下三二爪巳𦳆巳𥳑迖𥳑五四𠣏。篔句迖𥳑五

釋談　商八

迦迦　迦　迦　迦　妍界

四三𠣏。篔迖句𥳑五四𠣏四五𥳑篔。正

其十

遮遮支朱　朱支　眙　占　占

篔篔𥳑篔𤼽爪巳𦳆。篔正𥳑巾巳𦳆篔

占占　占　占　驗　羌

寸巾巳𣌭。正𣌭五七𧄍𣌭𦳆𣌭。𥳑多上十迄多下十二

倪 尭倪 驗 惹 神

巾巳 迣芍。迣䕫 巾巳巳 夕言 𠪚匀。𡍳四匀四 巫匋

遮遮遮 遮遮 神 惹

迡匂四匂匂迡匂㕓四匂四五迡匂。

十一

吒吒知知都都 知多談談

𨒅𥨊㕓匂𨒅𥨊。多杢 𨒌𥨊匂 正 𣇜 ナ辰巳

釋談 商九

談談 談 談喃哪呢哪

𣇜。正 𣇜 豆 迱 多 匋 𦮡迱芍𦫵𦫵𦫵𣇜 上

呢 喃 那 怛吒吒

八シ下九 𣇜 立 迱芑蚐芑䕫𣇜 午上七七 迺三匂

吒吒 吒 吒 怛那

𣇜。𣇜 ナ辰巳 𣇜 ナ隹旨 迱𣇜 多上八 迣芍。

十二

多多 諦諦多多諦 多談談

芍 上十 𥨊 艮旨 𨒌芍芍𦫵迡迡芍𣇜

談談 談 談喃哪

㚘。𡍳 迱匋𥁑𣇜。芍𦫵 多上五六 迡 下六

呢哪呢 喃那檀 多多

二辰巳 𦫵。芍芍迱𣇜𣇜𣇜 佳旨 迱𣇜𣇜

多 多 多 多檀那

釋談 商十

𣇜。㚘𦮡𣇜 ナ上七七辰巳 𣇜 上六旨 迱𣇜𨒅芍 正

十三

波波悲悲波波悲波 梵梵梵梵

𦶜𦮡𦶜芍。ナ十 𦶜迣 田上 迲 立 迱𣇜㚘迡 巾巳

梵梵 梵 摩 迷摩

芍䕫𥨊。𦶜 多 𦶜 上七六 𦮡 多下八三又下十 𣇜𥨊

迷梵 摩梵波 波波波

立下十三 卤芍省 區匀四匹 峀三 蚐扎 岂。雁 晷

波 波梵摩

巳晷 上八艮百 䒺峀蚐莀。

十四

摩梵波波波 那檀多 多 多

奪奪奪晷晷 巳 晷晷晷 䉈匀四五 正

那怛吒吒吒 惹神遮遮

釋談 商十一

晷晷晷奪 巳 葉。巳 奪奪奪 正 芶四芭

遮 畀 姸 迦 迦迦迦

芶芭。 芭晷嫯晷 午上七 晷芭晷晷奪

迦 迦 姸界

嫯晷 十上七七 巳 晷 上八百 芭晷癹。 女一

十五 第三回

迦 迦雞 雞俱 俱

芶 上六丰 芶芭 田上七 芶芶㚇 上五六 芶 下六丰 芭

耶喻喻 喻喻 喻喻

晷。晷晷晷 晷晷。 奪奪 小立 巳 芶芭 小立

喻喻喻 界姸 迦 迦

琶晷晷晷 艮百 芶芭 小立 巳 癹巳 㒪三

迦迦 迦 迦 姸界

匀三四五。㒪五四匀 匀四匀四五匹芶。

釋談 商十二

十六

遮遮 支支朱朱 耶喻喻

䉈芶四三匀 三匹四三匀 芶五。䉈匀四五

喻喻 喻喻喻喻喻 惹 神

芭省 五省 區匀芶四 省芶。 正 芶芭芭 小立 芭

遮遮遮 遮 遮 遮

芶芶芭 下八 芶 下九 芶 住百 芭 芶 上八

神惹

達 乑巳 茁。

十七

吒吒 知知 都都 耶奴奴

發 東 乑巳 葦 鴻 蓟 下十 㕡 筐 暈 暈 暈 巳

奴奴 奴奴 奴 奴 奴

暈 暈 正 蓟 蔿 上十 迖 匀巾巳 筐 上十匀旬巾巳 迺 芍。

釋談

商十三

那 怛吒 吒 吒吒 吒

暈 蓺 乑巳 芻 迺 三 芍 㧗 芍。 筐 芍 上九旬 筐 芍

怛那

鷟 㕡。 廿一女二

十八

多多 諦諦多多 耶 奴奴奴奴

蔿 上六二 迖 蔿 勻 筐 蔿 廿五女二 暈 暈 上七七巾巳一门

奴奴奴奴奴那檀

乍。 發 上七 東 立 筐 暈 蓺 迖 筐 暈。 蓺 暈 乑巳 暈

多多 多 多多 多 檀

筐 暈 筐 芍 筐。 蓺 暈 暈 隹八旬 筐 暈 巳 茁

那

芍。 正

十九

釋談

商十四

波波 悲悲 波波 耶母母 母 母

蔿 上九 迖 蓟 蓟 蔿 立 葦。 暈 暈 巾巳 巳 暈 暈。

母母母母 摩梵波波波

暈 暈 筷 五四 匀 五 四匀。 兵 五四匀四 迖。 兵

波 波梵摩

五四三二圞。 三一正

二十

摩梵　波　波波　那怛多多

[illegible] 上九多下十 [illegible] 上九 [illegible] 雁 [illegible]

多那檀多　多　多惹神遮遮

[illegible] 巾巳 [illegible] 下十二巾巳

遮畧　妍　迦　迦

[illegible] 上十下十立巾巳 [illegible]

迦　迦　迦　迦妍

釋談　商十五

[illegible] 下九 [illegible] 才上七七反巳 [illegible]

畧

立 [illegible] 反巳 [illegible]

呪尾

唵波多吒遮迦耶夜蘭訶阿瑟吒

巳 [illegible]

薩海吒嚩嚧嚩嚧吒遮迦耶娑婆

[illegible]

訶無數天龍八部百萬火首金剛　昨

[illegible] 六 [illegible] 六 [illegible]

日方隅今朝佛地普庵到此百無禁

[illegible] 六 [illegible]

忌

[illegible]　畧

釋談　商十六

松下觀濤 凡九段

角音

其一

[illegible]

觀濤 角一

[illegible]

其二

[illegible]

[illegible]

其三

[illegible]

觀濤 角二

[illegible]

其四

[illegible]

其五

觀濤　角三

[illegible]

[illegible]

其六

[illegible] 此音要活 [illegible]

觀濤　角四

[illegible]

其七

[illegible]

[illegible]

其八

[illegible]

觀濤 角五

其九

[illegible]

列子御風 凡十段

角音

其一

[illegible]

列子 角一

其二

[illegible]

[illegible]

其三

[illegible]

列子 角二

[illegible]

其四

[illegible]

其五

[illegible]

列子 角三

[illegible]

其六

[illegible] 上五 [illegible] 上四六 [illegible] 上十𠂇

[illegible] 上五 [illegible] 上四六𠂇 [illegible] 立

[illegible] 下五𠂇 [illegible] 上五 [illegible] 下十𠂇

[illegible] 上五 [illegible] 上五𠂇

[illegible] 上五 [illegible] 下六二𠂇 [illegible]

[illegible] 上十 [illegible] 上十𠂇 [illegible] 上七

列子 角四

[illegible] 上五 [illegible] 下五𠂇 [illegible]

[illegible] 上五十 [illegible] 上五𠂇 [illegible] 下六二

𠂇 [illegible] 下六九 [illegible] 上六四 [illegible] 上五十 [illegible] 下六九𠂇

[illegible] 五 [illegible]

其七

[illegible] 上十𠂇 [illegible] 立 [illegible] 下七𠂇 [illegible]

[illegible] 合上七 [illegible] 下七𠂇 [illegible]

[illegible] 三 [illegible] 上九 [illegible] 下十 [illegible]

[illegible] 𠂇上八三 [illegible] 𠂇 [illegible] 下十 [illegible]

𠂇 [illegible] 上九 [illegible] 𠂇上七六 [illegible] 下十 [illegible] 𠂇 [illegible]

[illegible] 上十 [illegible] 上九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𠂇 [illegible] 立 [illegible] 𠂇 [illegible]

[illegible] 上八𠂇 [illegible] 𠂇上八三又上七六 [illegible]

列子 角五

其八

[illegible] 四五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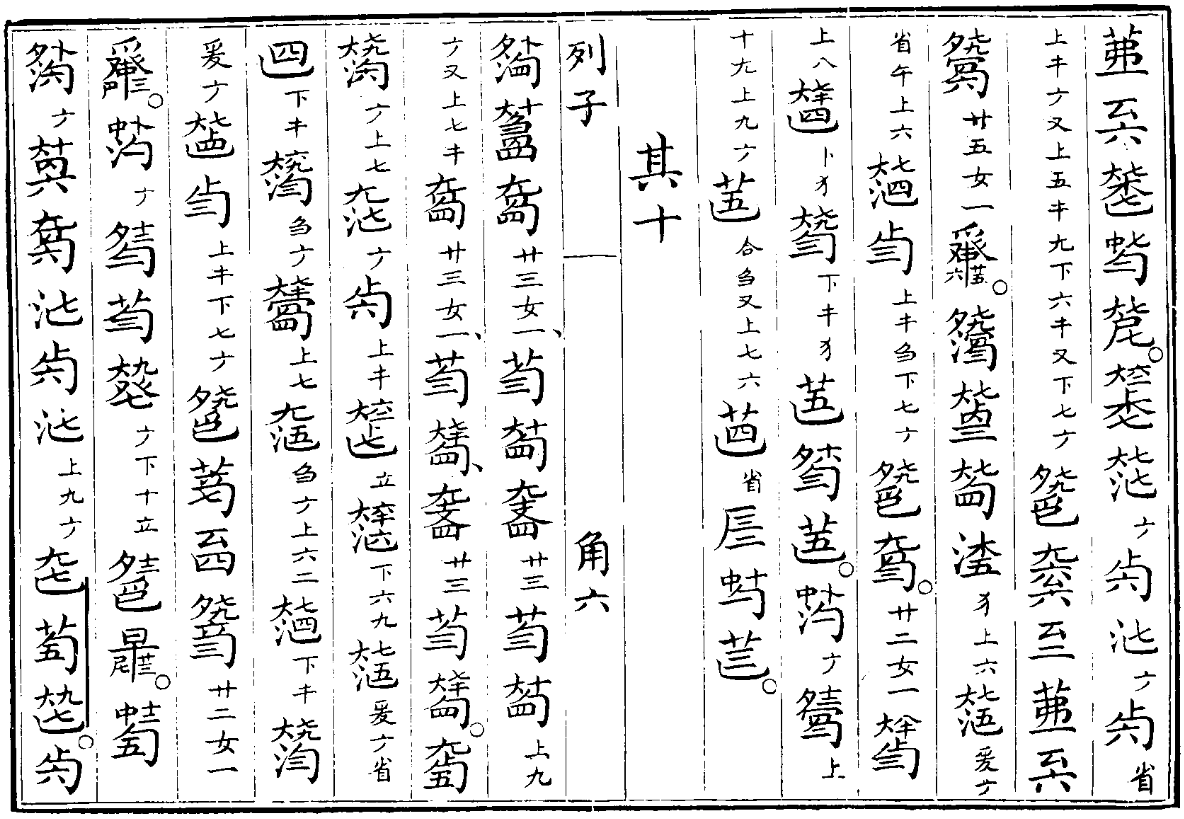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三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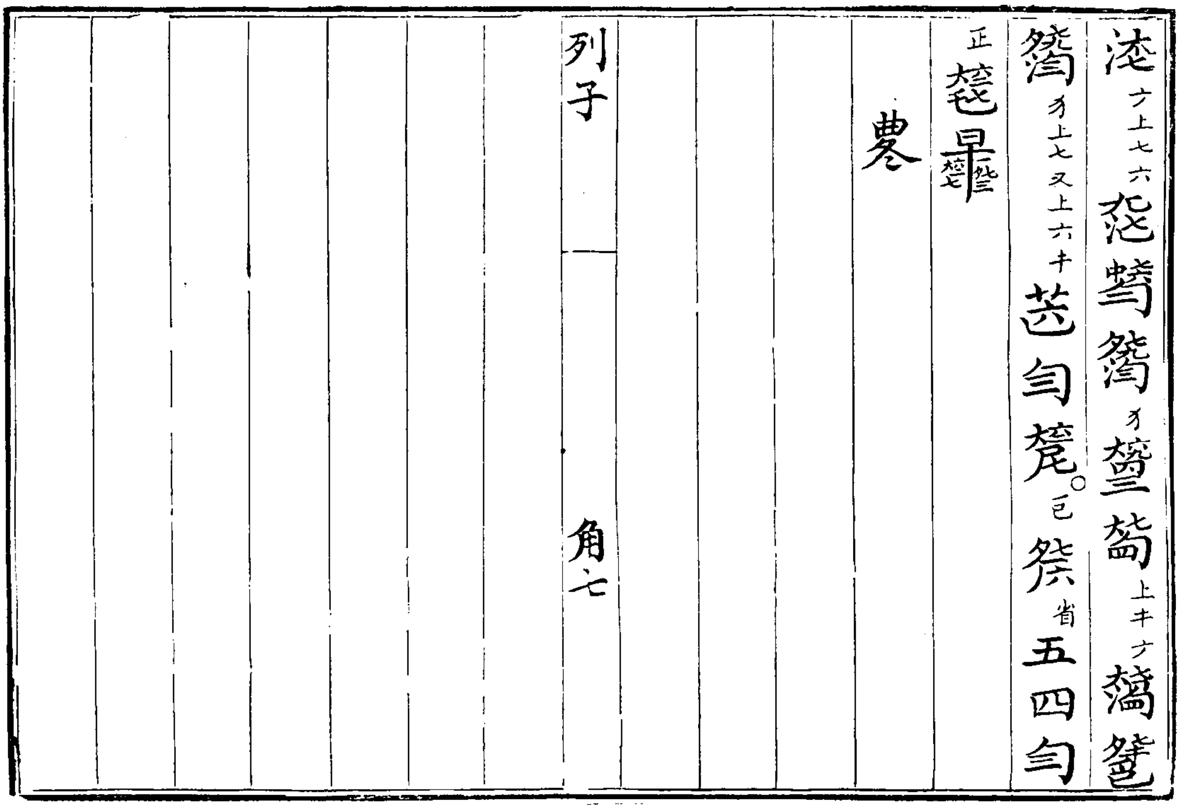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省 [illegible]

二三四勾正 [illegible]

其九

[illegible] 上七六𠂇又上七 [illegible]


其十
列子
角六


列子
角七

拙圃崔應階手訂

徵音

塞上鴻 即霜鴻引明妃作 九十六段

按斯曲蓋傷戍邊而作也彼黃雲秋塞萬里蕭條極目煙塵西風砭骨景物凄涼於斯極矣顧瞻鴻雁

塞鴻 徵一

翺翔於清霄之上嘹嚦於紫塞之鄉聲嚦嚦而語哀哀王事靡盬不遑歸處感懷者倍為腸斷聞之者涕淚交頤是曲也聲律慘悽音韻悲傷寫出一段征人懷鄉憂國之意真處絃中之白眉者哉

其一 變徵音中州譜燕山唐松濤先生所授又名龍灣散人善中州琴數十曲著作畠僊吟曲

[illegible]

塞鴻 徵二

[illegible]

其二

[illegible]

[illegible]

其三

[illegible]

其四

塞鴻

徵三

[illegible]

[illegible]

其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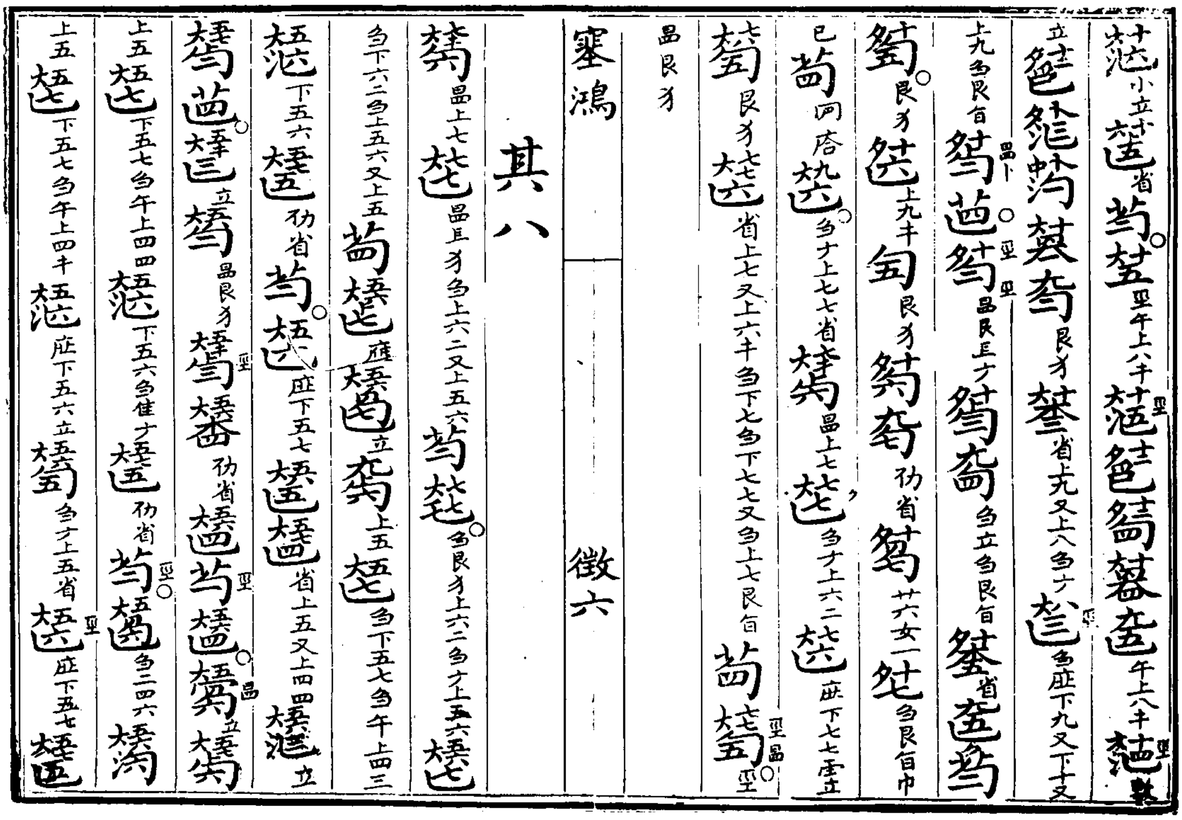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塞鴻

徵四

[illegible]

其六
塞鴻
徵五
其七


塞鴻
徵六
其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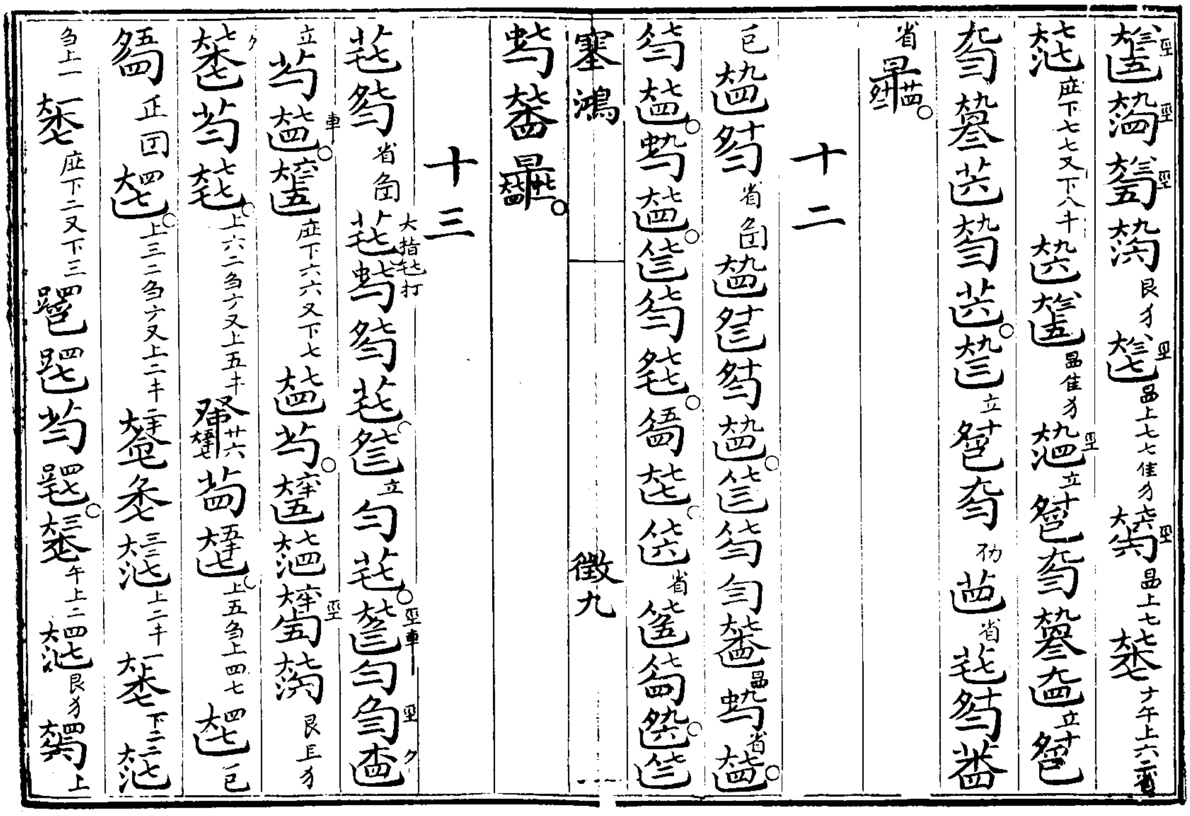
其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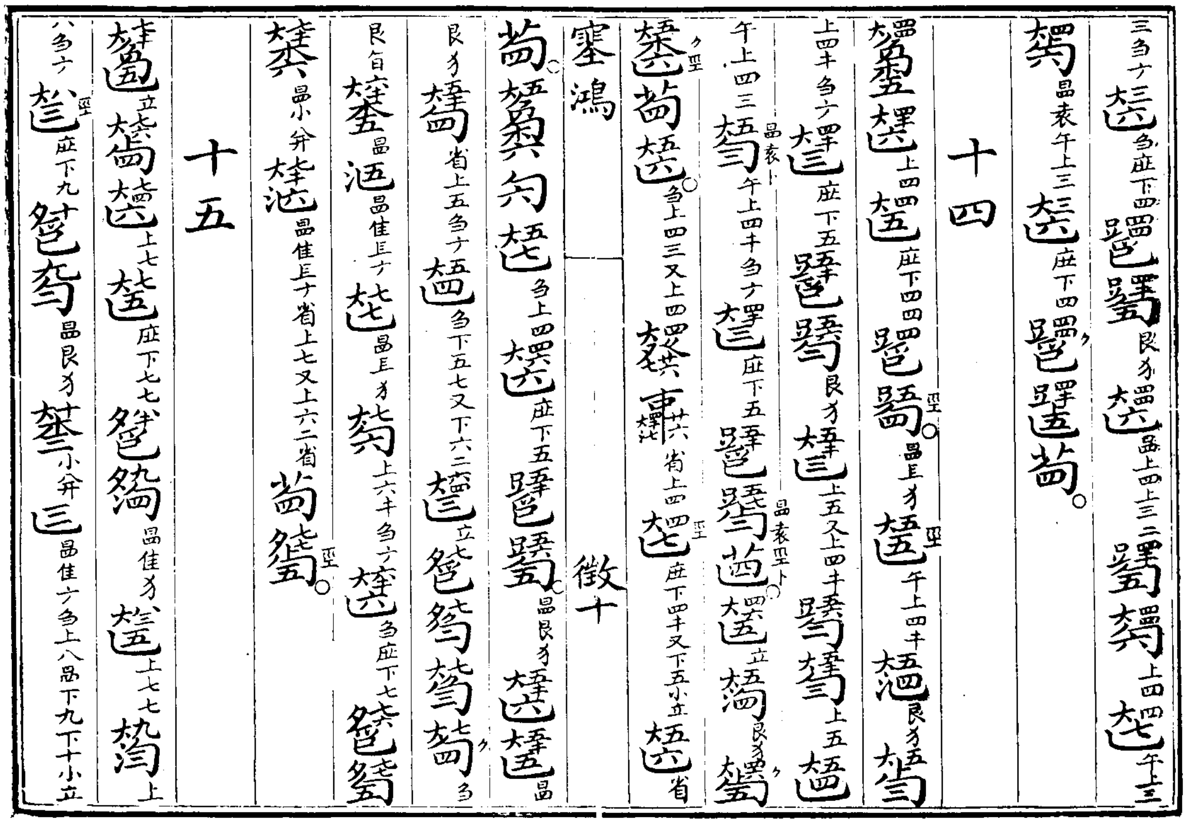
塞鴻 徵七

其十

十一

塞鴻 徵八


十二
塞鴻
徵九
十三


十四
塞鴻
徵十
十五

[illegible]

十六

寋鴻 徵十一

尾泛

[illegible]

畨省 [illegible]

䙴

寋鴻 徵十二

禹會塗山 九十六段
徵音
其一
塗山
徵一

其二
塗山
徵二
其三

[illegible]

其四

[illegible]

塗山

徵三

[illegible]

其五

[illegible]

[illegible]

其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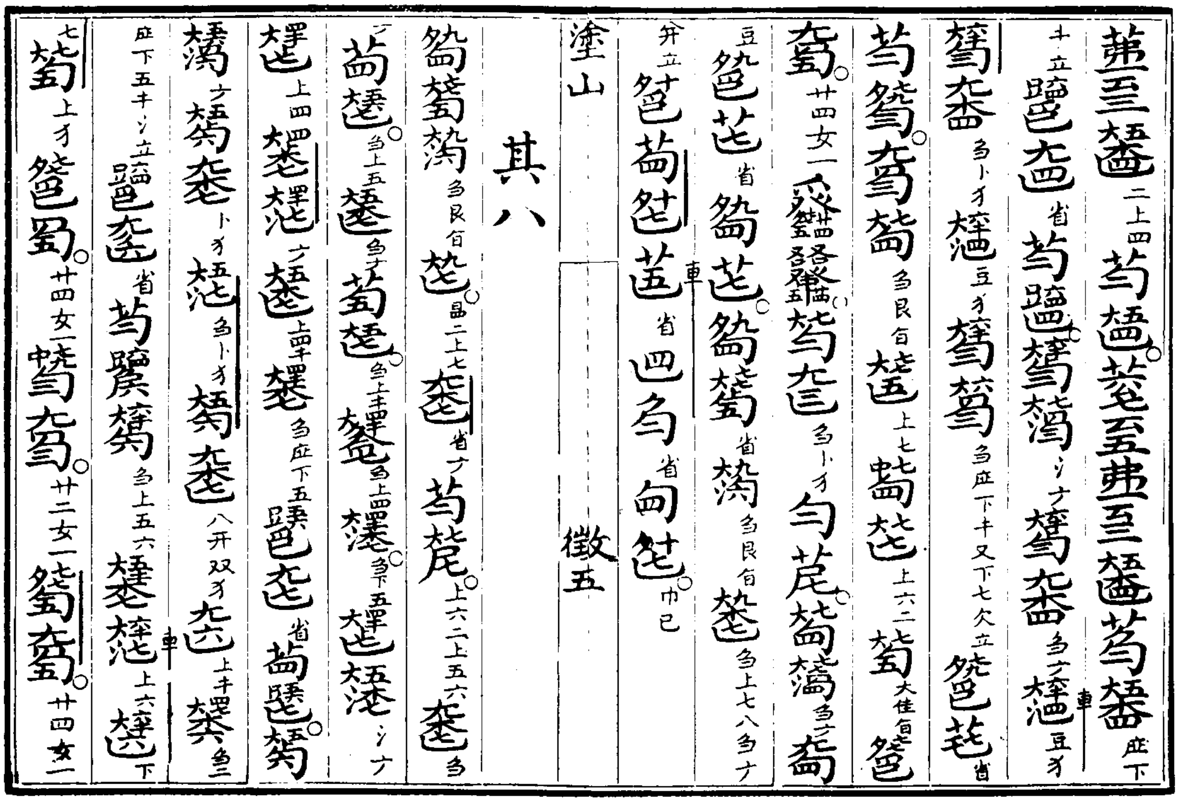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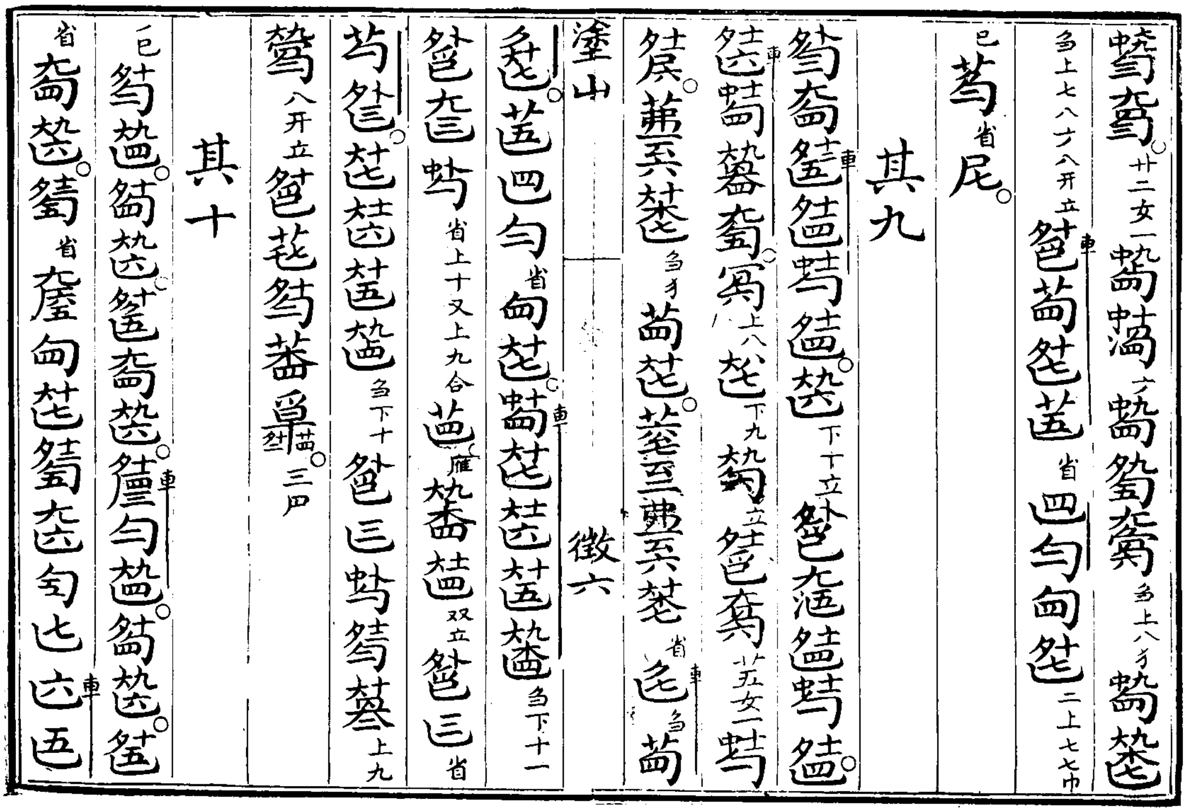
塗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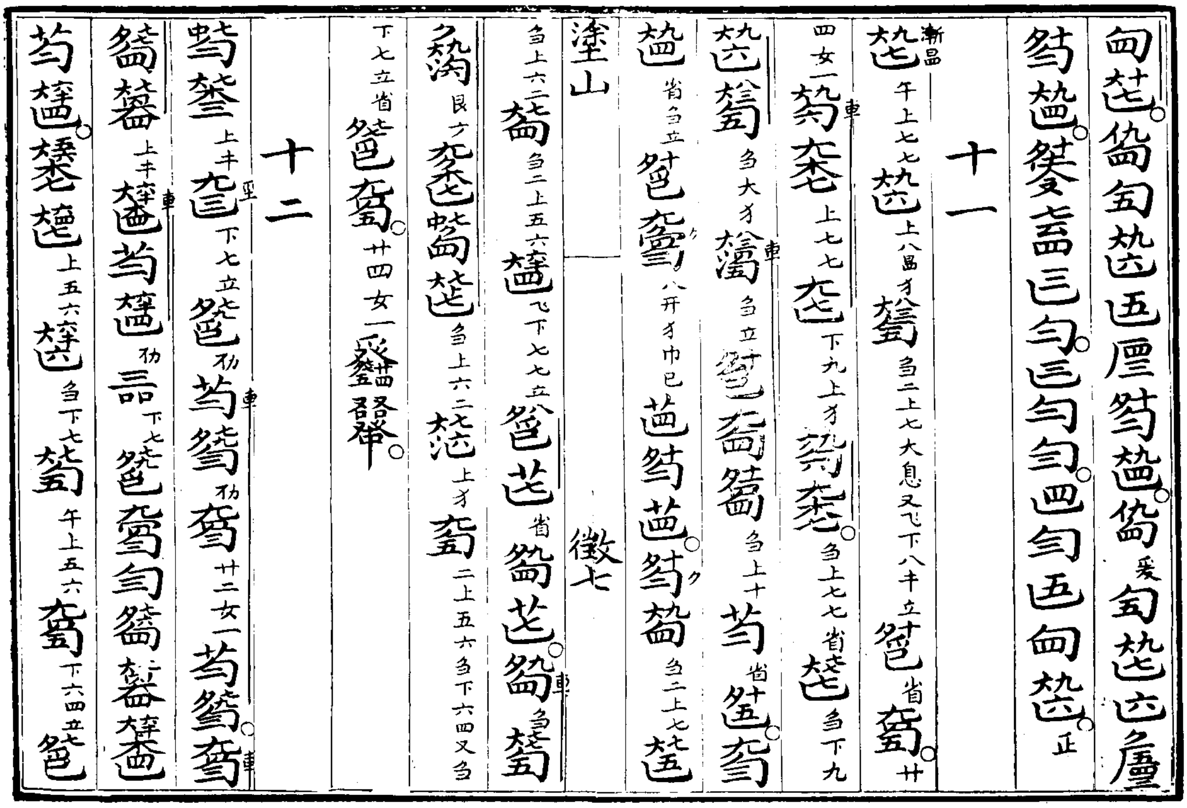
徵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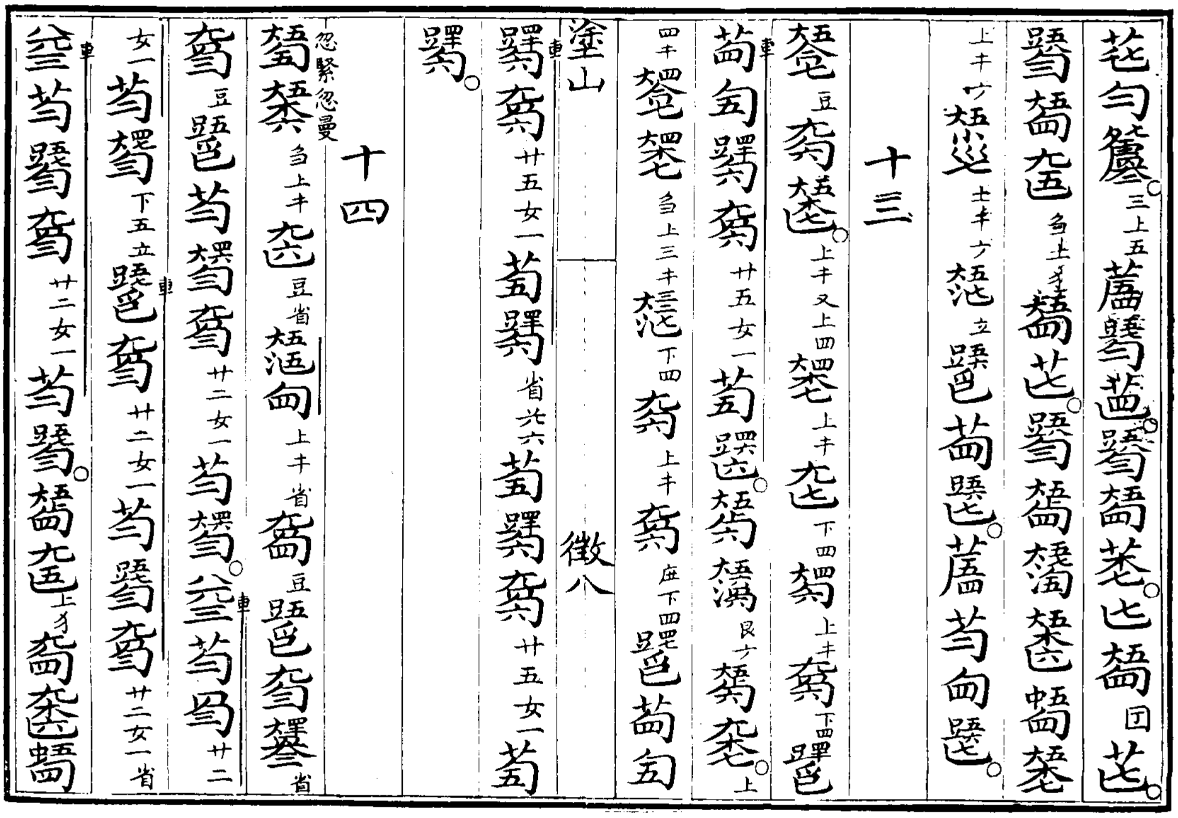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其七


塗山
其八
徵五


其九
塗山
徵六
其十


十一
涂山
徽七
十二


十三
涂山
徽八
十四

十五

塗山

徵九

十六

塗山

徵十

尾泛

畢

樵歌 凡十三段

徵音

其一

芘勻毛畢五。㕓勻尼勻毛畢五毛畢五。

上八才九下九 芭畾 下十一又十三上才於 芘。㕓㪊 三小ナ

芍。㪊芒 省下十一才有上十省又多二艮有 㪊芘。㪊

芒 小立 㪊笃 才上九 芍芒笃 爰立 芭茜。

樵歌 徵一

其二

芒 省 芶芒。芶芶芒。芍 立巾上九 芍 才上十

芍 才多上十。芒芶 省 芒。芍芶 省上八爰才同 芒。

芍芶芶 卜才 芝 次彈豆 芶芝 省上七七ナ上七 芝

小立多上八 芒 上九边 芭芍芭。芶芒芒 艮有 芒

立 西 边 芭三芍 省 芍芭 省 芍芭芍芍

芝芍 上九才 四 下十少ナ 芒芒芍芍 大才上九

芍芒芍 省上七六ナ又上七有下七六又下九立 芭芍四

芍 廿一女一 雁。

其三

芒芶芒。芍芶芒。芍芍㪊 芫芒

芶芒。芍芶 多上八紡同 芒。芍芶芶 才

杏 欠豆 芶芝 上七六ナ又上七 芝芒芭芍芒

省 芶芝。芝 边 芭杏芶 多上七七又上七同 芒芶

樵歌 徵二

ナ 芶句 於 芶 省艮九有 芍芒 ナ上七 杏芒 边

芭芍芍 ナ省 勻 多ナ 芝畢 省上七六ナ又上七 杏

芒 上七下七六ナ 芭畾 艮十有 芍芝 芍 省 勻芝

芝 边 芭亡芶 多上七七又上七同 芒。芍 ナ九 芶句

於 芶。省艮九有 芍芝 ナ上七 杏芒 边 芭亡芶

芶 爰艮有 芶芒芶 上六四ナ又上五十下七立 芭芶

廿四女一 芍 省 句芍。

其四

[illegible] 双立 六 下十 [illegible] 双ㄅ

句 芚。 [illegible] 查 上キナ [illegible] 豆 四 [illegible] 上五双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艮大百 [illegible] 午上四 [illegible] 犭上五 [illegible]

双立 [illegible]。 [illegible] 夂豆 [illegible] 上四キ𠂊ナ

下五立 六 [illegible]。

其五

樵歌　　徵三

巳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句 [illegible]。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illegible]。 五 省 [illegible]。 七 省 [illegible]。 省 [illegible]

[illegible]。 省从丁𠂊二乍 長 [illegible] 省 [illegible]。 省 [illegible]

句 五 [illegible] 六 [illegible] 正

其六

[illegible] 上四四ナ [illegible] 立 [illegible] 过 [illegible] ナ [illegible] 省

[illegible] 𠂊ナ上五キ下六四ナ 六 [illegible]。 [illegible] 午上五 [illegible]。

上四四又上四 [illegible] 过 [illegible] 七 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ナ上四 [illegible] 过 [illegible] 过 [illegible]。

六 小立艮六ナ百上五 [illegible]。 上四四ナ又上四 [illegible] 过 [illegible]

[illegible] ナ [illegible] 立 六 省 [illegible]。 ナ上五 [illegible] 弁

豆 六 [illegible] 𠂊立 六 下五キナ [illegible]。 [illegible]

省上六キ [illegible] 下六二ナ [illegible] 上五キ [illegible] 过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illegible] 立 [illegible]。 廿四女一

樵歌　　徵四

其七

[illegible] 五 [illegible] 省 [illegible] 爰大ナ [illegible] 爰大ナ上

五六 [illegible] 下六四爰大ナ [illegible] 爰大ナ省从丁𠂊二乍 [illegible]

ナ [illegible] 𠂊ナ [illegible] 过 [illegible] 小艮百 [illegible]

过 [illegible] 五 [illegible] 上キ即少艮百又少艮又百上又少艮共

取三音如过之狀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犭 [illegible] 氵ナ午

五 立 四 [illegible] 上七八ナ又上七 [illegible] 𠂊二乍

樵歌

其八

徵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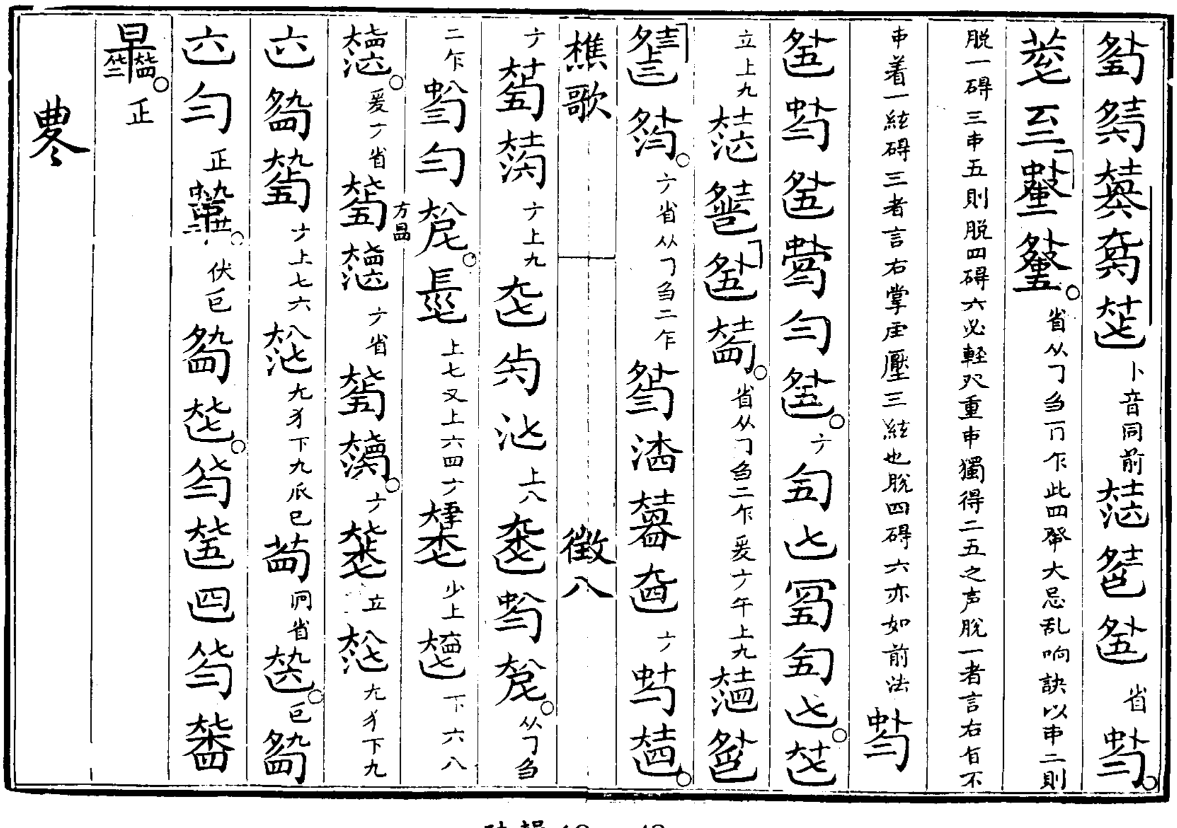
其九

樵歌

其十

徵六

十一
内有跌宕先急后緩
十二
樵歌
此段亦有跌宕
徵七
十三


卜音同前
脱一碍三声五則脱四碍六必輕只重声獨得二五之声脱一者言右旨不声着一絃碍三者言右掌虚壓三絃也脱四碍六亦如前法
樵歌
徵八

宋玉悲秋 凡十六段

徵音

其一

[illegible]

悲秋 徵一

其二

[illegible]

其三

[illegible]

悲秋 徵二

其四

[illegible]

[illegible]

其五

[illegible]

悲秋 徵三

[illegible]

其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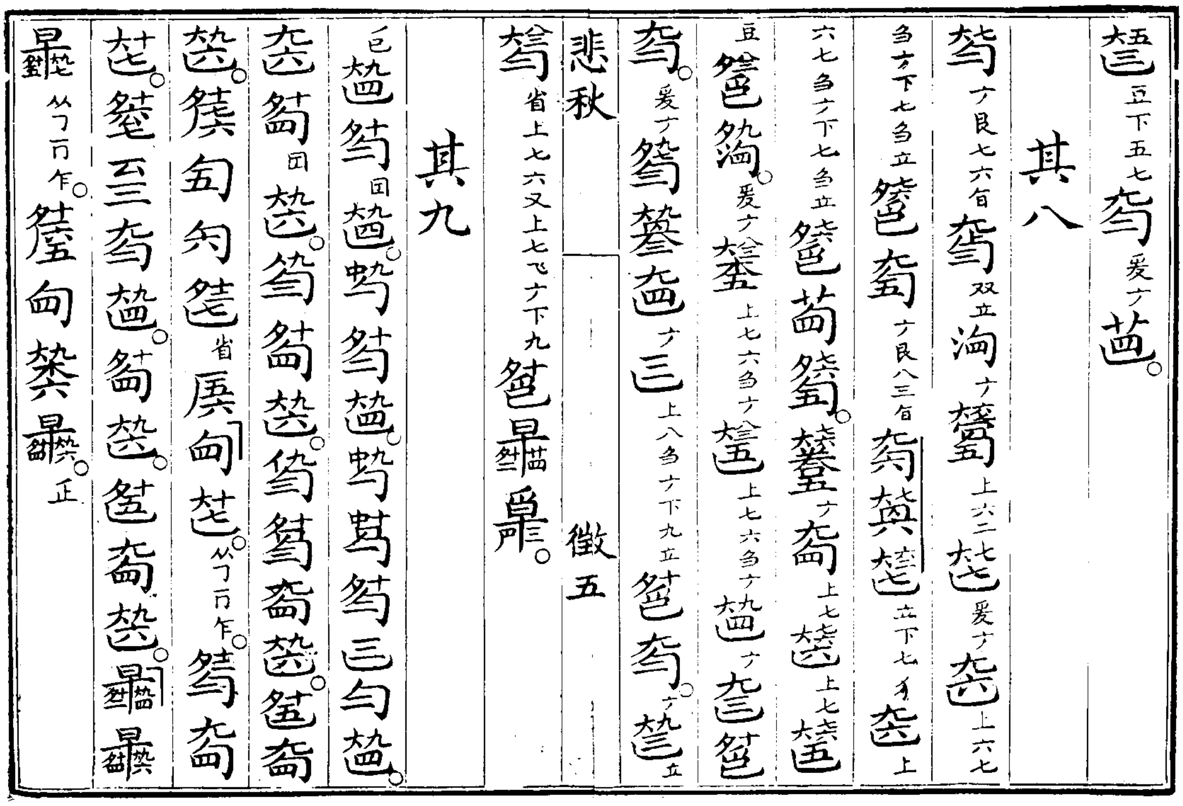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其七

[illegible]

悲秋 徵四

[illegible]


其八
悲秋
徵五
其九

其十
悲秋
徵六
十一

[illegible]

悲秋　徵七

[illegible]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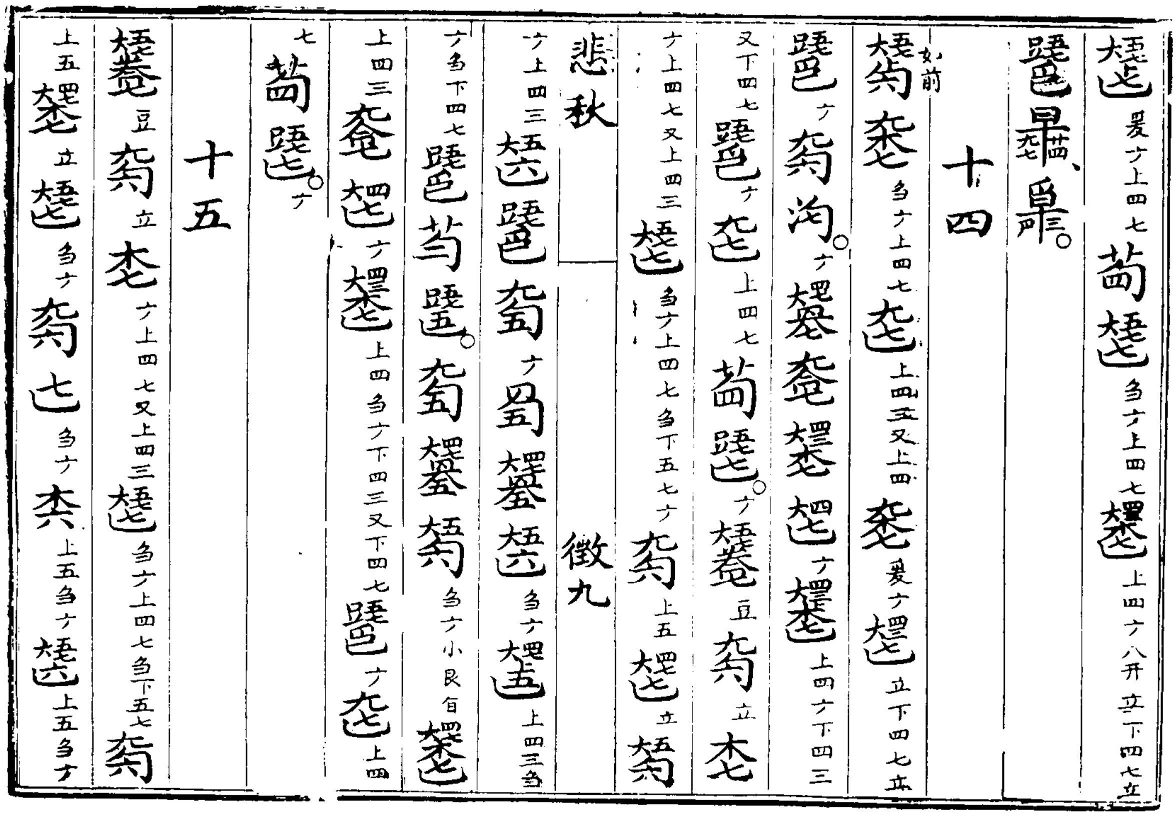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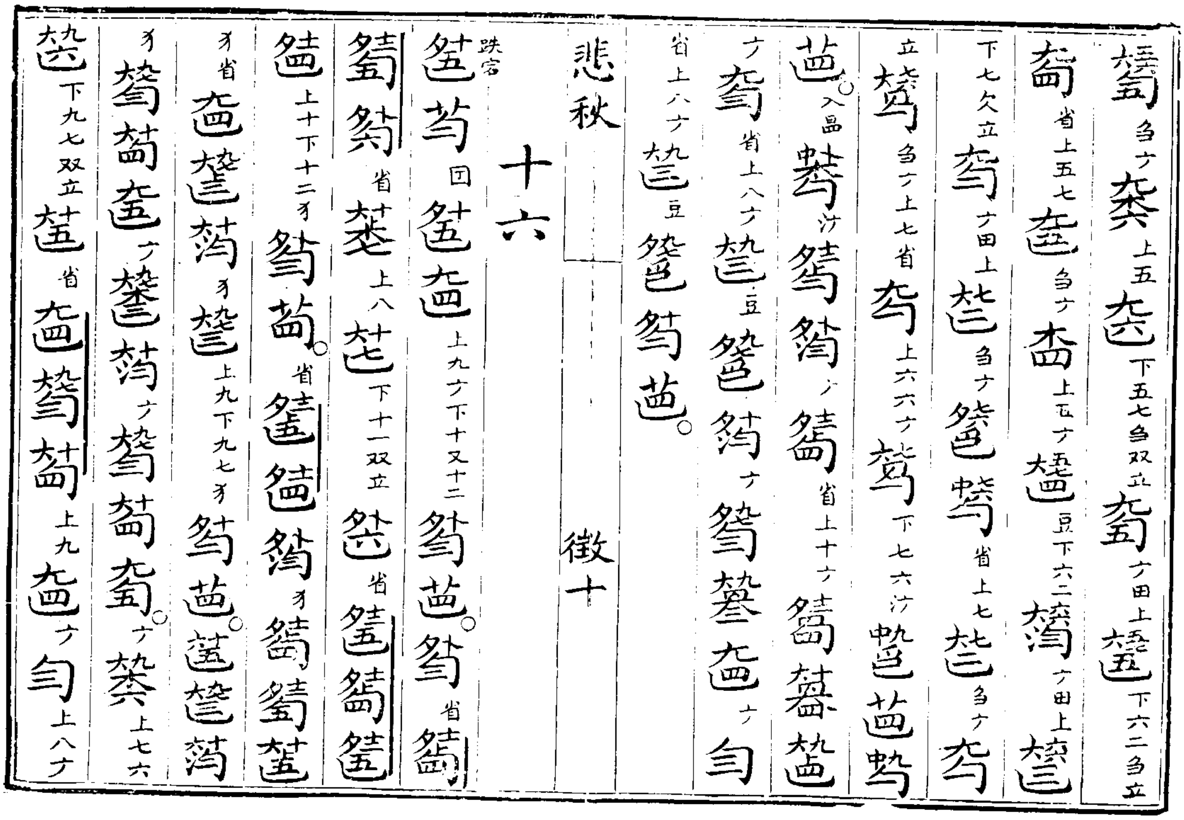
十三

[illegible]

悲秋　徵八

[illegible]


十四
悲秋
徵九
十五


悲秋
徵十
十六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悲秋

徵十一

平沙落雁 凡五段

徵羽

其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平沙 徵羽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其二

[illegible]

[illegible]

平沙

徵羽二

其三

其四

平沙

徵羽三

其五

ナ䜌ナ𨍏ナ蒟𨍏𨍏上八ナ𨍏下九立𨍏

𨍏ナ㗊省上九ナ又上七七 𨍏𨍏。巳化𨍏𨍏𨍏𨍏𨍏

𨍏𨍏𨍏。㕩𨍏𨍏𨍏𨍏𨍏。正

畢

平沙

徵羽四

研露樓琴譜

拙圃崔應階手訂

羽音

佩蘭 凡十四段

其一

𨍏𨍏艮巨ナ上九又上八𨍏。雁𨍏艮巨ナ上九晶巨ナ又上八𨍏下

十立又下十二佳白巾巳𨍏。𨍏艮巨ナ上九晶佳ナ上八𨍏。雁𨍏巾上九

佩蘭 羽一

𨍏晶ナ上九𨍏上八又上七𨍏夕下九立又下十佳白巾巳𨍏𨍏。

𨍏晶卜十ナ艮白𨍏上八三爰大ナ𨍏省上九又上八𨍏艮巨ナ上

九晶ナ上八又上七𨍏夕下十立下十二佳白小立巾巳𨍏。𨍏𨍏飞ナ下

十又上九𨍏午上七艮巨ナ𨍏省上八ナ又上七𨍏立𨍏𨍏𨍏。𨍏

ナ佳白立巾巳𨍏𨍏。𨍏𨍏上七七ナ又上七𨍏立𨍏上九ナ

𨍏上七七ナ又上七夕下七八又下九立𨍏𨍏。三尸

其二

[illegible]

佩蘭　羽二

[illegible]

其三

[illegible]

其四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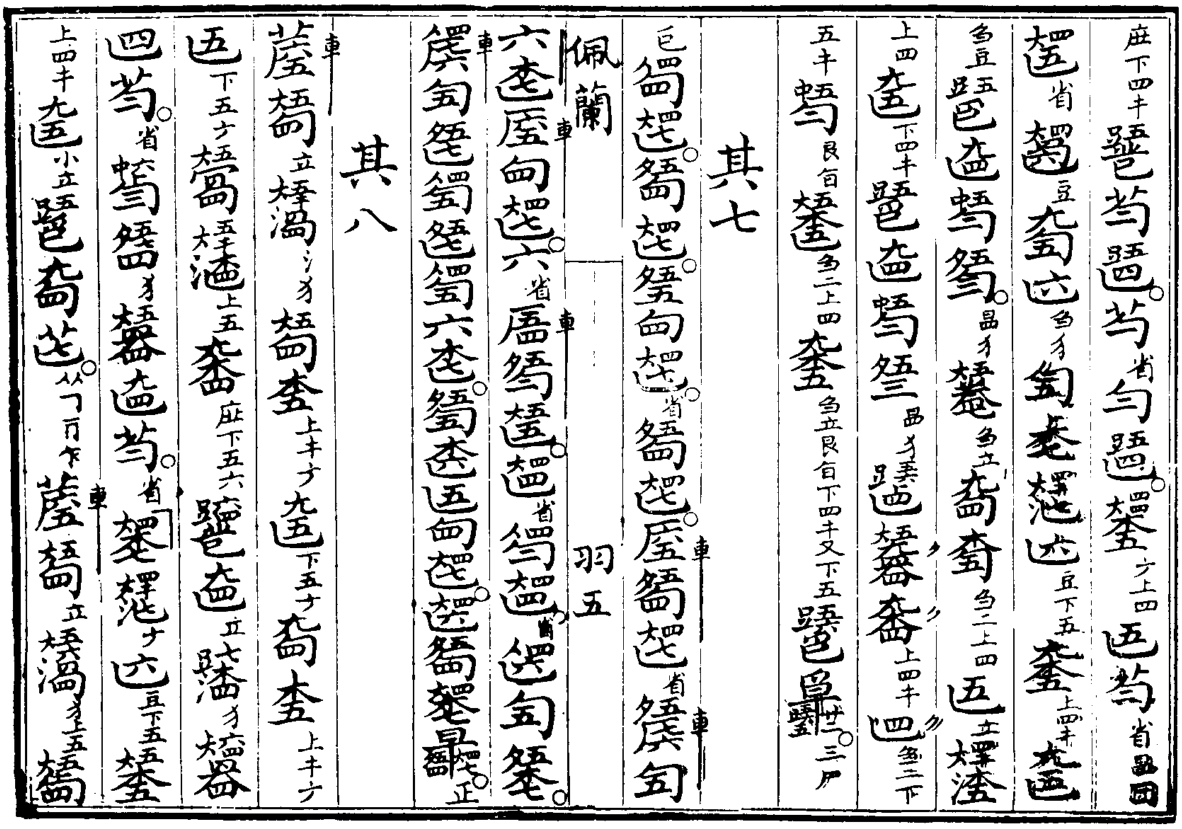
佩蘭　羽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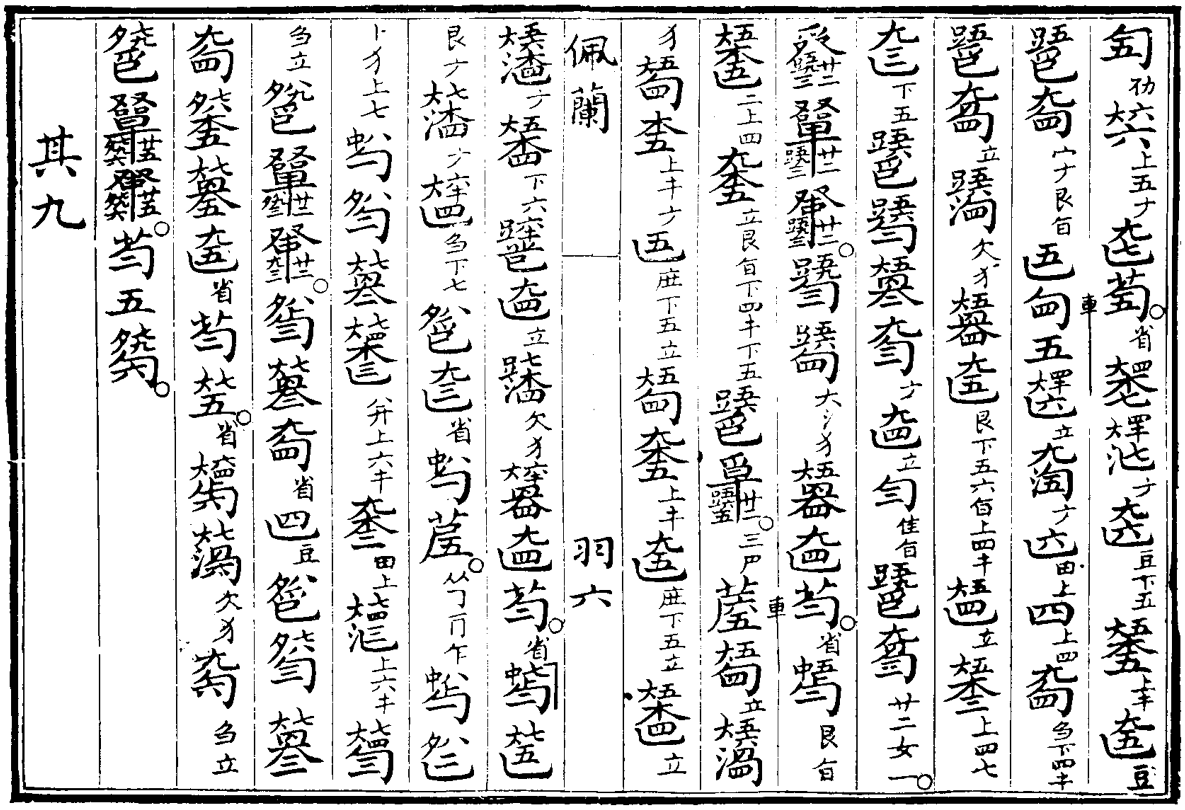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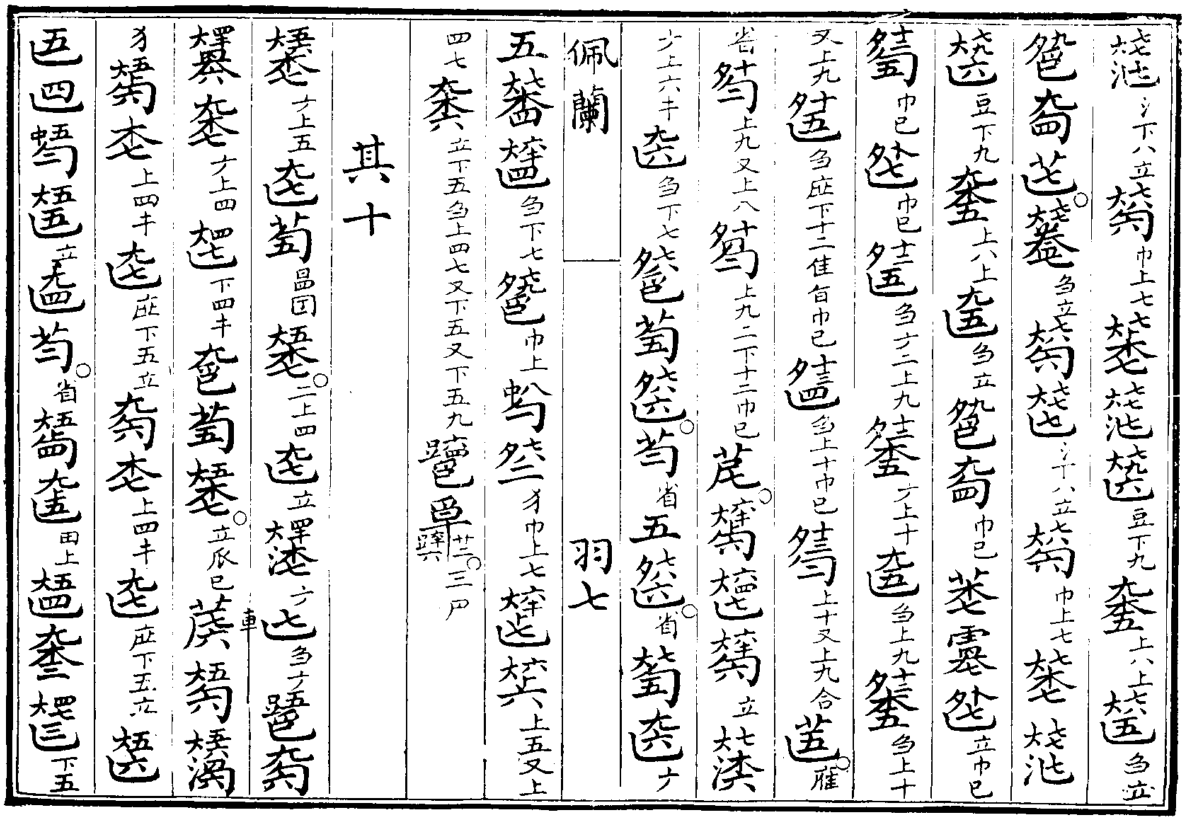
其五

[illegible]

其六
佩蘭
羽四


其七
佩蘭
羽五
其八


佩蘭
羽六
其九


其十
佩蘭
羽七

佩蘭　羽八

十一

十二

佩蘭　羽九

十三

[illegible] 正

十四

[illegible]

佩蘭

[illegible]

羽十

[illegible]

尾声

[illegible] 正

此一段要弹出宮中空閑幽静真有月白風清之妙

此處要弾得不疾不徐方得宮女哽咽怨慕之状

漢宮秋月 凡十六段

羽音

其一

[illegible]

漢宮

羽一

[illegible]

其二

[illegible]

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藏

此處下指俱要流連回旋上下照應

此處要感慨悲惘對月無言之意

要蹤絡不斷方見情思

宜珍重彈下妳見牢騷不平之感

其三

漢宮　羽二

至广方得靜景

激烈深宮有自為寬解意

此宮中老女發歎聲也

此立要得力連音

其四

心三字即小

漢宮　羽三

細軟下指有落花

無言人淡如菊之妙

要彈出星明月朗胡漢兩女擊石而歌之意

要彈出宮門一開處寂寞悽涼之意

其五

有更深漏永緩步徐行之致

有合情竹立之態

漢宮 羽四

其六

此段有芙蓉露冷井桐葉落大聲空吠杳無人跡之意

此宮中小娥皆效群女作怨聲也要彈得消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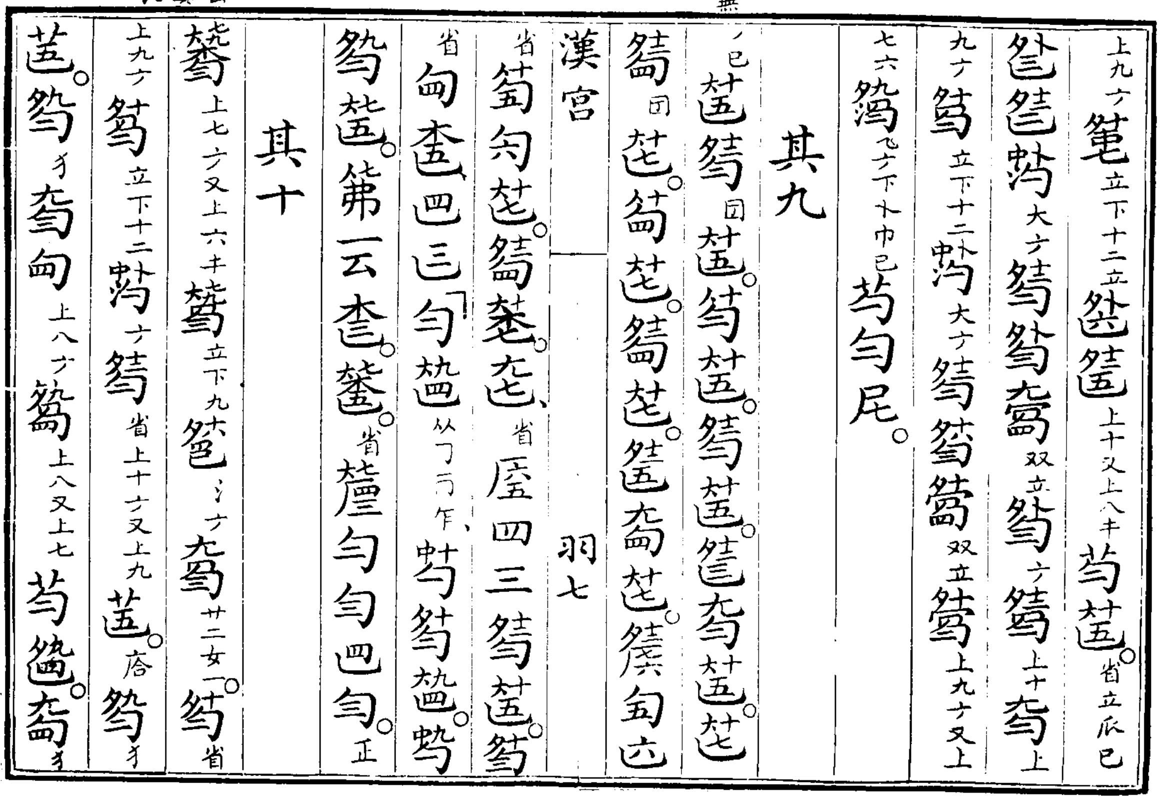
此處要輕飄活支

漢宮 羽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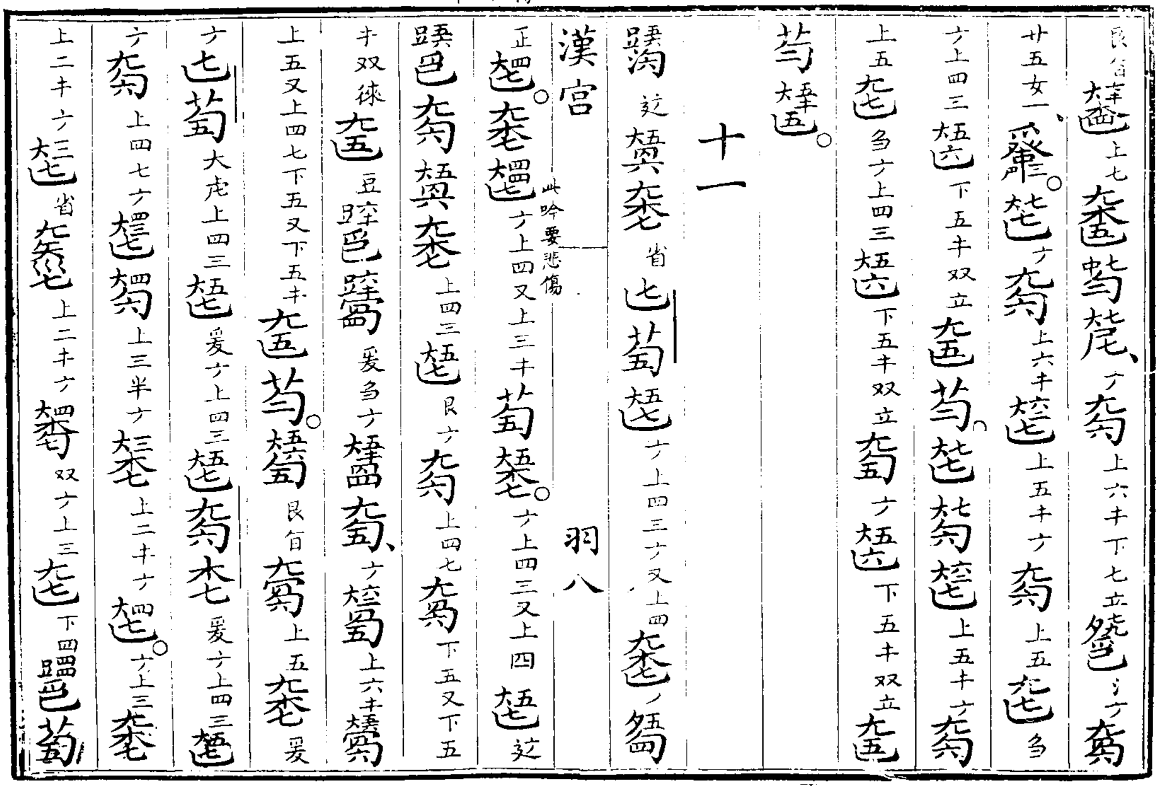
其七

花陰小立無人解語

此段要弹出重門深思真似山高水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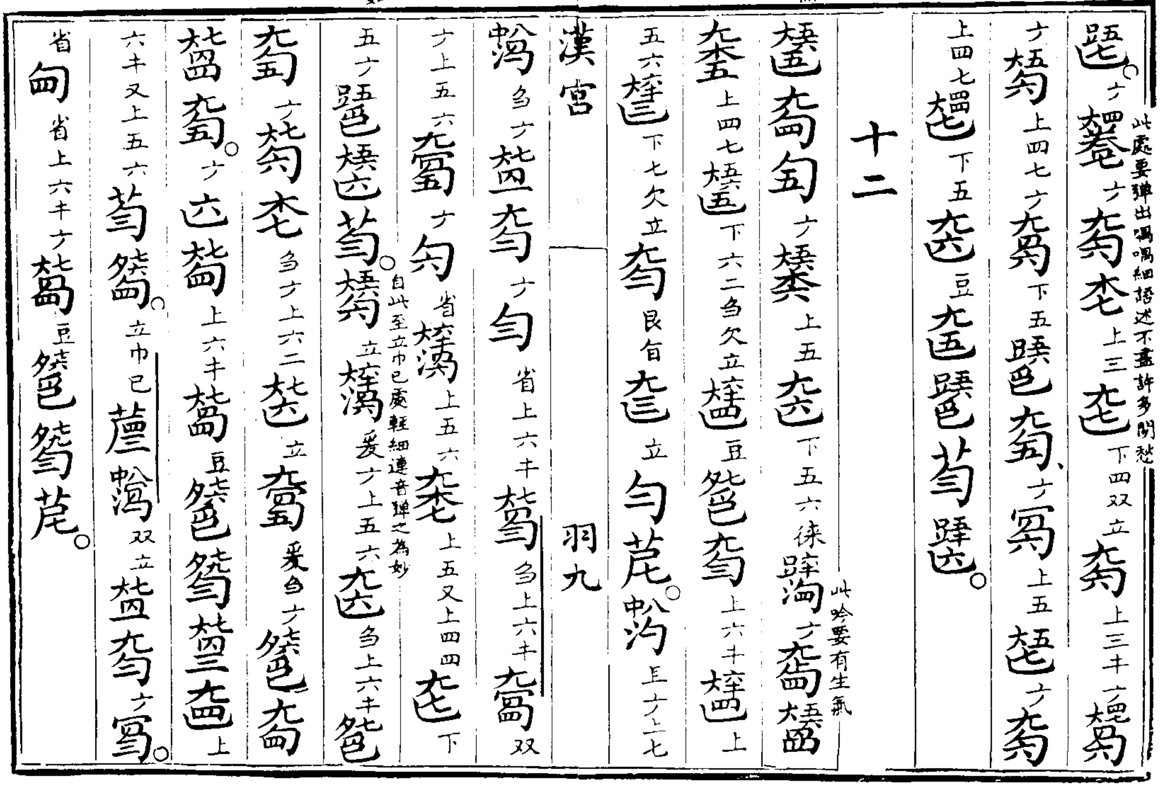


此段要弾得十分悽楚十分可憐宮中不得見君三十六年



激切感懷無處告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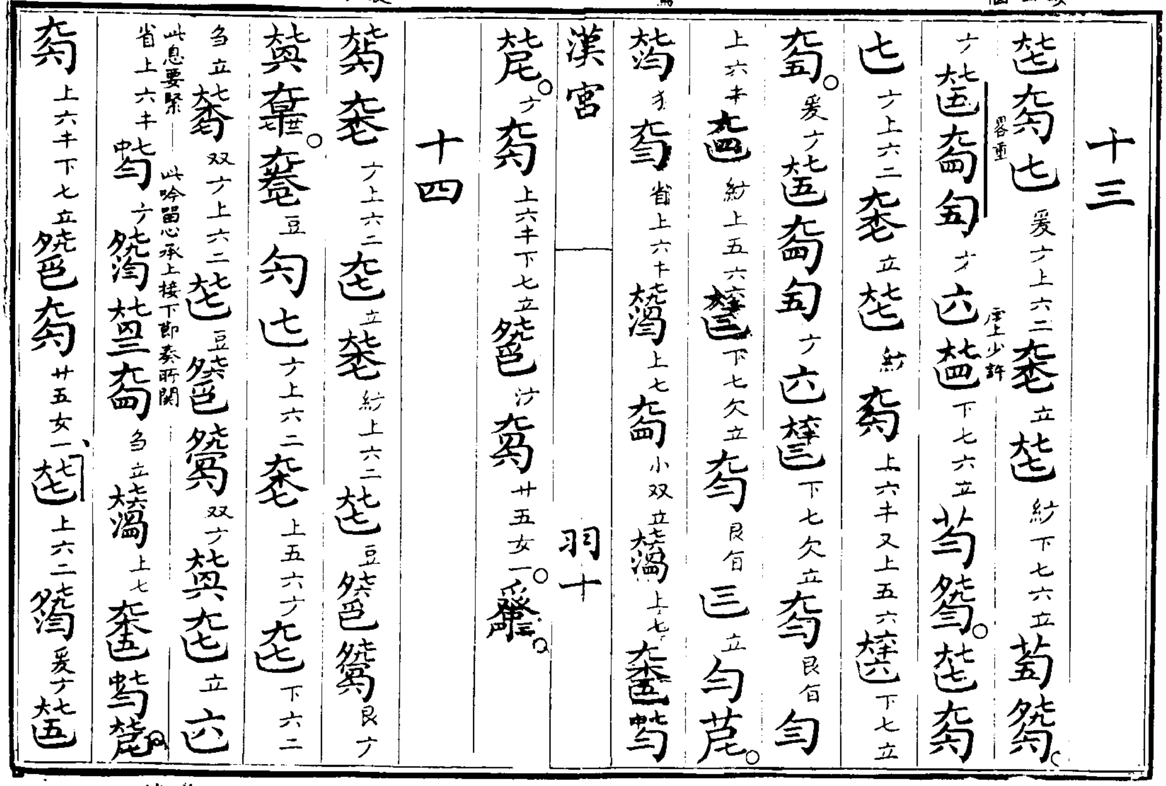
噫嘻悲哉如此良夜何



此段至尼要彈出徬徨曲折有無窮惱悶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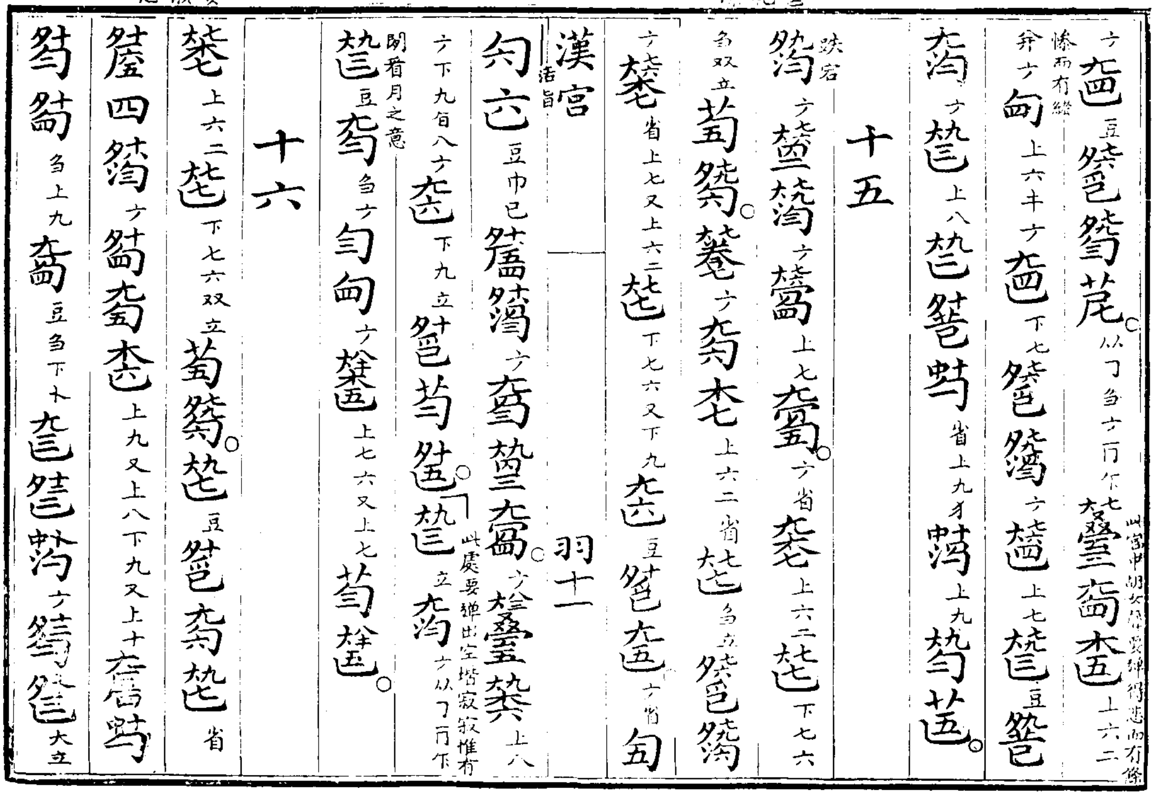
金門夜折驚人骨冷

息思寡怨徒付之無可奈何之天



此一段至埜止有香冷花閉雲淡風淸之態

此段至蒟止要彈出夜深人嬾倩月扶余之態



自外匝丁口起至結處有叓闌漏盡魂涼魄冷之狀

芍芍。茁芍 囙 茁。省 芍芍𦮸芑芑芍 囙
芑。上七ナ又上七 𦮸芍芪。上六二ナ又上五六 芑芍 囙
芑。省 𦮸𦮸 紗 𦮸𦮸 ナ上五六 芑 卜ナ 芑芍 上六
丰㔾ナ六 芍 ナ 芍芑芑 上六二ナ又上五六 芑 省 𦮸 ナ上五六
芑 卜六 芑芍 上六丰ナ七 芍 ナ上七 芍芪。
乙巳 芪匃芑芑芍芪 暈

夔

漢宮 羽十二

雉朝飛 凡十四段

羽音

其一

品音 芍查勻匹五。匜 从豆丙下。 芍尼五勻匹。匃匃
尼匹勻匹。匜匃匹匃匃 佳上ナ 暈 省上
九上ナ又上七六立下九又下十良上ナ 暈 住ナ午上八史下十 蚤 下十一百
上十又下十一爰犭巾巳 芑 省 苟芑莖芍 品住上ナ 芍 爰

雉飛 羽一

ナ上十 芍 午上十 芑 蓌 犭 暈 省上九上ナ又上七六立㔾下十 暈
上九ナ庄下十 蚤 下十一百上十又下十一爰上ナ巾巳 芑 省 芍芑。
奆芍 爰卜犭 芍畓 㔾上十 芑 ナ巾巳 芍 爰卜 犭上十
芑。唇上九 芍 上九上犭 芍 下十一百上十又下十一爰上ナ巾巳 芍
勻尼。

其二

品音 芍 爰ナ上十良十百 芍 省 芍 拾 芍。廿二女一 芍 省 芍。𦮸

其三

雉飛

羽二

其四

雉飛

羽三

其五

雉飛

羽四

其六

雉飛

羽五

其七

[illegible]

五女一[illegible]

其八

[illegible]

雉飛　羽六

[illegible]

其九

[illegible]

雉飛　羽七

[illegible]

其十

[illegible]

十一

雉飛

羽八

[illegible]

十二

[illegible]

十三

雉飛

羽九

[illegible]

[illegible] 上九 [illegible] 下七六 [illegible]

十四

[illegible] 下九六 [illegible] 上九 [illegible] 下九六 [illegible]

上九 [illegible] 下九六 [illegible]

省上九 下九六 [illegible] 上九 [illegible]

下九六 [illegible] 下九六 [illegible] 下十

[illegible] 上十又上九 [illegible] 上七六 [illegible]

雉飛　　羽十

省 [illegible] 上五 [illegible] 下六二

[illegible] 上七 [illegible]

[illegible]

畟

是曲陳夌桐所授張渭川者愛桐不授其嗣星源而授渭川以渭川能盡其妙也可見先輩惟賢是取

不私于其子如此渭川既授於余余亦不欲湮傳於世因留譜焉理是譜者宜細賞其音勿輕改一字斯為千古同調之幸耳

雉飛　　羽十一

烏夜啼 凡十段

羽音

其一

巳 芍 芶 勻 正 莌 巳 [illegible] 上五六又上五ナ

辰巳巳 [illegible] 省 [illegible] 勻 正 莌 芶 [illegible] 芍 莌 上五六又上

五ナ [illegible] 多豆下六二多上五六又上六二ナ [illegible] 三尸 [illegible] 省 [illegible]

多ナ上七 [illegible] 省 [illegible] ナ上六二 [illegible] 艮 [illegible] 上六十 多ナ下七 [illegible]

烏啼　羽一

[illegible] 廿五女一 [illegible] 省 [illegible]

[illegible] 廿五女一 省大五 多上七又下七九 [illegible] ナ上七六五 [illegible]

[illegible] 省ナ [illegible] 洵 ナ [illegible] 上七六又上七 [illegible] 艮ナ午

上七六 [illegible] 上八ナ [illegible] 立 [illegible] ナ [illegible] 多上九 [illegible]

艮 [illegible] 多艮 [illegible] 省上九又上八ナ 至巾巳

其二

巳 [illegible] 勻 [illegible]

[illegible] 省 [illegible] 勻 省 勻 正 莌 巳 芶 正省 [illegible] 巳 芶 正 [illegible] 上四

上五六又上五 [illegible] 从丁三乍上四十辰巳 芍 同省 [illegible] 上四

三又上四 [illegible] 从丁二乍上三二辰巳 芍 同省 [illegible] ナ上三二

[illegible] 小立 [illegible] ナ [illegible] 上三 [illegible] 下四四二立辰巳 [illegible] ナ省上四十 [illegible]

[illegible] 省上五六又上五 [illegible] 多ナ [illegible] 小立 [illegible] 二立辰巳 芍 莌 芍 省

勻 莌

其三

烏啼　羽二

[illegible] 艮ナ上七 [illegible] ナ上六二 [illegible] 立 [illegible] 上六三 [illegible]

[illegible] ナ [illegible] ナ [illegible] ナ上六二 [illegible] 立 [illegible] 上六二

[illegible] 多上六二 [illegible] 上七艮 [illegible] ナ上六三巳 [illegible]

[illegible] 正 [illegible] 多上六十多下七 [illegible] 廿三女一 [illegible] 芍 [illegible]

[illegible] 勻 [illegible] 芍 勻 [illegible] 犭 [illegible] 小立辰巳 [illegible] 同下

九多双立 [illegible] 犭 [illegible] ナ [illegible] 多上七又多上

六十 [illegible] ナ七 [illegible] 立 [illegible] 多卜犭細玩之乃多三立也此音宛似漢宮秋胡女

[illegible]

其四

[illegible]

烏啼　羽三

[illegible]

其五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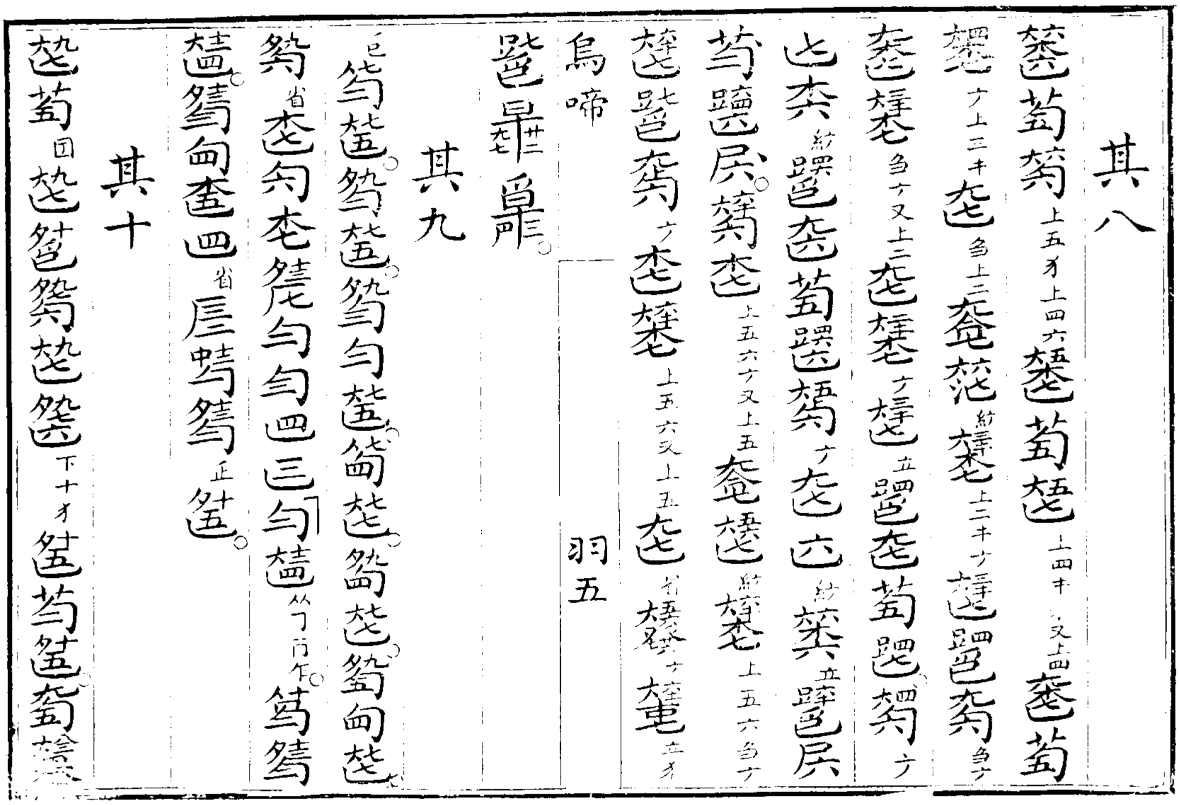
其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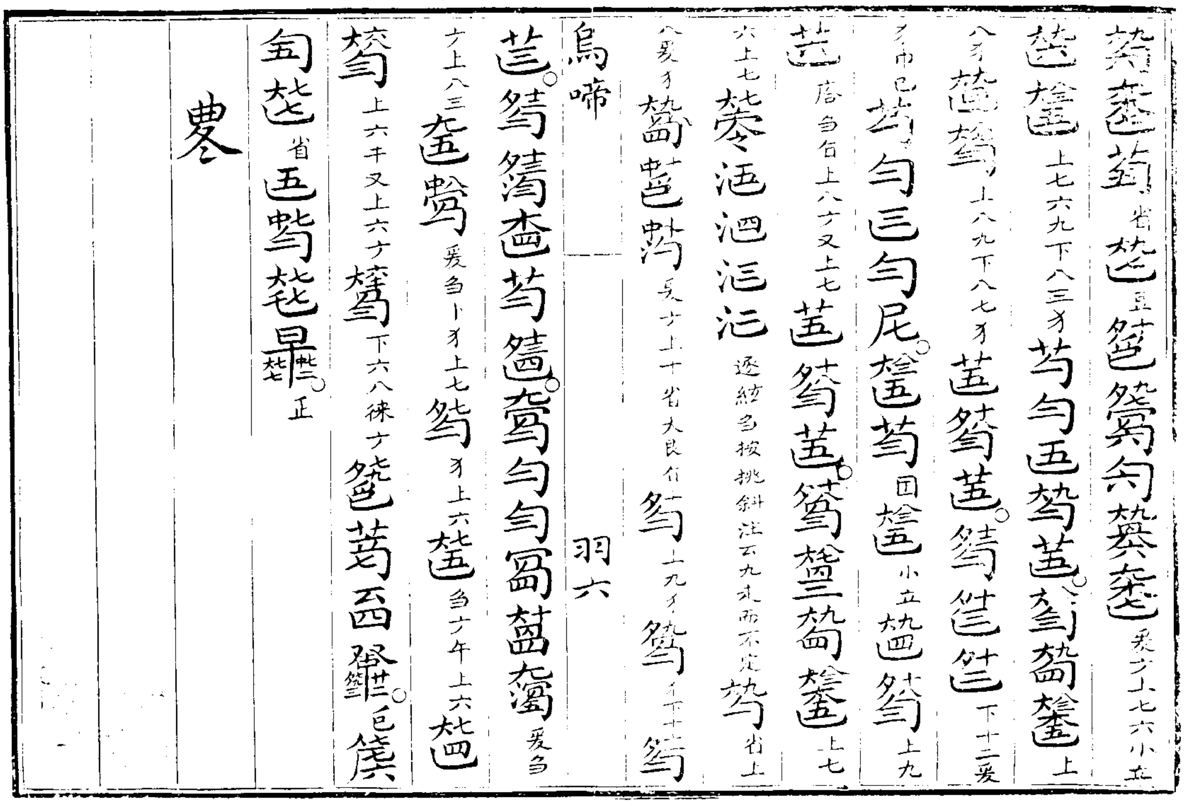
[illegible]

烏啼　羽四

其七

[illegible]


其八
烏啼
羽五
其九
其十


烏啼
羽六

研露樓琴譜

拙圃崔應階訂

黃鐘調

緊五品一

胡笳十八拍

其一　榆塞秋高

[illegible]

胡笳　黃鐘一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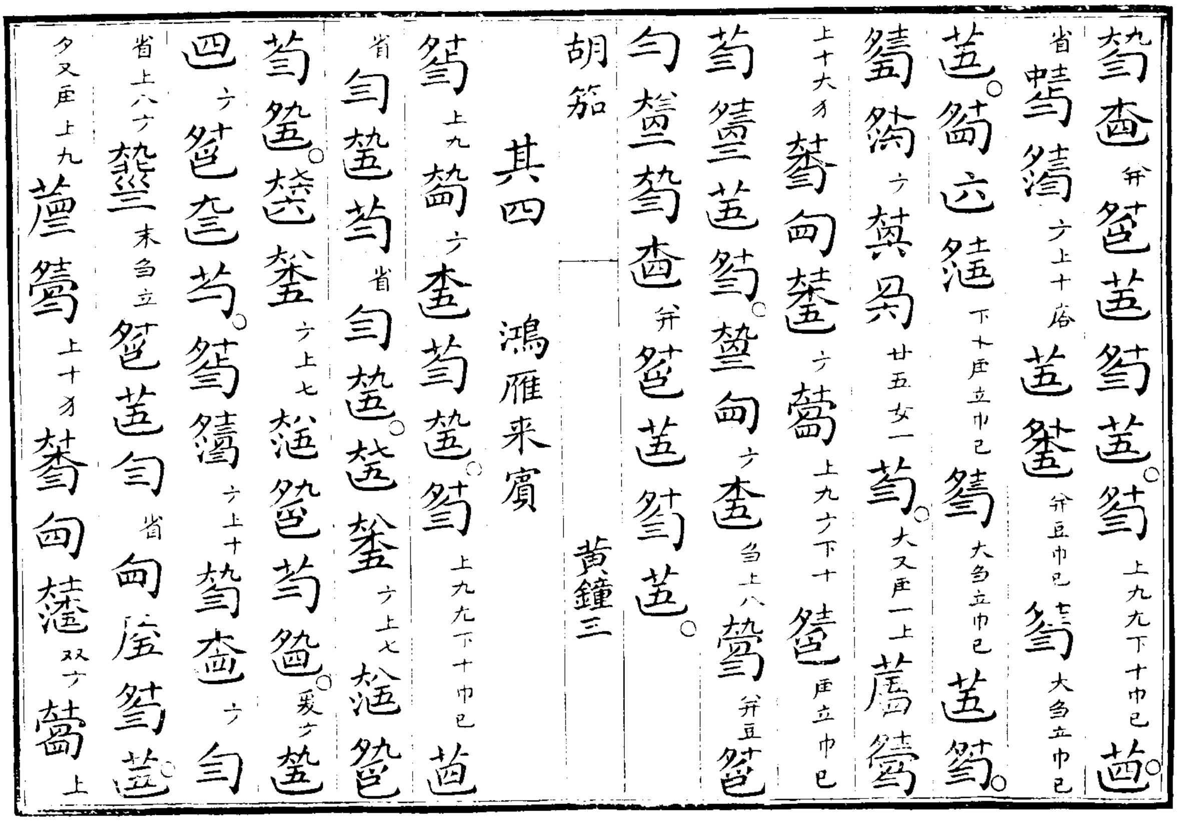
其二　霜天夜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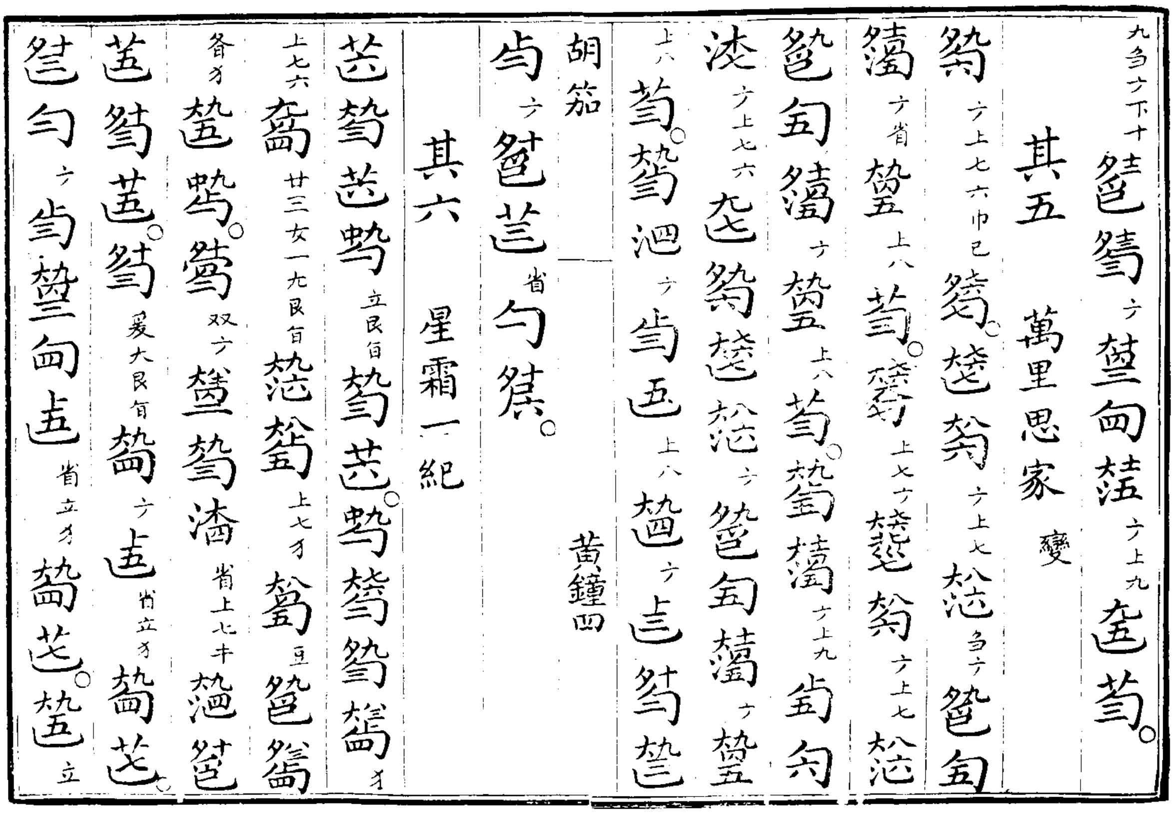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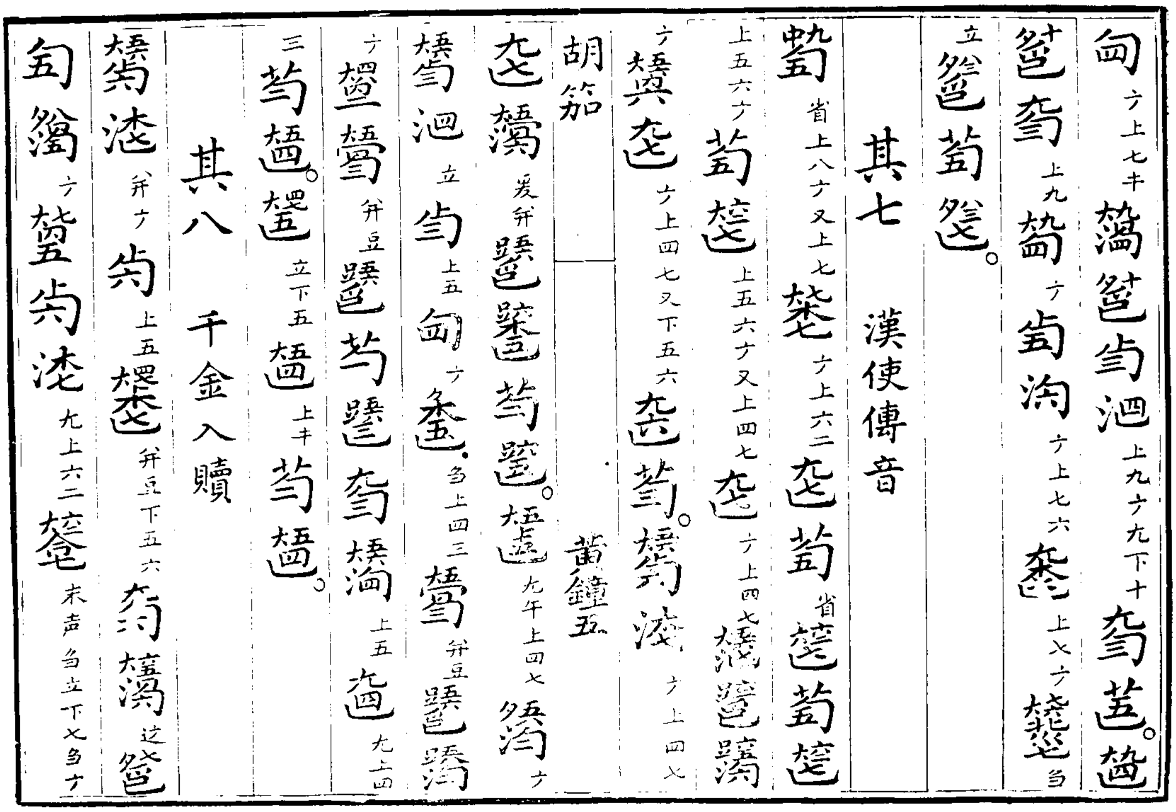
胡笳　黃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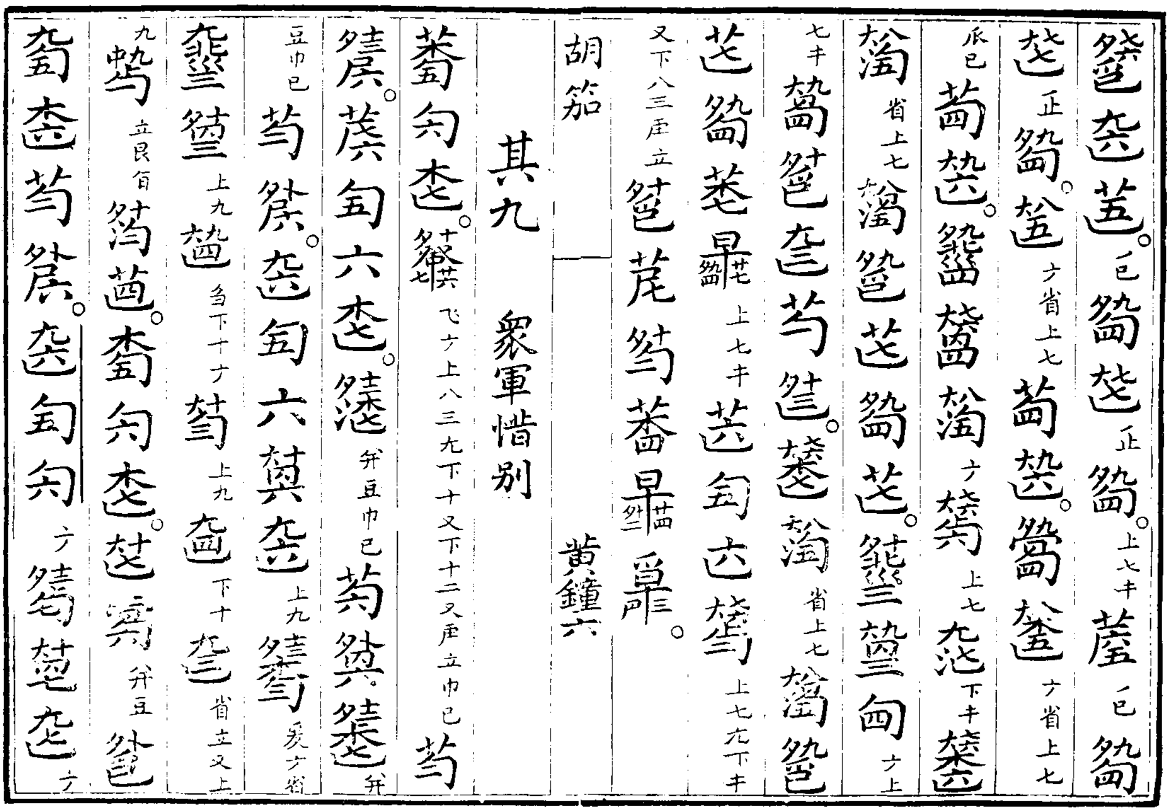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其三　哨馬嘶風


胡笳
其四
鴻雁来賓
黃鐘三


其五
萬里思家
變
胡笳
其六
星霜一紀
黃鐘四


其七
漢使傳音
胡笳
黃鐘五
其八
千金入贖


其九
衆軍惜別
胡笳
黃鐘六

[illegible]

其十　別子言歸

[illegible]

胡笳　黃鐘七

[illegible]

十一　沙漠連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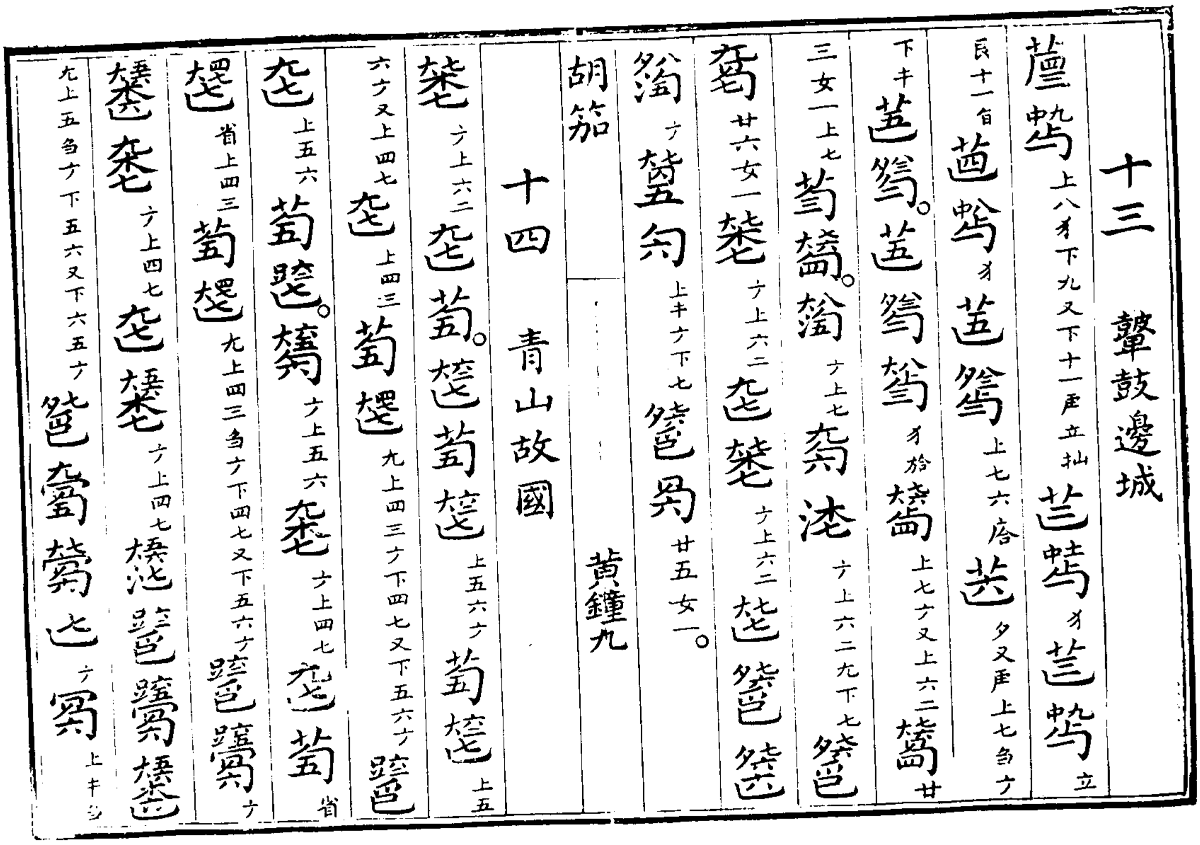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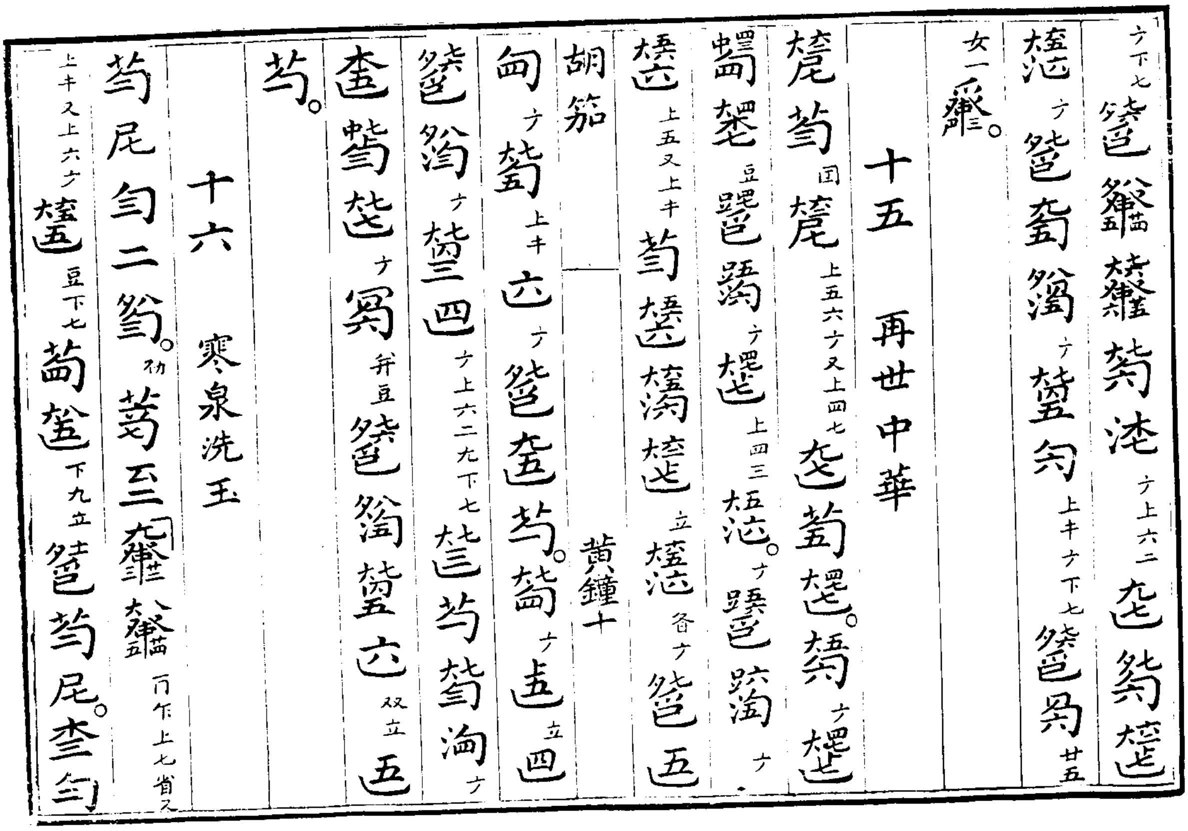
十二　塞門積雪

[illegible]

胡笳　黃鐘八

[illegible]


十三 鼙鼓邊城
胡笳
黃鐘九
十四 青山故國


十五 再世中華
胡笳
黃鐘十
十六 寒泉洗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七　感舊傷時

[illegible]

胡笳　　黃鐘十一

[illegible]

十八　淒然一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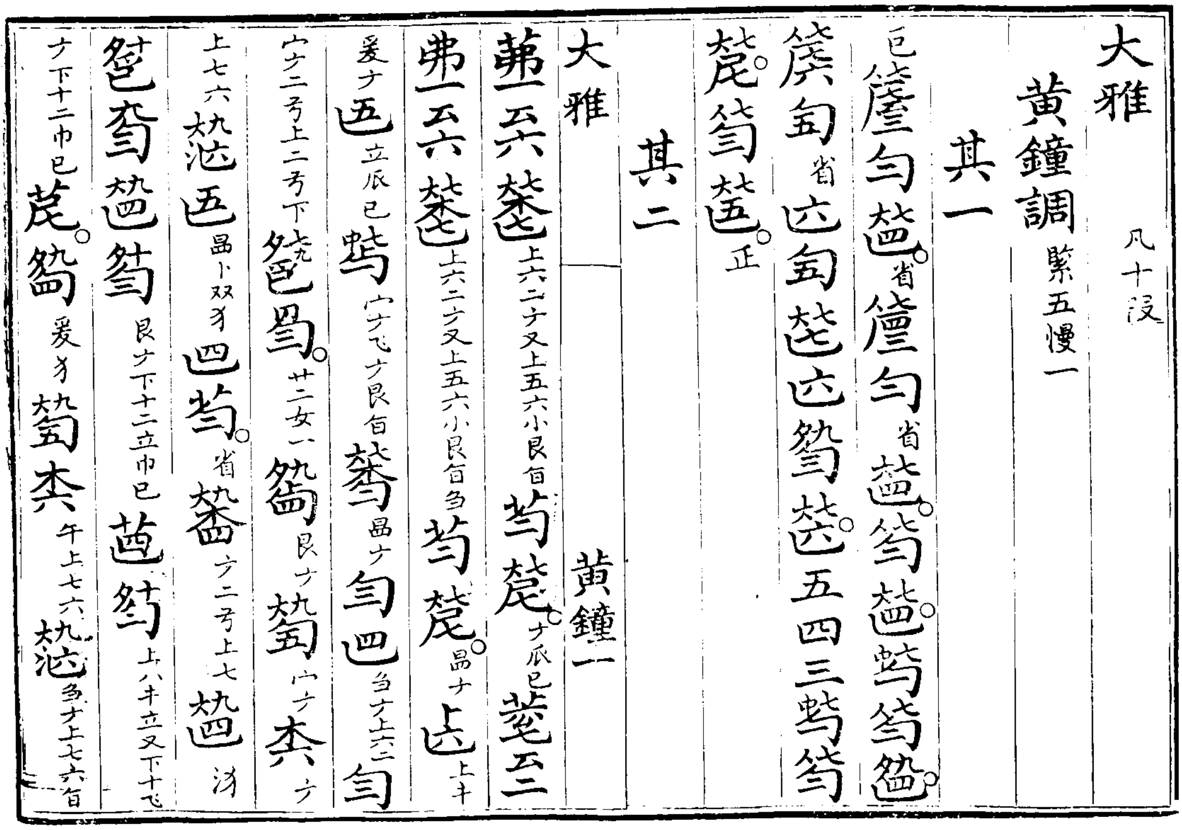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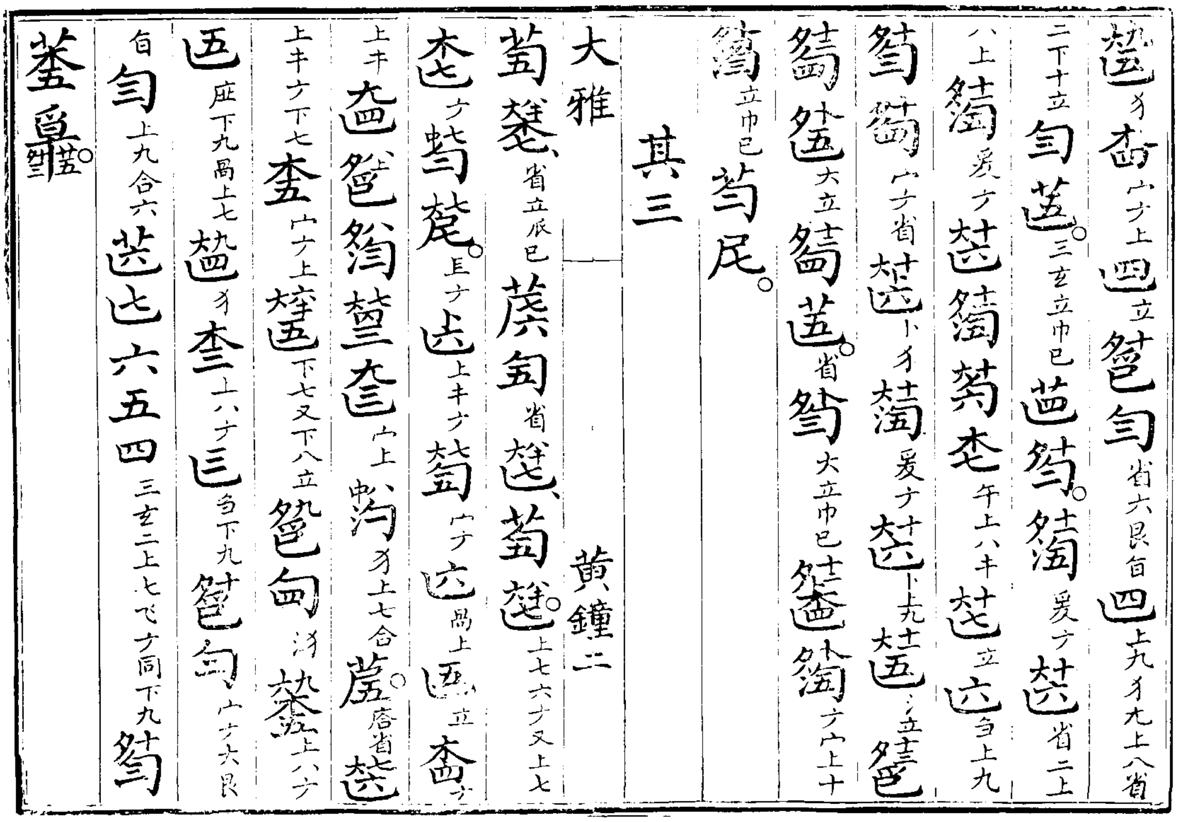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胡笳　　黃鐘十二


大雅 凡十段
黄鐘調 紧五慢一
其一
其二
大雅
黄鐘一


其三
大雅
黄鐘二

其四

[illegible]

其五

[illegible]

大雅　　黄鐘三

[illegible]

[illegible]

其六

[illegible]

大雅　　黄鐘四

[illegible]

其七

[illegible]

[illegible]

其八

[illegible]

大雅

黄鍾五

[illegible]

其九

[illegible]

其十

[illegible]

大雅

黄鍾六

[illegible]

[illegible]

大雅 黃鐘七

瀟湘水雲 凡十二段

蕤賓調 紫五一徽

其一

[illegible]

瀟湘 蕤賓一

[illegible]

其二

[illegible]

其三

瀟湘

蕤賔二

其四

其五

稍疾

瀟湘

蕤賔三

其六

同前四段水雲聲

其七

瀟湘

蕤賓四

其八

其九

瀟湘

蕤賓五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其十

稍疾音

[illegible]

瀟湘　蕤賓六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

疾徐間音用跌宕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

瀟湘　蕤賓七

跌宕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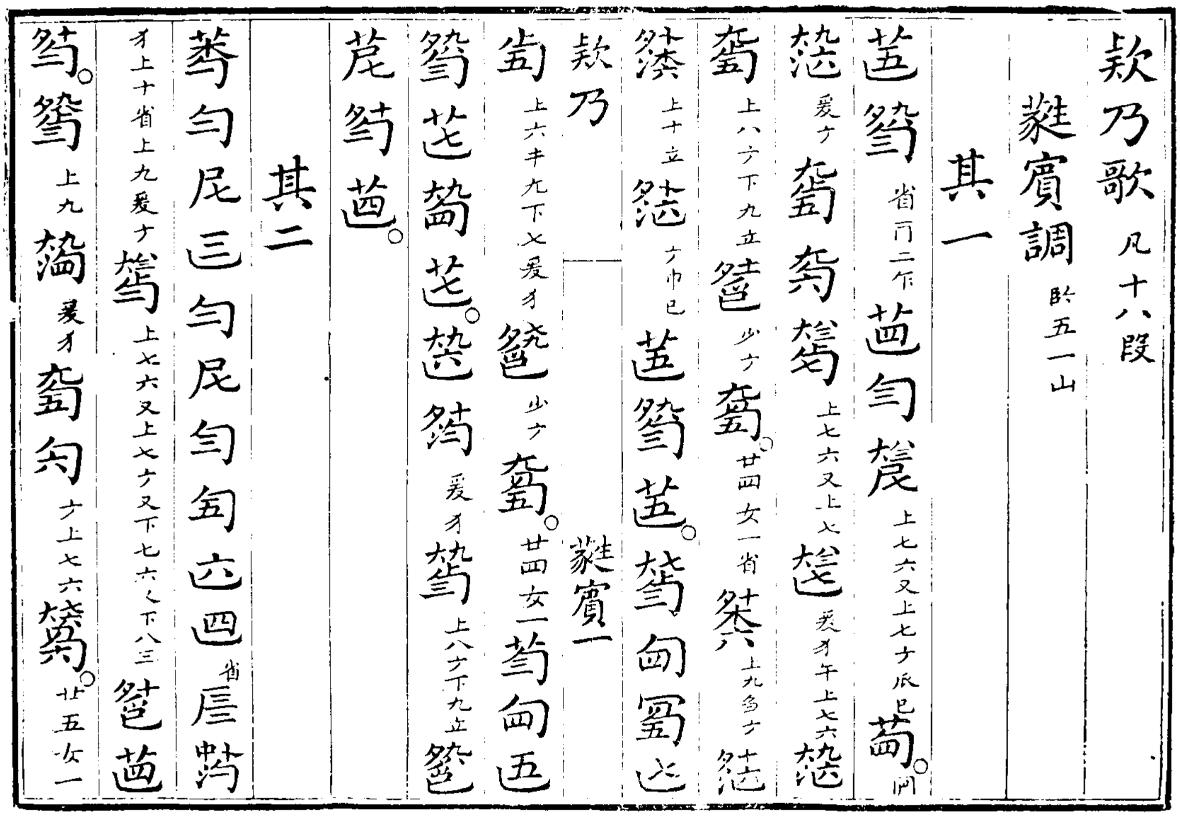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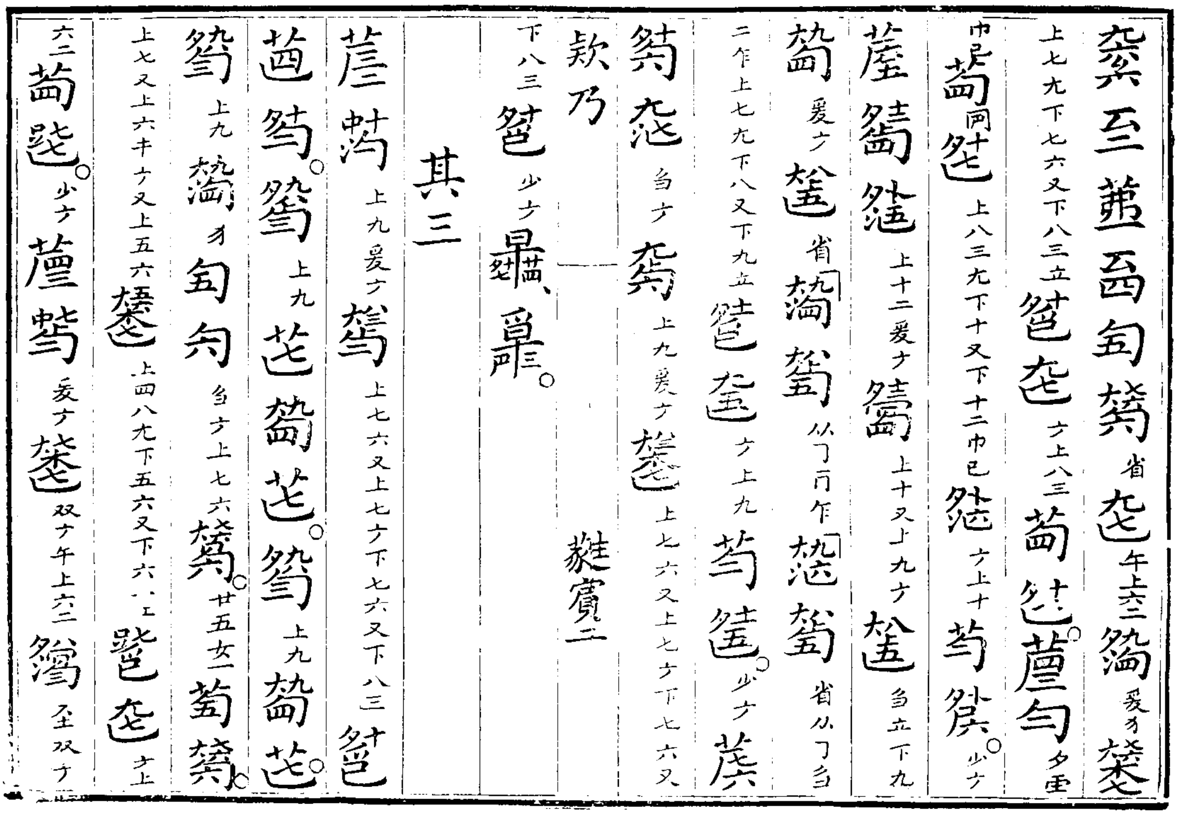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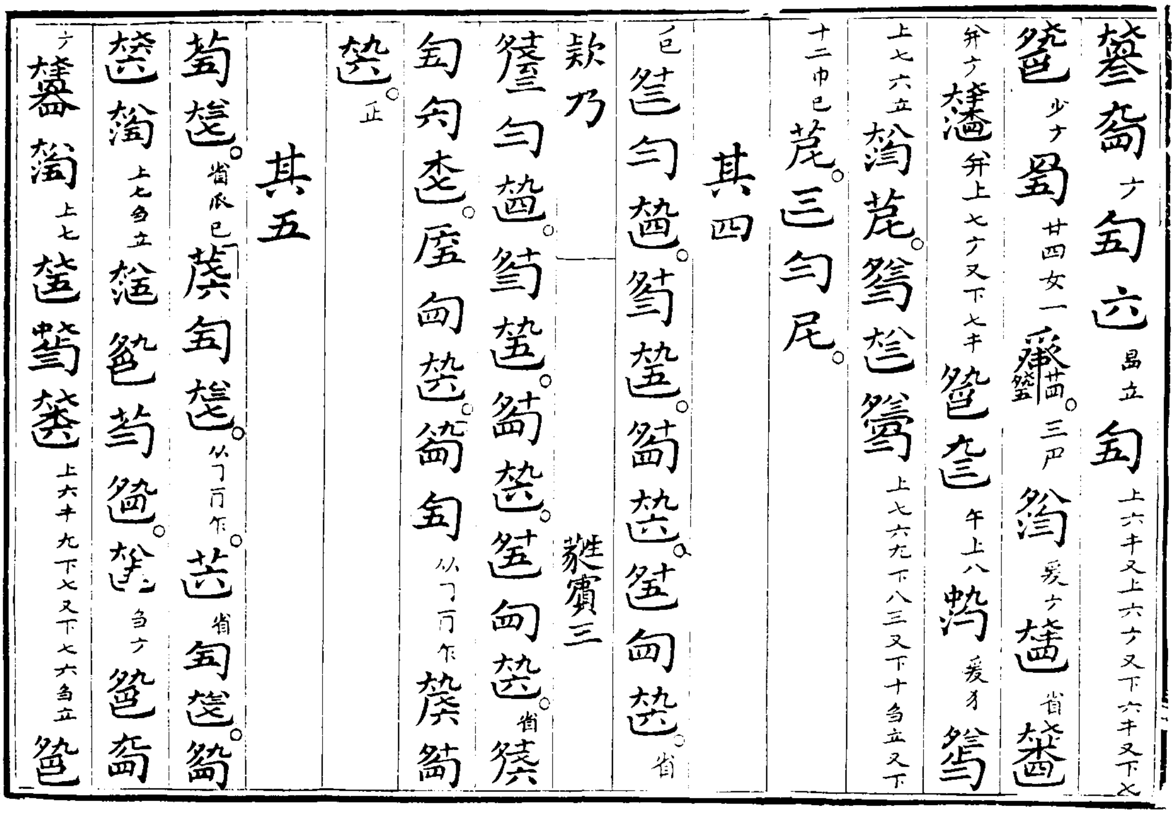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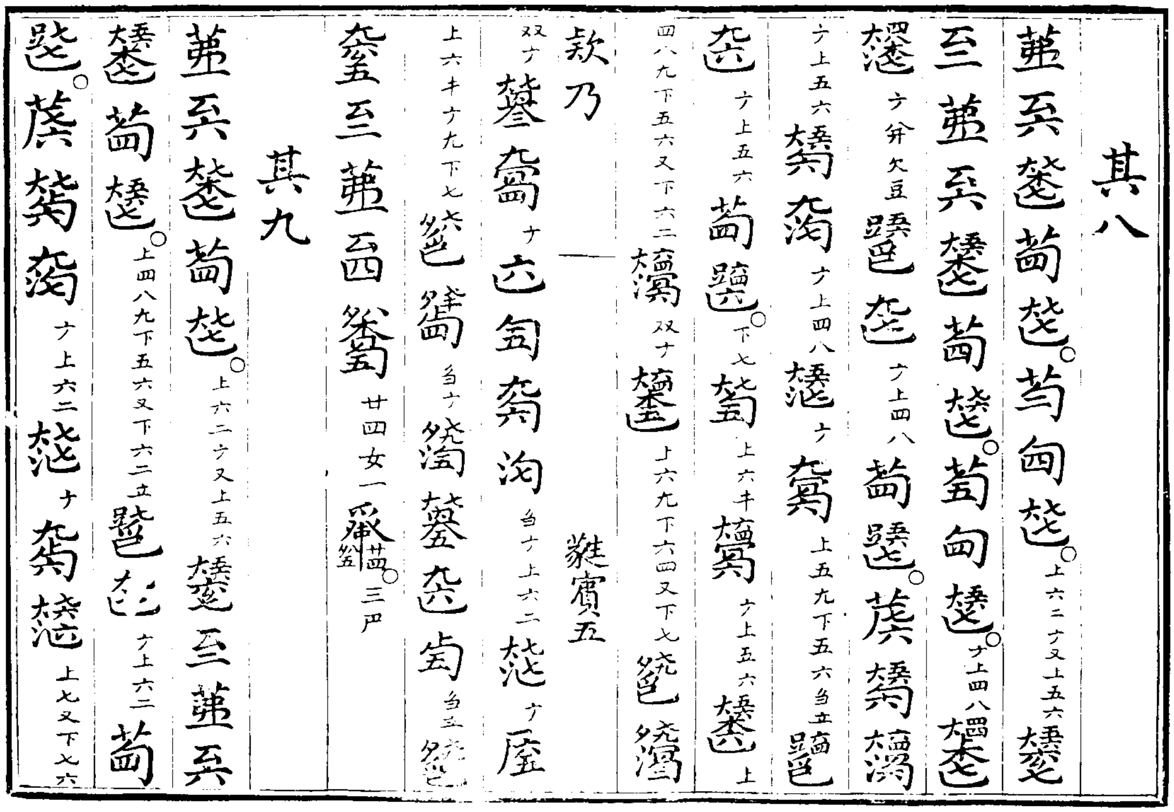
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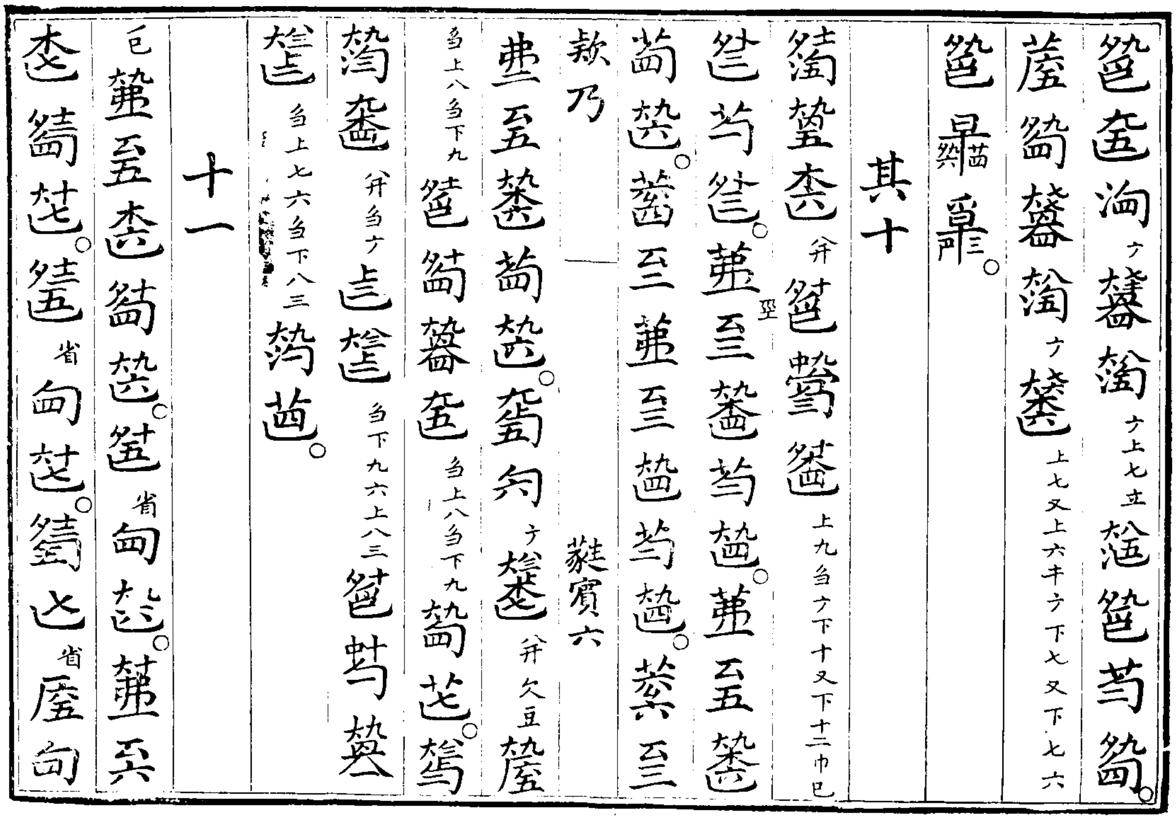

欸乃歌 凡十八段
蕤賓調
其一
欸乃
蕤賓一
其二


其三
欸乃
蕤賓二


其四
欸乃
蕤賓三
其五

其六
欸乃
蕤賓四
其七


其八
欸乃
蕤賓五
其九


其十
欸乃
蕤賓六
十一

㞢。箹五 省 厓蚄茵。箹甸茔。扂箹
箈。止

十二

笱 爰乍 甸匀筵。爪巳 藠匀甸匀筵。爪巳
蔟匀筵。从丁丙乍 茧匀筵。上七九下八三又下八七 笆
垄。方上八三 笥筳。箹 方 簦岙匀 上八九下九 箮
篘 廿四女一·䌛。三尸 簦箹 方 筵筵 上七七又下
款乃 㹈賓七
八七 笆垄 方上八三 笥筳。方上八三 笥筳。上八三九下十
又下十二巾巳 筳 方上十 笱筷。

十三

蟜 笥箹篘蘻箸 双方上八三省上七六又上七 箮 方
扂 上六丰九下七 箮 箹 刍方 箹簦岙匀 上
六丰九下七 箮岙茵。笠笱。箮亩笆笱
扂匀箈。笱筳。笥筳 上八三九下十又下十二巾巳

筳 方上十 笱筷。箹 上十 芝笥芝。箹箈
篘 上九九下九八巾巳 藠箹茵。

十四

巳 筐匀箈。箹筌。箹筌。笙甸筌。省 簷
匀箈。箹筌。笥筌。筐甸筌。省 簇匀
甸杢扂甸筌。笥匀 从丁丙乍 簇笥筌。
止
款乃 㹈賓八

十五

笱筵。爪巳 蔟匀筵。省从丁丙刍二乍 茧匀筵。
䉶 省 䉶 䉶 上七七又下八七 笆䉶笥筳
上八三下十又下十二巾巳 笱 同省 㞢筌笙箈笱。省
箮筌笙箈笱篘。上六丰九下七又下七丰 箈
茵笱箈。

十六

[illegible]

十七

[illegible]

款乃

雜實九

[illegible]

十八

[illegible]

款乃

雜實十

[illegible]

〔清〕釋永明撰

御錄宗鏡大綱二十卷

清雍正十二年内府刻本

御錄宗鏡大綱序

宗鏡錄者。永明壽禪師。纂舉佛祖大意。經論圓詮。刊落餘文。單標玄要。俾覺王所授之旨。大德相傳之心。利眼分明。指掌所在。語其少則不立一字。語至多則該通恒沙。無一點一畫而非佛心。無一言一句而異佛口。不二圓通之旨。與難思教海。歷歷相應大千方便之門。皆無際真心。直重文照。舉一心以立宗要。為天母之乳。千兒攝萬法以歸鏡中。如瞳人之印來物。五千華藏。一字中王。不減不增。無欠無剩。未來大士。句下自契靈源。博地凡夫。聞卷多聞妙法。可使未得未證之不離正位之中。妙其頓圓超。成將永劫纖毫之域。挽天河以注甘露。信口可審。聞龍藏以施寶珠。任人探取。絶思絶議。罕比罕儔。

利自利他。無盡無量。誠為紹祖佛之真子。破魔外之將軍。救眾生之慈父。教百世之宗師也。朕讀茲書。良深嘉悅。是以付諸剞劂。散在香林蘭若之中。復為述其指歸。并識卍字靈文之首。欲宣朕諄切期望之意。普勸後賢。特再頒丁寧訓諭之文。昭示來學矣。茲念古佛纂集教文。因為宗鏡。其間曾宣金口。深表本懷。謂一為好眼之人。擬其樞要。精通的旨。免覽繁文。二為執絕之人。不明別理。澂細開演。性相圓通。識二我生死之根。躡一味菩提之道。但舉經之大旨。直了自心。為諸聖之微言。頓開覺藏。去彼依通之見。破至邪執之情。深信正宗。方知月不在指。迴光返照。便見性不徇文。與古佛悲合同體。慈起無緣。以虛空中之風。吹蓮華上之水。

滅大海經之皷，蘇無根樹之苗者也。然而此書行世千有餘年，肉眼昏蒙，不知寶貴，因緣未至，緇流多愚少慧，亦以篇章浩瀚，意怠情煩，縱歷教海，而飯者腹枵易饜，雖聞義天於一綫，而觀者因尚未周。今為好略者俯徇椽空，如寔無示；為執總者明條互因，直截逕分，揀天龍女如意之珠，更取如意中之如意；拯金剛王無價之劍，更求無價內之無價。萬幾餘暇，了夜繙披，親灑鉛丹，錄其綱骨，刊十存二，舉一蔽諸。此乃過去法王助朕不住於相之布施，所冀當來佛子同朕永弘利益之深心。用述所懷，昭諸學者，爰為頒布，安樂有情。第之本錄百卷，比此非繁，而今摘錄，如千枝從花蘭，猶夫五千教典，入宗鏡而無餘；宗鏡百篇，括教典而

無剩。於古佛述若宗鏡非令人置教典而不觀，則朕今刊此要文，又豈令人置宗鏡而不閱。作宗鏡者正為闡教典之梯航，此刪宗鏡者亦為入宗鏡之鄉導矣。惟願未來際徧法界中上上根人一聞千悟，中下之侶依正修行，廓然不立纖塵，同遊斯鏡。凡有心者皆入此宗，無一緣輕福薄而不得妙聞之人，無一業重障深而不生圓位之者。慧日高騰於覺海，破長夜之昏衢；德雲飛駕於性天，棄小乘之灰徑。同來廣濟，於今後用以仰報古佛恩，則此法利之普，將長與虛空而無盡。古佛與朕所同願歟，是為序。

雍正十二年甲寅十二月初四日御筆

御錄宗鏡大綱卷一

慧日永明妙圓正修智覺禪師宗鏡錄序

伏以眞源湛寂。覺海澄清。絕名相之端。無能所之迹。最初不覺。忽起動心。成業識之由。爲覺明之咎。因明起照。見分俄興。隨照立塵。相分安布。如鏡現像。頓起根身。次則隨想而世界成差。後則因智而憎愛不等。從此遺眞失性。執相徇名。積滯著之情塵。結相續之識浪。鎖眞覺於夢夜。沉迷三界之中。瞽智眼於昏衢。匍匐九居之內。遂乃縻業繫之苦。喪解脫之門。於無身中受身。向無趣中立趣。約依處則分二十五有。論

正報則具十二類生。皆從情想根由。遂致依正差別。向不遷境上。虛受輪迴。於無脫法中。自生繫縛。如春蠶作繭。似秋蛾赴燈。以二見妄想之絲。纏苦聚之業質。用無明貪愛之翼。撲生死之火輪。用谷響言音。論四生妍醜。以妄想心鏡。現三有形儀。然後違順想風。動搖覺海。貪癡愛水。資潤苦芽。一向徇塵。罔知反本。發狂亂之知見。翳於自心。立幻化之色聲。認爲他法。從此一微涉境。漸成戞漢之高峰。滴水興波。終起吞舟之巨浪。爾後將欲反初復本。約根利鈍不同。於一眞如界中。開三乘五性。或見空而證果。或了緣而入

眞。或三祇熏鍊。漸具行門。或一念圓修。頓成佛道。斯則剋證有異。一性非殊。因成凡聖之名。似分眞俗之相。若欲窮微洞本。究旨通宗。則根本性離。畢竟寂滅。絕昇沉之異。無縛脫之殊。旣無在世之人。亦無滅度之者。二際平等。一道淸虛。識智俱空。名體咸寂。逈無所有。唯一眞心。達之名見道之人。昧之號生死之始。復有邪根外種。小智權機。不了生死之病原。罔知人我之見本。唯欲厭喧斥動。破相析塵。雖云味靜冥空。不知埋眞拒覺。如不辨眼中之赤眚。但滅燈上之重光。罔窮識內之幻身。空避日中之虛影。斯則勞形役

思。喪力捐功。不異足水助冰。投薪益火。豈知重光在眚。虛影隨身。除病眼而重光自消。息幻質而虛影當滅。若能迴光就己。反境觀心。佛眼明而業影空。法身現而塵跡絕。以自覺之智刃。剖開纏內之心珠。用一念之慧鋒。斬斷塵中之見網。此窮心之旨。達識之詮。言約義豐。文質理詣。揭疑關於正智之戶。薙妄草於眞覺之原。愈入髓之沉痾。截盤根之固執。則物我遇智火之燄。融唯心之爐。名相臨慧日之光。釋一眞之海。斯乃內證之法。豈在文詮。知解莫窮。見聞不及。今爲未見者。演無見之妙見。未聞者。入不聞之圓聞。未

知者說無知之眞知未解者成無解之大解所冀因指見月得兎忘罤抱一冥宗捨詮檢理了萬物由我明妙覺在身可謂搜抉玄根磨礲理窟剔禪宗之骨髓標教網之紀綱餘惑微瑕應手圓淨玄宗妙旨舉意全彰能摧七慢之山永塞六衰之路塵勞外道盡赴指呼生死魔軍全消影響現自在力闡大威光示眞實珠利用無盡傾祕密藏周濟何窮可謂香中爇其牛頭寶中探其驪頷華中採其靈瑞照中耀其神光食中啜其乳糜水中飲其甘露藥中服其九轉主中遇其聖王故得法性山高頓落羣峯之峻醍醐海

潤橫吞衆派之波似夕魄之騰輝奪小乘之星宿如朝陽之孕彩破外道之昏蒙猶貧法財之人值大寶聚若渴甘露之者遇清涼池爲衆生所敬之天作菩薩眞慈之父抱膏肓之疾逢善見之藥王迷險難之途偶明達之良導久居闇室倏臨寶炬之光明常處躶形忽受天衣之妙服不求而自得無功而頓成故知無量國中難聞名字塵沙劫內罕遇傳持以如上之因緣目爲心鏡現一道而清虛可鑒辟羣邪而毫髮不容妙體無私圓光匪外無邊義海咸歸顧眄之中萬像形容盡入照臨之內斯乃曹谿一味之旨諸

祖同傳鵠林不二之宗羣經共述可謂萬善之淵府衆哲之玄源一字之寶王羣靈之元祖遂使離心之境文理俱虛卽識之塵詮量有據一心之海印楷定圓宗八識之智燈照開邪闇實謂含生靈府萬法義宗轉變無方卷舒自在應緣現迹任物成名諸佛體之號三菩提菩薩修之稱六度行海慧變之爲水龍女獻之爲珠天女散之爲無著華善友求之爲如意寶緣覺悟之爲十二緣起聲聞證之爲四諦人空外道取之爲邪見河異生執之作生死海論體則妙符至理約事則深契正緣然雖標法界之總門須辯一

乘之別旨種種性相之義在大覺以圓通重重卽入之門唯種智而妙達但以根羸靡鑒學寡難周不知性相二門是自心之體用若具用而失恒常之體如無水有波若得體而闕妙用之門似無波有水且未有無波之水會無不濕之波以波徹水源水窮波末如性窮相表相達性源須知體用相成性相互顯今乃細明總別廣辯異同研一法之根元搜諸緣之本末則可稱宗鏡以鑒幽微無一法以逃形斯千差而普會遂爾編羅廣義撮略要文鋪舒於百卷之中卷攝在一心之內能使難思教海指掌而念念圓明無

盡眞宗。自覩而心心契合。若神珠在手。永息馳求。猶覺樹垂陰。全消影跡。獲眞實於春池之內。拾礫渾非。得本頭於古鏡之前。狂心頓歇。可以深挑見刺。永截疑根。不運微毫之功。全開寶藏。匪用剎那之力。頓獲玄珠。名爲一乘大寂滅場。眞阿蘭若正修行處。此是如來自到境界。諸佛本住法門。是以普勸後賢。細垂詳覽。遂得智窮性海。學洞眞源。此識此心。唯尊唯勝。此識者。十方諸佛之所證。此心者。一代時教之所詮。唯尊者。教理行果之所歸。唯勝者。信解證入之所趣。諸賢依之而解釋。論起千章。衆聖體之以弘宣。談成

四辯。所以掇奇提異。研精洞微。獨舉宏綱。大張正網。撈摝五乘機地。昇騰第一義天。廣證此宗。利益無盡。遂得正法久住。摧外道之邪林。能令廣濟含生。塞小乘之亂轍。則無邪不正。有僞皆空。由自利故。發智德之原。由利他故。立恩德之事。成智德故。則慈起無緣之化。成恩德故。則悲含同體之心。以同體故。則心起無心。以無緣故。則化成大化。心起無心故。則何樂而不與。化成大化故。則何苦而不收。何樂而不與。則利鈍齊觀。何苦而不收。則怨親普救。遂使三草二木。咸歸一地之榮。邪種焦芽。同霑一雨之潤。斯乃盡善盡

美。無比無儔。可謂括盡因門。搜窮果海。故得創發菩提之士。初求般若之人。了知成佛之端。由頓圓無滯。明識歸家之道路。直進何疑。或離此別修。隨他妄解。如鑽角取乳。緣木求魚。徒歷三祇。終無一得。若依此旨信受弘持。如快舸隨流。無諸阻滯。更遇便風之勢。復加櫓棹之功。則疾届寶城。忽登覺岸。可謂資糧易辦。道果先成。披迦葉上行之衣。坐釋迦法空之座。登彌勒毘盧之閣。入普賢法界之身。能令客作賤人。全領長者之家業。忽使沈空小果。頓受如來之記名。未有一門匪通斯道。必無一法不契此宗。過去覺王。因

玆成佛。未來大士。仗此證眞。則何一法門而不開。何一義理而不現。無一色非三摩鉢地。無一聲非陀羅尼門。嘗一味而盡變醍醐。聞一香而皆入法界。風柯月渚。並可傳心。煙島雲林。咸提妙旨。步步踏金色之界。念念齅薝蔔之香。掬滄海而已得百川。到須彌而皆同一色。煥兮開觀象之目。盡復自宗。寂爾導求珠之心。俱還本法。遂使邪山落仞。苦海收波。智檝以之安流。妙峰以之高出。今詳祖佛大意。經論正宗。削去繁文。唯搜要旨。假申問答。廣引證明。舉一心爲宗。照萬法如鏡。編聯古製之深義。撮略寶藏之圓詮。同此

顯揚稱之曰錄分爲百卷大約三章先立正宗以爲
歸趣次申問答用去疑情後引眞詮成其圓信以茲
妙善普施含靈同報佛恩共傳斯旨耳

標宗章第一

詳夫祖標禪理傳默契之正宗佛演教門立詮下之
大旨則前賢所禀後學有歸是以先列標宗章爲有
疑故問以決疑故答謂此圓宗難信難解是第一之
說若不假立言詮無以蕩其情執因指得月不無方
便之門次立問答章欲堅信力須假證明廣引祖佛
之誠言密契圓常之大道徧採經論之要旨圓成決

定之眞心後陳引證章以此三章通爲一觀搜羅該
括備盡於茲矣問先德云若教我立宗定旨如龜上
覓毛兔邊求角楞伽經偈云一切法不生不應立是
宗何故標此章名答斯言遣滯若無宗之宗則宗說
兼暢古佛皆垂方便門切不可執方便而迷大旨設
有一解一悟皆是落後之事屬第二頭 是故西天
釋迦文佛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此土初祖達
摩大師云以心傳心不立文字則佛佛手授授斯旨
祖祖相傳傳此心 終不率自胸襟違於佛語凡有
釋疑去僞顯性明宗無不一一廣引經文備彰佛意

所以永傳後嗣不墜家風若不然者又焉得至今紹
繼昌盛法力如是證驗非虛又若欲研究佛乘披尋
寶藏一一須消歸自己言言使冥合眞心但莫執義
上之文隨語生見直須探詮下之旨契會本宗則無
師之智現前天眞之道不昧如華嚴經云知一切法
卽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故知教有助道之力
初心安可暫忘細詳法利無邊是乃搜揚纂集且凡
論宗旨唯逗頓機如日出照高山駃馬見鞭影 故
首楞嚴經云圓明了知不因心念揚眉動目早是周
遮 今爲樂佛乘人實未薦者假以宗鏡助顯眞心

雖挂文言妙旨斯在俯收中下盡被羣機但任當人
各資已利於四門入處雖殊在一眞見時無別 豈
同劣解凡情而生局見我此無礙廣大法門如虛空
非相不拒諸相發揮似法性無身匪礙諸身頓現須
以六相義該攝總相別相同相異相成相壞相斷常之見方消用十
玄門融通一同時具足相應門如海之一滴具百川之
味二廣狹自在無礙門如一尺之鏡見千
里之影三一多相容不同門如一室千燈光光涉入四
諸法相卽自在門如金與金色不相捨離五祕密隱
顯俱成門如秋空片月晦明相並六微細相容安立
門如琉璃之瓶盛多芥子七因陀羅網境界門如兩
鏡互明傳耀相寫八托事顯法生解門如擎拳豎臂
觸目皆道九十世隔法異成門如一夕之夢翱翔百
年十主伴圓明具德門如北辰所居衆星皆拱此十
玄門一一皆具十法同時具足一教義二理事三境

智四行位。五因果。六依正。七體用。八人法。九逆順。十感應。去取之情始絕。又若實得一聞千悟。獲大總持。即胡假言詮。無勞解釋。船筏爲渡迷津之者。導師因引失路之人。凡關一切言詮。於圓宗所示。皆爲未了。文字性離。即是解脫。迷一切諸法眞實之性。向心外取法。而起文字見者。今還將文字對治。示其眞實。若悟諸法本源。即不見有文字。及絲毫發現。方知一切諸法。即心自性。則境智融通。色空俱泯。當此親證圓明之際。入斯一法平等之時。又有何法是教而可離。何法是祖而可重。何法是頓而可取。何法是漸而可非。則知皆是識心。橫生分別。

故先德云。一翳在目。千華亂空。一妄在心。恒沙生滅。翳除華盡。妄滅證眞。病差藥除。冰融水在。神丹九轉。點鐵成金。至理一言。點凡成聖。狂心不歇。歇即菩提。鏡淨心明。本來是佛。

問答章第二

問。如上所標。已知大意。何用向下更廣開釋。答。上根利智。宿習生知。纔看題目宗之一字。已全入佛智海中。永斷纖疑。頓明大旨。則一言無不略盡。攝之無有遺餘。若直覽至一百卷終。乃至恒沙義趣。龍宮寶藏。鷲嶺金文。則殊說更無異途。舒之徧周法界。以前略後廣。唯是一心。本卷末舒。皆同一際。終無異旨。有隔前宗。都謂迷情妄興取捨。唯見紙墨文字。嫌卷軸多。但執寂默無言。欣爲省要。皆是迷心徇境。背覺合塵。不窮動靜之本原。靡達一多之起處。偏生局見。唯懼多聞。如小乘之怖法空。似波旬之難衆善。以不達諸法眞實性。故隨諸相轉。墮落有無。如大涅槃經云。若人聞說大涅槃一字一句。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聞相。不作佛相。不作說相。如是義者。名無相相。釋曰。若云即文字無相。是常見。若云離文字無相。是斷見。又若執有相相。亦是常見。若執無相相。亦是斷見。但

亡即離斷常四句百非。一切諸見。其旨自現。當親現入宗鏡之時。何文言識智之能詮述乎。　若明宗達性之者。雖廣披尋。尚不見一字之相。終不作言詮之解。以迷心作物者。生斯紙墨之見耳。故信心銘云。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如斯達者。則六塵皆是眞宗。萬法無非妙理。何局於管見。而迷於大旨耶。　斯乃無盡妙旨。非淺智所知。性起法門。何劣解能覽。燕雀焉測鴻鵠之志。井蛙寧識滄海之淵。如師子大哮吼。狸不能爲。如香象所負擔。驢不能勝。如毘沙門寶。貧不能等。如金翅鳥飛。烏不能及。唯依

情而起見但逐物而意移或說有而不涉空或言空而不該有或談略爲多外之一或立廣爲一外之多或離默而執言或離言而求默或據事外之理或著理外之事殊不能悟此自在圓宗演廣非多此是一中之多標略非一此是多中之一談空不斷斯乃即有之空論有不常斯乃即空之有或有說亦得此即默中說或無說亦得此即說中默或理事相即亦得此理是成事之理此事是顯理之事或理理相即亦得以一如無二如眞性常融會或事事相即亦得此全理之事一一無礙或理事不即亦得以全事之理

非事所依非能依不隱眞諦故以全理之事非理能依非所依不壞俗諦故斯則存泯一際隱顯同時如闡普眼之法門皆是理中之義似舒大千之經卷非標心外之文故經云一法能生無量義非聲聞緣覺之所知 華嚴經云自深入無自性眞實法亦令他入無自性眞實法心得安隱以玆妙達方入此宗

但祖教並施定慧雙照自利利他則無過矣設有堅執已解不信佛言起自障心絕他學路今有十問以定紀綱還得了了見性如晝觀色似文殊否還逢緣對境見色聞聲舉足下足開眼合眼悉得明宗與道相應否還覽一代時教及從上祖師言句聞深不怖皆得諦了無疑否還因差別問難種種徵詰能具四辯盡決他疑否還於一切時一切處智照無滯念念圓通不見一法能爲障礙未曾一剎那中暫令間斷否還於一切逆順好惡境界現前之時不爲間隔盡識得破否還於百法明門心境之內一一得見微細體性根原起處不爲生死根塵之所惑亂否還向四威儀中行住坐臥欽承祗對著衣喫飯執作施爲之時一一辯得眞實否還聞說有佛無佛有衆生無衆生或讚或毀或是或非得一心不動否還聞差別之

智皆能明達性相俱通理事無滯無有一法不鑒其原乃至千聖出世得不疑否若實未得如是切不可起過頭欺誑之心生自許知足之意直須廣披至教博問先知徹祖佛自性之原到絕學無疑之地此時方可歇學灰息遊心或自辦則禪觀相應或爲他則方便開示設不能徧叅法界廣究羣經但細看宗鏡之中自然得入此是諸法之要趣道之門 所以志公訶云六賊和光同塵無力大難推托內發解空無相大乘力能翻劫雖在玄覽得旨之時可驗斯文究竟眞實 問諸佛境寂衆生界空有何因緣而與教

迹答一實諦中雖無起盡方便門內有大因緣故法華經偈云諸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以萬法常無性無不性空時法爾能隨緣隨緣不失性

如諸大菩薩所集唯識論等大意有其二種一為達萬法之正宗破二空之邪執二為斷煩惱所知之障證解脫菩提之門斯則自證法原本覺眞地不在文字句義敷揚今為後學慕道之人方便纂集又自有二意用表本懷一為好略之人撮其樞要精通的旨免覽繁文二為執總之人不明別理微細開演性相圓通截二我生死之根躡一味菩提之道仰羣經之大旨直了

自心遵諸聖之微言頓開覺藏去彼依通之見破其邪執之情深信正宗令知月不在指迴光返照使見性不徇文唯證相應斯為本意不可橫生知解沒溺見河於無得觀中懷趣向之意就眞空理上興取捨之心宰自胸襟疑誤後學須親見性方曉斯宗問既慮執指徇文又何煩集教答為背已合塵齊文作解者恐封教滯情故有此說若隨詮了旨卽教明心者則有何取捨所以藏法師云自有眾生尋教得眞會理教無礙常觀理而不礙持教恒誦習而不礙觀空則理教俱融合成一觀方為究竟傳通耳斯乃教觀

一如詮旨同原矣問諸大經論自成片段科節倫序句義分明何假撮錄廣文成其要略答但以教海弘深窮之罔知其際義天高廣仰之不得其邊今則以管窺天將螺酌海如掬滄溟之涓滴似撮太華之一塵本為義廣難周情存厭怠亦為不依一乘教之正理唯徇不了義之因緣罕窮橫豎之門莫知起盡之處所以刪繁簡異採妙探玄雖文不足而大義全緣不備而正理顯搜盡一乘之旨抉開萬法之原為般若之玄樞作菩提之要路則資糧易辦速至大乘證入無疑免迂小徑

今斯錄者雖無廣大製造之功

微有一期述成之事亦知鈔錄前後文勢不全所冀直取要詮且明宗旨如從石辯玉似披沙揀金於羣藥中但取阿陀之妙向眾寶內唯探如意之珠舉一蔽諸以本攝末則一言無不略盡殊說更無異途所望後賢勿垂嗤誚所希斷疑生信但以見道為懷非徇虛名以邀世譽願盡未來之際徧窮法界之中歷劫逾生常弘斯道凡有心者皆入此宗去執除疑見聞獲益承三寶力加被護持誓報佛恩廣濟含識虛空可盡茲願匪移法界可窮斯文不墜問了義大乘廣略周備解一義具圓通之見聞一偈有成佛之功

何假述成仍煩解釋答上上根人一聞千悟性相雙辯理事俱圓若中下之徒須假開演莊嚴之道讚飾之門格量其功不可爲喻所以法華經偈云譬如優曇華一切皆愛樂天人所希有時時乃一出聞法歡喜讚乃至發一言則爲已供養一切三世佛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般若頌云般若無壞相過一切言語適無所依止誰能讚其德般若雖叵讚我今能得讚雖未脫死地則爲已得出又古聖云若菩薩造論者名莊嚴經如蓮華未開見雖生喜不如已剖香氣芬馥如金未用見雖生喜不如用之爲莊嚴具故知

弘教一念之善能報十方諸佛之恩論希有則如華擅優曇之名說光揚則似金作莊嚴之具 大涅槃經云佛言善男子除一闡提其餘衆生聞是經已悉皆能作菩提因緣法聲光明入毛孔者必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有人能供養恭敬無量諸佛方乃得聞大涅槃經薄福之人則不得聞故知得聞宗鏡所錄一心實相常住法門皆是曩結深因曾親佛會甚爲大事非屬小緣若未聞熏曷由值遇又大涅槃經云佛告迦葉菩薩諸善男子善女人常當繫心修此二字佛是常住迦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此二字當知是人隨我所行至我至處是以信此法人卽凡卽聖修持契會住佛所住之中進止威儀行佛所行之跡釋摩訶衍論云若有衆生聞此摩訶衍之甚深極妙廣大法門已卽其心中亦不疑畏亦不怯弱亦不輕賤亦不誹謗發決定心發堅固心發尊重心發愛信心當知是人眞實佛子不斷法種不斷僧種不斷佛種常恒相續轉轉增長盡於未來亦爲諸佛親所授記亦爲一切無量菩薩之所護念故論云假使有人能化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衆生令行十善不如有人於一食頃正思此法過前功德

不可爲喻所以者何法身眞如之功德等虛空界無邊際故 故知信此心宗成摩訶衍同三世諸佛之所證義理何窮等十方菩薩之所乘功德無盡偶斯玄化慶幸逾深順佛旨而報佛恩無先弘法闡佛日而開佛眼只在明心此宗鏡中若得一句入神歷劫爲種況正言深奧總一羣經此一乃無量中一若染此法卽是圓頓之種可謂甘露入頂醍醐灌心耀不二之慧燈破情根之闇惑注一味之智水洗意地之妄塵能令厚障深遮若暴風之卷危葉繁疑積滯猶赫日之爍輕氷 大智度論云三世諸佛皆以諸法

實相爲師祖師云一切明中心明爲上　故先德云剖微塵之經卷則念念果成盡衆生之願門則塵塵行滿未悟宗鏡焉信斯文所以昔人云遇斯教者應須自慶其猶溺巨海而遇芳舟墜長空而乘靈鶴矣

問諸佛方便教門皆依衆生根起根性不等法乃塵沙云何惟立一心以爲宗鏡答此一心法理事圓備爲凡聖根本作迷悟元由諸門競入衆德攸歸如起信論云復次眞實自體相者一切凡夫聲聞緣覺菩薩諸佛無有增減非前際生非後際滅常恒究竟從無始來本性具足一切功德謂大智慧光明義徧

照法界義如實了知義本性清淨心義常樂我淨義寂靜不變自在義如是等過恒沙數非同非異不思議佛法無有斷絕依此義故名如來藏亦名法身問眞如離一切相云何今說具足一切功德答雖實具有一切功德然無差別相彼一切法皆同一味一眞離分別相無二性故以依業識等生滅相而立彼一切差別之相此云何立以一切法本來唯心實無分別以不覺故分別心起見有境界名爲無明心性本淨無明不起卽於眞如立大智慧光明義若心生見境則有不見之相心性無見則無不見卽於眞如立

徧照法界義若心有動則非眞了知非本性清淨非常樂我淨非寂靜是變異不自在由是具起過於恒沙虛妄雜染以心性無動故卽立眞實了知義乃至過於恒沙清淨功德相義若心有起見有餘境可分別求則於內法有所不足以無邊功德卽一心自性不見有餘法而更可求是故滿足過於恒沙非一非異不可思議諸佛之法無有斷絕故說眞如名如來藏亦復名爲如來法身然此一心非同凡夫妄認緣慮能推之心決定執在色身之內今徧十方世界皆是妙明眞心如入法界品云華藏世界海中無問若

山若河大地虛空草木叢林塵毛等處無不咸是一眞法界具無邊德故先德云心也者冲虛妙粹炳煥靈明無去無來冥通三際非中非外朗徹十方不滅不生豈四山之可害離性離相奚五色之能盲處生死流驪珠獨耀於滄海踞涅槃岸桂輪孤朗於碧天大矣哉萬法資始也萬法虛僞緣會而生生法本無一切唯識識如幻夢但是一心心寂而知目之圓覺彌滿清淨中不容他故德用無邊皆同一性性起爲相境智歷然相得性融身心廓爾方之海印越彼太虛恢恢焉晃晃焉迥出思議之表也　若論一心性

起功德無盡無邊豈以有量之心讚無爲之德 問
教明一切萬法至理虛玄非有無之證絶自他之性
若無一法自體云何立宗答若不立宗學何歸趣若
論自他有無皆是衆生識心分別是對治門從相待
有法身自體中實理心豈同幻有不隨幻無楞伽經
云佛言大慧譬如非牛馬性牛馬性其實非有非無
彼非無自相古釋云馬體上不得說牛性是有是無
然非無馬自體以譬法身上不得說陰界入性是有
是無然非無法身自相此法空之理超過有無卽法
身之性然有趣有向智背天眞無得無歸情生斷滅

但有之不用求眞規宛爾無之自然足妙旨煥然則
寂爾有歸恬然無間頓超能所不在有無可謂眞歸
能通至道矣問以心爲宗如何是宗通之相答內證
自心第一義理住自覺地入聖智門以此相應名宗
通相此是行時非是解時因解成行行成解絶則言
說道斷心行處滅如楞伽經云佛告大慧宗通者謂
緣自得勝進相遠離言說文字妄想趣無漏界自覺
地自相遠離一切虛妄覺想降伏一切外道衆魔緣
自覺趣光明輝發是名宗通相所以悟心成祖先聖
相傳故達摩大師云明佛心宗了無差悞行解相應

名之曰祖 問悟道明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云何
說其行相答前已云諸佛方便不斷今時只爲因疑
故問因問故答此是本師於楞伽會上爲十方諸大
菩薩來求法者親說此二通一宗通二說通宗通爲
菩薩說通爲童蒙祖佛俯爲初機童蒙少垂開示此
約說通只爲從他覓法隨語生解恐執方便爲眞實
迷於宗通是以分開二通之義 當具眼人前若更
說示則不得稱知時名爲大法師實見月人終不觀
指親到家者自息問程唯證相應不俟言說終不執
指爲月亦不離指見月如大涅槃經云善男子如彼

衆盲不說象體亦非不說若是衆相悉非象者離是
之外更無別象善男子或作是言色是佛性何以故
如來色者常不斷故是說色名爲佛性譬如眞金質
雖遷變色常不異或時作釧作盤然其黃色初無改
易衆生佛性亦復如是質雖無常而色是常以是故
說色爲佛性乃至說受想行識等爲佛性又有說言
離陰有我我是佛性如彼盲人各各說象雖不得實
非不說象說佛性者亦復如是非卽六法不離六法
善男子是故我說衆生佛性非色不離色乃至非我
不離我善男子有諸外道雖說有我而實無我衆生

我者卽是五陰。離陰之外更無別我。善男子。譬如莖葉鬚臺合爲蓮華。離是之外更無別華。又佛言。善男子。是諸外道。癡如小兒無慧方便。不能了達常與無常苦與樂淨不淨。我無我壽命非壽命。衆生非衆生。實非實。有非有。於佛法中。取少許分。虛妄計有常樂我淨。而實不知常樂我淨。如生盲人。不知乳色。 善男子。以是義故我佛法中。有眞實諦。非於外道。夫眞實諦者。宗鏡所歸。未聞悟時。不信解者。所有說法。及自修行。皆成生滅折伏之門。不入無生究竟之道。如菴提遮女經云。若不見生性。雖因調伏少得安處。其

不安之相。常爲對治。若能見生性者。雖在不安之處而安相常現前。若不如是知者。雖有種種勝辯談說甚深典籍。而卽是生滅心。說彼實相密要之言。如盲辯色。因他語故。說得靑黃赤白黑。而不能自見色之正相。當知大德。空者亦不自得空。故說有空義也。故知能了萬法無生之性。是爲得道。 是以不了唯心之旨。未入宗鏡之人。向無生中。起貪癡之垢。於眞空內。著境界之緣。以爲對治。成其輪轉。若能返照。心境俱寂。如諸法無行經云。若菩薩見貪欲際。卽是眞際。見瞋恚際。卽是眞際。見愚癡際。卽是眞際。則能畢滅

業障之罪。 不思議佛境界經云。爾時世尊復語文殊師利菩薩言。童子。汝能了知如來所住平等法否。文殊師利菩薩言。世尊。我已了知。佛言。童子。何者是如來所住平等法。文殊師利菩薩言。世尊。一切凡夫。起貪瞋癡處。是如來所住平等法。佛言。童子。云何一切凡夫起貪瞋癡處。是如來所住平等法。文殊師利菩薩言。世尊。一切凡夫。於空無相無願法中。起貪瞋癡。是故一切凡夫起貪瞋癡處。卽是如來所住平等法。佛言。童子。空豈是有法。而言於中有貪瞋癡。文殊師利菩薩言。世尊。空是有。是故貪瞋癡亦是有。佛言

童子。空云何有。貪瞋癡復云何有。文殊師利菩薩言。世尊。空以言說故有。貪瞋癡亦以言說故有。如佛說比丘。有無生無起無作無爲非諸行法。此無生無起無作無爲非諸行法。非不有。若不有者。則於生起作爲諸行之法。應無出離。以有故言出離耳。此亦如是。若無有空。則於貪瞋癡無有出離。以有故說離貪等諸煩惱耳。中觀論偈云。從法不生法。亦不生非法。從非法不生法。及於非法。直釋偈意。法卽是有。如色心等。非法是無。如兔角等。若從法生法。如母生子。法生非法。如人生石女兒。從非法生法。如兔角生人。從非

法生非法。如龜毛生兔角。故般若假名論云。復有念言。若如來但證無所得者。佛法卽一。非是無邊。是故經言。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佛法謂何。卽無所得。未曾一法有可得性。是故一切。無非佛法。云何一切皆無所得。經云。一切法者。卽非一切法。云何非耶。無生性故。若無生卽無性。云何名一切法。於無性中。假言說故。一切法無有性者。卽是衆生如來藏性。故知諸法從意成形。千途因心有像。一念澄寂。萬境曠然。元同不二之門。盡入無生之旨。 又無生有二。如通心論云。一法性無生。妙理言法。至虛言性。本來自爾。

名曰無生。二緣起無生。夫境由心現。故不從他生。心藉境起。故不自生。心境各異。故不共生。相因而有。故不無因生。亦云。一理無生。圓成實性。本不生故。二事無生。緣生之相。卽無生故。止觀云。雖諸法不住。以無住法住般若中。卽是入空。以無住法住世諦。卽是入假。以無住法住實相。卽是入中。此無住慧。卽是金剛三昧。能破盤石沙礫。徹至本際。又如釋迦牟尼入大寂定金剛三昧。天親無著論開善廣解。詎出無生無住之意。若得此意。千經萬論。豁矣無疑。此是學觀之初章。思議之根本。釋異之妙慧。入道之指歸。故知一

切諸法。皆從無生性空而有。有而非有。不離俗而常眞。非有而有。不離眞而恒俗。則幻有立而無生顯。空有歷然。兩相泯而雙事存。眞俗宛爾。斯則無生而無不生。不住二邊矣。如古德頌云。無生終不住。萬像徒流布。若作無生解。還被無生固。若能知心無住。則無有心。既無有心。亦無無心。有無總無。身心俱盡。故泯齊萬境。萬境無相。合本一冥。冥然立照。照無不寂。以寂爲體。體無不虛。虛寂無窮。同通法界。法界緣起。無不自然。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又法無定相。眞妄由心。起盡同原。更無別旨。正同宗鏡。隱則一心無相。顯則

萬法標形。不壞前後而同時。常居一際而前後。若依此一心無礙之觀。念念卽是華嚴法界。念念卽是毘盧遮那法界。經云。若與如是觀行相應。於諸法中。不生二解。

御錄宗鏡大綱卷二

問以心爲宗理須究竟約有情界眞妄似分不可雷同有濫圓覺未審以何心爲宗答誠如所問須細識心此妙難知唯佛能辯只爲三乘慕道見有差殊錯指妄心以爲眞實認妄賊而爲眞子劫盡家珍收魚目以作驪珠空迷智眼所以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業種自然如惡叉聚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

云何二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由諸衆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又云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以不了不動眞心而隨輪迴妄識此識無體不離眞心元於無相眞原轉作有情妄想如風起澄潭之浪浪雖動而常居不動之源似瞖生空界之華華雖現而匪離虛空之性瞖消空淨浪息潭淸唯一眞心周徧法界又

此心不從前際生不居中際住不向後際滅昇降不動性相一如則從上稟受以此眞心爲宗離此修行盡縈魔罥別有所得悉陷邪林如經云阿難言如來現今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卽能推者我將爲心佛言咄阿難此非汝心阿難矍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當名何等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眞性由汝無始至於今生認賊爲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阿難白佛言世尊若此發明不是心者我乃無心同諸土木離此覺知更無所有云何如來說此非心我實驚怖唯垂大悲開示未悟爾時

世尊摩阿難頂而告之言如來常說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阿難若諸世界一切所有其中乃至草葉縷結詰其根元咸有體性縱令虛空亦有名貌何況淸淨妙淨明心性一切心而自無體若汝執悋分別覺觀所了知性必爲心者此心卽應離諸一切色香味觸諸塵事業別有全性如汝今者承聽我法此則因聲而有分別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我非勅汝執爲非心但汝於心微細揣摩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卽眞汝心若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分別影事

塵非常住若變滅時此心則同龜毛兔角則汝法身同於斷滅其誰修證無生法忍古釋云能推者卽是妄心皆有緣慮之用亦得名心然不是眞心妄心是眞心上之影像故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眞精妙心中所現物若執此影像爲眞影像滅時此心卽斷故云若執緣塵卽同斷滅故知諸佛境智徧界徧空凡夫身心如影如像若執末爲本以妄爲眞生死現時方驗不實　又此能推之心若無因緣卽不生起但從緣生緣生之法皆是無常如鏡裏之形無體而全因外境似水中之月不實而虛現空輪認此爲眞愚

之甚矣所以慶喜執而無據七處茫然二祖了而不生一言契道則二祖求此緣慮不安之心不得卽知眞心徧一切處悟此爲宗遂乃最初紹於祖位阿難因如來推破妄心乃至於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性一一微細窮詰徹底唯空皆無自性既非因緣自他和合而有又非自然無因而生悉是意言識想分別因茲豁悟妙明眞心廣大含容徧一切處卽與大衆俱達此心同聲讚佛故經云爾時阿難及諸大衆蒙佛如來微妙開示身心蕩然得無罣礙是諸大衆各各自知心徧十方見十方空如觀手中所持葉物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卽菩提妙明元心心精徧圓含裹十方反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十方虛空之中吹一微塵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從了然自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禮佛合掌得未曾有於如來前說偈讚佛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消我億劫顚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卽同初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如上依教所說眞妄二心約義似分歸宗匪別何者眞心約理體妄心據相用今以理恒是心不得心相心恒是理不動心相如水卽波不得波相波卽是水不壞波相是以動靜無

際性相一原當凡心而是佛心觀世諦而成眞諦所以華嚴經云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皆以心爲自性如是而住若攝境爲心是世俗勝義心之自性卽是眞如是勝義勝義如是而住以無所得而爲方便雙照眞俗無住住故　問若隨分別立眞妄心約此二心總有幾種答大智論云有二種道一畢竟空道二分別好惡道若畢竟空道尚不得一何況說多若分別好惡道理從義別事乃恒沙且約一心古釋有四一紇利陀耶此云肉團心二緣慮心通指八識三質多耶此云集起心唯第八識積集種子生起現行四

乾栗陀耶此云堅實心亦云貞實心此是真心也然第八識無別自體但是真心以不覺故與諸妄想有和合不和合義和合義者能含染淨目為藏識不和合者體常不變目為真如都是如來藏　經云隱為如來藏顯為法身故知四種心本同一體但從迷悟分多經偈云佛說如來藏以為阿賴耶惡慧不能知藏即賴耶識佛說如來藏者即法身在纏之名以為阿賴耶即是藏識惡慧不能知藏即賴耶識有執真如與賴耶體別者是惡慧也然雖四心同體真妄義別本末亦殊前三是相後一是性性相無礙都是一

心即第四真心以為宗旨　楞伽經云如來藏名阿賴耶識而與無明七識共俱如大海波常不斷絕又云如來藏者為無始虛偽惡習所熏名為識藏若此一心推末歸本者謂證第一義則得解脫第一義是緣之性若見緣性則脫緣縛華嚴經云皆一心作論云但是一心者一切三界唯心轉故諸教同引證成唯心云何一心而作三界以真如性畢竟無盡故如漩洑頌云若人欲識真空理身內真如還徧外情與非情共一體處處皆同真法界不離幻色即見空此即真如含一切一念照入於多劫一一念劫收一切

於一境內一切智於一智中諸境界只用一念觀一境一切諸境同時會時處帝網現重重一切智通無罣礙　又偈云真如淨法界一泯未嘗有隨於染淨緣遂成十法界隨染緣成六凡法界隨淨緣成四聖法界　衆生於真性上以情想自異則六趣昇沉諸聖於無為法中以智行為差則四聖高下然凡聖迹雖昇降縛脫似殊於一真法界之中初無移動又依華嚴宗一心隨理事立四種法界一理法界者界是性義無盡事法同一性故二事法界者界是分義一一義別有分劑故三理事無礙法界者具性分義圓

融無礙四事事無礙法界者一切分劑事法一一如性融通重重無盡故以此十法界因理事四法界性相即入真俗融通遞出無窮成重重無盡法界然是全一心之法界全法界之一心隨有力無力而立一立多因相資相攝而或隱或顯如一空徧森羅之物像似一水收萬疊之波瀾入宗鏡中坦然顯現　問心分四名義開多種識之名義約有幾何　答若約同門自相不可分別若約異門共相隨義似分名約性相有九義包內外具五名有九者一眼識二耳識三鼻識四舌識五身識六意識七末那識八阿賴耶識

九淨識義具五者一識自相謂識自證分二識所變
故一切境界從心現起三識相應故同時受想等心
法四識分位故識上四相等五識實相故謂二空眞
如是識實性自上諸法皆不離識總名唯識故知若
相若性若境若心乃至差別分位皆是唯識卷舒匪
離總別同時猶雲霧之依空若波瀾之涌海　性相
境智教理行果等皆唯是識無有一法而非所標故
稱羣經了義中王諸聖所依之父若有遇者頓息希
望無一法而可求無一事而不足全獲如來無上之
珍寶寧同荆岫璞中巳採教海祕密之靈珠豈比驪

龍領下遂得盡衆生之苦際斷煩惱之病原一念功
金千途自正　故知唯此眞實萬法皆空以此標宗
更無等等如觀法經云彼有菩薩名曰上首作一乞
士入城乞食時有比丘名曰恒伽謂乞士言汝從何
來答曰我從眞實中來又問何謂眞實答曰寂滅故
名爲眞實又問寂滅相中有所求無所求耶答曰無
所求又問無所求者何用求耶答曰無所求中吾故
求之又問無所求中何用求耶答曰有所求者一切
皆空得者亦空著者亦空實者亦空來者亦空語者
亦空問者亦空寂滅涅槃一切虛空分界亦復皆空

吾爲如是次第空法而求眞實故知若能於法法上
求空則於門門中解脫若入法問答言語往來如宗
鏡中像若般若智照寂滅涅槃如宗鏡中明所以若
像若明一切皆空唯有鏡體恒常披露徧一切處未
嘗出沒故云吾爲如是次第空法而求眞實卽知一
切法皆眞實故無所求中吾故求之矣亦是夫求法
者於一切法應無所求故融大師云若有一法可得
卽是非時求也所以淨名經云空當於何求答曰當
於六十二見中求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答曰當
於諸佛解脫中求又問諸佛解脫當於何求答曰當

於一切衆生心行中求　又經云願求諸佛慧亦不
著願求求佛慧尚不令貪著何況其餘善法又菩薩
以離願求但衆生不知求佛道菩薩故發願只云我
願求佛道衆生因此方知發心而求佛道得意自知
無所求也如上所解則念念與實相相應更無餘念
也所以楞伽經云一一相相應遠離諸見過是知若
於諸相常與實相相應自然遠離諸過會第一義清
淨眞心朗然明徹而無念著卽事卽如唯心直進卽
佛之所許自覺之境矣故論偈云自知不隨他寂滅
無戲論無異無分別是則名實相問此唯識大約有

幾種答略有二種一具分二不具分且具分唯識者以無性理故成眞如隨緣義則不生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賴耶識卽是具分若不全依眞心事不依理故唯約生滅便非具分又若決定信入此唯識正理速至菩提如登車而立至遐方猶乘舟而坐昇彼岸如成唯識寶生論云謂依大乘成立三界但唯是識　若知但是自心所作無邊資糧易爲積集不待多時如少用功能成大事善遊行處猶若掌中由斯理故所有願求當能圓滿隨意而轉　問眞心靡易妙性無生凡聖同倫云何說妄答本心湛寂絕

相離言性雖自爾以不守性故隨緣染淨且如一水若珠入則淸塵雜則濁又如一空若雲遮則昏月現則淨故大智度論云譬如淸淨池水狂象入中令其渾濁若淸水珠入水卽淸淨不得言水外無象無珠心亦如是煩惱入故能令心濁諸慈悲等善法入心令心淸淨然垢淨不定眞妄從緣若昧之則念念輪迴遺失眞性若照之則心心寂滅圓證涅槃故知眞妄無因空有言說約眞無說約說無眞幻影纔消智光息燄　故遠法師云但內一不生則無諸有欲塞煩惱之窟穴截生死之根株但能內觀一念無生則

空華三界如風卷煙幻影六塵猶湯沃雪廓然無際唯一眞心矣進趣大乘方便經云佛言一實境界者謂衆生心體從本已來不生不滅乃至一切衆生心一切二乘心一切菩薩心一切諸佛心皆同不生不滅眞如相故乃至盡於十方虛空一切世界求心形狀無一區分而可得者但以衆生無明癡闇熏習因緣現妄境界令生念著所謂此心不能自知妄自謂有起覺知想計我我所而實無有覺知之相以此妄心畢竟無體不可見故若無覺知能分別者則無十方三世一切境界差別之相以一切法皆不能自有

恒依妄心分別故有所謂一切境界各各不自念爲有知此爲自知彼爲他是故一切法不能自有則無別異唯依妄心不了不知內自無故謂有前外所知境界妄生種種法想謂有謂無謂好謂惡謂是謂非謂得謂失乃至生於無量無邊法想當如是知一切諸法皆從妄想生依妄心爲本然此妄心無自相故亦依境界而有所謂緣念覺知前境界故說名爲心又此妄心與前境界雖俱相依起無前後而此妄心能爲一切境界原主所以者何謂依妄心不了法界一相故說心有無明依無明力因故現妄境界亦依

無明滅故一切境界滅非依一切境界自不了故說境界有無明亦非依境界故生於無明以一切諸佛於一切境界不生無明故又復不依境界滅故無明心滅以一切境界從本已來體性自滅未曾有故因如此義是故但說一切諸法依心爲本當知一切諸法悉名爲心以義體不異爲心所攝故又一切諸法從心所起與心作相和合而有共生共滅同無有住以一切境界但隨心所緣念念相續故而得任持暫時而有如土廣引佛言委曲周細只爲成後學之信明我自心寶藏論云古鏡照精其精自形古教照心

其心自明當知一心徧一切心無塵可異一切性含一性有法皆同無形而廓徹虛空誰分彼此搜迹而任窮法界莫得纖毫何故衆生界中即今顯現斯則皆因妄念積集熏成如鏡上之塵似遮光影若空中之霧暫混淸虛但有一法現前皆是自心分別設當一念纔起盡因幻境牽生起滅同時更無前後若知能所無體頓悟人空法空忽了物我無依始信境寂心寂是以有心緣想萬境縱然無念意持纖塵不現終無心外法能與心爲緣但是自心生還與心爲相是知若不於宗鏡正義之中所有知解皆是邪道宗黨設形言說悉墮惡見論議此宗鏡法義可以憑准正理無差可以依行現前得力萬邪莫迴其致千聖不改其儀遂能洗惑塵消滯慮湛幽抱豁神襟獨妙絕倫故無等等問若言有眞有妄是法相宗若言無眞無妄是破相宗今論法性宗云何立眞立妄又說非眞非妄答今宗鏡所論非是法相立有亦非破相歸空但約性宗圓教以明正理即以眞如不變不礙隨緣是其圓義若法相宗一向說有眞有妄若破相宗一向說非眞非妄此二門各著一邊俱可思議今此圓宗前空有二門俱存又不違礙此乃不可思議

若定說有無二門皆可思議今以不染而染則不變隨緣染而不染則隨緣不變實不可以有無思亦不可爲眞妄惑斯乃不思議之宗趣非情識之所知今假設文義對治只爲破其邪執若情虛則智絕病差則藥消能窮始末之由方洞圓常之旨　唯亡言絕想可會斯玄於隨緣門初即迷眞起妄後乃悟妄即眞於迷悟中似分終始約不變門妄自本空誰論前後眞俗無性凡聖但名譬如迷繩作蛇疑杌爲鬼眞諦非有世諦非無二諦相成不墮邪見是以俗諦不得不有有常自空眞諦不得不空空恒徹有今時學

者多迷空有二門。盡成偏見。唯尚一切不立。拂迹歸空。於相違差別義中。全無智眼。既不辯惑。何以釋疑。故云涅槃心易得。差別智難明。若能空有門中。雙遮雙照。真俗諦內。不卽不離。方可弘法爲人。紹隆覺位。

問。真妄二心。行相各異。如何融會得入法性之圓宗。答。但了妄念無生。卽是真心不動。此不動之外。更無毫釐法可得。　所以古師廣釋真妄交徹之義云。夫真妄者。若約三性。圓成是真。徧計爲妄。依他起性。通真通妄。淨分同真。染分爲妄。約徧計爲妄者。情有卽是理無。妄徹真也。理無卽是情有。真徹妄也。若染

分依他爲妄者。緣生無性。妄徹真也。無性緣成。真徹妄也。若約隨俗說真妄者。真妄本虛。則居然交徹。真妄皆真。則本來一味。故知真妄常交徹。亦不壞真妄之相。則該妄之真。真非真而湛寂。徹真之妄。妄非妄而雲興。如水該波而非水。濕性凝停。波徹水而非波。洪濤洶湧。則不存不泯。性相歷然。一一融通。重重交徹。無障無閡。體用相收。入宗鏡中。自然法爾。故先德云。然其真妄所以交徹者。不離一心。故禪原集云。謂一切凡聖根本。悉是一法界心。性覺寶光。各各圓滿。本不名諸佛。亦不名衆生。祇以此心靈妙自在。不守

自性。隨迷悟之緣。成凡聖之事。又雖隨緣。而不失自性。常非虛妄。常無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遂名真如。故此一心。常具二門。未曾暫闕。祇隨緣門中。凡聖無定。謂本來未曾覺悟。故說煩惱無始。若修證卽煩惱斷盡。故說有終。然實無別始覺。亦無不覺。畢竟平等。

大智度論云。菩薩云何觀心念處。菩薩觀內外心。是內心有三相。生住滅。作是念。是心無所從來。滅亦無所至。但從內外因緣和合生。是心無有定實相。亦無實生住滅。亦不過去未來現在世中。是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是心亦無性無相。亦無生者。無

使生者。外有種種雜六塵因緣。內有顛倒心想生滅相續。故彊名爲心。如是心中。實心相不可得。是心性不生不滅。常是淨相。客煩惱相著。故名爲不淨心。心不自知。何以故。是心心相空故。是心本末無有實法。是心與諸法無合無散。亦無前際後際中際。無色無形無對。但顛倒虛誑生。是心空無我無我所。無常無實。是名隨順心觀。知心相無生。入無生法中。何以故。是心無生無性無相。智者能知。智者雖觀是心生滅相。亦不得實生滅法。不分別垢淨。而得心清淨。以是心清淨故。不爲客塵煩惱所染。如是等觀內心。觀

外心觀內外心亦如是故知法本不有因心故生離憶想而無法可成除分別而無塵可現又反觀憶想分別畢竟無生從三際求求之不見向十方覓覓之無蹤既無能起之心亦無所滅之迹起滅俱離所離亦空心境豁然名爲見道於見道中相待之眞妄自融對治之能所皆絕能所盡處自然成佛如華嚴論云此經云以少方便疾得菩提不同權教菩薩同有爲故立能證所證也一念之間無有能所能所盡處名爲正覺亦不同小乘滅能所也了能所本無動故此乃任法性故動寂皆平爲本智非動寂故妄謂爲

動愚夫不了棄動而求寂爲大苦也故維摩經云五受陰洞達空爲苦義爲小乘有忻厭故卽苦生　問如上所說眞妄二心但是文理會歸何方便門得親見性答妄息心空眞知自現若作計校轉益妄心但妙悟之時諸緣自絕如古佛悟道頌云因星見悟悟罷非星不逐於物不是無情又寶藏論云非有非空萬物之宗非空非有萬物之母出之無方入之無所包含萬有而不爲事應化萬端而不爲主道性如是豈可度量見性之時自然披露所以古偈云妄息寂則生寂生知則現知生寂已捨了了唯眞見　如學

人問黃蘗和尚祇如目前虛空可不是境豈無指境見心答甚麼心向境上見設爾得見元來祇是照境心如人以鏡照面縱得眉目分明元來祇是影像何關汝事問若不因照如何得見答若涉因常須假物有甚麼了時汝不見道撒手似君無一物徒勞謾說數千般問他若識了照時亦無物師答若是無物更何處得照汝莫開眼寱語復云百種多知不如無求乃第一道人　夫宗鏡本懷但論其道設備陳文義爲廣被羣機同此指南終無別旨切不可依文失其宗趣若悟其道則可以承紹可以傳衣　又古人云

此事似空不空似有不有隱隱常見只是求其處所不可得是以若定空則歸斷見若實有則落常情若有處所則成其境故知此事非心所測非智所知故先聖悟道頌云有無去來心永息內外中間都總無欲見如來眞佛處但看石羊生得駒如此妙達之後道尚不存豈可更論知解會不會之妄想乎如古德偈云勸君學道莫貪求萬事無心道合頭無心始體無心道體得無心道也休　問覺體不遷假名有異凡聖既等衆生何不覺知若言不迷教中云何說有迷悟答只爲因本覺眞心而起不覺因不覺故成始

說。如離長何有短。離高何有低。若入宗鏡中。自然絕待。 問不覺妄心。元無自體。若覺悟妄心起時。無有初相。則全成眞覺。此眞覺相。爲復隨妄俱遣。爲當始終建立。答因妄說眞。眞無自相。從眞起妄。妄體本虛。妄既歸空。眞亦不立。起信論云。不覺義者。謂從無始來。不如實知眞如法一。故不覺心起而有妄念。自無實相。不離本覺。猶如迷人。依方故迷。迷無自相。不離於方。衆生亦爾。依於覺故而有不覺。妄念迷生。然彼不覺自無實相。不離本覺。復待不覺以說眞覺。不覺既無。眞覺亦遣。此則明眞覺之名。待於妄想。若離不

覺。卽無眞覺自相可說。是明所說眞覺。必待不覺。若不相待。卽無自他。待他而有。亦無自相。自相既無。何有他相。是顯諸法無所得義。論云。當知一切染法淨法。皆悉相待。無有自相可說。大智度論云。若世諦如毫氂許有實者。第一義諦亦應有實。此之謂也。又凡立眞妄。皆是隨他意語。化門中收。若頓見性人。誰論斯事。如今不直悟一心者。皆爲邪曲。設外求佛果者。皆不爲正。如寒山子詩云。邪道不用行。行之轉辛苦。不用求佛果。識取心王主。是知若見有法可求。有道可行。皆失心王自宗之義。若直入宗鏡。萬事休息。凡

覺。如因地而倒。因方故迷。又因地而起。因方故悟。則覺時雖悟。悟處常空。不覺似迷。迷時本寂。是以迷悟一際。情想自分。爲有虛妄之心。還施虛妄之藥。經云。佛言我說三乘十二分教。如空拳誑小兒。是事不知。號曰無明。祖師偈云。如來一切法。除我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須一切法。故知已眼若開。眞明自發。所治之迷悟見病既亡。能治之權實法藥自廢。夫悟此法者。非假他智與異術也。或直見者。如開藏取寶。剖蚌得珠。光發襟懷。影含法界。如融大師頌云。瞎狗吠茅叢。盲人唱賊虎。循聲故致迷。覔由目無覩。若得心開

照理之時。諸見皆絕。不見佛法是。不見世法非。以自性中言思道斷故。 如起信鈔云。離言說相。豈可以言談。離心緣相。豈可以心度。實謂心言路絕。唯證相應耳。且夫凡言說者。從覺觀生。是共相和合而起。分別者。因意識生。是計度比量而起。以要言之。皆因不覺。致觀隨生。若無不覺之心。一切諸法。悉無自相可說。除方便門而爲開示。究竟指歸無言之道。故論云。若離不覺之心。則無眞覺自相可說。以覺對不覺說。共相而轉。若無不覺。覺無自相。如獨掌不鳴。思之可見。乃至染淨諸法。悉亦如是。皆相待有。畢無自體可

聖情盡安樂妙常離此起心皆成疲苦　問眞諦不謬本覺非虛云何同妄一時俱遣答因迷立覺說妄標眞皆徇機宜各無自體約世俗有依實諦無但除相待之名非滅一靈之性性唯絕待事有對治遣蕩爲破執情建立爲除斷見苦行伏諸外道神通化彼愚癡三昧降衆天魔空觀祛其相縛見苦斷集爲對增上慢人證滅修眞皆成戲論之者盡是權智引入斯宗則無一法可與無一法可遣四魔不能減大覺不能增旋心而義理全消會旨而名言自絕問旣云眞心絕迹理出有無云何教中廣說無生無相之旨

答一心之門微妙難究功德周備事理圓通知解罕窮分別不及目爲無相實無有法可稱無相之名諸作無生亦無有法以顯無生之理發菩提心論云菩薩觀一切善不善我無我實不實空不空世諦眞諦正定邪定有爲無爲有漏無漏黑法白法生死涅槃如法界性一相無相此中無法可名無相亦無有法以爲無相是則名爲一切法印不可壞印於是印中亦無印相是名眞實智慧釋曰一切法印者以此心印印一切法楷定眞實不可壞印者一切有無內外等法不能破壞故於此印中亦無印相者萬法皆空亦無所印所印之法旣無能印之智非有如是通達名爲眞實智慧　問若一切法卽心自性云何又說性亦非性答卽心自性此是表詮由一切法無性故卽我心之實性性亦非性者此是遮詮若能超遮表之文詮泯卽離之情執方爲見性巳眼圓明如今若要頓悟自心開佛知見但了自性徧一切處凡有見聞皆從心現心外無有一毫釐法而有體性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到何者以是一決故無法可相知相到若有二法卽相往來以知若凡若聖若境若智皆同一性所謂無性此無性之旨是得道之宗如華嚴

經偈云諸法無作用亦無有體性是故彼一切各各不相知釋曰果從因生果無體性因由果立因無體性因無體性何有感果之用果無體性豈有酬因之能又互相待故無力也以他爲自故無體也是故體用俱無所以一切法各各不相知也　肇論云夫人之所謂動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動而非靜我之所謂靜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靜而非動動而非靜以其不來靜而非動以其不去然則所造未嘗異所見未嘗同逆之所謂塞順之所謂通苟得其道復何滯哉傷夫人情之惑久矣目對眞而莫覺旣知往物

之不來。而謂今物而可往。往物既不來。今物何可往。何則。求向物於向。於向未嘗無。責向物於今。於今未嘗有。於今未嘗有。以明物不來。於向未嘗無。故知物不去。覆而求今。今亦不往。是謂昔物自在昔。不從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從昔以至今。既無往返之微朕。又何物而可動乎。釋云。昔物自在昔。今物自在今。如紅顏自在童子之身。白首自處老年之體。所以云人則謂少壯同體。百齡一質。徒知年往。不覺形隨。世人雖知歲月在於往古。豈覺當時之貌。亦隨年在於昔時。則童子不至老年。老年不至童子。刹那不相知。

念念不相待。豈得少壯同體。百齡一質耶。又年往形亦往。此是遷義。卽此遷中有不遷也。往年在往時。往形在往日。是謂不遷。而人乃謂往日之人。遷至今日。是謂惑矣。又昔自在昔。何須遷至今。今自在今。何須遷至昔。故論云。是以言往不必往。古今常存。以其不動。稱去不必去。謂不從今至古。以其不來。經中言遷。未必卽遷。以古在古。以今在今故也。所以言無常者。防人之常執。言常住者。防人之斷執。言雖乖而理不異。語雖反而眞不遷。不可隨方便有無之言。迷一心不遷之性。　人則求古於今。謂其不住。吾則求今於古。知其不去。今若至古。古應有今。古若至今。今應有古。今而無古。以知不來。古而無今。以知不去。若古不至今。今不至古。事各性住。有何物而可去來。大涅槃經云。人命不停。過於山水。夫無常有二。一者敗壞無常。二者念念無常。人只知壞滅無常。而不覺念念無常。論云若動而靜。似去而留。經說無常速疾。猶似流動。據理雖則無常。前後不相往來。故如靜也。雖則念念謝往。古今各性而住。當處自寂。故如留也。又雖說古今各性而住。當處自寂。而宛然念念不住。前後相續也。則非常非斷。非動非靜。見物性之原也。　若能

見法是心。隨緣了性。無一法從外而入。無一法從內而生。無一法和合而有。無一法自然而成。如是則尚不見一微毫住相。寧觀萬法去來。斯乃徹底明宗。透峰見性。心心常合道。念念不違宗。去住同時。古今一貫。故法華經云。我觀久遠。猶若今日。維摩經云。法無去來。常不住故。若了此無所住之眞心。不變異之妙性。方究竟明不遷矣。已上論中。借世相之古今。寄明不遷。同入眞實。是以時因法立。法自本無。所依之法體猶空。能依之古今奚有。若假方隅而辯法。因指見月而無妨。或徇方便而迷眞。執解違宗而反悞。

御錄宗鏡大綱卷三

問無性理同是何宗攝答法性宗攝如古師云法性有體是法性宗義問若一切法實無性者不得教意之人恐成斷見答若有性故一法不成以無性故諸緣並立於無性中有無俱不可得豈成斷常之見耶如大般若經云佛言善現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於一切法皆以無性爲自性於自性中有性無性俱不可得不應於此執有無性故知既不可執有亦不可執無以自性中無有無故所說有無之法皆是破執入法之方便故先德云用無所得爲方便者有二一以無所得導前隨相則涉有不迷於空爲入有方便二假無得以入有不存無得卽無得亦是方便此爲入空之方便是以無得相空無作人空無際性空此三相盡法界理現故菩薩不壞空而常有染淨之法宛然不礙有而常空一眞之道恒現如是雙照方入甚深

如寶聚經中佛告迦葉有者是一邊無者是一邊如是等彼內地界及外地界皆無二義諸佛如來實慧證知得成正覺無二一相所謂無相是以先德云謂諸宗計多說但空自性不空於法如法相宗但無徧計非無依他

今既無性緣生故有有體卽空緣生無性故空空而常有要互交徹方是眞空妙有又約緣起法有二一無相如空則蕩盡無有是相空二無自性如幻則業果恒不失卽性空以相空故萬法體虛了無所得以性空故不壞業道因果歷然以此性相二空方立眞空之理是則非初中後際終始宛然無能造作人報應非失故知無性理成法眼圓照更無一法有實根由今更引證廣明成就宗鏡夫眞俗二諦一切諸法不出空有空有之法皆從緣生緣生之法本無自體依心所現悉皆無性以緣生故無性以無性故緣生以此緣性二門萬法一際平等是以華嚴記廣釋云謂緣生故有是有義無性故空是空義二義是空有所以謂無性故有是有所以緣生故空是空所以所以卽是因緣謂何以無性得成空義由從緣生所以無性是故緣生是無性空之所以也何以緣生得爲有義特由無定性故方始從緣而成幻有是故無性是有所以若將四句總望空有則皆名所以故云緣生故名有緣生故名空無性故名有無性故名空良以諸法起必從緣從緣有故必無自性由無性故所以從緣緣有性無更無二法而約幻有萬類差殊故

名俗諦無性一味故名眞諦無性緣生故空者並離
斷見謂定有則着常定無則着斷今緣生故空非是
空無無性故空亦非定無定無者一向無物如龜毛
兎角今但從緣生無性故非定無無性緣生故有者
並非常見常見之有有是定性有今從緣有非定性
有况由無性有豈定有耶從緣無性如幻化人非無
幻化人幻化非眞故亦云幻有亦名妙有以非有爲
有故名妙有又幻有卽是不有有大品經云諸法無
所有如是有故非有非不有名爲中道是幻有義眞
空是不空空者謂不空與空無障礙故是故非空非

不空名爲中道是眞空義菴提遮女經偈云嗚呼眞
大德不知實空義色無有自性豈非如空也空若自
有空則不容衆色空不自空故衆色從是生　復有
四義一眞空必盡幻有是無性故空義二眞空必成
幻有是無性故有義三幻有必覆眞空是緣生故有
義四幻有必不礙眞空是緣生故空義然此空有二
而不二須知四義兩處名異一眞空必盡幻有是眞
空上空義二眞空必成幻有是眞空上不空義三幻
有必覆眞空是幻有上有義四幻有必不礙眞空是
幻有上非有義又須知有非有空非空今此空有無

礙卽是非空非有無礙舉一全收若以眞同俗唯一
幻有若融俗同眞唯一眞空空有無二爲雙照之中
道非空非有無二爲雙遮之中道遮照一時存泯無
礙故云離相離性無障無礙無分別法門以幻有爲
相眞空爲性又空有皆相非空非有爲性又別顯爲
相總融爲性今互奪雙融並皆離也無分別法但約
智說唯無分別智方究其原可謂難思妙旨非情所
知故云性海無涯衆德以之繁廣緣生不測多門由
是圓通莫不迴轉萬差卷舒之形隨智鎔融一際開
合之勢從心照不失機縱差別而恒順用非乖體雖

一味而常通　肇論云本無實相法性性空緣會一
義耳何則一切諸法緣會而生緣會而生則未生無
有未生無有緣離則滅如其眞有有則無滅以此而
推故知雖今現有有而性常自空性常自空故謂之
性空性空故故曰法性法性如是故曰實相實相自
無非推之使無故名本無言不有不無者不如有見
常見之有邪見斷見之無耳若以有爲有則以無爲
無有旣不有則無無也夫不存無以觀法者可謂識
法實相矣是以聖人乘眞心以理順則無滯而不通
審一氣以觀化故所遇而順適無滯而不通故能混

雖致淳所遇而順適故則觸物而一如此則萬像雖殊而不能自異不能自異故知像非眞像像非眞像則雖像而非像然則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潛微幽隱殆非羣情之所盡故知若乘眞心而體物則何物而不歸齊一氣以觀時則何時而不會何時而不會則知觸境之無生何物而不歸則見物性之自虛矣若任情所照曷能盡其幽旨乎若不悟宗難逃見跡纔入此宗自然融卽謂先明其起處知自心生旣從心生則萬法從緣皆無體性必無心外法能與心爲緣悉是自心生還與心爲相但論空有則廣明諸法何

者以空有管一切法故此空有二門亦是理事二門亦是性相二門亦是體用二門亦是眞俗二門乃至總別同異成壞理量權實卷舒正助修性遮照等或相資相攝相是相非相偏相成相害相奪相卽相在相覆相違一一如是各各融通今以一心無性之門一時收盡名義雙絕境觀俱融契旨忘言咸歸宗鏡是以須明行相名義差別方能以體性融通若不先橫竪鋪舒後何以一門卷攝如上微細剖析廣照空有二門可謂得萬法之根由窮諸緣之起盡此有無二法迷倒所由九十六種之邪師因茲而起六十二

見之利使從此而生菩薩尚未盡其原凡夫安能究其旨所以寶性論云空亂意菩薩於此眞空妙有猶有三疑一疑空滅色取斷滅空二疑空異色取色外空三疑空是物取空爲有大智度論偈云有無二見滅無餘諸法實相佛所說淨名經云有無二見無復餘習又偈云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何者若時機因緣執有則說空門若時機因緣着空遂談有教爲破有故不存空因治空故不立有故說有而不有言空而不空破立一際遮照同時　故知眞空難解應須妙得指歸若隨空有之文皆墮邪見

如無生義云經言持心如虛空者非是斷空由有妙神卽有妙識思慮華嚴經性起品作十種譬喻明法身佛有心大師言雖有妙神神性不生與如一體譬如凌還是水與水一體水亦有凌性若無凌性者寒結凌則不現如中亦有妙神性同如清淨則現不淨不復可見乃至如師主姓傳傳姓身內覓不得身外覓不得中間覓不得當知傳姓是空而非是斷空之空以傳姓中含有諸男女故言性空異於虛空佛性是空諸佛法身不空　如上空有二門約廣其義用遂說存泯開合若破其情執乃說卽離有無設當見

性證會之時智解俱絶如泯絶無寄觀云謂此所觀眞空不可言卽色不卽色亦不可言卽空不卽空一切皆不可不可亦不可此語亦不受逈絶無寄非言所及非解所到是謂行境何以故生心動念卽乖法體失正念故乃至若不洞明前解無以躡成此行若不解此行法絶於前解無以成其正解若守解不捨無以入玆正行是故行由解成行起解絶古釋云空若卽色者聖應同凡見妄色凡應同聖見眞空又應無二諦空若不卽色者見色外空無由成於聖智又應凡聖永別聖不從凡得故又色若卽空者凡迷見

色應同聖智見空又亦失於二諦色不卽空者凡夫見色應不迷又所見色長隔眞空應永不成聖生心動念卽乖法體失正念故者眞空理性本自如然但以迷之動念執相所以若言卽與不卽皆落是非瞥掛有無卽非正念故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問凡涉有無皆成邪念若關能所悉墮有知如何是無念而知答瑞草生嘉運林華結早春　問修行契悟法乃塵沙云何獨立一心爲宗而稱絶妙答若不了心宗皆成迷倒觸途成滯若不得唯心之訣正信無由得成纔得斯宗千門自闢道不待求而頓現行弗假修

而自圓所以眞覺大師歌云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慈忍力以此無生一門一成一切成乃至三身四智八解六通無漏無爲普賢萬行悉於無生一時圓滿　寶藏論云其爲也形其寂也冥本淨非瑩法爾天成光超日月德越太淸萬物無作一切無名轉變天地自在縱橫恒沙而用混沌而成誰聞不喜誰聞不驚如何以無價之寶隱於陰入之坑是以體之卽妙卽神顯無價之寶迷之成粗成昧墮陰入之坑徧覽圓詮釋之莫盡仰唯諸聖讚之靡窮可謂入道玄關成佛妙訣乃至凡聖因果行位進修不離此心

而得成辦契同心性何德不收以一切法隨所依住皆於一心頓圓滿故如斯之事豈非絶待之妙耶如還原觀云一塵出生無盡徧一塵之內卽理卽事卽人卽法卽依卽正卽染卽淨卽因卽果卽同卽異卽彼卽此卽一卽多卽廣卽狹卽情卽非情卽三身法身報身化身卽十身菩提身願身化身力身莊嚴身威勢身意生身福身法身智身何以故理事無礙法如是故十身互作自在用故唯普眼之境界也經頌云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如是次第展轉成此無礙人方得悟問據其所說則一塵之上理無不顯事無不融文無不釋義無不

通。今時修學之徒。云何曉悟。達於塵處。頓決羣疑。且於一塵之上。何者是染。云何名淨。何者名眞。若爲稱俗。何者名生死。何者是涅槃。云何名煩惱。云何是菩提。何者名小乘法。云何名大乘法。請垂開決。聞所未聞。答。大智圓明。覩纖毫而觀性海。眞原朗現。一塵之處。以眺全身。萬法顯必同時。一際理無前後。何以故。由此一塵虛相。能翳於眞。卽是染也。由塵相空無所有。卽淨也。由於塵性本體同如。卽是眞也。由此塵相緣生幻有。卽俗也。由於塵相念念遷變。卽是生死也。由觀塵生滅相盡。空無有實。卽涅槃也。由塵相大小

皆是妄心分別。卽煩惱也。由塵體本空。緣慮自盡。卽菩提也。由塵相體無徧計。卽小乘法也。由塵性無生無滅。依他似有。卽大乘法也。如是略說。若具言之。假使一切衆生懷疑各異。一時同問如來。如來唯以一箇塵字而爲解釋。宜深思之。經頌云。一切法門無盡海。一言演說盡無餘。依此義理。故名一塵出生無盡徧也。所言卽者。現今平等。故此一心法門。如鏡頓現。不待次第。如印頓成。更無前後。一見一切見。一聞一切聞。不俟推尋。若待了達而成。皆爲權漸。若能觀於一心性之一。則是一道甚深。卽正道之一。是唯一之一。

千佛同轍。今古不易之一道也。又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若諦了之。一切在我。昇沉去住。任意隨緣。示聖現凡。出生入死。變化難測。運無作之神通。隱顯同時。闡如幻之三昧。是非冥合。逆順同歸。語默卷舒。常順一眞之道。治生產業。不違實相之門。運用施爲。念念而未離法界。行住坐臥。步步而常在其中。若不信之人。對面千里。

問。此宗所悟。還有師否。答。此是自覺聖智。無師智自然智之所證處。不從他悟。自證之時。法從心現。不從外來。故無師契。而能自得阿耨菩提。

問。若言無

師自證者。卽墮自然之計。執從他解者。仍涉因緣之門。且大道之性。非是自然。亦非因緣。云何開示。而乖道體。答。爲破他求。故說須自證。爲執自解。故從他印可。若當親省之時。迷悟悉空。自他俱絕。非限量之所及。豈言論之能論。何以故。離一切限量分別故。明知說自說他。言得言失者。若約聖教。則是隨世語言。破執方便。若依意解。盡是限量分別。不出情塵。但不執教以徇情。則方見性而達道。問。初心學人。悟入此宗。信解圓通。有何勝力。答。若正解圓明。決定信入。有超劫之功。獲頓成之力。雖在生死。常入涅槃。恒處塵勞。

長居淨剎現具肉眼而開慧眼之光明匪易凡心便同佛心之知見則煩惱塵勞不待斷而自滅菩提妙果弗假修而自圓乃至等究親和評論齊凡聖泯自他一去來印同異融延促混中邊世出世間不可稱不可量不可說不可說之力莫能過者亦名佛力亦名般若力亦名大乘力亦名法力亦名無住力所以先德釋云無住力持者則大劫不離一念有剎那成佛之功頓截苦輪之力　金光明經疏云如日光能照天下不能照道理心智之光明能發智照理故心是光若心凝闇體則憔悴心有智光膚色充澤故云般若大故色大般若淨故色淨即是明也知一切法無一切法爲明是以若於宗鏡纔有信入便生圓解能發眞正菩提心更無過上是無等等心是最勝心是最實心止觀云發此心者能翻一一塵勞門即是八萬四千諸三昧門無明轉即變爲明如融冰成水更非遠物不餘處來但一念心普皆具足如如意珠非有寶非無寶若謂無者即妄語若謂有者即邪見不可以心知不可以言辯衆生於此不思議不縛法中而思想作縛於無脫法中而求於脫是故起大慈悲興四弘誓拔兩苦（世間苦出世間苦）與兩樂（世間樂出世間樂）故

名非縛非脫眞正菩提心　若一發此心功德無際念念圓滿十波羅蜜（施戒忍進禪慧方願力智）故淨名經云維摩詰言然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今宗鏡正爲開示此心一一搜窮重重引證普爲一切法界含生凡有心者願皆信受纔得信入法爾自然發此無上菩提之心便坐道場行同體大悲起無緣慈化是以十方諸佛讚了此心能發菩提者功德無盡　此論開發信入功德無邊若但見聞設不信樂尚種善根無空過者如華嚴經云佛子譬如丈夫食少金剛終竟不消要穿其身出在於外何以故金剛不與肉身雜穢而同止故於如來所種少善根亦復如是要穿一切有爲諸行煩惱身過到於無爲究竟智處何以故此少善根不與有爲諸行煩惱而共住故佛子假使乾草積同須彌投火於中如芥子許必皆燒盡何以故火能燒故於如來所種少善根亦復如是必能燒盡一切煩惱究竟得於無餘涅槃何以故此少善根性究竟故　所以華嚴初發心功德品頌云菩薩發心功德量億劫稱揚不可盡又頌云所說種種衆譬喻無有能及菩提心以諸三世人中尊皆從發心而得生又經云初發心即

是佛故悉與三世諸如來等若起一普賢行時卽徧
一切行一切位一切德一切法一切處一切時一切
因一切果窮盡法界具足一切猶如帝網　是以此
宗鏡錄中並是稱性而談約本而說因果皆實理事
俱眞以是圓滿之宗普門之法見普法故名爲普眼
普法者一具一切一一稱性同時具足眼外無法乃
稱普眼亦名普眼經遂令見聞之人皆同性得以此
性無盡則所益何窮可示後賢同繼斯種所以如來
藏經中校量功德恒沙寶臺供養所不能及以七寶
是限量之財供養乃有爲之福若持此經者則一乘

常住之寶眞如無盡之福如法界比微塵豈可校量
乎　所以仁王經云能起一念淸淨信者是人超過
百劫千劫無量無邊恒河沙劫一切苦難不生惡趣
不久當得無上菩提是以了心無作卽悟業空觀業
空時名爲得道其道若現何智不明心智明時於行
住坐臥四威儀中法爾能現自利利他之力故法華
經偈云佛子住此地則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
及坐臥　問目心爲鏡有何證文答大乘起信論云
覺體相者有四種大義與虛空等猶如淨鏡一如實
空鏡二因熏習鏡三法出離鏡四緣熏習鏡如是四

種本覺大義徧一切衆生界一切二乘界一切菩薩
界一切如來界中無不住處無不通處無不照處無
不至處具足圓滿　又一空鏡離一切外物之體二
不空鏡謂體不無能現萬像三淨鏡謂已磨治離塵
垢故四受用鏡謂置之高堂須者受用前二自性淨
後二離垢淨又初二就因隱時說後二就果顯時說
又前二約空不空後二約體用如佛地經云復次妙
生大圓鏡智者如依圓鏡衆像影現如是依止如來
智鏡諸處境識衆像影現唯以圓鏡爲譬喻者當知
圓鏡如來智鏡平等平等是故智鏡名圓鏡智如是

如來懸圓鏡智處淨法界無間斷故無所動搖欲令
無量無數衆生觀於染淨爲欲取淨捨諸染故　大
涅槃經云若能聽受是大涅槃經悉能具知一切方
等大乘經典甚深義味譬如男女於明淨鏡見其色
像了了分明大涅槃鏡亦復如是菩薩執之悉得明
見大乘經典甚深之義又云何等名爲伊帝目多伽
經乃至拘那牟尼佛時名曰法鏡是知古佛皆目此
爲鏡以教法萬義眞俗萬緣無不於中顯現故　三
智一心中得故言明淨鏡攝一切法故稱調御佛智
藏故名般若德是知諸聖皆目心爲鏡妙盡其中矣

大乘千鉢經云。諦觀心鏡。照見心性。唯照唯淸。唯照唯淨。徧觀十方。廓周法界。朗然寂靜。無有障礙。所以先德云。此眞如性。猶如明鏡。萬像悉於中現。又一切萬法有二。一。皆如明鏡含明了性。一心所成。故二。分別所現。如影像故。由初義故。爲能現。由後義。故爲所現。故一切法互爲鏡像。如鏡互照而不壞本相。 又明鏡只照其形。不照其心。只照生滅。不照無生。但照世間。不照出世。有形方照。無形不照。且如心鏡洞該性地。鑒徹心原。徧了無生。廣明眞俗。有無俱察。隱顯咸通。優劣懸殊。略齊少喻。 先德云。如大摩尼寶鏡

懸耀太虛。十方色相悉皆頓現。而此鏡性淨光。無有影像。諸佛法身亦復如是。澄徹淸淨而無影像。以昔大悲不倦。隨衆生業緣。感應差別。普現一切色身三昧。衆生聞見無不蒙益。諸佛以無漏金剛心爲身。普現一切衆生界。但爲煩惱習氣所覆。無體不現。如瓶內淨燈光不滅。名如來藏。亦名功德藏。亦名無盡藏。諸祖共傳諸佛淸淨自覺聖智眞如妙心。不同世間文字所得。何以故。無礙解脫。是一眞法性。不與世間出世間所共。故經云。無比是菩提。不可喻。故若有悟斯眞實法性。此人則能了知三世諸佛及一切衆生

同一法界。本來平等。常恒不變。諸佛一切時中。離觀相故。經偈云。心淨已度諸禪定。是以心淨故。則孤光一照。萬慮全消。如暗室懸燈。重雲見日。如古德偈云。安知一念蒙光處。億劫昏迷滅此時。故云法有應照之能。故況之以鏡。教有可傳之義。故喻之於燈。可謂慧月入懷。靈珠在握。法界洞徹。無不鑒矣。才命論云。心徹寶鏡。注云。夫心以鑒物。庶品不遺。洞徹幽明。同乎寶鏡。又莊子云。至人之心若鏡也。又如世間之鏡。尚照人肝膽。何況靈臺心鏡。而不洞鑒耶。所以昔人云。不遊大海。未覩沃日之奇。不仰太山。靡覩干霄之

狀。如未臨宗鏡。焉識自心。恢廓而體納太虛。澄湛而影含萬像。不信入者。莫測高深。故眞覺大師歌云。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像森羅影現中。一顆圓光非內外。是故依此起信論。四種空鏡義。遂乃廣錄祖教。顯現一心。證成宗鏡。所以論云。有法能起摩訶衍信根者。有法者。謂一心法。若人能解此法。必起廣大信根。故信根既立。卽入佛道。以成佛道。故離二現行。云何現行。一者凡夫現行生死。成雜染事。二者二乘現行涅槃。失利樂事。縛脫雖殊。俱迷宗鏡。今成佛道。無二現行。圓證一心。具摩訶衍。以大智故。不

住生死以大悲故不住涅槃作一種之光明爲萬途之經濟問宗鏡廣照萬法同歸是此鏡義否答若凡若聖說異說同皆是鏡中之影像唯此一鏡圓極十方鏡外無法彼我俱絕古德云若言衆生心性同諸佛心性者別教也圓教心性是一寂光無彼無此極十方三世佛及衆生邊際成一大圓鏡但是一鏡無有同異也佛及衆生一鏡上像耳 問此宗鏡中如何信入答但不動一心不住諸法無能所之證亡智解之心則是無信之信不入之入人法二空心境雙寂故知若有能證則爲有人若有所證則爲有法以

唯一眞法界故則心外無法不可以法界更證法界是以此錄削去浮華唯談眞實不依名字直顯心宗

問所度之機無量能度之法無邊立五行門聖行梵行嬰兒行病行天行 張八教綱頓漸秘密不定藏通別圓何乃以心標宗能治一切答方便有多門則遐張八教之網歸源性無二乃高峙一心之宗如千方共治一病萬義俱顯一心令不執見徇文失眞法之味所冀研心究理得正覺之原 此一心法門橫通豎徹攝盡恒沙之義故號總持能爲萬法之宗遂稱無上若但論事行失佛本宗 釋論云持戒爲皮禪定爲血智慧爲骨微妙

善心爲髓是以能說此法門者是徹佛眞心施於已髓矣實乃能治之妙何病而不痊巧度之門何機而不湊洗除心垢拔出疑根言言盡契本心一一皆含眞性法法是金剛之句塵塵具祕密之門如入法界體性經云文殊言諸法性不壞是故名金剛句 勝天王般若經云菩薩摩訶薩一切境界無有一法不通達者修行如是智波羅密二乘外道不能掩蔽以智觀察從初發心至入涅槃皆悉明了能以一法知一切境界一切境界卽是一法何以故如如一故不見我能修及所修法無二無別自性離故是名菩薩

摩訶薩行般若波羅密通達智般若波羅密思益經云網明謂梵天言是五百比丘從座起者汝當爲作方便引導其心入此法門令得信解離諸邪見梵天言善男子縱使令去至恒河沙劫不能得出如此法門譬如癡人畏於虛空捨空而走在所至處不離虛空此諸比丘亦復如是雖復遠去不出空相不出無相相不出無作相又如一人求索虛空東西馳走言我欲得空我欲得空是人但說虛空名字而不得空於空中行而不見空此諸比丘亦復如是欲求涅槃行涅槃中而不得涅槃所以者何涅槃者但有名字

猶如虛空但名字不可得取涅槃亦復如是但有名字而不可得是知一切不信衆生邪見外道徒生厭離枉自妄求究竟一心位中未曾暫出故密嚴經偈云如飯一粒熟餘粒卽可知諸法亦如是知一卽知彼譬如鑽酪者嘗之以指端如是諸法性可以一觀察楞伽經偈云譬如鏡中像雖見而非有於妄想鏡中愚夫見有二 問一心平等理絕偏圓云何敎中又說諸法異答隨情說異雖異而同對執說同雖同而異將同破異將異破同雖同雖異非異非同皆是俯順機宜善權方便 大涅槃經云譬如女人生育

一子嬰孩得病是女愁惱求覓良醫良醫既至合三種藥酥乳石蜜與之令服因告女人兒服藥已且莫與乳須藥消已方乃與之是時女人卽以苦味用塗其乳語其兒言我乳毒塗不可復觸其兒渴乏欲得母乳聞毒氣便捨遠去其藥消已母乃洗乳喚子與之是時小兒雖復渴乏先聞毒氣是故不來母復告言爲汝服藥故以毒塗汝藥已消我已洗竟汝便可來飲乳無苦其兒聞已漸漸還飲經合譬意譬無我等猶如毒塗說如來藏如喚子飲或時說我或說無我皆爲適機如彼塗洗如義海云謂塵事相是異尅

體唯法是無異只由法體不異卽異義方成以不失體故只由塵事差別卽不異義方成以不壞緣方言理也故經云奇哉世尊於無異法中能說諸法異如森羅雖異不能自異虛空雖同不能自同以無體故法法常生以無用故塵塵恒寂皆是世間分別衆生妄情於平等法中自生差別向無二相處强立多端猶若畫師邈成高下之相狀或如金匠鍛出大小之器形萬法體常虛但唯自心變大莊嚴論偈云譬如工畫師畫平起凹凸如是虛分別於無見能所言善巧畫師能畫平壁起凹凸相實無高下而見高下不

眞分別亦復如是於平等法界無二相處而常見有能所二相是故不應怖畏云何不須怖畏以自心變故如畫凹凸由自手畫故

御錄宗鏡大綱卷四

問唯一心法云何教中廣立名字答如來名號十方不同般若一法說種種名解脫亦爾多諸名字故大般若經云如一切法名唯客所攝於十方三世無所從來無所至去亦無所住一切法中無名名中無一切法非合非散但假施設所以者何以一切法與名俱自性空大方等大集經云爾時佛告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善男子第一義者謂無有諸法若無諸法云何說空無名字法說爲名字如是名字亦無住處名下之法亦復如是是以法從心生名因法立能生之

心無處所生之法亦然則心境皆空俱無處所論云心能爲一切法作名若無心則無一切名字當知世出世名字皆從心起以心隨緣應物立號似金作器隨器得名則一心不動執別號而萬法成差眞金匪移認異名而千器不等若知法法全心作器器盡金成名相不能干是非焉能惑又如圓器與方器名字不同若生金與熟金言說有異推原究體萬法皆空但有意言名義差別動即八識凝爲一心得旨忘緣觸途無寄如大涅槃經云佛言善男子如來所有一切善行悉爲調伏諸衆生故譬如醫王所有醫方悉爲療治一切病苦善男子如來世尊爲國土故爲時節故爲他語故爲衆生故爲諸根故於一法中作二種說於一名法說無量名於一義中說無量名於無量義說無量名　華嚴經頌云如心諸佛爾如佛衆生然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只是一法名別理同何者覺此無依無住絕待不思議心不動時入十信之初號不動智佛不覺此絕待眞心不守自性隨緣差別時名法身流轉五道號曰衆生但有迷悟之名不離一心之體更有何法而作凡聖名字爲差別乎如文殊般若經云佛言佛法無上耶文殊答無有一

法如微塵許名爲無上又經云如世尊說此法時無有菩薩得是三昧諸陀羅尼門亦復無彼諸佛所說語言句義乃至不說一文字句無人聽聞無人得解無人成佛如此等法是實言者於後末世五百歲時此經法門弘閻浮提徧行流布熾然不滅是眞實語

問既萬機泯跡獨朗眞心者云何教中說此是凡夫法此是聖人法答以一切法緣生無性故不得凡夫法不得聖人法以無性緣生故若眞若俗不相混濫如云一切即一皆同無性一即一切因果歷然雖即歷然不失無性之理雖即無性不壞緣生之道然又

雖但了一心而於諸法一一了知分明無惑。 輔行記問云。一心既具十法界因果。但觀於心。何須觀具。答。一家觀門(卽天台止觀)永異諸說。該攝一切十方三世。若凡若聖一切因果者。良由觀具。具卽是假。假卽空中。理性雖具。若不觀之。但言觀心。則不稱理。小乘奚嘗不觀心耶。但迷一心具諸法耳。問。若不觀具。爲屬何教。答。別教示道。從初心來但云次第生於十界。斷亦次第。故不觀具。或稟通教。卽空但理。或稟三藏寂滅眞空。如此等人。何須觀具。何者。藏通但云心生六界。觀有巧拙。卽離不同。是故此兩教不須觀具。尚不識具。況識空中。若不爾者。何名發心畢竟二不別。成正覺已。何能現於十界身土。又復學者。縱知內心具三千法。不知我徧彼三千。彼彼三千。互徧亦爾。苟順凡情。生內外見。應照理體本無四性(自生性。他生性。共生性。無因生性)。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能知此者。依稀識心。華嚴論云。以一心大智之印。印無始三世。總在一時。無邊諸法。智印咸徧。以智等諸佛故。以智等衆生心故。以智等諸法故。以智無中邊表裏三世長短近遠故。爲智過虛空量故。如世虛空。無所了知。如無分別智虛空。一念而能分別過虛空等法門。是故經頌言。一切虛

空猶可量。諸佛說法不可說。又頌云。普光明智等虛空。虛空但空智自在。所以無量義經云。無量義者。從一法生。卽知一法能生無量義。所謂一心。一一法皆生無量義者。以心徧一切法。一一法無非心故。以略代總。故知略心能含萬法。歷一切教。若境若智。若人若法。隨諸事釋。一一向心爲觀。觀慧彌成。如海吞流。似薪益火。以不能深達故。爲偏爲小。以不能諦觀故。住有住空。是以聲聞覩斯大事。自鄙無堪。或號泣而聲振大千。或云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若菩薩聞茲妙旨。懺悔前非。或云從無量劫來爲無我之所漂流。或言我等歸前。盡是邪見人也。如上所失。皆是不達自心廣大圓融能包能偏故。何以能包能偏。以無相故。如太虛無相。不拒諸相發揮。能含十方淨穢國土。所以昔人云。夫萬化非無宗而宗之者無相。虛相非無契而契之者無心。內外並冥。緣智俱寂。是故若能如是體道。千萬相應。可謂正法中人。眞佛弟子。若違斯旨。妄起有心。悉墮邪修。不入宗鏡。如古德詞云。只爲無心學無學。亦復正修於不修。若人不知如此處。不得稱名爲比丘。是以若於宗鏡發眞。最省心力。華嚴經云。以少方便疾得菩提。古德云。學雖不多。可

齊上賢卽斯意矣　問理唯一道事乃萬差云何但了一心無邊佛事悉皆圓滿答出世之道理由心成處世之門事由心造若以唯心之事一法卽一切法舒之無邊以唯心之理一切法卽一法卷之無跡因卷而說一此法未曾一因舒而說多此法未曾多非一非多有而不有而多而一無而不無一多相依互爲本末　問心性本淨寂照無遺何假智光而爲鑒達答心是正因雖然照了以客塵煩惱所遮若無智慧了因而不能顯故知萬法無修策修而至無修本性雖空亦由修空而顯空今宗鏡所錄深有所以只爲衆生無智不修而墮愚闇不照心性枉陷輪迴若不得宗鏡之智光何由顯於心寶且衆生無漏智性本自具足以客塵所蔽似鏡昏塵但能知鏡本明塵卽漸盡客塵盡處眞性朗然　問釋迦文佛開衆生心成佛知見達摩初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體此一心云何是成佛之理答一心不動諸法無性以無性故悉皆成佛華嚴經云佛子如來成正覺時於其身中普見一切衆生成正覺乃至入涅槃皆同一性所謂無性無何等性所謂無相性無盡性無生性無滅性無我性無非我性無衆生性無非衆生性無菩

提性無法界性無虛空性亦復無有成正覺性知一切法皆無性故得一切智大悲相續救度衆生佛子譬如虛空一切世界若成若壞常無增減何以故虛空無生故諸佛菩提亦復如是若成正覺不成正覺亦無增減何以故菩提無相無非相無一無種種故佛子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知成等正覺同於菩提一相無相　是知若不自信心佛求他勝緣功業雖勤終非究竟如華嚴如來出現品云佛子設有菩薩於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劫行六波羅密修習種種菩提分法若未聞此如來不思議大威德法門或時聞已不信不解不順不入不得名爲眞實菩薩以不能生如來家故所以諸佛知一切法皆無性故得成就一切智起同體悲相續不斷盡未來際廣度有情以一心無性成佛之理願一切衆生與我無異知衆生本來一心不動常合天眞以無性故不覺隨緣六趣昇降枉受妄苦虛度輪迴所以能起大悲相續度脫若無此無性之理則大化不成善惡凡聖不可移易若能如是解悟則是入不思議方便法門　志公和尚生佛不二科云衆生與佛不殊大智不異於愚何用外求珍寶身內自有明珠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

同途。迷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一如。究竟攀緣空寂。
推求憶想淸虛。無有一法可得。蕭然直入無餘。　眞
覺大師謌云。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一
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
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
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彈指圓成八
萬門。剎那滅却阿鼻業。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
何交涉。　又東林問云。衆生爲迷。諸佛爲悟。體雖是
一。約用有差。若以衆生通佛。佛亦合迷。若以佛通衆
生。衆生合悟。答。恒以非衆生爲衆生。亦以非佛爲佛。

不礙存而恒奪。不妨壞而常成。隨緣且立衆生之名。
豈有衆生可得。約體權施法身之號。寧有諸佛可求。
莫不妄徹眞原。居一相而恒有。眞該妄末。入五道而
常空。情談則二界難通。智說乃一如易就。然後雙非
雙是。卽互壞互成。見諸佛於衆生身。觀衆生於諸佛
體。故云六道之道。離善之惡。離惡之善。二乘之道。離
漏之無漏。菩薩之道。離邊之中。諸佛之道。無離無至。
何以故。一切諸法卽是佛道。故所以先德云。夫大道
唯心。卽心是佛。只今一心而修。卽是根本之智。亦是
無分別智。卽能分別無窮。自具一切智。故不同起心

徧計。故知凡有心者。悉皆成佛。以不信故。決定爲凡。
以明了故。舊來成佛。　問。六祖云。善惡都莫思量。自
然得入心體。洞山和尚云。學得佛邊事。猶是錯用心。
今何廣論成佛之旨。答。今宗鏡錄正論斯義。以心眞
性佛。理合眞空。豈於心外妄求。隨他勝境。如華嚴記
云。若達眞空。尚不造善。豈況惡乎。若邪說空。謂豁達
無物。或言無礙。不妨造惡。若眞知空。善順於理。恐生
動亂。尚不起心慕善。惡背於理。以順妄情。豈當可造。
若云無礙不礙造惡。何不無礙不礙修善而斷惡耶。
厭修善法。尚恐有著。心恣情造惡。何不懼著。明知邪

見惡衆生也。乃至入理觀佛。猶恐起心。更造惡思。特
違至理。　問。旣博地凡夫。位齊諸佛者。云何不具諸
佛神通作用。答。非是不具。但衆生不知。故華嚴宗云。
諸佛證衆生之體。用衆生之用。是以諸佛將衆生心
中眞如體相用三大之因。爲法報化三身之果。豈可
更論具不具耶。如今若實未薦者。但非生因之所生。
唯在了因之所了。大涅槃經云。生因者。如泥作瓶。了
因者。如燈照物。若智燈纔照。凡聖一如。若意解觀之。
眞俗似別。然世間多執事相。迷於眞理。故法華經云。
取相凡夫。隨宜爲說。金剛經云。但凡夫之人。貪著其

事所以一切經論皆破衆生身心事相等執如寶藏論云經云隨宜說法意趣難解雖說種種之乘皆是權接方便助道法也然非究竟解脫涅槃如有人於虛空中畫作種種色相及種種音聲然彼虛空實無異相受人變動故知諸佛化身及以說法亦復如是於實際中都無一異夫神中有智智中有通通有五種智有三種何爲五種通一曰道通二曰神通三曰依通四曰報通五曰妖通妖通者狐狸老變木石精化附傍人神聰慧奇異此謂妖通何爲報通鬼神逆知諸天變化中陰了生神龍隱變此謂報通何謂依

通約法而知緣身而用乘符往來藥餌靈變此謂依通何謂神通靜心照物宿命記持種種分別皆隨定力此謂神通何謂道通無心應物緣化萬有水月空華影像無主此謂道通何謂三智一曰眞智二曰內智三曰外智何謂外智謂分別根門識了塵境博覽古今皆通俗事此名外智何謂內智自覺無明割斷煩惱心意寂靜滅無有餘此名內智何謂眞智體解無物本來寂靜通達無涯淨穢不二故名眞智眞智道通不可名目餘所有者皆是邪僞僞則不眞邪則不正惑亂心生迷於本性夫智有邪正通有眞僞若

非法眼精明難可辯了是以俗間多信邪僞少信正眞大教偃行小乘現用故知妙理難顯也龐居士偈云世人多重金我愛刹那靜金多亂人心靜見眞如性心通法亦通十八斷行蹤但自心無礙何愁神不通如是解者方入宗鏡之中所有施爲皆入律行自然成辦一切佛事如淨名私記云得入律行者如優波離章是名奉律是名善解端坐不用經營辦供養具而常作佛事心行中求 但悟一心無礙自在之宗自然理事融通眞俗交徹若執事而迷理永劫沉淪或悟理而遺事此非圓證何者理事不出自心性

相寧乖一旨若入宗鏡頓悟眞心尚無非理非事之文豈有若理若事之執但得本之後亦不廢圓修如有學人問本淨和尚云師還修行也無對云我修行與汝別汝先修而後悟我先悟而後修是以若先修而後悟斯則有功之功功歸生滅若先悟而後修此乃無功之功功不虛棄所以融大師信心銘云欲得心淨無心用功又若具智眼之人豈得妄生叨濫況似明目之者終不墮於溝坑若盲禪闇證之徒焉知六卽（理卽名字卽觀行卽相似卽分證卽究竟卽）狂慧徇文之等奚識一心如今但先令圓信無疑自居觀行之位古人云一

生可辦豈虛言哉切不可迷性徇修執權害實棄本逐末認妄遺眞據世諦之名言執無始之熏習將言定旨立解明宗一向合塵背於本覺如昔人云妄情牽引何年了辜負靈臺一點光又眞覺大師訶云覺即了不施功一切有爲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瑠璃含寶月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且如世間有福之人於伏藏內得摩尼珠法爾以種種磨治然後自然雨寶況悟心得道之者亦復如是

既入佛位法爾萬行莊嚴悲智相續故知悟道如得珠豈無磨治莊嚴等事問若不具神變將何攝化答若純取事相神通有違眞趣如輔行記云修三昧者忽發神通須急棄之有漏之法虛妄故也故止觀云能障般若何者種智般若自具諸法能泯諸相未具已來但安於理何須事通若專於通是則障理又不唯障理反受其殃夫言眞實神變者無非演一乘門談無生理一言契道當生死而證涅槃目擊明宗即塵勞而成正覺剎那而革凡爲聖須臾而變有歸空如此作用豈非神變耶如維摩經云以神通慧化愚

癡衆生若上上根人只令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又古人云不改舊時人只改舊時行履處設或改形換質千變萬化皆是一心所爲乃至神通作用出沒自在易小令大展促爲長豈離一心之內故知萬事無有不由心者但證自心言下成聖若不識道具相奚爲故金剛經云若以三十二相見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又偈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古人云若不達此理縱然步步脚踏蓮華亦同魔作龐居士偈云色聲求佛道結果反成魔若決定取神通勝相作佛者不唯幻士成聖乃

至天魔外道妖狐精魅鬼神龍蜃等皆悉成佛彼咸具業報五通盡能變化故若不一一以實相勘之何辨眞僞但先悟宗鏡法眼圓明則何理而不通何事而不徹一切佛事攝化之門自然成就如華嚴論云經云入深禪定得佛神通者以心稱理原無出入體無靜亂體無造作性任理自眞不生不滅理眞智應性自徧周三世十方一時普應對現色身隨智應而化羣品而無來往亦不變化名佛神通智無依止無形無色體無來去性自徧周非三世攝而能普應三世之法名曰神通是故經云智入三世而無來往爲

三世是衆生情所妄立非實有故爲智體無形無色不造不作而應羣品名之爲神圓滿十方無法不知無根不識名之爲通　問佛稱覺義覺何等法答無法之法是名眞法無覺之覺是名眞覺則妙性無寄天眞朗然華嚴經頌云佛法不可覺了此名覺法諸佛如是修一法不可得無字寶篋經云爾時勝思惟菩薩白佛言何等一法是如來所證覺知善男子無有一法如來所覺善男子於法無覺是如來覺善男子一切法不生而如來證覺一切法不滅而如來證覺是以若有覺乃衆生無覺同木石俱非眞性不契

無緣無覺之覺方齊大旨無覺故不同衆生覺故不如木石則一覺一切覺無覺無不覺無覺故慧解寂然無不覺故虛懷朗鑒又見心常住稱之曰覺一成一切成一覺一切覺言窮慮絕不壞假名故云始成正覺問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者云何復說後心菩提答十方諸佛唯爲一大事出現於世皆令衆生於自心中開此知見若立種種差別是衆生知見若融歸一道是二乘知見若一亦非一是菩薩知見若佛知見者當一念心開之時如千日並照不俟更言卽是祖師西來卽是諸佛普現故云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何處於自心外別求祖佛則知衆生佛智本自具足若欲起心別求卽成徧計之性故六祖云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觀照不假文字若如是者何用更立文字今爲未知者假以文字指歸令見自性若發明時卽是豁然還得本心於本心中無法不了故云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是知若入無念法門成佛不出剎那之際若起心求道徒勞神於塵劫之中　問卽心成佛者爲卽眞心爲卽妄心答唯卽眞心悟心眞故成大覺義故稱爲佛問若卽眞心有何勝義若卽妄心成何

過咎答畢竟空門理無朕迹分別之道事有開遮妄心者從能所生因分別起發浮根之暫用成對境之妄知若離前塵此心無體因境起照境滅照亡隨念生塵念空塵謝若將此影事而爲佛身旣爲虛妄之因只成斷滅之果眞心者湛然寂照非從境生含虛任緣未嘗作意明明不昧了了常知舒之無蹤卷之無迹如澄潭瑩野明鏡懸空萬像森羅豁然虛鑒不出不入非有非無斯則千聖冥歸萬靈交會信之者徹大道之原底體之者成常住之法身祖佛同指此心而成於佛亦名天眞佛法身佛性佛如如佛亦非

離妄妄無體故亦非卽眞眞非卽故眞妄名盡卽離情消妙圓覺心方能顯現又以本具故方能開示故云如來正覺心與衆生分別心契同無二爲開示悟入之方便是以若衆生心與諸佛心各異如何說開只爲契同方垂方便如藏中無寶徒勞掘鑿只爲有寶不廢人功但發信心終當見性故云我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所以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如是的指何用別求耶故心丹訣云茫茫天下虛尋覓未肯迴頭自相識信師行到無爲鄉始覺從來枉施力　問

若卽眞心成佛妄覺墮凡則妄念違宗眞心順覺斯乃眞妄有二體用分離如何會通圓融一旨答眞妄無性常契一原豈有二心而互相卽以性淨無染妄不可得如幻刀不能斫石苦霧不能染空爲不了一心之人所以說卽如台教問云無明卽法性無復無明與誰相卽答如爲不識氷人指水是氷指氷是水但有名字寧復有二物相卽耶是知時節有異融結隨緣濕性常在未曾變動乃至卽凡卽聖亦復如是凡聖但名一體無異故先德釋華嚴經云一世界盡法界亦如是者知一眼如一切眼如皆然舉譬如一人身有手足一切人皆有手足是以不了此一心皆成二見若凡夫執著此心造輪迴業二乘厭棄此心求灰斷果又凡夫無眼將菩提智照成煩惱火燒如大富盲兒坐寶藏中舉動罣礙爲寶所傷二乘將如來四德祕藏（常樂我淨）爲無常五陰（色受想行識）謂是賊虎龍蛇怕怖馳走縛脫雖殊取捨俱失若諦了通達之者不起不滅無得無生了此妄心念念無體從何起執念念自離不須斷滅尚不得一何況二乎故知諸法順如證圓成而情無理有羣情違旨執徧計而情有理無順常在違一道而何曾失體情不乖理千途而

未暫分岐洞之而情理絕名了之而順違無地是以法法盡合無言之道念念皆歸無得之宗天眞自然非干造作如無言菩薩經云爾時舍利弗謂無言菩薩曰汝族姓子不能語言云何欲問如來義乎無言曰一切諸法悉無文字亦無言詞所以者何一切衆生皆悉自然無諸言教及衆想念所以若約事備陳則凡聖無差而差若就理融卽則生佛差而不差是以差與不差俱不離眞如之體如華嚴演義云無差之差者是圓融上之行布也差之無差者是行布上之圓融也如攬別成總非離別外而有此總如是融

攝。無法不歸。則三乘非三。五性非五。緣覺。聲聞。菩薩。不定。闡提。如是妙解。方被宗鏡之光。離此見生。悉乖不二之旨。問。若一切衆生卽心是佛者。則諸佛何假三祇百劫方成。答。此論自證法門。非述化儀方便。如華嚴論云。此法門者是該括始終一際。圓滿無礙無成無壞無出無沒常轉法輪。若人了得此法門者。佛智自然智無師智之所現前。爲此法無出沒故。還以自然無出沒智而自能得之。非情繫思量之所能得也。一切權敎法門總在其中。一時而說。爲諸權敎不出法界無三世故。各依自見無量差殊。此一乘敎。是始成正覺時

說。若依情是最初成佛時說。若依智無始終說。故知成佛說法不離一念。如華嚴經中。毘目僊人執善財手。卽時善財自見其身往十方十佛刹微塵數世界中。到十佛刹微塵數諸佛所。見彼佛刹。及其衆會諸佛相好。種種莊嚴。乃至或經百千億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乃至時彼僊人放善財手。善財童子。卽自見身還在本處。是知不動本位之地。而身徧十方。未離一念之中。而時經億劫。本位不動。遠近之刹歷然。一念靡移。延促之時宛爾。不依宗鏡。何以消文。萬法冥歸。終無別旨。問。無性理同。一時成佛。云何三乘人等見佛有其差別。答。隨心感現。影像不同。自業差殊。非佛有異。故識論云。境隨業識轉。是故說唯心。又密跡經云。一切天人見佛色量。或如黃金白銀諸雜寶等。乃至或見丈六。乃至百億無量無邊徧虛空中。是則名爲如來身密。故知隨見不同。跡分多種。不唯見佛。觀法亦然。隨智淺深。法成高下。如大涅槃經云。十二因緣下智觀故得聲聞菩提。中智觀故得緣覺菩提。上智觀故得菩薩菩提。上上智觀故得佛菩提。

又佛身無依。應機普現。謂色無定色。若金剛之合朱紫。形無定形。猶光影之任修短。相無定相。似明

鏡之對妍媸。故隨樂皆見。乃至一身多身。但由衆生分別心起。故無積無從。其猶並安千器。數步而千月不同。一道澄江。萬里而一月孤映。又如三舟共觀。一舟停住。二舟南北。南者見月千里隨南。北者見月千里隨北。停舟之者見月不移。是爲此月不離中流而往南北。設百千共觀。八方各去。則百千月各隨其去。是以情隔卽法身成異。心通而玄旨必均。紜紜自他。於佛何預。是以眞身寥廓。與法界合其體。包羅無外。與萬化齊其用。窮原莫二。執迹多端。一身多身。經論異說。

如華嚴演義問云。佛前唯一普賢。何以一一

佛前各有多耶。答。含有二義。一緣起相由。正約主伴。兼明卽入。謂爲主須一。爲伴必多。此一者是卽多之一。一切一也。多是全一之多。一一切也。二力用交徹。一有一切。普賢之身。不可思議。略有三類。一隨類身。隨人天等。見不同故。二漸勝身。乘六牙象等。相莊嚴故。三窮盡法界身。帝網重重。無有盡故。此第三身。含前二身。及無盡身。又問。如上所說。則無一處無有普賢。今何不見。釋有三意。一約機不見。是盲者過。二不見是見。見虛空身。以虛空不可見。若不見者。眞見虛空。三亦徧不見處故者。明見則不徧。何者。以可見不

可見皆是普賢身。要令可見爲身。則普賢身不周萬有。如智不可見。豈非智身耶。明知由有不見之處。方知徧耳。此等三身。何人能見。慧眼方見。非肉眼所見。如是慧眼無見無不見矣。

御錄宗鏡大綱卷五

問。成佛之理。或云一念。或云三祇。未審定取何文。以印後學。答。成佛之旨。且非時劫。遲速之教。屬在權宜。故起信論明爲勇猛衆生。成佛在於一念。爲懈怠者。得果須滿三祇。但形教跡之言。盡成方便。楞嚴經鈔云。劫者是時分義。而有成住壞空。皆由衆生妄見所感。且妄見動。外感風輪。由愛發故。外感水輪。由堅執心。外感地輪。由研求慄故。外感火輪。由四大故起六根。起六根故見六塵。見六塵故有時分。若了無明根本一念妄心。則知從心所生三界。畢竟無有。且時因

境立。境尚本空。時自無體。何須更論劫數多少。但一念斷無明。何假更歷僧祇。是以首楞嚴經云。如幻三摩提。彈指超無學。又云。想相爲塵。識情爲垢。二俱遠離。則汝法眼應時清明。云何不成無上知覺。圓覺經云。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故知長短之劫。由一念來。三乘趣果。並是夢中說悟時事。皆無多劫耳。所以法華經演半日爲五十小劫。維摩經演七日爲一劫。又如涅槃經云。屠兒廣額。日殺千羊。後發心已。佛言於賢劫中成佛。諸大菩薩及阿羅漢疑云。我等成佛卽遠劫。廣額何故成佛在先。佛言。欲

得早成者。卽與早。欲得遠成者。卽與遠。若頓見眞性。卽一念成佛。故知利鈍不同。遲速在我。可驗心生法生。心滅法滅矣。以三界無別法。但是一心作。一切境界。皆因動念。念若不生。境本無體。返窮動念。念亦空寂。卽知迷時無失。悟時無得。以無住眞心。不增減故。

問。卽自心成佛者。還立他佛否。若決定不立。則無諸佛之所威神建立。加被護念等。便成斷見。答。以自心性徧一切處。故所以若見他佛。卽是自佛。不壞自他之境。唯是一心。衆生如像上之模。若除模旣見自佛。亦見他佛。何者。雖見他佛。卽是自佛。以自鑄出故。

亦不壞他佛。以於彼本質上。雖變起他佛之形。卽是自相分故。變與不變。皆是一心。所以因衆生迷悟。二心有見不見自他之理。若約眞性。迷悟何從。自他俱泯。以法身無形。無自他相見之相。古德云。迷有二種。一。心外取境。生想違理。故不能見無相之佛。二。取內蘊相。不了性故。不見心佛。悟有二種。一。了一切法。卽心自性。性亦非性。情破理現。則見舍那身稱於法性。無內外也。二。了蘊性相。則見自心之佛。與舍那非一非異。如天帝釋。不修天業。宮殿何以隨身。轉輪王不作王因。七寶無由聚集。唯憑自善。外感勝緣。是以華嚴經云。佛子。一切如來同一體性。大智輪中。出生種種智慧光明。佛子。汝等應知。如來於一解脫味。出生無量不可思議種種功德。衆生念言。此是如來神力所造。佛子。此非如來神力所造。佛子。乃至一菩薩。不於佛所曾種善根。能得如來少分智慧。無有是處。但以諸佛威德力故。令諸衆生見佛功德。而佛如來無有分別。無成無壞。無有作者。亦無作法。佛子。是爲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之相。寶藏論云。夫所以眞一無一。而現不同。或有人念佛。佛現。念僧。僧現。但彼佛非佛非非佛。而現於佛。乃至非僧非非僧。而現於僧。何以

故。彼妄心希望。現故。不覺自心所現。聖事緣起。一向爲外境界。而有差別。實非佛法僧而有異也。乃至譬如有人於大冶邊。自作模樣方圓。自稱願彼融金流入我模。以成形像。然則融金雖成形像。其實融金非像非非像。而現於像。彼人念佛。亦復如是。大冶金。卽喻如來法身。模樣者。卽喻衆生希望。念融得佛。故以念佛和合緣生。起種種身相。然彼法身非相非非相。何謂非相。本無定相。何謂非非相。緣起諸相。然則法身非現非非現。離性無性。非有非無。非心非意。不可以一切量度也。但彼凡夫隨心而有。卽生現佛想。一

向謂彼心外有佛不知自心和合而有或一向言心外無佛卽爲謗正法也釋曰何謂非相本無定相者以因心所現外相無體從心感生緣盡卽滅何相之有故云本無定相何謂非非相緣起諸相者旣稱無定但隨緣現因緣和合幻相不無故云緣起諸相若能不生分別不執自他內不執有而取諸蘊外不執無而謗正法則開眼合眼舉足下足非見非非見爲眞見佛矣　故知三寶如虛空相非見聞之所及則衆生之心佛度佛心之衆生若有一法對治盡成邪見故六祖云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

度如是度者卽是眞度問旣心外無佛見佛是心云何教中有說化佛來迎生諸淨刹答法身如來本無生滅從眞起化接引迷根以化卽眞眞應一際卽不來不去隨應物心又化體卽眞說無來去從眞流化現有往還卽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也不來而來似水月之頓呈不見而見猶行雲之忽現　問如前剖析理事分明佛外無心心外無佛云何教中更立念佛法門答只爲不信自心是佛向外馳求若中下根權令觀佛色身繫緣麤念以外顯內漸悟自心若是上機只令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如佛藏經云見諸

法實相名爲見佛何等名爲諸法實相所謂諸法畢竟空無所有以是畢竟空無所有法念佛　舍利弗隨無所有無覺無觀無生無滅通達是者名爲念佛汝念佛時莫取小想莫生戲論莫有分別何以故是法皆空無有體性不可念一相所謂無相是名眞實念佛華嚴經頌云譬如日月住虛空一切水中皆現影住於法界無所動隨心現影亦復然又頌云譬如帝青寶照物皆同色衆生見佛時同佛菩提色釋云諸佛菩提之色卽衆生心性之光以心無相故菩提亦復然所以文殊頌云無色無形相無根無住處

不生不滅故敬禮無所觀又頌云虛空無中邊諸佛心亦然心同虛空故敬禮無所觀　婆沙論中明念實相佛得上勢力而不著色法二身偈云不貪著色身法身亦不著善知一切法永寂如虛空勤修者若人欲得智慧如大海者於此坐不運神通悉見諸佛悉聞所說悉能受持者常行三昧於諸功德最爲第一此三昧是諸佛母佛眼佛父無生大悲母一切諸如來從此二法生碎大千地及草木爲塵一塵爲一佛刹滿爾世界中寶用布施其福甚多不如聞此三昧不驚不畏況信受持讀誦爲人說況定心修習如

轂牛乳頃況能成是三昧故無量無邊又婆沙論云劫火官賊怨毒龍獸衆病侵是人者無有是處此人常爲天龍八部諸佛皆共護念稱讚　問夫成佛門若論修善則有前後若是性善本一心平等諸佛既有性惡闡提亦有性善既同一性俱合成佛云何闡提不成佛耶答若言性佛何人不等若約修成闡提未具台教問闡提與佛斷何等善惡答闡提斷修善盡但性善在佛斷修惡盡但性惡在問闡提不斷性善還能令修善起佛不斷性惡還令修惡起耶答闡提不達性善以不達故還爲善所染修善得起廣治

諸惡佛雖不斷性惡而能達於惡以達惡故於惡得自在故不爲惡所染修惡不得起故佛永無復惡以自在故廣用諸惡法門化度衆生終日用之終日不染不染故不起那得以闡提爲例耶若闡提能達此善惡則不復名爲一闡提也若依他文明闡提斷善盡爲阿賴耶識所熏更能起善阿賴耶即是無記無明善惡依持爲一切種子闡提不斷無記無明故還生善佛斷無記無明盡無所可熏故惡不復還生若欲以惡化物但作神通變現度衆生耳　是以善惡諸法皆以無性爲性此性即是佛性即無住本即法

性故此善惡性不可斷也即今推自心性不可得即無住處能徧一切處即善惡性也性無善惡能生善惡善惡可斷性不可斷善惡同以心性爲性若斷性惡則斷心性性不可斷所以闡提不斷性善縱墮三塗性善不減性惡不增直至成佛性善不增性惡不減此性即法身也猶如明鏡本無好醜衆像能現一切好醜衆像像有增減明淨光體不增不減也鏡本無像故能現像佛性無善惡能現善惡衆生不得性但得善惡爲善惡所拘不得自在也性善不壞故地獄發佛界善性惡不壞故佛能現六趣惡又性者即

是善惡等諸法之性徧十方三世衆生國土等一切處無有變異不增不減能現善惡凡聖垢淨因果等從性而起故云性善性惡若善惡等即無定相隨緣搆習如鏡中像無體可得若遇淨緣即善若因染緣即惡從修而得故名修善修惡若論性善不唯闡提若論性惡不唯諸佛以是善惡諸法之性故即一切衆生皆悉具有一際平等若覺了此性即便成佛故能示聖現凡自在無礙若論修善修惡於上中下根即不可定隨修成之厚薄任力量之淺深得世間報而六趣昇沈成出世果而四聖高下以不了善惡之

性故爲善惡業之所拘而不自在若見性達道何道不成則法法標宗塵塵契旨豈唯善惡二法而得自在耶問三寶如虛空相非見聞之所及者教中云何說見道又稱見佛答約本智發明假稱名見非眼所覩唯證乃知離見非見方名眞見涅槃經云菩薩實無所見無所見者卽無所有無所有者則一切法是以法性無所有菩薩則無所見與法理會假稱爲見實非見也眞性湛然非是見法經云不行見法諸佛速與受記則是離斷常二邊卽見自身清淨見身清淨卽是見佛清淨乃至見一切法悉皆清淨無非是

佛無非是法以自心性無生順物徧一切處故若一微塵不是佛者則成翳障不入普眼之門唯墮能所之見大集經云梵天問海慧菩薩言善男子汝今了了見佛法否海慧言佛法非色不可覩見汝云何言了了見佛法耶一切諸法悉不可見夫了了者卽是佛法無有二相是以來同水月散若幻雲見猶夢形聞如谷響覺處卽現不從方來迷處自無不從此去如圓覺經云圓覺普照寂滅無二於中百千萬億不可說阿僧祇恒河沙諸佛世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般若假名論偈云如來法爲身但應觀法性法性非

所見然亦不能知法性者所謂空性無生性此卽諸佛第一義身若見於此名爲見佛經云以見空性名見如來又法性之處無有一物可名所知由是彼智亦不能知又經言大王一切法性猶如虛空等與衆物爲所依止而其體性非是有物亦非無物能知此中寂然無知名爲了知名爲知者隨俗言說信解無生之福多於寶施如有頌言若人持正法及發菩提心不如解於空十六分之一是以解第一義空方成般若見無生自性始了圓宗以眞空不壞業果尊卑宛然不同但空不該諸有如大涅槃經云有業有報

不見作者如是空法名第一義空所以見性之時性本離念非有念而可除觀物之際物本無形非有物而可遣故云離念之智等虛空界如大乘千鉢大教王經云是時普明菩薩則證入毗盧遮那如來金剛法藏三昧三摩地令一切菩薩及一切有情衆生同願修持入此性淨眞如法藏三昧眞際觀云何應得修入此觀菩薩則當觀照心地覺用心智唯照心性細細觀覺覺照心體見性無動證覺不動卽能恒用用觀體智見性清淨性自離念離念無物心等虛空卽證聖智如如聖性二俱澄寂空同無體性體虛靜

則是名爲菩薩證入眞如法界性印法藏眞際觀門。故知法界性。卽衆生心性。衆生心性。卽虛空性。故大智度論云。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欲住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第一義空。有爲空。無爲空。畢竟空。無始空。散空。性空。自相空。諸法空。不可得空。無法空。有法空。無法有法空。當學般若波羅蜜。釋云。內空者。卽內法。所謂內六入。眼耳鼻舌身意。眼空無我無我所等。外空者。卽外法。所謂外六入。色聲香味觸法。色空無我無我所等。內外空者。卽內外十二入。十二入中無我無我所等。空空者。以空破內空外空內外空。

破是三空。故名爲空空。大空者。卽十方空。東方無邊。故名爲大。亦一切處有。故名爲大。第一義空者。第一義名諸法實相。不破不壞故。是諸法實相亦空。何以故。無受無著故。若諸法實相有者。應受應著。以無實故。不受不著。若受若著。卽是虛誑。有爲空。無爲空者。有爲法名因緣和合生。所謂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等。無爲法名無因緣。常不生不滅。如虛空。問。有爲法因緣和合生。無自性故空。此則可爾。無爲法非因緣生法。無破無壞。常若虛空。云何空。答。若除有爲。則無無爲。有爲實相。卽是無爲。如有爲空。無爲亦空。以二事不異故。畢竟空者。一切法皆畢竟空。是畢竟空亦空。空無有法。故亦無虛實相待。復次畢竟空者。破一切法。令無遺餘。故名畢竟空。若有少遺餘。不名畢竟空。無始空者。如經中說。佛語諸比丘。衆生無有始。無明覆愛所繫。往來生死。始不可得。破是無始法。故名爲無始空。散空者。散名別離相。如諸法和合故有。如車以輻輞轅轂衆合爲車。若離散各在一處。則失車名。五陰和合因緣故名爲人。若離五陰。人不可得。性空者。諸法性常空。假來相續故。似若不空。譬如水性自冷。假火故熱。止火停久。水則還冷。如經說。眼空無我

無我所。何以故。性自爾耳。自相空者。一切法有二種相。總相。別相。是二相空。故名爲相空。總相者。如無常等。別相者。諸法雖皆無常。而各有別相。如地爲堅相。火爲熱相。一切諸法空者。一切法有好有醜。有內有外。一切法有心生。故名爲有。無自體故空。無所得空者。一切法乃至無餘涅槃不可得。故名無所得空。無法空。有法空。無法有法空者。無法名法已滅。是滅無故名無法空。有法空者。諸法因緣和合生。故有法。實性無故。名有法空。無法有法空者。取無法有法相不可得。是爲無法有法空。乃至云。離我我所故空。因緣

和合生故空。無常苦空無我。故名爲空。始終不可得故空。唯心。故名爲空。故知一切萬法。皆從心現。悉無自體。盡稱爲空。所以云。若住此十八空門。當學般若。則未嘗有一法。能出我之靈臺智性矣。此十八空。下至有爲世間五陰。上至無爲第一義諦。收一切法無不皆空。若不學般若。別尚餘宗。體有而未達有原。窮空而不盡空理。須歸宗鏡。內照發明。則外無一法。更有遺餘矣。又此是如空。非體是空。以眞心無礙。映現萬法。如虛空不拒諸相發揮。故於眞心中。能現一切。其所現一切。雖依心無體。照見五蘊皆空。然亦不著於空。能與佛事。如華嚴經頌云。十方所有諸如來。了達諸法無有餘。雖知一切皆空寂。而不於空起心念。以一莊嚴嚴一切。亦不於法生分別。如是開悟諸羣生。一切無性無所觀。問。法身之理。爲復有法成。爲復無法成。爲復一法成。爲復異法成。答。本覺心宗。法身性地。口欲言而詞喪。心欲緣而慮亡。所以然者。說有則妙體虛玄。談無則道無不在。言生則三界無物。云滅則一體常靈。言一則各任其形。說異則同歸實相。是知不可以稱量。不可以希冀。若開方便。欲曉疑情。則不有不無。非一非異。能超四句。方會一乘。古德問

云。若衆生與諸佛同一心佛性。等有法身。則有二過。一。衆生悉當成佛。則衆生界盡。二。諸菩薩闕利他行。以無所化機故。答。此所問難。並由妄見衆生界。故妄起此難。不增不減經云。大邪見者。見衆生界增。見衆生界減。以不如實知一法界故。於衆生界。起增減見。經意則一切衆生。一時成佛。佛界不增。衆生界不減。故經云。衆生卽法身。法身卽衆生。衆生法身。義一名異。解云。況衆生界。如虛空界。設如一鳥。飛於虛空。從西向東。經百千年。終不得說東近西遠。何以故。虛空無分劑故。亦不得云總不飛行。以功不虛故。當知此中道理亦爾。非有滅度。令有終盡。非無終盡。有不滅度。故衆生界甚深廣大。唯是如來智所知境。不可輒以狂心限量斟酌。起增減見。且如虛空界雖無分劑。不礙鳥飛。類衆生界雖不可盡。不妨滅度。但不起增減之見。去取之情。則智翼高翔。眞空無滯。如華嚴疏釋經云。佛智廣大同虛空者。量智則包含而普徧。理智無分別而證入。是以太虛含衆像。衆像不能含太虛。太虛不分別衆像。衆像乃差別太虛。以況我法不能容佛智。佛智乃能容我法。有我法者。分別如來。是如來者。不分別我法。　問。衆生業果。種子現行。積劫

所熏猶如膠漆云何但了一心頓斷成佛答若執心境是實人法不空徒經萬劫修行終不證於道果若頓了無我深達物虛則能所俱消有何不證猶微塵揚於猛吹輕舸隨於迅流只恐不信一心自生艱阻若入宗鏡何往不從　是以但了一心自然萬境如幻何者以一切諸法皆從心幻生心既無形法何有相所以高城和尚謌云說教本窮無相理廣讀元來不識心識心取心了取境識心了境禪河靜若能了境便識心萬法都如闥婆影

御錄宗鏡大綱卷六

夫如上所說祖教同詮凡由有心皆得成佛如今現見衆生何不成佛答若以衆生眼觀只見衆生界有餘若以佛眼觀乃知諸佛界無外故知無明妄風鼓心海而易動本覺眞性睡長夢而難惺是以首楞嚴經云汝之心靈一切明了未曾暫昧而迷者目擊而不知　如法華經云於某年月日以無價寶珠繫汝衣裏今故現在而汝不知勤苦憂惱以求自活甚爲癡也　是知十方諸佛中無有一佛不信此心成佛二十八祖內無有一祖不見此性成祖如今聞而不

成祖佛者皆爲信不及見不諦故但學其語不照其心但執其解不深其法經云信是道原功德母見即無疑故但入宗鏡方悟前非心光透時餘瑕自盡

涅槃經云二十五有有我者自實名我所謂一切諸法體實一切衆生有如來藏能爲佛因名有佛性如一切色中皆有空性然非獨有情具如來之正性一切諸法中皆有安樂性所以云若以肉眼觀無眞不俗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眞又云法身流轉五道名曰衆生但法身即是眞如流轉五道即是隨緣名曰衆生是差別義又由隨緣即不變故奪差別令體空則

末寂也。由體空差別故。奪不變令隨緣。故本寂也。以全本爲末故。本便隱。全末爲本故。末便亡也。是則眞如隨緣成衆生時。未曾失於眞體。故令衆生非衆生也。衆生體空卽法身時。未曾無衆生。故令法身非法身也。故二雙絶。二既互絶。則眞妄平等。無可異也。故云。隨緣非有之法身。恒不異事而成立。寂滅非無之衆生。常不異眞而顯現。故知煩惱卽菩提。菩提卽煩惱。

入法界體性經云。佛問文殊。汝知法界耶。如是世尊。我知法界卽是我界。又問。汝豈不樂法界耶。文殊曰。世尊。我不見一法非法界者。更何所樂。持世經

云。若世間法。與出世間法異者。諸佛不出於世也。何者。以覺一切法平等。故名爲佛。大集經云。諸衆生界及法界。若能平等觀無異。不生分別一二數。是名菩薩不退印。又云。若有菩薩不離凡夫。能知聖法。以凡夫心。觀察聖法。

無生義云。衆生身中。有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坐寶蓮華。與佛無異。但爲煩惱所覆。故未能得用。此是具有佛知見根性。未有知見用。卽時猶故愚。乃至譬如小兒。具有大人六根。與大人不異。在其身中。而未能有大人用。至漸長大。復須學問。乃有大人知見力用也。若根性是有。作用豈無。如種子本甘。結果非苦。只恐不知有。自認作凡夫。眞性常了然。未曾暫隱覆。如佛言。如來實無祕藏。何以故。如秋滿月。處空顯露。淸淨無翳。人皆覩見。故知但是衆生不了。自稱爲祕。然雖無祕藏。而有密語。密語難解。唯智能知。

如經云。凡眞實法。不捨自相。取於餘相。若捨非正覺。成等正覺。則非眞實。正覺者。曾無有時不成正覺。故知一切衆生。皆住覺地。非是捨不覺而取正覺。則一覺一切覺。常成正覺。無有不覺時。如虛空湛然。無有成壞。若執有成不成。斯屬情見。若以智照。何往不眞。念念而常見法身。塵塵而盡成佛國。但以

自眼有瞖。妙見不通。違背巳靈。沉溺家寶。雖同一性。要以智明。得失在人。精麤任巳。故知衆生之識。相續不斷。但由精麤。分其昇降耳。

如華嚴疏云。一切法有二。一是所迷。謂緣起不實。故如幻。緣成。故無性。二是能迷。徧計無物。故如空。妄計。故無相。又以不覺。故不知有。以不信。故不承當。但起無明。空成倒想。如夜繩不動。疑之爲蛇。闇室本空。怖之有鬼。故知本無迷悟。妄有昇沉。昔迷悟而似迷。今悟迷而非悟。但以內見自隔。客塵所遮。於體上分遠近之情。向性中立凡聖之量。如勝思惟梵天所問經云。梵天問文殊師利。

比丘云何親近於佛答言梵天若比丘於諸法中不
見有法若近若遠是則名爲親近於佛大集經云不
覺一法微相者乃能了知如來出世無出之出卽是
佛出是以若不見一法常見諸佛則千里同風若見
一法不見諸佛則對面胡越故知背心合境頓起塵
勞背境合心圓照法界何者心是所依法是能依能
依從所依起如水是所依波是能依離水無波離心
無法又心是能生法是所生如木能生火木是能生
火是所生離木無火離心無法故知不卽心爲道者
如千人排門無一得入若了心頓入者猶一人拔關

能通萬彙得宗鏡之要者其斯謂乎　是知雖有佛
性久翳塵勞須以止觀熏修乃得明淨如貧女得藏
中之寶猶力士見鏡裏之珠方親悟自心妙覺圓滿
又如何行於止觀得契眞修但了能觀之心所觀之
境各各性離卽妄心自息此名爲止常作此觀不失
其照故名爲觀斯則卽止卽觀卽觀卽止無能所觀
是名止觀如先德云法性寂然名止寂而常照名觀
非能所觀有其二事所以華嚴經頌云若有欲知佛
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
皆無礙疏釋云一離妄取如彼淨空無雲翳故斯卽

眞止二觸境無滯如彼淨空無障礙故斯卽眞觀此
觀不作意以照境則所照無涯此止體性離而息妄
故諸取皆寂若斯則不拂不瑩而自淨矣無淨之淨
乃冥契法原不修之修則闇蹈佛境矣故知唯一心
眞智是我本身湛然常存現前明淨自然以智慧觜
啄破無明殼飛出三界自在無礙此時方得見性了
然更有何法而堪比對問諸佛心徧一切衆生心能
現凡心衆生身徧一切諸佛身能作聖體爲復轉動
互徧而成爲當一體答若言轉動卽成造作若言互
徧則有二心是以常住一心猶若虛空之體凡聖二

號還同空裏之華青黃起滅雖殊匪越太虛之性迷
悟昇沉有異未離眞覺之原又如一室千燈光光涉
入一鏡萬像影影交羅非異非同不來不去達斯旨
者唯佛洞知是以萬有卽眞無轉變相　大智度論
問云若五陰空無佛卽是邪見云何菩薩發心求作
佛答曰此中言無佛破著佛想不言取無佛相若有
佛尚不令取何況取無佛邪見又佛常寂滅無戲論
相若人分別戲論常寂滅事是人亦墮邪見離是有
無二邊處中道卽是諸法實相諸法實相卽是佛何
以故得是諸法實相名爲得佛大般若經云諸菩薩

衆尚不得法何況非法尚不得道何況非道又云於
生死法不起不墮於諸聖道不離不修釋云於生死
法不起者自性常空故不落離邊不墮者不隨流轉
故不落即邊於諸聖道不離者性常相應故不落斷
邊不修者天眞具足故不落常邊如清凉疏云不著
一多能立一切者不著於有能安立故即眞俗鎔融
謂世俗幻有之相相本自空勝義眞空之理理常自
有有是空有非常有斯有未曾不空空是有空非斷
空此空何嘗不有有空空有體一名殊名殊故眞俗
互形迢然不雜體一故空有相順冥然不二一與不

一不即不離鎔融無礙菩薩智契其原所以迴絶無
寄而善修安立又云良以事虛攬理無不理之事理
實應緣無礙事之理所以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故終
日知見而無知見也乃至菩薩悲智相成出沒無礙
悲故常行世間智故不染世法　問一切眞俗等法
各有理事通別行相果報歷然云何未入斯宗恐成
空見答得本方了末執末則違宗若不觀心法無來
處若但修有爲事行不達自心無爲則迷事失宗果
歸生滅若體理行事雙照無違只恐一向偏修理事
俱失如大寶積經云假使造寶塔其數如恒沙不如

剎那項思惟於此經又只爲一心是萬行之原因玆
能起同體之悲無緣之化如起信鈔云若信一味空
理則欣厭都絶若信一向法相則聖凡懸隔斯皆不
能起行修進今令信一心是凡聖之原但由迷悟使
之有異是則必能起行修進望佛果故是知眞心不
守自性隨緣升降果報歷然又隨緣不失自性緣假
無實境智冥寂所以起信論云所謂雖念諸法自性
不生而復即念因緣和合善惡之業苦樂等報不失
不壞雖念因緣善惡業報而亦即念性不可得若云
果報不失即須具修萬行若云性不可得當知唯是

一心且萬行之初無先五戒若依事相報在人天藏
敎但證無常通敎空無自性別敎歷別因果不融唯
圓敎觀心即具法界所以大涅槃經云雖信別相不
信一體無差別相名信不具信不具故所有禁戒亦
不具足故所有多聞亦不具足何謂信不具未了一
法即一切法信豈圓耶何謂戒不具未知戒性如虛
空戒豈具耶何謂聞不具未聞如來常不說法是謂
具足多聞聞豈具耶若入宗鏡寧唯戒善乃至諸佛
果德菩薩萬行靡有一法而非所被則念念了知法
法圓滿且如五戒者戒從心生心因戒立若心不起

爲四德萬行之基若心妄生作六趣三塗之本則無
善而不攝無惡而不收故台教云此五戒亦是大乘
法門束此五戒爲三乘即對三無失(身無失口無失意無失)三
不護(意不護身不護口不護)三輪不思議化(身業輪口業輪意業輪)三密
(身放光口說法意入定)三軌(資成軌觀照軌眞性軌)三身(法身報身化身)三佛性
(住自佛性引出佛性至得佛性)三般若(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三涅槃(性淨涅槃
方便淨涅槃圓淨涅槃)三智(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三德等(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
無量三法門橫竪無邊際與虛空法界等亦是無盡
藏法門亦是無量義三昧舉要言之即是一切佛法
也　問法身無像眞土如空皆是一心無別依正云

何教中廣談身土答只於自心性相分身土之名以
自心相義名身自心性義名土如裕公云心則諸佛
證之以爲法身境則諸佛證之以爲淨土則二皆所
證智爲能證慈恩疏云問淨土以何爲體答准攝論
云以唯識智爲體爲佛及菩薩唯識智爲體即金剛
般若論云智習唯識通如是取淨土若佛地論以佛
自在無漏心爲體非離佛淨心外別有實等淨心色
也又云色等即是佛淨心所感離佛自心之外別無
能感如是假實之色皆不離佛淨心即此淨心能顯
假實之色如無量壽疏云夫樂邦之與苦域金寶之

與泥沙誠由心分垢淨見兩土之升沉行開善惡觀
二方之麤妙　問一切身土八微所成(八微者即地水火風色香
味觸八法)云何唯心而無質礙答執色極微有質礙性是
小乘宗非通大旨人水鬼火豈在異方毛海芥山誰
論巨細一塵一識萬境萬心矣若迷心而觀色則通
塞宛然若了色而明心乃是非絕矣所以古德云若
知色即空觀色非耶若迷色不空觀色是耶若知空
即色觀空非耶若觀空異色觀空是耶此乃解惑異
途自分妍醜何關色空二境以辯邪正耶若曉此宗
途常色觀而恒正若迷斯旨趣雖空觀以恒邪且夫

眾生不了二空皆爲執心色實有觀心不妙照境無
功既不解即色明空又不能微細剖析罔知麤細色
聚焉窮眞妄心原　又經明一切世間淨穢國土皆
是菩薩行所成眾生業共感若娑婆緣熟即華藏是
娑婆若華藏緣熟即娑婆是華藏若無行無感世界
不成則離心之外更無一法　又夫一切諸法隨緣
幻生體用俱無隱顯互起或多中現一一中現多若
不知起盡之根由則任運但隨境轉或隨好境而忻
集或逐惡緣而怖生若能明了一切凡聖等法悉是
自心境界以此一印眾怖潛消若論大旨尚不得一

淨何況多門此乃一心眞如不守自性隨緣對處有淺有深或垢或淨不可滯理妨事守一疑諸迷卷舒之門起通局之見雖同一旨約相差別不無雖云有異順體一如不動何者若言其一安養寶方娑婆邱隴若言其異十方佛國一道淸虛若言其有無邊淨刹猶若虛空若言其無妙土交羅如天帝網所以精超四句妙出百非道不可以一言詮理不可以一義宣故　問眞心無形妙體絕相云何有報化莊嚴等事答諸佛法身如眞金相好似金莊嚴具以金作具體用全同從心現色性相無二如起信論問云若佛

法身無有種種差別色相云何能現種種諸色答以法身是色實體故能現種種色謂從本已來色心無二以色本性卽心自性說名智身以心本性卽色自性說名法身依於法身一切如來所現色身徧一切處無有間斷十方菩薩隨所堪任隨所願樂見無量受用身無量莊嚴土各各差別不相障礙無有斷絕此所現色身一切衆生心意識不能思量以是眞如自在甚深用故知所現一切依正二報供具莊嚴等無邊佛事皆從一心而起如華嚴經云以從波羅密所生一切寶蓋於一切佛境界淸淨解所生一切

華帳無生法忍所生一切衣入金剛法無礙心所生一切鈴網解一切法如幻心所生一切堅固香周徧一切佛境界如來座心所生一切佛衆寶妙座供養佛不懈心所生一切寶幢解諸法如夢歡喜心所生佛所住一切寶宮殿無著善根無生善根所生一切寶蓮華雲一切堅固香雲一切無邊色華雲一切種種色妙衣雲一切無邊淸淨栴檀香雲一切妙莊嚴寶蓋雲一切燒香雲一切妙鬘雲一切淸淨莊嚴具雲皆徧法界出過諸天供養之具供養於佛其諸菩薩一一身各出不可說百千億那由他菩薩皆充滿

法界虛空界其心等於三世諸佛以從無顚倒法所起解深密經云爾時曼殊室利白佛言世尊如來成等正覺轉正法輪入大涅槃如是三種當知何相佛告曼殊室利善男子當知此三皆無二相謂非成等正覺非不成等正覺非轉正法輪非不轉正法輪非入大涅槃非不入大涅槃何以故如來法身究竟淨故如來化身常示現故釋曰非成等正覺者以法身究竟淨故離常現故入第一義諦故非衆生見聞故非不成等正覺者以化身常示現故離斷見故約世俗諦故隨機熟有情心見故然法報雖分眞化一際

又法身普徧有二。一隨相各別徧。以法身徧在一切大小相中不壞相故。二圓融總攝徧。以法身無相能融一切有相總攝歸一體故。色身即體之用徧。智身修成。如體之徧。遂則十身布影散分十剎之中。一體分光。不動一塵之內。色身如日之影隨現世間。智身似日之光。照臨法界。又佛身諸根。一一相好。皆徧法界。以諸根體同故。若眼爲門。諸根相好。及佛剎土。莫不皆是一眼中現。如經云。衆生身中有如來眼如來耳等。以佛法身共衆生性。無別體故。皆從無性而起。起不違眞因法界而生。生不礙事。所以一切諸佛於

一切世界皆是得菩提處。若以眞身則稱性徧周。若以應身則隨機普現。所以天親云。廣略相入者。諸佛有二種身。一法性法身。二方便法身。由法性法身故生方便法身。由方便法身故顯法性法身。此二種身。異而不可分。一而不可同。是故廣略相入。法身無相故則能無不相。是故相好莊嚴即是法身也。法身無知故則能無不知。是故一切種智即是眞實智慧也。

　肇論云。用即寂。寂即用。用寂體一。同出而異名。更無無用之寂主於用也。寂用元是一體。同從理出。而有異名也。非謂離用之外。別有一寂爲用之主也。故云。般若之體。非有非無。虛不失照。照不失虛。故曰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如鏡鑒像。虛不失照。似日遊空。照不失虛。又不動等覺建立諸法。則寂而常用。不壞緣生而觀實相。則用而常寂。斯乃千差萬用。別相異名。俱同出一眞心體矣。所以又云。經稱聖人無爲而無所不爲。無爲故雖動而寂。無所不爲故雖寂而動。雖寂而動。故物莫能一。雖動而寂。故物莫能二。物莫能二。故逾動逾寂。物莫能一。故逾寂逾動。法性如是。動寂難量。焉能一其寂而二其動哉。故名不能名相不能相矣。　華嚴經頌云。淸淨慈門剎塵數。共生如

來一妙相。一一諸相莫不然。是故見者無厭足。法華經偈云。深達罪福相。徧照於十方。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則法身爲一切法之印。無有一法出此印文。

　如大寶積經云。化樂天王白佛言。世尊。彼實際者。徧一切處。無有一法而非實際。世尊。謂菩提者。亦是實際。世尊。何者是菩提。一切法是菩提。離自性故。乃至五無間業。亦是菩提。何以故。菩提無自性。五無間業亦無自性。是故無間業亦是菩提。是以了心本性。自體無生。從無生中建立諸法。觀無性之心。說無性之教。隨淨緣而無性成佛。隨染緣而無性爲凡。不見

纖塵暫出性空之理。未有一念能違平等之門。所以大般若經偈云。有法不成有法。無法不成無法。有法不成無法。無法不成有法。釋曰。有不成有。無不成無者。以一體故。無能成所成。有不成無。無不成有者。自既不成。焉能成他。故知各無自體。互不成就。大集經云。一切諸法。究竟無生。一切諸法。無性無生。無起無出。是以緣不生因。因不生緣。自性不生自性。他性不生他性。自性不生他性。他性不生自性。是故說一切諸法。自性無生。勝思惟梵天所問經云。爾時普華菩薩語舍利弗。汝入滅盡定能聽法耶。答言。善男子。入

滅盡定。無有二行而能聽法也。大德舍利弗。汝信諸法皆是自性滅盡否。答言如是。諸法皆是自性滅盡之相。我信是說。普華曰。若如是者。則舍利弗常一切時不能聽法。何以故。以一切諸法常是自性滅盡相。是以諸法本空。但是緣起。緣會則似有。緣散則似無。有無唯是因緣。萬法本無生滅。如真金隨工匠而器成。即金體不變。似虛谷任因緣而響發。與法性無違。如有頌云。如人掘路土。私人造為像。愚人謂像生。智者言路土。後時官欲行。還將像填路。像本無生滅。路亦非新故。是知但是一土。生滅唯是因緣。例如一心

萬法。更無前後。何者。掘路成像時。土亦不減。壞像填路時。土亦不增。以不失本土故。如成佛時心亦不增。為凡時心亦不減。以心隨緣時。不失自性故。又像生但是緣生。像滅唯從緣滅。像無自體故。如成佛但是淨緣生。為凡亦是染緣起。凡聖本無生。故是知萬法從緣。皆無自性。本未曾生。今亦無滅。如文殊師利觀幻頌云。此會眾善事。從本未曾為。一切法亦然。悉等於前際。所以正作時無作。以無作者故。當為時不為。以無自性故。任從萬法縱橫。常等未生之際。假使羣生出沒。不離無性之宗。　莊嚴菩提心經云。佛言。菩

提心者。非有非造。離於文字。菩提即是心。心即是眾生。若能如是解。是名菩薩修菩提心。是則心外無菩提。何所求耶。菩提外無心。何所得耶。如華嚴經云。知一切法無相是相。相是無相。無分別是分別。分別是無分別。非有是有。有是非有。無作是作。作是無作。非說是說。說是非說。不可思議。知心與菩提等。知菩提與心等。心及菩提與眾生等。又頌云。雖盡未來際。徧遊諸佛剎。不求此妙法。終不成菩提。故知心法妙故。當體即是。若向外遠求。則失真道。所以善財徧巡諸友。不出娑羅之林。慈氏受一生成佛之功。不離一念

無生性海 問菩提之道不可圖度約一期方便寧無指示如何是菩提之相答若約究竟菩提體常眞寂如淨名經云寂滅是菩提離諸相故若以無相之相於方便門中不無顯示令初發菩提心人分明無惑故如先德云謂寂照無二爲菩提相猶如明鏡無心爲體鑒照爲用合爲其相亦卽禪宗卽體之用自知卽用之體恒寂知寂不二爲心之相又云理智相攝以離理無智離智無理如珠之明故以珠是體明是用用不離體體不離用明不離珠珠不離明故問卽心成佛之宗曹谿正意見性達道之旨靈鷲本

懷如今信不及人謂不現證古今悟者請垂指南答若親見無一人而非佛若不信無一佛而非人迷則常作佛之衆生悟則現證衆生之佛人佛不異妄見成差迷悟雖殊本性恒一 故云了了識心惺惺見佛是佛是心是心是佛念念佛心心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戒律心淨心卽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萬法莫染一物心性雖空含眞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如是則十方諸佛同一法身若欲念外施功心外求佛便落他境無有得時遂卽前後情生凡聖緣起徒經時劫枉用功夫所以華嚴論云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 華手經云一切法如卽是如來如來卽是一切法如心淨佛現則云佛來佛亦不來心垢不現卽云佛去佛亦不去斯卽來而非來去而非去佛旣無來去心亦不生滅如是解者可見眞佛矣故金剛經云若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說義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則知若人若法俱不出一如之道如是通達六根所對無非見自性如如佛矣此以不見爲眞見見實爲眞佛肇法師云佛者何也蓋窮理盡性大覺之稱也生法師云以見實爲佛如是

則亦名眞見道亦名眞供養問如何是眞供養答契如理之心無見佛之想了自法身是眞供養寶積經云眞供養者無佛想無能見佛何况供養若供養佛當供養自身問自身如何供養答若捨已徇塵是名違背能廻光返照隨順眞如境智冥合是眞供養故維摩經云無前無後一時供養此是運無捨無得之意起一際平等之心則徧十方供養一切如來盡法界含靈一時受潤如是之供施莫大焉所以寶雨經云如理思惟卽是供養一切如來問云何如理思惟答但一切不思惟是眞思惟以頓悟一心無法可思

量故是以十方諸佛證心成道故稱如理若了自心能順佛旨卽是供養一切如來若不依此如理悟心能隨事施爲心外見佛設經多劫皆不成眞實供養爲背諸佛指授故如華嚴經頌云設於念念中供養無量佛未知眞實法不名爲供養云何眞實法所謂了心眞如無生之旨故是以思益經問云誰能供養佛佛言能通達無生際者文殊般若經云佛問文殊汝云何供養佛答言世尊若幻人心數滅我則供養佛台教云供養佛者只是隨順佛語令順佛教修三觀心空觀假觀中觀卽是供養佛爲破五住得解脫故欲愛住地色愛住地無色愛住地見一切住地無明住地卽供養法三諦理和眞諦俗諦第一義諦卽供養僧又衆行心資觀智心卽供養佛觀智心開發境界卽供養法境智心和卽供養僧此是眞實供養亦名法供養

問豈無他助之力發自智照之心

答無正無助非自非他若以智求智則成解解背圓宗若起照心照則立境隨照失旨皆是影事不契斯宗若了眞心自然無心合道合道則言語道斷無心則境智俱閑　所以祖師西來只爲直示衆生令自知有頓入凡聖平等眞原如勝天王般若經云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密得心微細作是思惟世間

熾然大火之聚所謂貪欲火瞋恚煙愚癡闇云何當令一切衆生皆得出離若能通達諸法平等名爲出離如實知法猶如幻相善觀因緣而不分別是以若欲捨劣就勝厭異忻同欲令凡聖一倫垢淨平等者無有是處但明宗鏡萬法自齊卽究竟出離三界火宅義亦是與諸子同住祕密藏義如云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嶽實淵然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故知但了法法皆如自然平等則青松綠蕙不見短長鵬翥蜩飛自忘大小如肇論云是以經云諸法不異者豈曰續鳧截鶴夷嶽盈壑然後無異哉誠以不異於異故雖異而不異耳乃至經云般若與諸法亦不一相亦不異相信矣莊子南華經云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以明境智雖異而同不待同而後同也若能如上了達同異二門或諸佛出世不出世衆生可度不可度乃至有無高下皆絕疑矣若執同則滯寂若執異則兩分迷此同異二門皆智不自在金剛辯宗云以有鏡故男女之像於中現以有法身故

而能處處應現往只緣鏡中本無像所以能現男女像佛身本無身所以能現一切身衆生機感無緣之慈任運能應若定有身即爲所礙肇論云佛非天非人而能天能人耳故一切菩薩皆以無所得爲方便能入無量無邊塵勞幻網以心外無法故方成無所得慧若心外有一毫所得云何成無緣之慈同體之化以宗鏡明故能廣照世間觀生也如石女之懷兒觀住也若陽燄之飜浪觀異也同浮雲之萬變觀死也猶狂華之謝空是以深達無生知皆無我空生空滅幻墜幻昇愍彼愚迷盲無慧目遂乃發無能作之

智照開無所捨之檀門秉自性空之戒心具無所起之精進圓無所傷之法忍修無所住之禪門了無身而相好莊嚴達無說而縱橫辯說遊戲性空之世界建立水月之道場陳列如幻之供門供養影響之善逝徧習空華之萬行施爲谷響之度門降伏鏡像之魔軍大作夢中之佛事廣度如化之含識同證寂滅之菩提問絶待眞心本無名相云何成佛又作異生若云隨順世法立此假名又因何法而得成立答實際理中本無凡聖可得以一切衆生迷無性理以無性故不覺起妄於眞空中妄立名相故名爲凡了名相空復稱爲聖凡聖之號因五法成猶如幻化名相非眞且如幻以術成形因業有術業俱假形幻同空但有迷悟之名本無凡聖之體五法者瑜伽論云一名二相三妄想四正智五眞如古釋云名相妄想三法成凡正智眞如成聖凡夫心惑不達名相空故妄計爲有迷有不空名之爲妄從妄起心名之爲想正智者覺知名相本來空寂以知空故妄想即息息妄歸眞顯理分明正智現前不立名相故名正智即此正智心性眞故即名眞如故知但是一法無中執有成凡達有本空成聖不唯五法乃至恒沙義出無邊

理恒一道此唯心之道即是如來行處步步履法空故亦是摩訶衍處念念無所得故如持世經云一切法是如來行處如來行處是無行處故知若了人法二空見眞唯識性即常在三昧住眞法界矣

御錄宗鏡大綱卷七

問。此一心宗成佛之道。還假歷地位修證否。答。此無住眞心。實不可修不可證不可得。何以故。非取果故不可證。非著法故不可得。非作法故不可修。以本淨非瑩。法爾天成。若論地位。卽在世諦行門。亦不失理。以無位中論其地位。不可起決定有無之執。經明十地差別。如空中鳥跡。若圓融門寂滅眞如。有何次第。若行布門對治習氣昇進非無。又染淨階位。皆依世俗名字分別。則似分階降。不壞一心。譬如土銀金等三種器量雖殊。然一一器中虛空。徧滿平等。無有差

別。虛空卽喻一心法身平等之理。諸器卽況根器地位階降不同。道本無差。隨行有異。夫論行解。頓漸不同。現行煩惱有淺深。熏染習氣有厚薄。不可一向。各在當人業輕則易圓。障深則難斷。只如登八地菩薩親證無生法忍。觀一切法。如虛空性。此猶是漸證無心。至十地中。尚有二愚。入等覺位。一分無明未盡。猶如微塵。尚須懺悔。又若未自住三摩地中。不信心外無法。如患眼瞖者。不信空中無華。以分別智解。心不亡。但緣他境。未住自地。如首楞嚴經云。十方如來及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華。本無所有。云大菩薩者。卽八地已上。若八地菩薩。尚心外見淨土。以智緣理。不名自住。若十地菩薩。雖心外不見境。猶有色心二習。是以有頌云。唯佛一人持淨戒。其餘並名破戒者。故知若入宗鏡究竟一乘門中。方云持戒。方云見道。且知見有四。一知而不見。初地至九地。二見而不知。卽十地。三亦見亦知。唯佛。四不見不知。地前異生。等若得直下無心量出虛空之外。又何用更歷階梯。如未頓合無心一念有異者。直須以佛知見治之。然後五忍明其正修。（伏忍。信忍。柔順忍。無生忍。寂滅忍。）六卽揀其叨濫。（理卽。名字卽。觀行卽。相似卽。分證卽。究竟

卽。）則免墮增上慢。究竟圓滿佛乘。若入宗鏡中。則爲普機。菩薩乘不思議乘。依普門法。一位一切位。如善財一生具五位等。皆是普法相收。此普賢機。乃見一切所見。聞一切所聞。卽普眼境也。普法相收者。以心外無法。故名爲普。一切行位。皆在心中。豈不相收耶。於行布門。似分深淺。　如玄義釋不思議境云。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卽百法界。一法界具三十種世間。百法界具三千種世間。此三千在一念心。若無心則已。介爾有心。卽具三千。亦不言一心在前。一切法在後。亦不言一切法在前。一心在後。例如

八相遷物。八相者卽生住異滅本四相隨四相合成八相。物在相前物不被遷。相在物前亦不被遷。前亦不可後亦不可。只物論相遷。只相遷論物。今心亦如是。若從一心生一切法者。此則是縱。若心一時含一切法者。此卽是橫。縱亦不可橫亦不可。只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故非縱非橫。非一非異。玄妙深絕。非識所識。非言所言。所以稱爲不可思議境。意在於此。　又不思議佛境界經云。爾時須菩提又問言。大士。汝決定住於何地。爲住聲聞地。爲住辟支佛地。爲住佛地耶。文殊師利菩薩言。大德。汝應知我決定住於一切諸地。須菩提言。大

士。汝可亦決定住凡夫地耶。答曰。如是。何以故。一切諸法及以衆生。其性卽是決定正位。我常住此正位。是故我言決定住於凡夫地也。須菩提又問言。若一切法及以衆生。卽是決定正位者。云何建立諸地差別。而言此是凡夫地。此是辟支佛地。此是佛地耶。文殊師利菩薩言。大德。譬如世間以言說故。於虛空中建立十方。所謂此是東方。此是南方。乃至此是上方。此是下方。雖虛空無差別。而諸方有如是如是種種差別。此亦如是。如來於一切法決定正位中。以善方便立於諸地。所謂此是凡夫地。此是聲聞地。此是辟支佛地。此是菩薩地。此是佛地。雖正位無差別。而諸地有別耳。　是知從有爲而至無爲。因生忍而成法忍。圓融不壞行布。壞則失全理之事。行布不礙圓融。礙則失全事之理。然雖理事一際。因果同時。生熟之機似分。初後之心不混。直至妙覺如月圓時。始盡因門。方冥果海。如華嚴經云。佛子。譬如乘船欲入大海。未至於海多用功力。若至海已。但隨風去。不假人力。以至大海一日所行。比於未至。其未至時設經百歲亦不能及。佛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積集廣大善根資糧。乘大乘船。到菩薩行海。於一念頃。以無功用

智入一切智智境界。本有功用行。經於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劫所不能及。　問。如上所說卽心卽佛之旨。西天此土祖佛同詮。云何又說非心非佛。答。卽心卽佛是其表詮。直表示其事。令親證自心。了了見性。若非心非佛。是其遮詮。卽護過遮非。去疑破執。奪下情見。依通意解妄認之者。以心佛俱不可得。故是以云非心非佛。此乃拂下能心。權立頓教泯絕無寄之門。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故亦是一機入路。若圓教卽此情盡體露之法。有遮有表。非卽非離。體用相收。理事無礙。今時學者既無智眼。又闕多聞。偏重遮非之詞。

不見圓常之理。奴郎莫辯。眞僞何分。如棄海存漚。遺
金拾礫。擲泡作寶。執石爲珠。所以經云。譬如癡賊。棄
捨金寶。擔負瓦礫。此之謂也。今當纂集。正爲於茲。且
心之與佛。皆世間之名。是之與非。乃分別之見。空論
妄想。曷得眞歸。所以祖師云。若言是心是佛。如牛有
角。若言非心非佛。如兔無角。並是對待彊名邊事。若
因名召體。豁悟本心。證自眞知。分明無惑者。終不認
名滯體。起有得心。去取全亡。是非頓息。亦不一向離
之。妄起絕言之見。亦不一向卽之。反墮執指之譏。如
華嚴論云。滯名卽名立。廢說卽言生。並是背覺合塵。

捨己徇物。若實親省。現證自宗。尚無能證之智。心及
所證之妙理。豈況更存能知能解。有得有趣之妄想
乎。近代或有濫參禪門。不得旨者。相承不信卽心卽
佛之言。判爲是教乘所說。未得幽玄。我自有宗門向
上事在。唯重非心非佛之說。並是指鹿作馬。期悟遭
迷。執影是眞。以病爲法。只要門風緊峻。問答尖新。發
狂慧而守癡禪。迷方便而違宗旨。立格量而據道理。
猶入假之金。存規矩而定邊隅。如添水之乳。一向於
言語上取辦。意根下依通。都爲能所未亡。名相不破。
若實見性。心境自虛。匿跡韜光。潛行密用。是因全未

悟道。唯逐妄輪迴。起法我見。而輕忽上流。恃錯知解
而摧殘初學。毀金口所說之正典。撥圓因助道之修
行。斥二乘之菩提。滅人天之善種。但欲作探玄上士。
效無礙無修。不知返墮無知。成空見外道。唯觀影跡。
莫究圓常。積見不休。徒自疲極。　問。云何頓斷疑心。
生於圓信。答。所以云難信者。如一微塵中有大千經
卷。人無信者。實相之理。止在心中。無勞遠覓。近而不
識。說之不信。故云難信。是以須具大信。方斷纖疑。此
是難解難入之門。難省難知之法。如鍼鋒上立無邊
身菩薩。藕孔中絲懸須彌之山。不思議中不思議。

絕玄妙中絕玄妙。所以法華會上身子三請。四衆驚
疑。只如五千退席之人。皆有得聖果之者。聞說十方
佛土中。唯有一乘法。開權顯實。直指自心。尚乃懷疑
拂席而起。何況末法機劣之人。遮障旣深。見惑尤重。
情塵尚壅。欲火猶燒。而能荷擔斯大事者歟。是以妙
得其門。成佛匪離於當念。若失其旨。修因徒困於多
生。唯在信心。別無方便。以是入道之原。功德之母。故
所以古聖云。明者德隆於卽日。昧者望絕於多生。會
旨者山嶽易移。乖宗者錙銖難入。此宗鏡錄。不揀內
道外道。利根鈍根。但見聞信入者。皆頓了一心。理事

圓足如圓覺經云譬如大海不讓小流乃至蚊虻及阿修羅飲其水者皆得充滿良以衆生包性德而爲體約智海以爲源故須開示所以般若文殊分云若知我性卽知無法若知無法卽無境界若無境界卽無所依若無所依卽無所住如是開示如是信入則是眞實句亦是金剛句以無虛假及可破壞故如大集經云眞實句者如一法一切法亦如是如一切法一法亦如是又云一衆生心一切衆生心悉皆平等名金剛句是知無有一法可得名深信堅固如金剛不可沮壞無信心中能見佛若有一法可信卽是邪

見一切不信方成其信如般若經云若念一切法不念般若波羅蜜不念一切法則念般若波羅蜜如是解者可謂深達實相善說法要矣所以云無一法可得名深達實相如法華經偈云於諸過去佛在世或滅後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諸佛本誓願我所行佛道普欲令衆生亦同得此道未來世諸佛雖說百千億無數諸法門其實爲一乘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於道場知已導師方便說天人所供養現在十方佛其數如恒沙出現於世間安隱衆生故亦說如

是法雖示種種道其實爲佛乘釋曰本師以出至梵天之舌相演眞實言放一萬八千之毫光現希奇瑞引三世之覺王同詮此旨付十方之大士共顯斯宗論位是最實之位言詮乃第一之詮可謂究竟指歸眞實行處若但志心讀誦靈感難思何況信解悟入如說修行供養則福過正徧知行處則可起如來塔又如神力品偈云能持是經者諸佛皆歡喜是人之功德無邊無有窮故知證此一毫之靈智量逾無盡之太虛今者與諸有緣信士親聞正法復思夙願微有良因於末法中偶斯遺教旣欣遭遇傍愍未聞遂

乃略出要詮徧示後學可謂醍醐之正味不覺不知甘露之妙門不問不信如斯大失實可驚心如法華經云於後末世有持是經者於在家出家人中生大慈心於非菩薩人中生大悲心釋曰於在家出家四衆之中生大慈心者卽是示如來一心方便門慈能與樂俱令信入同證大般涅槃四德之樂於非菩薩人中生大悲心者卽是外道邪見不生正信之人悲能拔其苦卽是示如來一心解脫門皆令悟解永拔分段變易二死之苦此宗鏡錄於後若遇有緣信心或曉夜忘疲精勤披覽以悟爲限莫告劬勞是以諸

大菩薩皆思過去波流苦海作不利益之事喪無數身都無利益又今猶處生死惡業之中皆是過去世中妙行不勤故今者偶斯正典可謂坐參但仗三寶威神諸佛加被無諸難事早得心開普及一切法界含生皆同此悟卽斯願矣須知圓宗罕遇若芥子投於針鋒正法難聞猶盲龜值於木孔若非夙熏乘種久積善根焉偶斯文親得傳受應須慶幸荷佛慈恩所以古人或重教輕財則輸金若市或忘身爲法則立雪幽庭且金是身外之浮財豈齊至教命是一期之業報焉等眞詮是故因聞般若深經以爲乘種遂

得乘急常聆妙音可以身座肉燈歸命供養皮紙骨筆繕寫受持又我此宗鏡所錄之文但爲最上根人唯令佛種不斷聞於未聞誓報慈恩不孤本願若涉名稱非被此機（古釋華嚴教所被機五簡非器一違眞二背正三乖實四狹劣五守權）

當知不偶斯文虛功累劫纔聞此旨便入圓通深囑後賢無失法利如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云佛言我令演說心地妙法引導衆生令入佛智如是妙法諸佛如來過無量劫時乃說之乃至以是因緣難見難聞菩提正道心地法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妙法一經於耳須臾之頃攝念觀心熏成無上大菩提種不久當坐菩提樹王金剛寶座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故知若不聞此不思議廣大威德圓頓法門何由修行速證究竟一乘常樂我淨大涅槃果以衆生處不定聚中聞小修小遇權習權俱成大失今所集者所益弘多設聞而不修亦成其種何況聞思修者如先德云如今若要直會但不取一切相卽得更無別語佛是自心義亦名爲道亦云覺義靈覺之性亦是心心卽道道卽佛佛卽是禪禪之一字非凡所測若知諸法從心生卽不應執執卽不知若不見本性十二分教則爲虛設故知因教明心何執文

義又教從心生心由教立離心無教離教無心豈心外別有教而可執乎所以唯識疏云若頓教門大不由小起卽無三時前後次第卽華嚴經中說唯一心是初成道竟最初一說又云諸愚夫類從無始來虛妄分別因緣力故執離心外定有眞實能取所取如眞了義華嚴等中說一切法皆唯有識所以佛證唯識說一心經令依修學釋云天親造頌成立佛經令諸學者了知萬法皆不離心卽大乘中道義理顯矣是知圓中之信此信難成如起信鈔問云此信若言

本有衆生何故沉迷如其本無憑何發起答此信本來非有非無以非有故衆生沉迷以非無故遇緣即起若言定無發起何物若言定有何假因緣然上所述是約迷悟因緣說若論此信須不信一切法乃能成信亦不是非有非無何者以衆生不覺似迷非迷眞性不沉故不是非有以一念復本似悟非悟不從新得故不是非無故云自心起信還信自心　問一心具實性凡聖是虛名者云何作凡之時熾然繫縛諸有證聖之日豁爾解脫眞空乃知不唯但名的有其事答雖有其事如同夢中之事設有其名皆非得

物之名故知夢覺俱虛名體雙寂如淨名私記云法相如是豈可說乎若說則言有一法可得存法作解還是生死業今時只欲令衆生除一切見此中見無別義亦無巧釋如人夜夢種種所見比至覺時總無一物今亦爾虛妄夢中言有萬法若悟其性畢竟無一物可得此中亦無能說能示亦無能聞能得是以異生非墮凡夫地迷處全空諸佛不證眞如門悟時無得則不見有一法可斷無生死所出之門不見有一法可成無菩提能入之路思益經云諸佛出世不爲令衆生出生死入涅槃但爲度生死涅槃之二見

耳是以大雄垂跡但示正宗破妄我而顯眞我之門斥情識而歸淨識之道　問歸命三寶是仗他勝緣云何總歸一心而悉圓通答諸聖以無爲而得名圓修以無作而成行不分別諸境是眞調伏心了一切法空則常在三昧超日三昧經云知色心空得佛何難斯之謂矣故知一切諸法未有不由心者心攝一切如如意珠無不具足且論三寶所以教中但云自歸依佛等終不云歸依於他故云自性不歸無所歸處夫歸者是還原義衆生六根從一心起既背自原馳散六塵今舉命根總攝六情還歸其本一心之原

故曰歸命一心即具三寶三寶只是一心心性自能覺照即佛寶心體本自性離名法寶心體無二即僧寶入宗鏡中於剎那間念念見一心三寶常現世間或障重遮深任經塵劫終不省信尚不聞三寶之名豈遇一眞之道　故知親見佛親聞法人難得阿難二十年爲佛侍者尚不見佛面唯觀救世者輪迴六趣中又但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得法性　廣博嚴淨經云若能持此經具足一切戒金剛三昧經明悟本覺者佛言如是之人不存二相雖不出家不住在家雖無法服雖不具戒能以自心無爲自恣而獲

聖果。經云。不求諸法性相因緣。是名正慧。寧外徇文言。彊生知解耶。是知心外見法。盡名外道。故經云。外道樂諸見。若直了自心。則不爲諸見所動。如經云。菩薩無所見者。卽無所有。無所有者。卽一切法。夫言無所見者。非是離一切法。云無所見。卽見一切法。而無所見。以無所有。卽一切法。一切法卽無所有。故所以經頌云。若能除眼翳。捨離於色想。不見於諸法。則得見如來。 問。萬行唯心。則因心起行。夫道場法。則全在事相而修。云何總攝千途。咸歸一道。答。我此宗門。一乘之妙。唯以一念心照眞達俗。成無上覺。名爲

道場。何者。照眞則理無不統。達俗則事無不圓。所以維摩經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什法師釋云。二乘法以三十四心成道。大乘一念則確然大悟。具一切智也。肇法師解云。一切智者。智之極也。朗若晨曦。衆冥俱照。澄若靜淵。羣像並鑒。無知而無所不知者。其唯一切智乎。何則。夫有心則有封。有封則有疆。封疆旣形。則其智有涯。其智有涯。則所照不普。至人無心。無心則無封。無封則無疆。封疆旣無。則其智無涯。其智無涯。則所照無際。故以一念一時。必知一切法也。又道場者。實相理徧爲場。萬行通證

爲道。則道無不至。場無不在。若能懷道場於胸中。遺萬累於身外者。雖復形處憒鬧。跡與事鄰。乘動所遊。無非道場也。 諸法無行經云。文殊師利言。世尊。一切衆生皆是道場。是不動相。文殊師利。一切法寂滅相。無相。無生相。無所有相。不可取相。是名道場義。華嚴經頌云。如是一切人中主。隨其所有諸境界。於一念中皆了悟。而亦不捨菩提行。又經云。一刹那心覺一切法究竟無餘。是妙菩提。今亦不礙事相道場。以卽法恒眞。相在無相。理外無事。無相在相。又無相在相。則隱顯同時。相在無相。則空有一際。悲華經云。雖

修淨土。其心平等。猶如虛空。雖行道場。解了三界。無有異相。斯則行事而不失理。照理而不廢事。事理無礙。其道在中。經云。衆生如。一切法如。如無有生。如無有滅。以此義故。舉足下足。不離道場。於念念中。常作佛事。故知通達一念。法法周圓。諦了一心。門門具足。則無邊佛事。不出一塵矣。 問。旣稱一心一身。云何教中立種種身相。種種法門。答。斯乃萬化之原。一眞之本。隨緣應用。猶如意珠。對物現形。若大圓鏡。是以能包萬像。是大法藏。出生無盡。是無盡藏。妙慧無窮。是大智藏。法法恒如。是如來藏。本性無形。是淨法身。

體合眞空是虛空身相好虛玄是妙色身妙辯無窮是智慧身隱顯無礙是應化身萬行莊嚴是功德身念念無滯是入解脫法門心心寥廓是入空寂法門六根自在是入無礙法門一念不生是入無相法門又此中旨趣若相資則唯廣唯大演之無際若相攝則唯微唯細究之無蹤斯乃離有無而不壞有無標一異而非一異則四邊之火莫能燒百非之垢焉能染

廬山遠大師云唯一知性隨用分多非全心外別有諸數譬如一金作種種器非是金外別有器體隨用別分受想行等各守自相得言有數如金與器

非無差別金器雖別時無前後心法如是若言定一金聴應當無其諸器若言定別器應非一金心法一異准此可知矣是以若但指金則失器壞於世諦若但指器則失金隱於眞諦所以性淨隨染舉體成俗卽生滅門染性常淨本來眞淨卽眞如門斯則卽淨之染不礙眞而恒俗卽染之淨不破俗而恒眞是故不礙一心雙存二諦乃至無量身雲無量法門隨義雖分一心不動是以衆聖所歸無非法也法卽心也是以法能成佛大報恩經云佛以法爲師般若經云我初成道觀誰可敬可讚無過於法法能成立一切

凡聖故台教云若觀如來藏心地法門卽是觀如來眼耳鼻舌身意豁然眞發得見佛性三智現前三身具足故知舒爲萬法卷卽一心一中無量無量中一

宗鏡一心之旨名具足道是圓頓門就緣起則無邊約眞性則無二一多交徹存泯同時如法藏法師云明不二者若執塵與心爲一遮言不一以心所現非無緣故若執塵爲二遮言不二以離心外無別塵故一二無礙現前方入不二經頌云無二智慧中出人中師子不著一二法知無一二故又云若以塵唯心現則外塵都絕若以心全現塵則內心都泯泯者

泯其體外之見存者存其全理之事卽泯恒存卽存恒泯所以一心總含萬有萬有不異一心如起信論疏云所謂法者卽衆生心者出其法體謂如來藏心含和合二門以其在衆生位故若在佛地卽無和合義以始覺同本唯是眞如卽當所顯義也今就隨染衆生位中故得具其二種門也次攝一切世出世法者辯法功能以其此心體相無礙染淨同依隨流返流唯轉此心是故若隨染成於不覺卽攝世間法不變之本覺及返染始覺攝出世間法此猶約生滅門辯若約眞如門者卽鎔融含攝染淨不殊故通攝也

問諸總持陀羅尼門差別句義數若恒沙云何但於一心悉皆開演答離心無說離說無心舒則恒沙法門卷則一心妙旨微塵經卷盡大千而未展全文普眼法門竭大海而不書一偈如忉利天鼓演莫測之眞詮雷音寶林說無生之妙偈安養國內水鳥皆談苦空華藏海中雲臺盡敷圓旨此一心門是一字中王亦名一語亦名一句思益經云如佛所說汝等集會當行二事若聖說法若聖默然何謂說法何謂默然答言若說法不違佛不違法不違僧是名說法若知法卽是佛離相卽是法無爲卽是僧是名聖默

然又善男子因四念處而有所說（身受心法四念處）名聖說法於一切法無所憶念名聖默然斯正說時心契法理卽不說耳明非緘口名不說也如入佛境界經云佛言文殊師利諸佛如來無有人見無有人聞無有人現在供養無有人未來供養文殊師利諸佛如來不說諸法一不說諸法多文殊師利諸佛如來不證菩提諸佛如來不依一法得名亦非多法得名文殊師利諸佛如來不見諸法不聞諸法不念諸法不知諸法不覺諸法文殊師利諸佛如來不說一法不示諸法瓔珞經云以一句偈訓誨八萬四千國邑大集

經偈云無量智者佛眞子數如十方微塵等於無量劫諮問佛不盡如來一字義又云能以一字入一切法爲衆生說是名般若波羅密無涯際總持經云是般若波羅密一語能答萬億之心首楞嚴三昧經云文殊言若人得聞一句之法卽解其中千萬句義百千萬劫敷演解說智慧辯才不可窮盡是名多聞大涅槃經云若見如來常不說法是名具足多聞又云寧願少聞多解義理不願多聞於義不了卽是入此宗鏡一解千從雖廣引文只證此義上根一覽已斷纖疑中下再披方能具信對根故爾非法合然所以

勝天王般若經云佛復告善思惟菩薩言賢德天子已於過去無量百千億劫修習陀羅尼門窮劫說法亦無終盡善思惟菩薩白佛言世尊何等陀羅尼佛言善男子名衆法不入陀羅尼善男子此陀羅尼過諸文字言不能入心不能量內外衆法皆不可得善男子無有少法能入此者故名衆法不入陀羅尼何以故此法平等無有高下亦無出入無一文字從外來入無一字從此法中出又無一字住此法中亦無文字共相見者亦不分別法與非法是諸文字說亦不減不說無增從本以來無起造者無壞滅者善男

子如文字心亦如是如心一切法亦如是何以故法離言語亦離思量本無生滅故無出入是名衆法不入陀羅尼若能通達此法門者辯才無盡何以故通達不斷無盡法故善男子能入虛空者則能入此陀羅尼門華嚴出現品云佛子菩薩摩訶薩應知如來音聲非量非無量非主非無主非示非無示疏釋云莫窮其邊故非量隨機隨時有聞不聞故非無量多緣集故非有主純一法界生故非無主當體無生故無能示巧顯義理故非無示

華嚴演義云至聖垂誥鏡一心之玄極大士弘闡燭微言之幽致雖忘懷於詮旨之域而浩瀚於文義之海蓋欲寄象繫之迹窮無盡之趣矣故知非言無以立其文非文無以廣其義非義無以窮其玄夫得其玄者則宗鏡無盡之旨矣旨既無盡不說不知今爲未知者言不爲已知者說脫或諸宗異執見解差殊或空有相非大小各諍斯乃不窮理本彊說異同入宗鏡中勝負俱息如析金杖叚叚俱金猶截瓊枝寸寸是寶問信入此法還有退者否答信有二種一若正信堅固諦了無疑理觀分明乘戒兼急如此則一生可辦誰論退耶二若依通之信觀力麤浮習重境彊遇緣卽退華嚴疏

云深心信解常清淨者信煩惱卽菩提方爲常淨由稱本性而發菩提心本來是佛更無所進如在虛空退至何所

問法唯心說者云何教立五時聽分四衆答諸佛無有色聲功德唯有如如及如如智獨存凡有見聞皆是衆生自心影像則說唯心說聽唯心聽離心之外何處有法

寶性論偈云天妙法鼓聲依自業而有諸佛說法者衆生自業聞如妙聲遠離功用處身心令一切衆生離怖得寂靜佛聲亦如是離功用身心令一切衆生得證寂滅道故經偈云一切諸如來無有說佛法隨其所應化而爲演說法若頓教中非直心外無佛色等衆生心內所顯之佛亦當相空以唯是識無別影故色等性離無所有故一切無言無言亦無故是故聖教卽是無教之教如經頌云如來不出世亦無有涅槃

經云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

又說聽全收生佛相在如一明鏡師弟同對說聽以師取之卽是師鏡弟子取之是弟子鏡鏡喻一心師弟喻生佛是謂弟子鏡中和尚爲和尚鏡中弟子說法和尚鏡中弟子聽弟子鏡中和尚說法諸有知識請詳斯喻此喻猶恐未曉又如水乳和同一處而互爲能和所和且順

說聽。以能和爲說。所和爲聽。且將水喻於佛。乳喻衆生。應言乳中之水。和水中之乳。水中之乳。受乳中之水。雖同一味。能所宛然。雖能所宛然。而互相在。相徧相攝。思以准之。又衆生心中佛者。此明衆生稱性普周。而佛不壞相在衆生心內。言爲佛心中衆生說法者。此明佛心稱性普周。而衆生不壞相在佛心內也。更無別理。但說聽之異耳。是知一切衆生語言。皆法輪正體。若離衆生言說。卽佛無所說。先德云。若離方言。佛則無說。聖人無心。以萬物心爲心。聖人無身。亦以萬物身爲身。卽知聖人無言。亦以萬物言爲言矣。

肇論云。爲莫之大。故乃反於小成。施莫之廣。故乃歸於無名。何謂小成。通百千恒沙之法門。在毛頭之心地。何謂無名。形教徧於三千。無名相之可得。故須宗說雙通。方成師匠。所以經偈云。宗通自修行。說通示未悟。眞覺大師云。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宗通是定。說通是慧。則宗說兼暢。定慧雙明。二義相成。闕一不可。　然諸教中。皆說萬法一心。而淺深有異。今約五教略而辯之。一愚人法聲聞教。假說一心。謂世出世間染淨等法。皆由心造業之所感故。若推徵。則一心之義不成。以立前境故。云假說。二大乘權教。明異熟賴耶以爲一心。三界萬法唯識變故。三終教。說如來藏以爲一心。識境諸法皆如夢故。四頓教。泯絕染淨以說一心。爲破諸數假名故。五圓教。總該萬有以爲一心。事理本末無別異故。如上所說。前淺後深。淺不至深。深必該淺。所以宗鏡雖備引五教一心證明。唯指歸圓教一心。總攝前故。又如鈔云。一心爲如來所說法之根本者。蓋緣如來依此一心而成就故。是則信解行證。皆依此心。從微至著。未嘗離此。若離於心得成佛者。無有是處。離此有說者。皆外道教也。所以起信論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心則

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

御錄宗鏡大綱卷八

問從禪定而發慧因靜慮以證眞何不令息念澄神冥宗照體故云禪能洗根情之欲垢摧結使之高山滅覺觀之猛風遮煩惱之毒箭曷乃廣論總別說佛說心惑亂初機有違正典答夫禪有四種一作異計忻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二信正因果亦以忻厭而修者是凡夫禪三了生空理證偏眞之道而修者是小乘禪四達人法二空而修者是大乘禪若背教而唯成闇證只爲已眼不明守默而但坐癡禪所以慧心弗朗徒興邪行空濫眞修入道之初教觀須具

執觀門而棄教旨終成上慢之愚徇他說而背自心實招數寶之誚所以華嚴明成就無生之慧先賴多聞佛藏說速入涅槃之門皆因聽法如佛藏經頌云百千啞羊僧無慧修靜慮設經百千劫無一得涅槃聰敏智慧人能聽法說法斂念須臾頃必速至涅槃此頌是自利入道也又經頌云假使頂戴塵沙劫身爲牀座徧三千若不傳法利衆生決定無能眞報者斯頌乃利他報恩也華嚴明菩薩證無生慧光皆因善巧多聞又聞有助觀起信之功能圓自行說有斷疑成佛之力可以化他故華嚴經頌云譬如闇中寶無燈不可見佛法無人說雖智不能了是以說圓頓教印衆生心開大施之門成無邊之益若不以此示人雖有利他而不盡善所益既尠用力尤多若直指自心全提家寶如傾囊倒藏大施無遮徹果該因究竟常樂所以輔行記云若以權法化人法門雖開不名傾藏今於一心開利物門傾祕密藏示眞實珠心既不窮藏亦無量藏既無量珠則無邊含一切法故名爲藏理體無缺譬之以珠是則開示衆生本有覺藏非餘外來維摩經云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衆生是名法施之會　問生佛同體何故苦

樂有殊答諸佛悟達法性皆自然了心原妄想不生不失正念我所心滅故不受生死即究竟常寂滅以寂滅故萬樂自歸一切衆生迷於眞性不達本心種種妄想不得正念故即憎愛以憎愛故心器破壞即受生死故諸苦自現欲知法要守心第一若一人不守眞心得成佛者無有是處故云制心一處無事不辦一切萬法不出自心八萬法門三乘位體一切賢聖論其宗教莫非自心是本文句疏云若尋教迹迹廣徒自疲勞若尋理本本高高不可極日夜數他寶自無半錢分但觀己心之高廣扣無窮之聖應機成

致感逮得已利故用觀心釋當知種種聲教若微若
著若權若實皆爲佛道而作筌罤大經偈云麤言及
細語皆歸第一義此之謂也 如大智度論云譬如
治病苦藥鍼灸痛而得差如有妙藥名蘇陀扇陀病
人眼見衆疾皆愈除病雖同優劣法異聲聞菩薩教
化度人亦復如是苦行頭陀初中後夜勤心禪觀苦
而得道聲聞教也觀諸法相無縛無解心得清淨菩
薩教也是以了心實相悟在刹那積行而成因賖果
遠但有一毫之善悉隨喜迴向實相之心乃至四威
儀中觸途成觀念念契旨步步入玄不令一塵而失

眞智如箭射地無不中者故知信解實相心入宗鏡
内舉念皆是無往不眞方順佛所知不謗三寶若得
實相智慧所應一切萬行悉皆成就如大鵬影覆其
子令子增長如今學人但自直下内了自心莫疑外
境心若得了外境皆虛一法纔通萬像盡歸心地一
輪有阻千車悉滞修途明明而只在自知念念而無
非眞實外麤易鑒不慮他疑內密難窮唯應親證如
龐居士偈云中人樂寂靜下士好威儀菩薩心無礙
同凡凡不知佛是無相體何須有相持但令心了事
遮莫外人疑如人渴飲水冷暖自心知 又若入此

宗鏡諦了自心無處無方一切清淨甚深大迴向經
云佛言有三種迴向何等爲三謂過去空當來空現
在空無有迴向者亦無迴向法亦無迴向處菩薩摩
訶薩當作是迴向作是迴向時三處皆清淨以此清
淨功德與一切衆生共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作是迴向者無有凡夫及凡夫法乃至亦無有佛及
向佛者何以故法性無緣不生不滅無所住故 此
宗鏡錄是大智所行上根能受絕投巖癡狂之見捨
草菴下劣之心非限量之懷輒可希冀持螺何以酌
海折草焉能量天若過大機又不可行於小徑須依

宗鏡直示本心如經云無以穢食置於寶器無以大
海內於牛跡是知於此生信者甚爲希有何者信果
佛則易如十方諸佛信因佛則難如現今衆生故起
信鈔云信過去釋迦當來彌勒等是佛則爲易有今
信衆生心中眞如是凡聖通依迷之則六趣無窮悟
之則三寶不斷此爲希有故知萬法歸心則道全矣
如庚桑子道全篇云吾能聽視不用耳目非易耳
目之用所告者過也公曰孰如是寡人增異矣其道
若何寡人早願聞之庚桑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
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

遠際八荒之表邇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吾必盡知
之通不知爲是我七竅手足之覺五藏六腑心慮之
所知其自知而已矣何璨注云心形泯合神氣冥符
洞然至心與無同體然後心彌靜而志彌遠神愈默
而照愈彰理極而自通不思而玄覽非夫至神至聖
其孰能與於此哉斯乃靈眞之要樞重玄之妙道者
也是以內外指歸須冥符心體則洞照無遺矣遂能
和光萬有體納十方夫言和者非有能所二法相順
名和如古德云凡聖各別不得名和心體離念不得
衆生相法界即我我即法界名和首楞嚴經云觀世

音菩薩白佛言世尊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
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
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
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
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
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衆生與諸衆
生同一悲仰斯乃能所迹消眞俗冥合非從事行因
異而同但了心無自他萬法自然一體既與萬法體
和則不共物諍如華手經云佛告舍利弗是故菩薩
發菩提心應當觀察是心是心空相舍利弗何等是心云

何空相舍利弗心名意識即是識陰意入意界心空
相者心無心相亦無作者何以故若有作者則有彼
作而此人受若心自作則自作自受舍利弗是心相
空無有作者無使作者若無作者則無作相若人戲
論是心相者則與無礙空無相諍若與無礙空無相
諍是人則與如來共諍若與如來共諍當知是人則
墜深坑是知若入宗鏡海中已攝餘一切法門登法
性山悉見諸無邊境界如大涅槃經云譬如有人在
大海浴當知是人已用諸河泉池之水菩薩摩訶薩
亦復如是修習如是金剛三昧當知已爲修習其餘

一切三昧 問諸佛境界唯趣不思議一心解脫之
門何謂不思議解脫答以一切法非有而有有而非
有非定量之所知故稱不思議既以非有而有即不
住於無有而非有即不住於有有無不住即於諸法
悉皆解脫以一切法不出有無故是知一心解脫之
中無有文字則無生死無煩惱無陰界無衆生無憂
喜無苦樂無繫縛無往來無是無非無得無失乃至
無菩提無涅槃無眞如無解脫以要言之一切世出
世間諸法悉皆無有如首楞嚴經云知見立知即無
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眞淨云何是中更容

他物。所以大涅槃經中。佛說一百句解脫。句句皆云眞解脫者。卽是如來。夫如來者。卽一心眞如自性中來。故云如來。如經云。當知解脫卽是如來。如來之性。卽是解脫。解脫如來。無二無別。是以如來之性。卽衆生性。衆生之性。卽一切法性。一切法性。卽是心性。以心性徧一切處故。則一切處悉是不思議解脫。以不見自性故。則隨處貪著。著卽被縛。若了斯宗。縛脫俱寂。所以云離卽著著卽離。幻化門中生實義。亦無離亦無著。何處更求無病藥。是知心解則一切解。與眞性而相應。心縛則一切縛。與塵勞而共處。出

要之道。於此絕言。方便之門。更無過上。此不思議眞性解脫法門。一入全眞。眞外無法。意消能所。情斷是非。此非誦文法師。湊其智海。闇證禪伯。了此慧燈。唯除眞見性人。一乘道種。方能悟入。頓了無疑。此圓頓教門。唯一無分別法耳。無有際畔。不涉一多。以卽邊而中。故無法可比。以卽妄而眞。故無法可待。豈更佛法待於佛法。唯一絕待如來法界。故出法界外。無復有法。無所可待。亦無所絕。唯證相應。不在言說。問。衆生法身。與佛平等。云何不起報化之用耶。答。雖本平等。隱顯有殊。隱名如來藏。顯名法身。起信疏云。但衆生迷自眞理。起於妄念。是時眞如但現染相。不顯其用。如水為風所擊。但起波瀾。而不能現像。又鈔釋應化不起者。但以妄染覆之。非謂本覺無此應用。亦非固心抑令不起。斯則過在於妄迷而不知。何關於覺。以本覺常具常熏。故如修竹有龍鳳之音。塵鏡有照膽之用。是知靈臺絕妙。衆生莫知。若暫返照。迴光無有不得之者。如地中求水。鑛裏求金。唯慮不肯承當。沉埋心寶。宗鏡委細意囑於斯。普勸後賢。直須知有。問。華嚴經是圓滿教。所明一法。纔起。皆有眷屬隨生。今此何故唯論絕待。答。所言眷屬者。皆是理

內眷屬。佛如衆生如。一如無二如。必無心外法而為主伴。如淨名疏問。華嚴頓教大乘。可得約行明諸法門。此方等經。及小乘教。何得亦約觀行明義。答。此經既云諸佛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中求。若不約觀行。豈稱斯文。故知了義教。不了義教。皆是了義。以唯一心故。所以云。圓機對教。無教不圓。理心涉事。無事非理。又云。根麤則法劣。器廣則道圓。故問此宗玄奧。性自天眞。非生因之所生。唯了因之所了。云何廣述諸有差別行門。答。夫妙達殊倫。則法法齊旨。巧通異道。乃物物咸如。夫言了因者。乃是於眞心中性德顯了。

故名了因生因者亦是信心中能生六度萬行故名生因生了俱心理行非外若不了此取捨萬端纔入斯宗自無高下夫三界之有是菩提之用本末相徧空有融通豈同豁爾之無塊然之有如大智度論云空有二種一者善空熾然修一切行而了性空二者惡空恣行惡法而欲撥令空今論不可得空此空不離諸法諸法不離此空當知一切法趣空如瓶處空十方界空不異瓶空故十方空皆趣瓶空華嚴論云若也但修空無相法身卽於智不能起用若但一向生想不見無相法身卽純是有爲又云如是大悲如

是智慧如是萬行皆爲長養初發心住初生佛家之智慧大悲令慣習自在故時亦不改法亦不異智亦不遷猶如竹葦依舊而成初生與終無有麤細亦如小兒初生而後長爲大無異大也是知差別行門皆入畢竟空中若欲見道修行無出身心之內 華嚴經頌云身爲正法藏心爲無礙燈照了諸法空名曰度衆生故知身爲法聚無一法出我身田心爲慧光無一智離我心海若迷之者則身爲苦聚病原心作無明怨賊先須察所治過患之迹方立能治功德之門則一切衆生所造過患莫越身心若欲對治唯戒

與慧若修身戒則戒急而妙行成若修心慧則乘急而眞性顯故得乘戒兼急理行俱圓正助相資方入宗鏡內外朗鑒一道淸虛 問道無可修法無可問纔悟大旨萬事俱休故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又法華經云三藏學者尚不許親近今示身戒心慧旣違大乘之經教何成後學之信門 答經中所斥三藏學者卽是小乘戒定慧戒則但持身口斷四住(見一切住地欲愛住地色愛住地無色愛住地)枝葉之病苗定則形同枯木絕現外威儀之妙用慧則唯證偏空失中道不空之圓理故稱貧所樂法墮下劣之乘爲淨名所訶是愚人之法

今此圓宗定慧尚不同大乘初教無相之空及大乘別教偏圓之理豈與三藏灰斷定慧之所論乎此宗鏡錄戒定慧乃至一事一行一一皆入法界具無邊德是無盡宗趣性起法門無礙圓通實不思議 如觀和尚云凡聖交徹卽凡心而見佛心理事雙修依本智而求佛智是以八地已能離念佛勸方令起於事行故經頌云法性眞常離心念二乘於此亦能得不以此故爲世尊但以甚深無礙智此勸皆是事行故是知果佛須性相具足因行必須事理雙修依本智如得金修理行如去鑛修事行如造作求佛智如

成器也。又華嚴演義云。若執禪者。則依本智性。無作無修。鏡本自明。不拂不瑩。若執法者。須起事行。求依他勝緣以成已德。並爲偏執。故辯雙行。依本智者約理。無漏智性本具足故。而求佛智者約事。無所求中吾故求之。心鏡本淨。久翳塵勞。恒沙性德。並埋塵沙煩惱。是故須以隨順法性。無慳貪等。修檀等六波羅密。以諸佛已證。我未證故。又理不礙事。不妨求故。事不礙理。求無求故。若此之修。修卽無修。爲眞修矣。大智度論云。法忍者。於內六情不著。於外六塵不受。能於此二不作分別。何以故。內相如外。外相如內。二相

俱不可得故。一相故。因緣合故。其實空故。一切法相常清淨故。何謂一切法相常清淨。以同遵一道故。所以華嚴疏云。一道甚深者。亦名一乘。佛佛皆同一眞道故。佛佛所乘。同觀心性。萬行齊修。自始至終。更無異徑。故爲一道。問。眞心常住。徧一切處者。卽萬法皆眞。云何而有四時生滅。答。了眞心不動故。則萬法不遷。卽常住義。若見萬法遷謝。皆是妄心。以一切境界。唯心妄動。心若不起。外境本空。以從識變故。若離心識。則尚無一法常住。豈況有萬法遷移。問。如今現見物像榮枯。時景代謝。如何微細披剝。明見不遷之旨。

答。但當見性。自斷狐疑。故金剛三昧經云。因緣所生義。是義滅非生。滅諸生滅義。是義生非滅。是以起恒不起。不起恒起。如此通達。不落斷常。可正解一心不遷之義矣。如先德云。夫物性無差。悟卽眞理。眞卽不變。物自湛然。常情所封。於不動中妄以爲動。道體淵默。語路玄微。日用而不知者。物不遷也。事像可觀。稱之爲物。物物體各住。故號不遷。不遷故。隨流湛然清淨。爲物故。與四像而爲所依。故知無生不生。無形不形。處性相而守一者。其唯不遷論焉。所以不遷論云。是以如來因羣情之所滯。卽方言以辯惑。乘莫二之眞

心。吐不一之殊教。乖而不可異者。其唯聖言乎。故談眞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雖復千途異唱。會歸同致矣。而徵文者。聞不遷則謂昔物不至今。聆流動者。而謂今物可至昔。既曰古今。而欲遷之者何耶。是以言往不必往。古今常存。以其不動。稱去不必去。謂不從今至古。以其不來。不來故不馳騁於古今。不動故各性住於一世。然則羣籍殊文。百家異說。苟得其會。豈文言能惑之哉。是以人之所謂住。我則言其去。人之所謂去。我則言其住。然則去住雖殊。其致一也。故經云。正言似反。誰當信者。斯言有由矣。何者。

人則求古於今謂其不住吾則求今於古知其不去今若至古古應有今古若至今今應有古今而無古以知不來古而無今以知不去若古不至今今亦不至古事各性住有何物而可去來然則四像風馳旋機電卷得意毫微雖速而不轉也是以如來功流萬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彌固成山假就於始簣修途託至於初步者果以功業不可朽故也功業不可朽故雖在昔而不化不化故不遷不遷故則湛然矣故經云三災彌淪而行業湛然信其言也何者夫果不俱因因因而果因因而果因昔不滅果不俱因因不

來今不滅不來則不遷之致明矣復何惑於去留躊躇於動靜之間哉

問萬法唯識諸佛單住眞如名無垢識者爲復決定有心決定無心答據體則言亡四句意絕百非約用則唯智能明非情所及如華嚴經云佛子如來心意識俱不可得但應以智無量故知如來心古釋云如來心意識俱不可得者約體遮詮也但應以智無量故知如來心者寄用表詮也一師云識等有二一染二淨佛地無有漏染心及心所而有淨分心及心所果位之中智彊識劣故於心王上以顯無染約彼智所以明無量若必無王所智依何立經云如來無垢識是淨無漏界解脫一切障圓鏡智相應則有心王明矣一師云以無積集思量等義故說心等叵得就無分別智以顯無量非無心體上之三解俱明心意識有又云佛果實無心意意識及餘心法云不可得唯有大智故言智無量故知如來心經云唯如如及如如智獨存佛地論中五法（五法者清淨法界兼四智）攝大覺性唯一眞法界及四智（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菩提不言更有餘法此二說約無若依前有未免增益亦不能通不可得言若依後無未免損減亦不能通知佛心言既云知如來心不可言無心

可知明非無心矣又心既是無智何獨立亦違涅槃滅無常識獲常識義若有無二義雙取未免相違若互泯雙非寧逃戲論若後宗言唯如智者以心即同眞性故曰唯如照用不失故云如智豈離心外而別有如是則唯如不乖於有前宗以純如之體故有淨心心既是如有之何失是知即眞之有與即有之眞二義相成有無無礙正消經意者言不可得者以心義深玄言不及故寄遮顯深言但以智知如來心者託心所寄表顯深云何深玄欲言其有同如絕相欲言其無幽靈不竭欲謂之情無殊色性欲謂無情無

幽不徹。是知佛心即有即無。即王即數。心中非有意亦非不有意。意中非有心亦非不有心。數非依於王。亦非不依王。一一皆爾。圓融無礙。清凉記釋云。言佛無心有智。成相違過。心王最勝。尚說爲無。智無所依。豈當獨立。如無君主。何有臣下。今先別會二宗。後通合二宗。先會法性宗意云。心即是如。智即如智。離心無如。則知有如已有心矣。況即體之用。稱如智。即用之體。即是眞如。如一明珠。珠體即如。明即如智。豈得存如亡於心矣。次會法相宗意云。即如之有。有豈乖如。如鏡即虛。則有心無失。是知即眞之有。即有之眞。

通會二宗。即眞之有。是法相宗。即有之眞。是法性宗。兩不相離。方成無礙眞佛心矣。又心中非有意亦復非無意者。非有是不即義。二相別故。亦非不有。是不離義。無二體故。又非有者。以無二體。互攝盡故。亦非不有者。二相不壞。力用交徹故。　問。境識俱遣。衆生界空。諸佛究竟。成得何法。答。一切異生。因識對境。於生死中妄生執著。起常等四倒。二乘之人。於涅槃中妄求解脫。起無常等四倒。諸佛如來。因境識俱空。能離八倒。成得眞常樂我淨四波羅密。寶性論云。依二種法。如來法身有淨波羅密。一者本來自性清淨。以同相故。二者離垢清淨。以勝相故。有二種法。如來法身有我波羅密。一者遠離諸外道邊。以離虛妄我戲論故。二者遠離諸聲聞邊。以離無我戲論故。有二種法。如來法身有樂波羅密。一者遠離一切苦。二者遠離一切煩惱習氣。有二種法。如來法身有常波羅密。一者不滅一切諸有爲行。以離斷見邊故。二者不取無爲涅槃。以離常見邊故。勝鬘經云。世尊見諸行無常。是斷見。非正見。見涅槃常。是常見。非正見。妄想見故。作如是見。所以如來唯證四德涅槃祕密之藏。問。旣經云。見諸行無常是斷見非正見。見涅槃常是常

見非正見者。云何教中。或說無我。又說於我。豈不相違耶。答。夫說常與無常。我與無我。但形言跡。皆是方便。所以肇論云。菩薩於計常之中。演非常之教。以佛初出世。便欲說圓常之妙門。眞我之佛性。爲一切外道。皆妄執神我。徧十方界。起於常見。若說眞常樂我淨。恐濫邪解。且一時拂下情塵。故云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又二乘及權假菩薩。不知諸佛祕旨。執方便門。忽忽取證。皆住無我之理。以爲究竟。世尊又愍不達。遂乃具說常樂我淨。若有於此究竟之說。明見眞我佛性。入木蟲塵。分明無惑。尚不住於中道。豈更見有

常無常我無我二見之所亂乎或若雖聞常樂我淨之名只作常樂我淨之解隨語生見昧自眞心則我無我之藥成我無我之病故知眞我難辨非證不明

夫欲正修行者不歸宗鏡皆墮邪修以萬緣所起起自眞如故清涼鈔云因該果海果徹因原以極果由於始信信依本智而起今不離本智故斯則以因成果攝果酬因然因有二種一約本有恒沙性德信解行願等無不具故二約修起謂依本信德而起信心依本解德而起解心如起信論云以知法性無慳貪故隨順修行檀波羅密等故一一修起皆帶本有

俱來至果無間道中一時頓圓解脫道中因果交徹名爲得果果亦有二一者本有菩提涅槃一切佛性本覺具故二者修起令證菩提始覺悟故始覺同本無復始本之異名究竟覺則二果無礙然二因本從本覺體上起來則二因與本果無礙始覺旣同本覺則極果全同於二因則二因與二果交徹故因該果海果徹因原又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因該果也雖得佛道不捨菩薩行果徹因也

御錄宗鏡大綱卷九

問性自了了常知何須諸佛開示答此言知者不是證知意說眞性不同虛空木石故云知也非如緣境分別之識非如照體了達之智直是眞如之性自然常知如華嚴經中覺首等諸菩薩問文殊師利菩薩何等是佛境界智何等是佛境界知文殊頌答云諸佛智自在三世無所礙如是慧境界平等如虛空又頌云非識所能識亦非心境界其性本清淨開示諸羣生旣云本淨不待斷障卽知羣生本來皆有但以惑翳而不自知故法華中開示令得清淨者卽是寶

性論中離垢清淨也此心雖自性清淨終須悟修方得究竟經論所明有二種清淨二種解脫或只得離垢清淨解脫故毀禪門卽心卽佛或只知自性清淨解脫故輕於敎相斥於持律坐禪調伏等行不知必須頓悟自性清淨自性解脫漸修令得離垢清淨離垢解脫成圓滿清淨究竟解脫若身若心無所壅滯同釋迦佛經問云何佛境界智此問證悟之智云何佛境界知此問本有眞心答智云諸佛智自在三世無所礙答知云非識所能識亦非心境界識是分別分別非眞知唯無念方見又若以智證之卽屬所詮

之境眞知非境界故瞥起照心卽非眞知故非心境界以不起心爲玄妙以集起名心起心看卽妄想故非眞知是以眞知必慮心遺照言思道斷矣北宗看心是失眞旨若有可看卽是境界也寶藏論云知有有壞知無無敗眞知之知有無不計旣不計有無卽自性無分別之知是以此眞心自體之知卽無緣心不假作意任運常知非涉有無永超能所水南和尚云卽體之用曰知卽用之體爲寂如卽燈之時卽是光卽光之時卽是燈燈爲體光爲用無二而二也又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如是開示靈知之心卽是眞

性與佛無異旣馬鳴標心爲本原文殊擇知爲眞體如何破相之黨但云寂滅不許眞如說相之家執凡異聖不許卽佛今約教判定正爲斯人故西域傳心多兼經論無二途也但以此方迷心執文以名爲體故達摩善巧揀文傳心標舉其名心是名也默示其體知是心也喻以壁觀令絕諸緣絕諸緣時問斷滅否答雖絕諸念亦不斷滅問以何證驗云不斷滅答了了自知言不可及師卽印云只此是自性淸淨心更勿疑也若所答不契卽但遮諸非更令觀察畢竟不與他先言知字直待他自悟方驗眞實是親證其

體然後印之令絕餘疑故云默傳心印所言默者唯默知字非總不言六代相傳皆如此也　問悟此心已如何修之還依相教中令坐禪否答若惛沉厚重難可策發掉舉猛利不可抑伏貪瞋熾盛觸境難制者卽用教中種種方便隨病調伏若煩惱微薄慧解明利卽依本宗一行三昧應知權實有異遮表全殊不可以遮詮遣蕩排情破執之言爲表詮直示建立顯宗之教又不可以逗機誘引一期權漸之說爲最後全提見性眞實之門　遮詮表詮異者遮謂遣其所非表謂顯其所是又遮者揀却諸餘表者直示當

體如諸經所說眞如妙性每云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無因無果無相無爲非凡非聖非性非相等皆是遮詮遣非蕩跡絕想祛情若云知見覺照靈鑒光明朗朗昭昭堂堂寂寂等皆是表詮若無知見等體顯何法爲性說何法不生不滅等必須認得現今了然而知卽是我之心性方說此知不生不滅等如說鹽云不淡是遮云鹹是表說水云不乾是遮云濕是表空宗但遮性宗有遮有表今時人皆謂遮言爲深表言爲淺故唯重非心非佛無爲無相乃至一切不可得之言良由只以遮非之詞爲妙不欲親自證認法體

故如此也。又若實識我心。不同虛空。性自神解。非從他悟。豈藉緣生。若不對機隨世語言。於自性上。尚無表示眞實之詞。焉有遮非方便之說。如今實未親證見性之人。但效依通情傳意解。唯取言語中妙。以遮非泯絕之文而爲極則。以未見諦故。不居實地。一向託空。隨言所轉。近來尤盛。莫可遏之。若不因上代先賢。多聞廣學。深入教海。妙達禪宗。何能微細指陳。始終和會。顯出一靈之性。剔開萬法之原。故須先約經教。印證禪心。然後禪教雙亡。佛心俱寂。俱寂卽念念皆佛。無一念而非佛心。雙亡卽句句皆禪。無一句而

非禪教。如此則自然聞泯絕無寄之說。知是破我執情。聞息妄修心之言。知是斷我習氣。執情破而眞性顯。卽泯絕是顯性之宗。習氣盡而佛道成。卽修心是成佛之行。頓漸互顯。空有相成。若能如是圓通。則爲他人說。無非妙方。聞他人說。無非妙藥。藥之與病。只在執之與通。故先德云。執則字字瘡疣。通則文文妙藥。如上依教依宗。撮略和會。挑抉宗旨之本末。開析法義之差殊。校量頓漸之異同。融卽眞妄之和合。對會遮表之迴互。褒貶權實之淺深。可謂卷教海之波瀾。湛然掌內。簇義天之星象。奐若目前。則頓釋羣疑。

豁然妙旨。若心外立法。立境起鬭諍之端倪。識上變我變人。爲勝負之由漸。遂乃立空破有。實有非空。崇教毀禪。宗禪斥教。權實兩道。常爲障礙之因。性相二宗。永作怨讐之見。皆爲智燈談短。心鏡光昏。終不能入無諍之門。履一實之道矣。　金剛三昧經云。如我說者。義語非文。衆生說者。文語非義。　夫立教之本。無出意言。以意詮量。從言開演。故基師云。至理澄寂。是非之論息。言般若幽玄。一異之情絕。慮息情。慮故非識非心。絕言論。故非聲非說。法非聲說。說遍塵沙。理無識心。心該法界。心該法界。斯乃非心作心。說徧

塵沙。此亦無說爲說。　問。境本無生。心常不住。何煩立觀。背自天眞。答。爲未達本無生。而欲向外妄修者。令自內觀。冥合眞性。如永嘉集云。誡其疎怠者。然渡海先須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何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何日。此勸守愚空坐。不慕進修者。　又云。妙契玄原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寰中矣。斯乃得旨之人。奚須言觀。卽屆寶所。終不問程。已見王蠙。寧當執指。故般若吟云。

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即心心是佛何佛更堪成

問此宗鏡錄於頓漸兩教眞緣二修云何悟入如何修行答今宗鏡中依無作三昧觀眞如一心念念冥眞念念圓滿如台教明修無作三昧觀眞如實相不見緣修作佛亦不見眞修作佛亦不見眞緣二修合故作佛亦不離眞緣二修而作佛若無四修即無四作是無作三昧豈同爾相州北道明緣修作佛南土大小乘師亦多用緣修亦不同相州南道用眞修作佛問偏用何過答道無諍何得諍同水火今明用三昧修中道第一義諦開無明顯法性忘眞緣離諍

論言語法滅無量罪除淸淨心一水若澄淸佛性寶珠自然現也見佛性故即住大涅槃問曰若爾者今云何說答曰大涅槃經云不生不生名大涅槃以修道得故故不可說豈如諸大乘論師偏執定說今以因緣故亦可得說者若解四悉檀意悉檀此云徧施四者一世界悉檀二爲人悉檀三對治悉檀四第一義悉檀如前四種說則無咎次明證成者若觀無明見中道者即是入不二法門住不思議解脫故入不思議法門品云若知無明即是明明亦不可得是爲入不二法門若入中道即能雙照二諦自然流入薩婆若海今依四悉普爲羣機於眞緣二修中是無作眞修頓漸四句中若約上上根是頓悟頓修若約上根或是頓悟漸修此宗鏡錄是圓頓門即之於心了之無際更無前後萬法同時所以證道訶云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慈忍力　只各於自心靜念如理思惟即如是如是顯現於宗鏡中了然明白起此無涯之一照徧法界無際之虛空無一塵而不被光明凡一念而咸承照燭斯乃般若無知之照照豈有邊涅槃大寂之宗宗何有盡如般若無知論云放光云般若無所有相無生滅相道行云般若無所知無所見此辯智照之用而曰無相無知

者何也果有無相之知不知之照明矣何者夫有所知則有所不知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　然則智有窮幽之鑒而無知焉神有應會之用而無慮焉神無慮故能獨王於世表智無知故能玄照於事外智雖事外未始無事神雖世表終日域中　何者欲言其有無狀無名欲言其無聖以之靈　是以言知不爲知欲以通其鑒不知非不知欲以辯其相辯相不爲無通鑒不爲有非有故知而無知非無故無知而知是以知即無知無知即知無以言異而異於聖心也難曰夫眞諦深玄非智不

測。聖智之能。在茲而顯。故經云。不得般若不見眞諦。眞諦則般若之緣也。以緣求智。智則知矣。答曰。以緣求智。智非知也。何者。放光云。不緣色生識。是名不見色。又云。五陰清淨。故般若清淨。般若卽能知也。五陰卽所知也。所知卽緣也。夫知與所知。相與而有。相與而無。相與而無。故物莫之有。相與而有。故物莫之無。物莫之無。故爲緣之所起。物莫之有。故緣所不能生。緣所不能生。故照緣而非知。爲緣之所起。故知緣相因而生。是以知與無知。生於所知矣。何者。夫知以所知取相。故名知。眞諦自無相。眞智何由知。所以然者。

夫所知非所知。所知生於知。所知卽生知。知亦生所知。所知既相生。相生卽緣法。緣法故非眞。非眞故非眞諦。故中觀曰。物從因緣有。故不眞。不從因緣有。故卽眞。今眞諦曰眞。眞則非緣。眞非緣。故無物從緣而生也。故經云。不見有法無緣而生。是以眞智觀眞諦。未嘗取所知。智不取所知。此智何由知。然智非無知。但眞諦非所知。故眞智亦非知。而子欲以緣求智。故以智爲知。緣自非緣。於何而求知乎。　難曰。聖心非不能是。誠以無是可是。雖不是是。故當是於無是矣。是以經云。眞諦無相。故般若無知者。誠以般若無有

有相之知。若以無相爲無相。又何累於眞諦耶。答曰。聖人無無相也。何者。若以無相爲無相。無相卽爲相。捨有而之無。猶逃峯而赴壑。俱不免於患矣。是以至人處有而不有。居無而不無。雖不取於有無。然亦不捨於有無。所以和光塵勞。周旋五趣。寂然而往。泊爾而來。恬淡無爲。而無不爲者也。難曰。聖心雖無知。然其應會之道不差。是以可應者應之。不可應者存之。然則聖心有時而生。有時而滅。可乎。答曰。生滅者。生滅心也。聖人無心。生滅焉起。然非無心。但無心心耳。又非不應。但是不應應耳。是以應會則信若四時之

質。直以虛無爲體。斯不可得而生。不可得而滅也。難曰。聖智之無。惑智之無。俱無生滅。何以異之耶。答曰。聖智之無者。無知。惑智之無者。知無。其無雖同。所以無者異也。何者。夫聖心虛靜。無知可無。可曰無知。非謂知無。惑智有知。故有知可無。可謂知無。非曰無知也。無知。卽般若之無也。知無。卽眞諦之無也。是以般若之與眞諦。言用卽同而異。言寂卽異而同。同故無心於彼此。異故不失於照功。是以辯同者。同於異。辯異者。異於同。斯則不可得而異。不可得而同也。何者。內有獨鑒之明。外有萬法之實。萬法雖實。然非照不

得內外相與以成其照功此則聖所不能同用也內
雖照而無知外雖實而無相內外寂然相與俱無此
則聖所不能異寂也是以經云諸法不異者豈曰續
鳧截鶴夷嶽盈壑然後無異哉誠以不異於異故雖
異而不異耳故經曰甚奇世尊於無異法中而說諸
法異又云般若與諸法亦不一相亦不異相信矣難
曰論云言用則異言寂則同未詳般若之內則有寂
用之異乎答曰用卽寂寂卽用用寂體一同出而異
名更無無用之寂主於用也是以智彌昧照逾明神
彌靜應逾動豈曰明昧動靜之異哉故成具曰不爲

而過爲寶積曰無心無識無不覺知斯則窮神盡智
極象外之談也卽之明文聖心可知矣釋曰般若無
知者是一論之宏綱乃宗鏡之大體微妙難解所以
廣引證明夫般若者是智用無知者是智體用不離
體知卽無知體不離用無知卽知若有知者是取相
之知卽爲所知之相縛不能徧知一切故論云夫有
所知則有所不知若是無相之知不被所知之相礙
卽能徧知一切故論云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以
要言之但是理事無礙非卽非離如論云神無慮故
能獨王於世表智無知故能玄照於事外者不卽事

也智雖事外未始無事神雖世表終日域中者不離
事也理非卽非離如事亦然是以理從事顯理徹於
事事因理成事徹於理理事交徹般若方圓故能有
無齊行權實雙運豈可執有執無迷於聖旨乎所以
論云欲言其有無狀無名欲言其無聖以之靈何者
此有是不有之有曷有其名斯無是不無之無寧虧
其體有無但分兩名其性元一不可以有爲有以無
爲無故論云非有故知而無知者以知自無性豈待
亡知然後無知乎論云非無故無知而知者以無相
之知非同木石無而失照此靈知之性雖無名相寂

照無遺如論云考之玄籍本之聖意豈復眞僞殊心
空色異照耶是以照無相不失撫會之功覩變動不
乖無相之旨造有不異無造無不異有未嘗不有未
嘗不無故曰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以此而推寂用
何妨如何謂覩變之知異無相之照乎又論云知卽
無知無知卽知無以言異而異於聖心也故知若云
有之與無同之與異皆是世間言語但有虛名而無
實體豈可以不定之名言而欲定其無言之妙性也
今總結大意般若無知者但是無心自然靈鑒非待
相顯靡假緣生不住有無不涉能所非一非異而成

其妙道也。所以先德云。夫聖心無思。名言路絕。體虛不可以色取。無慮不可以心求。包法界而不大。處毫端而不微。寂寥絕於生滅。應物無有去來。鑒徹天鏡而無鑒照之勤。智周十方而不生二相。森羅萬像與之同原。大哉妙用而無心者。其唯般若無知之謂乎。

永嘉集云。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如手自作拳。非無不拳手。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不可為無知。自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手不執如意。亦不自作拳。不可為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兔角。　古德偈云。

諸論各異端。修行理無二。競執有是非。達者無違諍。

問。諸佛經教。皆以名句文身詮表方成法義。云何但名一心而已。答。此心是諸法之都。顯事合理。故稱曰經。豈止於心。乃至一切六塵。悉皆是經。如大品云。一切法趣色。是趣不過。此色能詮一切法。如墨黑色。一劃詮一。二劃詮二。三劃詮三。豎一劃則詮王。足右劃則詮丑。足左劃則詮田。出上詮由。出下詮申。如是迴轉。詮不可盡。或一字詮無量法。無量字共詮一法。無量字詮無量法。一字詮一法。於黑墨小小迴轉。詮量大異。左迴詮惡。右迴詮善。上點詮無漏。下點詮有漏。殺活與奪。毀譽苦樂。皆在墨中。更無一法出此墨外。畧而言之。黑墨詮無量教。無量行。無量理。黑墨亦是教本。行本。理本。黑墨從初一點。至無量點。從點至字。從字至句。從句至偈。從偈至卷。從卷至部。又從一字句中。初立小行。後著大行。又從點字中。初見淺理。後到深理。是名黑色教行義三種微發。乃至當知黑字是諸法本。青黃赤白亦復如是。非字非非字。雙照字非字。不可說非不可說。不可見非不可見。何所簡擇。何所不簡擇。何所攝。何所不攝。何所棄。何所不棄。是則俱是。非則悉非。能於黑色通達一切非。於一切

非通達一切是。通達一切非非非是。一切法邪。一切法正。若於黑色不如是解。則不知字與非字。青黃赤白有對無對。皆不能知。若於黑色通達。知餘色亦如是。此即法華經意。以色為經也。聲塵等亦如是。　問。但了一心。若無位次。真偽何分。須合教乘。以祛謬濫。答。誠如所言。闕一不可。圓教觀心。須明六卽。古德約四教明六卽者。若藏教執色為有。施拙度破析之因。成但空灰斷之果。通教執色。心是空。了緣生無性之宗。失中道不空之理。別教從心生十法界。心但有能生十界之理性。未卽便具十界之因果。如從地生一

切草木但從一心次第生十界也圓教心具十法界不待能所生亦無前後際只一念是十界只十界是一念一切時一切處一切法念念中體常圓滿塵沙萬德不欠少一分八萬惑業不除斷一分不謂佛是果頭極聖我未證得不謂凡是底下穢濁我應捨離總覽法界在一念心頭如一圓珠瑩徹明白圓解更無覺觀進修亦不見有凡聖取捨分別妄念悉盡也以初圓信人未得純淨煩惱有厚薄習氣有淺深分別難忘攀緣易起心浮觀淺惑重境彊於對治之中故分六即是以凡夫心性本體實齊上聖但凡夫未

能常用本體隨境生心分別計校千差萬別無始妄習何能頓遣雖有見解未能常照故是凡也若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是理即若能暫照諦理即坐佛座證佛身用佛法當此一念圓現時不見十方佛異我此身此念也解而未修是名字即念有分數名觀行即念以於境名相似即境入於念名分眞即無境無念名究竟即雖六常一何凡何聖雖一常六凡聖天絕又六而常一故言即一而常六故初後不齊是以頓悟宗已復須言行相應既得本清淨又須離垢清淨如大集經偈云遠離一切諸煩惱清淨無垢猶

眞實其心能作大光明是名寶炬陀羅尼　問只如自心如何觀耶答性該始終之際體非起盡之緣體徧迷悟之中性非解惑之事又云夫心原本淨無爲無數非一非二無色無相非偏非圓雖復覺知亦無覺知　此之心性畢竟無心有因緣時亦得明心既有論心即有方便正觀之義譬如虛空亦有陰陽時雨心亦如是雖無偏圓亦論漸頓　若觀心非空非有則一切從心生法亦非空非有如是等一切諸法在一心中當知觀此心原與如來等如此觀心名觀佛心也若能如此信解功德無量此一念信解心心

同佛心信齊佛信入眞實般若之性到究竟解脫之原即以無量無數劫中修五波羅密之功德校量信解宗鏡一念之功萬不及一故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是以先悟宗鏡然後圓修理行無差方爲契當問如上觀心如何是所入能入之門答能所之入唯是一心約智而論假分能所所入即所證一心之理能入即能觀一心之智又理是心之體智是心之用猶如日光還照日體以此心光復照心體則二而不二體用冥一不二而二能所似分　永嘉集云故知妙道無形萬像不乖其致眞如寂滅衆響靡異其原迷

之則見倒惑生悟之則順違無地閒寂非有緣會而能生義疑非無緣散而能滅滅既非滅以何滅滅生既非生以何生生生滅既虛實相常住矣華嚴疏云生之無生眞性湛然無生之生業果宛然是知若卽念存有念卽是常見離生求無生卽是斷見皆不達實相無生無滅之理若正了無生則無生無不生豈定執有生無生之二見乎

問覺王明教大教指歸末法比丘須於四念處修道其旨如何答此出大般涅槃經最後垂示總前教迹同此指歸以四念處卽是宗鏡所明一切衆生身受心法如經云佛告阿難

如汝所問佛涅槃後依何住者阿難依四念處嚴心而住觀身性相同於虛空名身念處觀受不在內外不住中間名受念處觀心但有名字名字性離名心念處觀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名法念處阿難一切行者應當依此四念處住

華手經云四念處者於聖法中一切諸法皆名念處何以故一切諸法常住自性無能壞故一切諸法皆名念處者故知卽法是心卽心是法皆同一性豈能壞乎若有二法則能相壞

金剛三昧經云心無邊際不見處所論釋云心無邊際者歸一心原心體周徧徧十方故無邊周三世故無際雖周三世而無古今之殊雖遍十方而無此彼之處故言不見處所大法炬陀羅尼經云夫念處者云何念義當知是念無有違諍隨順如法趣向平等遠離邪念無有移轉及諸別異唯是一心入不動定若能如是名爲念義

此四念處破八顚倒一不淨中作淨想二苦中作樂想三無常中作常想四無我中作我想此是外道凡夫四倒又一淨中作不淨想二樂中作苦想三常中作無常想四我中作無我想此是二乘四倒共成八倒是以修四念處觀破八顚倒於中而般涅槃是十方諸佛出世本懷究

竟指歸祕密藏中最後放捨身命之處正當宗鏡大旨一心法門

夫四念處者念卽觀慧之心處卽智照之境能所冥合唯是一心大論云念想智皆一法異名初緣心名念次習行名想後成辦名智處者境也皆不離薩婆若能觀之智照而常寂名之爲念所觀之境寂而常照名之爲處境寂智亦寂智照境亦照一相無相無相一相相卽是實相實相卽是一實諦亦名虛空佛性亦名大般涅槃如是境智無二無異如如之境卽如如之智智卽是境說智及智處皆名爲般若亦例云說處及處智皆名爲實諦是非境之

境。而言爲境。非智之智。而名爲智。亦名心寂三昧。亦名色寂三昧。亦是明心三昧。亦是明色三昧。　金光明經云。不可思議智境。不可思議智照。此意蓋明念只是處處只是念。雖說色心兩名。其實皆是不可思議一心。今只觀此一心。卽不可思議。十界恒現前。入心地法門。但心之一法。微妙幽玄。見有淺深。智分優劣。須覺廣學。以至法原。法華經云。其不習學者。不能曉了此。外書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但堅志節。常聞未聞。熏修而觀力轉深。磨鍊而行門益淨。常起難遭之想。道業恒新。長懷慶幸之心。終無退轉。

問。旣以眞心爲宗爲本。如何辯其功能湛然常住。盡未來際。答。此心法妙故。如神不可測。無依無住。非古非今。只是有而不可見聞。非是一向空寂。蘊無盡之妙用。不斷不常。具莫測之靈通。非隱非顯。古德云。因雖涅槃永寂。而智體不無。不爾。將何窮未來際。故知此之心神。凡聖之本。盡未來際。無有斷絕。諸佛常正念此法。祖師唯的指此宗。斯乃無相之眞。眞何有盡。無爲之道。道何有窮。如幽谷之風。相續而微聲不斷。若洪鐘之響。隨扣而清韻常生。寶藏論云。唯道無根。靈照常存。唯道無體。微妙恒眞。唯道無事。古今同貴。唯道無心。萬物圓備。旣達此常住宗體。自然盡未來際。不休息佛業。　華嚴經云。於一念中。盡知一切心非心地境界之藏。於非心處。示生於心。遠離語言。安住智慧。同諸菩薩所行之行。以自在力。示成佛道。盡未來際。常無休息。釋曰。心非心者。識行於境。名之曰心。智行於境。名曰非心。所以楞伽經云。得相者識。不得相者智。故知菩薩隨順妄緣。不捨世法。於方便中。悉能示現。隨增減劫。任長短緣。乘大願風。相續不斷。供佛利生。無有休息。如華嚴論云。十一地等覺位菩薩。以大慈悲心。行赴俗濟生之門。表自出世道滿。無

更求解脫。離染離淨之心。但以乘法性船。張大慈悲帆。以大智爲船師。順本願風。吹諸波羅密網。常遊生死海。漉一切衆生有着之魚。安置無依普光明之智岸。常生一切幻住萬行功德法界無凝寶堂。

御錄宗鏡大綱卷十

問眞心無相云何知有不空常住湛然之體答以事驗知因用可辯事能顯理用能彰體如見波生知有水體十八空論云一切諸佛於無餘涅槃中亦不捨功德善根門猶隨衆生機緣現應化兩身導利含識所以得知涅槃之中猶有法身者以用證體既覩應化之用不盡故知此身之體常自湛然永無遷壞

問悟此宗修行之人得圓滿普賢行否答一切理智無邊行願皆不出普賢一毛孔若實入此宗鏡中乃至凡聖之身一一毛孔皆能圓滿普賢之行 如古

德云以遮那之境界衆妙之玄門知識說之而不窮善財酌之而不竭文殊體之而寂寂普賢證之以重重何者以文殊是自心如理之體體常湛然以普賢是自心如量之用用周法界所以寶性論明有二種修行一如實修行了如理一味二徧滿修行備知一心有恆沙法界是以悟此眞如無盡之心成得普賢無盡之行亦云梵行已立已事已辦如不了此而妄有所修非唯不具普賢行門乃至三歸五戒等一切修進之門悉不成就以不達本故 故知見性修行性周萬行如華嚴經云菩薩行即如來性如來性即菩薩行若明見此旨方稱圓修權教罔思下位天隔讚一念隨喜福尚無量何況正念修行爲人開示故知萬途雖別一性無差若未歸此自心之性終非究竟凡有所作心境不亡皆墮輪迴不入眞實如大智度論云復次如水性下流故會歸於海合爲一味諸法亦如是一切總相別相皆歸法性同爲一相是名爲法性如金剛在山頂漸漸穿下至金剛地際到自性乃止諸法亦如是智慧分別推求已到如中從如入自性如無本末生滅諸法戲論是名爲法性

詳夫諸大乘經祖佛正意凡從今日去紹佛乘人先

須得本悟自眞心不生不滅爲因然後以無生之旨徧治一切所以華嚴論云若有習氣還以佛知見治之若不入佛知見設有修行但成折伏終不能入諸佛駛水之流如法華明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只是於衆生心中而論開示以佛知見蘊在衆生心故若宗門中從上亦云先須知有然後保任又云頭尾須得相稱不可理行有闕心口相違入我宗中無有是處若未悟自心無生之理唯以生滅心爲因欲求無生之果如蒸沙作飯種苦求甘因果不同體用俱失邪修妄習猶九十六種揑目生華趣寂執權似三乘道

人勞神費力若入宗鏡理行俱圓可謂二見之良醫釋眞之皎日矣故大涅槃經云譬如霧露勢雖欲住不過日出日既出已消滅無餘善男子是諸衆生所有惡業亦復如是住世勢力不過得見大涅槃日是日既出悉能除滅一切惡業若未遇宗鏡正法之日不了一切法同虛空性執有前境相狀可觀隨相發心緣塵起行不達同體之旨悉墮有爲盡成愛見之悲終成厭倦若依宗鏡如說修行所有一毫之功畢趣菩提之果是以無緣之緣顯無化之化謂衆生眞心稱理不可得故若無緣即無所化若眞心隨緣不

壞緣起則亦有所化如是則非眞流之行無以契眞非起行之眞不從行顯眞以體融行而因圓行該眞而果滿理行兼備因果同時圓解圓修方成宗鏡又此普賢之行全是佛智佛智即是眞心如華嚴經頌云佛智廣大同虛空普徧一切衆生心悉了世間諸妄想不起種種異分別則全佛智是衆生心世間妄想皆從衆生心變能變之心既是佛智所變之境豈成實耶則了世間妄想皆空終不起於異見分別謂凡謂聖謂有謂無等又了世間妄想即如量智不起異分別即如理智如量觀俗如理了眞又即體之相

包含是如量智即相之體一味是如理智若理量雙消方冥佛智是以若欲眞俗雙照因果俱圓不出如理如量之二智如佛性論云此理量二智有二種相一者無著二者無礙言無著者見衆生界自性淸淨名爲無著是如理智相無礙者能通達觀無量無邊境界故是名無礙是如量智相又此二智有二義如理智爲因如量智爲果言如理爲因者能作生死及涅槃因如量爲果者由此理故知於如來眞俗等法具足成就又如理智者是淸淨因如量智者是圓滿因淸淨因者由如理智三惑滅盡（見思惑　塵沙惑　無明惑）圓滿

因者由如量智三德圓滿（法身德　般若德　解脫德）故知成佛皆由二智如理智者即一心之體爲因如量智者即一心之用爲果所以體用相即因果同時初後卷舒悉於一心圓滿乃至法界顯於塵內寶剎現於毛端皆是如理智中如量境界若但證如理之旨普賢大用不得現前若唯行如量之宗文殊正智不能究竟具此二門方明宗鏡　一切萬法皆是心成離心計度皆失宗旨　問唯心之體前已略明唯識之相如何指示性相雙辯方顯正宗理事俱通始祛邪執答欲顯正宗先除邪執者故須因事明理會妄歸眞眞是

依妄之眞。因情說會。事是從理之事。破執言明。無執而理事俱虛。離情而眞妄雙絕。瞖消而空華自謝。念息而幻境俄沉。今依諸聖。於衆生界中。抱敎迷宗。蓋非一二。撮其樞要。無先二空。以迷人空故。起我見之愚。受妄生死。以迷法空故。違現量之境。障淨菩提。所以我法俱空。唯從識變。今立第一心法。能變識有三。一第八異熟識變。二第七思量識變。三第六了別境識變。旣唯識變。我法皆虛。因此二空。故契會玄旨。以我空故。煩惱障斷。以法空故。所知障消。煩惱障斷故。證眞解脫。所知障斷故。獲大菩提。然後行滿因門。心

冥果海。則境識俱寂。唯一眞空。　當知名相關鎖。非智鑰而難開。情想勾牽。匪慧刀而莫斷。應須責躬省己。策發進修。是以履圓通之人。豈墮絕言之見。發菩提之者。不生斷滅之心。　問。大乘圓頓。識智俱亡。云何却述緣生。反論因果。答。經云。深信大乘。不謗因果。又云。深入緣起。斷諸邪見。夫唯識之旨。不出因果。正因相者。由識變故。諸法得生。以識爲因。正果相者。由種識故。生諸分別法體之果。及異熟等分位之果。所以上至諸佛。下及衆生。皆因果所收。何得撥無。墮諸邪網。只爲一切外道。不達緣生。唯執自然。撥無因果。

二乘眇目。但證偏空。滅智灰身。遠離因果。世間業繫。無聞凡夫。五欲火燒。執著因果。盡成狂解。不體圓常。皆背法界緣起之門。悉昧般若無生之旨。今所論因果者。唯以實相爲因。還用實相爲果。但了平等一心。故。終不作前後同時之見。若能如是信入一心。皆成圓因妙果。　華手經偈云。是心不在緣。亦不離衆緣。非有亦非無。而能起大果。若先因後果者。因亦不成。故果亦壞也。緣生之法。不相續故。卽斷滅故。自他不成故。如數一錢。不數後錢。無後二者。一亦不成。爲刹那不相續。刹那因果壞。多劫不相續。多劫因果壞。待

數後錢時。前一始成。因果亦爾。要待一時中無間者。因果始成。若爾者。如兩錢同數。無前無後。誰爲一二。誰爲因果。亦皆不成。如華嚴經因果同時者。俱無如是前後因果。及同時情量繫著。妄想有無。俱不俱。常無常等。繫著因果。但了法體。非所施設。非因果繫。名爲因果。非情所立。同時前後之妄想也。故經云。衆生界卽佛界。如文殊以理會行。普賢以行會理。二人體用相徹。以成一眞法界。　然此心是法界之都。無法不攝。非但凡聖因果。乃至逆順善惡同歸。若一一悟是自心。則事事無非正理。若上上機人。則一聞千悟。

斯皆宿習見解生知若是中下之根須憑開導因他助發方悟圓成爲此因緣微細纂集所以云若有一微塵處未了此猶有無明在以不了處爲障翳故何況自身根門之內日用之中有無量應急法門全未明一如生盲人每日喫一百味飯雖然得喫設問總不知若欲爲未了之人憑何剖析只成自誑反墮無知自眼未開焉治他目是以善財首見文殊已明根本智入聖智流中然後徧叅道友爲求差別智道習菩薩行門遇無厭足國王如幻法門見勝熱婆羅門無盡輪解脫尚乃迷宗失旨對境茫然故知佛法玄

微非淺智所及何乃將蚊子足擬窮滄溟之底用蜘蛛絲欲懸妙高之山益抱慚顏須伸懺悔是以般若海潤入之者方悟無邊法性山高升之者乃知彌峻伏自大雄應世諸聖發揚至像法初則有馬鳴龍樹等五百論師大弘至教及像法中復有護法陳那等十大菩薩廣解深經辯空有之宗立唯識之理悉是賢劫千佛十剎能仁同酬本願之懷共助無緣之化何乃持螢光而千日馭捧布鼓而近雷門不揆寡聞退慚劣解牛跡豈將大海齊量腐草焉與靈椿等榮今此持論爲成法器深心好樂大乘之者如大寶積

經云佛言若有求大利益善男子善女人信我教者時聞如是等甚深法已應爲如理者說不爲不如理者爲信者說非不信者仰惟叅玄之士願禀佛言深囑慕道之賢同遵祖意

問初祖西來唯傳一心之法迄至今日云何著於言說違背自宗答前標宗門中已唯提大旨若決定信入正解無差則舉一例諸言思路絕竊見今時學者唯在意思多著言說但云心外無法念念常隨境生唯知口說於空步步恒遊有內只總舉心之名字微細行相不知若論無量法門廣說窮劫不盡今所錄者爲成前義終無別旨妄

有披陳此一心法門是凡聖之本若不先明行相何以深究根原故須三量定其是非（三量者現量比量非量）眞修匪濫四分成其體用（四分者相分見分自證分證自證分）正理無虧然後十因（隨說觀待牽引攝受生起引發定異同事相違不相違十因）四緣（因緣次第緣所緣緣增上緣）辯染淨之生處三報（謂現報生報後報）五果（異熟等流離繫士用增上五果）鑒眞俗之所歸則能斥小除邪剗情破執遂得心境融通自他交徹不一不異觸境冥宗非有非空隨緣合道若不達三量眞妄何分若不知四分體用俱失故知泿說心之名字微細行相懵然不知終不免心境緣拘自他見縛目下狐疑不斷臨終津濟

何憑所以般若是送神符臨終能令生死無滯只爲盲無智眼教觀不明從無始已來不能洞曉違現量而失自心體逐比非而妄認外塵終日將心取心以幻緣幻妄生妄死空是空非都不覺知莫能暫省今更不信復待何時生死海深匪慧舟而不渡塵勞網密非智刃而莫揮問祖佛大意貴在心行採義徇文只益戲論所以文殊訶阿難云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爭如一念還原深諳遺旨答此爲未知者說不爲已知者言爲未行者言不爲已行者說若已知已行之者則心迹尚亡何待言說今只爲初學未知者

已眼不開圓機未發須假聞慧以助初心爲未行者但執依通學大乘語如蟲食木猶奴數錢乃至塵沙教門皆爲此之二等因茲見諦如說而行且智慧之光如日普照多聞之力猶膏助明以劣解衆生從無始來受無量劫洞然之苦只爲迷正信路失妙慧門狂亂用心顛倒行事何乃盲無智照翻嫌眞實慧光貧闕法財更祛多聞寶藏如華嚴經云欲度衆生令住涅槃不離無障礙解脫智無障礙解脫智不離一切法如實覺一切法如實覺不離無行無生行慧光無行無生行慧光不離禪善巧決定觀察智禪善巧決定觀察智不離善巧多聞是以因聞顯心能辯決定觀察之禪因禪發起無行無生之慧因慧了達諸法如實之覺因覺圓滿無礙解脫之智斯皆全因最初多聞之力成就菩提若離此宗鏡別無成佛之門設有所修皆成魔外之法有慧無多聞是不知實相譬如大暗中有目無所見多聞無智慧亦不知實相譬如大明中有燈而無目夫學般若菩薩應須三省若心不動諸事寂然如入楞伽經偈云但有心動轉皆是世俗法不復起轉生見世是自心來者是事生去者是事滅如實知去來不復生分別又若執經論

無益翻成諸聖虛功則西土上德聲聞徒勞結集此方大權菩薩何假翻經如抱沈痾之人不須妙藥似迷險道之者曷用導師良醫終不救無病之人導師亦不引識路之者見與不見全在心知行之不行唯關意密實不敢以已妨於上上機人但一心爲報佛恩依教略而纂錄如漏管中之見莫測義天似偷壁罅之光焉裨法日今遵慈敕敎有明文法爾沙門須具三施三施之內法施爲先念念不忘利物步步與道相應究竟同歸莫先宗鏡 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卽非眞若悟自心卽是智城離愚癡故 金

剛經云。若菩薩心不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是知心目開明。智日普照。光吞萬像。法界洞然。豈更有一纖塵而作障翳乎。如是則空心不動。具足六波羅密。何者。若不見一塵。則無所取。若無所取。亦無可與。是布施義。是大捨義。故經云。無可與者。名曰布施。如是則慳施同倫。取捨平等。不歸宗鏡。何以裁之。　問。何不依自禪宗。躡玄學正路。但一切處無著。放曠任緣。無作無修。自然合道。何必拘懷局志。徇義迷文。可謂棄靜求諠。厭同好異。答。近代相承。不看古教。唯專己見。不合圓詮。或稱悟而意解

情傳。設得定而守愚闇證。所以後學訛謬。不稟師承。先聖教中。已一一推破。如云一切處無著者。是以阿難懸知末法。皆墮此愚。於楞嚴會中。示疑起執。無上覺王。以親訶破。首楞嚴經云。阿難白佛言。世尊。我昔見佛與大目連。須菩提。富樓那。舍利弗。四大弟子。共轉法輪。常言覺知分別心性。既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中間。俱無所在。一切無著。名之為心。則我無著。名為心否。佛告阿難。汝言覺知分別心性。俱無在者。世間虛空。水陸飛行。諸所物像。名為一切。汝不著者。為在為無。無則同於龜毛兔角。云何不著。有不著者。不

可名無。無相則無。非無則相。相有則在。云何無著。是故應知一切無著。名覺知心。無有是處。又所言放曠任緣者。於圓覺中。猶是四病之數。圓覺經云。善男子。彼善知識所證妙法。應離四病。云何四病。一者作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於本心。作種種行。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作得故。說名為病。二者任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等今者。不斷生死。不求涅槃。涅槃生死。無起滅念。任彼一切。隨諸法性。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任有故。說名為病。三者止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今自心。永息諸念。得一切性。寂然平等。欲求圓覺。

彼圓覺性。非止合故。說名為病。四者滅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今永斷一切煩惱。身心畢竟空無所有。何況根塵虛妄境界。一切永寂。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寂相故。說名為病。離四病者。則知清淨。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如上所說。不唯作無著任緣之解。墮於邪觀。乃至起寂然冥合之心。皆存意地。如有學人問忠國師云。不作意時。得寂然否。答。若見寂然。即是作意。所以意根難出。動靜皆落法塵。故知並是執見修禪。說病為法。如蒸沙作飯。緣木求魚。費力勞功。枉經塵劫。且經中佛語幽玄。則義語非

文不同衆生情見麤浮乃文語非義又若執任緣無著之事盡落邪觀得悉檀方便之門皆成正教是以藥病難辯取捨俱非但且直悟自心自然言思道斷境智齊泯人法俱空向衆生三業之中開佛知見就生死五陰之內顯大菩提則了義金文可爲繩墨實地知識堪作眞歸故得智炬增輝照耀十方之際心華發艷榮敷法界之中如上所述皆爲有心成障若乃離於妄心自然合道

問本自無心妄依何起答爲不了本自無心名妄若知本自無心卽妄無所起眞無所得問何故有心卽妄無心卽無妄答以法界性空寂無主宰故有心卽有主宰有主宰卽有分劑無心卽無主宰無主宰卽無分劑無分劑卽無生死問無心者爲當離心是無心卽心得無心答卽心得無心問卽心是有心云何得無心答不壞心相而無分別問豈不辯知也答卽辯知無能所是無心也豈渾無用始是無心譬如明鏡照物豈有心耶當知一切衆生恒自無心心體本來常寂寂而常用用而常寂隨境鑒辯皆是實性自爾非是有心方始用也只謂衆生不了自心常寂妄計有心心便成境以卽心無心故心恒是理卽理無理故理恒是心理恒是心

故不動心相心恒是理故不得心相不得心相故卽是衆生不生不動心相故卽是佛亦不生以生佛俱不生故卽凡聖常自平等法界性也純一道清淨更無異法當知但有心分別作解之處俱是虛妄猶如夢中若未全覺所見纖毫亦猶是夢中事但得無心卽同覺後絕諸境界但有一微塵可作修證不思議解處俱不離三界夢中所見經云無有少法可得佛卽授記

又經云若有衆生能觀一切妄念無相則爲證得如來智慧又且無心者不得作有無情見之解若將心作無此卽成有若一切處無心如土木瓦礫此成斷滅皆屬意根强知妄識邊事是以稱不思議定者以有無情見不及故

所以圓覺經云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體已如空華用此思惟辯於佛境猶如空華復結空果展轉妄想無有是處問既不得作有無之解如何是正了無心答石虎山前鬬蘆花水底沉

問前標宗不言法相云何已下更用廣說事相法門答若不先論其事相之表何以辯其體性之原如世間法未見其海爭識其波未見其山寧諳其土今欲總別雙辯理事具陳不達事而理非圓不了理而事奚立故云理隨

事現一多緣起之無邊。事得理融千差涉入而無礙。又從總出別。因別成總。不得別而何成總。不因總而豈稱別。則理事總別。一際無差。只爲今時。但唯執總滯理。見解不圓。法眼將明而不明。疑心欲斷而非斷。皆是理事成礙。總別不通。故四弘誓願云。法門無邊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何乃虛擲寸陰。頓違本願。守愚空坐。辜負四恩。若愚癡人。不分菽麥。似牛羊眼。罔辯方隅。現今對境。尚不圓明。臨終遇緣。焉能甄別。直須達事通理。徹果窮因。無一法而不明。無一塵而不照。則見聞莫能惑。境界不能拘。故法華經云。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故知一心實相。悉是諸法。諸法所生。皆從現行善惡熏習。第八識含藏種子爲因。發起染淨差別報應。爲果。若不微細剖析。問答決疑。則何由到一心總別之原。徹八識性相之際。古德云。提綱意在張綱。不可去綱存網。舉領意在著衣。不可棄衣取領。若祇集而不敘。如無綱之網。若祇敘而不集。如無網之綱。故知理事雙明。方通圓旨。敎觀齊運。始達一乘。且如等覺菩

薩妙果將圓。却入幻網門。倒學凡夫事。習世間三昧。具工巧神通。今之所宗。且明大旨。須先立後破。以洗情塵。然卽破立同時。而無所破。不同權教定執教相之有門。寧比小乘唯證析法之空理。今則以別成總。將偏顯圓。別成總而一際無差。偏顯圓而萬法齊旨。開合自在。隱顯無方。若執之成萬有之瘡疣。若定之爲四魔之根蔕。（煩惱魔。五陰魔。死魔。天魔。）況百法明門。大乘菩薩初地方了。乃至十方諸佛本後二智。俱證俱緣。若不證唯識之性。不成根本智。無成佛之期。若不了唯識之相。不成後得智。闕化他之行。此唯識百法者。乃是有爲無爲眞俗一切法之性相根本。所以經云。若不證眞如。焉能了諸行。若不證唯識眞如之性。焉能了唯識百法之行相。故云根本智證百法性。後得智緣百法相。大乘起信論云。信成就發心。略說有三。一發正直心。如理正念眞如法故。二發深重心。樂集一切諸善行故。三發大悲心。願拔一切衆生苦故。問。一切衆生。一切諸法。皆同一法界。無有二相。據理但應正念眞如。何假復脩一切善行。救一切衆生。答。不然。如摩尼寶。本性明潔。在礦穢中。假使有人勤加憶念。而不作方便。不施功力。欲求淸淨。終不可得。眞如之法。

亦復如是。體雖明潔。具足功德。而被無邊客塵所染。假使有人勤加憶念。而不作方便。不修諸行。欲求清淨。終無得理。是故要當集一切善行。救一切衆生。離彼無邊客塵垢染。顯現眞法。　如首楞嚴經云。幻妄稱相。其性眞爲妙覺明體。是以若偏執相而成妄。定據性而沉空。今則性相融通。眞妄交徹。不墮斷常之見。能成無盡之宗。故知若欲深達法原。妙窮佛旨者。非上智而莫及。豈下機而能通。所以法華經偈云。如是大果報種種性相義。我及十方佛。乃能知是事。又華嚴經云。佛子。譬如金師善巧鍊金。數數入火。轉

轉明淨。調柔成就。隨意堪用。菩薩亦復如是。供養諸佛。教化衆生。皆爲修行淸淨地法。所有善根。悉以迴向一切智地。轉轉明淨。調柔成就。隨意堪用。然雖萬行磨鍊。皆是自法所行。如先德云。一切佛事。無邊化門。皆依自法融轉而行。卽自心中有眞如體大。今日體解。引出法身。由心中有眞如相大。今日了達。引出報身。由心中有眞如用大。今日修行。引出化身。乃至十波羅密。一切塵沙萬行。但是自心中引出。未曾心外得一法。行一行。若言更有從外新得者。卽是魔王外道說。　夫欲顯正宗。先除邪執。百法鈔云。破邪執

者。卽二邊之邪執。總有三種。二邊。一外道斷常二邊。如有外道一向執常。卽四徧常論等。是此卽常見邊。又有外道一向執斷。卽七斷滅論。是此卽斷見邊。第二小乘假實二邊。或有小乘一向執假。卽一說部等。執一切法但有假名。而無實體。卽是著假邊。又有小乘一向執實。卽薩婆多及犢子部等。執諸法皆實。卽是著實邊。第三大小乘空有二邊。卽小乘有部等。執心外有法。是著有邊。大乘淸辯菩薩等。撥菩提涅槃悉無。卽是著空邊。顯中道者有二。一假施設中道。二眞實中道。眞實中道有二。一者能證淨分依他。是其

妙有。智起惑盡。名曰眞空。妙有眞空。正處中道。二者能證有爲。是其妙有。所證眞理。名曰眞空。妙有眞空。正處中道。三者。唯於法身上說本來實性。名爲妙有。卽此實性。便是眞空。妙有眞空。正處中道。二假施設中道者。卽佛於後得智中。而假施設。亦有三種。一者不斷不常中道。謂佛經中說有異熟識爲總報主。此陰纔滅。彼陰便生。卽是不斷。又說生滅不定。名曰無常。卽是不常。不斷不常。正處中道。此破外道斷常二邊。二者不假不實中道者。謂佛經中說一切色心從種而生者。卽是不假。依此分位。或有相形。卽是不實。

稱實而談。正處中道。此破小乘假實二邊。三者。不有不無中道。謂經說我法徧計。卽是不有。依圓妙有。卽是不無。離有離無。正處中道。此破大小乘空有二邊。是以欲執二邊之情。卽背中道之理。纔作四句之解。便失一乘之門。須知非離邊有中。亦非卽邊是中。若離邊求中。則邊見未泯。若卽邊是中。中解猶存。是以難解難知。唯深般若。執之如大火聚。四邊不可觸之。了之若清涼池。諸門皆可入矣。故知法無定相。迴轉隨心。執卽成非。達之無咎。如四句法。通塞由人。在法名四句。悟入名四門。妄計名四執。毀法名四謗。是知

四句不動。得失空生。一法無差。升沉自異。又唯心訣破一百二十種邪見云。或和神養氣而保自然。或苦質摧形而爲至道。或執無著而椿立前境。或求靜慮而伏捺妄心。或刳情滅法以凝空。或附影緣塵而抱相。或喪靈原之眞照。或殞佛種之正因。或純識凝神。受報於無情之地。或澄心泯色。住果於八難之天。或著有而守乾城。或撥無而同兎角。或絕見而居闇室。或立照而存所知。或認有覺是眞佛之形。或效無知。同木石之類。或執妄取究竟之果。如卽泥是瓶。或妄緣趣解脫之門。似撥波求水。或外騁而妄興夢事。或內守而端居抱愚。或宗一而物像同如。或見異而各立法界。或守愚癡無分別而爲大道。或尙空見排善惡而作眞脩。或解不思議性作頑空。或體眞善妙色爲實有。或脩沉機絕想向有漏之天。或學覺觀思惟。墮情量之域。或不窮妄性作冥初之解。或昧於幻體。立空無之宗。或認影像而爲眞。或捨虛妄而求實。或認見聞性爲活物。或指幻化境作無情。或起意而乖寂知。或斷念而虧佛用。或迷性功德而起色身之見。或據畢竟空而生斷滅之心。或執大理而頓棄莊嚴。或迷漸說而一向造作。或據體離緣而堅我執。或忘

泯一切而守巳愚。或定人法自爾而墮無因。或執境智和合。而生共見。或執心境混同亂能所之法。或著分別眞俗縛智障之愚。或守一如不變而墮常。或定四相所遷而沉斷。或執無脩而祛聖位。或言有證而背天眞。或躭依正而隨世輪迴。或厭生死而喪眞解脫。或迷眞空而崇因著果。或昧實際而欣佛厭魔。或著隨宜所說。而守語爲眞。或失音聲實相。而離言求默。或宗教乘而毀自性之定。或弘禪觀而斥了義之詮。或鬬奇特而但願出身。俄沉識海。或作淨潔而唯求玄密。反墮陰城。或起殊勝知解。而剜肉爲瘡。或任

本性清淨而執藥成病。或尋文採義而飲客水。或守靜居閒而坐法塵。或起有得心談無相大乘。或運圖度想探物外玄旨。或廢說起絕言之見。或存詮招執指之譏。或認動用而處生滅根原。或專記憶而住識相邊際。或安排失圓覺之性。或縱任虧入道之門。或起身心精進而滯有爲。或守任眞無事而沉慧縛。或專繫念勤思而失於正受。或效無礙自在而放捨修行。或隨結使而恃本性空。或執纏蓋而妄加除斷。或保重而生法愛。或輕慢而毀佛因。或進求而乖本心。或退墮而成放逸。或語證相違而虧實地。或體用各

據而乖佛乘。或欣寂而住空失大悲之性。或泯緣而厭假違法爾之門。或著我見而昧人空。或迷現量而堅法執。或解不兼信而滋邪見。或信不兼解而長無明。或云人是而法非。或稱境深而智淺。或取而迷法性。或捨而乖卽眞。或離而違因。或卽而亡果。或非而謗實。或是而毀權。或惡無明而背不動智門。或憎異境而壞法性三昧。或據同理而起增上慢。或貶別相而破方便門。或是菩提而謗正法輪。或非衆生而毀眞佛體。或著本智而非權慧。或迷正宗而執化門。或滯理溺無爲之坑。或執事投虛幻之網。或絕邊泯迹。

違雙照之門。或保正存中失方便之意。或定慧偏習而焦爛道芽。或行願孤興而沉埋佛道。或作無作行。修有爲菩提。或著無著心學相似般若。或趣淨相而迷垢實性。或住正位而失俗本空。或立無相觀而障翳眞如。或起了知心而違背法性。或守眞詮而生語見。服甘露而早終。或執圓理而起著心。飲醍醐而成毒。已上略標一百二十種邪見。並是迷宗失旨。背湛乖眞。揑目生華。迷頭認影。若敲氷而索火。如緣木以求魚。畏影逃空。把風捉電。若非甘種。沙豈飯因。皆不能以法性融通。一旨和會。盡迷方便。悉入見纏。不達

正宗。皆投見網。所以天魔外道。本無其種。脩行失念。遂派其原。故知但有所重所依。立知立解。絲毫見處不亡。皆成外道。　如華嚴論云。見在卽凡。情亡卽佛。祖師云。不用求眞。唯須息見。法華經云。此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　是以若實悟宗之人。尚不得無見無解。豈可更隨言執意。而起有見有解乎。　佛藏經云。佛言。一切諸見。皆從虛妄緣起。舍利弗。若作是念。此是正見。是人卽是邪見。舍利弗。於聖法中。拔斷一切諸見根本。悉斷一切諸語言道。如虛空中。手無觸礙。諸沙門法。皆應如是。又云。佛言。舍利弗。諸佛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唯是一義。所謂離也。何等爲離。離諸欲諸見。欲者即是無明。見者即是憶念。何以故。一切諸法。憶念爲本。所有念想。即爲是見。見即是邪。是以若能離見。即成諸佛。十方稽首。萬類歸依。如中觀論云。瞿曇大聖主。憐愍說是法。悉斷一切見。我今稽首禮。　若入宗鏡。正解分明。體用相含。心境交涉。空具德而徹萬有之表。事無礙而全一理之中。又若究竟欲免斷常邊邪之見。須明華嚴六相義門。則能任法施爲。自亡能所。隨緣動寂。不壞有無。具大總持。究竟無過矣。此六相義。是辯世間法自在無礙。正顯緣

起無分別理。若善見者。得智總持門。不墮諸見。不可廢一取一。雙立雙亡。雖總同時。繁興不有。縱各具別。冥寂非無。不可以有心知。不可以無心會。詳法界內。無總別之文。就果海中。絕成壞之旨。今依因門智照。古德略以喻明。六相義者。一總相。二別相。三同相。四異相。五成相。六壞相。總相者。譬如一舍是總相。椽等是別相。椽等諸緣和同作舍。各不相違。非作餘物。故名同相。椽等諸緣遞互相望。一一不同。名異相。椽等諸緣。一多相成。名成相。椽等諸緣各住自法。本不作故。名壞相。又椽即是舍。爲椽獨能作舍。若離椽舍即

全不成故。若得椽時。即得舍故。所以椽非是少力共成。皆是全力故。舍既即是椽。餘瓦木等總並是椽。若却椽即舍無故。舍壞故。不名瓦木等。是故瓦木等即是此椽也。若不即椽者。舍即不成。椽瓦木等皆不成。今既並成。故知相即耳。椽即瓦木等。一椽既爾。餘一切緣例然。是故一切緣起法不成。即已成也。別相者。椽等諸緣。別於總故。若不別者。總義不成。由無別時。即無總故。以因別而得總故。是故別者以總爲別也。如椽即舍故。名總相。即是椽故。名別相。若不即舍。不是椽。若不即椽。不是舍。例如若不即總。不名別。若不

即別。不名總。　是故真如一心爲總相。能攝世出世間一切法故。約攝諸法得總名。能生諸緣成別號。法法皆齊爲同相。隨相不等稱異門。建立境界故稱成。不動自位而爲壞。又云。一總相者。一合多德故。二別相者。多德非一故。三同相者。多義不相違故。四異相者。多義不相似故。五成相者。由此諸義緣起成故。六壞相者。諸緣各住自性。不移動故。此上六相義門。是菩薩初地中。觀通世間一切法門。能入法界之宗。不墮斷常之見。若一向別。遂行位而乖宗。若一向同。失進修而墮寂。所以位位即佛。階降宛然。重重鍊磨。本

位不動斯則同異俱濟理事不虧因果無差迷悟全別欲論大旨六相還同夢裏渡河若約正宗十地猶如空中鳥跡若約圓修斷惑對治習氣非無理行相資闕一不可是以文殊以理印行差別之道無虧普賢以行會理根本之門不廢如上微細擇見眞實識心可謂教觀相應境智冥合正助齊運目足更資則定可以繼先德之遺徽紹覺王之後裔矣

御錄宗鏡大綱卷十一

夫言正唯識義約有幾種識答經論通辯有八種識一眼識二耳識三鼻識四舌識五身識六意識七末那識八阿賴耶識　問此八種識行相如何答經論成立自有明文此八種識具三能變一異熟能變卽第八識二思量能變卽第七識三了別能變卽前六識唯識論云識所變相雖無量種而能變識類別唯三一謂異熟卽第八識多異熟性故二謂思量卽第七識恒審思量故三謂了境卽前六識了境麤相故論頌曰初阿賴耶識異熟一切種不可知執受處了常與觸作意受想思相應唯捨受是無覆無記觸等亦如是恒轉如瀑流阿羅漢位捨初能變識大小乘教名阿賴耶此識有能藏所藏執藏意故謂與雜染互爲緣故有情執爲自內我故　問佛種從緣起者卽是熏習義約法報化三身中是何佛種從緣起答是報身佛由熏成故以智爲種法身是無爲斷惑所顯不從種子生以法報具足能起化現卽化身是法報之用唯報佛性卽是一切衆生聞熏種子且如世間甘露葉上霧露潤濕滴入土中一滴成一連珠又更濕潤生長芽莖報佛性亦爾我等第六識見分及

耳識見分如同甘露葉如來大乘教法如似霧露耳識第六識熏得大乘種子似潤濕落在第八識中如入土中生得連珠後數資熏至成自受用報身似更遇濕潤生起芽莖故知佛種全自熏成初學之人爭不仗於聞法之力且衆生雖有正因性須假緣因發起如大智度論云如經中說二因緣發起正見一者外聞正法二者內有正念又如草木內有種子外有雨澤然後得生若無菩薩衆生雖有業因緣無由發起然欲弘揚佛法剖析圓宗應須性相雙明總別俱辯故法華經偈云如是大果報種種性相義我及十

方佛乃能知是事今宗鏡本意要理事分明方顯一心體用具足若有體而無用如有身而無手足若有用而無體如有手足而無身若無身手人相不具若無體用法身不圓釋摩訶衍論云自性清淨無漏性德從無始來一向明白亦無垢界亦無染汙而以無明而熏習故即有垢界無明藏海從無始來一向闇黑亦無智明亦無白品而以本覺而熏習故即有淨用如是染淨但是假立染非實染淨非實淨皆是幻化無實自性故知染淨無體隨熏所成若離熏習之緣決定無法可得若無第八識所熏之體萬法不成

以前衆多義門成就唯識即知無有一法不從心化生隨善惡以熏成因修習而爲種似裹香之紙染芬馥以騰馨如繫魚之繩近鰓羶而作氣況異熟本識堅住眞心聞善法熏則淨種子增長因惡法發則染種子圓成是以內則爲因雖然本有外爲緣助須仗新熏遂能起果酬因爲凡作聖故經云佛種從緣起故知無法不熏成是以多聞熏習之功須親道友積學鍊磨之力全在當人不可虛度時光不勤妙行如木中火性是火正因未遇人工不成火用如身中佛性是佛正因不偶淨緣難成妙用問心識無形無對

云何說受熏之義答經明若熏若變俱不思議約隨緣鼓動彰熏變之相以根本無明熏本覺時即本覺隨動故說爲熏又本覺之體理雖不變由隨緣故故說爲變雖然熏變染而不染雖不熏變不染而染莫可以心意測故云不思議熏靡可以文句詮故云不思議變　問阿賴耶識若常則無轉變若斷則不相續如何會通得合正理答不一不異非斷非常方契因緣唯識正理識論云此識非斷非常以恒轉故恒謂此識無始時來一類相續常無間斷是界趣生施設本故性堅持種令不失故轉謂此識無始時來念

念生滅前後變異因滅果生非常一故可爲轉識熏成種故恒言遮斷轉表非常猶如瀑流因果法爾謂此識性無始時來刹那刹那果生因滅果生故非斷因滅故非常非斷非常是緣起理故說此識恒轉如流 問此識既云恒轉如流定有生滅去來否答此識不守自性隨緣變時似有流轉而實無生滅亦非去來如湛水起漚漚全是水華生空界華全是空識性未嘗去來虛空何曾生滅 又心無處所實無來去昔所行處了知見性自虛通體無去住不用除滅此心若識此心本是佛體不須怕今有不識心

人將此爲妄終日除滅亦不可得滅縱令得滅證聲聞果亦非究竟只如過去諸佛恒沙劫事見如今日眞如之性靈通自在照用無方不可同無情物佛性是生氣物不可兀爾無知但無心量種種施爲如幻如化如機關木人畢竟無有心量於一切處無執繫無住著無所求於一切時中更無一法可得 問此阿賴耶識既爲一切法因又稱引果只如因果之法爲眞實有爲假施設答皆從識變是假施設論云謂此正理深妙離言因果等言皆假施設觀現在法有引後用假立當果對說現因觀現在法有酬前相假立

會因對說現果假謂現識似彼相現如是因果理趣顯然遠離二邊契會中道諸有智者應順修學釋云令明諸法自相離言謂觀三世唯有現法觀此現法有能引生當果之用當果雖無而現在法有引彼用用者功能行者尋見現法之上有此功用觀此法果遂心變作未來之相此似未來實是現在卽假說此所變未來名爲當果對此假當有之果而說現在法爲因此未來果卽觀現在法功能而假變也其因亦爾觀此現法有酬前之相卽異熟變相等觀此所從生處而能變爲過去實非過去而是現在假說所變

爲現法卽對此假曾有過去因而說現在爲果而實所觀非因非不因非果非不果且如於因性離言故非實有因有功能故非定不因果亦如是 問此第八識爲定是眞是假答是眞是假不可定執首楞嚴經云陀那微細識習氣成瀑流眞非眞恐迷我常不開演釋曰梵語阿陀那者此云執持識此識體淨被無明熏習水乳難分唯佛能了以不覺妄染故則爲習氣變起前之七識瀑流波浪鼓成生死海若大覺頓了故則爲無漏淨識執持不斷盡未來際作大佛事能成智慧海眞非眞恐迷者佛意我若一向說眞

則衆生不復進修墮增上慢以不染而染非無客塵垢故又外道執此識爲我若言卽是佛性眞我則扶其邪執有濫眞修我若一向說不眞則衆生又於自身撥無生斷見故無成佛之期是以對凡夫二乘前不定開演恐生迷倒不達如來密旨以此根本識微細難知故問此第八識於眞俗二諦中俱建立否答染淨之本眞俗俱存不達眞異熟正唯識人多執俗有眞無强生異見不知諸佛密意執遣相空理以爲究竟此乃破徧計情執是護過遮詮便撥依他圓成悉作空華之相若無依圓本識及一切法皆則無體

旣非實有成大邪見論云外道毁謗染淨因果亦不謂全無但執非實故若一切皆非實有菩薩不應爲不捨生死精勤修集菩提資糧誰有智者爲除幻敵求石女兒用爲軍旅故應信有能持種心依之建立染淨因果彼心卽是此第八識　所以經云深信大乘不謗因果但眞諦中以一切法不可得故言語道斷故心智路絕故或言一切法空此是第一義空不可得空非是外道斷空小乘但空等不可起龜毛兎角之心執蛇足鹽香之見問受生命終旣依本識生時死時復住何心答夫論生滅之事必住散動之心經云有念卽魔網不動卽法印魔網立生死之道法印成涅槃之門故知散亂寂靜二途皆依本識而有

問一切有情皆依食住卽是第八識食約有幾種行相如何答識論云經說食有四種一者段食變壞爲相謂欲界繫香味觸三於變壞時能爲食事由此色處非段食攝以變壞時色無用故二者觸食觸境爲相謂有漏觸纔取境時攝受喜等能爲食事此觸雖與諸識相應屬六識者食義偏勝觸麤顯境攝受喜樂及順益捨資養勝故三者意思食希望爲相謂有漏思與欲俱轉希可愛境能爲食事此思雖與諸

識相應屬意識者食義偏勝意識於境希望勝故四者識食執持爲相謂有漏識由段觸思勢力增長能爲食事此識雖通諸識自體而第八識食義偏勝一類相續執持勝故此四能持有情身命令不壞斷故名爲食段食唯於欲界有用觸意思食雖徧三界而依識轉隨識有無眼等轉識有間有轉非徧恒時能持身命謂無心定熟眠悶絕無想天中有間斷故設有心位隨所依緣性界地等有轉易故於持身命非徧非恒乃至由此定知異諸轉識有異熟識一類恒徧執持身命令不斷壞世尊依此故作是言一切有

情皆依食住。 增一經云。世尊告阿那律曰。一切諸法。由食而住。在眼以眠爲食。耳以聲爲食。鼻以香爲食。舌以味爲食。身以細滑爲食。意以法爲食。涅槃以無放逸爲食。爾時佛告諸比丘。如此妙法。夫飲食有九事。人間有四食。一段食。二更樂食。三念食。四識食。復有五種是出世間食。一禪食。二願食。三念食。四八解脫食。五喜食。是出世間之表。當共專念捨除四種之食。求辦出世之食。所以維摩經云。迦葉住平等法。應次行乞食。爲不食故。應行乞食。爲壞和合相故。應取摶食。爲不受故。應受彼食。斯皆是破五陰法成涅

槃食。問。住滅定者。於八識中。滅何等識。答。但滅六識。以第八識持身故。論云。契經說住滅定者。身語心行無不皆滅。而壽不滅。亦不離煖。根無變壞。識不離身。若無此識。住滅定者。不離身識。不應有故。 問。小乘入滅盡定。云何不能現其威儀。答。小乘是事滅。大乘是理滅。如清凉疏云。一切法滅盡三昧智通者。謂五聚之法。皆當體寂滅。故斯即理滅。不同餘宗滅定。但明事滅。唯滅六七心心所法。不滅第八等。但事滅。故不能即定而用。證理滅。故定散無礙。由即事而理。故不礙滅。即理而事。故不礙用。是以經云。雖念念入而不廢菩薩道等。亦非心定而身起用。亦不獨明定散雙絕。但是事理無礙。故七地中云。雖行實際。而不作證。能念念入。亦念念起。及淨名經云。不起滅定。現諸威儀。皆斯義也。又古師云。若大乘滅定。由具五蘊。有第八識。及第七淨分末那平等性智在。而能引起種種威儀。小乘唯有色行二蘊。前六識已滅。以小乘所現威儀事。須意識始能引起。既無意識。則無運用之功。與大乘有異。已上猶是約行相分別。若就理而論。威儀即定。定即威儀。以色心其已久如故。問。識種即是命根者。以何義爲根。答。論云。然依親生此識種子。

由業所引功能差別。住時決定。假立命根。以此種子爲業力故。有持一報之身。功能差別。令得決定。若此種子無此功能。身便爛壞。 故種子爲命根。餘現行色心等。非命根。不恒續故。非業所引故。然業正牽時。唯牽此種子。種子方能造生現行。非謂現行名命根。故唯種是根。又夫命根者。依心假立。命爲能依。心爲所依。命之依心。如情之依心矣。 問。淨名經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無住本。即阿賴耶識。云何說此識爲一切法本。答。此識建立有情無情。發生染法淨法。若有知有覺。則衆生界起。若無想無慮。則國土緣生。因

染法而六趣迴旋。隨淨法而四聖階降。可謂凡聖之本。身器之由。了此識原何法非悟。證斯心性何境不眞。可謂絶學之門。棲神之地矣。　問。至聖垂慈。覺王應跡。以廣長之舌相。出誠實之微言。於無名相中。布難思之教海。以假名相說演無盡之義宗。且如第八識心本無名相。隨位立號。因執得名。至何位次之中。而捨虛假之稱。答。唯識論云。第八識雖諸有情皆悉成就。而隨義別立種種名。謂或名心。由種種法熏習種子所積集故。或名阿陀那。執持種子及諸色根。而不壞故。或名所知依。能與染淨所知諸法爲依止故。

或名種子識。能徧任持世出世間法種子故。此等諸名。通一切位。或名阿賴耶識。藏一切雜染品法。令不失故。我見等執藏以爲自內我故。此名唯在異生有學。非無學位。不退菩薩。有雜染法執藏義故。或名異熟。能引生死善不善業異熟果故。此名唯在異生二乘諸菩薩位。非如來地。猶有異熟無記法故。或名無垢識。最極清淨諸無漏法所依止故。此名唯在如來地有。菩薩二乘及異生位。持有漏種可受熏習。未得善淨第八識故。如契經偈說。如來無垢識。是淨無漏界。解脫一切障。圓鏡智相應。阿賴耶識名。過失重故。

最初捨故。此中偏說。異熟識體。菩薩將得菩提時捨。聲聞獨覺入無餘依涅槃時捨。無垢識體。無有捨時。利樂有情無盡時故。心等通故。隨義應說。　天台淨名疏云。一法異名者。諸經異名說眞性實相。或言一實諦。或言自性清淨心。或言如來藏。或言如如。或言實際。或言實相般若。或言一乘。或言卽是首楞嚴。或言法性。或言法身。或言中道。或言畢竟空。或言正因佛性性淨涅槃。如是等種種異名。此皆是實相之異稱。故大智論偈云。般若是一法。佛說種種名。隨諸衆生類。爲之立異字。大涅槃經云。如天帝釋有千種名。

解脫亦爾。多諸名字。又云。佛性者有五種名。故皆是赴機利物。爲立異名也。而法體是一。未曾有異。如帝釋千名。名雖不同。終是目於天主。豈有聞異名故。而言非實相理。如人供養帝釋。毀憍師迦。供養憍師迦毀於帝釋。如此供養未必得福。末代弘法者亦爾。或信賴耶自性清淨心。而毀畢竟空。或信畢竟空無所有。毀賴耶識自性清淨心。或言般若明實相。法華明一乘。皆非佛性。此之求福。豈不慮禍。若知名異體一。則隨喜之善徧於法界。何所諍乎。　問。因相立名。因名顯相。名已廣辯。識相如何。答。詮表呼召。目之爲名。

行狀可觀號之曰相。第六分別事識是名。取境染心是相。第七現識是名。無明熏妄心是相。第八藏識是名。心清淨是相。第九眞識是名。體性不改是相。斯皆是無名之名。無相之相。何者。以名相不出心境。故是以心無自性。因境而生。境無自性。因心而有。則張心。無心外之境。張境。無境外之心。若互奪兩亡。心境俱泯。若相資並立。心境宛然。此乃無性而空。空而不空。無性而有。有而不有。不有之有。有顯一如。不空之空。空成萬德。可謂摧萬有於性空。蕩一無於畢竟矣。

問。諸心識中。何識堅牢。不爲諸緣之所飄動。答。世間

無有一法不從緣生。緣生之法。悉皆無常。唯有根本心。不從前際生。不從中際住。不於後際滅。實爲萬有之根基。諸佛之住處。是以喻之如鏡。可以精鑒妍醜。深洞玄微。仰之爲宗。猶乎巨浸納川。太虛含像。密嚴經云。心有八種。或復有九。與無明俱爲世間因。世間悉是心。心法現。是心心法。及以諸根生滅流轉。爲無明等之所變異。其根本心。堅固不動。世間因緣有十二分。若根若境。能生所生。刹那壞滅。從於梵世至非非想。皆因緣起。唯有如來。離諸因緣。內外世間。動不動法。皆如瓶等。壞滅爲性。又頌云。汝等諸佛子。云何不見聞。藏識體清淨。衆身所依止。或具三十二。佛相及輪王。或爲種種形。世間皆悉見。譬如淨空月。衆星所環繞。諸識阿賴耶。如是身中住。譬如欲天主。侍衛遊寶宮。江海等諸神。水中而自在。藏識處於世。當知亦復然。如地生衆物。是心多所現。譬如日天子。赫奕乘寶宮。旋繞須彌山。周流照天下。諸天世人等。見之而禮敬。藏識佛地中。其相亦如是。十地行衆行。顯發大乘法。普與衆生樂。常讚於如來。在於菩薩身。是卽名菩薩。佛與諸菩薩。皆是賴耶名。佛及諸佛子。已受當受記。廣大阿賴耶。而成於正覺。密嚴諸定者。與妙

定相應。能於阿賴耶。明了而觀見。佛及辟支佛。聲聞諸異道。見理無怯人。所觀皆此識。種種諸識境。皆從心所變。瓶衣等衆物。如是性皆無。悉依阿賴耶。衆生迷惑見。以諸習氣故。所取能取轉。此性非如幻。陽燄及毛輪。非生非不生。非空亦非有。譬如長短等。離一卽皆無。智者觀幻事。此皆唯幻術。未曾有一物。與幻而同起。幻燄及毛輪。和合而可見。離一無和合。過未亦非有。幻事毛輪等。在在諸物相。此皆心變異。無體亦無名。世中迷惑人。其心不自在。妄說有能幻。幻成種種物。幻師甎瓦等。所作衆物類。種種若去來。此見

皆非實。如鐵因磁石。所向而轉移。藏識亦如是。隨於分別轉。一切諸世間無處不周徧。如日摩尼寶無思及分別。此識徧諸處。見之謂流轉。不死亦不生。本非流轉法。定者勤觀察。生死猶如夢。是時卽轉依。說名爲解脫。此卽是諸佛。最上之教理。審量一切法。如秤如明鏡。又如大明燈。亦如試金石。遠離於斷滅。正道之標相。修行妙定者。至解脫之因。永離諸雜染。轉依而顯現。問。本識與諸識和合同起同滅。至轉依位。諸煩惱識滅。唯本識在。如何分別滅不滅之異。答。攝大乘論云。若本識與非本識共起共滅。猶如水乳和合。

云何本識不滅。非本識滅。譬如於水鵝所飲乳。釋云。譬如水乳雖和合。鵝飲之時唯飲乳不飲水。故乳雖盡而水不竭。本識與非本識亦爾。雖復和合而一滅一在。問。此根本識心旣稱爲一切法體。又云常住不動。只如萬法卽此心。有離此心有。若卽此心。萬法遷變。此心云何稱爲常住。若離此心。復云何得爲一切法體。答。開合隨緣。非卽非離。以緣會故合。以緣散故開。開合但緣。卷舒無體。緣但開合。緣亦本空。彼此無知。能所俱寂。密嚴經偈云。譬如金石等。本來無水相。與火共和合。若水而流動。藏識亦如是。體非流轉法。

諸識共相應。與法同流轉。如鐵因磁石。周廻而轉移。二俱無有思。狀若有思覺。賴耶與七識。當知亦復然。習繩之所繫。無人而若有。普徧衆生身。周行諸陰趣。如鐵與磁石。展轉不相知。　問。若不立此第八識。有何等過。答。有大過失。一切染淨法不成。俱無因故。識論云。若無此識持煩惱種。界地往還無染心後諸煩惱起皆應無因。餘法不能持彼種故。若諸煩惱無因而生。則無三乘學無學果。諸已斷者皆應起故。又若無此識持世出世淸淨道種。異類心後起彼淨法皆應無因。又出世道初不應生。無法持彼法爾種故。初

不生故後亦不生。是則應無三乘道果。若無此識持煩惱種轉依斷果亦不得成。謂道起時現行煩惱及彼種子俱非有故。染淨二心不俱起故。道相應心不持彼種。自性相違如涅槃故。餘法持種理不成故。旣無所斷能斷亦無。依誰由誰而立斷果。若由道力後惑不生立斷果者。則初道起應成無學。後諸煩惱皆已無因永不生故。許有此識。一切皆成。唯此能持染淨種故。證此識有理趣無邊。恐厭繁文略述綱要。則有此識教理顯然。諸有智人應深信受。　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若欲學諸佛方便須

具菩薩徧行。一一洞明。方成大化。如上廣引藏識之文。祖佛所明。經論共立。第八本識。眞如一心。廣大無邊。體性微細。顯心原而無外。包性相以該通。擅持種之名。作總報之主。建有情之體。立涅槃之因。居初位而總號賴耶。處極果而唯稱無垢。備本後之智地。成自他之利門。隨有執無執而立多名。據染緣淨緣而作衆體。孕一切而如太虛包納。現萬法而似大地發生。則何法不收。無門不入。但以迷一眞之解。作第二之觀。初因覺明能了之心。發起內外塵勞之相。於一圓湛。析出根塵。聚內四大為身。分外四大為境。內以

識情為垢。外因想相成塵。無念而境觀一如。有想而眞成萬別。若能心融法界。境豁眞空。幻翳全消。一道明現。可謂裂迷途之緻網。抽覺戶之重關。惛夢醒而大覺常明。狂性歇而本頭自現。　夫第二能變識者。識論頌云。次第二能變。是識名末那。依彼轉緣彼。思量為性相。四煩惱常俱。謂我癡我見。并我慢我愛。及餘觸等俱。有覆無記攝。隨所生所繫。阿羅漢滅定。出世道無有。乃至應知此意但緣藏識見分。非餘。彼無始來。一類相續。似常似一。故恒與諸法為所依故。此唯執彼為自內我故。　問。此第七識。云何離眼等識

別有自體。出何經文。答。論云。聖教正理為定量故。謂薄伽梵處處經中說心意識三種別義。集起名心。思量名意。了別名識。是三別義。如是三義。雖通八識。而隨勝顯。第八名心。集諸法種。起諸法故。第七名意。緣藏識等。恒審思量為我等故。餘六名識。於六別境。麤動間斷。了別轉故。如入楞伽頌說。藏識說名心。思量性名意。能了諸境相。是說名為識。釋云。雖通八識皆名心意識。而隨勝顯。第八名心。為一切現行熏集諸法種。現行為依種子識為因。能生一切法故。是起諸法。第七名意者。因中有漏。唯緣我境。無漏緣第八及

眞如。果上許緣一切法。故餘六識名識。於六別境體是麤動有間斷法。了別轉故。易了名麤。轉易名動。不續名間。各有此勝。各別得名。又論云。謂契經說。不共無明。微細恒行。覆蔽眞實。若無此識。彼應非有。謂諸異生。於一切分恒起迷理不共無明。覆眞實義。障勝慧眼。如有頌說。眞義心當生。常時為障礙。俱行一切分。謂不共無明。是故契經說。異生類恒處長夜。無明所蒙。惛醉纏心。曾無醒覺。若異生位有暫不起此無明時。便違經義。謂異生位迷理無明有行不行。不應理故。此依六識皆不得成。應此間斷彼恒緣故。許有

末那便無此失。問。若無末那。有何等過。答。若無第七。則無凡可厭。無聖可欣。凡聖不成。染淨俱失。論云。是故定應別有此意。又契經說無想有情。一期生中。心心所滅。若無此識。彼應無染。謂彼長時無六轉識。若無此意我執便無。乃至故應別有染汙末那。於無想天。恒起我執。由斯賢聖同訶厭彼。又契經說異生善染無記心時。恒帶我執。若無此識。彼不應有。謂異生類三性心時。雖外起諸業。而內恒執我。由執我故。令六識中所起施等。不能亡相。故瑜伽說。染汙末那。爲識依止。彼未滅時。相了別縛。不得解脫。末那滅已。

相縛解脫。言相縛者。謂於境相。不能了達如幻事等。由斯見分相分所拘。不得自在。故名相縛。依如是義。有伽陀言。如是染汙意。是識之所依。此意未滅時。識縛終不脫。釋云。於無想天恒起我執。由斯賢聖同訶厭彼者。有第七於彼起我執。是異生故。出定已後復沉生死。起諸煩惱。聖賢訶彼。若無第七。不應訶彼。無過失果。由執我故。令六識中所起施等不能亡相者。此我外緣行相麤動。非第七起。由第七故第六起。此全由七生。增明爲論。第六識中我執體有間斷。通三性心間雜生故。第七不緣外境生故。已上略錄第七

末那。諸教同詮。羣賢共釋。創入道者。此意須明。是起凡聖之因。宜窮體性。乃立解惑之本。可究根原。迷之則爲人法執之愚。悟之則成平等性之智。於諸識內。獨得意名。向有漏中。作無明主。不間不斷。無想定治而不消。常審常恒。四空天避而還起。雖有覆而無記。不外執而內緣。常起現行。能蔽眞而障道。唯稱不共。但成染而潤生。是以欲透塵勞。須知要徑。將施妙藥。先候病原。若細意推尋。冥心體察。則何塵而不出。何病而不消。斷惑之門。斯爲要矣。第三能變者。唯識論頌云。次第三能變。差別有六種。了境爲性相。善不

善俱非。此三能變。是了別境識。自證分是了別性。見分是了別相。識論云。隨六根境種類異故。或名色識。乃至法識。隨境立名。順識義故。謂於六境了別名識。色等五識唯了色等。法識通能了一切法。問。於眼等六識中。有幾分別。答。略有三種。一自性分別。唯緣現在所緣諸行。自相行分別。所緣行。卽五塵也。自相行。如色以青爲行相。眼識緣時。亦任運作青行相。名自行。又自相卽能緣行。簡共相行。如緣青時。卽緣黃不著。二隨念分別。於昔曾所受諸行。追念行分別。唯緣過去。三計度分別。於去來今不現前思搆行分

別。卽非有計有是非量境。然約三世計度不定一世。又雜集論。於三分別中復有七種分別。一謂於緣任運分別。謂五識身如所緣相無異分別。於自境界任運轉故。二有相分別。謂自性隨念二種分別。取過現境種種相故。三無相分別。謂希求未來境行分別。四尋求分別。五伺察分別。六染汙分別。七不染汙分別。此四分別皆用計度分別。以爲自性所以者何。以思度故。或時尋求或時伺察。或時染汙。或不染汙種種分別。

問。前三分別於八識中幾識能具。答。八識中。唯第六識具三分別。自第七識唯有自性分別。以緣現在故。或可末那亦有計度。以計度執我故。若論體性。計度以慧爲性。隨念以念爲性。眞法之中。旣無虛妄。八識所以無此分別。

御錄宗鏡大綱卷十二

問。八識中各具幾分別。答。第六識具廣略十種分別。前五識唯自性任運。二種分別。五識於自境界任運轉故。第七識具計度染汙。有相。三種分別。第八識同前五識得有自性任運分別。

問。何故五識無分別執耶。答。夫言執者須是分別籌度之意方堅執。五識雖有慧而但任運。不能分別籌度。故五無執。唯第六也。

問。眼見色時爲是眼見爲是識見。答。雜集論云。非眼見色。亦非識等。以一切法無作用故。由有和合假立爲見。故稱眼能見色。又識之於根。乍出乍入。如鹿在網。猶鳥處籠。啄一捨一。周而復始。無暫休息。識在根籠亦復如是。或在於耳。或在於眼。來去無定。不可執常。雖復無定。相續不斷。何爲不斷。以妙用無間故。若凡夫爲色塵所縛。不得自在。若見一法。則被一法礙。不能圓通法界。是以金剛經云。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則無所見。首楞嚴經云。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猶若交蘆。由塵發知者。卽見分。因根有相者。卽相分。相見無性者。心境互生。各無自體。心不自立。由塵發知。境不自生。因根有相。二虛相倚。猶若交蘆。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

卽涅槃。但了了見無可見無可見。卽通法界見。卽是涅槃。若了了聞無可聞無可聞。卽通法界聞。卽是涅槃。一切諸法。本來涅槃。以分別心妄見所隔。不知自識。翻作無明。又首楞嚴經云。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若不假明暗等見。見色之時。則見餘根。若離念。徧法界見。鐵圍山一切相皆不能蔽。若六根伏。則不得六根相。如十人患瞖。共見空華。一人眼可則不見。餘九人還見。各各自除妄見。則不得一切相。物物皆眞。又十箇空華。一人能見。十人眼可。餘華總亡。但一妄除。皆不見諸相。一相則一切相。爲一切相皆我

心起。是知一瞖在目。千華競飛。一妄動心。諸塵併起。若能離念。則當處坐道場。轉大法輪。俱成佛道。　問。根塵所對。現證分明。如何圓通。得入空理。答。眼對色塵。無而有見。異熟業果。不可思議。唯智所知。非情所測。諸法實性。親證方明。有見有聞。世俗心量。若約眞諦。根境俱空。且如世俗門中。見無自性。如眼勝義根。如火。既能發識。又能照境。識如人能了別境。如物。故知無根不能發識。無識不能了境。無境不能起見。三法和合。方成見性。則見性無從。和合非有。如思益經偈云。悉見十方國。一切衆生類。而於眼色中。終不生

二相。諸佛所說法。一切能聽受。而於耳聲中。亦不生二相。能於一心中。知衆生諸心。自心及彼心。此二不分別。廣百門論破根境品云。眼等根塵。若執實有。理必不然。所以者何。違比量故。謂眼非見。如耳等根。耳亦非聞。如鼻等根。鼻不能齅。如舌等根。舌不能嘗。如身等根。身不能覺。如上諸根。一切皆由造色性故。或大種故。或業果故。又眼等根皆有質礙。故可分析。悉令歸空。或無窮過。是故不應執爲實有。但是自心隨因緣力。虛假變現。如幻事等。俗有眞無。又破情品云。眼爲到色見耶。不到色見耶。若眼去到色。乃見者。遠

色應遲見。近色應速見。何以故。去法爾故。而今近瓶遠月。一時見。是故知眼不去。若不去。則無和合。復次若眼力不到色而見者。何故見近不見遠。遠近應一時見。故知見性無從。諸根例爾。如還源集自他觀門云。兩身爲自他。彼身爲他。已身爲自。一身復爲自他。色身爲他。心卽爲自。心復爲自他。心卽爲他。智卽爲自。智復有自他。有所得智爲他。無所得智爲自。無所得智復有自他。淨智爲他。是淨亦淨爲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稽首如空無所依。心淨已度諸禪定。無住則無本覺。此名爲佛。假名名爲佛。亦無佛可成。無成

可成無出可出是名佛出無所見了了見了了見無所見但有名字名字性空無所有鏡像如虛空虛空如鏡像色心如虛空虛空如色心色心如鏡像鏡像身無二亦復非是一若能如是解諸佛從中出諸佛唯有名如空應響聲無心究竟道法法自然平平處亦無平無平作平說此中言語斷心行處亦滅已上六識之相總成三業之門未轉依中隨流徇境發雜染之種結生死之根至轉依位冥眞返流正理相應現妙觀察心決四生之疑網爲成所作智起三輪之化原一體匪移千差自別迷之枉遭沈沒念念成凡

悟之本自圓明心心證聖 經中又明有九種識以兼識性故或以第八染淨別開故言九識非是依他體有九亦非體類別有九識九識者以第八染淨別開爲二以有漏爲染無漏爲淨前七識不分染淨以俱是轉識攝故第八既非轉識獨開爲二謂染與淨合前七種故成九識如楞伽經頌云由虛妄分別是則有識生八九識種種如海泉波浪又金剛三昧經云爾時無住菩薩而白佛言世尊以何利轉而轉衆生一切情識入菴摩羅佛言諸佛如來常以一覺而轉諸識入菴摩羅何以故一切衆生本覺常以一覺

覺諸衆生令彼衆生皆得本覺覺諸情識空寂無生何以故決定本性本無有動論釋云一切情識則是八識菴摩羅者是第九識古德云一切唯心造者然其佛果契心則佛亦心造謂四智菩提是淨八識之所造故若取根本卽淨第八若依眞諦三藏此佛淨識稱爲第九名阿摩羅識唐三藏云此翻無垢是第八異熟謂成佛時轉第八成無別第九若依密嚴文具說之經云心有八識或復有九又云如來清淨藏亦名無垢智卽同眞諦所立第九以出障故不同異熟爲九有故古釋云阿摩羅識有二種一者所緣卽

是眞如二者本覺卽眞如智能緣卽不空藏所緣卽空如來藏若據通論此二並以眞如爲體華嚴論明解深密經說九識爲純淨無染識如瀑流水生多波浪諸波浪等以水爲依五六七八等皆以阿陀那識爲依故又云如是菩薩雖由法住智爲依止爲建立故此經意令於識處便明識體本唯眞智故如彼瀑流不離水體而生波浪又如明鏡依彼淨體無所分別含多影像不礙有而常無故如是自心所現識相不離本體無作淨智所現影相都無自他內外等執任用隨智無所分別又經云阿陀那識甚深細深細

者引彼凡流就識成智不同二乘及漸始菩薩破相成空不同凡夫繫而實有不同彼故不空不有何法不空爲智能隨緣照機利物故何法不有爲智正隨緣時無性相故無生住滅故華嚴經則不然但彰本身本法界一眞之根本智佛體用故混眞性相法報之海直爲上上根人頓示佛果德一眞法界本智以爲開示悟入之門不論隨妄而生識等如法華經以佛智慧示悟衆生使得清淨出現於世故不爲餘乘若二若三今宗鏡大意亦同此說但先標諸識次第權門然後會同眞智然不即識亦不離識但見唯識

實性之時方鑒斯旨似寶鏡普臨衆像若海印頓現森羅萬法同時更無前後　又楞伽經云有三種識謂眞識現識及分別事識譬如明鏡持諸色像現識處現亦復如是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是現識因取種種塵及無始妄想熏是分別事識因又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眞相乃至譬如泥團微塵非異非不異金莊嚴具亦復如是如是大慧轉識藏識眞相若異者藏識非因若不異者轉識滅藏識亦應滅而自眞相實不滅是故大慧非自眞相識滅但業相滅若自眞相滅者藏識則滅大慧藏識滅者不異外道斷

見論議大慧彼諸外道作如是論謂攝受境界滅識流注亦滅若識流注滅者無始流注應斷釋云入楞伽經直明自眞相本覺之心不藉妄緣性自神解名自眞相是依異義門說又隨無明風作生滅時神解之性與本不異故亦得名爲自眞相是依不異義門說又識有二種生謂流注生及相生所言眞識是根本無明所熏本覺眞心現識是阿賴耶識分別事識是意識經云妙嚴菩薩白佛言世尊麤相意識細相意識以何爲因以何爲緣佛言如是麤細意識以現鏡識而爲其因以六塵境爲緣相續而轉故又三細

中麤是現識七識中麤是意識第六意識分別六塵必依末那爲所依根意識是能依末那是所依　此楞伽經凡明幾識即有二門一者略說門二者廣說門如是二門中三本各異說謂一本分流楞伽中作如是說大慧略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相何等爲三謂眞識現識分別事識又一本分流楞伽中作如是說大慧廣說有八種略說有二種何等爲二一者了別識二者分別事識又一本分流楞伽中作如是說大慧略說有四種廣說有七種識云何爲四業識轉識現識分別事識如是三經直是眞說當應歸依初

契經中第一眞識。直是根本無明所熏本覺眞心。第二現識。直是現相阿賴耶識第三分別事識。直是意識麤分。意識細分。卽末那故。中契經中作如是說。第一了別識。直是現相阿賴耶識。第二分別事識。直是意識。義如前說。同說末那。後契經中四種識法。文相明故。且略不說。言七識者。末那意識。總爲一故。麤細雖別。唯一識故。法界法輪契經中作如是說。第六意識分別六塵境界時。中必依末那爲所依根。方得生起。是故意識當是能依。彼末那識當是所依也。又華嚴論云。世尊於南海中。楞伽山說法。其山高峻。下瞰

大海。傍無門戶。得神通者。堪能昇往。乃表心地法門。無心無證者。方能昇也。下瞰大海。表其心海本自淸淨。因境風所轉。識浪波動。欲明達境心空。海亦自寂。心境俱寂。事無不照。猶如大海無風。日月森羅煥然明白。此經意直爲根熟。頓說種子業識爲如來藏。異彼二乘滅識趣寂者故。亦爲異彼般若修空菩薩。空增勝者故。直明識體本性全眞。便明識體卽成智用。如彼大海無風。卽境像便明。心海法門。亦復如是。了眞卽識成智。此經異彼深密經意。別立九識。接引初根。漸令留惑長大菩提故。不令其心植種於空。亦不

令心猶如敗種。解深密經。乃是入惑之初門。楞伽維摩。直示惑之本實。楞伽卽明八識爲如來藏。淨名卽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淨名與楞伽同。深密經文。與此二部少別。當知入胎出胎。少年老年。乃至資生住處。若色若空。若性若相。皆是自識。唯佛能知。　如入楞伽經云。大慧。復有餘外道。見色有因。妄想執着形相長短。見虛空無形相分劑。見諸色相異於虛空有其分劑。大慧。虛空卽是色。以色大入虛空故。大慧。色卽是虛空。依此法有彼法。依彼法有此法。故以依色分別虛空。依虛空分別色。故大慧。四大種性。自相各別。

不住虛空。而四大中。非無虛空。大慧。兎角亦如是。因牛角有。言兎角無。大慧。又彼牛角析爲微塵。分別微塵相不可得見。彼何等何等法有。何等何等法無。而言有耶無耶。若如是觀。餘法亦然。大慧。汝當應離兎角牛角虛空色異妄想見等。大慧。汝亦應爲諸菩薩說離兎角等相。大慧。汝應當知自心所見虛妄分別之相。大慧。汝當於諸佛國土中。爲諸佛子說汝自心現見一切虛妄境界。爾時世尊重說偈言。色於心中無。心依境見有。內識衆生見。身資生住處。心意與意識。自性及五法。二種無我淨。如來如是說。長短有無

等展轉互相生。以無故成有。以有故成無。分別微塵體。不起色妄想。但心安住處。惡見不能淨。非妄智境界。聲聞亦不知。如來之所說。自覺之境界。攝大乘論云。又此識皆唯有識。都無義故。此中以何爲喻顯示。應知夢等爲喻顯示。謂如夢中都無其義。獨唯有識。雖種種色聲香味觸舍林地山似義影現。而於此中都無有義。由此喻顯。應隨了知一切時處皆唯有識。夫從心現境。結業受生。不出三細（業相。轉相。現相。）六麤（智相。相續相。執取相。計名字相。起業相。業繫苦相。）九相之法。如石壁釋云。唯一夢心喻。如有一人。忽然睡著作夢。見種種事。起心分別。

念念無間。於其違順。深生取著。爲善爲惡。是親是疎。於善於親。則種種惠利。於惡於疎。則種種陵損。或有報恩受樂。或有報怨受苦。忽然覺來。上事都遣。如有一人者。卽眞如一心也。忽然睡著者。卽不覺無明忽起也。作夢者。最初三細業識相也。見者。第二轉識相也。種種事者。第三現識相也。起心分別者。最初六麤境智相也。念念無間者。第二相續相也。於其違順深生取著者。第三執取相也。爲善爲惡是親是疎者。第四計名字相也。於善於惡得損益者。第五起業相也。受苦樂報者。業繫苦相也。忽然覺來上事都遣者。卽

覺唯心。得入宗鏡。故云佛者覺也。如睡夢覺。如蓮華開。

如上依經論分別諸識。開合不同。皆依體用。約體則無差而差。以全用之體不礙用故。約用則差而無差。以全體之用不失體故。如舉海成波。不失海。舉波成海。不礙波。非有非無。方窮識性。不一不異。可究心原。如古德云。約諸識門。雖一多不定。皆是體用緣起。本末相收。本者九識。末者五識。從本向末。寂而常用。從末向本。用而常寂。寂而常用。故靜而不結。用而常寂。故動而不亂。靜而不結。故眞如是緣起。動而不亂。故緣起是眞如。眞如是緣起。故無涅槃不生死。卽

八九爲六七。緣起是眞如。故無生死不涅槃。卽六七爲八九。無生死不涅槃。故法界皆生死。無涅槃不生死。故法界皆涅槃。法界皆涅槃。故生死非雜亂。法界皆生死。故涅槃非寂靜。生死非雜亂。衆生卽是佛。涅槃非寂靜。佛卽是衆生。是以法界違故。說涅槃是生死。卽理隨情用。法界順故。說生死是涅槃。卽情隨理用。如此明時。說情非理外。理非情外。情非理外。故所以卽實說六七爲八九。實者體也。理非情外。故所以卽假說八九爲六七。假者用也。以假實無礙。故人法俱空。以體用無礙。故空無可空。人法俱空。故說絕待。

空無可空故言妙用如斯說者亦是排情之言論其至實者不可以名相得至極者不可以二諦辯不可以名相得故非言像能詮不可以二諦辯故非有無能說故云至理無言賢聖默然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正可以神會不可以心求問覺海澄源一心湛寂云何最初起諸識浪答雖云識浪起處無從無始無生能窮識性只謂不覺忽爾念生猶若澄瀾欻然風起不出不入洶涌之洪浪滔天非內非外顚倒之狂心偏境起信論云以不知眞法一故心不相應忽然念動名爲無明此是現根本無明最極微細未有能所

王數差別故云不相應非同心王心所相應也唯此無明爲染法之原最極微細更無染法能爲此本故云忽然念起也無明之前無別有法爲始集之本故云無始則是忽然義非約時節以說忽然而起無初故也又釋摩訶衍論云不如實知眞如法一故不覺心起者卽是顯示根本不覺之起因緣根本不覺何因緣故得起而有因不如故得起而有何等法中而不如耶謂三法中而不如故言不如者當有何義謂違逆義故云何三法一者實知一法二者眞如一法三者一心一法是名爲三實知法者謂一切覺卽能

達智眞如法者謂平等理卽所達境一心法者謂一法界卽所依體於此三法皆違逆故無明元起是故說言謂不如實知眞如法一故不覺心起又論云以無明熏力不覺心動最初成其業識因此業識復生轉識等論釋云最初不覺稱爲第一業相能見所見無有差別心王念法不可分析唯有精動隱流之義故名爲業如是動流只由不覺第二轉相以業相念爲所依故轉作能緣流成了相第三現相以了別轉爲所依戲論境界具足現前所緣相分圓滿安布依此見分現彼相分又動相者動爲業識理極微細謂

本覺心因無明風舉體微動微動之相未能外緣卽不覺故謂從本覺有不覺生卽爲業相喻如海微波從靜微動而未從此轉移本處轉相者假無明力資助業相轉成能緣有能見用向外面起卽名轉相雖有轉相而未能現五塵所緣境相喻如海波浪假於風力兼資微動從此擊波轉移而起現相者從轉相而成現相方有色塵山河大地器世間等 如楞伽經云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眞相言眞相者本覺眞心不藉妄緣名自眞相業相者根本無明起靜令動動爲業識極微細故轉相者是能見相依前業

相轉成能緣雖有能緣而未能顯所緣境故現相者卽境界相依前轉相能現境故又云頓分別知自心現身及身安立受用境界如次卽是根身外器色等五境以一切時任運現故此是三細卽本識故最初業識卽爲初依生起門爲次第故又遠劫來時無初始過未無體熏習唯心妄念爲初違眞起故又從靜起動名之爲業從內趣外名之爲轉眞如之性不可增減名爲眞相亦名眞識此眞識卽業轉現等三性卽神解性不同虛空通名識亦名自相不藉他成故亦名智相覺照性故所以云本覺眞心不藉妄緣以眞心之體卽是本覺非動轉相是覺性故　又楞伽經云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諸識有幾種生住滅佛告大慧識有二種生住滅非思量所知謂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古釋云言流注者唯目第八三相微隱種現不斷名爲流注由無明緣初起業識故說爲生相續長劫故名爲住到金剛定等覺一念斷本無明名流注滅相生住滅者謂餘七識心境麤顯故名爲相雖七緣八望六爲細具有四惑（第七識具我癡我見我慢我愛四惑）亦云麤故依彼現識自種諸境緣合生七說爲相生長劫熏習名爲相住從未向本漸伏及斷至

七地滿名爲相滅依前生滅立迷悟依依後生滅立染淨依後短前長事分二別卽是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是以海水得風變作波濤之相心水遇境密成流注之生前波引後波鼓滄溟而不絕新念續舊念騰心海以常興從此汨亂澄源昏沉覺海是知因眞起妄不覺無明之動搖如從水成波全是外風之鼓擊內外和合因緣發萌遂成能見之心便現所觀之境因照而俄生智鑑因智而分別姸媸從此取捨情分愛憎心變於五塵境執著堅牢向六情根相續不斷因茲愛河浪底沉溺無憂欲火燄中焚燒罔懼甘心受黑城之極苦不覺不知沒命貪夢宅之浮榮難惺難悟若能了最初一念起滅何從頓入無生復本眞覺則塵塵寂滅六趣之籠檻難羈念念虛玄九結之網羅休絆猶如巨海風息不起微漣察動相之本空見緣生之無體則窮源濕性湛爾淸泠萬像森羅煥然明白　問心識二名有何勝劣答心是如來藏心眞如之性識是性之所生無有一法不從眞心性起故首楞嚴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心是本卽勝識是依卽劣如圓覺疏云生法本無一切唯識識如幻夢但是一心問設使識無其體云何得是心乎答

以識本是心所成故故識無體則是一心何異境從識生攝境歸識若通而論之則本是一心心變爲識識變諸境由是攝境歸識攝識歸心也問前已廣明識相如何是智答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如大寶積經云佛言所言識者謂能了別眼所知色耳所知聲鼻所知香舌所知味身所知觸意所知法是名爲識所言智者於內寂靜不行於外唯依於智不於一法而生分別及種種分別是名爲智又舍利弗從境界生是名爲識從作意生是名爲識從分別生是名爲識無取無執無有所緣無所了別無有分別是名爲

智又舍利弗所言識者任有爲法何以故無爲法中識不能行若能了達無爲之法是名爲智　問心王妙義已斷纖疑心所之門如何指示答心所六位都有五十一法徧行有五別境有五善有十一根本煩惱有六隨煩惱有二十不定有四此六位中根隨煩惱過患尤深開惡趣門障菩提道若如實知現在一塵一念悉是自心終不更故起心貪取前境所以寶藏論云一切如幻其幻不實知幻是幻守眞抱一如是則智燈常照業海自枯究竟任於無過咎眞唯識性之實際於實際中不見有一法若生若滅若合若

散所以寂調音所問經云寂調音天子言文殊師利爲有煩惱故調伏爲無煩惱故調伏文殊師利言天子喻如有夢爲毒蛇所螫此人爲苦所逼卽於夢中而服解藥以服藥故毒氣得除天子於意云何此人實爲所螫否耶天子言不也文殊師利言彼毒實爲除否耶天子言文殊師利如實不被螫除亦如是文殊師利言天子一切聖賢調伏亦復如是天子汝作是言爲有煩惱故調伏無故調伏者天子如我與無我有煩惱無煩惱亦復如是乃至一切法無我以無主故一切法無主與虛空等故一切法無來無所依

故一切法無去無窠窟故一切法無住無所安立故一切法無安立生卽滅故一切法無爲以無漏故一切法無受究竟調伏故大莊嚴法門經云文殊師利見此大衆於金色女無染心已問金色女言汝今煩惱置在何處令諸王子乃至居士等不生染心金色女言一切煩惱及衆生煩惱皆住智慧解脫之岸如如法界平等法中彼諸煩惱非有生非有滅亦不安置如中觀論偈云染法染者一一法云何合染法染者異異法云何合古釋煩惱爲能染衆生是所染一卽能所不成異卽如同水火俱無合義止觀云若一

念煩惱心起具十法界百法不相妨礙雖多不有雖一不無多不積一不散多不異一不同多即一一即多亦如初燈與暗共住如是明暗不相妨礙亦不相破如是了達煩惱性空則四種瀑流（即是四流謂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唯正法行日之能竭七重慢阜（慢過慢慢過慢我慢邪慢增上慢卑劣慢）因平等慧風之所摧能害所害俱消自縛他縛同解逢緣猶蓮華上之水歷事若虛空中之風一切時中常居宗鏡見萬法無異如太虛空因分別識生名色影現分別不起名色本虛向性空地中美惡平等

故淨名疏云但除其病不除其法者即是明其去取也有師解言如人眼病見空中華眼病差時即無華可除眾生亦爾妄見諸法但除妄惑妄惑若滅則無法可除此是本無法義何謂不除法也今言一切眾生悉具十法界法無明不了觸處病生若有智慧無礙自在悉爲佛事譬如火是燒法若觸燒痛謹慎不觸即是除病不可除火若除此火則失溫身照闇成食之能十二因緣三道之法（即十二因緣中惑業苦三道）亦爾此有去取法不同除也又火能燒人得法術者出入無礙不須除火也故八萬四千煩惱凡夫爲之受惱諸佛菩薩以爲佛事也　問色法有幾義答有四義

百法云一識所依色唯屬五根二識所緣色唯屬五塵三總相而言質礙名色四別相而言有二一有對二無對此一切色法因緣似有體用俱虛不可執有執無違於法性　又不相應行法有二十四（一得謂於諸法成就不失二命根謂第八識種連持色心三眾同分謂一類有情自體相似四異生性謂由二障種趣類各別五無想定謂想等不行令身安和六滅盡定謂六七心聚皆悉滅盡七無想報謂修無想定感彼天果八名身能詮諸法自性九句身能詮諸法差別十文身能爲上二所依十一生謂先無今有十二住謂有位暫停十三老謂住別前後亦名爲異十四無常謂今有後無十五流轉謂因果相續十六定異謂因果差別十七相應謂因果事業和合而起十八勢速謂諸有爲法流轉迅疾十九次第謂編列有敘令不紊亂二十時謂時節分限二十一方謂色處分劑二十二數謂諸法數量二十三和合謂諸行緣會二十四不和合謂諸行緣乖）謂得等二十四法不與心王心所色法無爲法四位相應雖不與四位相應然皆是心之分位亦不離心變但應信受諸法惟心　問有爲門中已明王所無爲法內如何指陳答諸經論有六種無爲一虛空無爲二擇滅無爲三非擇滅無爲四不動無爲五想受滅無爲六真如無爲此六無爲地前菩薩識變即是有漏至地上後得智變即無漏若依法性出體者各皆依真如實德也問如何聖教說真如實耶答今言有者不是真如名實有但說有即是遣惡取空故說有體是妙有真空故言非空非有問如

何聖教說眞空爲空耶答謂破執眞如心外實有故說爲空卽空其情執卽不空其眞如空也　又釋摩訶衍論云無爲有四一眞如無爲二本覺無爲三始覺無爲四虛空無爲有爲法有五種一者根本無明有爲二者生相有爲三者住相有爲四者異相有爲五者滅相有爲　有爲無爲一切諸法通以一心而爲其體於道智契經中作如是說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阿賴耶識具一切法過於恒沙過於恒沙如是諸法以誰爲本生於何處佛言如是有爲無爲一切諸法生處殊勝不可思議何以故於非有爲非

無爲處是有爲是無爲法而能生故文殊又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爲非有爲非無爲處佛言非有爲非無爲處者所謂一心本法非有爲故能作有爲非無爲故能作無爲是故我言生處殊勝不可思議　譬如一切草木有二所依一者大地二者種子有爲無爲一切諸法亦復如是各有二依謂通達依及支分依乃至廣說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者卽是開示能熏所熏之差別故云何開示所謂顯示染淨諸法有力無力互有勝劣故

御錄宗鏡大綱卷十三

問有爲無爲二門爲當是一是異答非一非異非泯非存何者若是一者仁王經不應云諸菩薩等有爲功德無爲功德悉皆成就又維摩經云菩薩不盡有爲不住無爲等二義雙明豈是一耶若是異者般若經佛告善現不得離有爲說無爲不得離無爲說有爲豈成異耶若云俱泯者華嚴經云於有爲界示無爲之理不滅有爲之相於無爲界示有爲之法不壞無爲之性則有無性相無礙俱存若言俱存者如前論云二依法性假施設有謂空無我所顯眞如有無

俱非心言路絕則百非莫能惑四句不能詮非可以情謂有無唯應智超言像方達有爲無爲唯識之眞性矣如大智度論復次夫生滅法者若先有心後有生則心不待生何以故先已有心故若先有生則生無所生又生滅性相違生則不應有滅滅時不應有生以是故一時不可得異亦不可得是則無生若無生則無住滅若無生住滅則無心數法無心數法則無心不相應諸行色法色法無故無爲法亦無故何以故因有爲故有無爲若無有爲則亦無無爲是故不應言諸法有又勝思惟梵天所問經云有爲無爲

之法文字言說有差別耳持世經云有爲法如實相卽是無爲　問八識眞原萬法棲止約其體性都有幾種答經論通辯有三種性約能所染淨分別隨事說三縱有卷舒皆不離識性合則一體無異開則三相不同卽三性之相對上體言故稱爲相三相不同約用而行布一體無異就性以圓融行布乃隨義以施爲圓融則順性而眞寂若無行布無可圓融如無妄情不立眞智染淨既失二諦不成是以因妄辯眞在行相而須悉尋迹得本假因緣以發明斯三性法門收凡聖境界事無不盡理無不窮今言三性者約經論共立一徧

計所執性二依他起性三圓成實性徧計所執性者謂愚夫周徧計度所執蘊等實我實法名爲徧計性有二一自性總執諸法實有自性二差別別執取常無常等實有自體或依名徧計義如未識牛聞牛名便推度因何道理名之爲牛或依義徧計名或見物體不知其名便妄推度此物名何如未識牛共推度云爲鬼耶爲獸耶此諸徧計約體不出人法二體約執不出名義二種　依他起性者依他衆緣和合生起猶如幻事名依他性圓成實性者一味眞如圓滿成就　問三性中徧計是妄想卽無依他屬因緣是

有否答此二性能所相生俱無自體何者因妄想故立名相因名相故立因緣若妄想不生名相何有名相不有因緣卽空以萬法不出名故　破妄想徧計性者如二乘修諸觀行若作青想觀時天地萬物莫不皆青也以無青處見青由心變故於一色境種種不同譬凡夫妄見生死亦是無生死處妄見生死也　破因緣依他性者如目瞖所見差別不同彼實非有緣所起法斯則妄想體空因緣無性卽是圓成究竟一法如明眼人見淨虛空况一眞心更無所有問此三性中幾法是假幾法是實答識論云徧計所執

妄安立故可說爲假無體相故非假非實依他起性有實有假聚集相續分位性故說爲假有心心所色從緣生故說爲實有若無實法假法亦無假法依實因而施設故圓成實性唯是實有不依他緣而施設故　又三性者卽是一性一性卽無性何者徧計無相依他無生圓成無性解深密經云瞖眼人如徧計現青黃如依他淨眼如圓成攝論云分別性如蛇依他性如藤若人緣四塵相分析此藤但見四相不見別藤但是色香味觸相故藤非實有以離四塵外無別有藤所以論偈云於藤起蛇知見藤則無境若知

藤分已。藤知如蛇知。若知藤之性分是空。則例如藤上妄生蛇想。攝論云。菩薩不見外塵。但見意言分別。卽了依他性。 菩薩住何處。唯住無分別。一切名義中平等平等。又依二種平等。謂能緣所緣。能緣卽無分別智。以智無分別。故稱平等。所緣卽眞如境。境亦無分別。故稱平等。又此境智不住能取所取義中。譬如虛空。故說平等平等。由此義故。菩薩得入眞實性。此位不可言說。以自所詮故。證時離覺觀思惟分別故。古德問云。我見所緣影像。若是依他有者。應有依他性實我。答。此相仗因緣生。但是依他性幻有之法。

而非是我。由彼妄執爲我。故名妄執。此有兩重相約。此相從因緣生。有力能生心。此乃是有。名依他性法。於此不稱所執法義。遍名偏計所執。乃名爲無。如人昏暝。執石爲牛。石體不無。我見所緣緣。依他相有。如石本非牛。妄心執爲牛。此所執牛。其體全無。如相分本非我。妄心執爲我。此所執我。其體全無。但有能執心。而無所執我。謂於此石處有所緣石。而無所執牛。於此相分上有所緣法。而無所執我。 問。依他起相。但是自心妄分別有。理事雙寂。名體俱虛。云何有憂喜所行境界。答。譬如夜行。見杌爲鬼。疑繩作蛇。蛇之與鬼。名體都無。性相恒寂。雖不可得。而生怖心。以體虛而成事故。清涼疏云。若依攝論說喩。皆喩依他起性。然並爲遣疑。所疑不同。故所喩亦異。一以外人聞依他起相。但是妄分別有。非眞實義。遂卽生疑云。若無實義。何有所行境界。故說如幻。謂幻者幻作所緣六處。（卽六塵）豈有實耶。二疑云。若無實。何有心心法轉。故說如燄。飄動非水似水。妄有心轉。三疑云。若無實。何有愛非愛受用。故說如夢。中實無男女。而有愛非愛受用。覺時亦爾。四疑云。若無實。何有戲論言說。故說如響。實無有聲。聽者謂有。五疑云。若無實。何有善惡

業果。故說如影。謂如鏡影像。故亦非實。六疑云。若無實。何以菩薩作利樂事。故說如化。謂變化者。雖知不實。而作化事。菩薩亦爾。是以萬法雖空。體虛成事。一眞非有。無性隨緣。則湛爾堅凝。常隨物化。紛然起作。不動眞如。 問。此三性法。爲當是一是異。若道是一。不合云依圓是有。偏計是無。若道是異。又云皆同一性。所謂無性。答。此三性法門。是諸佛密意所說。諸識起處。教網根由。若卽之取之。皆落凡常之見。若離之捨之。俱失聖智之門。所以藏法師依華嚴宗釋三性同異義。一圓成眞如有二義。一不變。二隨緣。二依他

二義一似有二無性三徧計所執二義一情有二理無由眞如不變依他無性所執理無由此三義故三性一際又約眞如隨緣依他似有所執情有由此三義亦無異也是故眞該妄末妄徹眞原性相融通無障無閡問依他似有等豈同所執是情有耶答由二義故無異也一以彼所執執似爲實故無異法二若離所執似無起故眞中隨緣亦爾以無所執無隨緣故又以三性各有二義不相違故無異性且如圓成雖復隨緣成於染淨而恒不失自性清淨只由不失自性清淨故能隨緣成染淨也猶如明鏡現於染淨

而恒不失鏡之明淨只由不失鏡明淨故方能現染淨之相以現染淨知鏡明淨以鏡明淨知現染淨是故二義唯是一性雖現淨法不增鏡明雖現染法不汙鏡淨非直不汙亦乃由此反現鏡之明淨眞如亦爾非直不動性淨成於染淨亦乃由成染淨方現性淨非直不壞染淨明於性淨亦乃由性淨故方成染淨是故二義全體相收一性無二豈相違也由依他無性得成似有由成似有是故無性此卽無性卽因緣因緣卽無性是不二法門也所執性中雖復當情稱執現有然於道理畢竟是無以於無處橫計有故

明知理無是故無二惟一性也問眞如是有耶答不也隨緣不變故空故眞如離妄念故問眞如是無耶答不也不變隨緣故不空故聖智所行處故問眞如是亦有亦無耶答不也無二性故離相違故問眞如是非有非無耶答不也具法故離戲論故問依他是有耶答不也緣起無性故約觀遣故異圓成故問依他是無耶答不也無性緣起故能現無生故異徧計故是智境故問依他是亦有亦無耶答不也無二性故離相違故問依他是非有非無耶答不也有多義門故離戲論故問徧計是有耶答不也理無故無體

相故問徧計是無耶答不也情有故無相觀境故能翳眞故問徧計是亦有亦無耶答不也無二性故問徧計是非有非無耶答不也所執性成故已上護執竟今執成過者若計眞如一向是有者有二失一不隨緣二不待了因故問教云眞如爲凝然常既不隨緣豈是過耶答聖說眞如爲凝然者此是隨緣成染淨時恒作染淨而不失自體卽是不異無常之常名不思議常非謂不作諸法如情所謂之凝然也不異無常之常出於情外故名眞如常經云不染而染明常作無常染而不染明作無常時不失常也又不異

常之無常。故說眞如爲無常。經云。如來藏受苦樂與因俱。若生若滅。又依他是生滅法。亦得有不異常之無常。不異無常之常。以諸緣起無常故。卽無自性。方成緣起。是故不異常性而得無常。故云不生不滅。是無常義。此卽不異於常。成無常也。又諸緣起。卽是無性。非滅緣起。方說無性。卽是不異無常之常也。經云。色卽是空。非色滅空。又衆生卽涅槃。不更滅也。此與眞如二義同。卽眞俗雙融。二而無二。故論云。智障甚盲闇。謂眞俗別執故也。又眞如若不隨緣成於染淨。染淨等法。卽無所依。無所依有法。又墮常也。又眞

如若有者。卽不隨染淨。染淨諸法。旣無自體。眞又不隨。不得有法。亦是斷也。乃至執非有非無等四句。皆墮斷常也。若依他執有者。謂已有體。不藉緣故。無緣有法。卽是常也。又由執有。卽不藉緣。不藉緣故。不得有法。卽是斷也。問。依他性是有義。便有失者。何故攝論云。依他性以爲有耶。答。此卽不異空之有。從緣無體故。一一緣中。無作者故。由緣無作。方得緣起。是故非有之有。爲依他有。卽是不動眞際。建立諸法。若依他執無者。卽緣無所起。不得有法。卽是斷也。問。若說緣生爲空無。卽墮斷者。何故中論廣說緣生爲畢竟

空耶。答。聖說緣生以爲空者。此卽不異有之空也。此卽不動緣生。說實相法也。是故如情執無。卽是斷過。又若執依他爲無法者。無法非緣。非緣之法。卽是常也。乃至執非有非無。皆成斷常二患。若徧計性中。計所執爲有者。聖智所照。理應不空。卽是常也。若妄執徧計於理無者。卽失情有。故是斷也。乃至執非有非無。皆具上失。上已護過。今當顯德者。眞如是有義。何者。迷悟所依故。不空故。不壞故。眞如是空義。隨緣故。對染故。眞如是亦有亦無義。具德故。違順自在故。鎔融故。眞如是非有非無義。二不二故。定取不得故。依

他是有義。無性緣成故。依他是無義。緣成無性故。依他是亦有亦無義。緣成故無性故。依他是非有非無義。隨取一不得故。徧計是有義。約情故。徧計是無義。約理故。徧計是亦有亦無義。由是所執故。徧計是非有非無義。由所執故。故知執則爲斷常二患。不執成性德之門。但除妄情。非遣法也。是以不離有以談眞。見有之本際。匪存無而觀法。了無之眞原。則不出有無。不在有無。何取捨之干懷。斷常之所惑乎。是則三性一性。情有而卽是眞空。一性三性。眞如而能成緣起。終日有而不有。有徹空原。終日空而不空。空該有

際自然一心無寄萬法俱開境智相應理行融卽方
入宗鏡瑩淨無瑕照破古今光呑萬彙矣　故知妄
依眞起而能覆眞眞因妄顯而能奪妄眞妄無體皆
依識性　夫一心妙門唯識正理能變所變內外皆
通舉一例諸收無不盡如衆星列宿匪離於空萬本
羣萌咸歸於地則可以拔疑根而開信戶朗智照而
洗情塵若機思遲回未成勝解須憑問答漸入圓通
眞金尚假鍛鍊而成美玉猶仗琢磨而出華嚴私記
云正念思惟甚深法門者有二種人能枯十二因緣
大樹一者溫故不忘二者諮受新法此之謂也問心

法不可思議離言自性云何廣與問答橫剖義宗答
然理唯一心事收萬法若不初窮旨趣何以得至覺
原今時不到之者皆是謬解麤浮正信力薄玄關綿
密豈情識之能通大旨希夷非一期之所入若乃未
到如來之地焉能頓悟衆生之心今因自力未到之
人少爲開示全憑佛語以印凡心憑佛語以契同渺
然無際印凡心而不異豁爾歸宗又有二義須說一
若不言說則不能爲他說一切法離言自性二卽說
無說說與不說性無二故又此宗但論見性親證非
在文詮爲破情塵助生正信若隨語生見執解依通

則實語是虛妄生語見故若因教照心唯在得意則
虛妄是實語除邪執故起信論云當知一切諸法從
本已來非色非心非智非識非無非有畢竟皆是不
可說相所有言說示教之者皆是如來善巧方便假
以言語引導衆生令捨文字入於眞實若隨言執義
增妄分別不生實智不得涅槃又若文字顯總持因
言而悟道但依義而不依語得意而不徇文則與正
理不違何關語默故大般若經云若順文字不違正
理常無諍論名護正法　天王般若經偈云總持無
文字文字顯總持大悲方便力離言文字說楞伽經

云佛告大慧我等諸佛及諸菩薩不說一字所以者
何法離文字故非不饒益義說言說者衆生妄想故
大慧若不說一切法者教法則壞教法壞者則無諸
佛菩薩緣覺聲聞若無者誰說爲誰是故大慧菩薩
摩訶薩莫著言說隨宜方便廣說經法淨名經云夫
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譬如幻士爲
幻人說法當建是意而爲說法　思益經云汝等比
丘當行二事一聖說法二聖默然但正說時了不可
得卽是默然不是杜口無說故昔人云幻人說法幻
人聽由來兩箇總無情說時無說從君說聽處無聽

一任聽。又若以四實性。自生。他生。共生。無因生。名四執性。破此四執。名四實性。四
自得法。本住法。約眞諦中。卽不可說。若以四悉檀隨
他意語。斷深疑。生正信。有因緣故。則亦可得說。又不
可說卽可說。眞理普徧故。可說卽不可說。緣修無性
故。　經云。不可思議智境。不可思議智照。卽此義也。
若破四性境智。此名實慧。若四悉赴緣說四境智。此
名權慧。則權實雙行。自他兼利。方眞佛旨。免墮已愚。
問。山河大地。一一皆宗。五性三乘。人人是佛。何須宗
鏡強立異端。答。諸佛凡敷教跡。不爲已知者言。祖師
直指人心。只爲未明者說。今之所錄。但示初機。令頓

悟圓宗。不迂小徑。若不得宗鏡之廣照。何由鑒自性
之幽深。匪因智慧之光。豈破愚癡之闇。如臨古鏡。妍
醜自分。若遇斯宗。眞僞可鑒。豈有日出而不照。然燈
而不明者乎。故華嚴記中。述十種法明。法卽是境。明
卽是心。以智慧明照二諦法。故云法明。雖然法無成
破。此屬第一義門中。且教自有開遮。寧無善巧方便。
如大涅槃經中高貴德王菩薩品。因瑠璃光菩薩欲
來放光。佛問於文殊。文殊初以第一義答云。世尊。如
是光明。名爲智慧。智慧者。卽常住之法。常住之法無
有因緣。云何佛問。何因緣故有是光明。廣說無因緣

竟。末後云。世尊。亦有因緣。因滅無明。則得熾然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燈。是知因教明宗。非無所以。從緣
入道。終不唐捐。方便之門。不可暫廢。又夫宗鏡中。纔
說一字。便是談宗。更無前後。以說時有異。理且無差。
　問。但云方便說則無妨。若約正宗。有言傷旨。答。我
此圓宗。情解不及。豈同執方便教人。空有不融。通體
用兩分。理事成隔。說常住則成常見。說無常則歸斷
滅。斥邊則成邊執。存中則著中理。今此圓融之旨。無
礙之宗。說常則無常之常。說無常則常之無常。言空
則不空之空。言有則幻有之有。談邊則卽中之邊。談

中則不但之中。立理則成事之理。立事則顯理之事。
是以卷舒在我。隱顯同時。說不乖於無說。無說不乖
於說。寶藏論云。常空不有。常有不空。兩不相待。句句
皆宗。是以聖人隨有說有。隨空道空。空不乖有。有不
乖空。兩語無病。二義雙通。乃至說我亦不乖無我。說
事亦不乖無事。何以故。不爲言語所轉也。　問。既稱
觀心自悟。不假外緣。云何廣讚佛恩。稱揚經教。答。若
不因教所指。何由得識自心。設不因教發明。亦須憑
教印可。若不然者。皆成自然外道。闇證禪師。直饒生
而知之。亦是多生聞經熏種。或乃諸聖本願冥加。所

以台教云夫一向無生觀人但信心益不信外佛威加益此墮自性癡又一向信外佛加不內心求益此墮他性癡是以世間凡愚牽重不前者須假傍力助進如師與經是乃外緣證悟之者皆被冥加若不知恩如樹木不識日月風雨等恩經云非內非外而內而外而內故諸佛解脫於心行中求而外故諸佛護念云何不信外益也　問平等眞心羣生佛智雖然等有信解難生多抱狐疑少能圓證更希再明教理確實指陳答廣略之教遮表之詮雖開合不同總別有異然皆顯唯心之旨終無識外之文證若恒沙豈

唯一二所以法華經偈云知第一寂滅以方便力故雖說種種道其實爲佛乘　釋曰知第一寂滅者眞如一心是本寂滅非輪迴生滅之滅亦非觀行對治之滅故稱第一於一心寂滅之中卽無法可敷揚無道可建立爲未了者以方便大慈力故雖說種種別門異道若尅體而論唯但指歸一心佛乘更無餘事

楞伽經云佛告大慧身及資生器世間等一切皆是藏識影像所取能取二種相現彼諸愚夫墮生住滅二見中故於中妄起有無分別　又入楞伽經偈云種種隨心轉唯心非餘法心生種種生心滅種種滅衆生妄分別無物而見物無義唯是心無分別得脫　又華嚴經云一切方海中依於衆生心想而住大智度論云譬如調馬自見影不驚何以故自知影從身出如信入一乘調順之人見一切怖境不驚自知境從心出唯識論云如契經說三界唯心又說所緣唯識所現又說諸法皆不離心又說有情隨心垢淨又說成就四智菩薩能隨悟入唯識無境又頌說心意識所緣皆非離自性故我說一切唯有識無餘此等聖教誠證非一　如前所說識差別相依理世俗非眞勝義但以從初業識起見相二門因見立能

因相立所能所纔具我法互興從此因有爲而立無爲對虛假而談眞實皆無空體似有非眞是以認互起之名見色有表而執空無表對相待之質見牛角有而執兎角無不知以有遮無有非定有以無遮有無非定無若了八識眞心自然絕待疑消能所藤蛇於是併空見息對治形名以之雙寂　問能所之見則心境宛然聖人知見如何甄別答雙照有空不住內外似谷答聲而絕慮如鏡鑒像而無心妙湛圓明寂而常照故云常在正念亦名正知非是有念有知亦非無念無知若唯無念寂而失照若但照體照而

失寂並稱不正正在雙行還原集云得其妙性起照
照見一切了了知無所知了了見無能見內外圓明
廓周法界亦名毗盧遮那無障礙眼圓滿十方照見
一切佛刹即此義也所以達人見聞不落能所既非
是有見亦非無見但不生二相常合眞空故大集經
云慧燈三昧者即是諸法無二相也無二相者不在
有無不出有無夫有無者以惑情所執有無皆失理
無惑計有無皆眞是知諸法非實非虛非空非有若
無於有不成於無若無於無不成於有有無交徹萬
化齊融又約聖人親證見聞之境有其四種所以大

涅槃經云約佛妙證有四種聞一不聞聞二不聞不
聞三聞不聞四聞聞台教釋云初入證道修道忽謝
無所可有名爲不聞眞明豁開無所不照即是於聞
故名不聞聞證得如是大般涅槃無有聞相故名不
聞不聞證起惑滅名聞不聞寂而常照隨扣則應名
曰聞聞初句證智次句證理第三句證斷第四句證
應若事若理智斷自他於初智證之中具足無缺此
一妙證盡涅槃海復次不聞聞是證了因聞不聞是
證緣因不聞不聞是證正因聞聞是證境界乃至明
四種生謂生生生不生不生生不生不生亦同四種

聞義一生生是因緣所生法二生不生是我說即是
空三不生生是亦名爲假名四不生不生是亦名中
道義若能了此四生之無生方達聖人見聞之境是
以不取不捨達一道之原非有非空見諸法之實如
肇論云道超名外因謂之無動與事會因謂之有謂
之有者應夫有爲彊謂之然耳彼何然哉故經云聖
智無知而無所不知無爲而無所不爲此無相寂然
之道豈曰有而爲有無而爲無動而乖靜靜而廢用
耶而今之談者多即言以定旨尋大方而徵隅懷前
識以標玄存所存之必當是以聞聖有知謂之有心

聞聖無知謂等太虛有無之境邊見所存豈是處中
莫二之道乎何者萬物雖殊然性本常一不可而物
然非不物可物於物則名相異陳不物於物則物而
即眞是以聖人不物於物不非物於物不物於物物
非有也不非物於物物非無也非有所以不取非無
所以不捨不捨故妙存則眞不取故名相靡因名相
靡因非有知也妙存則眞非無知也是知眞心無寄
不屬有無妙證之時自然明了問此佛之知見如何
開示悟入答若約教天台文句疏配圓教四位開即
十住示即十行悟即十向入即十地華嚴記釋大意

云謂開除惑障顯示眞理令悟體空證入心體若禪門南北二宗釋者北宗云智用是知慧用是見心不起名智智能知五根不動名慧慧能見是佛知見心不動是開開者開方便門色不動是示示者示眞實相悟卽妄念不生入則萬境常寂南宗云衆生佛智妄隔不見但得無念卽本來自性寂靜爲開寂靜體上自有本智以本智能見本來自性寂靜名示既得指示卽見本性佛與衆生本來無異爲悟悟後於一切有爲無爲有佛無佛常見本性自知妄想無性自覺聖智是故菩薩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卽是入義

大涅槃經云第一義空名爲智慧二乘但空空無智慧菩薩得不但空卽中道慧卽此慧寂而常照二乘但得其寂不得寂照故非實相菩薩得寂又得寂照卽是實相

御錄宗鏡大綱卷十四

問人法俱空若實無我誰受生死依正果報又誰厭苦求趣涅槃縛解去來昇沉等事答雖無作者而有作業以衆緣力至於後世相續不斷但以識爲種能有厭求記憶等事如涅槃經云佛言善男子一切衆生皆有念心慧心發心勤精進心信心定心如是等法雖念念滅猶故相似相續不斷故名修道乃至如燈雖念念滅而有光明除破闇冥念等諸法亦復如是如衆生食雖念念滅亦能令飢者而得飽滿譬如上藥雖念念滅亦能愈病日月光明雖念念滅亦能

增長草木樹林善男子汝言念念滅云何增長者心不斷故名爲增長以善惡之業因苦樂之果報非有人我能作能受但是識持因果不亡如古師云衆生爲善惡而受其報者皆由衆生心識三世相續念念相傳如今世現行五蘊由前世識種爲因起今世果今世有作業熏種而爲來世現行因展轉相續爲因果故　大莊嚴論問有縛則有解無我則無有縛若無有縛誰得解脫答雖無有我猶有縛解何以故煩惱覆故則爲所縛若斷煩惱則得解脫是故雖復無我猶有縛解從於過去煩惱諸業得現在身及以諸

根從今現世復造諸業以是因緣得未來身及以諸根譬如穀子衆緣和合故得生芽然此種子實不至芽種子滅故芽便增長子滅故不常芽生故不斷佛說受身亦復如是雖復無我業報不失　華嚴會意問云若準六根無我誰造誰受耶答佛說作善生天爲惡受苦者此但因緣法爾非是我能爲受也若言是我非因緣者作惡何不生天乃墮地獄耶我豈愛彼地獄故受苦耶我既作惡而不受樂者故知善惡感報唯因緣非是我也如論云因緣故生天因緣故墮地獄是此意也問既言無我誰感因緣若言無我

但是因緣自爲者草木亦禀因緣何不生天與受苦耶答內外雖但禀因緣因緣有二一善惡增上業因緣但感生天及地獄異熟等二善惡等流業因緣生天者感寶地金華墮地獄者感刀林銅柱等此是因緣業作非我能爲豈謂受報不同而計有我也故經云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問若言造業受報但是因緣非由我者何故有證無我者雖有已造惡業因緣而不感受報耶既得無我即不受報者故知我造惡業受報非是業因緣也答由得無我已即斷惡業因緣無彼因緣故不受報非謂有我無我

受不受也故經云因緣故法滅等此之謂也即以如實推究我不可得是故無我唯六根也外我所執外分有六塵也非實我所有若言見聞等是我非是識者如聾盲人有我何不得見聞等耶既聾盲等人雖有於我而不得見聞者故知見是識非是我也是知於此根塵識三處推擇唯有法而無我人　夫外計內執我者皆於地水火風空識六大種中及身內識煖息三事等起執今觀六大三事內唯是識之一大世多堅執以爲實我今只用於內外三世中推自然無我無識內外推者只如執識實在身內者且何者

是識若言身分皮肉筋骨等是識者此是地大若言精血便利等是識者此是水大若言身中煖觸是識者此是火大若言折旋俯仰言談祇對是識者此是風大除四大外唯是空大何者是識各各既無和合豈有如一沙壓無油合衆沙而豈有似一狗非師子聚羣狗而亦無此四大種現推無體即是內空死後各復外四大一一歸空即是外空內外俱空識性無寄又內推既無識應在外者外屬他身自無主宰及同虛空有何分別內外俱空中間奚有以因內外立中間故但破內外中間自虛若識內外空者應在三

世何者因三世以辨識因識以立三世若無有識誰分三世若無三世何以明識以此三識若不思過去卽想未來過未不緣卽住現在離三際外更無有識故祖師云一念不生前後際斷今則念念成三世念念識不住念念唯是風念念無主宰故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以因現在立過去因過去立未來現在旣不住過未亦無生互檢互無徹底空寂但有微毫起處皆從識生今推旣無分別自滅分別旣滅境界無依如依水生波依鏡現像無水則波不起無鏡則像不生故知非關法

有法無但是識生識滅如金剛三昧經偈云法從分別生還從分別滅滅是諸分別是法非生滅如是洞達根境豁然自覺旣明又能利他普照故經偈云究竟離虛妄無染如虛空清淨妙法身湛然應一切若不於自身子細明察妙觀不習智眼全盲執妄迷眞以空作有若能善觀卽齊諸聖如圓覺經云爾時世尊告普眼菩薩善男子彼新學菩薩及末世衆生欲求如來淨圓覺心應當正念遠離諸幻常作是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實同幻化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四大分解無塵可得於中緣塵各歸散滅畢

竟無有緣心可見善男子彼之衆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譬如磨鏡垢盡明現善男子當知身心皆爲幻垢垢相永滅十方清淨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諸愚癡者見彼摩尼實有五色圓覺淨性現於身心隨類各應彼愚癡者說淨圓覺實有如是身心自相亦復如是由此不能遠於幻化是故我說身心幻垢對離幻垢說名菩薩垢盡對除卽無對垢及說名者善男子此菩薩及末世衆生證得諸幻滅影像故爾時便得無方清淨無邊虛空

覺所顯發覺圓明故顯心清淨心清淨故見塵清淨見清淨故眼根清淨根清淨故眼識清淨識清淨故聞塵清淨聞清淨故耳根清淨根清淨故耳識清淨識清淨故覺塵清淨如是乃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善男子根清淨故色塵清淨色清淨故聲塵清淨香味觸法亦復如是善男子六塵清淨故地大清淨地清淨故水大清淨火大風大亦復如是善男子四大清淨故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清淨彼清淨故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佛十八不共法三十七助道品清淨如是乃至八萬四千陀羅尼門一切清淨善

男子。一切實相性清淨故。一身清淨。一身清淨故。多身清淨。多身清淨故。如是乃至十方衆生圓覺清淨。善男子。一世界清淨故。多世界清淨。多世界清淨故。如是乃至盡於虛空圓裹三世。一切平等清淨不動。善男子。虛空如是平等不動。當知覺性平等不動。四大不動故。當知覺性平等不動。如是乃至八萬四千陀羅尼門平等不動。當知覺性平等不動。善男子。覺性徧滿清淨不動圓無際故。當知六根徧滿法界。根徧滿故。當知六塵徧滿法界。塵徧滿故。當知四大徧滿法界。如是乃至陀羅尼門徧滿法界。善男子。由彼妙覺性徧滿故。根性塵性無壞無雜。根塵無壞故。如是乃至陀羅尼門無壞無雜。如百千燈光照一室。其光徧滿無壞無雜。善男子。覺成就故。當知菩薩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不厭生死。不愛涅槃。何以故。一切覺故。善男子。此菩薩及末世衆生。修習此心得成就者。於此無修亦無成就。圓覺普照。寂滅無二。於中百千萬億不可說阿僧祇恒河沙諸佛世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不即不離。無縛無脫。始知衆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善男子。如昨夢故。當知生死及與涅槃。無起無滅。無來無去。其所證者。無得無失。無取

無捨。其能證者。無作無止。無任無滅。於此證中。無能無所。畢竟無證。亦無證者。一切法性平等不壞。善男子。彼諸菩薩。如是修行。如是漸次。如是思惟。如是住持。如是方便。如是開悟。求如是法。亦不迷悶。所以凡夫逃夢。怕怖生老病死。以二乘偏見。厭離成住壞空。若頓悟之時。不厭不怖。全將生死法度脫於羣生。以生死性空故。如釋迦如來。不離不著。生則王宮降誕。演獨尊之文。老則壽八十年。示遷壞之法。病則背痛偃臥。警泡幻之身。死則示滅雙林。顯無常之苦。令小根者悟其遷變。俾大器者頓了圓常。故知生老病死之中。盡能發覺。行住坐臥之內。俱可證眞。豈同怖厭凡小之見乎。

問。涅槃經佛說有眞我佛性之理。諸菩薩等皆申懺悔。我等無量劫來常被無我之所漂流。今廣說無我者。莫不違涅槃之教否。答。今言無我者。謂破凡夫外道逃唯識理妄執心外實有我法。如外道所執。略有三等。一僧佉等執我體常周偏量同虛空。隨處造業受苦樂等。二尼乾子執我其體雖常而量不定。隨身大小有卷舒故。三徧出執我體常至細。如一極微潛轉身中作事業故。餘九十種所計我等。不異此三。故此等妄執俱無道理。唯成五見之邪

思（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豈同四德之眞我如涅槃經云外道言如瞿曇說無我我所何緣復說常樂我淨佛言善男子我亦不說內外六入及六識意常樂我淨我乃宣說滅內外入所生六識名之爲常以常故名之爲我有常我故名之爲樂常我樂故名之爲淨夫眞我者是佛性義常恒不變非生因之所生具足圓成唯了因之所了又如經云爾時世尊讚諸比丘善哉善哉汝等善能修無我想時諸比丘卽白佛言世尊我等不但修無我想亦更修習其餘諸想所謂苦想無常無我想世尊譬如人醉其心惛眩見諸山河

石壁草木宮殿屋舍日月星辰皆悉回轉世尊若有不修苦無常想無我等想如是之人不名爲聖多諸放逸流轉生死世尊以是因緣我等善修如是諸想爾時佛告諸比丘言諦聽諦聽汝向所引醉人喻者但知文字未達其義何等爲義如彼醉人見上日月實非回轉生回轉想衆生亦爾爲諸煩惱無明所覆生顚倒心我計無我常計無常淨計不淨樂計爲苦以爲煩惱之所覆故雖生此想不達其義如彼醉人於非轉處而生轉想我者卽是佛義常者是法身義樂者是涅槃義淨者是法義汝等比丘云何而言有

我想者憍慢貢高流轉生死汝等若言我亦修習無常苦無我等想是三種修無有實義我今當說勝三修法（二乘所修無常苦無我向下所說大乘眞實之法超三修曰勝）苦者計樂樂者計苦是顚倒法無常計常常計無常是顚倒法無我計我我計無我是顚倒法不淨計淨淨計不淨是顚倒法有如是等四顚倒法是人不知正修諸法汝諸比丘於苦法中生於樂想於無常中生於常想於無我中生於我想於不淨中生於淨想世間亦有常樂我淨出世亦有常樂我淨世間法者有字無義出世間者有字有義何以故世間之法有四顚倒故不知

義所以者何有想倒心倒見倒以三倒故世間之人樂中見苦常見無常我見無我淨見不淨是名顚倒以顚倒故世間知字而不知義何等爲義無我者名爲生死我者名爲如來無常者聲聞緣覺常者如來法身苦者一切外道樂者卽是涅槃不淨者卽有爲法淨者諸佛菩薩所有正法是名不顚倒以不倒故知字知義若欲遠離四顚倒者應知如是常樂我淨

釋曰夫迷四眞實起八顚倒者無非人法二我之見爲生死之樞穴作煩惱之基址成九結之樊籠開十使之業道二乘雖斷人我常被無我之所漂流外道

謬認識神恒爲妄我之所輪轉　如上剖析皆屬一期敎門不可於此定執有無迷於方便如廣百論云爲止邪見撥無涅槃故說眞有常樂我淨此方便言不應定執既不執有亦不撥無如是乃名正智解脫
問外塵無體唯識理成正敎昭然妙旨非謬今凡夫所執多徇妄情以見聞之心熏習之力多執現見之境難斷纖疑前雖廣明猶慮未信更希再示以破執情答法性無量得之者有邊眞如相空執之者形礙如還原觀云眞空滯於心首恒爲緣慮之場實際居在目前翻爲名相之境起信鈔云若是唯心則不合

有境以心無相不可見故既有所見云何唯心意云一切法從心起故所起無體即是一心何用說見與不見根本是心故又云境本非善但以順已之情便名爲善境本非惡但以違已之情便名爲惡故知姸醜隨情境無定體既無自體曷有境乎唯心之門從茲明矣故知佛爲信者說不爲疑者施垢重障深自生疑謗遮輕根利頓入玄微
問境唯世俗之有識通勝義之門者云何爲世俗諦云何說勝義諦答夫一切諦智皆從無諦而起無諦者即絕待眞心非是對有稱無故云絕待猶如虛空非對小空而稱大空

從此無諦立一實諦此一實之名是對三權而名一實三權者言權巧說三乘之法待虛名實此是對待得名又從此一實對機約敎或分開二諦等此二諦者約情智而開如涅槃經云如出世人之所知者名第一義諦世間人知者爲世諦仁王經云於解常自一於諦常自二所以仁王雖分二諦智照常一涅槃本唯一諦解惑分二斯則二而不二不二而二二二自在爲眞二諦故昔人頌云二諦並非雙恒乖未曾各即其義也生公云是非相待故有眞俗名生梁攝論云智障甚盲闇謂眞俗別執然法相務欲分析法性務在融通

各據一門勿生偏滯何者若但分析而不融通法成差異若不分析事成混濫又無可融通則性相歷然而非異事理融即而非同非異非同圓中妙理又境則不礙眞而恒俗智則不礙寂而常照意以心寂對於境眞心照對於境俗以照對俗則心境非一以寂對眞則心境非異雖雙融空有二境寂照二心終不得言境則不礙眞而恒俗智則不礙照而恒寂境則不礙俗而恒眞智則不礙寂而常照中觀論偈云若人不能知分別於二諦則於深佛法不知眞實義金剛般若不壞假名論云佛所說法咸歸二諦一者俗

諦。二者眞諦。　問。既云約俗假立。心境雙陳。開之則兩分。合之則一味。今約開義。則互相生。未有無心境。曾無無境心。凡聖通論。都有幾境。答。境有二。一。衆生徧計所執情境。心外見法。名之曰境。二。諸聖自在德用智境。以從心現。故成其妙用智境。又二。一。分劑境。廣大無邊故。二。所知境。唯佛能盡故。又有二種。一。是心境。唯心現故。張心無心外之境。張境無境外之心。常合一味故。二。是境界之境。謂心境無礙。隱顯同時。體用相成。理事齊現。　問。覺王隨順世法。曲徇機宜。欲顯無相之門。先明有相之理。因方便而開眞實。假

有作而證無生。只如五蘊初始。以何爲義。答。蘊者藏也。亦云五陰。陰者覆也。卽蘊藏妄種。覆蔽眞心。雜集論云。蘊者積聚義。此約俗諦所釋。若論眞諦。無一法可聚。以各無自體。亦無作用故。　故最勝王經云。佛告善天女。五蘊能現法界。法界卽是五蘊。問。處以何爲義。答。論云。識生長門義。當知種子義。攝一切法差別義。亦是處義。問。界以何爲義。答。是界分建立義。以內外中間。各對待立。故雜集論云。一切法種子義。謂依阿賴耶識中諸法種子。說名爲界。界是因義。又能持自相義。又能持因果性義。又攝持一切法差別義。

問。何因五蘊。說唯有五。答。雜集論云。爲顯五種我事故。一。身具我事。謂內外色蘊所攝。二。受用我事。卽受蘊。三。言說我事。卽想蘊。四。造作一切法非法我事。謂行蘊。五。彼所依止我自體事。謂識蘊。是身具等所依我相事義。世間有情多於識蘊計執爲我。於餘蘊計執我所。　問。何因處唯十二。答。雜集論云。由身及具。能與未來六行受用爲生長門。故唯依根境立十二處。不依六種受用相識。　問。何因界唯十八。答。雜集論云。由身具等。能持過現六行受用性故。身者謂眼等六根。具者謂色等六境。過現六行受用者。謂六識。

能持者。謂六根六境。能持六識所依所緣故。過現六識。能持受用者。不捨自相故。當知十八以能持義故說名界。　是以眞諦不有。世諦非無。迷之則一二情生。悟之則性相無礙。故先德云。眞俗雙泯。二諦恒存。空有兩亡。一味常現。　問。萬法唯識。正量可知。又云境滅識亡。心境俱遣。今觀陰入界等。如上分析性相宛然。云何同境。一時俱拂。答。上約世諦分別。似有非眞。但立空名。終無實體。所以首楞嚴經微細推檢陰入界處。一一皆空。非因非緣。非自然性。非因卽是不自生。非緣卽是不他生。既無自他二法。無法和合。卽

是不共生非自然性卽是非無因生四句無生陰從何有 破五陰文云佛告阿難譬如有人取頻伽瓶塞其兩孔滿中擎空千里遠行用餉他國識陰當知亦復如是阿難如是虛空非彼方來非此方入如是阿難若彼方來則本瓶中旣貯空去於本瓶地應少虛空若此方入開孔倒瓶應見空出是故當知識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釋曰此破識陰也瓶喻於身空喻於識故知虛空不動識無去來一陰旣虛四陰皆爾 故知色陰如勞目睛忽現空華之相受陰如手摩觸妄生冷熱之緣想陰如人說酸梅口中自

然水出行陰如水上波浪觀之似有奔流識陰如瓶貯虛空持之用餉他國斯則非內非外不卽不離和合旣不成自然亦非有若此見是實則五陰不虛旣並世相而非眞審知陰入而無體唯是性空法界如來藏心無始無終平等顯現是以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是故如來與汝發明五陰本因同是妄想汝體先因父母想生汝心非想則不能來想中傳命如我先言心想酸味口中涎生心想登高足心酸起懸崖不有酸味未來汝體必非虛妄通倫口水如何因談酸出是故當知汝現色身名爲堅固第一妄想卽此

所說臨高想心能令汝形眞受酸澀由因受生能動色體汝今現前順益違損二現驅馳名爲虛明第二妄想由汝念慮使汝色身身非念倫汝身何因隨念所使種種取像心生形取與念相應寤卽想心寐爲諸夢則汝想念搖動妄情名爲融通第三妄想化理不住運運密移甲長髮生氣消容皺日夜相代曾無覺悟阿難此若非汝云何體遷如必是眞汝何無覺則汝諸行念念不停名爲幽隱第四妄想又汝精明湛不搖處名恒常者於身不出見聞覺知若實精眞不容習妄何因汝等曾於昔年覩一奇物經歷年歲

憶忘俱無於後忽然復覩前異記憶宛然曾不遺失則此精了湛不搖中念念受熏有何籌算阿難當知此湛非眞如急流水望如恬靜流急不見非是無流若非想元寧受妄習非汝六根互用合開此之妄想無時得滅故汝現在見聞覺知中串習機則湛了內罔象虛無第五顚倒微細精想阿難是五受陰五妄想成汝今欲知因界淺深唯色與空是色邊際唯觸及離是受邊際唯記與忘是想邊際唯滅與生是行邊際湛入合湛歸識邊際此五陰元重疊生起生因識有滅從色除理則頓悟乘悟併消事非頓除因次

第盡。是以若見五陰有。卽衆生世間。若了五陰空。卽眞諦世間。若達五陰實相。卽中道第一義正智世間。離此五陰三世間外。更無一法能建能立。爲俗爲眞。一代時教所詮。除此別無方便悟此成佛。迷此爲凡。唯是一心開合無異。何者。以一陰名色。四陰名心。從心所生。故稱爲色。心是所依。色是能依。攝能歸所。但是一心本末元同。體用常合。宗鏡大旨。於此絕言。卽知從來所執一切境界。皆從識變。盡逐想生。離識無塵。識寂則諸塵並寂。離想無法。想空則諸法皆空。因緣自然。俱成戲論。知解分別。本末無從。但有意言。

都無眞實。如此明達。頓悟前非。終不更待空裏之華。將期結果。取夢中之物。擬欲牢藏。杌見鬼空。繩消蛇想。渴鹿罷馳於陽燄。癡猿息弄於月輪。遂乃靜慮虛襟。若凌空之逸翮。隨緣養性。猶縱浪之虛舟。畢故不造新。任眞而合道。如是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性等。非是本來自然無因而有。非從今日和合因緣所生。但是識心分別建立。今破此識性。則七大性乃至一切法皆空。如尋流得源。捕賊獲贓。則無明怨對。生死魔軍。應念俱消。如湯沃雪。唯如來藏妙湛明心。性眞圓融。徧十方界。如波澄秋渚。含虛洞然。雲朗晴空。逈無所有。所以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汝猶未明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幻妄稱相。其性眞爲妙覺明體。如是乃至五陰六入。從十二處至十八界。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殊不能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眞如性。性眞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是以先令照徹心境分明。後乃頓融。須亡心境。如華嚴演義云。謂此華嚴經中。教人觀察若心若境。如頌云。欲知諸佛心。當觀佛智慧。佛智無依處。如空無所依。此令觀佛心也。又頌云。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

其意如虛空。此教觀佛境也。次空心境。頌云。法性本空寂。無取亦無見。性空卽是佛。不可得思量。無取卽無境。無見卽無心。又頌云。若有欲得如來智。應離一切妄分別。有無通達皆平等。疾作人天大導師。卽空心境也。菩薩凡夫所有心境。觀照例知。故經頌云。知妄本自眞。見佛則淸淨。又云。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

問。於世間法。五蘊身中。作何見解。成外道義。云何通達成佛法義。答。外道不達諸法因緣和合成諸蘊。凡有所爲。皆是識陰。便於蘊上執有實我。受用自在。名爲神主。於似常似一相續之中。說有神性。是外

道義若了內外和合因緣所成唯識所變似境所現卽第八識任持不斷似有相續卽佛法義外道不知將爲實有迷無性之理執身見之愚問前破五陰識義俱無云何建立唯識答一爲遣境故立識何者若不因識何以立境若不顯識何以遣境二爲以有妄想心故能知名義何者若無妄則不能顯眞若無眞則不能破惑故知破立在我染淨由心 問世間無有一法不從緣生具何因緣能生萬法答會無心外法能與心爲緣但是自心生還與心爲相義海云明緣起者如見塵時此塵是自心現由自心現卽與自

心爲緣由緣現前心法方起故名爲緣起法也經云諸法從緣起無緣卽不起乃至則知塵體空無所有今悟緣非緣起無不妙但緣起體寂起恒不起達體隨緣不起恒起如是見者名實知見何謂實知見若見緣而不見體卽是常見若見體而不見緣卽是斷見今從因緣而見性則不落常於眞性中而緣起則不墮斷名實知見所以辯因緣行相者謂因事而顯理令理不孤因理而成事令事融卽 問般若無相不受一塵云何又辯因緣答夫佛道正法皆從緣生故云心法四緣生色法二緣起若執不從緣生者皆

非正法悉屬外道自然邪見且心之一法若無第一親因緣者無有生現行果之義則諸法不成立若無第二等無間緣者則無開導引後生義無有相續全成間斷若無第三所緣緣者則心無所慮處不能牽心用心無所託乃心境俱成斷滅若無第四增上緣者雖具前三緣若無增上卽成障礙法亦不生四緣具足方成心法若能明了世間因緣所生之法方乃見無生之旨以卽生法達無生故且生法尙不知正因云何能了無生妙理所以華嚴鈔云緣起深義佛教所宗淨名經云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

生法華經云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又經云一切諸法因緣爲本中論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則眞空中道亦因緣矣問涅槃經云若一切法從緣生者則知無常是諸外道無有一法不從緣生則外道有因緣矣答此明外道在因緣內執於緣相以爲常住是故破之言無常耳今明教詮因緣妙理具常無常豈得同耶況復宗者從多分說所以因緣是所宗不應致疑故知唯是一心緣起法門以法無自性隨心所現所現之法全是自心所以本末相收皆歸宗

鏡何者內卽是本外卽是末以唯心義則內收外託境生心則末亦收本若以法性爲本法性融通緣起相由則塵包大身毛容刹土故合爲一大緣起也故知有智慧無多聞有多聞無智慧俱不達實相聞慧具足眞見心原如經云若欲學般若應學一切法又云若欲了達因緣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者應當學般若智論釋云不破四緣之義唯破四緣之執如水中之月不破所見只破所取故知但有能取執情則非幻而成幻法若成無所得慧則非幻尚自不生般若眞性何所滯乎 問八識之中覆眞習妄何識

造業何識爲因何識爲依成其妄種答前五識取塵第六識爲因第七識計我造業第八識爲依以此生死苦果不斷楞伽經偈云如水大流盡波浪則不起如是意識滅種種識不生釋云謂五識取塵轉入六識六識記法爲因七識攀緣六識造善惡業得未來生死覆障八識不得顯現若五識不取塵卽無六識六識無故七識不生七識不生故則無善惡業無善惡業故卽無生死無生死故如來藏心湛然常住卽是六七識滅建立八識又八識爲五六七識所依與諸識作因者卽第六識心諸識依之如水盡則無波

浪六識滅七識亦不生故云一念無明風鼓動眞如海無明風盡識浪不生則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問一切世間因果相酬生死不絕於諸識中何識爲主答生滅因緣最初依阿賴耶識爲體以意識爲用如是三世因果流轉不絕功在意識以是義故意名相續識起信論云復次生滅因緣者謂諸衆生依心意識轉此義云何以依阿賴耶識有無明不覺起能見能現能取境界分別相續說名爲意此意復有五種異名一名業識謂無明力不覺心動二名轉識謂依動心能見境相三名現識謂現一切境界相猶如

明鏡現衆色像現識亦爾如其五境對至卽現無有前後不由功力四名智識謂分別染淨諸差別法五名相續識謂恒作意相應不斷任持過去善惡等業令無失壞成熟現未苦樂等報使無違越已曾經事忽然憶念未曾經事妄生分別是故三界一切皆以心爲自性離心則無六塵境界何以故一切諸法以心爲主從妄念起凡所分別皆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是故當知一切世間境界之相皆依衆生無明妄念而得建立如鏡中像無體可得唯從虛妄分別心轉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故

御錄宗鏡大綱卷十五

問生死之法是有是無答非有非無何者若言是有一身內外地水火風各各性空未曾聚散所以無生之生可說爲生無滅之滅可說爲滅如菴提遮女師子吼了義經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畢竟未曾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有所說者是爲生義乃至若能明知地水火風畢竟不自得有所散壞而能隨其所宜有所說者是爲死義若言是無以染淨眞如不守自性不覺隨緣起幻生滅故云法身流轉五道號曰衆生須知生死中道方離斷常是以生之

無生眞性湛然無生之生業果宛然眞性湛然不可執常業果宛然不可執斷又復諸佛出世尚如空華亂生亂滅況衆生顛倒生死但如妄夢如狂醉豈是實耶無如一切衆生飲無明酒臥五住地長劫惛然孰有醒者忽得見性之時如同醉醒如經偈云譬如惛醉人酒消然後醒得佛無上體是我眞法身又若入宗鏡中頓明實性反觀世間生死名相虛誑猶如兒戲復似技人然雖改換千差一性宛然不動 問生死輪迴不待外緣旣由內識此卽有漏異生生死相續諸佛菩薩淨法相續爲復亦由內識爲復別有淨體答淨法相續應知亦然論云謂無始來依附本識有無漏種由轉識等數數熏發漸漸增勝乃至究竟得成佛時轉捨本來雜染識種轉得始起淸淨種識任持一切功德種子由本願力盡未來際起諸妙用相續無窮由此應知唯有內識 所以經云解無不生了有不死若了有空而無我無我令誰生解本無而不生不生令誰死唯持種本識妙湛眞心體性圓明寂然常住處異生位持無漏而常熏至佛果門績菩提而不斷又心性本來離生滅相而有無明迷自心性由迷心性離相寂靜故能生起動四相四相

無明和合力故能令心體生住異滅經云卽此法身爲諸煩惱之所飄動往來生死名爲衆生起信論明自性淸淨心因無明風動四相流轉唯一夢心處夢之士謂爲前後各隨智力淺深分分而覺大覺之者知夢四相唯一淨心無有體性可辯前後故論云四相俱時無有自立生住異滅一心而轉四相俱有爲心所成離一心外無別自體故言俱時而有無有自立者本來平等同一本覺故如般若燈論偈云生死有際否佛言畢竟無此生死無際前後不可得如般若經云復次極勇猛如涅槃無際一切法亦無際何

者。生死以涅槃爲際。涅槃以生死爲際。既不得生死。亦不得涅槃。生死涅槃既不可得。則一切法悉無際。如是但了本覺一心。念念契圓常之道。若逐無明散意。塵塵成生死之輪。得失在人。法無邪正。取捨任己。道絕昇沉。但自內觀。躡普門而頓入。唯當正眼履一道以圓成。問。動識相與眞心性。既非一異。爲復可壞不可壞。若不可壞。則爲墮常。若可壞。則歸斷滅。答。既非一而非是異。卽亦可壞而不可壞。起信論云。一切心識相。卽是無明相。與本覺非一非異。非是可壞。非不可壞。如海水與波。非一非異。波因風動。非水性動。

若風止時。波動卽滅。非水性滅。衆生亦爾。自性清淨心。因無明風動。起識波浪。如是三事。皆無形相。非一非異。然性淨心。是動識本。無明滅時。動識隨滅。智性不壞。根本無明滅者。是合風滅。相續卽滅者。業識等滅。合動相滅也。智性不壞者。隨染本覺神解之性。名爲智性。是合濕性不壞。是知本末相資。方立世間染淨之位。應當防制意地。恒順眞如。圓滿菩提。常樂妙果。所以阿差末經云。常正其心。不尚餘學。夫心常正直。本自玄虛。道全是心。心全是道。以不達故。隨思慮心。爲外緣所拘。內結所礙。乃令志當歸一。不尚餘學。

虛明自現。返本之稱也。如是開示。可謂把行人手。直至薩婆若海。保不孤然。若信受之人。可謂不動塵勞。頓成正覺。　顯識經云。大藥白佛言。世尊。無形之識。云何假因緣力。而生有形。云何有形。止因緣內。佛言。大藥。如木和合。相觸生火。此火木中不可得。若除於木。亦不得火。因緣和合而生。因緣不具。火卽不生。木等之中。尋火色相。雖不可見。然咸見火從木出。如是大藥。識假父母因緣和合。生有形身。有形身中。求識不得。離有形身。亦無有識。大藥。如火未出。火相不現。亦無煖觸諸相。皆無。如是大藥。若未有身。識受想行。

皆悉不現。大藥。如見日輪光明照曜。而諸凡夫不見日體。是黑是白。黃白黃赤。皆不能知。但以照熱光明。出沒環運。諸作用事。而知有日。識亦如是。以諸作用。而知有識。　故云。心能作佛。心作衆生。心作天堂。心作地獄。心異則千差競起。心平則法界坦然。心凡則三毒縈纏。心聖則六通自在。心空則一道清淨。心有則萬境縱橫。如谷應聲。語雄而響厲。似鏡鑒像。形曲而影凹。以知萬行由心。一切在我。內虛外終不實。外細內終不麤。善因終值善緣。惡行難逃惡境。蹈雲霞而飮甘露。非他所授。卧烟燄而噉膿血。皆自能爲。非

天之所生。非地之所出。只在最初一念。致此昇沉。欲外安和。但內寧靜。心虛境寂。念起法生。水濁波昏。潭清月朗。修行之要。靡出於斯。可謂衆妙之門。羣靈之府。昇降之本。禍福之原。但正自心。何疑別境。是以離衆生罪行福行不動行。終無三界苦樂果報。若離衆生見聞覺知。豈有陰處界等境界。如大般若經云。佛言。若夢若覺。要於見聞覺知法中。有覺慧轉。由斯起染。或復起淨。若無見聞覺知法。無覺慧轉。亦無染淨。故知夢覺唯識。染淨由心。前賢後學之所宗。千經萬論之同指。如楞伽經偈云。衆生及瓶等。種種諸形相。內外雖不同。一切從心起。但一念不生。諸緣自斷。故云一念心不生。六根總無過。又云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如今厭生患老。隨思隨造。捨妄除身。業果恒新。若能了生無生。知妄無妄。一念心寂。萬慮俱消。如云畏影畏跡。逾走逾極。端坐樹陰。跡滅影沉。是知悟心即休。更無異術。如祖師云。一切由心。邪正在己。不思一物。即是本心。智者能知。更無別行。所以本師云。此事唯我能知。　問。一期眞妄生死。約事而言。還有終始否。答。第一義中。尚無生死。何有始終。順世諦門中。隨衆生見而妄說生死。如古德云。眞妄相循。難窮初後

者。釋云。若言先妄後眞。眞則有始。若謂先眞後妄。妄由何生。若妄依眞起。眞亦非眞。若妄體即眞。妄亦無始。爲破始起。立無始言。始既不存。終從何立。無終無始。豈有中間。　問。如上所說生死惡業。纔了此心。得一切同時解脫否。答。實有此理。全在當人。若障薄遮輕。直了直入。緣深機熟。頓悟頓修。如鏡淨明生。雲開月朗。或垢濃習重。觀劣心浮。雖信解一心。行門難立。有八重妄想之垢。猶纏綢稠林。（一自性妄想。二差別妄想。三攝受積聚妄想。四我見妄想。五我所妄想。六有念妄想。七不念妄想。八俱相違妄想。）具六種繫縛之門。若堅冰膠漆。（一相應縛。二所緣縛。三貪縛。四瞋縛。五見取縛。六戒取縛。）若非大力。曷能解分。　又古釋智障有其三門。一是智障。所謂分別有無之心。二是體障。謂觀非有非無之解。立已能者。故曰體障。三是治想。謂妄識中合如正慧。依此地有其三。初一。四地乃至七地斷除。四五六地斷除分別取有之心。謂解法慢身淨慢等。入七地時斷除分別取無之心。八地已上斷除體障。前第七地雖除分別有無之心。猶見已心以爲能觀。如爲所觀。其所觀如不即心。能觀之心不即如。心如別故。心外求法。故有功用。法外立心。故有體障。從第七地入八地時。破捨此障。觀察如外由來無心。心外無如。如外無

心心不異如心外無如如不異心故能如心眞同法界廣大不動以不異故息外推求故捨功用不復如外建立神智故滅體障體障滅故名無障想第三治想至佛方滅故入八地雖無障想而有治想從八地已上無生忍體轉轉寂滅令彼治想運運自亡至佛乃窮故知萬境雖空須得無心契合不可口雖說空行在有中境智相應能所冥合方能解縛隨順無生耳纔生取著便成魔業如華嚴經云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魔何等爲十所謂蘊魔生諸取故煩惱魔恒雜染故業魔能障礙故心魔起高慢故死魔捨生處故天魔自憍縱故善根魔恒執取故三昧魔久耽味故善知識魔起著心故菩提法智魔不願捨離故是爲十菩薩摩訶薩應作方便速求遠離疏釋云一蘊魔者身爲道器體與佛同豈卽是魔蘊魔之名特由取著下九例爾皆以下句釋成魔義是知以心分別萬法皆魔何但此十故舉菩提法智以勝況劣不以心分別一切皆佛豈捨魔界求佛界耶然四魔直就體明十魔多約執取十表無盡故菩提法者卽所證智是能證能所冥合故名菩提若不捨於分別菩提之見卽是魔矣若入宗鏡分別自亡既無能證之

心亦無所證之理又華嚴經云無有少法爲智所入亦無少智而入於法是以駕一智箭破衆魔軍揮一慧刀斬羣疑網斯乃宗鏡之力餘何言哉若不悟自心未達斯旨雖修智慧不入圓常縱練行門唯增我慢以未達一際法門故但生分別長養無明如經云若分別是聲聞法是緣覺法是菩薩法是諸佛法此名爲淨此名不淨此名爲道此名非道是名菩薩憍慢若入宗鏡智行俱成我慢山崩貪癡水竭勝負情盡差別業亡如弄珠吟云消六賊兮鑠四魔摧我山兮竭愛河龍女靈山親獻佛貧兒衣裏枉蹉跎問五陰一法卽妄卽眞既作塵勞生死之門又成出世菩提之道今且推妄生死無從經云此陰纔滅彼陰便生既唯識無人前陰滅後陰如何得生答五陰性空非常相續不斷不常不斷卽是正因如華嚴疏云五蘊相續卽是正因亦名生因言正因者是中道義中道卽是佛性謂現在陰滅中陰陰生是現在陰終不變爲中陰五陰故現陰非常如種生芽種不至芽雖不至芽而能生芽此現在陰雖不至後而能生後則現陰非斷而中陰五陰亦非自生不從餘來因現五陰生中陰陰斯則後陰非無因故後陰非常既能續

前故後陰非斷非斷非常是中道義正因性也　問
夫論心含教法如何是一心四諦法門答四諦法門
橫該豎徹法無不備教無不窮今約台教一心具無
作四諦者一念心中具十界苦名爲苦諦具十界惑
名爲集諦苦即涅槃名爲滅諦惑即菩提名爲道諦
此唯論一心四諦又四教四種四諦藏教生滅四諦
通教無生四諦別教無量四諦圓教無作四諦今但
論圓教無作四諦止觀云法性與一切法無二無別
凡法尚是況二乘乎離凡法更求實相如避此空彼
處求空即凡法是實法不須捨凡向聖經言生死即

涅槃一色一香皆是中道即無作四諦又玄義云以
迷理故菩提是煩惱名集諦涅槃是生死名苦諦以
能解故煩惱即菩提名道諦生死即涅槃名滅諦即
事而中無思無念無誰造作故名無作亦名一實諦
一實諦者無虛妄無顛倒常樂我淨等是故名爲無
作四聖諦法華經偈云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又
云惟此一事實即是無作一實諦也以真如之性是
自心之實名一實諦念念圓成更何所作名無作四
諦所以八千聲聞於法華會上見如來性如秋收冬
藏更無所作以達本故法爾如斯若未見性人不可

安然拱手效無作無修直須水到渠成自然任運故
又但了一心自然無作非是彊爲故云陰入皆如無
苦可捨無明塵勞即是菩提無集可斷邊邪皆中正
無道可修生死即涅槃無滅可證無苦無集故無世
間無道無滅故無出世間純一實相實相外更無別
法又文殊道行經云佛告文殊師利若見一切諸法
無起即解苦諦若見一切諸法無住即能斷集若見
一切諸法畢竟涅槃即能證滅文殊師利若見一切
諸法無自體即是修道　問一念無明心鼓動真如
海成十二緣起作生死根由若了之爲佛智海之波

瀾昧之作生死河之漩澓云何成佛智云何成生死
答天真之佛智本有妄緣之生死體空雖有二名但
是一義只謂不了第一義諦號曰無明因不了之所
盲成惑業之衆苦了無明之實性成涅槃之妙心若
迷爲惑業則成三道一無明愛取是煩惱道二行有
是業道三識名色六入觸受生老死是苦道若悟爲
三因佛性一識名色六入觸受生老死七支是正因
佛性二無明愛取三支是了因佛性三行有二支是
緣因佛性如是等義差別不同唯是一心迷成多種
雖成多種不離一心華嚴經云佛子此菩薩摩訶薩

復作是念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如來於此分別演說十二有支皆依一心如是而立何以故隨事貪欲與心共生心是識事是行於行迷惑是無明與無明及心共生是名色名色增長是六處六處三分合爲觸觸共生是受受無厭足是愛愛攝不捨是取彼諸有支生是有有所起名生生熟爲老老壞爲死大集經云十二因緣一人一念悉皆具足但隨一境一念起處無不具足且如眼見色不了名無明生愛惡名行是中心意名識色共識行卽名色六處生貪名六入色與眼作對名觸領納名受於色纏綿名愛想色相

名取念色心起名有心生名生心滅名死乃至意思法亦復如是一日一夜凡起幾念念念織幾十二因緣成六趣無窮之生死是以生死無體全是如來藏第一義心迷悟昇沈了不可得　內外諸法皆具因緣如稻稈經云爾時彌勒語舍利弗言世尊常說見十二因緣卽是見法見法卽是見佛乃至有因有緣是名因緣法此是佛略說因緣相以此因能生是果如來出世因緣生法如來不出世亦因緣生法性相常住無諸煩惱究竟如實非不如實是眞實法離顛倒法復次十二因緣法從二種生云何爲二一者因

二者果因緣生法復有二種有內因緣有外因緣外因緣法從何而生如似種子能生於芽從芽生葉從葉生節從節生莖從莖生穗從穗生華從華生實無種子故無芽乃至無有華實有種子故芽生乃至有華故果生而種子不作念我能生芽芽亦不作念我從種子生乃至華亦不作念我能生實實亦不作念我從華生而實種子能生於芽如是名爲外因生法云何名外緣生法所謂地水火風空時地種堅持水種濕潤火種成熟風種發起空種不作障礙又假於時節氣和變如是六緣具足便生若六緣不具物則

不生地水火風空時六緣調和不增減故物則得生地亦不言我能持水亦不言我能潤火亦不言我能熟風亦不言我能發起空亦不言我能不作障礙時亦不言我能令生種亦不言我從六緣而得生芽芽亦不言我從爾數緣生雖不作念從爾數緣生而實從衆緣和合得生芽亦不從自生亦不從他生亦不從自他合生亦不從自在天生亦不從時方生亦不從本性生亦不從無因生是名生法次第如是外緣生法以五事故當知不斷亦非常亦不從此至彼如芽種少果則衆多相似相續不生異物云何不斷從

種芽根莖次第相續故不斷云何非常芽莖華果各自別故非常亦不種滅而後芽生亦非不滅而芽便生而因緣法芽起種謝次第生故非常種芽各各相異故不此至彼種少果多故當知不一是名種少果多如種不生異果故名相似相續以此五種外緣諸法得生內因緣法從二種生云何爲因從無明乃至老死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滅故則老死滅因無明故有行乃至因有生故則有老死無明不言我能生行行亦不言我從無明生乃至老死亦不言我從無明生而實有無明則有行有生則有老死是名內因

次第生法云何名內緣生法所謂六界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何謂爲地能堅持者名爲地界何謂爲水能潤漬者名爲水界何謂爲火能成熟者名爲火界何謂爲風能出入息者名爲風界何謂爲空能無障礙者名爲空界何謂爲識四陰五識亦言爲名亦名爲識如是衆法和合名爲身有漏心名爲識如是四陰爲五情根名爲色如是等六緣名爲身若六緣具足無損減者則便成身是緣若減身則不成地亦不念我能堅持水亦不念我能濕潤火亦不念我能成熟風亦不念我能出入息空亦不念我能無

障礙識亦不念我能生長身亦不念我從爾數緣生若無此六緣身亦不生地亦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命非男非女亦非非男非非女非此非彼水火風乃至識等亦皆無我無衆生無壽命乃至亦非此非彼云何名無明無明者於六界中生一想聚想常想不動想不壞想內生樂想衆生想壽命想人想我想我所想生如是種種衆多想是名無明如是五情中生貪欲瞋恚想行亦如是隨著一切假名法名爲識四陰爲名色陰爲色是名名色名色增長生六入六入增長生觸觸增長生受受增長生愛愛增長生取取增

長生有有增長故能生後陰爲生生增長變名爲老受陰敗壞故名爲死能生嫉熱故名憂悲苦惱五情違害名爲身苦意不和適名爲心苦乃至如月麗天去地四萬二千由旬水流在下月耀於上立像雖一影現衆水月體不降水質不昇如是舍利弗衆生不從此世至於後世不從後世復至於此然有業果因緣報應不可損減是以如月不動影現衆流類識不行身分六趣雖無作者業果宛然但逐緣生不乖法爾又有德女所問大乘經云爾時有德婆羅門女白佛言世尊所言無明爲內有耶爲外有耶佛言不也

有德女言。世尊。若於內外無有無明。云何得有無明緣行。復次世尊。有他世法而來至於今世得否。佛言不也。有德女復白佛言。世尊。無明行相是實有耶。佛言不也。無明自性。從於虛妄分別而生。非眞實生。從顚倒生。非如理生。有德女復白佛言。世尊。若如是者。則無無明。云何得有諸行生起。於生死中受諸苦報。世尊。如樹無根則無枝葉華果等物。如是無明無自性故。行等生起。定不可得。佛言。有德女。一切諸法皆畢竟空。凡愚迷倒。不聞空義。設得聞之。無智不了。由此具造種種諸業。既有衆業。諸有則生。於諸有中備

受衆苦。第一義諦無有諸業。亦無諸有。而從業生。及以種種衆苦惱事。有德女。如來應正等覺隨順世間。廣爲衆生演說諸法。欲令悟解第一義故。有德女。第一義者亦隨世間而立名字。何以故。實義之中能覺所覺。一切皆悉不可得故。有德女。譬如諸佛化作於人。此所化人復更化作種種諸物。其所化人虛誑不實。所化之物亦無實事。此亦如是。所造諸業虛誑不實。從業有生。亦無實事。是以但了唯心之旨。自然萬法常虛。隨有見聞。悉順無生之道。凡關動作。皆歸無得之門。　問。三界初因。四生元始。莫窮本末。罔辯根由。最初起處。如何指南。答。欲知有情身土。眞實端由。無先我心。更無餘法。首楞嚴經云。富樓那而白佛言。世尊。若復世間一切根塵陰處界等。皆如來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次第遷流。終而復始。又疑云。若此妙覺本妙覺明。與如來心不增不減。無狀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如來今得妙空明覺。山河大地有爲習漏何當復生。佛言。富樓那。如汝所言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富樓那言。唯然。世尊。我常聞佛宣說斯義。佛言。汝稱覺明。爲復性明稱名爲覺。

爲覺不明稱爲明覺。富樓那言。若此不明名爲覺者。則無所明。佛言。若無所明則無明覺。有所非覺。無所非明。無明又非覺湛明性。性覺必明。妄爲明覺。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爲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爲同。世界爲異。彼無同異。眞有爲法。釋曰。此二覺義。幽旨難明。若欲指陳。須分皂白。大約經論有二種覺。一性覺。二本覺。又有二種般若。一本覺般若。二始覺般若。又有

二種心。一自性清淨心。二離垢清淨心。又有二種眞如。一在纏眞如。二出纏眞如。此四種名隨義異。體卽常同。今一切衆生只具性覺清淨本覺自性清淨心。在纏眞如等。於清淨本然中妄忽生於山河大地。以在纏未離障故。未得出纏眞如等。若十方諸佛。二覺俱圓。已具出纏眞如等。無有妄想塵勞。永合清淨本然。則不更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等。如金出礦。終不染於塵泥。似木成灰。豈有再生枝葉。將此二覺。已豁疑情。性覺妙明者。是自性清淨心。卽如來藏性。在纏眞如等。本性清淨。不爲煩惱所染。名性覺。經云。佛告

阿難。及諸大衆。汝等當知。有漏世界十二類生。本覺妙明覺圓心體。與十方佛無二無別。由汝妄想迷理爲咎。癡愛發生。生發徧迷。故有空性。化迷不息。有世界生。則此十方微塵國土。非無漏者。皆是迷頑妄想安立。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況諸世界在虛空耶。汝等一人發眞歸元。此十方虛空。皆悉消殞。云何空中所有國土而不振裂。以此文證。卽知凡聖本同此妙明之覺。本覺明妙者。出纏眞如等。從無分別智。覺盡無始妄念。名究竟覺。始覺卽本覺。悟本之覺。得本覺名。論云。於眞如門。名爲性覺。於生滅門。名爲本覺。由迷此性覺。而有妄念。妄念若盡。而立本覺。以性覺不從能所而生。非假修證而起。本自妙而常明。故云性覺妙明。以始覺般若。明性覺之妙。故云本覺明妙。又眞如之性。性自了故。則性覺妙明。始覺之智。了本性故。則本覺明妙。又摩訶衍論。有四種覺。一清淨本覺。二染淨本覺。三清淨始覺。四染淨始覺。若論本始明昧之事。皆依染淨之覺得名。若清淨覺。原愚智俱絕。非迷悟之所得。豈文義之能詮。經中佛常說眞如爲迷悟依。故如萬像依虛空。虛空無所依。所以滿慈領言。我常聞佛宣說斯義。此二覺義。

亦同起信論所立一心。分眞如生滅二門。以本性清淨。是性覺義。但以性中本覺。如木中火性。未具因緣。有而無用。非是悟已而更起迷。悟時始立本覺之號。悟本覺已。更不復迷。諸佛重爲凡夫。無有是處。佛問汝稱覺明。爲復覺性自明。名爲覺明。爲復覺體不明。能覺於明。富樓那意。必有所明。當情爲其所覺。若無所覺之明。則無覺明之號。但可稱覺而無所明。故云則無所明。佛意。性覺體性自明。不因能覺所明。方稱覺明。起信論云。眞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徧照法界義等。只緣迷一法界。彊分能所。故成於妄。若要因

所明方稱覺明者。此乃因他而立非自性覺。故云有所非覺。如緣塵分別而有妄心。離塵則無有體。不可將斷滅之心。以爲本來眞覺。故若以無體之法爲究竟者。故經云。法身則同龜毛兎角。其誰修證無生法忍。又釋若以不明名爲覺者。則無所明者。故知覺體本無明相。佛證眞際。實不見明。若見於明。卽是所明。旣立所明。便有能覺。但除能所之明。方稱妙明。此妙之明是不明之明。不同所明因明起照。故般若無知論云。難曰。聖智之無。惑智之無。俱無生滅。何以異之耶。答曰。聖智之無者無知。惑智之無者知無。其無雖同。所以無者異也。何者。夫聖心虛靜。無知可無。可曰無知。非謂知無。惑智有知。故有知可無。可謂知無。非曰無知也。故云般若無知。無所不知。無知者無能所之知。無不知者眞如自性有偏照法界義。又聖人唯有無心之心。無見之見。非同凡夫有心有見。皆是分別能所相生。故涅槃經云。不可見。了了見。華嚴經頌云。無見卽是見。能見一切法。於法若有見。此則無所見。又云菩薩悉見諸法。而無所見。普知一切。而無所知。則般若無知無所不知矣。但不落有無之知。能所之見。非是都無知見矣。諸佛皆具五眼三智。四辯六

通。三諦理圓。一心具足。若不見空與不空。非空非不空。方與實相相應耳。故楞伽經云。一一相相應遠離諸見過者。若於諸相常與實相相應。自然遠離諸過。會第一義淸淨眞心。朗然明徹。而無念著。卽事卽如。唯心直進。卽諸佛所知唯實相矣。離此立見。皆成諸過。無所非明者。若能覺之體要因所明者。若無所覺之明。則能覺之體便非是明。故云無所非明。故知覺之與明互相假立。本無自體。豈成自性圓明之覺。無明又非覺湛明性者。顯妄覺體無湛明之用。若言但覺於明。何須覺體自明者。則自性非明。便無覺湛之用。故云無明又非覺湛明性。性覺必明。妄爲明覺者。釋妄覺託眞之相也。何以得知。妄覺初起有覺明。只緣性覺必有眞明。所以妄覺託此性明而起影明之覺。執影像之明。起攀緣之覺。迷眞認影。見相二分自此而生。覺明之號。覺非所明。因明立所者。夫一眞之覺。體性雖明不分能所。故覺非所明。由影明起覺能所斯分。故云因明立所。所旣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者。此則元因覺明起照生所。所立照性遂亡。則是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乃是但隨能緣之相。覆眞唯識性。一向能所相生。如風動水波

浪相續。澄湛之性。隱而不現。從此迷妄生虛空之性。復因虛空。成立世界之形。於眞空一心。畢竟無同異中。熾然建立。成諸法究竟之異。皆因情想擾亂勞發世間之塵。迷妄昏沉。引起虛空之界。分世界差別爲異。立虛空清淨爲同。於分別識中。又立無同無異。皆是有爲之法。盡成生滅之緣。未洞本原。終爲戲論。

御錄宗鏡大綱卷十六

夫言一覺。一切覺。云何教中。分其多種。答。覺體是一。隨用分多。用有淺深。覺無前後。如瓔珞經云。妙覺方稱寂照。等覺照寂。又覺有三義。一覺察。如睡夢覺。亦如人覺賊。賊無能爲。妄即賊也。二覺照。即照理事也。亦如蓮華開。照見自心一眞法界。恒沙性德。如其勝義。覺諸法故。三妙覺。即上二覺。離覺所覺。故爲妙耳。非更別覺故。經云。無有佛涅槃。遠離覺所覺。又覺性無覺。即根本智。覺相歷然。即後得智。問。既云眞如一心。古今不易。因何而有衆生相續。答。平等眞法界。無

佛無衆生。隨於染淨緣。遂成十法界。以眞心隨緣。不守自性。只爲衆生。不自知無性之性。故但隨染緣成凡。隨淨緣成聖。如虛谷響。任緣所發。又如太虛忽雲。明鏡忽塵。求一念最初起處。了不可得。故號無始無明。　問。凡所施爲。皆是自心者。云何殺生而得殺罪。答。皆是依於自心分別。强執善惡之因。妄受苦樂之果。若究三輪之體。（一能殺。二所殺。三殺相。）能殺所殺本空。是以文殊執劍於瞿曇。鴦崛持刀於釋氏。終不見生見殺。執自執他。妄受輪迴。酬還罪報。識論問云。若彼三界。唯是內心。無有身口外境者。何故屠獵師等。殺害豬

羊等得殺生罪。偈答云。死依於他心。亦有依自心。依種種因緣。破失自心識。釋曰。如人依鬼毗舍闍等。是故失心。或依自心。是故失心。或有憶念愛不愛事。是故失心。或有夢見鬼著失心。或有聖人神通轉變。前人失心。如一比丘夜蹋瓜皮。謂殺蝦蟇。死入惡道。故死依於他心。亦有依自心者。以依仙人嗔心嗔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故。殺餘衆生。此依他心。他衆生心虛妄分別。命根謝滅。以彼身命相續斷絕。應如是知。頌云。經說檀拏迦迦陵摩登國。仙人嗔故空。是故心業重。問。依仙人嗔心。依仙人鬼殺害。如是三國衆生。

非依仙人嗔心而死。答。佛問尼乾子言。摩登伽等三國衆生。汝頗曾聞云何而死。爲身業殺。爲意業殺。尼乾子言。瞿曇。我昔曾聞。仙人嗔心。以意業殺爾所衆生。佛言。以是成我義。三界唯心。無身口業。何以故。如世人言賊燒山林聚落城邑。不言火燒。此義亦爾。唯依心。其善惡業得成。故偈云。諸法心爲本。諸法心爲勝。離心無諸法。唯心身口名。成實論云。若離心有業。非衆生亦應有罪福。如風頹山。惱害衆生。風應有罪。若吹香華來墮塔寺。亦應有福。是則不可。故知離心無罪福也。以此文證。罪福據心。無身口業。身口業者。

但有名字。實是意業。身口名說。　問。若心虛境寂。理實無差。現對根塵。事相違反。如何明徹境智一如。答。一期根境。俗有眞無。畢竟自他皆無所得。又若定執眞有俗無。則成增減二謗。但二諦雙會。圓了一心。如般若經云。一切法無知無見。如幻人無受無覺。菩薩如是行。爲行般若波羅密。釋曰。若行般若者。則是直了一心智性。了色無形。非眼境界。乃至達法體寂。非意所知。但是隨心暫現。還隨心滅。故云一切法無知無見。大智度論云。相不能知無相。譬如刀雖利。不能破空。無相不能知相者。有人言。內智慧無定相。外所

緣法有定相。心隨緣而生。是故說無相不應知相。譬如無刀雖有物無刀可斫。是知若心有境無。亦不知見。若心無境有。亦不知。若心境俱有。各無自性。各旣不知。合豈成見。若心境俱無。亦不知見。有尚不知。無豈成見。則心境俱空。萬有咸寂。如是則尚無一法冥合相順。寧有根境對待而作相違者乎。如一切差別違順之境。皆是一心之量。無有障礙。亦無解脫。譬如水不洗水。火不滅火。何者。以一體故。不相陵滅。若有異法。方成對治。如今但先得旨。自合眞如。故經云。法隨於如。無所隨故。若有所隨。則有能隨之別。旣無

所隨亦無能隨故。則法外無如。如外無法。華嚴疏云。以如爲佛則無境非如者。金剛經云。如來者即諸法如義。既以如爲佛。一切法皆如也。何法非佛耶。若信一如。此是開悟本法。生決定解。入自在門。 問。既但唯心。無有萬法。目前差別。從何建立。答。萬法但名。實無體相。因名立相。相狀元空。因相施名。名字本寂。唯想建立。名相俱虛。反窮想原。亦但名字。既無想體。分別則空。故知萬法出自無名。萬名生於無相。名不當相。相不當名。彼此無依。萬法何在。相待之名既寂。分別之想俄空。如幻之境寘眞。所執之情合覺。密嚴經

頌云。世間種種法。一切唯有名。但想所安立。離名無別義。 又頌云。如見杌爲人。見人以爲杌。人杌二分別。但有於名字。諸大和合中。分別以爲色。若離於諸大。色性即無有。問。若以唯識爲宗。則世出世間唯是一識。萬法皆決定空耶。答。以唯識故。則有世俗諦。既有世俗。則有似塵識。幻相不無。以無實不可得故稱空耳。不可起蚍足鹽香決定斷空之見。如密嚴經偈云。瓶等衆境界。悉以心爲體。非瓶似瓶現。是故說爲空。世間所有色。諸天宮殿等。皆是阿賴耶變異而可見。衆生身所有。從頭至手足。頓生及漸次。無非阿賴

耶習氣濁於心。凡愚不能了。此性非是有。亦復非是空。如人以諸物。擊破於瓶等。物體若是空。即無能所破。譬如須彌量。我見未爲惡。憍慢而著空。此惡過於彼。又經云。寧可執有如須彌。不可執空如芥子。大般涅槃經云。解脫者名不空空。空空者名無所有。無所有者即是外道尼乾子等所計解脫。而是尼乾實無解脫。故名空空。眞解脫者則不如是。故不空空。不空空者即眞解脫。眞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不空。如水酒酪酥蜜等瓶。雖無水酒酪酥蜜時。猶故得名爲水等瓶。如是瓶等不可說空及以不空。若言

空者則不得有色香味觸。若言不空而復無有水酒等實。解脫亦爾。不可說色及以非色。不可說空及以不空。若言空者則不得有常樂我淨。若言不空誰受是常樂我淨者。以是義故不可說空及以不空。空者謂無二十五有及諸煩惱。一切苦。一切相。一切有爲行。如瓶無酪則名爲空。不空者謂眞實善色。常樂我淨。不動不變。猶如彼瓶色香味觸。故名不空。是故解脫喻如彼瓶。彼瓶遇緣則有破壞。解脫不爾。不可破壞。不可破壞即眞解脫。眞解脫者即是如來。問。經云。五陰即世間者。一陰名色。四陰名心。云何說內外種

種世間皆從心出答種種五陰皆從心起從心現相名之曰色經偈云一切世間中但有名與色若欲如實觀但當觀名色色即收盡無情國土名即收盡有識世間五陰即世間故若了五陰俱空則是出世間是知世出世間皆從心起何者若意地起貪嗔心攬三塗五陰罪苦衆生發現意地修戒善心攬人天五陰受樂衆生發現意地證人空心攬無漏五陰眞聖衆生發現意地立弘誓心攬慈悲五陰大士衆生發現意地運平等心攬常住五陰尊極衆生發現今所以置前四陰但觀識陰如伐樹除根炙病得穴則生

死之苦芽永絶煩惱之沉痾不生又若毗藍之風卷羣疑而淨盡猶刼燒之火蕩異執而無餘所以一切世間凡聖同居之處無不悉是自心如此悟入名住眞阿蘭若正修行處非論小大之隱不墮喧靜之觀所以古德云處衆不見諠譁獨自亦無寂寞何故不喧寂以但了一心故　問立識方成唯識義云何境識俱遣答顯識論云立唯識乃一往遣境留心究竟爲論遣境爲欲空心是其正意是故境識俱泯即是實性實性即是阿摩羅識所以唯識論亦名破色心論　入楞伽經云但不取諸境名爲識滅實不滅識

何者以境本空從識變故以識無體不須滅故是以識心無體隨境有無見空生空見色生色事來即起事去還無又事上無事本全是心念起塵生念寂塵滅如起信論云以一切色法本來是心實無外色然既無外色亦無外空空尚是無色焉能有又云若無色者則無虛空之相疏釋云本以待色爲空今既唯心無色何得更有於空也故知萬法皆相待而有若入宗鏡自然諸法絶待歸本眞心故論云所謂一切境界唯心妄起若心離於妄動則一切境界滅唯一眞心無所不徧　問既唯一眞心教中云何復說諸

法如幻答了境是心萬法奚有以依心所起無有定體皆如幻化畢竟寂滅寶積經云爾時世尊告幻師言一切衆生及諸資具皆是幻化謂由於業之所幻故諸比丘衆亦是幻化謂由於法之所幻故我身亦幻智所幻故三千大千一切世界亦皆是幻一切衆生共所幻故凡所有法無非是幻因緣和合之所幻故又教中總明十喻如幻如化如夢如影等此是諸佛密意破衆生執世相爲實起於常見世間共知幻夢等法是空則不信人法心境等如幻夢亦空所以將所信之虛破所信之實令所信之實同所信之虛

然後乃頓悟眞宗。徧一切處。心內心外。決定無有實法建立。大莊嚴論云。我昔曾聞有一幻師。有信樂心。至耆闍山。爲僧設會。供養已訖。幻尸陀羅木。作一女人。端正奇特。在大衆前。抱捉此女而嗚唼之。共爲欲事。時諸比丘見此事已。咸皆嫌忿。而作是言。此無慙人。所爲鄙褻。知其如是。不受其供。時彼幻師旣行欲已。聞諸比丘譏訶嫌責。卽便以刀斫刺是女。分解支節。挑目截鼻。種種苦毒。而殺此女。諸比丘等又見此事。倍復嫌忿。我等若當知汝如是。寧飲毒藥。不受其供。乃至爾時幻師卽捉尸陀羅木。用示衆僧。合掌白言。我向所作。卽是此木。於彼木中。有何欲殺。欲安衆僧身故。設此飲食。欲令衆僧心安故。爲此幻耳。願諸比丘聽我所說。豈可不聞佛於修多羅中。說一切法。猶如幻化。我今爲欲成彼語故。故作斯幻。如斯幻身。無壽無命。識之幻師。運轉機關。令其視眴。俯仰顧眄。行步進止。或語或笑。以此事故。深知此身。眞實無我。華嚴經頌云。世間種種法。一切皆如幻。若能如是知。其心無所動。諸業從心生。故說心如幻。若離此分別。普滅諸有趣。譬如工幻師。普現諸色像。徒令衆貪樂。畢竟無所得。世間亦如是。一切皆如幻。無性亦無生。

示現有種種。度脫諸衆生。令知法如幻。衆生不異幻。了幻無衆生。衆生及國土。三世所有法。如是悉無餘。一切皆如幻。幻作男女形。及象馬牛羊。屋宅池泉類。園林華果等。幻物無覺知。亦無有住處。畢竟寂滅相。但隨分別現。菩薩能如是。普見諸世間。有無一切法。了達悉如幻。衆生及國土。種種業所造。入於如幻際。於彼無依着。如是得善巧。寂滅無戲論。住於無礙地。普現大威力。又入法界品。時童子童女告善財言。善男子。我等證得菩薩解脫。名爲幻住。得此解脫故。見一切世界皆幻住。因緣所生故。一切衆生皆幻住。業煩惱所起故。一切世間皆幻住。無明有愛等展轉緣生故。一切法皆幻住。我見等種種幻緣所生故。一切三世皆幻住。我見等顚倒智所生故。一切衆生生滅老死憂悲苦惱皆幻住。虛妄分別所生故。一切國土皆幻住。想倒心倒見倒無明所現故。一切聲聞辟支佛皆幻住。智斷分別所成故。一切菩薩皆幻住。能自調伏教化衆生諸行願法之所成故。一切菩薩衆會變化調伏諸所施爲皆幻住。願智幻所成故。善男子。幻境自性不可思議。　是以凡夫盲無慧目。妄取前塵男女等相。如幻化法。但誑心眼。都無實事。皆業識

心動起見現相。意識分別。强立我人自他差別。若能識幻方悟前非。終不於空而興造作。又此幻法。人多錯解。執一切法如幻如化。便作空無之見。如方廣外道。立空無爲宗。不知實義。故華嚴論云。了如幻法是堅固義。言堅固者。卽是常住義。豈可作空無之解。故知此幻卽眞。幻不可得。無幻之幻。名爲幻法。絕見之見。方名見幻。問。諸法不眞。各無自性。刹那變異。故稱爲幻。佛身常住。豈稱幻耶。答。諸佛略有二身。一眞實身。二方便身。以衆生有不見如來眞實身故。示方便身。令入眞實。若悟入時。卽方便身是常住體。了幻不

可得故。　所以鴦崛魔羅經偈云。如來所變化。衆生悉不知。如來所作幻。衆幻中之王。大身方便身。是則爲如來。問。一切法如幻。云何有垢淨能所對治。答。只爲如幻故。垢淨不定。由心迴轉。凡聖法生。故思益經云。垢法說淨。見垢實性故。淨法說垢。貪著淨相故。又莊嚴經論云。問。若諸法同如幻。以何義故。一爲能治。一爲所治。偈答云。譬如强幻王。令餘幻王退。如是清淨法。能令染法盡。　所以圓覺經云。善男子。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四大分解。無塵可得。於中緣塵。各歸散滅。畢竟無有緣心可見。善男子。彼諸衆生。

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譬如磨鏡。垢盡明現。善男子。當知身心皆爲幻垢。垢相永滅。十方清淨。善男子。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諸愚癡者。見彼摩尼實有五色。善男子。圓覺淨性。現於身心。隨類各應。彼愚癡者。說淨圓覺實有如是身心自相。亦復如是。由此不能遠於幻化。釋曰。珠中無五方之色。因光所映。性中無五趣之身。隨業而現。迷珠者執珠中實色。昧性者認性內虛身。法喻皎然。眞僞可驗。　問。入此宗門。云何了一切法如化。答。以萬法無

體。名相本空。無而忽有。名之曰化。　大智度論問云。若一切法皆空如化。何以故有種種說法別異。答曰。如佛所化。及餘人所化。雖不實而有種種形像別異。夢中所見種種亦如是。人見夢中好惡事。有生喜者。有生怖者。如鏡中像。雖無實事。而隨本形像有好醜。諸法亦如是。雖空而各各有因緣。如佛經中說。於是化法中。有聲聞變化。有辟支佛變化。有菩薩變化。有佛變化。有煩惱變化。有業變化。又云。如化者。化主無定物。但以心生。便有所作。皆無有實。人身亦如是。本無所因。但從先世心生。今世身。皆無有實。以是故諸

法如化。故知一切法皆從心生。悉如幻化。雖幻化不實。亦可作善惡之因緣。受昇沉之報應。不可生於斷見。但了體虛。莫生取捨。以衆生無性卽空。故在凡不凡。以法身隨緣。故處聖非聖。又以衆生緣成似有。故聖不是凡。以法身常住不變。故凡不是聖。則眞俗一際。染淨恒分。凡聖兩途。生佛無異。如是鎔融方明一心佛性。十地經云。衆生身中。有金剛佛性。猶如日輪。佛者是覺。人有靈知之覺。今第一義空與之爲性。故名佛性。非情無覺。但持自體得稱爲法。今眞性與之爲性。故名法性。故云假說能所。而實無差。云

何無差。同一性故。問。大言佛性境智俱收。云何教中云在有情數中稱佛性。在無情數中稱法性。答。在心稱佛性。在境稱法性。從緣雖別能所似分。約性本同。一體無異。如瓶貯醍醐隨諸器而不等。猶水分江海。逐流處而得名。一味眞心亦復如是。凡聖境智。一際無差。所以法王經云。一切衆生。一心佛性平等。等諸法故。只爲眞心不守自性。隨緣轉動。於轉動處立其異名。古德云。譬如珠向月出水。向日出火。一珠未曾異。而得水火之名。以珠體是一。能應二緣。且如月爲水緣時。月中未曾無火性。日爲火緣時。日中未曾無

水性。何以故。二性相冥故。但緣水火事有優劣。故使二性冥伏不現。各從自體得水火名。非全無性。眞如一心亦復如是。在有情中名佛性。在無情中名法性。一如未曾異。而得法佛之名。以眞如體一。能應二緣。且如有情正爲佛緣時。有情未曾無法性。無情正爲法緣時。無情未曾無佛性。何以故。二性相冥故。但由色心事有優劣。故二性冥伏不現。各從自體得法佛名。非全無性。清凉記云。法性卽佛性者。以境因心變。境不異心。心若有性。境寧非有。況心與境皆卽眞性。眞性不二。心境豈乖。若以性從相不妨內外。若以

外境而例於心。令有覺知修行作佛。卽是邪見外道之法。故須常照不卽不離。不一不異。無所惑矣。故知佛性非內非外。隨物迷悟。强說昇沉。又今爲遮妄執一切無情有佛性義。就計此義自有淺深。若謂精神化爲土木金石。梟獍負塊以成於子。情變非情。非情變情。斯爲邪見。不異外道衆生計生草木有命。故不可也。若說無情同一性故。則稍近宗。亦須得意。彼本立意約於眞如自體徧故。眞實之性無有二。故今直顯正義。謂性與相非一非異。情與非情亦非一異。故起信論問云。若諸佛法身離於色相者。云何能現

種種色相。答曰。即此法身是色體故。能現於色。所謂從本已來色心不二。以色性即智故。色體無形。說名智身。以智性即色故。說名法身徧一切處。今取二性相即互融之義說耳。百門義海云。謂覺塵及一切法。從緣無性。名為佛性。經云。三世佛種。以無性為性。一切處隨了無性。即為佛性。不以有情故有。不以無情故無。今獨言有情者。徧世勸人了性。常於一毛一毫之處。明見一切理事。無非如來性。是開如來性起功德名為佛性。是知六道四生。山河大地。情與非情。皆同一性。如世尊最後垂示。應盡還原品三告之文。經

云。爾時世尊。如是逆順入諸禪已。普告大眾。我以甚深般若。徧觀三界一切六道。諸山大海。大地含生。如是三界。根本性離。畢竟寂滅。同虛空相。無名無識。永斷諸有。本來平等。無高下想。無見無聞。無覺無知。不可繫縛。不可解脫。無眾生。無壽命。不生不起。不盡不滅。非世間非非世間。涅槃生死。皆不可得。二際平等。等諸法故。閒居靜住。無所施為。究竟安置。必不可得。從無住法。法性施為。斷一切相。一無所有。法相如是。其知是者。名出世人。是事不知。名生死始。汝等大眾。應斷無明。滅生死始。又復告大眾。我以摩訶般若。徧觀三界有情無情。一切人法。悉皆究竟。無繫縛者。無解脫者。無主無依。不可攝持。不出三界。不入諸有。本來清淨。無垢無煩惱。與虛空等。不平等。非不平等。盡諸動念。思想心息。如是法相。名大涅槃。真見此法。名為解脫。凡夫不知。名曰無明。作是語已。復入超禪。從初禪出。乃至入滅盡定。從滅盡定出。乃至入初禪。如是逆順。入超禪已。復告大眾。我以佛眼。徧觀三界一切諸法。無明本際。性本解脫。於十方求。了不能得。根本無故。所因枝葉。皆悉解脫。無明解脫故。乃至老死皆得解脫。以是因緣。我今安住常寂滅光。名大涅槃。

如上真實慈父。廣大悲心。不可思議。三告之文。或有偶斯教者。可以析骨為筆。剝皮為紙。刺血為墨。而書寫之。不可頃刻暫忘。剎那失照。且如第一文云。徧觀三界一切六道。諸山大海。大地含生。如是三界。根本性離。畢竟寂滅。第二文云。徧觀三界有情無情。一切人法。悉皆究竟。第三文云。徧觀三界一切諸法。無明本性。性本解脫。是以徧法界內。盡十方中。若有情。若無情。若有性。若無性。山河大地。草芥人畜。不在三界。不出三界。不隨生死。不住涅槃。皆同真如一心妙性。如是信解。頓入一乘。更無祕文。能出斯旨。離此有說。

皆是權施誘引提携咸歸宗鏡　問一切衆生有佛性者云何不免沉淪答衆生雖具正因而無緣了所以圓覺經云未出輪迴而辯圓覺彼圓覺性卽同流轉若免輪迴無有是處故先德頌云圓成沉識海流轉若飄蓬是以眞如本覺不守自性以無性故但隨緣轉如云法身流轉五道故號衆生應須以善巧方便發之以智照助之以良緣了了見時方逃境縛如起信鈔云且夫眞之與妄皆依一法界心所詮蓋以此心本來有體有用卽用之體則蕩然空寂卽體之用則了然覺知以無始時來逃故於空寂之處確然

根身塵境於覺知之處則紛然分別緣念故肇論云法身隱於形殼之中眞智隱於緣慮之內然其形殼緣慮元來體空空寂覺知元來不變不變之眞元來隨緣體空之妄元來成事非因造作法爾如斯　大涅槃經云佛告善男子如汝所言若一闡提有佛性者云何不遮地獄之罪善男子一闡提中無有佛性善男子譬如有王聞箜篌音其聲清妙心卽耽著喜樂愛念情無捨離卽告大臣如是妙音從何處出大臣答言如是妙音從箜篌出王復語言持是聲來爾時大臣持箜篌置於王前而作是言大王當知此卽是聲王語箜篌出聲出聲而箜篌聲亦不出爾時大王卽斷其弦聲亦不出取其皮木悉皆折裂推求其聲了不能得爾時大王卽嗔大臣云何乃作如是妄語大臣白王夫取聲者法不如是應以衆緣善巧方便聲乃出耳衆生佛性亦復如是無有住處以善方便故得可見以可見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闡提輩不見佛性云何能遮三惡道罪善男子若一闡提信有佛性當知是人不至三惡是亦不名一闡提也以不自信有佛性故卽墮三惡故名一闡提是知一切衆生雖有正因不得了緣枉沉生死爲不知

故甘稱下凡爲不聞故不親善友常迷智眼豈有了因恒習惡緣何成善本今爲未聞者廣搜祕藏發起信心爲未知者直指心原了然無滯爲已聞者智慧開發萬善資熏爲已知者一向保任理行成就有斯深益豈厭文繁普望後賢廣垂傳授　問佛性若定有無卽成斷常之見如何體會理合正因答非一非異能弃一乘之門亦有亦無不謗三因之性正因了因緣因如大涅槃經云佛言善男子若有說言一切衆生定有佛性常樂我淨不作不生煩惱因緣故不可見當知是人謗佛法僧若有說言一切衆生都無佛性猶如

兔角從方便生。本無今有。已有還無。當知是人謗佛法僧。若有說言。衆生非有如虛空。非無如兔角。何以故。虛空常故。兔角無故。是故得言亦有亦無。有破兔角。無破虛空。如是說者。不謗三寶。 問。佛性於五眼中。何眼能見。答。涅槃經云。佛眼見故。而得明了。以佛眼見一切美惡差別等事。悉皆不動。爲見性故。維摩經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此是心鑒無礙爲眼。非取根塵所對。是以肉眼見麤。天眼觀細。慧眼明空。法眼辯有。佛眼觀不二相一實之理。華嚴經離世間品說十眼。所謂肉眼見一切色故。天眼見

一切衆生心故。慧眼見一切衆生諸根境界故。法眼。見一切法實相故。佛眼見如來十力故。智眼見諸法故。光明眼見佛光明故。出生死眼見涅槃故。無礙眼。所見無障故。一切智眼見普門法界故。又慧眼所見。無法可見。故名爲見者。見法空故。名爲慧眼。非獨慧眼。五眼亦爾。如是五眼照如千日。十方之中。無處不見。於一切處地平如掌。無諸穢惡。若有可見。卽是生盲。何以故。無所有故。當知無空。色空俱遣。又見一切塵全是眼。更不可見。聞一切聲全是耳。不復更聞。所以云。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又云離心之外。

更無一法。縱見內外。但是自心所現。無別內外。此無過也。乃至若了塵時塵全是知也。終不以知知於塵。卽有所知也。若知於無知。不異知也。今塵卽知。不復更以知及不知知於無知。但無能所之知。非無知也。此方顯無知也。經云。顯現一切法。各各不相知。見亦如是。又聞者。圓教明我。我卽聞故。能聞所聞皆法界故。故使我外更無別聞。是以若見若聞。若知若覺。皆一心故。華嚴經云。所見不可見。所聞不可聞。所知不可知。一心不思議。 無有一法在於心外。亦無一心在於法外。心與法界同體照明。故覺一切。又此心性

是眞實了知義。徧照法界義。以本有爲所照。以浮根智明爲能照。如涅槃經云。見性肉眼。卽名佛眼。又明二種見佛性。一相貌見。二了了見。相貌見者。謂登地菩薩方便權智識變似空名相貌見。了了見者。謂地上菩薩根本正智親證眞理。不變相緣。名了了見。卽是親證。相貌見者比量知。了了見者現量得。問。既云佛眼能觀佛性。如何教中又言我以五眼不見三聚衆生。狂愚無目而言見耶。答。若約實相體性徧法界。以實相無相故。則不可見。若論照用。相徧法界。以無相之相。亦可得見。又五眼圓照三諦之理。諸境分明。

雖云洞鑒。未必是有。雖云不見。未必是無。斯乃無相之相。不觀之觀。當知相中無相。只勿相。觀中無觀。只勿觀。體萬物而自虛。同一道之清淨。豈同執實隨塵作能所斷常之見耶。問。夫佛眼者。皆是圓修圓證方具。十住菩薩尚未分明。而無明煩惱凡夫尚未得天眼。云何得同佛眼。答。如來五眼。衆生悉具。非待證聖方有。涅槃經云。若學大乘人。雖是肉眼。而名佛眼。二乘雖具天眼。不名佛眼。又云見如來性者。雖有煩惱。如無煩惱。若實明宗見性。卽肉眼而明佛眼。以智照爲眼故。台教約五品初位中。以凡夫心向佛所知。用所生眼。齊如來見。若論明昧淺深。卽落修證。今直論見性。卽無前後。如止觀釋鶖崛經云。了了分明見者。照實爲了了。照權爲分明。三智一心中。五眼具足圓照。名爲了了見佛性也。佛眼一心中得。名了了見。

又若論差別者。則諸天是報得。二乘是修得。我此宗門。非報。非修。是發得。五眼。以本圓具故。若悟修佛乘人。雖具煩惱性。能知如來祕密之藏。卽肉眼而名佛眼。二乘人。雖證滅修道。具漏盡通。卽天眼而爲瞖眼。所以志公云。大士肉眼圓通。二乘天眼有瞖。融大師云。不取天眼等五通。造事外道。唯取入理凡夫耳。

御錄宗鏡大綱卷十七

問。眞如一心。平等法界。衆生不了。妄受沈淪。今悟此宗。欲入圓覺位。於六度萬行莊嚴門中。以何法助道保任。速得成就。答。若論莊嚴。無非福智二業。於六波羅密中。前五是福德業。後般若是智慧業。前五福德業中。唯禪定一門最爲樞要。

此宗鏡所集禪定一門。唯約宗說。於諸定中而稱第一。名王三昧。總攝諸門。囊括行原。冠戴智海。亦名無心定。與道相應。故亦名不思議定。情智絕待。故亦名眞如三昧。萬行根本。故亦名一行三昧。一念法界。故亦名金剛三昧。常不傾動。故亦名法性三昧。恒無變異。故諸佛智光明海。無量觀行。皆從此生。若不體此理。非佛智。故以此佛智。證斯本理。理則不待照而自了。智則必資理而成照。若本覺性智。性自了故。以平等性智。了本性。故所以台教云。若人欲得一切佛法相好威儀說法音聲十方無畏者。當行此一行三昧。勤行不懈。則能得入。如摩尼珠。隨磨隨光。證不思議功德。一行三昧者。繫緣法界。一念法界。信一切法皆是佛法。無前無後。無復際畔。住佛所住。如諸佛住。安處寂滅法界。祕密藏中。則理無不圓。事無不足。故稱祕密。亦號總持。究竟

指歸。自他俱利。　故須先入宗鏡。達一心萬行根本。然後福智莊嚴。則不枉功程。永無退轉。得其旨則大智圓明。得其事則大用成就。如師子奮迅成熟法界衆生。猶象王迴旋啓發十方含識。故華嚴論云。師子奮迅三昧者。於十方世界普同一切衆生想念作用而成熟之。大用而無作。是奮迅義。夫入宗鏡。萬事周圓。鏡外更無一法可得。如遺教經云。是故汝等當好制心。制之一處。無事不辦。　所以信心銘云。心若不異。萬法一如。眼若不睡。諸夢自除。　故知一念纔起。五陰俱生。微識未亡。六塵不滅。若唯識之義。燈常照

妄何由生。一心之智鏡恒明。旨終不昧。　華嚴經云。菩薩摩訶薩。以離垢心現見無爲眞如法界。以自在心現生三界。爲教化彼諸衆生故。又經云。依自虛妄染心。衆生染。依自性清淨心。衆生淨。諸法無行經云。雖讚發菩提心。而知心性卽是菩提。雖讚大乘經。而知一切諸法皆是大相。雖說菩薩道。而不分別阿羅漢辟支佛諸佛。雖讚布施。而通達布施平等相。雖讚持戒。而了知諸法同是戒性。雖讚忍辱。而知諸法無生無滅無盡相。雖讚精進。而知諸法不發不行相。雖種種讚歎禪定。而知一切法常定相。雖種種讚於智慧。而了智慧之實性。雖說貪欲之過。而不見法有可貪者。雖說瞋恚之過。而不見法有可瞋者。雖說愚癡之過。而知諸法無癡無礙。雖示衆生墮三惡道怖畏之苦。而不得地獄餓鬼畜生之相。如是諸菩薩雖隨衆生所能信解。以方便力而爲說。而自信解一相之法。故知心外無法。於第一義而不動。爲未信者以方便力雖說種種道。其實爲一乘。所以般若說一切法皆摩訶衍。靡不運載。思益明解諸法是菩薩徧行。華嚴入法界不動祇園。淨名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故知一法周徧。無事不該。可謂圓滿菩提。成就佛道。乃

至坐禪見境。諸魔事起。但了一心。境界自滅。可謂降魔妙術。治惑靈方。匪用心神。安然入道。　摩訶衍論釋云。若眞若僞。唯自妄心現量境界。無有其實。無所著故。又若眞若僞。皆一眞如。皆一法身。無有別異。不斷除故。是以但了一心。不忘正念。一切境界。自然消滅。可謂應念斷除。豈勞功行。此乃西來的旨。諸佛正宗。圓信圓修。不同權漸。　若有人不信此宗鏡正義。反墮邪思。徇假執權而迷眞實。如金易鍮石。鳳換山雞。如此愚盲。過在無眼。若能如是信解。乃爲眞發菩提之者。以是一心菩提。萬行之本。既能通達法爾利

他運同體之大悲豈存能所以無得之方便誰立自他。

問華嚴經頌云禪定持心常一緣智慧了境同三昧云何悟入一心能令根境悉成三昧答內外一切境界皆從真如一心而起真心不動故稱為三昧王以統御一切萬法萬行故得稱為王無有一法不從一心真如三昧起此是一切三昧根本了此根本則從本所現念念塵塵盡成三昧以本末無異故首楞嚴三昧經云問現意天子菩薩當修何法得是三昧天子答欲得三昧當行凡法若見凡法不合不散是名修行楞嚴三昧又問諸佛法中有合散耶天子曰凡法尚無合散況佛法耶云何修習若見凡法佛法不二是名修習是以了一心成現之門則無修而修達萬法具足之體乃不習而習出入無際心境一如即於一切差別法中念念入念念起故

不唯根境盡成三昧萬法咸作智門承此宗鏡之光可謂盡善盡美何者體含虛寂不能讚其美理絕見聞不能書其過降茲已下皆隨形名則難逃毀讚矣

問欲淨其土當淨其心則心外有土何成自淨答至極法身常寂光土離身無土離土無身依報是心之相正報是心之體體相無礙依正本同所以攝境歸心

真空觀中則攝相歸體顯出法身從心現境妙有觀中則依體起用修成報身若心境祕密圓融觀中則心境交參依正無礙心謂無礙心諸佛證之以成法身境謂無礙境諸佛證之以成淨土如淨名疏中明四種境界一因緣境二空境三假境四中道境境是心所依住即是土也

行人當知一切菩薩淨佛國土根本從此而起又凡聖共居同一妙土真俗所依唯一法身所依不二能依自殊所既不殊能亦何別無始妄習謂依正殊若能一切皆融豈有身土別見如此觀心實真淨土是真了義若離此者多是執文隨語生見義海云塵毛剎海是依佛身智慧光明是正今此塵是佛智現舉體全是佛智是故光明中見佛剎等又剎海塵等全以佛法界如如為塵體是故塵中現一切佛事當知依即正正即依乃至一事一法一毛一塵各各如是合佛依正也故知萬像繁興唯一致矣

問自性清淨心本無垢染云何說斷惑之義答有二種心一自性清淨心二離垢清淨心以自性心雖本清淨以客塵不染而染修諸對治得成離垢未必有垢可離以自性離故此即不斷而斷雖有能斷而無所斷此是圓斷惑義如古師云斷惑相

者要性相無礙。由能斷無性。方爲能斷。所斷本空。方成所斷。若定有者。則墮於常。不可斷故。若定無者。則墮於斷。失聖智故。中論偈云。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論。拙度爲不善滅。巧度爲善滅也。善滅者不斷斷。不善滅者是定斷也。又若依頓教。一切煩惱本來自離。不可說即與不即。　故知但了眞心。無惑可斷。設有餘習。還以一心佛知見而治之。不入此宗。皆成權漸。以此懺罪。何罪不消。除三毒根。如翻大地。以此發行。何行不成。徹十地源。似窮海底。遊行奮迅。猶師子之王。自在翺翔。若金翅之鳥。問。唯一眞心。入平等際。云

何學者證有差殊。答。此於能證智見有淺深。向無爲法自生差別。涅槃疏云。佛性如世間道。有未行者。有欲行者。有正行者。有已行者。雖有未行等不同。不可言道有二。佛性亦爾。有未見。欲見。正見。已見。雖見不同。理無有二。　問。三界五趣。即唯一心。云何而有迷悟不同。凡聖昇降。答。只爲因心故迷。因心故悟。又因悟成聖。因迷作凡。凡聖但因迷悟得名。名亦本空。唯有眞心。湛然不動。但於一眞心上。妄執人法二我。所以似迷。又因了人法二空。所以似悟。古德云。覺非始終。以迷故執我。以悟故見性。如闇中迷杌爲鬼。至明

杌有鬼無。迷杌爲鬼。見杌非新有。了鬼本無。悟鬼非始無。既唯得杌。不得鬼者。故知鬼不新無。杌非新有。無取捨也。既二念不生。即爲實觀。　是則迷無所迷。悟無所悟。迷則以眞爲妄。悟則以妄爲眞。如夜見杌爲人。晝見人爲杌。一物未嘗異。二見自成差。既知迷悟空。眞妄亦何有。問。若無迷悟。平等一心。云何斷惑證果。遲速不等。答。雖了一心本末平等。以妄習深生界中差別種子。不熏而熏。無始堅牢。卒難除遣。至十地位。猶有色心二習。若不勇猛精進。念念常以佛知見治之。無由得淨。　所以寶積經云。譬如繫綵帛在

頭上。火來燒綵帛。無暇救帛。救頭是急。故外書勸學。尚云。輕尺璧而重寸陰。況學般若求出生死法。豈可暫忘乎。　問。眞心是一字之王。般若之母。云何論說諸佛常依二諦說法。答。若約正宗。心智路絕。若離二諦。斷方便門。以眞心是自證法。有何文字。凡能詮教。無非假名。故云依二諦說法。金剛三昧經偈云。因緣所生義。是義滅非生。滅諸生滅義。是義生非滅。論釋云。此四句義有總別。別則明二門義。總則顯一心法。如是一心二門之內。一切諸法無所不攝。前二融俗爲眞顯平等義。後二融眞爲俗顯差別門。總而言之。

眞俗無二而不守一。由無二故。則是一心。不守一故。舉體爲二。又眞俗無二一實之法。諸佛所歸。名如來藏。明無量法及一切行。莫不歸入如來藏中。無邊教法所詮義相。更無異起。唯一實義。所言實者。是自心之性。除此之外。皆是虛幻。智度論云。除一實相。外其餘盡成魔事。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凡經論大意。並是顯宗破執。獨標心性。若通達者。一切諸法。即心自性。心外無法。性無不包。猶若虛空。徧一切處。則一切諸法。無非實相。故知諸義。但一念心。一理應一切名。以理外無名故。一切名即一理。以名外

無理故。則是無名之眞名。無理之眞理。是以一心二諦。體用周足。本約眞論俗。從一起多。還約俗論眞。從多會一。如如意珠。珠以譬眞。用以譬俗。即珠是用。即用是珠。不二而二。分眞俗耳。起信論明一心二門。心眞如門者。是體。以一切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唯是一心。如是名爲心眞如門。楞伽經云。寂滅者名爲一心。心生滅門者。是用。此一心體有本覺。而隨無明動作生滅。故於此門。如來之性隱而不顯。名如來藏。楞伽經云。一心者名如來藏。又云如來藏者是善不善因。此二門約體用分二。若以全體之用。用不離體。全用之體。體不離用。還念其一。以一心染淨。其性無二。眞妄二門。不得有異。故名爲一。此無二處。諸法中實。不同虛空。性自神解。故名爲心。既無有二。何得有一。一無所有。就誰曰心。如是道理。離言絕慮。不知何以言之。強爲一心也。問。摩訶衍論云。一即是心。心即是一。無一別心。無心別一。一切諸法平等一味。一相無相。作一種光明心地之海者。云何復說同相異相。答。若同若異。俱一心作。故如海涌千波。千波即海。以衆生差別性。故不能同種。以如來平等性。故不能異種。衆生雖差別。不能自異。如來雖平等。不能自同。不能

自異。故即異無異也。不能自同。故即同非同也。摩訶衍論云。同相者。一切諸法唯一眞如。異相者。唯一眞如作一切法。金剛三昧論云。平等一味。故聖人所不能異也。有通有別。故聖人所不能同也。不能同者。即同於異。不能異者。即異於同。又不可說異。故可得說是同。不可說同。故可得說是異耳。說與不說。無二無別也。又云。依甚深教。如言取義者。有二種失。一者。闘佛所說動靜無二。便謂是一。一實一心。由是撥無二諦道理。二者。闘佛所說空有二門。計有二法。法無一實。由是誹謗無二中道。又云。如是一心通爲一切染

淨諸法之所依止故即是諸法根本本來靜門恒沙功德無所不備謂一切是隨緣動門恒沙染法無所不具然舉染法以望心體不能徧通所以經云若離若脫若舉心體望諸淨法無所不徧故經云於世法中不離不脫總明一心通於動靜爲染淨所依別顯動門染法所依別顯靜門淨法所依亦如起信於一心立眞如生滅二門若卷若舒或總或別皆是一心之體用如日月之光明似江河之波浪眞心無寄不落言思但約世諦隨緣門中分其二義以眞心不守性故隨緣成異即成異門以隨緣時不失自性故隨緣不變即成同門雖立同異常冥一際　金剛三昧經云無住菩薩言尊者我從無本來今至無本所佛言汝本不從來今亦不至所汝得本利不可思議乃至色無處所清淨無名不入於內眼無處所清淨無見不出於外心無處所清淨無上無有起處清淨無動無有緣別性皆空寂乃至如彼心王本無住處凡夫之心妄分別見如如之體本不有無有無之相見唯心識云何無本以無住故有本則有住無住則無本明知衆生業趣去來諸聖淨界動止來是心來去是心去動是心動止是心止畢竟無有去來動止而

可得不離法界故則未有一法非心所標是以文殊師利化善財童子現三千世界滿中臺觀善財觀之忽然不現世界皆空問世界來去之處文殊答言從來處來却歸去處去即是清淨法界中來却歸清淨法界中去故知諸法所生唯心所現生滅去來皆如來藏斯乃窮迹達本見法明宗矣　問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既立一心爲宗云何復云無心是道答心爲宗者是眞實心此心不是有無無住無依不生不滅有佛無佛性相常住爲一切萬物之性猶如虛空體非一切而能現一切只爲衆生不了此常住眞心以眞心無性不覺而起妄識之心遂遺此眞心妙性逐妄輪迴於畢竟同中成究竟異一向執此妄心能緣塵徇物背道違眞則是令息其緣慮妄心若不起妄心則能順覺所以云無心是道亦云冥心合道又即心無心常順本覺豈必滅心取證却成背道然雖即心無心又不可故起此妄識心對境而生無體可得如海上波隨風斷續境界妄風不起分別識浪不生心尚不有能依枝末一切萬法寧是實耶故云千端萬累何能縛故知但了一念空諸塵自然破所依既不有能依何得生如源盡流乾根危葉謝　若能

人法俱空。卽顯一心妙理。但以心塵相對。萬法縱橫。境智一如。千差頓寂。如是方能豁悟本覺靈智眞心。無住無依。徧周法界。廣百論云。經言。無有少法自性。可得。唯有能造。能造卽是心及心法。又云三界唯心。如是等經其數無量。是故諸法唯識理成。豈不決定。執一切法實唯有識者。亦成顚倒。境既無。識云何有。經言唯識者。爲令觀識。捨彼外塵。既捨外塵。妄心隨息。妄心息故。證會中道。故經偈言。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則不生。顯識論問。境識俱遣。何識所成。答。境識俱泯。卽是實性。實性卽是阿摩

羅識。　問。若爾。心境都無差別。何故乃說唯有識耶。答。爲遣外道等心心所外執實有境。故假說唯有識。非唯識言便有實識。論云。爲遣妄執心心所外實有境故。說唯有識。若執唯識眞實有者。如執外境。亦是法執。若法執不生。卽入眞空矣。　問。論云唯是一心。故名眞如者。眞則無僞。如則不變。妙色湛然不空之性。云何經中復說心空則一切法空。答。夫言空者。說世間一切妄心染法是空。以徧計情執無道理故。若出世佛法眞心則不空。以有道理故。起信論云。眞如有二。一如實空。以能究竟顯實故。二如實不空。以有

自體具足無漏性功德故。所言空者。從本已來。一切染法不相應故。謂離一切法差別之相。以無虛妄心念故。當知眞如自性。非有無一異等相。乃至總說。依一切衆生。以有妄心念念分別。皆不相應。故說爲空。若離妄心。實無可空故。所言不空者。以顯法體空無妄故。卽是眞心。常恒不變。淨法滿足。則名不空。清涼記釋云。不與妄合。則名爲空。性具萬德。卽名不空。若了妄空。眞覺頓現。如雲開月朗。塵去鏡明。見性之時。故云發得。非是修成。三身滿日。亦云萬行引出。不從外來。皆約一心本有具足。故知不空之空。體含萬

德。不有之有。理合圓宗。空有相成。無諸障礙。若離空之有。有則是常。若離有之空。空則成斷。今有無齊行。不違一旨。是以智能達有。慧能觀空。菩薩不盡有爲。不住無爲。盡有則智業不成。住無則慧心不朗。若空卽有。有卽空。乃至一切法皆互相卽也。既互相卽。則畢竟無一異空有等法。於心外發現。設有發現。皆是自心相分。不同凡小不知。取而執有。捨而沈空。若入此一心中道之門。能成萬行方便之道。　問。若心外無法。唯是一心者。於外則無善惡業果苦樂報應。何成佛法。翻墮羣邪。答。若了一心。有無見絕。境智雙寂。

契彼性空。根塵兩亡。內外解脫。亦常照內外。脫於無知。空尚不存。妄從何起。所現外諸若樂境界。如鏡中像。以自心爲明鏡。還照自之業影。古德云。以如來藏性而爲明鏡。隨業緣質現果影像。夫業通性及相。謂此業體。以無性之法而爲其性。以不失業果之相而爲其相。由無性故能成業果。由不壞相。方顯眞空。何者。若有性則善惡業定不可改移。無有苦樂果報。若壞業相。則成斷滅。以一切因果從自心生。心外實無善惡業可得。以業無自性。但由心起。故所以如影如幻。無有定相。又以業無自性。故不落有。以不壞業果。

故不墮無。非有非無。則一心中理。問。雖然心卽是業。業卽是心。旣從心生。還從心受。如何現今消其虛妄業報。答。但了無作。自然業空。所以云。若了無作惡業。一生成佛。又云。雖有作業而無作者。卽是如來祕密之教。又凡作業。悉是自心橫計外法。還自對治。妄取成業。若了心不取。境自不生。無法牽情。云何成業。義海云。除業報者。爲塵上不了自心。謂心外有法。卽生憎愛。從貪業成報。然此業報。由心迷塵。妄計而生。但似有顯現。皆無眞實。迷者爲塵相有所從來。而復去是迷。今了塵相無體。是悟。迷本無從來。悟亦無所去。

何以故。以妄心爲有本無體。故如繩上蛇。本無從來。亦無所去。何以故。蛇上妄心橫計爲有本無體故。若計有來處去處。還是迷。了無去來。是悟。悟之與迷相待安立。非是先有淨心。後有無明。此非二物。不可兩解。但了妄無。妄卽爲淨心。終無先淨心而後有無明。故知迷悟唯只一心。如手反覆。但是一手。如是深達。業影自消。從心所生。皆無眞實。如夢心不實。夢事亦虛。世間共知。可深信受。是以善惡之業。理皆性空。不壞緣生。恒冥妙旨。量云。正業是有法。定卽有卽空。故是宗。因云。卽緣成卽無性故。同喻云。如幻。幻法術等

生。卽有不礙虛。正業從緣生。空有不相礙。故知萬法從徧計情生。但有虛名。都無實義。如首楞嚴經云。妙覺湛然。周徧法界。含吐十虛。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爲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含吐十虛者。含卽一眞不動。在如來藏中。吐卽依妄分別。乃隨處發現。但有纖塵發現之處。皆是自心生。從分別有。若知發處虛妄。則頓悟眞空。眞空現前。豈存言說。問。眞心不動。三際靡遷。云何說心流轉。又云絕流轉義。答。所云隨流返流。皆約衆生緣慮之心。妄稱流轉。其體常寂。但不見一念起

處卽是不流。未必有念可斷。智嚴經云。文殊師利言。云何斷流轉。以於過去心不起。未來識不行。現在意不動。不住不思惟。不覺不分別。故知以境對境。將心治心。猶逐塊而逾多。人避影而徒乏。若能知身是影。捨塊就人。則影滅迹沉。安然履道。故知萬動皆搖。悉成魔業。若知心不動。則不隨流。方入宗鏡之中。永超魔幻。　如虛空藏所問經云。菩薩守護於心。不令間隙。若心無間隙。則諸相圓滿。以相圓滿故。則空性圓滿。是爲菩薩超魔法門。乃至文殊師利菩薩曰。仁者。汝等所說。悉是魔境。何以故。施設文字。皆爲魔業。乃

至佛語猶爲魔業。無有言說。離諸文字。魔無能爲。若無施設。卽無我見及文字見。以無我故。則於諸法無有損益。如是入者。則超魔境。是爲菩薩超魔法門。大乘千鉢大教王經云。佛言。諸天魔幻惑種種相貌。障修學人心眼聖道。乃至令見一切幻相前後生死之事。善惡諸相。魔作幻惑。非關正智。唯心所變。莫取外緣。修學行人。必不得於夢境界及現眼前取相執著。動轉人心。恐畏怕怖。則被天魔鬼神之所障礙。行人正見。須常諦觀心性。見性寂靜。心性無物。是相莫取。則無境界妄想因緣。是故行人勤行精進。實勿退轉

懈怠嬾惰。則得速證無上正等菩提。　問。妄能覆眞。全成生死。眞能奪妄。純現涅槃。眞妄若離。互不生起。眞妄若合。二諦不成。如何會通一心妙理。答。一心二諦。教理所歸。開卽迷眞。合則壞俗。何者。相隨眞起。卽相而可辯眞原。覺因妄生。因妄而能知覺體。無妄則覺不自立。無眞則相無所依。眞妄相和。染淨成事。唯眞不立。無妄而對誰立眞。單妄不成。無眞而憑何說妄。眞妄各無自體。名相本同一原。是則二諦恒分。一味常在。藏性不動。緣起萬差。故知實無一法而有自體獨立者。皆從眞妄二法和合而起。如起信論云。不

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賴耶識。變起根身器世間等。釋摩訶衍論云。無明之相。不離覺性。非可壞非不可壞。猶如大海風相水相不相捨離者。大海喻阿賴耶識。水喻本覺心。風喻根本無明。不覺能起動轉慮知之識。如彼風故。波動者。喻諸戲論識遞流無常。水相風相不相捨離者。喻眞妄相資俱行合轉。謂本覺心不自起故。當資無明之力。方得而起。根本無明不自轉故。要因眞心之力。方得而轉。如水不自作波。當因風力。風不自現動。要資水力。方得現動相。經云。煩惱大海中有圓滿如來。宣說實相常住之

理。本覺實性中有無明衆生。起無量無邊煩惱之波。

問。上說眞心無生。妄念起滅。如何會妄歸眞。入一乘平等之道。答。妄元無體。本自全眞。何須更會。今爲情見妄執之人。引祖佛善巧洞心原之智。搜經論微細窮性海之詮。令頓豁情塵。便成眞覺。如釋摩訶衍論云。一心眞如體大。通於五人。平等平等無差別故。云何名爲五種假人。一者凡夫。二者聲聞。三者緣覺。四者菩薩。五者如來。是名爲五。如是五名。人自是五。眞自唯一。所以者何。眞如自體無有增減。亦無大小。亦無有無。亦無中邊。亦無去來。從本已來。一自成一。

同自作同。厭異捨別。唯一眞如。是故諸法眞如一相。

起信論云。心眞如者。卽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以心本性不生不滅相。一切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則無境界差別之相。古釋云。執者問云。現見諸法差別遷流。云何乃云性無生滅。釋云。差別相者。是汝徧計妄情所作。本來無實。如依病眼妄見空華。故云皆依妄念而有差別。疑者又云。以何得知依妄念生。釋云。以諸聖人離妄念故。盡無其境。卽驗此境定從妄生。又若此境非妄定實有者。聖人不見。應是迷倒。凡夫旣見。應是覺悟。如不見空華是病眼。

返結準之。故若離於念。卽無差別也。所執本空。故眞心不動。由此一切諸法皆卽眞如。斯則會妄顯眞。可絕疑矣。如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我非勑汝執爲非心。但汝於心微細揣摩。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卽眞汝心。若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分別影事。　故知對俗說眞。因虛立實。斥差別論平等。遣異相建如如。盡是對待得名。破執設教。若能眞俗雙拂。空有俱消。了邊卽中。無邊可離。達中卽邊。無中可存。能證之智旣亡。所証之理亦寂。方超心量。入絕待門。若有得無得。有生無生。盡不出於心量。楞伽經偈云。離一切諸

見。及離想所想。無得亦無生。我說爲心量。非性非非性。性非性悉離。謂彼心解脫。我說爲心量。如如與空際。涅槃及法界。種種意生身。我說爲心量。所以涅槃經云。若有一法過涅槃者。我亦說如幻如化。以涅槃無相。若取於相。卽自心現量。非眞涅槃。故知似形言跡。瞥生知解。皆是心量所收。若能悟心無心。了境無境。理量雙消。方入宗鏡。

御錄宗鏡大綱卷十八

問。凡聖既同一心。云何聖人成一切種智。凡夫觸事不知乎。答。只爲凡夫背覺合塵。爲塵所隔。迷眞徇妄。被妄所遮。自心與他心。二俱不了。焉能博通萬類。成一切種智耶。　故起信論云。衆生以依染心能見能現。妄取境界。迷平等性故。以一切法常靜無有起相。無明不覺妄與法違故。不能得隨順世間一切境界種種知故。是知心外無法。法外無心。但了一心。諸塵自會。起心背法。卽乖法體。既與法違。則不通達。若能順法界性。合眞如心。則般若無知。無所不知矣。問。若了一心。何用廣知諸法。答。一心是總。諸法是別。別雖從總。事起千差。若不了細通明。遮照雙運。則理孤事寡。不入圓通。維摩經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問。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以何爲中道。答。若有中道。則不名中。若無中道。亦不名中。如涅槃經云。內外合故。名爲中道。既云中道。何得是有。既云中道。何得是無。　若也有執。則無所不礙。若也無執。則無所不通。如智論云。若人見般若。是則名被縛。若不見般若。是亦名被縛。若人見般若。是則名解脫。若不見般若。是亦名解脫。中道卽實相。是有也。中道卽性空。

是無也。亦名爲假名。亦有亦無也。亦名爲中道。非有非無也。故知無執。則四句皆是。　問。爲中卽是道。爲離中別有道。爲道卽是中。爲離道別有中。答。離中無別道。離道無別中。卽以道爲中。卽以中爲道。此之中義。卽是一心。道卽是心。心卽是道。以眞心徧一切處故。　肇論云。有心者。衆庶是也。無心者。太虛是也。衆庶處於妄想。太虛絕於靈照。豈可以處妄想絕靈照。而語聖心乎。故須遮照無滯。體用自在。方成理行之門。華嚴經云。菩薩住是不思議。於中思議不可盡。住是不可思議地。思與非思俱寂滅。若唯遮思議境者。則凡聖絕分。故非但遮常心。亦應融常心。是則於中思議不可盡。遮融無二。則思與非思體俱寂滅。方曰眞不思議也。是則遮照無滯。理事不虧。卽遮而照。故雙非卽是雙行。卽照而遮。故雙行卽是雙遣。不壞本而常末。萬行紛然。不壞末而常本。一心恒寂。所以色塵體寂。香界性空。執作有無之邊邪。達成唯心之中理。法法皆圓願海。塵塵盡具行門。應念而六度咸成。目擊而眞心普徧。如無盡意菩薩經云。普賢。如來國土。彼諸菩薩當見佛時。尋能分別諸深妙義。具足成就六波羅蜜。何以故。若不取色相。卽是具足檀波羅

密。若除色相。卽是具足尸波羅密。若觀色盡。卽是具足羼提波羅密。若見色寂滅。卽是具足毗梨波羅密。若不行色相。卽是具足禪波羅密。若不戲論色相。卽是具足般若波羅密。是諸菩薩。卽觀佛時。尋具如是六波羅密。得無生忍。

問。眞如寂滅本無次第之殊。法界虛玄豈有階降之別。云何一眞體上而分正助。

答。若以唯識眞性則性融一切。尚不指一。何況分多。以解行證入之門。不無深淺。如華嚴論云。十住以來菩薩所行皆是助道。非是正位。故意欲明行所行者是爲助道。無住無行。任眞自體。名之爲正果。故若以

初發心住。以法性無相根本智。不離無作用之體。行諸萬行。菩薩與佛因果本來體齊。若簡佛果無作無修。菩薩正加行已來。總名助道。以動寂無礙。正助元來不異。此卽全別全同境界難解。佛及凡夫各自別有是全別義。故二見恒存。若全同故便成滯寂。圓融道理事理不礙。若也法門全分兩向是凡夫法。全合一體是二乘法。但以理事自在。其道在中。留心滅之。此亦不可。以心存之此亦不可。此助道行門。與正智果德無作之門。體合無二。事中軌則不可不分。以其體用不可一向全別。以全同作全別。以全別作全同。

不可全別無全同。不可全同無全別。如迷此同別二門。卽智不自在。又經云。智入三世悉皆平等者。明智能隨俗。言入三世。卽俗體本眞。故言平等。以總別同異成壞門六相義該括。卽總而全別。卽別而全總。卽同而俱異。卽異而恒同。卽成而俱壞。卽壞而俱成。皆非情繫。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無。常無常。生滅相故。如是皆是如來理智體用。依正悉自在故。以自體無念力大智照之可見。是以若上上根人。頓了心空。入眞唯識性。現行餘習種子俱亡。則何用更立地位。只爲中下之根。或有緣信。或有正信。或有解悟。或有證

悟。根機莫等。見解不同。於妄功用中。分其深淺。雖卽明知信入唯識。心境俱空。以微細想念不盡。未得全除。分分鍊磨。於昇進中。故有地位差別。以根塵五陰微細難亡。若得識陰盡。方超地位。了無所得。究竟圓成。如淨瑠璃內含寶月。如首楞嚴經云。此五陰元重疊生起。生因識有。滅從色除。理則頓悟。乘悟併消。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消色陰文云。佛告阿難。當知汝坐道場。消落諸念。其念若盡。則諸離念一切精明。動靜不移。憶忘如一。當住此處。入三摩提。如明目人。處大幽闇。精性妙淨。心未發光。此則名爲色陰區宇。若目

明朗十方洞開無復幽黯名色陰盡是人則能超越
劫濁觀其所由堅固妄想以爲其本盡受陰文云佛
告阿難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奢摩他中色陰盡者見
諸佛心如明鏡中顯現其像若有所得而未能用猶
如魘人手足宛然見聞不惑心觸客邪而不能動此
則名爲受陰區宇若魘咎歇其心離身返觀其面去
住自由無復留礙名受陰盡是人則能超越見濁觀
其所由虛明妄想以爲其本盡想陰文云佛告阿難
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受陰盡者雖未漏盡心離其形
如鳥出籠已能成就從是凡身上歷菩薩六十聖位

得意生身隨往無礙譬如有人熟寐寱言是人雖則
無別所知其言已成音韻倫次令不寐者咸悟其語
此則名爲想陰區宇若動念盡浮想消除於覺明心
如去塵垢一倫生死首尾圓照名想陰盡是人則能
超煩惱濁觀其所由融通妄想以爲其本盡行陰文
云佛告阿難彼善男子修三摩提想陰盡者是人平
常夢想消滅寤寐恒一覺明虛靜猶如晴空無復麤
重前塵影事觀諸世間大地山河如鏡鑒明來無所
黏過無蹤跡虛受照應了罔陳習唯一精眞生滅根
元從此披露見諸十方十二衆生畢殫其類雖未通

其各命由緒見同生基猶如野馬熠熠清擾爲浮根
塵究竟樞穴此則名爲行陰區宇若此清擾熠熠元
性性入元澄一澄元習如波瀾滅化爲澄水名行陰
盡是人則能超衆生濁觀其所由幽隱妄想以爲其
本盡識陰文云佛告阿難彼善男子修三摩提行陰
盡者諸世間性幽清擾動同分生機倏然隳裂沉細
綱紐補特伽羅酬業深脈感應懸絕於涅槃天將大
明悟如雞後鳴瞻顧東方已有精色六根虛靜無復
馳逸內外湛明入無所入深達十方十二種類受命
元由觀由執元諸類不召於十方界已獲其同精色

不沉發現幽祕此則名爲識陰區宇若於羣召已獲
同中消磨六門合開成就見聞通隣互用清淨十方
世界及與身心如吠琉璃內外明徹名識陰盡是人
則能超越命濁觀其所由罔象虛無顛倒妄想以爲
其本乃至識陰若盡則汝現前諸根互用從互用中
能入菩薩金剛乾慧圓明精心於中發化如淨琉璃
內含寶月如是乃超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四加行
心菩薩所行金剛十地等覺圓明入於如來妙莊嚴
海圓滿菩提歸無所得佛地論中言清淨法界者則
是無垢淨識眞如一心卽此正宗凡聖共有此一法

界是四智之體。四智則一體之用。以諸佛現證。衆生不知。以不知故。執爲八識之名。以現證故。能成四智之相。若昧之。則八識起執藏之號。七識得染汙之名。六識起徧計之情。五識變根塵之境。若了之。賴耶成圓鏡之體。持功德之門。末那爲平等之原。一自他之性。第六起觀察之妙。轉正法之輪。五識興所作之功。垂應化之迹。斯則一心匪動。識智自分。不轉其體。但轉其名。不分其理。而分其事。　問。說有爲法。皆蘊處攝。如來純無漏法。還具蘊處界否。答。識論云。處處經說轉無常蘊。獲得常蘊。界處亦然。寧說如來非蘊處界。故言非者。是密意說。又佛身中十八界等。皆悉具足。而純無漏。此轉依果。又不思議。超過尋思言議道故。微妙甚深。自內證故。問。此智是佛知見。無師自爾。何假因緣稱揚開示。答。此智雖不約緣生。而從緣顯。若執無因。皆成外道。如古師云。佛法雖有無師智自然智。而是常住眞理。要假緣顯。則亦因緣矣。法華經云。佛種從緣起。楞伽經云。大慧白佛。佛說常不思議。彼諸外道亦有常不思議。何以異耶。佛言。彼諸外道無有常不思議。以無因故。我說常不思議有因。因於內證。豈得同耶。是則眞常亦因緣起。故知無有一法。

不從心生。三乘之道。悉皆內證。若心外立義。任說幽玄。皆成外道。又若入唯識智。雖不執前境。不同愚闇無知無見。雖照境虛。智眼斯在。能斷金剛般若論頌云。雖不見諸法。非無了境眼。所以永嘉集云。夫境非智而不了。智非境而不生。智生則了境而生。境了則智生而了。智生而了。了無所了。了境而生。生無能生。生能無生。雖智而非有。了無所了。雖境而非無。無即不無。有即非有。有無雙照。妙悟蕭然。如火得薪。彌加熾盛。薪喻發智之多境。火比了境之妙智。其詞曰。達性空而非縛。雖緣假而無著。有無之境雙照。中觀之心歷落。又頌曰。若智了於境。即是境空智。如眼了空華。是了空華眼。若智了於智。即是智空智。如眼了眼空。是了眼空眼。智雖了境空。及以了智空。非無了境智。境空智猶有。了境智空智。無境智不了。如眼了空華。及以了眼空。非無了空眼。華空眼猶有。了華眼空眼。無華眼不了。　問。諸佛唯一法身。云何說三身差別。答。約用分三。其體常一。識論云。如是法身有三相別。一自性身。謂諸如來眞淨法界。受用變化平等所依。離相寂然。絕諸戲論。具無邊際眞常功德。是一切法平等實性。即此自性。亦名法身。大功德法所依止

故二受用身。此有二種。一自受用。謂諸如來修集無量福慧資糧。所起無邊眞實功德。及極圓淨常徧色身。相續湛然。盡未來際。恒自受用廣大法樂。二他受用。謂諸如來由平等智。示現微妙淨功德身。居純淨土。爲住十地諸菩薩衆。現大神通。轉正法輪。決衆疑網。令彼受用大乘法樂。三變化身。謂諸如來由成事智。變現無量隨類化身。居淨穢土。爲未登地諸菩薩衆。二乘異生。稱彼機宜。現通說法。令各獲得諸利樂事。是以轉滅三心。得三身。一根本心。卽第八識。轉得法身。二依本心。卽第七識。轉得報身。三起事心。卽前六識。轉得化身。　則八解六通。一心而起。三身四智。八識所成。終無一理一行而從外來。皆從自識施爲。一心而轉。乃至一身無量身。如華嚴所明無量身雲。重重無盡。皆從性起。無礙圓融。如日光與虛空。合不分彼此。　問。變化身與他受用身。爲是眞實心。是化現心。答。此二身是化。然化不離眞。識論云。此二身雖無眞實心及心所。而有化現心心所法。　由此經說。化無量類。皆令有心。又說變化有依他心。依他實心相分現故。乃至自性法身。唯有眞實常樂我淨。離諸雜染。衆善所依。無爲功德。無色心等差別相用。自受

用身。具無量種妙色心等。眞實功德。若他受用及變化身。唯具無邊似色心等。利樂他用化相功德。是以如來妙體。淸淨法身。不去不來。如影如像。猶四王天之日月。（東持國。南增長。西廣目。北多聞。）顯淸淨水中。不出不入。似憍師迦之宮殿。現瑠璃地界。非有非無。涅槃無名論云。法身無像。應物以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動若行雲。止猶谷神。豈有心於彼此。情繫於動靜者乎。　是以諸佛不出世。亦不入涅槃。但隨有心機熟衆生。感見報化之身。所有見聞。皆是衆生心中之影像。故云心生於有心。像出於有像。則諸佛無心無身。豈有勞慮疲患者乎。復禮法師述三身義云。法身猶虛空之性。雲蒸卽翳。霧斂卽明。其性本常矣。報身若乘空之日。赫矣高昇。朗然大照。其體恒在矣。化身如鑒水之影。沚淸卽現。流濁乃昏。顯晦不恒。往來無定。夫化佛者豈他歟。報身圓應之用。報身者何哉。悲智所成之體也。悲以廣濟爲理。智以善權爲業。所以因時降跡。隨物現身。身跡者用也。悲智者體也。體是其本。用是其末。依體興用。攝末歸本。欲求其異。理可然乎。報身卽化也。化身卽法也。　般若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又離一切諸相。卽名諸佛。是以舉足下足。道場觸

處而無盡開眼閉眼諸佛現前而不滅如上所說一體三身理事相成體用交徹不出不在隱顯同時皆是一心本宗正義是以一身多身皆是法界所悟一法即無礙法界　問諸佛法身湛然明淨如何起六根之相答一以即相明眞何乖大用二以利他勝業不斷化門如寶性論云依自利利他成就業義故說偈云無漏及徧至不滅法與恒淸涼不變異不退寂靜處諸佛如來身如虛空無相妙色常湛然六根甚明淨佛眼見衆色耳聞一切聲鼻能齅諸香舌能練衆味身覺三昧觸意知一切法除諸稠林行佛離虛

空相又偈云如虛空無相而現色等相法身亦如是具足六根相又偈云如來鏡像身而不離本體猶如一切色不離於虛空　起信論明不思議業相則諸佛境界云何不思議以非一非異不有不無非言思可定情解所測故稱不思議之業相此不思議之業相者謂與衆生作六根境界故寶性論云諸佛如來身如虛空無相爲諸勝智者作六根境界示現微妙色出顯妙音聲令齅佛戒香與佛妙法味使覺三昧觸令知深妙法常化衆生是眞如之用故云不思議業也此本覺用與衆生心本來無二但不覺隨流用

即不現用則於彼心中稱根顯現而不作意我現差別故云隨根自然相應見無不益是隨染本覺之相所以菩薩能行非道通達正道若入宗鏡門究竟之道則染淨由心無非無正若入方便門分別之道則菩薩大悲力故常行無礙古德問云非道之行是煩惱業菩薩應斷云何行之答有三義一漸捨門止惡行善二捨相門善惡俱離三隨相利益門染淨俱行此第三門更有三義一約行自行修淨化他隨染二約人化凡同染化聖同淨三約法隨世間法必須現染修菩薩法必須修淨又問菩薩行非道修何道答

道有三種一證道謂二空眞如正體智證二助道緣修萬行助顯眞理三不住道即是悲智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所以菩薩示行現同其事爲欲同惡止惡同善進善若其疎異教化即難故須行非而度脫之皆令悟入同體眞心耳　問身土既總唯一心法界之體如何是自他各受用身土之行相答一體雖同不妨互徧同中有異自入於他異中有同他徧於自古德問云自受用身土一一無邊諸佛身土不相障礙行相如何答如水乳一處其體無別鵝王飲之但得其乳不得其水乍見將謂水乳是一若飲已即知有

異。又如衆燈光同處一室。自色不可分。若論光體。元來各別。自受用身雖合一處。元來各各有異。皆自受用法樂。則一一皆具八識。故所以得互徧非同。一體無異。非一非異。可辯佛身。問。既是真如。何分身土耶。答。據義立之。於真如中。以性成萬德爲身。以真空之理爲土。約義即別。體不相離。又真理中具四德。常淨二德爲土。我樂二德爲身。故云我此土淨。而汝不見。則真身含萬法爲土耳。若心外取土。見相迷真。成妄想之垢。故稱爲穢。若見心性。則名淨耳。是以一法不動。異見常生。迷有作塵勞。悟空成佛國。非移妙喜。匪

變娑婆。亦非神力所爲。法性何曾遷變。猶眩瞖之者。同處各觀蠅髮毛輪。所見差別。如執外境界皆是妄心。如經云。例如今目覩山河。皆是無始見病。問。心外無法。道外無心。云何諸佛自稱出世得道。廣說教門。答。只爲衆生不了唯心。妄生外境。以不實故。所以諸佛出世。若有一法是實。則諸佛終不出世。所說方便教門。不爲知者說。但爲未知者破執除疑。似形言教。若執喪疑消。則無道可得。無法可說。思益經云。佛言。我坐道場時。唯得顛倒所起煩惱畢竟空性。以無所得故得。以無所知故知。　問。宗鏡唯心者。何分始末乎。答。始末是述心之義。約用行布門中相雖歷然。體常融即。起信鈔問云。據其論旨。初是一心。後亦一心。初後何別。答。初之一心。心當能起。後之一心。心當所歸。雖前後體同。且爲始終義異。由是行布諸門歷然。又云。但以本是一心。離名絕相。任其迷悟。萬法隨生。生法本空。但唯一體。宗鏡亦爾。爲廣義用。前後不同。然是一心之前後之一心耳。所以理事平等。何者。非初無以立後。初等於後。非後無以成初。後等於初。又理從事顯。理等於事。事因理成。事等於理。故云萬法雖殊。不能自異也。況宗鏡中一尚不能一。豈況

異乎。所以起信論云。一切諸法平等平等。鈔釋有二。一謂真性於一切法中平等。如像中鏡。二即諸法本空故平等。如鏡中鏡。　問。夫言法身者。心爲法家之身。身是積聚義。積聚含藏一切萬法。故名爲心。即何用更立般若及解脫二法。答。法身即是人人俱有靈智。故名般若。若得般若照。則顯現法身。故經云。隱名如來藏。顯名爲法身。又若得般若。則一切處無著。不爲境縛。即是解脫。若顯法身得解脫。功全由般若。非唯此二法。一切萬行。皆由般若成立。故五度如盲。般若如導。若布施無般若。唯得一世榮。後受餘殃債。若

持戒無般若。暫生上欲界。還墮泥犂中。若忍辱無般若。報得端正形。不證寂滅忍。若精進無般若。徒與生滅功。不趣眞常海。若禪定無般若。但行色界禪。不入金剛定。若萬善無般若。空成有漏因。不契無爲果。故知般若是險惡徑中之導師。迷闇室中之明炬。生死海中之智檝。煩惱病中之良醫。碎邪山之大風。破魔軍之猛將。照幽途之赫日。警昏識之迅雷。抉愚盲之金鎞。沃渴愛之甘露。截癡網之慧刃。濟貧乏之寶珠。若般若不明。萬行虛設。祖師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不可刹那忘照。率爾相違。以此三法。不縱不横。非一

非異。能成涅槃祕藏。　古德云。卽寂之照爲般若。卽照之寂爲解脫。寂照之體爲法身。如一明淨圓珠。明卽般若。淨卽解脫。圓卽法身。約用不同。體不相離。淨名經云。諸佛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中求。若不觀自心。非巳智分。不能開發自身寶藏。　問。眞如一心。收盡無邊義理。究竟指歸何法。答。究竟指歸。三德祕藏。住首楞嚴經云。種種示作。現衆色像。故名爲身。所作辦巳。歸於解脫。智慧照了。諸色非色。故名非身。所作辦巳。歸於般若。實相之身。非色像身。非法門身。是故非身非非身。所作辦巳。歸於法身。達此三身無一異

相。是名爲歸。說此三身無一異相。是名爲指。俱入祕藏。故言指歸。當知般若亦知非知非知非不知。道種智般若徧知於俗。故名爲知。所作辦巳。歸於解脫。一切智般若徧知於眞。故名爲非知。所作辦巳。歸於般若。若一切種智般若徧知於中。故名非知非不知。所作辦巳。歸於法身。達三般若無一異相。是名爲歸。說三般若無一異相。名爲指。俱入祕藏。名指歸。當知解脫亦脫非脫非非脫。方便淨解脫調伏衆生。不爲所染。名脫。所作辦巳。歸於解脫。圓淨解脫。不見衆生及解脫相。故名非脫。所作辦巳。歸於般若。性淨解

脫。則非脫非非脫。所作辦巳。歸於法身。若達若說如此三脫。非一異相。俱入祕密藏。故名爲指歸。當知種種相。種種說。種種神力。一一皆入祕密藏中。何等是指歸。指歸何處。誰是指歸。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永寂如空。是名指歸。故知能化所化。無盡法門。未有一法不指歸宗鏡。所以普智禪師云。佛道皆因何法成。悟心無體蕩無明。莫怕落空沉斷見。萬法皆從此處生。　問。凡聖之道。向一法身。如何起應化之身。攝機宜之衆。答。只爲衆生不了自他唯心。橫生彼此。若自達眞空。則諸佛終不出世。菩薩亦無功夫。古德問云。若

言自他俱是自心現離心無實我人者。諸佛亦見有衆生。豈可有妄心未盡耶。答。諸佛見有衆生。俱是緣生幻有。不知謂實有我。所以造業受報。枉有輪迴。此由無實我感諸佛慈悲。若實有我。非是妄有者。諸佛何故妄救衆生。以我實有。不可救故。今爲救者。定知無我妄計有也。故知衆生不離佛界。迷不覺知。華嚴經頌云。佛身非是化。亦復非非化。於無化法中。示有變化形。　是故現化紛然。未嘗不寂。眞性湛然。未曾不化。若不達此理。自尚未度。焉能化他。　如說五身者。敞公維摩疏釋云。所謂法性生身。亦言功德法身。

變化法身。實相法身。虛空法身。詳而辯之。一法身也。何者。言其生則本之法性。故曰法性生身。推其因則是功德所成。故言功德法身。就其應則無感不形。則是變化法身。稱其大則彌綸虛空。所謂虛空法身。語其妙則無相無爲。故曰實相法身。故知一體不動。名逐緣分矣。　大乘千鉢大教王經云。如是一切諸佛教化方便法智。我皆集在一心中。同金剛菩提聖性三摩地。故金光明最勝王經云。譬如日月無有分別。亦如水鏡無有分別。光明亦無分別。三種和合得有影生。如是法如如如如智亦無分別。以願自在故衆生有感。現應化身。如日月影和合出現。如來者。無去無來。故云往應羣機而不去。恒歸寂滅而不來。何者。依體起用故是去。以卽體之用故不去。應機現前合是來。以應不離體。如月之影故不來。又往應合故是去。應無應相故不去。恒歸寂滅合是來。滅不可得故不來。乃至一切法皆無來去。　如華嚴光明覺品文殊師利頌云。世及出世見。一切皆超越。而能善知法。當成大光耀。若於一切智。發生迴向心。見心無所生。當獲大名稱。衆生無所生。亦復無有壞。若得如是知。當成無上道。又大乘大集經云。佛告賢護。如火未生。

或時有人發如是言。我於今日先滅是火。賢護。於意云何。彼人是語爲誠實否。賢護答言。不也世尊。佛告賢護。如是諸法。從本以來。畢竟無得。云何於今乃作斯說。我能證知一切諸法。我能了達一切諸法。我能覺悟一切諸法。我能度脫一切衆生於生死中。此非正言。所以者何。彼法界中。本無諸法。亦無衆生。云何言度。但世諦中因緣度耳。故知心外無法。何所得耶。佛身無爲。但隨緣現。如肇論云。放光云。佛如虛空。無去無來。應緣而現。無有方所。然則聖人之在天下也。寂寞虛無。無執無競。導而弗先。感而後應。譬猶幽谷

之響。明鏡之像。對之不知其所以來。隨之罔識其所以往。恍焉而有。惚焉而亡。動而逾寂。隱而彌彰。出幽入冥。變化無常。其爲稱也。因應而作。顯迹爲生。息迹爲滅。生名有餘。滅名無餘。然則有無之稱。本乎無名。無名之道。於何不名。是以聖人居方而方。止圓而圓。在天而天。處人而人。原夫能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哉。果以非天非人。故能天能人耳。是以明鏡無形。能現萬形。聖人無心。能應萬心。隱不韜光。顯不現迹。故論云。聖人寂泊無兆。隱顯同原。存不爲有。亡不爲無。何者。佛言吾無生不生。雖生不生。無形不形。雖形

不形。問。如來法身。卽眞心性。如來報身。依眞而起。若如來化身。還有心否。答。若約體亦不離。若約事卽分。如深密經云。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化身。當言有心。爲無心耶。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非是有心。亦非無心。何以故。無自依心故。有依他心故。　問。一切境界因心分別。若有分別。卽屬無明。故云無心分別。一切法正。有心分別。一切法邪。諸佛如來。已斷無明。無有心相。云何能知眞俗差別之境。名一切種智。答。以法無自體故。卽分別無分別。以體不礙緣故。無分別卽分別。如起信論云。自體顯照故。

名爲覺者。謂有難言。若無別體。何能普現衆生心行。故答云。自體顯現。如珠有光。自照珠體。珠體喻心。光喻於智。心之體性。卽諸法性。照諸法時。是自照耳。故論文甚分明。然論中問曰。虛空無邊故世界無邊。世界無邊故衆生無邊。衆生無邊故心行差別亦復無邊。如是境界不可分劑。難知難解。若無明斷。無有心想。云何能了。名一切種智。答曰。一切境界本來一心。離於想念。以衆生妄見境界。故心有分劑。以妄起想念。不稱法性。故不能決了。諸佛如來離於見想。無所不偏。心眞實故。卽是諸法之性。自體顯照一切妄法。

有大智用。無量方便。隨諸衆生所應得解。皆能開示種種法義。是故得名一切種智。如鈔云。以內迷眞理。識外見塵。故於如量之境。不能隨順種種知也。如人動目。天地傾搖。故不能如實知也。是知心海波停。萬像齊鑒。澄潭浪起。諸境皆昏。

御錄宗鏡大綱卷十九

問。凡夫心外立法。妄執見聞。聖人既了一心。云何同凡知見。答。聖雖知見。常了物虛。如同幻生。無有執著。如大涅槃經云。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以因此煩惱之想生於倒想。一切聖人實有倒想而無煩惱。是義云何。佛言善男子。云何聖人而有倒想。迦葉菩薩言世尊。一切聖人牛作牛想。亦說是牛。馬作馬想。亦說是馬。男女大小舍宅車乘去來亦爾。是名倒想。佛言善男子。一切凡夫有二種想。一者世流布想。二者著想。一切聖人唯有世流布想無有著想。一切凡夫惡覺觀故。於世流布生於著想。一切聖人善覺觀故。於世流布不生著想。是故凡夫名為倒想。聖人雖知。不名倒想。又以境本自空。何須壞相。以心靈自照。豈假緣生。不同凡夫能所情執知見。故肇論云。夫有所知則有所不知。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故經云。聖心無知無所不知。信矣。是以聖人虛其心而實其照。終日知而未嘗知也。如止水鑒影。豈立能所之心。則境智俱空。何有覺知之想。楞伽經云。佛告大慧。為世間以彼惑亂。諸聖亦現。而非顛倒。大慧。如春時燄火輪垂髮乾闥婆城幻夢鏡像。

世間顛倒非明智也。然非不現。 又般若無知者。不同木石。不是有知者。非同情想。古德云。佛見無我。不是無知。但是不知知。不見見。以知是不知知。故即無心而不知。見是不見見。故無色而不見。無色而不見故。由不見見也。無心而不知故。以不知知也。如淨名經云。所見色與盲等者。崇福疏云。譬如五指塗空。空無像現。不以空無像現便言指不塗空。豈以五指塗空。便欲令空中像現。事亦不然。不妨熾然塗空。空中元無像現。豈以眼根見色便令如盲。豈以眼根如盲。而便都無所見。不妨滿眼見色。了色本自性空。雖然見色之時。元來與盲無異。但息自分別心。非除法也。法本自空。無所除也。又所聞聲與響等者。豈是不聞。但一切聲皆如谷響。無執受分別也。所以滿眼見色。滿耳聞聲。不隨不壞。了聲色之正性故。何者。若隨聲色之門。即隨凡夫之執。分別妍醜之相。深著愛憎。領受毀讚之音。妄生欣厭。若壞聲色之相。即同小乘之心。則有三過。一色等性空。無可壞故。若壞方空。非本空故。二由空即真。同法性故。若壞方真。事在理外故。三由即空不待壞故。壞則斷滅。是以如來五眼洞照無遺。豈同凡夫生盲。二乘眇目。都無見耶。但不隨不

壞離二見之邊邪。非有非空。契一心之中理。則逢緣無礙。觸境無生矣。是以萬物本虛。從心見實。因想念而執無執有。墮惑亂之門。以取著而成幻成狂。受雜染之報。若能反照唯心大智。鑒窮實相眞原。則幻夢頓惺。影像俱寂。然後以不二相。洞見十方。用一心門。統收萬彙。則見無所見。衆相參天。聞無所聞。羣音揭地。如此了達。心虛境空。則入大總持門。紹佛乘種性。若迷外法。以心取心。則成業幻之門。續衆生種性。首楞嚴經偈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無非幻。非幻尚不生。幻法從何立。故知一切染淨諸法。皆從

取生。是以云。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若無能取所取之心。亦無是幻非幻之法。非幻實法。尚乃不生。幻起虛蹤。憑何建立。又如心外見法。盡成相待。以無體無力。緣假相依故。所以楞伽經偈云。以有故有無。以無故有有。若無不應受。若有不應想。若開方便。或說有治無。說無破有。即無所礙。若約正宗。則有無雙泯。故大智度論云。佛有不言無。無不言有。但說諸法實相。譬如日光。不作高下。平等一照。佛亦如是。非令有作無。非令無作有。是知若迷大旨。則見有無。如涅槃論云。有名曰。論旨云。涅槃既不出有無。又不在有無。

不在有無。則不可於有無得之矣。不出有無。則不可離有無求之矣。必有異旨。可得聞乎。無名曰。夫言由名起。名以相生。相因可相。無相無名。無名無說。無說無聞。經云。涅槃非法非非法。無聞無說。非心所知。吾何敢言之。而子欲聞之耶。雖然。善吉有言。衆若能以無心而受。無聽而聽者。吾當以無言言之。庶述其言亦可以言。淨名曰。不離煩惱而得涅槃。天女曰。不出魔界而入佛界。然則玄道在於妙悟。妙悟在於即眞。即眞則有無齊觀。有無齊觀。則彼已莫二。所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同我則非復有無。異我則

乖於會通。所以不出不在。而道存乎其間矣。何者。夫至人虛心冥照。理無不統。懷六合於胷中。而靈鑒有餘。鏡萬像於方寸。而其神常虛。至能拔玄根於未始。即羣動以靜心。恬澹淵黙。妙契自然。所以處有不有。居無不無。居無不無。故不無於無。處有不有。故不有於有。故能不出有無。而不在有無者也。然則法無有無之相。聖無有無之知。聖無有無之知。則無心於內。法無有無之相。則無數於外。於外無數。於內無心。此彼寂滅。物我冥一。泊爾無朕。乃曰涅槃。涅槃若此。圖度絕矣。豈容責之於有無之內。又可徵之於有無之

外耶　問六塵境界但依妄念而有差別若無念之人還見一切境界否答妄念執有前塵作實知解妙性不通遂成差別若無念之人非是離念但是卽念無念念無異相雖有見聞皆如幻化又一念頓圓常見十法界萬法中道之理　所以寶藏論云無眼無耳謂之離有見有聞謂之微無我無造謂之離有通有達謂之微又離者涅槃微者般若般若故頓興大用涅槃故寂滅無餘無餘故煩惱永盡大用故聖化無窮若人不達離微者雖復苦行頭陀遠離塵境斷貪恚癡法忍成就經無量劫數終不入眞實何以故依止所行故心有所得不離顛倒夢想惡覺諸見若復有人體解離微者雖復近有妄想習氣及見煩惱數數覺知離微之義此人不久卽入眞實無上道也何以故了正見根本也　思益經云知離名爲法卽以微者妙也於無見中有見於無聞中有聞斯乃不思議之法微妙難知唯佛能覺　問無明違理自性差別者其事可然本覺淨法云何復說恒沙差別功德答由對治彼染法差別故成始覺萬德差別也起信論云對業識等差別染法故說本覺恒沙性德如

是染淨皆是眞如隨緣顯現似而無體染法尚空淨法何有淨名經云見垢實性卽無淨相又所言淨者對垢得名因客塵煩惱不染而染穢汙眞性稱之爲垢因始覺般若不淨而淨開悟本心名之爲淨是以眞如一心湛然不動名義唯客垢淨本空華嚴經頌云若有知如來體相無所有修習得明了是人疾作佛　問一切衆生無始無明種子堅牢現行濃厚云何一念而得頓除答根隨結使體性本空愚夫不了自生纏縛若明佛知見開悟本心更有何塵境而能障礙乎寶積經云佛言譬如然燈一切黑闇皆自無有無所從來去無所至非東方來去亦不至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不從彼來去亦不至而此燈明無有是念我能滅闇但因燈明法自無闇明闇俱空無作無取如是迦葉實智慧生無智便滅智與無智二相俱空無作無取迦葉譬如千歲冥室未曾見明若然燈時於意云何闇寧有念我久住此不欲去耶不也世尊若然燈時是闇無力而不欲去必當磨滅如是迦葉百千萬劫久習結業以一實觀卽皆消滅　如來密藏經云爲十惡者若能知如來說因緣法無我人衆生壽命無生無滅無染無著本性淸淨又於一切

法知本性清淨解知信入者我不說是人趣向地獄及諸惡道果何以故法無積聚法無集惱一切法不生不住因緣和合而得生起起已還滅若心生已滅一切結使亦生已滅如是解無犯處若有犯有住無有是處台教釋云此經具指四菩提心若知如來說因緣法即指初藏教菩提心若無生無滅指第二通教菩提心若本性清淨指第三別教菩提心若於一切法知本性清淨指第四圓教菩提心初菩提心已能除重重十惡况第二第三第四菩提心耶行者聞此勝妙功德當自慶幸如闇處伊蘭得光明栴檀故

知見佛罪滅如阿闍世王之深愆得道業亡若鴦崛魔羅之重罪但了無人無我緣生性空無我則無能受罪之人性空又無所受罪之法人法俱寂罪垢何生以心生罪生心滅罪滅故若能如是信入諦了圓明猶伊蘭之林布栴檀之香氣若積闇之室耀桂燼之光明能悟此心功力無量纔入宗鏡業海頓枯如風吹雲似湯沃雪猶燈破闇若火焚薪如密嚴經頌云如火燎長焚須臾作灰燼智火焚業薪當知亦如是又如燈破闇一念盡無餘諸業習闇冥無始之熏聚牟尼智燈起刹那皆頓滅所以大涅槃經云有智

慧時則無煩惱故云夫免三塗惡業者要須離有無二相證解一心方得解脫也是知迷從自心迷悟還自心悟迷悟無性但任緣興　是故因智隨迷因智隨悟如人因地而倒因地而起正隨迷時名之爲識正隨悟時名之爲智在纏名識在覺名智識之與智本無自名但隨迷悟而立其名故不可繫常繫斷也此智之與識但隨迷悟立名若覓始終如空中求迹如影中求人如身中求我依住所在終不可得也故無長短處所之相也如此無明及智無有始終若得菩提時無明不滅何以故爲本無故更無有滅若隨

無明時不動智亦不滅爲本無故亦更無滅但爲隨色聲香所取緣名爲無明但爲知苦發心緣名之爲智但隨緣名之爲有故體本無也　問凡立五乘之道皆爲運載有心若境識俱亡則無乘可說今約方便乘理不無此宗究竟何乘所攝答於諸乘中一乘所攝亦云最上之乘出過諸法頂故亦云不思議乘非情識測量故今所言一乘者即一心也以運載爲義若攀緣取境則運入六趣之門若妄想不生運至一實之地　問既有能說必對所機此宗鏡錄當何等機答當上上機若已達者憑佛旨而印可若未入

者假教理以發明因教理而照心即言詮而體道可
謂得諸法之性徹一心之原如首楞嚴經云阿難承
佛悲救深誨垂泣叉手而白佛言我雖承佛如是妙
音悟妙明心元所圓滿常住心地而我悟佛現說法
音現以緣心允所瞻仰徒獲此心未敢認為本元心
地願佛哀愍宣示圓音拔我疑根歸無上道佛告阿
難汝等尚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得法性如人以
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
體此人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標指
為明月故豈唯亡指亦復不識明之與暗何以故即

以指體為月明性明暗二性無所了故汝亦如是若
以分別我說法音為汝心者此心自應離分別音有
分別性譬如有客寄宿旅亭暫止便去終不常住而
掌亭人都無所去名為亭主此亦如是若眞汝心則
無所去云何離聲無分別性斯則豈唯聲分別心分
別我容離諸色相無分別性如是乃至分別都無非
色非空拘舍黎等昧為冥諦離諸法緣無分別性則
汝心性各有所還云何為主釋曰若非色非空都無
分別不見性之人到此之時全歸斷滅便同外道拘
舍黎等已眼不開昧為冥諦以冥寂闇昧無知以為

至極從此復立二十五諦（二十五諦者初立冥性從冥生覺覺生我心心生五塵塵生五大大生十一根後復有神我為二十五諦）逃眞實心成外道種或有
禪宗不得旨者法學起空見人多拂心境俱空執無
分別將狂解癡盲以為至道然非離因緣求法性滅
妄心取眞心對增上慢人初學之者不可雷同應須
甄別如經云阿難言若我心性各有所還則如來說
妙明元心云何無還唯垂哀愍為我宣說佛告阿難
且汝見我見精明元此見雖非妙精明心如第二月
非是月影汝應諦聽今當示汝無所還地阿難此大
講堂洞開東方日輪昇天則有明耀中夜黑月雲霧

晦暝則復昏暗戶牖之隙則復見通牆宇之間則復
觀壅分別之處則復見緣頑虛之中徧是空性鬱孛
之像則紆昏塵澄霽斂氛又觀清淨阿難汝咸看此
諸變化相吾今各還本所因處云何本因阿難此諸
變化明還日輪何以故無日不明明因屬日是故還
日暗還黑月通還戶牖壅還牆宇緣還分別頑虛還
空鬱孛還塵清明還霽則諸世間一切所有不出斯
類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誰還何以故若還於明
則不明時無復見暗雖明暗等種種差別見無差別
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則知汝心

本妙明淨汝自迷悶喪本受輪於生死中常被漂溺是故如來名可憐愍故知一切衆生即今見精明心非定眞妄眛之則麤明之則妙只於八種不還之中了了見性常住云何隨境流轉失本眞常永沒苦輪常漂死海大聖憐愍非不驚嗟阿難示起疑心寄破情執釋迦微細開演直指覺原可謂不易凡身頓成聖體現於生滅顯出圓常宗鏡前後明文一一全證於此

問夫宗鏡錄實相法門若信得何福若毀得何罪答此一心實相之門般若甚深之旨於難信之中或有信者法利無盡唯佛能知若有毀者謗般若

罪過莫大焉何以受報如此廣大以般若是一切世出世間凡聖之母猶如大地無物不從地生或若謗之則謗一切佛地三寶功德如十法界中一切衆生若昇若沉若愚若智無不皆從般若中來若不得般若威光實無一塵可立

故知若不信宗鏡中所說實相之理則如勝意比丘沒魂受裂地之大苦若有信如是說則如文殊師利智慧演深法之妙辯信毀交報因果無差如或障深不信智淺謬傳依文起見悉成謗法如文殊師利巡行經云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若人說言過去未來現在如來有依不依如是之人則謗如來何以故眞如無念亦無所念眞如不退眞如無相今宗鏡大意所錄之文或祖或敎但有一字一句若理若事若智若行皆悉廻向指歸眞如一心何者心之實性名曰眞如性以不改爲義眞以無僞得名如則不變不異以此心性周徧圓融橫該十方豎徹三際至一切時處未嘗間斷凡有一毫善根悉皆廻向念念合眞如之體體無不寂一一順眞如之用用何有窮所以但契一如自含衆德今則普勸十方學士一切後賢但願道富人貧情疎德厚以法爲侶以智爲先用慈修身開物是務爲法施主

匪恪家風無問不從有疑咸決則履佛行處免負本心妙行恒新至道如在

此乃羣賢之父諸佛之母萬善由生信謗豈不獲重報耶所以法華經云又如大梵天王一切衆生之父此經亦復如是一切聖賢學無學及發菩提心者之父起信鈔云若謗此法以深自害亦害他人斷絕一切三寶之種一切如來皆依此法得涅槃故一切菩薩因之修行得入佛智故

引證章第三

夫所目宗鏡大旨煥然今重爲信力未深纖疑不斷者更引大乘經諸祖語賢聖集若干之微言總一佛

乘之眞訓。可謂舉一字而攝無邊教海。立一理而收無盡眞詮。普令眠雲立雪之人。坐叅知識。遂使究理探玄之者。盡入圓宗。尋古佛之叢林。如臨皎日。履祖師之閫域。猶瞰淨天。大覺昭然。卽肉眼而圓通佛眼。疑情豁爾。當凡心而顯現眞心。可謂現知。指法界於掌內。便同親證。探妙旨於懷中。大般若經云。一切如來。同在一處。自性清淨無漏界攝。又云三世諸佛住十方界。爲諸有情宣說正法。無不皆用本性空爲佛眼。離本性空。無別方便。釋曰。本性空者。卽是自性清淨心。本性卽自性。空卽清淨義。此心則凡聖本有。今

古常然。衆生不知。諸佛因茲指授。含靈現具。祖師爲此相傳。故云離此別無方便。　密嚴經云。爾時金剛藏菩薩告諸大衆。仁者。阿賴耶識。從無始來。爲戲論熏習諸業所繫。輪迴不已。如海因風。起諸識浪。恒生恒滅。不斷不常。而諸衆生不自覺知。隨於自識現衆境界。若自了知。如火焚薪。卽皆息滅。入無漏位。名爲聖人。　首楞嚴經云。佛告文殊及諸大衆。十方如來。及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華。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文殊。吾今問汝。如汝文殊。更有

文殊是文殊者。爲無文殊。如是世尊。我眞文殊。無是文殊。何以故。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佛言。此見妙明。與諸空塵。亦復如是。本是妙明無上菩提淨圓眞心。妄爲色空。及與聞見。如第二月。誰爲是月。又誰非月。文殊。但一月眞。中間自無是月非月。是以汝今觀見與塵。種種發明。名爲妄想。不能於中出是非是。由是精眞妙覺明性。故能令汝出指非指。　大灌頂經云。禪思比丘。無他想念。唯守一法。然後見眞。釋曰。一法爲宗。諸塵無寄。他緣自絕。妙性顯然。志當歸一。而何智不明。尋流

得源。而何疑不釋。撮要之旨。斯莫大焉。　虛空孕菩薩經偈云。一切諸法相。眞實無知者。若人住諸陰。六根皆蔽塞。釋曰。故知諸法皆眞。無知無見。纔有知見卽落識陰。則一心不通。六根閉塞。終不能見無見之見。知無知之知。若有見之見。則不見一切。若無知之知。則無所不知。所以賢護經云。若菩薩觀四念處時。無法可見。無聲可聞。無聞見故。則無有法可得分別。亦無有法可得思惟。而亦非瞽盲聾故。但是諸法無可見故。以唯一眞心。見外無法。　十住斷結經云。一切諸法常自存在。衆生不達。爲興莊嚴法。法自生。法

法自滅。法法不生。法法不滅。法生法滅。性不移轉。斯是菩薩大士之道。非諸凡俗之所及也。釋曰。一切諸法常自存在者。眞心不易。性相恒如。衆生不達。爲與莊嚴者。以外道執斷見。小乘證無常。菩薩爲對治凡小故。不盡有爲。常修福業。不住無爲。深入智淵。廣大莊嚴。雲興萬行。念念圓滿十波羅蜜。拔斷常外道之曲木。出邪見之稠林。拯偏眞小果之坐身。昇解脫之坑底。所以華嚴經云。第七遠行地當修十種方便慧殊勝道。所謂雖善修空無相無願三昧。而慈悲不捨衆生。雖得諸佛平等法。而樂常供養佛。雖入觀空智

門。而勤修習福德。雖遠離三界。而莊嚴三界。雖畢竟寂滅諸煩惱燄。而能爲一切衆生起滅貪瞋癡煩惱燄。雖知諸法如幻如夢如影如響如燄如化如水中月。如鏡中像自性無二。而隨心作業無量差別。雖知一切國土猶如虛空。而能以淸淨妙行莊嚴佛土。雖知諸佛法身本性無身。而以相好莊嚴其身。雖知諸佛音聲性空寂滅不可言說。而能隨一切衆生出種種差別淸淨音聲。雖隨諸佛了知三世唯是一念。而隨衆生意解分別。以種種相種種時種種劫數而修行。經云。雖善修空無相無願三昧者。是對治凡夫著有循樂之見。而慈悲不捨衆生者。是對治二乘沉空畏苦之見。下諸句義皆同此釋。故云聲聞畏苦緣覺無悲。俱失菩薩二利之行。　須眞天子經云。須眞天子問文殊師利菩薩。不從三脫門而求道耶。文殊答言。天子。不可從空而成道。亦不可於無相而成道。亦不可於無願而成道也。所以者何。於是中無心意識念。亦無動故。有心意識念念動者。乃成其道也。釋曰。若取三解脫門作證者。卽是溺實際之海。背靈覺之原。遺性徇空。何成大道。若直了神解心性。念念菩提果圓。不墮斷見之邪無。豈涉常見之實有。介爾起意。

大用現前。無得無依。非取非捨。從眞起行。體用相收。以行契眞。卷舒一際。可謂心心合道。念念冥眞矣。故還原觀云。用則波騰海沸。全眞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澄。舉隨緣而會寂。斯則不離體之用。用乃波騰。不離用之體。體常湛寂。體雖湛寂常在萬緣。用雖波騰恒眞一際。　普超三昧經決狐疑品云。於是阿闍世王曰。唯願濡首。解我狐疑。濡首答言。大王所疑。恒河沙等諸佛世尊所不能決。王意云何。假若有人。而自說言。我以塵瞋灰烟雲霧。汙染虛空。寧堪任乎。答。不能汙。濡首又問。設令大王取此空洗之使淨。寧堪任

乎答曰不能淨濡首報曰吾以是向者說言恒河沙等諸佛世尊所不能決也釋曰一切衆生不了自性清淨心故妄生垢淨迷悟自沒遂於無疑中起疑於無決中求決若能諦了豁爾意消即見一切染淨諸法皆同虛空性既達虛空性不可染淨方悟本心未曾迷悟設有說無生無得之理皆是一期隨宜方便若入宗鏡妙旨了然尚無疑與無疑何懷決不決耶

月燈三昧經頌云譬如有童女夜臥夢產子生欣死憂慼諸法亦復然如人飲酒醉見地悉迴轉其實未曾動諸法亦復然如淨虛空月影現於清池非月形入水諸法亦復然如人自好喜執鏡而照面鏡像不可得諸法亦復然如人在山谷歌哭言笑響聞聲不可得諸法亦復然釋曰狂醉見聞事何真實昏夢境界憂喜皆虛鏡裏之形因誰所起谷中之響起自何來所以入楞伽經云佛告楞伽王譬如有人於水鏡中自見其像於燈月中自見其影於山谷中自聞其響便生分別而起取著此亦如是法與非法唯是分別由分別故不能捨離但更增長一切虛妄不得寂滅寂滅者所謂一心一心者是最勝三昧從此能生自證聖智以如來藏而為境界　華嚴經頌云一

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藥王菩薩云我捨兩臂必當得佛金色之身兩臂即是斷常二法若捨生滅斷常之見則心佛現前頓成佛體故云必當得佛金色之身　無涯際總持經云一念之頃能知三世一切諸法悉皆平等無不通達其人終無異行亦無異念　勝跡菩薩所解諸法經云法唯一字所謂無字本無言說當知無說是為真說釋曰心為一字中王攝盡無邊之教海心為諸佛智母演出無盡之真詮若能發明決定信入則如來常不說法是名具足多聞亦是唯願少聞多解義趣

法句經偈云森羅及萬像一法之所印云何一法中而見有種種　金剛三昧經云空心不動具六波羅密心空則一切皆空故云唯有此大乘無有二也

最勝王經云離無分別智更無勝智離法如如無勝境界釋曰一切境界皆是意言分別則無境唯識若了識空但一真心成無分別智此乃無等之智第一之說此真如一心之性為萬法之所依故若離此一心境智或有所見皆是瞖眼狂心不見真實所以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云如衆瞖者同於一處見各差別互不相礙皆由眼瞖不見正色衆生亦爾色性無

礙心緣異故蔽於正見不了眞實圓覺經云雲駛月
運舟行岸移不知妄想之雲自飛眞月何動豈悟攀
緣之舟常泛覺岸靡移 入一切佛境界經云佛言
若得修行正念法者彼無一法非是佛法何以故以
覺一切法空故乃至文殊師利言修行正念者不取
不捨卽名正念不觀不異名爲行不著不縛不脫名
爲行不去不來名爲行文殊師利正念行者彼處無
行無利無果無證何以故文殊師利心自性清淨故
彼心客塵煩惱染而自性清淨心不染而彼自性清
淨心卽體無染不染者彼處無對治法故以何法對

治能滅此煩惱何以故彼清淨非淨卽是本淨若本
淨者卽是不生若不生者彼卽不染若不染者彼不
離染法若不離染法者彼滅一切染以何等法滅一
切染彼不生若不生者是菩提菩提者名爲平等平
等者名爲眞如眞如者名爲不異不異者名爲如實
住一切有爲無爲法釋曰但了無生卽入平等言平
等者卽一切有爲無爲如實之性見此性故以無住
義住一切法中若不達一切法是一心眞如平等無
生之性在染離染俱爲煩惱所染若了諸法無生則
一切有爲無爲皆是菩提之道何所染耶 大乘本

生心地觀經云爾時文殊師利菩薩白佛言世尊如
佛所說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在不住三世所有一
切心法本性皆空彼菩提心說何名發善哉世尊願
爲解說斷諸疑網令趣菩提佛告文殊師利善男子
諸心法中起衆邪見爲欲除斷六十二見種種見故
心心所法我說爲空如是諸見無依止故譬如叢林
蒙密茂盛師子白象虎狼惡獸潛住其中毒發害人
迥絕行跡時有智者以火燒林因林空故諸大惡獸
無復遺餘心空見滅亦復如是乃至善男子以是因
緣服於空藥除邪見已自覺悟心能發菩提此覺悟

心卽菩提心無有二相 轉有經偈云若爲眞實說
眼則不見色意不知識法此是最祕密 寶頂經云
佛言迦葉譬如有人怖畏虛空搥胸叫呼作如是言
善友汝等爲我除此虛空除此虛空迦葉於汝意云
何此空爲可除否迦葉言不可世尊佛言迦葉若有
如是沙門婆羅門怖畏性空我說是人失心狂亂所
以者何迦葉一切諸法並是說空方便若畏此空云
何不畏一切諸法若惜諸法云何不惜此空佛性論
問云此經爲顯何義答爲示一切諸法本性非有故
說法空非斷法滅然後得空故於空性不應生怖釋

曰。一切諸法並是說空方便者。夫有所說皆爲顯空。所以空則一切法。法則一切空。非先有而後無。寧歸斷滅。豈先無而後有。不墮無常。是以性本常空。空無間斷。體應諸有。有自繁興。能入斯宗。聞諸法空。心大歡喜。不了此義。聞諸法空。心大怖畏。以不了法空。遂現量境。執爲外解。聞說唯心之旨。恐墮空見之門。心境俱迷。遂生怖畏。　度一切諸佛境界經云。佛言。文殊師利。菩提者無相無緣。云何無相。云何無緣。不得眼識是無相。不見色是無緣。不得耳識是無相。不聞聲是無緣。乃至意法亦如是。釋曰。無相則無能緣之

心。無緣則無所緣之境。能所俱亡。眞心自現。　文殊師利行經偈云。過現未來法。唯語無眞實。彼若於實處。一相無差別。釋曰。若說三世所有之法。皆是世諦語言。若了一心眞實之處。一道自無差別。何言之所議。意之所緣耶。　菩薩處胎經云。譬如泉源陂池。五河駛流。各各有名。悉歸於海。便無本名。亦如須彌。崎立難動。雜色衆鳥。往依附山。皆同一色。便無本色。菩薩摩訶薩教化衆生。淨佛國土。亦復如是。衆生心識。所念不同。若干思想。能令一切至解脫門。想定意滅。便無本念。向一解脫。　商主天子所問經云。商主天子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能淸淨心。答言。天子。若知諸心。皆是一心。如是菩薩。名得淨心。　阿含經偈云。我與已爲親。不與他爲親。智者善調我。則得生善趣。釋曰。所以云天下至親。無過於心。可謂入道眞要。修行妙門。若善調之。遂登大果。　寂調音所問經云。寂調音天子言。文殊師利。何等如與垢淨等。文殊師利言。空無相無願如。所以者何。涅槃空故。天子。如瓦器中空。寶器中空。無二無別。如是天子。垢空淨空。俱同一空。無二無別。釋曰。器雖不等。空本無形。垢淨雖殊。性何曾異。如是了者。入無相門。頓悟眞空。不墮修

證。　月藏經偈云。諸法無有二。導師捨憎愛。一道如虛空。此是佛境界。又偈云。不分別諸法。不見有衆生。諸法唯一相。得見佛境界。佛語經云。佛言。若有處語是魔王語。是魔見語。不名佛語。善男子。若無一切諸處語者。是名佛語。釋曰。無一切諸處語者。卽是無所證之法。亦無能證之智。既無有法。豈可說耶。但了唯心。自然無語。無語是眞語。故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若著處所。若有所說。悉違本宗。不見法性。如云。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　文殊般若經云。佛告文殊師利。汝已供養幾所諸佛。文殊師利言。我及諸佛。如幻

化相。不見供養及與受者。佛告文殊師利。汝今可不住佛乘耶。文殊師利言。如我思惟。不見一法。何當得住於佛乘。佛言文殊師利。汝不得佛乘乎。文殊師利言。如佛乘者。但有名字。非可得。亦不可見。我云何得。佛言文殊。汝得無礙智乎。文殊師利言。我卽無礙。云何以無礙而得無礙。佛言汝坐道場乎。文殊師利言。一切如來不坐道場。我今云何獨坐道場。何以故。現見諸法住實際故。　大品經云。若住一切法。不住般若波羅密。不住一切法。方住般若波羅密。釋曰。若住法。則不見般若。若住般若。則不見法。以法有相。般若

無相。有無相反故爾。又非離有相法。別立無相般若。以相卽無相。全是般若。故經云。色無邊故。般若無邊。又云。若學般若。應學一切法。何以故。夫般若者。是無住義。起心卽是住著。若不住一切法。卽是般若。故云若學般若。應學一切法。設住般若。亦成愚闇。但一切處皆無住。則無非般若。　轉女身經云。若知諸法皆解脫相。是則名爲究竟解脫。釋曰。執心爲境。觸目塵勞。知境是心。無非解脫。所以二乘只證人空。但離人我虛妄。名爲解脫。未得法空。一切解脫。以不識心故。如入楞伽經偈云。諸法無法體。而說唯是心。不見於

自心。而起於分別。　出曜經云。身被戒鎧。心無慧劍者。則不能壞結使元首。故知若不觀心。妙慧成就。則不能斷無明根本。雜藏經云。譬如兩木相揩。則自生火。還燒其木。火不從風出。不從水出。不從地出。其四魔者。亦復如是。皆從心生。不從外來。譬如畫師。畫作形像。隨手大小。雖因緣合。有彩有板。有筆。畫師不畫。不能成像。四魔如是。心已堅固。便無所起。釋曰。是以一心不動。法不現前。如畫師不畫。且無形像。故不動一心。有大功德。如法句經云。佛言善男子。善知識者。有大功德。能令汝等。於貪欲瞋恚愚癡邪見。五蓋五

欲衆塵勞中。建立佛法。不起一心。得大功德。譬如有人。持堅牢船。渡於大海。不動身心。而到彼岸。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行化到南印土。彼國人多修福業。不會佛理。衆問佛性大小。師曰。若說大小。卽是大小。非佛性也。卽爲說法。對大衆而現異相。身如月輪。當於座上。唯聞說法。不覩其形。彼衆有一長者名曰提婆。謂諸衆曰。識此瑞否。彼衆曰。非其大聖。誰能識也。爾時提婆心根宿淨。亦見其相。黙然契會。乃告衆曰。師現佛性之義。非師身者。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也。語未訖。師卽現本身。座上說偈曰。身現滿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辯非聲色。　第十

八祖伽耶舍多。初第十七祖僧迦難提因至其舍。忽見一子手執銅鏡而至師所。尊者曰。子幾歲耶。子曰。我當百歲。是時尊者見答百歲。復問曰。汝當無知。看甚幼小。答。吾百歲。非其理也。子曰。我不會理。正當百歲。尊者曰。子善機耶。子曰。佛偈云。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時尊者敬之。深知是聖。又徵問曰。汝執此鏡。意況如何。爾時童子以偈答曰。諸佛大圓鏡。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俱相似。父母見子奇異。遂捨出家。尊者卽領遊化。至一古寺。而爲受戒。名曰伽耶舍多。於彼殿上有銅鈴被風搖響。尊者問曰。彼風鳴耶。彼鈴鳴耶。彼銅鳴耶。子曰。我心鳴耳。非風銅鈴。尊者曰。非風銅鈴。我心誰耳。子曰。二俱寂靜。非三昧耶。尊者曰。善哉眞比丘。善會諸佛理。善說諸法要。善識眞實義。又告曰。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受吾偈。當行化之。偈曰。心地本無生。因種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伽耶舍多後付鳩摩羅多。傳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　此土初祖菩提達摩多羅述安心法門云。迷時人逐法。解時法逐人。解則識攝色。迷則色攝識。但有心分別計校。自心現量者。悉皆是夢。若識心寂滅。無一動念處。是名正覺。問。

云何自心現。答。見一切法有。有自不有。自心計作有。見一切法無。無自不無。自心計作無。乃至一切法亦如是。並是自心計作有。自心計作無。又若人造一切罪。自見已之法王。卽得解脫。若從事上得解者。氣力壯。從事中見法者。卽處處不失念。從文字解者。氣力弱。卽事卽法者。深。從汝種種運爲。跳踉顚蹶。悉不出法界。亦不入法界。若以界入界。卽是癡人。凡有所施爲。終不出法界心。何以故。心體是法界故。　讓大師云。一切萬法。皆從心生。若達心地。所作無礙。汝今此

心卽是佛故達摩西來唯傳一心之法三界唯心森羅及萬像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自心心不自心因色故心汝可隨時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從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馬大師問曰如何用意合禪定無相三昧師曰汝若學心地法門猶如下種我說法要譬如天澤汝緣合故當見於道馬大師又問曰和尚云見道道非色故云何能覩師曰心地法眼能見於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馬大師曰有成壞否師曰若契此道無始無終不成不壞不聚不散不長不短不靜不亂不急不

緩若如是解當名爲道　吉州思和尚云卽今語言卽是汝心此心是佛是實相法身佛經云有三阿僧祇百千名號隨世界應處立名如隨色摩尼珠觸青卽青觸黃卽黃寶本色如指不自觸刀不自割鏡不自照隨像所現之處各各不同得名優劣不同此心與虛空齊壽若入三昧門無不是三昧若入無相門總是無相隨立之處盡得宗門語言啼笑屈伸俯仰各從性海所發故得宗名相好之佛是因果佛卽實相佛家用經云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從心想生亦云法性家焰又云法性功勳隨其心淨卽佛土淨諸

念若生隨念得果應物而現謂之如來隨應而去故無所求一切時中更無一法可行自是得法不以得更得是以法不知法法不聞法平等卽佛佛卽平等不以平等更行平等故云獨一無伴迷時迷於悟悟時悟於迷迷還自迷悟還自悟無有一法不從心生無有一法不從心滅是以迷悟總在一心　南嶽思大和尚云若言學者先須通心心若得通一切法一時盡通聞說淨不生淨念卽是本自淨聞說空不取空譬如鳥飛於空若住於空必有墮落之患無住是本自性體寂而生其心是照用卽寂是自性定卽照

是自性慧卽定是慧體卽慧是定用離定無別慧離慧無別定卽定之時卽是慧卽慧之時卽是定卽定之時無有定卽慧之時無有慧何以故性自如故如燈光雖有二名其體不別卽燈是光卽光是燈離燈無別光離光無別燈卽燈是光體卽光是燈用卽定慧雙修不相去離　眞覺大師云夫心性靈通動靜之原莫二眞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原不狀鑒之則乃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消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恒淸三智一心

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卽心爲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　神秀和尚云。一切非情。以是心等現故。染淨隨心有轉變故。無有餘性。要依緣故。謂緣等之法。皆無自性。空有不俱。卽有情正有時。非情必空。故他卽自故。何以故。他無性。以自作故。卽有情修證。是非情修證也。經云。其身周普。等眞法界。旣等法界。非情門空。全是佛故。又非情正有時。有情必空。故自卽他故。何以故。自無性。以他作故。卽非情無修無證。是有

情無修無證也。　智達禪師心境頌云。境立心便有。心無境不生。若將心繫境。心境兩俱盲。境心各自任。心境性恒淸。悟境心無起。迷心境共行。若迷心作境。心境亂縱橫。悟境心元淨。知心境本淸。知心無境性。了境心無形。境虛心寂寂。心照境冷冷。　長沙和尚偈云。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爲衆刹。悟時刹海是眞心。身界二塵元實相。分明達此號知音。又學人問。盡法界衆生識。心最初從何而有。偈答云。性地生心王。心爲萬法師。心滅心師滅。方得契如如。　牛頭下佛窟和尚云。雖同凡夫。而非凡夫。

不得凡夫。不壞凡夫。謂別有殊勝在心外者。卽墮魔網。我今自觀身心實相作佛。卽是見十方佛同行同證處。問。佛身無漏。戒定熏修五陰。不縛不脫。不敢有疑。且如大品經云。衆生不善五陰之身。亦不縛不脫。甚令人驚疑。答。若向衆生五陰外別有諸佛解脫。無有是處。只了衆生自性。從本已來。無有一法可得。誰縛誰脫。何得更有縛脫之異。問。經云。衆生與佛平等。無有縛脫。何得六道衆生沈淪不得解脫。答。衆生不了色心淸淨。妄想顚倒。不得解脫。若知人法常空。眞中實無縛脫。　佛窟下雲居和尚心境不二篇云。世

出世間。俱不越自一念妄心而有。一念纔起。萬像分劑。一念相生。便成心境。若非心境。何得有念可見。旣有所見之念。又有能見之心。將知念卽是境。見卽是心。所見之念。便成色蘊。能見之心。便成四蘊。經云。五蘊是世間。一念具五蘊。一一蘊中。皆具五蘊。故得一不礙多。多不礙一。所以心境交通。互爲賓主。若諦了一念之體。卽恒沙世界常現自心。由迷一念。卽境智胡越。　先曹山和尚云。佛心牆壁瓦礫是者。亦喚作性地。亦稱體全功。亦云無情解說法。若知有。這裏得無辯處。十方國土。山河大地。石壁瓦礫。虛空與非空。

有情無情草木叢林通爲一身。喚作得記。亦云一字法門。亦云總持法門。亦云一塵一念。亦喚作同轍。若是性地不知有。諸佛千般喻不得。萬種況不成。千聖萬聖盡從這裏出。從來不變異。故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　顯宗論云。我此禪門一乘妙旨。以無念爲宗。無住爲本。眞空爲體。妙有爲用。夫眞如無念非念想能知。實相無生。豈色心能見。眞如無念念者卽念眞如。實相無生生者卽生實相。無住而住常住涅槃。無行而行能超彼岸。如如不動動用無窮。念念無求常求無念。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卽是眞

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卽摩訶般若。眞空卽清淨涅槃。般若無見能見涅槃。涅槃無生能生般若。西天諸祖共傳無住之心。同說如來知見。　顯正論云。問。欲顯何義名爲顯正。答。欲顯明一切衆生本原清淨無生心體。卽是諸佛之正性也。所以者何。一切萬法。心爲其本。然其心性都無所依。體自圓融。不礙萬法。雖應現萬法而性自常眞。無住無依。不可取捨。勝天王經云。清淨心性爲諸法本。自性無本。虛妄煩惱皆從邪念顛倒而生。當知此心卽是最勝清淨第一義諦。一切諸佛證知所歸。問曰。定以何法爲心體。答

曰。不應求心之定體。何以故。心非所緣無無相故。亦云非能所絕相待故。體不可染性常淨故。非合非散。自性離故。不礙緣起性虛融故。不可說示名字空故。諸法虛淨緣相離故。靈照不竭用無盡故。果報不同。作業異故。因果宛然不斷絕故。亦非眞實業性如幻故。又不斷絕現施爲故。亦不可取畢竟空故。諸法平等。一相如故。境智無差離分別故。萬法卽空性無生故。是以一切分別不離自心。一切諸境不離名相。若了萬法不了自心。分別無由能絕。乃至楞伽經云。若彼心滅盡無乘及乘者。無有乘建立。我說爲一乘。彼

心者卽取相所得心也。一乘者卽離相清淨無生心也。此心悉能包含運載一切諸法。故名一乘。　法苑珠林云。夫壅其流者未若杜其源。揚其湯者未若撲其火。何者。源出於水。源未杜而水不窮。火沸於湯。火未撲而湯詎息。故有杜源之客。不壅流而自乾。撲火之人。不揚湯而自止。故知心爲源。境爲流。不察本心源。但隨諸法轉。意如火。事如湯。不制自意地。唯從境界流。斯皆失本迷源。隨流徇末。若能頓明意地。直了心源。不求脫於諸塵。不繫縛於一法。可謂究末遇本。尋流得源矣。遂乃無功而自辦。無作而自成。顯此一

心萬法如鏡。般若燈論序云。始夫萬物非有。一心如幻。心如幻故雖動而恒寂。物非有故雖起而無生。是以聖人說如幻之心。鑒非有之物。了物非物則物物性空。知心無心則心心體寂。達觀之士得其會歸而忘其所寄。於是分別戲論不待遣而自除。無得觀門弗假修而已入。蕩蕩焉不出不在無住無依者也。緣生論云。元是一心。積爲三界。凡則迷而起妄。聖則悟以通眞。陀羅尼三昧法門偈云。是法法中高猶如須彌山。是法法中海。衆源所共歸。是法法中明。猶如星中月。是法法中燈。能破無邊闇。是法法中地。荷

載徧十方。是法法中母。出生諸佛種。法界觀序云。法界者。一切衆生身心之本體也。從本已來。靈明廓徹。廣大虛寂。唯一眞之境而已。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無有邊際而含容萬有。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非徹法之慧目。離念之明智。不能見自心如此之靈通也。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令一切衆生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而證法界也。乃至於佛身一毛端則徧一切含一切也。世界爾。衆生爾。塵塵爾。念念爾。法法爾。無有法定有自體而獨立者。杜順和尚攝境歸心眞

空觀云。謂三界所有法。唯是一心。心外更無一法可得。所以曰歸心。故得一心之旨。永傳而不窮。八識之燈。恒然而無盡。復禮法師云。觀業義者。夫業因心起。心爲業用。業引心而受形。心隨業而作境。然則因業受身。身還造業。從心作境。境復生心。若影隨形而曲直。猶響隨聲而大小矣。智者大師與陳宣帝書云。夫學道之法。必須先識根原。求道由心。又須識心之體性。分明無惑。功業可成。一了千明。一迷萬惑。心無形相。內外不居。境起心生。境忘心滅。色大心廣。色小心微。乃至知心空寂。卽入空寂法門。知心無縛。卽

入解脫法門。知心無相。卽入無相法門。覺心無心。卽入眞如法門。若能知心如是者。卽入智慧法門。澄觀和尚華嚴疏云。上來諸門。乃至無盡。不離一心。一心卽法界。故起信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心體卽大。心之本智卽方廣。觀心起行卽華嚴。覺心性相卽是佛。爲未了者。令了自心。若知觸物皆心。方了心性。故梵行品云。知一切法卽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然今法學之者。多棄內而外求。習禪之者。好忘緣而內照。並爲偏執。俱滯二邊。旣心境如如。則平等無礙。昔曾瑩兩面鏡。鑑一盞燈。置一尊容。而重重交光。佛

佛無盡見夫心境互照本智雙入心中悟無盡之境境上了難思之心心境重重智照斯在又即心了境界之佛即境見唯心如來心佛重重而本覺性一皆取之不可得則心境兩亡照之不可窮則理智交徹心境既爾境境相望心心互硃萬化紛綸皆一致也唯證相應名佛華嚴矣釋云今人只解即心即佛是心作佛不知即境即佛是境作佛今明以如爲佛心境皆如心如即佛境如焉非又心有心性心能作佛境有心性安不作佛以心收境則心中見佛是境界之佛以境收心境中見佛是唯心如來

如上所引祖教委細披陳可以永斷纖疑圓成大信若神珠在掌實印當心諸佛常現目前法界不離言下是以從初標宗於一心演出無量名義無量名義不出理智非理不智故理外無智非智不理故智外無理亦攝智從理離體無用攝用歸體體性自離故體即非體即一切法如虛空性空性亦空畢竟寂滅今還攝無量義海總歸一句乃至無句究竟指歸言思絕矣

問如上解釋引證皆是祖佛之言何不自語答我若自語一切茫然罔措津涯豈有申問之處設祖佛之教皆是隨他意語曲順時機是以世尊言三世諸佛所說之法吾四十九年不加一字又經云先佛已說後佛隨順若能如是了達則知佛語是自語自語是佛語故本師云一切外道經書皆是佛說非外道說又云釋迦如來語提婆達多語無二無別若於此不信不明皆成二見常縈分別凡聖之想恒生取捨自他之情欲紹吾宗無有是處此是祕要之門難信之法轉深轉細難解難知悉抱疑情盡居惑地

今宗鏡所錄皆是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隨聞一法盡合圓宗實可以斷深疑成大信如清涼記云謂聞空莫疑斷是即事之空非斷滅故聞有莫疑常非定性有從緣有故聞雙是莫疑兩分但雙照二諦無二體故聞雙非莫疑無據以是遮過令不著故又聞空莫疑有是即有之空故聞有莫疑空是即空之有故聞雙是莫疑雙非是即非有無爲有無故聞雙非莫疑雙是是即有無方是非有無故是知諦了一心羣疑頓斷則有不能有空不能空凡不能凡聖不能聖豈世間言語是非之所惑哉

所以前後廣引者只爲此心深奧故難信祕密故難知乃至菩薩大智尚須佛力所加豈況淺劣而能知者

是以雖前引後證文廣義繁則語語內而利益根機聞聞中而驚新耳

目勿厭重說起上慢心所以本師云行住坐臥常說妙法又云我於得道夜及涅槃夜是二夜中間常說般若是以機多生熟信有淺深前聞熏而未堅後聞熏而方入如大智度論云譬如搖樹取果熟者前墮若未熟者更須後搖又云復次是般若波羅密相甚深難解難知佛知衆生心根有利鈍鈍根者少智爲其重說若利根者一說二說便悟不須種種說如是等種種因緣故經中重說無咎　問如上所立一心之旨能攝無量法門融通一切此心爲復能含一切法能生一切法爲復自生他生共生無因生答此心

不縱不橫非他非自何者若云心含一切法卽是橫若云心生一切法卽是縱若云自生心不生心若云他生既不得自云何有他若云共生自他既無將何爲共若云無因生有因尚不生況無因乎問心非四性者教中云何說意根生意識心如工畫師無不從心造則是自生又云心不孤起必藉緣而起有緣思生無緣思不生則是他生又云所謂六觸因緣生六受得一切法則是共生又云十二因緣非佛天人修羅作性自爾則無因生既屬教文云何成過答諸佛隨緣差別俯爲羣機生善破惡令入第一義理皆是

四悉方便權施空拳誑小兒誘度於一切問既非縱橫不墮四性則一切法是心心是一切法否答是則成二問如是則一切不立俱非耶答非亦成二如文殊言我眞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問既無二相宗一是否答是非既乖大旨一二還背圓宗問如何得契斯旨答境智俱亡云何說契問如是則言思道斷心智路絕矣答此亦强言隨他意轉雖欲隱形而未亡跡問如何得形跡俱亡答本無朕跡云何欲亡問如是則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當大悟時方合斯旨答

我此門中亦無迷悟合與不合之道理撒手似君無一物徒勞苦說數千般此事萬種況不成千聖定不得大地載不起虛空包不容非大器人無由擔荷若未親到徒勞神思直饒說玄之又玄妙中更妙若以方便於稱揚門中助他信入一期傍讚卽不無若於自已分上觀照之時特地說玄說妙起一念殊勝不可思議之解皆落魔界所以圓覺經云虛僞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　此宗鏡中是一切凡聖大捨身命之處不入此宗皆非究竟問畢竟如何答亦無畢竟問前云不入此宗皆非究竟此又云何稱無

畢竟答前對增上慢人未得爲得認虛妄爲眞實執實耶問以此通明之後如何履踐答教誰履踐問莫不成斷滅否答尚不得常住云何斷滅問乞最後一言答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達吾宗旨泥牛水上行問此錄括略微細理事圓明於慕道人得何資益答若第一義中無利無功德就世俗門內似有於稱揚總有二途能裨初學一者爲未信人令成正信攝歸一念不外馳求二者爲已信人助成觀力理行堅固疾證菩提步步而不滯實所功程念念而流入

薩婆若海似乘廣大之輦立至寶坊如駕堅牢之船坐登覺岸問集此宗鏡有何功德答此不思議大威德法門但有見聞深獲善利如一塵落嵩嶽之崗隴已帶陵雲滴露入滄海之波瀾便同廣潤可謂直紹菩提之種全生諸佛之家何況信解受持正念觀察爲人敷演傳布施行約善利門無法比喻功德無盡非種智而不可稱量利樂何窮過太虛而莫知邊際以滿空珍寶供養恒沙如來化十方衆生盡證辟支佛果未若弘宣斯旨開演此宗以茲校量莫能儔比可謂下佛種子於衆生身田之中抽正法芽向煩惱

欲泥之內然後七覺華發菩提果成展轉相生至無盡際如華嚴探玄記云於遺法中見聞信向此無盡法成金剛種子當必得此圓融普法

又法華見寶塔品云若接須彌擲置他方亦未爲難手把虛空而以遊行亦未爲難若持此經爲一人說是則爲難故知竭海移山非無爲之力任使躡虛履水皆有漏之通曷若開諸佛心演如來藏紹菩提種入一乘門能託聖胎成眞佛子何以故謂得本故如從源出水因乳得酥如鴦崛魔羅經云復次文殊師利如知乳有酥故方便鑽求而不鑽水以無酥故如是文殊師利

衆生知有如來藏故精勤持戒淨修梵行復次文殊師利如知山有金故鑿山求金而不鑿樹以無金故如是文殊師利衆生知有如來藏故精勤持戒淨修梵行言我必當得成佛道復次文殊師利若無如來藏者空修梵行如窮劫鑽水終不得酥故知入宗鏡中見如來性菩提道果應念俱成如下水之舟似便風之火若背宗鏡不識自心設福智齊修終不成就如求乳鑽水離山鑿金任歷三祇豈有得理如宗鏡所錄前後之文皆是諸佛五眼所觀五語所說無一言而不諦非一義而不圓可俟後賢決定信入如月

上經偈云假動須彌山倒地修羅住處皆悉滅大海枯涸月天墜如來終不出妄言以茲誠實可徧傳持功德無邊言思罔及所以唯識論偈云作此唯識論非我思量處諸佛妙境界福德施羣生斯論大旨非情識知解之所思量乃是大覺不思議絕妙境界以此弘揚不思議無盡之福悉用普施一切法界無量含生同入此宗齊登佛地華嚴疏主藏法師發願偈云誓願見聞修習此圓融無礙普賢法乃至失命終不離盡未來際願相應以此善根等此性普潤無盡衆生界一念多劫修普行盡成無上佛菩提

筆懺四卷

〔清〕王辰輯

清順治六年刻本

筆儆序言

王子既爲道人結茅古香山界地椎而鄙僧不識字片楮如錦屑墨如金剎舍所藏惟一二早夜課誦此外即間有貯蓄亦塵埋老龕蠹蝕滅没首尾錯亂卷章散佚既恨不得閲閲又不得全日月閒長手眼枯澁乃单笻獨屐葵扇遮日

走荒山蕭寺中見案架上或有經卷即假袖而歸歸而從鄉塾乞紙筆蠅頭細書每篇滿千字每千字僅數行久而遂成帙後隊亂軍中諸物俱亡失僅此帙存亦奇感也爾時日與農叟郵夫相話言所錄與人人能讀能解要亦不必甚讀甚解目所偶及則錄之

初未嘗意是書爲可以示人之書也今取而編之有華嚴法華楞嚴及諸經懺一一皆破罣羅出棘荊醒喚沈迷解脫積苦昔人於

展經次只如是我聞四字悟道則是錄猶爲贅多安在爲不可示人之書也道人年四十幼即學爲文未免綺語業又頻爲刑官出入平反三寸管竟成屠刀劊封罪戾深重悔愧無從坡老謂西方公據道人亦不敢執爲據但以是爲懺則可耳因付梓曰筆懺

已丑孟冬七日無住道人王辰書於廣陵署中

華嚴經錄

古安成無住道人王辰錄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問寶首菩薩言佛子一切衆生等有四大無我無我所云何而有受苦受樂端正醜陋內好外好少受多受或受現報或受後報然法界中無美無惡時寶首菩薩以頌答曰隨其所行業如是果報生作者無所有諸佛之所說譬如淨明鏡隨其所對質現像各不同業性亦如是亦如田種子各各不相知自然能出生業性亦如是又如巧幻師在彼四衢道示現衆色相業性亦如是如機關木人能出種種聲彼無我非我業性亦如是亦如衆鳥類從㲉而得出音聲各不同業性亦如是譬如胎藏中諸根悉成就體相無來處業性亦如是又如在地獄種種諸苦事彼悉無所從業性亦如是譬如轉輪王成就勝七寶來處不可得業性亦如是又如諸世界大火所燒然此火無來處業性亦如是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問德首菩薩言佛子如來所悟唯是一法云何

乃說無量諸法現無量刹化無量衆演無量音示無量身知無量心現無量神通普能震動無量世界示現無量殊勝莊嚴顯示無邊種種境界而法性中此差別相皆不可得時德首菩薩以頌答曰佛子所問義甚深難可了智者能知此常樂佛功德譬如地性一衆生各別住地無一異念諸佛法如是亦如火性一能燒一切物火燄無分別諸佛法如是亦如大海一波濤千萬異水無種種殊諸佛法如是亦如風性一能吹一切物風無一異念諸佛法如是亦如大雲雷普雨一切地雨滴無差別諸佛法如是亦如地界一能生種種芽非地有殊異諸佛法如是如日無雲曀普照於十方光明無異性諸佛法如是亦如空中月世間靡不見非月往其處諸佛法如是譬如大梵王應現滿三千其身無別異諸佛法如是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問勤首菩薩言佛子佛教是一衆生得見云何不即悉斷一切諸煩惱縛而得出離然其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欲界色界無色界無明貪愛無有差別是則佛教於諸衆生或有利益或

無利益時勤首菩薩以頌答曰佛子善諦聽我今如
實答或有速解脫或有難出離若欲求除滅無量諸
過惡當於佛法中勇猛常精進譬如微少火樵濕速
令滅於佛法教中懈怠者亦然如鑽燧求火未出而
數息火勢隨止滅懈怠者亦然如人持日珠不以物
承影火終不可得懈怠者亦然譬如赤日照孩稚閉
其目怪言何不覩懈怠者亦然如人無手足欲以芒
草箭遍射破大地懈怠者亦然如以一毛端而取大
海水欲令盡乾竭懈怠者亦然又如劫火起欲以少

水滅於佛法教中懈怠者亦然如有見虛空端居不
搖動而言普騰躡懈怠者亦然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問法首菩薩言佛子如佛所說
若有衆生受持正法悉能除斷一切煩惱何故復有
受持正法而不斷者隨貪瞋癡隨慢隨覆隨忿隨恨
隨嫉隨慳隨誑隨諂勢力所轉無有離心能受持法
何故復於心行之內起諸煩惱時法首菩薩以頌答
曰佛子善諦聽所問如實義非但以多聞能入如來
法如人水所漂懼溺而渴死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

是如人設美饍自餓而不食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
是如人善方藥自疾不能救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
是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
是如有生王宮而受餧與寒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
是如聾奏音樂悅彼不自聞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
是如盲績衆像示彼不自見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
是譬如海船師而於海中死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
是如在四衢道廣說衆好事內自無實德不行亦如是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問智首菩薩言佛子於佛法

中智為上首如來何故或為衆生讚歎布施或讚持
戒或讚堪忍或讚精進或讚禪定或讚智慧或復讚
歎慈悲喜捨而終無有唯以一法而得出離成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時智首菩薩以頌答曰佛子甚
希有能知衆生心如仁所問義諦聽我今說過去未
來世現在諸導師無有說一法而得於道者佛知衆
生心性分各不同隨其所應度如是而說法慳者為
讚施毀禁者讚戒多瞋為讚忍好懈讚精進亂意讚
禪定愚癡讚智慧不仁讚慈愍好害讚大悲憂慼者

讚喜曲心讚歎捨如是次第修漸具諸佛法如先立
基堵而後造宮室施戒亦復然菩薩同行本譬如建
城郭爲護諸人衆忍進亦如是防護諸菩薩譬如大
力王率土咸戴仰定慧亦如是菩薩所倚賴亦如轉
輪王能與一切樂四等亦如樂與諸菩薩樂
菩薩在家當願衆生知家性空免其逼迫孝事父母
當願衆生善事於佛護養一切妻子集會當願衆生
怨親平等永離貪著若得五欲當願衆生拔除欲箭
究竟安隱技樂聚會當願衆生以法自娛了技非實

若在宮室當願衆生入於聖地永除穢欲著瓔珞時
當願衆生捨諸偽飾到眞實處上昇樓閣當願衆生
昇正法樓徹見一切若有所施當願衆生一切能捨
心無愛著衆會聚集當願衆生捨衆聚法成一切智
若在厄難當願衆生隨意自在所行無礙捨居家時
當願衆生出家無礙心得解脫入僧伽藍當願衆生
演說種種無乖諍法詣大小師當願衆生巧事師長
習行善法求請出家當願衆生得不退法心無障礙
脫去俗服當願衆生勤修善根捨諸罪軛剃除鬚髮

當願衆生永離煩惱究竟寂滅著袈裟衣當願衆生
心無所染具大仙道正出家時當願衆生同佛出家
救護一切自歸於佛當願衆生紹隆佛種發無上意
自歸於法當願衆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自歸於僧
當願衆生統理大衆一切無礙受學戒時當願衆生
善學於戒不作衆惡受闍黎教當願衆生具足威儀
所行眞實受和尚教當願衆生入無生智到無依處
受具足戒當願衆生具諸方便得最勝法若入堂宇
當願衆生昇無上堂安住不動若敷床座當願衆生

開敷善法見眞實相正身端坐當願衆生坐菩提座
心無所著結跏趺坐當願衆生善根堅固得不動地
修行於定當願衆生以定伏心究竟無餘若修於觀
當願衆生見如實理永無乖諍捨跏趺坐當願衆生
觀諸行法悉歸散滅下足住時當願衆生心得解脫
安住不動若舉於足當願衆生出生死海具衆善法
著下裙時當願衆生服諸善根具足慙愧整衣束帶
當願衆生檢束善根不令散失若著上衣當願衆生
獲勝善根至法彼岸著僧伽黎當願衆生入第一位

得不動法手執楊枝當願衆生皆得妙法究竟清淨
嚼楊枝時當願衆生其心調淨噬諸煩惱大小便時
當願衆生棄貪嗔癡蠲除罪法事訖就水當願衆生
出世法中速疾而往洗滌形穢當願衆生清淨調柔
畢竟無垢以水盥掌當願衆生得清淨手受持佛法
以水洗面當願衆生得淨法門永無垢染手執錫杖
當願衆生設大施會示如實道執持應器當願衆生
成就法器受天人供發趾向道當願衆生趣佛所行
入無依處若在於道當願衆生能行佛道向無餘法

涉路而去當願衆生履淨法界心無障礙見昇高路
當願衆生永出三界心無怯弱見趣下路當願衆生
其心謙下長佛善根見斜曲路當願衆生捨不正道
永除惡見若見直路當願衆生其心正直無諂無誑
見路多塵當願衆生遠離塵坌獲清淨法見路無塵
當願衆生常行大悲其心潤澤若見險道當願衆生
住正法界離諸罪難若見衆會當願衆生說甚深法
一切和合若見大住當願衆生離我諍心無有忿恨
若見叢林當願衆生諸天及人所應敬禮若見高山

當願衆生善根超出無能至頂見棘刺樹當願衆生
疾得翦除三毒之刺見樹葉茂當願衆生以定解脫
而為蔭暎若見葉開當願衆生神通等法如葉開敷
若見樹葉當願衆生衆相如葉具三十二若見果實
當願衆生獲最勝法證菩提道若見大河當願衆生
得預法流入佛智海若見陂澤當願衆生疾悟諸佛
一味之法若見池沼當願衆生語業滿足巧能演說
若見汲井當願衆生具足辨才演一切法若見涌泉
當願衆生方便增長善根無盡若見橋道當願衆生

廣度一切猶如橋梁若見流水當願衆生得善意欲
洗除惑垢見修園圃當願衆生五欲圃中耘除愛草
見無憂林當願衆生永離貪愛不生憂怖若見園苑
當願衆生勤修諸行趣佛菩提見嚴飾人當願衆生
三十二相以為嚴好見無嚴飾當願衆生捨諸飾好
具頭陀行見樂著人當願衆生以法自娛歡愛不捨
見無樂著當願衆生有為事中心無所樂見歡樂人
當願衆生常得安樂樂供養佛見苦惱人當願衆生
獲根本智滅除衆苦見無病人當願衆生入真實慧

永無病惱。見疾病人、當願衆生、知身空寂、離乖諍法。
見端正人、當願衆生、於佛菩薩、常生淨信。見醜陋人、
當願衆生、於不善事、不生樂著。見報恩人、當願衆生、
於佛菩薩、能知恩德。見背恩人、當願衆生、於有惡人、
不加其報。若見沙門、當願衆生、調柔寂靜、畢竟第一。
見婆羅門、當願衆生、永持梵行、離一切惡。見苦行人、
當願衆生、依於苦行、至究竟處。見操行人、當願衆生、
堅持志行、不捨佛道。見著甲冑、當願衆生、常服善鎧、
趣無師法。見無鎧仗、當願衆生、永離一切不善之業。

見論議人、當願衆生、於諸異論、悉能摧伏。見正命人、
當願衆生、得清淨命、不矯威儀。若見於王、當願衆生、
得爲法王、恒轉正法。若見王子、當願衆生、從法化生、
而爲佛子。若見長者、當願衆生、善能明斷、不行惡法。
若見大臣、當願衆生、恒守正念、習行衆善。若見城郭、
當願衆生、得堅固身、心無所屈。若見王都、當願衆生、
功德共聚、心恒喜樂。見處林藪、當願衆生、應爲天人
之所歎仰。入里乞食、當願衆生、入深法界、心無障礙。
到人門戶、當願衆生、入於一切佛法之門。入其家已、

當願衆生、得入佛乘、三世平等。見不捨人、當願衆生、
常不捨離勝功德法。見能捨人、當願衆生、永得捨離
三惡道苦。若見空鉢、當願衆生、其心清淨、空無煩惱。
若見滿鉢、當願衆生、具足成滿一切善法。若得恭敬、
當願衆生、恭敬修行一切佛法。不得恭敬、當願衆生、
不行一切不善之法。見慚恥人、當願衆生、具慚恥行、
藏護諸根。見無慚恥、當願衆生、捨離無慚、住大慈道。
若得美食、當願衆生、滿足其願、心無羨欲。得不美食、
當願衆生、莫不獲得諸三昧味。得柔軟食、當願衆生、

大悲所熏、心意柔軟。得麤澁食、當願衆生、心無染著、
絕世貪愛。若飯食時、當願衆生、禪悅爲食、法喜充滿。
若受味時、當願衆生、得佛上味、甘露滿足。飯食已訖、
當願衆生、所作皆辦、具諸佛法。若說法時、當願衆生、
得無盡辯、廣宣法要。從舍出時、當願衆生、深入佛智、
永出三界。若入水時、當願衆生、入一切智、知三世等。
洗浴身體、當願衆生、身心無垢、內外光潔。盛暑炎毒、
當願衆生、捨離衆惱、一切皆盡。暑退涼初、當願衆生、
證無上法、究竟清涼。諷誦經時、當願衆生、順佛所說、

總持不忘若得見佛當願衆生得無礙眼見一切佛
諦觀佛時當願衆生皆如普賢端正嚴好見佛塔時
當願衆生尊重如塔受天人供敬心觀塔當願衆生
諸天及人所共瞻仰頂禮於塔當願衆生一切天人
無能見頂右繞於塔當願衆生所行無逆成一切智
繞塔三帀當願衆生勤求佛道心無懈歇讚佛功德
當願衆生衆德悉具稱歎無盡讚佛相好當願衆生
成就佛身證無相法若洗足時當願衆生具足神力
所行無礙以時寢息當願衆生身得安隱心無動亂

睡眠始寤當願衆生一切智覺周顧十方

菩薩摩訶薩慙愧藏

此菩薩憶念過去所作諸惡而生於慙謂彼菩薩心
自念言我無始世來與諸衆生皆悉互作父母兄弟
姊妹男女具貪瞋癡憍慢諂誑及餘一切諸煩惱故
更相惱害遞相凌奪姦婬傷殺無惡不造一切衆生
悉亦如是以諸煩惱備造諸惡是故各各不相恭敬
不相尊重不相承順不相謙下不相啓導不相護惜
更相殺害互爲怨讐自惟我身及諸衆生去來見在

行無慙法三世諸佛無不知見今若不斷此無慙行
三世諸佛亦當見我當云何猶行不止甚爲不可是
故我應專心斷除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廣爲衆
生說眞實法是名菩薩摩訶薩慙藏

此菩薩自愧昔來於五欲中種種貪求無有厭足因
此增長貪恚癡等一切煩惱我今不應復行是事又
作是念衆生無智起諸煩惱具行惡法不相恭敬不
相尊重乃至展轉互爲怨讐如是等惡無不備造造
已歡喜追求稱歎盲無慧眼無所知見於母人腹中

入胎受生成垢穢身畢竟至於髮白面皺有智慧者
觀此但是從婬欲生不淨之法三世諸佛皆悉知見
若我於今猶行是事則爲欺誑三世諸佛是故我當
修行於愧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廣爲衆生說
眞實法是名菩薩摩訶薩愧藏

菩薩究竟施

此菩薩假使有無量衆生或有無眼或有無耳或無
鼻舌及以手足來至其所告菩薩言我身薄祐諸根
殘缺惟願仁慈以善方便捨己所有令我具足菩薩

聞之卽便施與假使由此經阿僧祇劫諸根不具亦
不心生一念悔惜但自觀身從初入胎不淨微形胞
段諸根生老病死又觀此身無有眞實無有慙愧非
賢聖物臭穢不潔骨節相持血肉所塗九孔常流人
所惡賤作是觀已不生一念愛著之心復作是念此
身危脆無有堅固我今云何而生戀著應以施彼充
滿其願如我所作以此開導一切衆生令於身心不
生貪愛悉得成就清淨智身是名究竟施
寧可恒具受一切世間苦終不遠如來不覩自在力

○菩薩摩訶薩於非親友守護與其親友等無差別
何以故菩薩摩訶薩入一切法平等性故不於衆生
而起一念非親友想設有衆生於菩薩所起怨害心
菩薩亦以慈眼視之終無恚怒普爲衆生作善知識
演說正法令其修習譬如大海一切衆毒不能變壞
菩薩亦爾一切愚蒙無有智慧不知恩德瞋很頑毒
憍慢自大其心盲瞽不識善法如是等類諸惡衆生
種種逼惱無能動亂譬如日天子出現世間不以生
盲不見故隱而不現又復不以乾闥婆阿修羅手閻

浮提樹崇巖邃谷塵霧烟雲如是等物之所覆障故
隱而不現亦復不以時節變改故隱而不現菩薩摩
訶薩亦復如是有大福德其心深廣正念觀察無有
退屈爲欲究竟功德智慧於上勝法心生志欲法光
普照見一切義於諸法門智慧自在常爲利益一切
衆生而修善法曾不誤起捨衆生心不以衆生其性
弊惡邪見瞋濁難可調伏大願甲胄而自莊嚴救護
衆生恒無退轉不以衆生不知報恩退菩薩行捨菩
提道不以凡愚共同一處捨離一切如實善根不以

衆生數起過惡難可忍受而於彼所生疲厭心何以
故譬如日天子不但爲一事故出現世間菩薩摩訶
薩亦復如是
見諸衆生造作惡業受諸重苦以是障故不見佛不
聞法不識僧便作是念我當於彼諸惡道中代諸衆
生受種種苦令其解脫菩薩如是受苦毒時轉更精
勤不捨不避不驚不怖不退不怯無有疲厭何以故
如其所願決欲荷負一切衆生令解脫故菩薩爾時
作是念言一切衆生在生老病死諸苦難處隨業流

轉邪見無智喪諸善法我應救之令得出離又諸衆生愛網所纏癡蓋所覆染著諸有隨逐不捨入苦籠檻作魔業行福智都盡常懷疑惑不見安隱處不知出離道在於生死輪轉不息諸苦淤泥恒所沒溺菩薩見已起大悲心大饒益心欲令衆生悉得解脫世間之樂無非是苦衆魔境界愚人所貪諸佛所呵一切苦患因之而起

菩薩在家宅中與妻子俱未曾暫捨菩提之心正念思惟薩婆若境自度度彼令得究竟以善方便化已

眷屬令入菩薩智令成熟解脫雖與同止心無所著以本大悲處於居家以慈心故隨順妻子於菩薩清淨道無所障礙菩薩摩訶薩雖在居家作諸事業未曾暫捨一切智心所謂若著衣裳若噉滋味若服湯藥澡漱塗摩廻旋顧視行住坐卧身語意業若睡若寤如是一切諸有所作心常廻向薩婆若道繫念思惟無時捨離爲欲饒益一切衆生安住菩提無量大願攝取無數廣大善根勤修諸善普救一切未離一切憍慢放逸決定趣於一切智地終不發意向於餘道常觀一切諸佛菩提永捨一切諸雜染法修行一切菩薩所學於一切智道無所障礙住於智地愛樂誦習以無量智集諸善根心不戀樂一切世間亦不染著所行之行專心受持諸佛教法菩薩如是處在居家普攝善根令其增長廻向諸佛無上菩提

菩薩摩訶薩見有獄囚五處被縛受諸苦毒防衛驅迫將之死地欲斷其命捨閻浮提一切樂具親戚朋友悉將永訣置高碪上以刀屠割或用木槍竪貫其體衣纏油沃以火焚燒如是等苦種種逼迫菩薩見

已自捨其身而代受之如阿逸多菩薩殊勝行王菩薩及餘無量諸大菩薩爲衆生故自捨身命受諸苦毒菩薩爾時語王者言我願捨身以代彼命如此等苦可以與我如治彼人隨意皆作設過彼苦阿僧祇倍我亦當受令其解脫我若見彼將被殺害不捨身命救贖其苦則不名爲住菩薩心何以故我爲救護一切衆生發一切智菩提心故佛子菩薩摩訶薩自捨身命救衆生時以諸善根如是廻向所謂願一切衆生得無斷盡究竟身命永離一切災橫逼惱願一

切衆生依諸佛住受一切智具足十力菩提記莂願
一切衆生普救含識令無怖畏永出惡道願一切衆
生得一切命入於不死智慧境界願一切衆生永離
怨敵無諸厄難嘗爲諸佛善友所攝願一切衆生捨
離一切刀劍兵仗諸惡苦具修行種種淸淨善業願
一切衆生離諸怖畏菩提樹下摧伏魔軍願一切衆
生離大衆怖於無上法心淨無畏能爲最上大師子
吼願一切衆生得無障礙師子智慧於諸世間修行
正業願一切衆生到無畏處嘗念救護諸苦衆生是

爲菩薩摩訶薩自捨身命救彼臨刑諸獄囚時善根
迴向爲令衆生離生死苦得於如來上妙樂故
性不邪婬菩薩於自妻知足不求他妻於他妻妾他
所護女親族媒定及爲法所護尚不生於貪染之心
何況從事況於非道性不妄語菩薩嘗作實語眞語
時語乃至夢中亦不忍作覆藏之語無心欲作何況
故犯性不兩舌菩薩於諸衆生無離間心無惱害心
不將此語爲破彼故而向彼說不將彼語爲破此故
而向此說未破者不令破已破者不增長不喜離間

不樂離間不作離間語不說離間語若實若不實性
不惡口所謂毒害語麁獷語苦他語令他瞋恨語現
前語不現前語鄙惡語庸賤語不可樂聞語聞者不
悅語瞋忿語如火燒心語怨結語熱惱語不可愛語
不可樂語能壞自身他身語如是等語皆悉捨離嘗
作潤澤語柔軟語悅意語可樂聞語聞者喜悅語善
入人心語風雅典則語多人愛樂語多人悅樂語身
心踊悅語性不綺語菩薩嘗樂思審語時語實語義
語法語順道理語巧調伏語隨時籌量決定語是菩

薩乃至戲笑尚恒思審何況故出散亂之言
一切衆生爲愚癡重闇妄見厚膜之所覆故入陰翳
稠林失智慧光明行曠野險道起諸惡見我當令彼
得無障礙清淨智眼知一切法如實相不隨他教又
作是念一切衆生在於生死險道之中將墮地獄畜
生餓鬼入惡見網中爲愚癡稠林所迷隨逐邪道行
顚倒行譬如盲人無有導師非出要道謂爲出要入
魔境界惡賊所攝隨順魔心遠離佛意我當拔出如
是險難令住無畏一切智城又作是念一切衆生爲

大瀑水波浪所沒入欲流有流無明流見流生死洄
澓愛河漂轉湍馳奔激不暇觀察爲欲覺恚覺害覺
隨逐不捨身見羅刹於中執取將其永入愛欲稠林
於所貪愛深生染著住我慢原阜安六處聚落無善
救者無能度者我當於彼起大悲心以諸善根而爲
救濟令無災患離染寂靜住於一切智慧寶洲
我當於一切衆生中爲首爲勝爲殊勝爲玅爲微玅
爲上爲無上
菩薩如實觀一切有爲行前際後際知從前際無明

有愛故生生死流轉於諸蘊宅不能動出增長苦聚
無我無壽者無養育者無更數取後趣身者離我我
所如前際後際亦如是皆無所有虛妄貪著斷盡出
離若有若無皆如實知佛子此菩薩摩訶薩復作是
念此諸凡夫愚癡無智甚爲可愍有無數身已滅今
滅當滅如是盡滅不能於身而生厭想轉見增長機
關苦事隨生死流不能還返於諸蘊宅不求出離不
知憂畏四大毒蛇不能拔出諸慢見箭不能息滅貪
恚癡火不能破壞無明黑闇不能乾竭愛欲大海不

求十力大聖導師入魔意稠林於生死海中爲覺觀
波濤之所漂溺佛子此菩薩摩訶薩復作是念此諸
衆生受如是苦孤窮困迫無救無依無洲無舍無導
無目無明覆翳黑暗纏裹我今爲彼一切衆生修行
福智助道之法獨一發心不求伴侶以是功德令諸
衆生畢竟清淨乃至獲得如來十力無礙智慧
菩薩摩訶薩爲利益衆生故世間技藝靡不該習所
謂文字筭數圖書印璽地水火風種種諸論咸所通
達又善方藥療治諸病顛狂乾消鬼魅蠱毒悉能除

斷文章讚詠歌舞技樂戲笑談說悉善其事國城村
邑宮宅園苑泉流陂池草樹華藥凡所布列咸得其
宜金銀摩尼真珠瑠璃螺貝璧玉珊瑚等藏悉知其
處出以示人日月星宿鳥鳴地震夜夢吉凶身相休
咎咸善觀察一無錯謬持戒入禪神通無量四無色
等及餘一切世間之事但於衆生不爲損惱爲利益
故咸悉開示漸令安住無上佛法
世間受生皆繫著我若離此著則無生處復作是念
凡夫無智執著於我常求有無不正思惟起於妄行

行於邪道罪行福行不動行積集增長於諸行中植
心種子有漏有取復起後有生及老死所謂業爲田
識爲種無明闇覆愛水爲潤我慢溉灌見網增長生
名色芽名色增長生五根諸根相對生觸觸對生受
受後希求生愛愛增長生取取增長生有有生已於
諸趣中起五蘊身名生生已衰變爲老終殁爲死於
老死時生諸熱惱因熱惱故憂愁悲歎衆苦皆集此
因緣故集無有集者任運而滅亦無滅者菩薩如是
隨順觀察緣起之相佛子此菩薩摩訶薩復作是念

於第一義諦不了故名無明所作業果是行行依止
初心是識與識共生四取蘊爲名色名色增長爲六
處根境識三事和合是觸觸共生有受於受染著是
愛愛增長是取取所起有漏業爲有從業起蘊爲生
蘊熟爲老蘊壞爲死死時離別愚迷貪戀心胸煩悶
爲愁涕泗咨嗟爲歎在五根爲苦在意地爲憂憂苦
轉多爲惱如是但有苦樹增長無我無我所無作無
受者復作是念若有作者則有作事若無作者亦無
作事第一義中俱不可得佛子此菩薩復作是念三

界所有唯是一心如來於此分別演說十二有支皆
依一心如是而立何以故隨事貪欲與心共生心是
識事是行於行迷惑是無明與無明及心共生是名
色名色增長是六處六處三分合爲觸觸共生是受
受無厭足是愛愛攝不捨是取彼諸有支生是有有
所起名生生熟爲老老壞爲死
菩薩摩訶薩無生法忍佛子此菩薩摩訶薩不見有
少法生亦不見有少法滅何以故若無生則無滅若
無滅則無盡若無盡則離垢若離垢則無差別若無

差別則無處所若無處所則寂靜若寂靜則離欲若
離欲則無作若無作則無願若無願則無住若無住
則無去無來是名菩薩摩訶薩無生法忍
菩薩摩訶薩如幻忍佛子此菩薩摩訶薩知一切法
皆悉如幻從因緣起於一法中解多法於多法中解
一法此菩薩知諸法如幻已了達國土了達衆生了
達法界了達世間平等了達佛出現平等了達三世
平等成就種種神通變化譬如幻非象非馬非車非
步非男非女非童男非童女非樹非葉非葉非果非

地非水非火非風非晝非夜非日非月非半月非一
月非一年非百年非一劫非多劫非定非亂非純非
雜非一非異非廣非狹非多非少非量非無量非麁
非細非是一切種種衆物種種非幻幻非種種然由
幻故示現種種差別之事
菩薩摩訶薩如影忍佛子此菩薩摩訶薩非於世間
生非於世間沒非在世間內非在世間外非行於世
間非不行於世間非同於世間非異於世間非往於
世間非不往世間非住於世間非不住世間非是世

間非出世間非修菩薩行非捨於大願非實非不實
雖常行一切佛法而能辦一切世間事不隨世間流
亦不住法流譬如日月男子女人舍宅山林河泉等
物於油於水於身於寶於明鏡等清淨物中而現其
影影與油等非一非異非離非合於川流中亦不漂
度於池井內亦不沉沒雖現其中無所染著然諸衆
生知於此處有是影現亦知彼處無如是影遠物近
物雖皆影現影不隨物而有遠近
菩薩摩訶薩有十所魔業何等爲十種謂忘失菩提

心修諸善根是爲魔業惡心布施瞋心持戒捨惡性
人遠懈怠者輕慢亂意譏嫌惡慧是爲魔業於甚深
法心生慳吝有堪化者而不爲說若得財利恭敬供
養雖非法器而強爲說是爲魔業不樂聽聞諸波羅
蜜假使聞說而不修行雖亦修行多生懈怠以懈怠
故志意狹劣不求無上大菩提法是爲魔業遠善知
識近惡知識樂求二乘不樂受生志尚涅槃離欲寂
靜是爲魔業於菩薩所起瞋恚心惡眼視之求其罪
釁說其過惡斷彼所有財利供養是爲魔業誹謗正

法不樂聽聞假使得聞便生毀呰見人說法不生尊
重言自說是餘說悉非是爲魔業樂學世論巧述文
詞開闡二乘隱覆深法或以妙義授非其人遠離菩
提住於邪道是爲魔業已得解脫已安隱者常樂親
近而供養之未得解脫未安隱者不肯親近亦不教
化是爲魔業增長我慢無有恭敬於諸衆生多行惱
害不求正法眞實智慧其心弊惡難可開悟是爲魔
業
菩薩摩訶薩有十種慢業何等爲十所謂於師僧父

母沙門婆羅門住於正道向正道者尊重福田所而
不恭敬是慢業或有法師獲最勝法乘於大乘知出
要道得陁羅尼演說契經廣大之法無有休息而於
其所起高慢心及於所說法不生恭敬是慢業於衆
會中聞說妙法不肯歎美令人信受是慢業好起過
慢自高陵物不見已失不知自短是慢業好起過
慢見有德人應讃不讃見他讃歎不生歡喜是慢業
見有法師爲人說法知是法是律是真實語是佛語
爲嫌其人亦嫌其法自起誹謗亦令他謗是慢業自

求高座自稱法師應受供給不應執事見有耆舊久
修行人不起逢迎不肯承事是慢業見有德人頻蹙
不喜言辭麁獷伺其過失是慢業見有聰慧知法之
人不肯親近恭敬供養不肯諮問何等爲善何等不
善何等應作何等不應作作何等業於長夜中而得
種種利益安樂愚癡頑狠我慢所吞終不能見出要
之道是慢業復有衆生慢心所覆諸佛出世不能親
近恭敬供養新善不起舊善消滅不應說而說不應
諍而諍未來必墮險難深坑於百千劫尚不值佛何

況聞法但以曾發菩提心故終自醒悟是慢業
善知識教猶如巨海受大雲雨無有厭足猶如春日
生長一切善法根苗猶如滿月凡所照及皆使清涼
如夏雪山能除一切諸獸熱渴如芳池日能開一切
善心蓮華如大寶洲種種法寶充滿其心如閻浮樹
積集一切福智華果如大龍王於虛空中遊戲自在
如須彌山無量善法三十三天於中止住如帝綱衆
會圍繞無能暎蔽能伏異道修羅軍衆
如應說法爲貪欲多者教不淨觀瞋恚多者教慈悲

觀愚癡多者教其分別種種法相等分行者爲其顯
示殊勝法門爲欲令其發菩提心稱揚一切諸佛功
德爲欲令其起大悲意顯示生死無量苦惱爲欲令
其增長功德讃歎修集無量福智爲欲令其發大誓
願稱讃調伏一切衆生爲欲令其修普賢行說諸菩
薩於一切剎一切劫住修諸行網爲欲令其具佛相
好稱揚讃歎檀波羅蜜
以巧方便令諸衆生捨十惡業住十善道究竟快樂
究竟安隱究竟住於一切智地善男子我身語意未

曾惱害於一衆生如我心者寧於未來受無間苦終
不發生一念之意與一皷一蟻而作苦事況復人耶
人是福田能生一切諸善法故
善財尋覓婆須蜜多女城中有人不知此女功德智
慧作如是念今此童子諸根寂靜智慧明了不迷不
亂諦視一尋無有疲懈無所取著目視不瞬心無所
動甚深寬廣猶如大海不應於此婆須蜜女有貪愛
心有顛倒心生於淨想生於欲想不應爲此女色所
攝此童子者不行魔行不入魔境不沒欲泥不被魔

縛不應作處已能不作有何等意而求此女其中有
人先知此女有智慧者告善財言善哉善哉善男子
汝今乃能推求尋覓婆須蜜女汝已獲得廣大善利
善男子汝應決定求佛果位決定欲爲一切衆生作
所依怙決定欲拔一切衆生貪愛毒箭決定欲破一
切衆生於女色中所有淨想善男子婆須蜜女於此
城中市廛之北自宅中住
夜神告善財言我於夜闇人靜鬼神盜賊諸惡衆生
所遊行時密雲重霧惡風暴雨日月星宿並皆昏蔽

不見色時見諸衆生若入於海若行於陸山林曠野
諸險難處或遭盜賊或乏資糧或迷惑方隅或忘失
道路慞惶憂怖不能自出我時即以種種方便而救
濟之爲海難者示作船師魚王馬王龜王象王可修
羅王及以海神爲彼衆生止惡風雨息大波浪引其
道路示其洲岸令免怖畏悉得安隱
大願無盡爲大丈夫住大人法積集一切普門善藏
離一切著不染一切世間境界知諸法性猶如虛空
於來乞者生一子想生父母想生福田想生難得想

生恩益想生堅固想師想佛想不簡方處不擇族類
不選形貌隨有來至如其所欲以大慈心平等無礙
一切普施皆令滿足
彌勒菩薩摩訶薩言善財勇猛精進志願無雜深心
堅固恒不退轉具勝希望如救頭然無有厭足樂善
知識親近供養處處尋求承事請法此長者子曩於
福城受文殊教展轉南行求善知識經由一百一十
善知識已然後而求至於我所未曾暫起一念疲懈
甚爲希有令一切衆生出欲淤泥斷貪鞅解見縛壞

想宅絕迯道摧慢幢拔惑箭撤睡蓋裂愛網滅無明
度有流離謟幻淨心垢
菩提心者如鷲羽衣不受一切生死垢如白氎線從
本巳來性清淨猶如鉡鑷能拔一切身見刺猶如卧
具息除生死諸勞苦猶如胃索攝取一切所應化猶
如鈎餌出有淵中所居者
普賢十廣大行願禮敬諸佛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
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數諸佛世尊我以普賢
行願力故深心信解如對目前悉以清淨身語意業
常修禮敬一一佛所皆現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
塵數身一一身徧禮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
佛虛空界盡我禮乃盡以虛空界不可盡故我此禮
敬無有窮盡如是乃至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
惱盡我禮乃至而衆生界乃至煩惱無有盡故我此
禮敬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
疲厭稱讚如來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
切剎土所有極塵一一塵中皆有一切世間極微塵
數佛一一佛所皆有菩薩海會圍繞我當悉以甚深

勝解現前知見各以出過辯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
舌根出無盡音聲海一一音聲出一切言辭海稱揚
讚歎一切如來諸功德海窮未來際相續不斷盡於
法界無不周徧如是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
衆生煩惱盡我讚乃盡而虛空界乃至煩惱無有盡
故我此讚歎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
業無有疲厭廣修供養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
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中一一各有一切世界極微
塵數佛一一佛所種種菩薩海會圍遶我以普賢行
願力故起深信解現前知見悉以上妙諸供養而爲
供養善男子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所謂如說修行供
養利益衆生供養攝受衆生供養代衆生苦供養勤
修善根供養不捨菩薩業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此
廣大最勝供養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
煩惱盡我供乃盡而虛空界乃至煩惱不可盡故我
此供養亦無有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
有疲厭懺除業障者菩薩自念我於過去無始劫中
由貪嗔癡發身口意作諸惡業無量無邊若此惡業

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我今悉以清淨三業
徧於法界極微塵刹一切諸佛菩薩前誠心懺悔後
不復造恒住淨戒一切功德如是虛空界盡衆生界
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懺乃盡而虛空界乃至
衆生煩惱不可盡故我此懺悔無有窮盡念念相續
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隨喜功德者所有盡
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極微塵數諸佛如
來從初發心爲一切智勤修福聚不惜身命經不可
說不可說佛刹極微塵數劫一一劫中捨不可說不

可說佛刹極微塵數頭目手足如是一切難行苦行
圓滿種種波羅蜜門證入種種菩薩智地成就諸佛
無上菩提及般涅槃分布舍利所有善根我皆隨喜
及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生一切種類所有功德
乃至一塵我皆隨喜十方三世一切聲聞及辟支佛
有學無學所有功德我皆隨喜一切菩薩所修無量
難行苦行志求無上正等菩提廣大功德我皆隨喜
如是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
此隨喜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

有疲厭請轉法輪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
一切佛刹極微塵中一一各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刹
極微塵數廣大佛刹一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說不可
說佛刹極微塵數一切諸佛成等正覺一切菩薩海
會圍繞而我悉以身口意業種種方便慇勤勸請轉
妙法輪如是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
惱盡我常勸請一切諸佛轉正法輪無有窮盡念念
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請佛住世者所
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極微塵數諸

佛如來將欲示現般涅槃者及諸菩薩聲聞緣覺有
學無學乃至一切諸善知識我悉勸請莫入涅槃經
於一切佛刹極微塵數劫爲欲利樂一切衆生如是
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勸
請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
厭常隨佛學者如此娑婆世界毘盧遮那如來從初
發心精進不退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爲布施剝
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爲
重法故不惜身命何況王位城邑聚落宮殿園林一

切所有及餘種種難行苦行乃至樹下成大菩提示種種神通起種種變化現種種佛身處種種衆會或處一切諸大菩薩衆會道場或處聲聞及辟支佛衆會道場或處轉輪聖王小王眷屬衆會道場或處刹利及婆羅門長者居士衆會道場乃至或處天龍八部人非人等衆會道場處於如是種種衆會以圓滿音如大雷震隨其樂欲成熟衆生乃至示現入於涅槃如是一切我皆隨學如今世尊毗盧遮那如是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所有塵中一切如

來皆亦如是於念念中我皆隨學如是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隨學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恒順衆生者謂盡法界虛空界十方刹海所有衆生種種差別所謂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或有依於地水火風而生住者或有依空及諸卉木而生住者種種生類種種色身種種形狀種種相貌種種壽量種種族類種種名號種種心性種種知見種種欲樂種種意行種種威儀種種衣服種種飲食處於種種村營聚落城邑

宮殿乃至一切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如是等類我皆於彼隨順而轉種種承事種種供養如敬父母如奉師長及阿羅漢乃至如來等無有異於諸病苦爲作良醫於失道者示其正路於闇夜中爲作光明於貧窮者令得伏藏菩薩如是平等饒益一切衆生何以故菩薩若能隨順衆生則爲隨順供養諸佛若於衆生尊重承事則爲尊重承事如來若令衆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何以故諸佛如來以大

悲心而爲體故因於衆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譬如曠野沙磧之中有大樹王若根得水枝葉華果悉皆繁茂生死曠野菩提樹王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而爲樹根諸佛菩薩而爲華果以大悲水饒益衆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何以故若諸菩薩以大悲水饒益衆生則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屬於衆生若無衆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善男子汝於此義應如是解以於衆生心平等故則能成就圓滿

大悲以大悲心隨衆生故則能成就供養如來菩薩如是隨順衆生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隨順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普皆迴向者從初禮拜乃至隨順所有功德皆悉迴向盡法界虛空界一切衆生願令衆生常得安樂無諸病苦欲行惡法皆悉不成所修善業皆速成就關閉一切諸惡趣門開示人天涅槃正路若諸衆生因其積集諸惡業故所感一切極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衆生悉得解脫究竟成就無上

菩提菩薩如是所修迴向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迴向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法華經錄

古安成無住道人[illegible]辰錄

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若國邑聚落有大長者其年衰邁財富無量多有田宅及諸僮僕其家廣大唯有一門多諸人衆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止住其中堂閣朽故墻壁隤落柱根腐敗梁棟傾危周匝俱時欻然火起焚燒舍宅長者諸子若十二十或至三十在此宅中長者見是大火從四面起卽大驚怖而作是

念我雖能於此所燒之門安隱得出而諸子等於火宅內樂著嬉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火來逼身苦痛切己心不厭患無求出意是長者作是思惟我身手有力當以衣裓若以几案從舍出之復更思惟是舍唯有一門而復陿小諸子幼稚未有所識戀著戲處或當墮落爲火所燒我當爲說怖畏之事此舍已燒宜時疾出無令爲火之所燒害作是念已如所思惟具告諸子汝等速出父雖憐愍善言誘諭而諸子等樂著嬉戲不肯信受不驚不畏了無出心亦復不知

何者是火何者爲舍云何爲失但東西走戲視父而
已爾時長者卽作是念此舍已爲大火所燒我及諸
子若不時出卽爲所焚我今當設方便令諸子等得
免斯害父知諸子先心各有所好種種珍玩奇異之
物情必樂著而告之言汝等所可玩好希有難得汝
若不取後必憂悔如此種種羊車鹿車牛車今在門
外可以遊戲汝等於此火宅宜速出來隨汝所欲皆
當與汝爾時諸子聞父所說珍玩之物適其願故心
各勇銳互相推排競共馳走爭出火宅是時長者見

諸子等安隱得出皆於四衢道中露地而坐無復障
礙其心泰然歡喜踊躍時諸子等各白父言父先所
許玩好之具羊車鹿車牛車願時賜與舍利弗爾時
長者各賜諸子等一大車其車高廣衆寶莊校周匝
欄楯四面懸鈴又於其上張設幰蓋亦以珍奇雜寶
而嚴飾之寶繩交絡垂諸華瓔重敷婉筵安置丹枕
駕以白牛膚色充潔形體姝好有大筋力行步平正
其疾如風又多僕從而侍衛之所以者何是大長者
財富無量種種諸藏悉皆充溢而作是念我財物無

極不應以下劣小車與諸子等今此幼童皆是吾子
愛無偏黨我有如是七寶大車其數無量應當等心
各各與之不宜差別所以者何以我此物周給一國
猶尚不匱何況諸子是時諸子各乘大車得未曾有
非本所望舍利弗於汝意云何是長者等與諸子珍
寶大車寧有虛妄不舍利弗言不也世尊是長者但
令諸子得免火難全其軀命非爲虛妄何以故若全
身命便爲已得玩好之具況復方便於彼火宅而拔
濟之世尊若是長者乃至不與最小車猶不虛妄何

以故是長者先作是意我以方便令子得出以是因
緣無虛妄也何況長者自知財富無量欲饒益諸子
等與大車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如汝所言舍利弗
如來亦復如是則爲一切世間之父於諸怖畏衰惱
憂患無明闇蔽永盡無餘而悉成就無量知見力無
所畏有大神力及智慧力具足方便智慧波羅蜜大
慈大悲常無懈倦恒求善事利益一切而生三界朽
故火宅爲度衆生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愚癡闇蔽三
毒之火教化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見諸衆生

爲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之所燒煮亦以五欲財利故受種種苦又以貪著追求故現受衆苦後受地獄畜生餓鬼之苦若生天上及在人間貧窮困苦愛別離苦寃憎會苦如是等種種諸苦衆生沒在其中歡喜遊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亦不生厭不求解脫於此三界火宅東西馳走雖遭大苦不以爲患舍利弗佛見此已便作是念我爲衆生之父應拔其苦難與無量無邊佛智慧樂令其遊戲舍利弗如來復作是念若我但以神力及智慧力捨於方便爲諸衆生讚如

來知見力無所畏者衆生不能以是得度所以者何是諸衆生未免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而爲三界火宅所燒何由能解佛之智慧舍利弗如彼長者雖復身手有力而不用之但以慇懃方便勉濟諸子火宅之難然後各與珍寶大車如來亦復如是雖有力無所畏而不用之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衆生爲說三乘聲聞辟支佛佛乘而作是言汝等莫得樂住三界火宅勿貪麁弊色聲香味觸法若貪著生愛則爲所燒汝速出三界當得三乘聲聞辟支佛佛乘

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汝等但當勤修精進如來以是方便誘進衆生復作是言汝等當知此三乘法皆是聖所稱歎自在無繫無所依求乘是三乘以無漏根力覺道禪定解脫三昧等而自娛樂便得無量安隱快樂舍利弗若有衆生內有智性從佛世尊聞法信受慇懃精進欲速出三界自求涅槃是名聲聞乘如彼諸子爲求羊車出於火宅若有衆生從佛世尊聞法信受殷勤精進求自然慧樂獨善寂深知諸法因緣是名辟支佛乘如彼諸子爲求鹿車出

於火宅若有衆生從佛世尊聞法信受勤修精進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無師智如來知見力無所畏愍念安樂無量衆生利益天人度脫一切是名大乘菩薩求此乘故名爲摩訶薩如彼諸子爲求牛車出於火宅舍利弗如彼長者見諸子等安隱得出火宅到無畏處自惟財富無量等以大車而賜諸子如來亦復如是爲一切衆生之父若見無量億千衆生以佛教門出三界苦怖畏險道得涅槃樂如來爾時便作是念我有無量無邊智慧力無畏等諸佛法藏是諸

衆生皆是我子等與大乘不令有人獨得滅度皆以
如來滅度而滅度之是諸衆生脱三界者悉與諸佛
禪定解脱等娛樂之具皆是一相一種聖所稱歎能
生淨妙第一之樂舍利弗如彼長者初以三車誘引
諸子然後但以大車寶物莊嚴安隱第一然彼長者
無虛妄之咎如來亦復如是無有虛妄初說三乘引
導衆生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脱之何以故如來有無
量智慧力無所畏諸法之藏能與一切衆生大乘之
法但不盡能受舍利弗以是因緣當知諸佛方便力

故於一佛乘分別說三
○又若有人年既幼稚捨父逃逝久住他國或十二
十至五十歲年既長大加復窮困馳騁四方以求衣
食漸漸遊行遇向本國其父先來求子不得中止一
城其家大富財寶無盡金銀琉璃珊瑚琥珀玻瓈珠
等其諸倉庫悉皆盈溢多有僮僕臣佐吏民象馬車
乘牛羊無數出入息利乃徧他國商估賈客亦甚衆
多時貧窮子遊諸聚落經歷國邑遂到其父所止之
城父每念子與子離別五十餘年而未曾向人說如

此事但自思惟心懷悔恨自念老朽多有財物金銀
珍寶倉庫盈溢無有子息一旦終沒財物散失無所
委付是以慇懃每憶其子復作是念我若得子委付
財物坦然快樂無復憂慮世尊爾時窮子傭賃展轉
遇到父舍住立門側遙見其父踞師子床寶几承足
諸婆羅門刹利居士皆恭敬圍繞以真珠瓔珞價直
千萬莊嚴其身吏民僮僕手執白拂侍立左右覆以
寶帳垂諸華旛香水灑地散衆名華羅列寶物出內
取與有如是等種種嚴飾威德特尊窮子見父有大

力勢即懷恐怖悔來至此竊作是念此或是王或是
王等非我傭力得物之處不如往至貧里肆力有地
衣食易得若久住此或見逼迫強使我作作是念已
疾走而去時富長者於師子座見子便識心大歡喜
即作是念我財物庫藏今有所付我常思念此子無
繇見之而忽自來甚適我願我雖年朽猶故貪惜即
遣旁人急追將還爾時使者疾走往捉窮子驚愕稱
怨大喚我不相犯何為見捉使者執之逾急強牽將
還于時窮子自念無罪而被囚執此必定死轉更惶

怖悶絕躃地父遥見之而語使言不須此人勿强將來以冷水灑面令得醒悟莫復與語所以者何父知其子志意下劣自知豪貴爲子所難審知是子而以方便不語他人云是我子使者語之我今放汝隨意所趣窮子歡喜得未曾有從地而起往至貧里以求衣食爾時長者將欲誘引其子而設方便密遣二人形色憔悴無威德者汝可詣彼徐語窮子此有作處倍與汝直窮子若許將來使作若言欲何所作便可語之雇汝除糞我等二人亦共爾作時二使人即求

窮子既已得之具陳上事爾時窮子先取其價尋與除糞其父見子愍而怪之又以它日於牕牖中遥見子身羸瘦憔悴糞土塵坌汙穢不淨即脱瓔珞細軟上服嚴飾之具更著麁弊垢膩之衣塵土坌身右手執持除糞之器狀有所畏語諸作人汝等勤作勿得懈息以方便故得近其子後復告言咄男子汝常此作勿復餘去當加汝價諸有所須盆器米麵鹽醋之屬莫自疑難亦有老弊使人須者相給好自安意我如汝父勿復憂慮所以者何我年老大而汝少壯汝

常作時無有欺怠瞋恨怨言都不見汝有此諸惡如餘作人自今已後如所生子即時長者更與作字名之爲兒爾時窮子雖欣此遇猶故自謂客作賤人由是之故於二十年中恒令除糞過是已後心相體信入出無難然其所止猶在本處世尊爾時長者有疾自知將死不久語窮子言我今多有金銀珎寶倉庫盈溢其中多少所應取與汝悉知之我心如是當體此意所以者何今我與爾便爲不異宜加用心無令漏失爾時窮子即受教勅領知衆物金銀珎寶及諸

庫藏而無希取一餐之意然其所止故在本處下劣之心亦未能捨復經少時父知子意漸以通泰成就大志自鄙先心臨欲終時而命其子并會親族國王大臣刹利居士皆悉已集即自宣言諸君當知此是我子我之所生於某城中捨我逃走竛竮辛苦五十餘年其本字某我名某甲昔在本城懷憂推覓忽於此間遇會得之此實我子我實其父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先所出内是子所知世尊爾時窮子聞父此言即大歡喜得未曾有而作是念我本無心

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世尊大富長者則是如來我等皆似佛子如來常說我等爲子世尊我等以三苦故於生死中受諸熱惱迷惑無知樂著小法今日世尊令我等思惟蠲除諸法戲論之糞我等於中勤加精進得至涅槃一日之價既得此已心大歡喜自以爲足便自謂言於佛法中勤精進故所得弘多然世尊先知我等心著弊欲樂於小法便見縱捨不爲分別汝等當有如來知見寶藏之分世尊以方便力說如來智慧我等從佛得涅槃一日之價以爲

大得於此大乘無有志求我等又因如來智慧爲諸菩薩開示演說而自於此無有志願所以者何佛知我等心樂小法以方便力隨我等說而我等不知真是佛子今我等方知世尊於佛智慧無所悋惜所以者何我等昔來真是佛子而但樂小法若我等有樂大之心佛則爲我說大乘法於此經中惟說一乘而昔於菩薩前毀訾聲聞樂小法者然佛實以大乘教化是故我等說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如佛子所應得者皆已得之

又如三千大千世界山川谿谷土地所生卉木叢林及諸藥草種類若干名色各異密雲彌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一時等澍其澤普洽卉木叢林及諸藥草小根小莖小枝小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大根大莖大枝大葉諸樹大小隨上中下各有所受一雲所雨稱其種性而得生長華果敷實雖一地所生一雨所潤而諸草木各有差別迦葉當知如來亦復如是出現於世如大雲起以大音聲普遍世界天人阿修羅如彼大雲遍覆三千大千國土於大衆中而唱是言

我是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今世後世如實知之我是一切知者一切見者知道者開道者說道者汝等天人阿修羅衆皆應到此爲聽法故爾時無數千萬億種衆生來至佛所而聽法如來于時觀是衆生諸根利鈍精進懈怠隨其所堪而爲說法種種無量皆令歡喜快得善利是諸衆生聞是法已現世安隱後生善處以道受樂亦得聞法既聞法已離諸障

礙於諸法中任力所能漸得入道如彼大雲雨於一切卉木叢林及諸藥草如其種性具足蒙潤各得生長如來說法一相一味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究竟至於一切種智其有衆生聞如來法若持讀誦如說修行所得功德不自覺知所以者何唯有如來知此衆生種相體性念何事思何事修何事云何念云何思云何修以何法念以何法思以何法修以何法得何法衆生住於種種之地唯有如來如實見之明了無礙如彼卉木叢林諸藥草等而不自知上中下性

如來知是一相一味之法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佛知是已觀衆生心欲而將護之是故不即爲說一切種智汝等迦葉甚爲希有能知如來隨宜說法能信能受所以者何諸佛世尊隨宜說法難解難知

佛告文殊師利若菩薩摩訶薩於後惡世欲說是經當安住四法一者安住菩薩行處親近處能爲衆生演說是經文殊師利云何名菩薩摩訶薩行處若菩薩摩訶薩住忍辱地柔和善順而不卒暴心亦不驚

又復於法無所行而觀諸法如實相亦不行不分別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處云何名菩薩摩訶薩親近處菩薩摩訶薩不親近國王王子大臣官長不親近諸外道梵志尼揵子等及造世俗文筆讚詠外書及路伽耶陀逆路伽耶陀者亦不親近諸有兇戲相扠相撲及那羅等種種變現之戲又不親近旃陀羅及畜豬羊雞狗畋獵漁捕諸惡律儀如是人等或時來者則爲說法無所希望又不親近求聲聞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亦不問訊若於房中若經行處若在

講堂中不共住止或時來者隨宜說法無所希求文殊師利又菩薩摩訶薩不應於女人身取能生欲想相而爲說法亦不樂見若入它家不與小女處女寡女等共語亦復不近五種不男之人以爲親厚不獨入它家若有因緣須獨入時但一心念佛若爲女人說法不露齒笑不現胸臆乃至爲法猶不親厚況復餘事不樂畜年少弟子沙彌小兒亦不樂與同師常好坐禪在於閒處修攝其心文殊師利是名初親近處復次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空如實相不顛倒不

動不退不轉如虛空無所有性一切語言道斷不生不出不起無名無相實無所有無量無邊無礙無障但以因緣有從顛倒生故說常樂觀如是法相是名菩薩摩訶薩第二親近處又文殊師利如來滅後於末法中欲說是經應住安樂行若口宣說若讀經時不樂說人及經典過亦不輕慢諸餘法師不說它人好惡長短於聲聞人亦不稱名說其過惡亦不稱名讚歎其美又亦不生怨嫌之心善修如是安樂心故諸有聽者不逆其意有所難問不以小乘法答但以大乘而為解說令得一切種智又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滅時受持讀誦斯經典者無懷嫉妒諂誑之心亦勿輕罵學佛道者求其長短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求聲聞者求辟支佛者求菩薩道者無得惱之令其疑悔語其人言汝等去道甚遠終不能得一切種智所以者何汝是放逸之人於道懈怠故又亦不應戲論諸法有所諍競當於一切眾生起大悲想於諸如來起慈父想於諸菩薩起大師想於十方諸大菩薩常應深心恭敬禮拜於一

切眾生平等說法以順法故不多不少乃至深愛法者亦不為多說文殊師利是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滅時有成就是第三安樂行者說是法時無能惱亂得好同學共讀誦是經亦得大眾而來聽受聽已能持持已能誦誦已能說說已能書若使人書供養經卷恭敬尊重讚歎又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滅時有持是法華經者於在家出家人中生大慈心於非菩薩人中生大悲心應作是念如是之人則為大失如來方便隨宜說法不聞不知不覺不問不信不解其人雖不問不信不解是經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隨在何地以神通力智慧力引之令得住是法中文殊師利是菩薩摩訶薩於如來滅後有成就此第四法者說是法時無有過失常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王子大臣人民婆羅門居士等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虛空諸天為聽法故亦常隨侍若在聚落城邑空閑林中有人來欲難問者諸天晝夜常為法故而衛護之能令聽者皆得歡喜所以者何此經是一切過去未來現在諸

佛神力所護故文殊師利是法華經於無量國中乃至名字不可得聞何況得見受持讀誦文殊師利譬如强力轉輪聖王欲以威勢降伏諸國而諸小王不順其命時轉輪王起種種兵而往討伐王見兵衆戰有功者卽大歡喜隨功賞賜或與田宅聚落城邑或與衣服嚴身之具或與種種珍寶金銀琉璃硨磲碼碯珊瑚琥珀象馬車乘奴婢人民唯髻中明珠不以與之所以者何獨王頂上有此一珠若以與之王諸眷屬必大驚怪文殊師利如來亦復如是以禪定智

慧力得法國土王於三界而諸魔王不肯順伏如來賢聖諸將與之戰其有功者心亦歡喜於四衆中爲說諸經令其心悅賜以禪定解脫無漏根力諸法之財又復賜與涅槃之城言得滅度引導其心令皆歡喜而不爲說是法華經文殊師利如轉輪王見諸兵衆有大功者心甚歡喜以此難信之珠久在髻中不妄與人而今與之如來亦復如是於三界中爲大法王以法教化一切衆生見賢聖軍與五陰魔煩惱魔死魔共戰有大功勳滅三毒出三界破魔網爾時如來

亦大歡喜此法華經能令衆生至一切智一切世間多怨難信先所未說而今說之文殊師利此法華經是諸如來第一之說於諸說中最爲甚深末後賜與如彼强力之王久護明珠今乃與之文殊師利此法華經諸佛如來秘密之藏於諸經中最在其上長夜守護不妄宣說始於今日乃與爾等而敷演之

古安成無住道人王　辰錄

楞嚴經錄

佛告阿難汝我同氣情均天倫當初發心於我法中見何勝相頓捨世間深重恩愛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妙殊絕形體暎徹猶如琉璃常自思惟此相非是欲愛所生何以故欲氣麁濁腥臊交遘膿血雜亂不能發生勝淨妙明紫金光聚是以渴仰從佛剃落佛言善哉阿難汝等當知一切衆生從無始

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阿難我今問汝當汝發心緣於如來三十二相將何所見誰爲愛樂阿難白佛言世尊如是愛樂用我心目由目觀見如來勝相心生愛樂故我發心願捨生死佛告阿難如汝所說真所愛樂因於心目若不識知心目所在則不能得降伏塵勞譬如國土爲賊所侵發兵討除是兵要當知賊所在使汝流轉心目爲咎吾今問汝惟心與目今何所在阿難白佛言世尊一切世間十種異生同將識心居在身內縱觀如來青蓮華眼亦在佛面我今觀此浮根四塵秖在我面如是識心實在身內佛告阿難汝今現坐如來講堂觀祇陀林今何所在世尊此大重閣清淨講堂在給孤園今祇陀林實在堂外阿難汝今堂中先何所見世尊我在堂中先見如來次觀大衆如是外望方矚林園阿難汝矚林園因何有見世尊此大講堂戶牖開豁故我在堂得遠瞻見佛告阿難如汝所言身在講堂戶牖開豁遠矚林園亦有衆生在此堂中不見如來見堂外者阿難答言在

堂不見如來能見林園無有是處阿難汝亦如是汝之心靈一切明了若汝現前所明了心實在身內爾時先合了知內身頗有衆生先見身中後觀外物縱不能見心肝脾胃爪生髮長筋轉脉搖誠合明了如何不知必不內知云何知外是故應知汝言覺知之心住在身內無有是處阿難稽首而白佛言我聞如來如是法音悟知我心實居身外所以者何譬如燈光然於室中是燈必能先照室內從其室門後及庭際一切衆生不見身中獨見身外亦如燈光居

在室外不能見室佛告阿難是諸比丘適來從我室
羅筏城循乞摶食歸祇陀林我已宿齋汝觀比丘一
人食時諸人飽不阿難答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是諸
比丘雖阿羅漢軀命不同云何一人能令衆飽佛告
阿難若汝覺了知見之心實在身外身心相外自不
相干則心所知身不能覺覺在身際心不能知我今
示汝兜羅綿手汝眼見時心分別不阿難答言如是
世尊佛告阿難若相知者云何在外是故應知汝言
覺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無有是處阿難白佛言世

尊如佛所言不見內故不居身內身心相知不相離
故不在身外我今思惟知在一處佛言處今何在阿
難言此了知心既不知內而能見外如我思忖潛伏
根裏猶如有人取琉璃椀合其兩眼雖有物合而不
留礙彼根隨見卽分別然我覺了能知之心不見
內者爲在根故分明矚外無障礙者潛根內故佛告
阿難如汝所言潛根內者猶如琉璃彼人當以琉璃
籠眼當見山河見琉璃不如是世尊是人當以琉璃
籠眼實見琉璃佛告阿難汝心若同琉璃合者當見

山河何不見眼若見眼者眼卽同境不得成隨若不
能見云何說言此了知心潛在根內如琉璃合是故
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潛伏根裏如琉璃合無有
是處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今又作如是思惟是衆生
身腑臟在中竅穴居外有藏則暗有竅則明今我對
佛開眼見明名爲見外閉眼見暗名爲見內是義云
何佛告阿難汝當閉眼見暗之時此暗境界爲與眼
對爲不對眼若與眼對暗在眼前云何成內若成內
者居暗室中無日月燈此室暗中皆爾焦腑若不對

者云何成見若離外見內對所成合眼見暗名爲身
中開眼見明何不見面若不見面內對不成見面若
成此了知心及與眼根乃在虛空何成在內若在虛
空自非汝體卽應如來今見汝面亦是汝身汝眼已
知身合非覺必汝執言身眼兩覺應有二知卽汝一
身應成兩佛是故應知汝言見暗名見內者無有是
處阿難言我嘗聞佛開示四衆由心生故種種法生
由法生故種種心生我今思惟卽思惟體實我心性
隨所合處心則隨有亦非內外中間三處佛告阿難

汝今說言由法生故種種心生隨所合處心隨有者
是心無體則無所合若無有體而能合者則十九界
因七塵合是義不然若有體者如汝以手自挃其體
汝所知心爲復內出爲從外入若復內出還見身中
若從外來先合見面阿難言見是其眼心知非眼爲
見非義佛言若眼能見汝在室中門能見不則諸已
死尚有眼存應皆見物若見物者云何名死阿難又
汝覺了能知之心若必有體爲復一體爲有多體今
在汝身爲復徧體爲不徧體若一體者則汝以手挃

一支時四支應覺若咸覺者挃應無在若挃有所則
爾一體自不能成若多體者則成多人何體爲汝若
徧體者同前所挃若不徧者當汝觸頭亦觸其足頭
有所覺足應無知今汝不然是故應知隨所合處心
則隨有無有是處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亦聞佛與文
殊等諸法王子談實相時世尊亦言心不在內亦不
在外如我思惟內無所見外不相知內無知故在內
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義今相知故復內無見當在
中間佛言汝言中間中必不迷非無所在今汝推中

中何爲在爲復在處爲當在身若在身者在邊非中
在中同內若在處者爲有所表爲無所表無表同無
表則無定何以故如人以表表爲中時東看則西南
觀成北表體既混心應雜亂阿難言我所說中非此
二種如世尊言眼色爲緣生於眼識眼有分別色塵
無知識生其中則爲心在佛言汝心若在根塵之中
此之心體爲復兼二爲不兼二若兼二者物體雜亂
物非體知成敵兩立云何爲中兼二不成非知不知
卽無體性中何爲相是故應知當在中間無有是處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昔見佛與大目連須菩提富樓
那舍利弗四大弟子共轉法輪常言覺知分別心性
既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中間俱無所在一切無著
名之爲心則我無著名爲心不佛告阿難汝言覺知
分別心性俱無在者世間虛空水陸飛行諸所物象
名爲一切汝不著者爲在爲無無則同於龜毛兔角
云何不著有不著者不可名無無相則無非無卽相
相有則在云何無著是故應知一切無著名覺知心
無有是處

佛告阿難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業種自然如惡叉聚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援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由諸衆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阿難汝今欲知奢摩他路願出生死今復問汝

卽時如來舉金色臂屈五輪指語阿難言汝今見不阿難言見佛言汝何所見阿難言我見如來舉臂屈指爲光明拳耀我心目佛言汝將誰見阿難言我與大衆同將眼見佛告阿難汝今答我如來屈指爲光明拳耀汝心目汝目可見以何爲心當我拳耀阿難言如來現今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卽能推者我將爲心佛言咄阿難此非汝心阿難矍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當名何等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眞性由汝無始至於今生認賊爲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

時憍陳那起立白佛我今長老於大衆中獨得解名因悟客塵二字成果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食宿事畢俶裝前途不遑安住若實主人自無攸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爲主以不住者名爲客義又如新霽清暘升天光入隙中發明空中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寂然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搖動名塵以搖動者名爲塵義佛言如是衆生云何以動爲身以動爲境從始洎終念念生滅遺失眞性顛

倒行事性心失眞認物爲己輪迴是中自取流轉

時波斯匿王起立白佛我昔未承諸佛誨勑見迦旃延毗羅胝子咸言此身死後斷滅名爲涅槃我雖值佛今猶狐疑云何發揮證知此心不生滅地佛告大王汝身現在今復問汝汝此肉身爲同金剛常住不朽爲復變壞世尊我今此身終從變滅佛言汝未曾滅云何知滅世尊我此無常變壞之身雖未曾滅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銷殞殞亡不息決知此身當從滅盡佛言如是汝今生齡已

從衰老顏貌何如童子之時世尊我昔孩孺膚腠潤
澤年至長成血氣充滿而今頹齡迫於衰耄形色枯
悴精神昏昧髮白面皺逮將不久如何見比充盛之
時佛言汝之形容應不頓朽王言世尊變化密移我
誠不覺寒暑遷流漸至於此何以故我年二十雖號
年少顏貌已老初十歲時三十之年又衰二十于今
六十又過於二觀五十時宛然强壯世尊我見密移
雖此殂落其間流易且限十年若復令我微細思惟
其變寧惟一紀二紀實惟年變豈惟年變亦兼月化

何直月化兼又日遷沉思諦觀剎那剎那念念之間
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終從變滅佛言汝見變化遷改
不停悟知汝滅亦於滅時汝知身中有不滅耶波斯
匿王合掌白佛我實不知佛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
汝年幾時見恒河水王言我生三歲慈母携我謁耆
婆天經過此流爾時即知是恒河水佛言如汝所說
二十之時衰於十歲乃至六十日月歲時念念遷變
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
歲時宛然無異乃至于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佛言

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
觀此恒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耄不王言不也
世尊佛言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曾皺皺者爲變
不皺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云何於中
受汝生死而猶引彼末伽黎等都言此身死後全滅
王聞此言信知身後捨生趣生與諸大衆踊躍歡喜
得未曾有
佛告阿難及諸大衆我常說色心諸緣及心所使諸
所緣法惟心所現汝身汝心皆是玅明真精妙心中

所現物云何汝等遺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玅性認
悟中迷晦昧爲空空晦暗中結暗爲色色雜妄想想
相爲身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爲心性一
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
空大地咸是玅明真心中物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
之惟認一浮漚體目爲全潮窮盡瀛渤汝等即是迷
中倍人如來說爲可憐愍者
阿難一切衆生輪迴世間由二顛倒分別見妄當處
發生當業輪轉云何二見一者衆生別業妄見二者

衆生同分妄見云何名爲別業妄見阿難如世間人
目有赤眚夜見燈光別有圓影五色重疊此圓影爲
是燈色爲當見色若離燈別有則合傍觀屏帳几筵
有圓影出離見別有應非眼矚云何眚人目見圓影
是故當知色實在燈見病爲影影見俱眚見眚非病
終不應言是燈是見於是中有非燈非見如第二月
非體非影何以故第二之觀揑所成故諸有智者不
應說言此揑根元是形非形離見非見此亦如是目
眚所成今欲名誰是燈是見何況分別非燈非見云
何名爲同分妄見阿難此閻浮提除大海水中間平
陸有三千洲正中大洲東西括量大國凡有二千三
百其餘小洲在諸海中其間或有三兩百國或一或
二至於三十四十五十阿難若復此中有一小洲只
有兩國惟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當土衆生覩
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
適珮玦彗孛飛流負耳虹蜺種種惡相但此國見彼
國衆生本所不見亦復不聞例汝今日以目觀見山
河國土及諸衆生皆是無始見病所成見與見緣似

現前境元我覺明見所緣眚覺見卽眚本覺明心覺
緣非眚例閻浮提三千洲中兼四大海娑婆世界并
洎十方諸有漏國及諸衆生同是覺明無漏玅心見
聞覺知虛妄病緣和合妄生和合妄死若能遠離諸
和合緣及不和合則復滅除諸生死因圓滿菩提不
生滅性淸淨本心本覺常住
阿難若彼大性體非和合則不能與諸大雜和猶如
虛空不和諸色若和合者同於變化始終相成生滅
相續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如旋火輪未有休息如水
成冰冰還成水汝觀地性麁爲大地細爲微塵析彼
極微色邊際相七分所成更析鄰虛卽實空性汝元
不知如來藏中性色眞空性空眞色淸淨本然周徧
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爲
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
實義阿難火性無我寄於諸緣汝觀城中未食之家
欲炊爨時手執陽燧日前求火阿難名和合者如我
與汝一千二百五十比丘今爲一衆衆雖爲一詰其
根本各各有身皆有所生氏族名字如舍利弗婆羅

門優樓頻螺迦葉波種乃至阿難瞿曇種姓阿難若
此火性因和合有彼手執鏡於日求火此火爲從鏡
中而出爲從艾中爲於日來汝諦觀鏡因手執日從
天來艾本地生火從何方遊歷於此日鏡相遠非和
非合不應火光無從自有阿難當知世人一處執鏡
一處火生徧法界執滿世間起起徧世間寧有方所
○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同異發
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
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爲世界靜成虛

空虛空爲同世界爲異彼無同異眞有爲法覺明空
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因空生搖堅明立
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堅覺寶
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爲變化性寶明生
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火騰水降交發立
堅濕爲巨海乾爲洲潬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
起彼洲潬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爲高山是故山
石擊則成焰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爲草木是故林
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妄發生遞相爲種以是因

緣世界相續
同業相纏合離成化見明色發明見想成異見成憎
同想成愛流愛爲種納想爲胎交遘發生吸引同業
故有因緣生羯羅藍遏蒲曇等胎卵濕化隨其所應
卵惟想生胎因情有濕以合感化以離應情想合離
更相變易所有受業逐其飛沉以是因緣衆生相續
想愛同結愛不能離則諸世間父母子孫相生不斷
是等則以欲貪爲本貪愛同滋貪不能止則諸世間
卵化胎濕隨力强弱遞相吞食是等則以殺貪爲本

以人食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
死死生生互來相噉惡業俱生窮未來際是等則以
盜貪爲本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經百千劫
常在生死汝愛我心我憐汝色以是因緣經百千劫
常在纏縛惟殺盜婬三爲根本以是因緣業果相續
汝等若欲捐捨聲聞修菩薩乘入佛知見應當審觀
因地發心與果地覺爲同爲異阿難若於因地以生
滅心爲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以是
義故汝當照明諸器世間可作之法皆從變滅阿難

汝觀世間可作之法誰爲不壞然終不聞爛壞虛空何以故空非可作由是始終無壞滅故則汝身中堅相爲地潤濕爲水煖觸爲火動搖爲風由此四纏分汝湛圓妙覺明心爲視爲聽爲覺爲察從始入終五疊渾濁云何爲濁阿難譬如清水清潔本然卽彼塵土灰沙之倫本質留礙二體法爾性不相循有世間人取彼土塵投於淨水土失留礙水亡清潔容貌汨然名之爲濁汝濁五重亦復如是

阿難汝欲識知俱生無明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

六根更無他物汝復欲知無上菩提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如空華阿難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是故汝今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無漏眞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由汝無始心性狂亂知見妄發發妄不息勞見發塵如勞目睛則有狂華於湛精明無因亂起一切世間山河大地生死涅槃皆卽狂勞顚倒華相

阿難我說佛法從因緣生非取世間和合麤相如來發明世出世法知其本因隨所緣出如是乃至恒沙界外一滴之雨亦知頭數現前種種松直棘曲鵠白烏玄皆了元由是故阿難隨汝心中選擇六根根結若除塵相自滅諸妄銷亡不眞何待

烏芻瑟摩言我常先憶久遠劫前性多貪欲有佛出世名曰空王說多婬人成猛火聚教我徧觀百骸四支諸冷煖氣神光內凝化多婬心成智慧火從是諸佛皆呼召我名爲火頭我以火光三昧力故成阿羅漢心發大願諸佛成道我爲力士親伏魔寃佛問圓

通我以諦觀身心煖觸無礙流通諸漏旣銷生大寶燄登無上覺

持地菩薩言我念往昔普光如來出現於世我爲比丘常於一切要路津口田地險隘有不如法妨損車馬我皆平塡或作橋梁或負沙土如是勤苦經無量佛出現於世或有衆生於闤闠處要人擎物我先爲擎至其所詣放物卽行不取其直毗舍浮佛現在世時世多饑荒我爲負人無問遠近惟取一錢或有車牛被於泥溺我有神力爲其推輪拔其苦惱時國大

王延佛設齋我於爾時平地待佛毗舍如來摩頂謂我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卽心開見身微塵與造世界所有微塵等無差別微塵自性不相觸摩乃至刀兵亦無所觸我於法性悟無生忍我以諦觀身界二塵等無差別本如來藏虛妄發塵塵銷智圓成無上道

大勢至菩薩言我憶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光十二如來相繼一劫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專為憶一人專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見非見二人相憶二憶念深如是乃至從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異十方如來憐念衆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為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曰香光莊嚴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我無選擇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

阿難白佛言常聞如來說如是言自未得度先度人

者菩薩發心自覺已圓能覺他者如來應世我雖未度願度末劫一切衆生佛告阿難汝常聞我毗柰耶中宣說修行三決定義所謂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為三無漏學阿難云何攝心我名為戒若諸世界六道衆生其心不婬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婬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婬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彼等諸魔亦有徒衆各各自謂成無上道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魔民熾盛世間廣行貪婬為善知識令諸衆生落愛見坑失菩提路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斷心婬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一決定清淨明誨是故阿難若不斷婬修禪定者如蒸沙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只名熱沙何以故此非飯本沙石成故汝以婬身求佛妙果縱得妙悟皆是婬根根本成婬輪轉三途必不能出如來涅槃何路修證必使婬機身心俱斷斷性亦無於佛菩提斯可希冀如我此說名為佛說不如此說卽波旬說阿難又諸世界六道衆生其心不殺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

三昧本出塵勞殺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
現前如不斷殺必落神道上品爲大力鬼中品則爲
飛行夜叉諸鬼帥等下品當爲地行羅刹彼諸鬼神
亦有徒衆各各自謂成無上道我滅度後末法之中
多此鬼神熾盛世間自言食肉得菩提路阿難我令
比丘食五淨肉此肉皆我神力化生本無命根汝婆
羅門地多蒸濕加以沙石草菜不生我以大悲神力
所持因大慈悲假名爲肉汝得其味奈何如來滅度
之後食衆生肉名爲釋子汝等當知是食肉人縱得

心開似三摩地皆大羅刹終必沉生死苦海非佛弟
子如是之人相殺相呑相食未已云何是人得出三
界汝教世人修三摩地次斷殺生是名如來先佛世
尊第二決定清淨明誨清淨比丘及諸菩薩於彼路
行不踏生草況以手拔云何大悲取諸衆生血肉之
食若諸比丘不服東方絲綿絹帛及是此土靴履裘
毳乳酪醍醐如是比丘於世真脫酬還宿債不遊三
界何以故服其身分皆爲彼緣如人食其地中百穀
足不離地必使身心於諸衆生若身身分身心二途

不服不食我說是人真解脫者阿難又復世界六道
衆生其心不偷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
塵勞偷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
斷偷必落邪道上品精靈中品妖魅下品邪人諸魅
所著彼等羣邪亦有徒衆各各自謂成無上道我教
比丘循方乞食令其捨貪成菩提道諸比丘等不自
熟食寄於殘生旅泊三界示一往還去已無返云何
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皆言佛法却非
出家具戒比丘爲小乘道由是疑誤無量衆生墮無

間獄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後斷偷盜是名如來先佛
世尊第三決定清淨明誨是故阿難若不斷偷修禪
定者譬如有人水灌漏巵欲求其滿縱經塵劫終無
平復若諸比丘衣鉢之餘分寸不蓄乞食餘分施餓
衆生於大集會合掌禮衆有人捶詈同於稱讚必使
身心二俱捐捨身肉骨血與衆生共不將如來不了
義說迴爲已解以誤初學佛印是人得真三昧阿難
如是世界六道衆生雖則身心無殺盜婬三行已圓
若大妄語即三摩地不得清淨成愛見魔失如來種

所謂未得謂得未證言證或求世間尊勝第一謂前人言我今已得須陀洹等十地地前諸位菩薩求彼禮懺貪其供養是一顛迦消滅佛種如人以刀斷多羅木佛記是人永殞善根無復知見沉三苦海不成三昧我滅度後勅諸菩薩及阿羅漢應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種種形度諸輪轉或作沙門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婬女寡婦姦偷屠販與其同事稱讚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終不自言我真菩薩真阿羅漢泄佛密因輕言末學惟除命終陰有

遺付云何是人惑亂衆生成大妄語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四決定清淨明誨是故阿難若不斷其大妄語者如刻人糞爲旃檀形欲求香氣無有是處我教比丘直心道場於四威儀一切行中尚無虛假云何自稱得上人法譬如窮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因地不真果招迂曲求佛菩提如噬臍人欲誰成就若諸比丘心如直絃一切真實入三摩地永無魔事我印是人成就菩薩無上知覺

阿難白佛言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天等道爲復本來自有爲是衆生妄習生起世尊如寶蓮香比丘尼持菩薩戒私行婬欲妄言行婬非殺非偷無有業報發是語已先於女根生大猛火後於節節猛火燒然墮無間獄琉璃大王善星比丘琉璃爲誅瞿曇族姓善星妄說一切法空生身入陷阿鼻地獄此諸地獄爲有定處爲復自然彼彼發業各各私受佛告阿難一切衆生實本真淨因彼妄見有妄習生因此分開內分外分阿難內分卽是衆生分內因諸愛染發起妄情情積不休能生愛水是故衆生心憶珍羞口中

水出心憶前人或憐或恨目中淚盈貪求財寶心發愛涎舉體光潤心著行婬男女二根自然流液阿難諸愛雖別流結是同潤濕不升自然從墜此名內分阿難外分卽是衆生分外因諸渴仰發明虛想想積不休能生勝氣是故衆生心持禁戒舉身輕清心持呪印顧眄雄毅心欲生天夢想飛舉心存佛國聖境冥現事善知識自輕身命阿難諸想雖別輕舉是同飛動不沉自然超越此名外分阿難一切世間生死相續生從順習死從變流臨命終時未捨煖觸一生

善惡俱時頓現死逆生順三習相交純想卽飛必生天上若飛心中兼福兼慧及與淨願自然心開見十方佛一切淨土隨願往生情少想多輕舉非遠卽爲飛仙大力鬼王飛行夜叉地行羅刹遊於四天所去無礙其中若有善願善心護持我法或護禁戒隨持戒人或護神咒隨持咒者或護禪定保綏法忍是等親住如來座下情想均等不飛不墜生於人間想明斯聰情幽斯鈍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爲毛羣輕爲羽族七情三想沉入水輪生於火際受氣猛火身爲

餓鬼常被焚燒木能害己無食無飲經百千劫九情一想下洞火輪身入風穴二交過地輕生有間重生無間二種地獄純情卽沉入阿鼻獄若沉心中有謗大乘毀佛禁戒誑妄說法虛貪信施濫膺恭敬五逆十重更生十方阿鼻地獄循造惡業雖則自招衆同分中兼有元地阿難此等皆是彼諸衆生自業所感造十習因一者婬習交接發於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光於中發動如人以手自相摩觸煖相現前二習相然故有鐵床銅柱諸事是故十方一切

如來色目行婬同名欲火菩薩見欲如避火坑二者貪習交計發於相吸吸攬不止如是故有積寒堅冰於中凍冽如人以口吸縮風氣有冷觸生二習相陵故有吒吒波波羅羅青赤白蓮寒冰等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多求同名貪水菩薩見貪如避瘴海三者慢習交陵發於相恃馳流不息如是故有騰逸奔波積波爲水如人口舌自相綿味因而水發二習相鼓故有血河灰河熱沙毒海融銅灌吞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我慢名飲癡水菩薩見慢如避

巨溺四者瞋習交衝發於相忤忤結不息心熱發火鑄氣爲金如是故有刀山鐵橛劍樹劍輪斧鉞鎗鋸如人銜冤殺氣飛動二習相擊故有宮割斬斫剉刺槌擊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瞋恚名利刀劍菩薩見瞋如避誅戮五者詐習交誘發於相調引起不住如是故有繩木絞校如水浸田草木生長二習相延故有杻械枷鎖鞭杖檛棒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奸僞同名讒賊菩薩見詐如畏豺狼六者誑習交欺發於相罔誣罔不止飛心造奸如是故有

塵土屎尿穢汙不淨如塵隨風各無所見二習相加
故有沒溺騰擲飛墜漂淪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
色目欺誑同名劫殺菩薩見誑如踐蛇虺七者寃習
交嫌發於銜恨如是故有飛石投礰匣貯車檻甕盛
囊撲如陰毒人懷抱畜惡二習相吞故有投擲擒捉
擊射拋撮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寃家名違
害鬼菩薩見寃如飲酖酒八者見習交明如薩迦耶
見戒禁取邪悟諸業發於違拒出生相反如是故有
王使主吏證執文籍如行路人來往相見二習相交

故有勘問權詐考訊推鞫察訪核究照明善惡童子
手執文簿辭辯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惡見
同名見坑菩薩見諸虛妄偏執如臨毒壑九者枉習
交加發於誣謗如是故有合山合石碾磑耕磨如讒
賊人逼枉良善二習相排故有押捺搥按蹙漉衡度
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怨謗同名讒虎菩薩
見枉如遭霹靂十者訟習交諠發於藏覆如是故有
鑑見照燭如於日中不能藏影二習相陳故有惡友
業鏡火珠披露宿業對驗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

色目覆藏同名陰賊菩薩觀覆如戴高山履於巨海
阿難是諸衆生非破律儀犯菩薩戒毀佛涅槃諸餘
雜業歷劫燒然後還罪畢受諸鬼形若於本因貪物
爲罪是人罪畢遇物成形名爲怪鬼貪色爲罪是人
罪畢遇風成形名爲魃鬼貪惑爲罪是人罪畢遇蟲
成形名蠱毒鬼貪憶爲罪是人罪畢遇衰成形名爲
癘鬼貪傲爲罪是人罪畢遇氣成形名爲餓鬼貪罔
爲罪是人罪畢遇幽爲形名爲魘鬼貪明爲罪是人
罪畢遇精爲形名魍魎鬼貪成爲罪是人罪畢遇明

爲形名役使鬼貪黨爲罪是人罪畢遇人爲形名傳
送鬼阿難是人皆以純情墜落業火燒乾上出爲鬼
此等皆是自妄想業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則妙圓明
本無所有鬼業既盡則情與想二俱成空方於世間
與元負人寃對相値身爲畜生酬其宿債物怪之鬼
物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爲梟類風魃之鬼風銷報盡
生於世間多爲咎徵一切異類畜魅之鬼畜死報盡
生於世間多爲狐類蟲蠱之鬼蠱滅報盡生於世間
多爲毒類衰癘之鬼衰窮報盡生於世間多爲蛔類

受氣之鬼氣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爲食類緜幽之鬼
幽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爲服類和精之鬼和銷報盡
生於世間多爲應類明靈之鬼明滅報盡生於世間
多爲休徵一切諸類依人之鬼人亡報盡生於世間
多爲循類阿難是等皆以業火乾枯酬其宿債旁爲
畜生此等亦皆自虛妄業之所招若悟菩提則此
妄緣本無所有如汝所言寶蓮香等及琉璃王善星
比丘如是惡業本自發明非從天降亦非地出亦非
人與自妄所招還自來受菩提心中皆爲浮虛妄想

凝結
阿難諸世間人不求常住未能捨諸妻妾恩愛於邪
婬中心不流逸澄瑩生明命終之後鄰於日月如是
一類名四天王天於已妻房婬愛微薄於淨居時不
得全味命終之後超日月明居人間頂如是一類名
忉利天逢欲暫交去無思憶於人間世動少靜多命
終之後於虛空中朗然安住日月光明上照不及是
諸人等自有光明如是一類名須燄摩天一切時靜
有應觸來未能違戾命終之後上昇精微不接下界

諸人天境乃至劫壞三災不及如是一類名兜率陀
天我無欲心應汝行事於橫陳時味如嚼蠟命終之
後生越化地如是一類名樂變化天無世間心同世
行事於行事交了然超越命終之後徧能出超化無
化境如是一類名他化自在天
阿難彼善男子當在此中得大光耀其心發明內抑
過分忽於其處發無窮悲如是乃至觀見蚊蝱猶如
赤子心生憐愍不覺流淚此名功用抑摧過越悟則
無咎非爲聖證覺了不迷久自消歇若作聖解則有

悲魔入其心腑見人則悲啼泣無限失於正受當從
淪墜阿難又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消受陰明白
勝相現前感激過分忽於其中生無限勇其心猛利
志齊諸佛謂三僧祇一念能越此名功用陵率過越
悟則無咎非爲聖證覺了不迷久自消歇若作聖解
則有狂魔入其心腑見人則誇我慢無比其心乃至
上不見佛下不見人失於正受當從淪墜又彼定中
諸善男子見色陰消受陰明白前無新證歸失故居
智力衰微入中隳地迴無所見心中忽然生大枯渴

於一切時沉憶不散將此以爲勤精進相此名修心
無慧自失悟則無咎非爲聖證若作聖解則有憶魔
入其心腑旦夕撮心懸在一處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又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消受陰明白慧力過定
失於猛利以諸勝性懷於心中自心已疑是盧舍那
得少爲足此名用心亡失恒審溺於知見悟則無咎
非爲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下劣易知足魔入其心腑
見人自言我得無上第一了義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又彼定中新證未獲故心已亡歷覽二際自生艱險

於心忽然生無盡憂如坐鐵床如飲毒藥心不欲活
常求於人令害其命早取解脫此名修行失於方便
悟則無咎非爲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常憂愁魔
入其心腑手執刀劍自割其肉欣其捨壽或常憂愁
走入山林不耐見人失於正受當從淪墜又彼定中
處清淨中心安隱後忽然自有無限喜生心中歡悅
不能自止此名輕安無慧自禁悟則無咎非爲聖證
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好喜樂魔入其心腑見人則笑
於衢路傍自歌自舞自謂已得無礙解脫失於正受

當從淪墜又彼定中自謂已足忽有無端大我慢起
如是乃至慢與過慢及慢過慢或增上慢或卑劣慢
一時俱發心中尚輕十方如來何況下位聲聞緣覺
此名見勝無慧自救悟則無咎非爲聖證若作聖解
則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腑不禮塔廟摧毀經像
謂檀越言此是金銅或是土木經是樹葉或是疊華
肉身真常不自恭敬却崇土木實爲顛倒其深信者
從其毀碎埋棄地中疑誤衆生入無間獄失於正受
當從淪墜又彼定中於精明中圓悟精理得大隨順

其心忽生無量輕安已言成聖得大自在此名因慧
獲諸輕清悟則無咎非爲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
好輕清魔入其心腑自謂滿足更不求進此等多作
無聞比丘疑誤衆生墮阿鼻獄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又彼定中於明悟中得虛明性其中忽然歸向永滅
撥無因果一向入空空心現前乃至心生長斷滅解
悟則無咎非爲聖證若作聖解則有空魔入其心腑
乃謗持戒名爲小乘菩薩悟空有何持犯其人常於
信心檀越飲酒噉肉廣行婬穢因魔力故攝其前人

不生疑謗鬼心久入或食屎尿與酒肉等一種俱空
破佛律儀誤入人罪失於正受當從淪墜又彼定中
味其虛明深入心骨其心忽有無限愛生愛極發狂
便爲貪慾此爲定境安順入心無慧自持誤入諸欲
悟則無咎非爲聖證若作聖解則有欲魔入其心腑
一向說欲爲菩提道化諸白衣平等行欲其行婬者
名持法子神鬼力故於末世中攝其凡愚其數至伯
如是乃至一伯二伯或五六伯多滿千萬魔心生厭
離其身體威德既無陷於王難疑誤衆生入無間獄

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
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知見中生計度者是人墜入
四種顛倒不死矯亂偏計虛論一者是人觀變化元
見遷流處名之爲變見相續處名之爲恒見所見處
名之爲生不見見處名之爲滅相續之因性不斷處
名之爲增正相續中中所離處名之爲滅各各生處
名之爲有互互無處名之爲無以理都觀用心別見
有求法人來問其義答言我今亦生亦滅亦有亦無

亦增亦減於一切時皆亂其語令彼前人遺失章句
二者是人諦觀其心互互無處因無得證有人來問
惟答一字但言其無除無之外無所言說三者是人
諦觀其心各各有處因有得證有人來問惟答一字
但言其是除是之外無所言說四者是人有無俱見
其境枝故其心亦亂有人來問答言亦有即是亦無
亦無之中不是亦有一切矯亂無容窮詰由此計度
矯亂虛無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爲四顛倒性
不死矯亂偏計虛論

妄元無因於妄想中立因緣性迷因緣者稱爲自然
彼虛空性猶實幻生因緣自然皆是衆生妄心計度
阿難知妄所起說妄因緣若妄元無說妄因緣元無
所有汝體先因父母想生汝心非想則不能來想中
傳命如我先言心想酢味口中涎生心想登高足心
酸起懸崖不有酢物未來汝體必非虛妄通倫口水
如何因譚酢出即此所說臨高想心能令汝形真受
酸澁由汝念慮使汝色身身非念倫汝身何因隨念
所使種種取像心生形取與念相應寤即想心寐爲

諸夢則汝想念搖動妄情化理不任運運密移甲長髮生氣消容皺日夜相代曾無覺悟阿難此若非汝云何體遷如必是真汝何無覺則汝諸行念念不停又汝精明湛不搖處名恒常者於身不出見聞覺知若實精真不容習妄何因汝等曾於昔年覩一奇物經歷年歲憶忘俱無於後忽然覆覩前異記憶宛然曾不遺失則此精了湛不搖中念念受熏有何籌算理則頓悟乘悟併消事非頓除因次第盡

諸經雜錄

古安成無任道人[illegible]展錄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觀音文自在法身累劫修行反照見性玅通圓明恒河世界悉歸掌輪隨願昇福隨溺拯津破昏揭晴慧炬高懸音聲萬億遥入我觀由聞起見尋根窮端所見非目所聞非耳靡有見聞詎有我彼不動慈尊坐紫竹林微風吹動常演法音青青楊柳四時常有水盈淨瓶塵不能垢潮音洞中隱顯神通出沒無礙其由履空盤陀石上玉毫光放一切衆生莫不仰望欲演法音先爲現身十法界衆不出一心或現千手無非示現衆生本有於一一手各有一眼衆生千現亦復不減從此一千增至八萬普令衆生至心成辦八萬四千無量無邊紫磨金色應念現前既現身已乃爲說法大小偏圓渡河之筏身而無身說而無說澗畔松風水中明月以無身故無所不身高低嶽瀆普現色身以無說故無所不說遠近潮音出廣長舌大千蛾蠓一即一切號曰普門門門照徹

三千佛上卷入懺文三際平等一性圓融原無任世之
諸尊亦無滅度之十力去劫久遠終是强名入滅多
年總成戲論但以一點最初因明立所隨想而成人
天之世界因執而起熱惱之衆生於無身中受身向
無趣中成趣古尊慈憫示現降生刹那而有三祇熏
修不動而成十方說法倏忽而造娑婆為任劫倏忽
而壞世界為虛空生本無生滅亦非滅劫等無數衆
數佛名五十三尊授衣於劫劫生生分座於塵塵刹
刹照覺明於夢夜華光佛為過去之首尊開智眼於

迷津毘舍浮為莊嚴之後勁先後不同同一眞慈之
大父名稱各異均為救死之醫王但滅燈上之重光
即識壞劫之猶在若消眼中之赤眚便知空界之現
前莫謂法輪久已不轉試觀伽藍塔廟何者非古佛
之無量光忍辱光眞實光勿謂法鼓盡已收聲試探
貝葉琅函何者非前尊之多羅藏毘耶藏達磨藏發
心於同時異地證果於一劫千尊玅力難量玄風廣
被茲當莊嚴曩劫稱揚緣起慶雲騰瑞凝玉象於虛
玄非霧呈祥噴金紋於空碧龍髯瑞藹猊鼎香氤對

七寶之瓊臺覲三華之琅座珠寶林中排隊仗光移
耆闍之山菩提樹畔擁樓臺幻出玄都之境覬五魔
之屏跡想萬聖之流輝切念某前生今世舍身受身
或心口意之過愆或貪嗔癡之罪業謀人利己恣殺
輕生故犯誤為肆情嗜欲迷霧鎖我山之璧狂嶺千
層業風飄定水之波驚濤萬仞馬躍猨騰而靜違十
戒魂營狗苟而動昧四知靈芽之法樹冬零神識之
荊蓁春茂是用皈依佛寶祇異慈原肅清凡宇以舒
壇虔叩覺皇而發露大慈善貸洪造哀憐湛甘露水

洗煩惱塵放毫相光照無明網仰叩慈悲冥熏加被
〇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
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

中卷入懺文因修過去果證現前衆生有覿面之違
則謂釋迦以前久滅淺見多現前之失猥云慈氏以
後未生不知七佛之法座尚溫千佛之講筵齊布拘
留為諸尊之首唱多燈總屬一燈樓至為賢劫之終
尊一鉢仍還千鉢有謂後先一道是猶以斷常之見
毀謗聖賢若謂今古同揆終是以生滅之心詆訕調

御或突起世界或嗣響源流總是同堂而議或垂霑
梵天或再懸佛日同爲促席而談破煩惱之巨賊不
藉干戈壞生死之魔軍惟憑慧力瑤林布列耀流日
以光輝琪樹成行鼓靈風而韻合歸依者銷殃而致
福回向者利死而濟生茲當現在賢劫稱揚緣起繡
帷絢爛中居玅有之尊寶蓋玲瓏上拱如來之聖萬
天翊衛四部叅朝梵音奏而韻徹遐方寶號揚而光
通有頂千幢萬節競徧滿於虛空九鳳八鸞咸飛鳴
於法界統紀衆生裁成十類念其自從累劫乃至今

生寃綱罥羅業輪施運昏翳鎖心田之靈種陰霾籠
本地之光芒人我過積於丘山愛惡情迷於業海惡
寒怨暑叱雨呵風嘲咏咲謔而不誦真詮褻慢顛狂
而不諱正法嗜慾昏於幻境貪迷耽於真宗滚滚百
非悠悠十善三元莫懺五臘罔修匪仗佛恩何由懺
拔澡心滌慮稽首投誠寶座瑞光生塵境儼同於真
境十方香霧靄佛心豈間於凡心五體投壇一誠頂
禮仰冀佛慈下垂恩蔭悲心救苦滌宿垢以銷鎔慧
日呈輝了幻緣而皎潔出無明網斷疑惑根登解脫

山到逍遥境仰叩慈悲冥熏加被
中卷出懺文白馬西來赤烏東被世尊則隨類敷演
衆生乃逐性開迷正法消淪邪魔增長於是人迷覺
路邅廻於苦集之區俗蔽真宗羈絆於蓋纏之域五
宮雲擾境風折功德之林七府烟迷心火燼菩提之
種其有剃染辭家頓忘巾鉢雖云捨俗俗習不除晝
說出塵塵緣不斷纔親講肆擬作闍黎甫入叢林忝
爲長老避溺投火不覺盲癡却步求前實爲顛倒對
千尊而發露徼三世以證明茲當賢劫圓偕慚愧交

心悲欣並集回向真如界內皈命現在諸尊摧挫我
人消停意氣刮磨舊習洗滌俗緣邪師惡友畏若豺
狠善導良朋親如父母持守不忘跬步討論不棄寸
陰千聖流慈諸尊拔苦智力調無明之野馬悲心繫
業識之山猿光破塵滓水消障惱親承接引直往淨
邦養育聖胎還來此土生生洞大事因緣刹刹證一
乘實相捫心內咎情恐未除再勞僧衆同求懺悔
下卷入懺文度生死海孰操彼岸之慈航越人我山
亶賴大雄之寶炬因緣奏於劫后薰染熟於劫前果

海證於將來因地種於今日未來諸尊劫名星宿開
物成務佛號日光巍煌三寶之尊赫奕十方之主來
劫未至法席已滿靈山時世杳茫洪號已流大地一
性何延何促千真無後無先衆生無盡故前者起劫
而嗣者重光世界無終故一佛開天而佛佛嗣響塵
苑不以世遥而空寂給孤長者已造星劫之祗桓鷲
峰不以劫遠而荒凉摩耶夫人已作將來之佛母宣
玅諦而恩覃十極散毫光而輝照八紘人天之調御
師衆生之大慈父茲當未來星宿劫稱揚緣起沉檀

交馥散碧雲於半空蘭焰爭輝瀉銀釭於瑄宇寶池
之碧蓮初綻風送天香玉殿之珠網遥垂烟籠行樹
念某粵從邃古逮至來茲塵境百年有妄根之結習
業感三世致宿累之纏縈翻業海之狂瀾鼓愛河之
濁浪受生皓劫踐履紅塵陽罪陰愆寧免三官之鼓
筆昨非新過易令十地之書名鉤連靡失毫芒報對
有同影嚮非仗慈而洗滌將無地以贖愆恭對聖前
讚揚寶號達無生岸津梁橐籥於千慈成不壞身蕩
沐皈依於十力六根圓玅超三界之輪迴三業消除

悟一乘之玄奥仰叩慈悲冥熏加被

下卷出懺文因華燦爛果樹扶踈行圓於無數劫前
跡現於阿僧祇後蕩蕩難名之德巍巍不動之尊百
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玅德總在心源茲當三劫圓
偕彩焰熒熒於瑶冉散作祥煙青華耿耿於金箕飛
爲甘露菩提樹下剎剎各說蓮經瑪瑙池邊佛佛同
稱淨土千枝焰馥照千葉寶座之蓮臺百和膏芬映
百寶自然之衣服勤奉法力頂踵慈恩微千佛之傾
光鑒寸情之陳露浮天欲浪鎮以定水之無波漲日

情塵扇以慈風之欲掃惡根落滅罪葉飄零黑籍除
名悟塵劫有爲之法蓮池敷藥覲西方無量之光鸞
輿返景於十方寶座凝光於各剎

釋迦譜云劫初天地大水瀰滿風吹漸滅次第結沫
化爲天宫乃至山嶽平陸成洲深堰成海從上至下
依舊建立光音天人乃飛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
地味香甘因食彼故體重光滅復飛不起日月始生
乃分晝夜因貪食故地味遂滅復生婆羅婆羅滅故
復生粳米長四寸半朝割暮生因食米故方分男形

女相後貪積聚割不復生後相侵盜無能决者議立一智者三摩多爲平等王賞善罰惡衆共給之

過現因果經云普光佛出興於世爾時善慧仙人因與五佰外道論議破其異見時五百人求爲弟子各以銀錢一枚上之善慧聞佛出興令燈照王迎請供養擊鼓唱令國內名花皆不得買悉以輸王善慧聞已心大懊惱欲訪花所忽遇瞿夷持花七莖畏王制令蔽著瓶中善慧至誠感花踊上追呼就買此女答言當送內宮欲以上佛不可得也善慧告言五百銀

錢雇五莖花瞿夷問曰欲花何用善慧答言欲以獻佛瞿夷又問獻佛何爲善慧答曰爲欲成就一切種智度脫衆生瞿夷答言今此男子乃爾至誠不惜寶錢卽語之曰我今當以此花相與願我生生嘗爲君妻善慧答言我修梵行求無爲道不得相許生死之緣瞿夷卽言不從我願花不可得善慧又曰汝若决定不與我花當從汝願我好布施不逆人意若使有來從我求乞頭目髓腦及與妻子汝莫生礙壞吾施心瞿夷答言敬從來命今我女弱不能得前倂寄二花以獻於佛使我生生不失此願好醜不離必置心中令佛知之時燈照王領諸官庶持妙香花種種供具出城迎佛王臣禮敬散獻名花花悉墮地善慧見諸人衆供養畢已諦觀如來相好之容欲滿種智度衆生故卽散五花皆住空中化成花臺後散二莖亦止於空爾時王民龍天八部見此奇特歎未曾有於是普光如來讚曰善哉汝以是行過僧祇劫當得成佛號曰釋迦牟尼旣授記已佛經行處而地濁濕善慧卽脫所着鹿皮之衣以用布地解髮覆之佛踐而

度復記之曰汝後得佛當於五濁惡世度諸天人不以爲難必如我也

釋迦佛爲淨飯王大子名悉達多適生七日其母摩耶夫人命終以懷天師功福大故上生忉利封受自然大子自知福德威重無有女人堪受禮者故因將終託之而生爾時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乳養大子如母無異召諸婆羅門占大子相嘆未曾有若當出家成一切智若在家者爲轉輪王王聞此語心大歡喜婆羅門又白王言有一梵仙名阿私陀具足五通在

於香山彼善相可決王㝎王纔作念彼便通知騰虛而來既見大子忽然悲泣王子憂怖問仙人言子何不祥仙人答曰大子具足三十二相在家爲轉輪王出家成等正覺轉大法輪我今年已百二十歲不久命終不聞說法故自悲耳

優陀夷語大子古今諸王愛欲樂已然後出家大子云何未絕不顧無有棄國而學道者唯願大子受於五欲令有子息不絕王嗣大子答言誠如所說但我不言五欲無樂以畏老病生死之苦故於五欲不取

愛著汝言古者諸王先經五欲然後出家此諸王等今在何許以愛欲故或在地獄或在餓鬼或在畜生或在人天以有如是輪轉苦故我欲離此汝今云何令我受之

淨飯王選國中豪賢多子孫者五人各遣一子侍陳如等追侍大子大子前詣彼仙住處見其或以草葉爲衣者或以樹皮爲服者或食草木花果或事水火日月或倒荊棘之上或臥水火之前或一日一食或二日一食苦行如此大子問言欲求何果仙人答言

爲欲生天大子又問諸天雖樂福盡輪迴終爲苦聚云何修諸苦因以求苦報皆非解脫真正之道辭而別往前詣阿羅邏迦蘭仙人所詰其所斷生老病死之法仙人答言衆生之始始於冥初冥初起於我慢我慢生於癡心癡心生於染愛染愛生於五微塵氣五微塵氣生於五大五大生於貪欲瞋恚及諸煩惱於是流轉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大子復問已知所說生死根本復何方便而能斷之仙人答言若欲斷者修習禪定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得初禪除覺觀

定生入喜心得第二禪捨喜心得正念具根樂得第三禪除苦樂得淨念入捨根得第四禪獲無想報離色想入空處滅有對想入識處滅無量想識唯觀識入無所有處離於種種相入非想非非想處斯處名爲究竟解脫是諸學者之彼岸也大子思惟其所知見非究竟處問曰非想非非想處爲有我也爲無我也若言無我不應言非想非非想若言有我我爲有知我爲無知我若無知則同木石我若有知則有攀緣既有攀緣則有染著以染著故則非解脫汝盡麁

結猶細結在非度彼岸若能除我及以我想一切盡捨是則名爲真解脫也

佛念瓶沙王於我有約即爲說法大王當知此五陰身以識爲本因於識故而生意根以意根故而生於色而此色法生滅不住如是觀者則能於身善知無常如此觀身不取身相即能離我及於我所若能觀色離我我所即知色生便是苦生若知色滅便是苦滅如此觀者名爲解脫不作斯觀是名爲縛法本無我及以我所以倒想故橫計有我及以我所無有實

法若能斷此倒惑想者即得解脫王即思惟若謂衆生言有我者而名爲縛一切衆生皆悉無我既無有我誰受果報佛知彼念即語之曰一切衆生所爲善惡及受果報皆非我造亦非我受而今見有造作善惡受果報者當爲王說但以情塵識合於境生染累想滋繁以是緣故馳流生死備受苦報若是於境無染息其累想即得解脫以情塵識三事因緣共起善惡及受果報更無別我譬如鑽火因手轉燧得有火生然彼火性不從手生及以燧出亦復不離手又燧鑽彼情塵識亦復如是王又思惟若以情塵識和合故而有善惡受果報者便爲常合不應離絕若不常合是即爲斷佛知王念即便答言此塵情識不常不斷何以故合故不斷離故不常譬如緣於地水因彼種子而生芽葉種子既謝不得名常生芽葉故不得名斷故名中道三事因緣亦復如是

宗門統要云洛京佛光如滿禪師因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在無心處

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曰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

圓覺經云金剛藏菩薩白佛言十方異生本成佛道後起無明一切如來何時復生一切煩惱佛荅如銷金鑛金非銷有旣已成金不重爲鑛經無窮時金性不壞不應說言本非成就如來圓覺亦復如是

金剛經頌如星翳燈幻皆爲喻無常漏識修因果誰言得久長危脆同泡露如云影電光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

傳燈云二十祖闍夜多問十九祖曰我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隣舍久爲

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尊者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闍夜多聞是語頓釋所疑

毗婆沙論問曰若無中陰者爲閻浮提命終已生欝單越彼於此斷於彼無有而有若無有而有者是無有法而有荅曰彼終不捨死時陰要當受生時陰得生時陰已然後捨死時陰如蚇蠖虫安前足已方舉後足

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爲相實同幻化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爲心善男子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四大分解無塵可得於中緣塵各歸散滅畢竟無有緣心可見善男子

彼之衆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譬如磨鏡垢盡明現

大毗婆沙論問四大種於一切時不相離耶荅曰如是若有地界無水界者便應乾散今不散者水所攝故若有水界無地界者便應流洽今不流者地所持故若有地水無火界者便應臭爛今不爛者火所熟故若有三界無風界者應不增長今增長者風所動故

般若經云惡不善者謂貪瞋癡貪復有三謂上中下
上品貪者聞欲境名舉心踴躍深心歡喜不覩欲過
非理追求心心相續曾無暫捨唯見玅好不知過患
此類命終當墮惡趣中品貪者離欲境時欲心不起
下品貪者但共笑言欲情便歇瞋亦有三上品瞋者
憤恚若發心惛目亂或造無間或謗正法或復造餘
諸重罪業中品瞋者以瞋恚故雖造諸惡尋即生悔
下品瞋者心無嫌恨但口訶毀即便追悔癡亦三品
如理應知雖作是觀而知諸法皆如幻夢虛妄不實

顛倒故見滅外境界內心寂靜不見能行及所行法
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涅槃經云欲漏者一切內惡覺觀因於外緣名之爲
欲是名欲漏有漏者色無色界內諸惡法外諸因緣
是名有漏無明漏者不能了知我及我所不別內外
名無明漏

寶積經云三事俱得微薄若施財時心無貪著是名
貪薄於乞者所生於慈心是名瞋薄若布施已回向
無上眞正之道是名癡薄

宗鏡問萬境無明與一心法性爲是一爲是二若是
一不分染淨二名若是二云何教中說無明卽法性
答體一是眞名二是假名因情立眞以智明情智自
分眞原不動不可定同不壞世諦故不可定異不失
眞諦故

涅槃經云明與無明愚人爲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
無二之性卽是眞性古德約十法界釋云愚人者九
界之愚也愚人取相見一切法法性隨其取相心悉
無明也如寒谷千年堅冰未曾作水也智者佛界之

智也圓觀行人開佛眼者見同古佛也圓眼所見無
明根本元是清淨法性如大陽嘗照海水未曾作冰
也冰水性一隨緣成二一不守性恒自隨緣雖復隨
緣不壞自性況法性無明亦何定一亦何定異則不
隨事而失體非共非分不守性而任緣亦同亦別

大莊嚴經云若如汝言生死受身相續不斷設有身
見有何過咎答曰以身見故造作諸業受諸苦惱若
斷身見不起諸業業不起故則不受身不受身故衆
患永息則得涅尸〇又親友婆羅門語憍尸迦言佛說

一切法中悉無有我時憍尸迦答言我見佛法生死無際一切無我故若人計我終不能得解脫之道若知無我則無貪欲便得解脫于時親友語憍尸迦有縛則有解汝說無我則無有縛若無有縛誰得解脫憍尸迦言雖無有我而有解縛何以故煩惱覆故則爲所縛若斷煩惱則得解脫諸婆羅門復作是言若無我者誰至後世憍尸迦語諸人言從於過去煩惱諸業得現在身從今現在復造諸業得未來身譬如穀子衆緣和合故得生芽然此種子實是生芽種子

滅故牙便增長子滅故不常芽生故不斷佛說受身亦復如是雖復無我業報不失諸婆羅門言我聞汝說無我之法洗我心垢猶有少疑若無我者先所作事云何故憶而不忘失答曰以有念覺與心相應便能憶念三世之事而不忘失又問若無我者過去已滅見在心生生滅既異云何而得憶念不忘答曰一切受生識爲種子入母胎田愛水潤漬身樹得生如切桃子隨類而生此陰造業能感後陰然此前陰不生後陰以業因緣故便受後陰生滅雖異相續不斷如嬰兒病與乳母藥兒患得愈母雖非兒藥之力勢能及其兒陰亦如是以有業力便受後陰憶念不忘以從衆緣無有主宰便於其中悟解無我

大涅槃經云富有二種一者象馬種種畜生二者金銀種種珎寶象馬雖多不敵一珠衆生亦爾一者惡富二者善富多作諸惡不如一善修一善心破百種惡如少金剛能壞須彌亦如少火能燒一切

佛告波斯匿王有親信人從四方來各作是言有四大山從四方來欲害人民當設何計王言世尊設有

此來無逃避處唯當專心持戒布施我卽讚言善哉我說四山卽是衆生生老病死常來切人云何不修戒施王言世尊持戒布施得何等果佛告大王於人天中多受快樂

珠林問何名食時何名過時答曰依四分律云謂明相出時始得食粥乃至日中按此午時爲法卽是食時毗羅三昧經佛說食有四種旦天食時午法食時暮畜生食時夜鬼神食時佛斷六趣因令同三世佛故日午時是法食時也過此已後同於下趣非上食

故曰非時也處處經云佛言中後不食其有五福一者少婬二者少臥三者得一心四者無有下風五者身得安隱亦不作病

增一阿含經云阿那律尊者以凡常之法而縫衣裳便作是念得道阿羅漢誰與我貫針世尊至而告曰汝持針來吾爲汝貫阿那律曰向所稱說者謂世間欲求福者與我貫針世尊告曰世間求福之人無有厭足無復過我

泥洹經云佛告阿難若有衆生於諸佛所一發信心

如是善根終不敗亡何況復作諸餘善根譬如有人毛端霑一滴水持至我所而作是言我以此水寄付瞿曇莫令風日飄暴乾竭不令鳥獸飲之令盡勿使異水而有和雜如來卽受彼寄置恒河中隨流而去使不入洄復無遮礙諸鳥獸等不能飲盡如是水滴共大水聚漸入大海毗嵐風起壞世界時而來我所言所寄水今有無耶如來水滴任處不雜餘水不增不減平等如故持還彼人如是如來應正遍知大智多能於受寄人中最尊最勝經於久遠而不虧損此義應知

雜阿含經云佛於晨朝入舍衛城乞食到冥避闍婆羅門家盛滿美飯以奉世尊於第二日及第三日復詣乞食彼婆羅門作念數來佛知所念卽說偈言天雨數數降五穀數數熟道人數數乞檀越數數與數數生天上數數受果報婦女數懷妊數數生子息數數殺牛乳數數得酥酪數數受於生數數消滅盡數數至於死數數悲苦惱亦復數數燒數數埋塚墓得斷後有道則止不數數若不數數生亦不數數死得

不數數憂亦不數數哭

波斯匿王白佛應施何處當得大果佛言我今問汝隨意答我譬如戰鬪集諸戰士而有婆羅門子從東方來刹利童子從南方來鞞舍童子從西方來首陀羅童子從北方來不善兵法畏懼前敵如此士夫王當賞不王言不賞佛告大王臨戰鬪時有婆羅門等童子善學武藝能破巨敵如此戰士加重賞不王白佛言重賞佛告大王如是沙門婆羅門遠離五支成就五支建立福田施此田者得大福利得大果報何

等爲捨離五支謂斷貪欲蓋瞋恚睡眠悼悔疑蓋何等爲成就五支謂成就無學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見身

壽命童子經偈曰日月星辰可墜地山石從地可飛空海水淵深可令枯佛語決定無虛妄

優婆塞戒經中云若復田倉多有鼠雀犯暴禾米但作是念如是鼠雀因我得活念已歡喜無觸惱意當知是人得無量福

法苑云有二種人一則大富一則貧窮有乞者來如

是二人俱懷苦惱有財物者懼其乞索無財物者我當云何得少財物與之如是二人憂苦雖同果報各異貧者生人天中受無量樂富慳貪者生餓鬼中受無量苦

彌勒所問經云富人慳惜貧者能捨其義云何答曰彼人過去雖久習慳忽遇清淨福田少行布施是故願得今身富樂以習成性慳猶不捨貧能施者彼人過去於非福田無信心故不至心故爲名稱故爲求事故求尊重故彼人能施以是義故不得富報習施來故今猶能捨

大涅槃經云佛爲曠野神說法受不殺戒彼神白言我及眷屬唯仰血肉以自存活今以戒故當云何活佛答曰今勅弟子隨有修行佛法之處令施汝食不能施者非吾弟子

優婆塞戒經云若惱眷屬得物以施是人未來雖得大報身常病苦若先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困苦奴婢而布施者是假名施不名義施名無憐愍不知報恩是人未來雖得財寶常失不集不能出用身多病苦

法苑論云不應施復有五事一非理求財不以施人物不淨故二酒及毒藥不以施人亂衆生故三罝羅機網不以施人惱衆生故四刀杖弓箭不以施人害衆生故五音樂女色不以施人壞淨心故

大智度論云若人鞭打拷掠閉繫非理得財而布施者生象馬牛中雖受畜形負重鞭策羈靮乘騎而得好屋好食爲人所重以人供給又如惡人多懷瞋恚心曲不端而行布施當墮龍中七寶宮殿妙色好食

又如憍人多慢瞋心布施墮金翅鳥中有如意珠以
爲瓔珞變化萬端種種所須無不如意又如宰官之
人枉濫得財以用布施墮鬼神中作鳩槃茶鬼種種
變化五塵自娛又如多瞋很戾好嗜酒肉之人而行
布施墮地夜叉鬼中常得種種音樂飲食又如有人
剛暴强梁而能布施車馬代步墮虛空夜叉中而有
大力所至如風又如有人妬心好諍能以房舍臥具
衣服飲食布施生宮觀飛行夜叉中種種娛樂有便
身物若惱前人强求其物而營福者反招其罪不如

淨治內心得利轉勝
優婆塞戒經云無財之人自說無財是義不然何以
故一切木草人無不有雖是國王不必能施雖是貧
窮非不能施何以故貧窮之人亦有食分食已先器
棄蕩滌汁施應食者亦得福德若以塵麨施於蟻子
亦得無量福德果報天下極貧誰無塵許麨耶誰有
三日食三搗麨命不全者是故諸人應以食遺施於
乞者善男子極貧之人誰有赤裸無衣服者若有衣
服豈無一綫施人天下之人誰貧無身如其有身見

他作福身應往助亦名施主亦得福德
四十二章經云佛告比丘若欲脫諸苦惱當觀知足
知足之法卽是富樂安隱之處知足之人雖臥地上
猶爲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愜意不知足者
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貧而富不知足者常爲五欲
所牽爲知足者之所憐愍
寶積經云善安大梵天王大子語父母曰金銀琉璃
水精硨磲碼碯明珠寧可藏乎欲施貧乏况一切財
業非是真實水火盜賊縣官惡子五家有分耳父母

言善如子所志便取廣施
優婆塞戒經云若人得財貪惜不施當知卽是未來
世中貧窮種子
寶積經云在家菩薩於自子所不應極愛若於子所
生於極愛非他人所則爲自毀應以三法而自呵責
何者爲三菩提道是平等之心非不平等心菩提道
是正行所得非邪行得菩提道是無異行得非離行
得復次應訶已心於自子所生怨家想惡知識想非
善知識想違逆佛智平等之慈害我善根彼應隨處

自調於心。如愛其子。一切亦然。如愛其身。一切亦然。應修是觀。我異處來。子異處來。何以故。一切衆生。曾爲我子。我亦是彼諸衆生子。終不生念我子、彼非。何以故。去至六趣。而復爲怨。或復爲子。我其當作等親非親。我以何故於其所親。倍生愛與於非親。所一切不與。若我生於愛不愛心。不能趣法。何以故。不等之。行至不等處。行平等行。至於等處。我不應行是不等行。我學等心。與諸衆生。至一切智。

菩薩本行經云。賢者須達居家貧窮。至信道德。往佛

聽法。佛問在家之士。當行布施。不布施也。須達白佛。當行布施。多施耶。少施耶。以好意施耶。不好意施耶。佛言。所施雖多。而獲報少。所施雖少。而獲報多。何謂施多而獲報少。雖多布施。而無至心。無恭敬心。不大歡喜。貢高自大。所施之人。信邪顛見。非是正見。不得快士。所施雖多。而獲報少。猶如耕田薄地之中。下種雖多。收實甚少。何謂施少而獲大福。所施雖少。歡喜心。與清淨心。與恭敬心。與不望報。與所施之人。復得快士。佛及辟支沙門四道。應正見者。所施雖少。獲福弘大。猶如良田。所種雖少。收實甚多。

彌勒所問論云。布種果有四種。一有果無用。二有用無果。三有果有用。四無果無用。初有果無用者。謂不至心施。不自手施。輕心布施。彼如是施。雖得果報。不能受用。如舍衛天王。雖得種種珍寶。不能受用。二有用無果者。謂不自施。見他行施。起隨喜心。以是義故。雖得受用。而自無果。如天子物。一切沙門婆羅門等。雖得受用。而自無果。又如轉輪聖王四兵。雖得衣食。而不得果。三有果有用者。謂至心施。不輕心施。如樹

提伽諸長者等。四無果無用者。謂布施已。因即滅盡。或爲出世聖道障。故猶如遠離煩惱聖人。

文殊所問經云。文殊白佛。菩薩能以妻子布施。如有婆羅門聞須達拏太子好施不逆人意。就求二子以爲僕使。歡喜施之。子拒不隨。被婆羅門鞭縛將去。何無平等慈心。佛告文殊。如人有兩兒。以其小兒施於大兒。此父母是平等心否。大兒打拍小兒。遂炙。誰當得罪。文殊白佛言。世尊。父母等心。無有罪過。大兒自得此罪。我於衆生。常平等心。如羅睺羅。可愛可念。提

婆達多亦可愛可念是故菩薩無有罪過
宗鏡云如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回施狗而問舍利弗汝以飯施我我以飯施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法義佛施狗得福多舍利弗者於一切人中智慧最上而佛福田最爲第一不如佛施狗惡田得福極多以是故知大福從心生不在田也如舍利弗千萬億倍不及佛心問曰如汝說福田妙故得福德多而舍利弗施佛不得大福答曰良田雖復得福多而不如心所以者何心爲內主田是外事菩薩

本緣經偈云若行惠施時福田雖不淨能生廣大心果報無有量故知福從心生不因田出別請五百阿羅漢不如衣次一凡僧何者以平等心福勝取捨心福微則勝劣由心豈在田乎施法既爾六度萬行然
涅槃教誡經云佛告比丘已能住戒當制五根勿令放入於五欲中譬牧牛人執杖視之無令縱逸犯人苗稼若縱五根非唯五欲將無崖畔不可制也亦如惡馬無轡狂象無鉤猿猴得樹騰躍踔躑難可禁制此五根者心爲其主無令放逸縱此心者喪人善事

制之一處無事不辦
雜譬喻經云持戒之人無事不得破戒之人一切皆失如失手瓶破一時滅去
諸經要云波羅脂國有二比丘來詣世尊中路渴乏遇井一比丘汲水便飲一比丘看水見蟲不飲守戒不得飲於蟲水遂即渴死飲水比丘往到佛所佛知故問汝自何來答我從波羅脂國而來復問汝有伴不答曰二人爲伴道中渴乏井水有蟲我即飲之因水氣力得見世尊彼堅守戒不飲渴死佛言癡人汝

不見我謂得見我彼死比丘已先見我若有比丘放逸懈怠不攝諸根雖共我住彼離我遠彼雖見我我不見彼若有比丘在海彼岸能不放逸精進不懈歛攝諸根雖去我遠我常見彼彼嘗近我
雜阿含經云時有比丘患眼師教應齅鉢曇摩華比丘遂至彼華池側迎風而坐齅之池神語比丘爲盜香賊比丘說偈不壞亦不奪遠住隨齅香汝今何故言我是盜香賊天神復答偈不求而自取世間名爲賊汝今人不與而自來向取是則名世間眞實盜香

賊時有一士夫取彼藕根重負而去比丘爲彼天神說偈如今彼士夫斷截阿陁利拔根重負去便是奸狡人汝何故不遮而言我盜香天神答偈狂亂奸狡人猶如乳母衣何足加其身且堪與汝語袈裟汙不現黑衣墨不汙奸狡兇惡人世間不與語蠅脚汙素帛明者小過現如墨點珂具雖小悉皆現嘗從彼求淨無結離煩惱如毛髮之惡人見如泰山比丘復說言善哉善哉說以義安慰我汝與常爲我數數說斯偈天神答偈我非汝買奴亦非人與汝何爲嘗隨汝數數相告語汝今自當知彼彼饒益事此丘聞已專精靜坐斷諸煩惱得阿羅漢

法集經云何者是菩薩忍辱力爲他所罵而不加報以得如響平等智力故爲他所打而不加報以得鏡像平等智力故爲他所惱而不加報以得如幻平等智力故爲他所瞋而不加報以得內清淨平等智力故世間八法所不能染以得世法清淨平等智力故一切煩惱不能染不能勝以得集因緣平等智力故是菩薩見一切染法門皆是清淨門

莊嚴經論云尸利毱多因設火坑并毒食害佛不得悔過號泣世尊告言汝勿憂怖說偈言起我我無瞋久捨究親心右以旃檀塗左以利刀割於此二人中其心等無異

中阿含云時諸比丘數共鬪諍於是世尊說偈若以諍止諍至竟不見止唯忍能止諍是法可尊貴

般若經云菩薩修二種忍圓滿無相忍波羅蜜多謂安受忍觀察忍安受忍者謂諸菩薩從初發心乃至菩提於其中間假使一切有情之類竟來呵毀凌辱

復以刀杖加害是時菩薩爲滿安忍波羅蜜多不生一念忿恨亦復不起加報之心但作是念彼諸有情深可哀憫增心煩惱擾動其心不得自在於我發起如是惡業但應自責不應瞋彼觀察忍者思惟諸行如幻不實不得自在亦如虛空無我有情命者生者養者士夫補特伽羅意生儒童作者受者知者見者皆不可得唯是虛妄分別而起誰訶毀我誰凌辱我誰加害我誰復受彼凌辱加害皆是自心虛妄分別我今不應橫起執著如是名觀察忍又無生法忍謂

令煩惱畢竟不生。及觀諸法、畢竟不起。微妙智慧皆
無間斷。
般若經云、邪見外道。爲求解脫。但欲斷、死。不知斷、生。
若法不生。即無有滅。譬如有人塊擲師子。師子逐人。
而塊自息。菩薩亦爾。但斷其生而死自滅。犬唯逐塊
不知逐人。塊終不息。外道亦爾。不知斷生。終不離死。
菩薩行深般若。善知因緣諸法生滅。
智度論云、觀其空人、先有無量布施持戒禪定。其心
柔軟。諸結使薄。然後得真空。邪見之人。應無此事。但

以憶想分別邪心取空。譬田舍人初不識鹽。見人以
鹽著種種肉菜之中而食。問言何以故爾。與語此鹽
能美物味。他便抄鹽滿口食之。鹹苦傷口。遂而問曰。
鹽何能作美。彼責癡人。此當籌量得中。令美云何純
食。然無智人聞空解脫門。不修功德。但欲得空。是爲
邪見。斷諸善根。若人入阿毗曇等三門則知佛法不
相違背。能知是事。即是般若波羅蜜力。於一切法無
所罣礙。若不得般若波羅蜜法。入阿毗曇門、則墮有、
中。若入空門。則墮無中。若入蜫勒門。則墮有無中。復

次菩薩行般若波羅蜜。雖知諸法一相。亦能知一切
法種種相。雖知諸法種種。亦能知一切法一相。名爲
般若波羅蜜。
涅槃經云、一切衆生不退佛性。名之爲有。決定得故。
譬如王者告一大臣、汝牽一象以示盲者。時彼衆盲、
各以手觸。王問之曰、象爲何類。觸牙者、即言象形如
蘆菔根。觸耳者、言象如箕。觸頭者、言象如石。觸鼻者。
言象如杵。觸脚者、言象如臼。觸脊者、言象如牀。觸腹
者、言象如甕。觸尾者、言象如繩。善男子、如彼衆盲不

說象體、亦非不說。若是衆相、悉非象者、離是之外、更
無別象。是諸衆生聞佛說已、或作是言、色是佛性。何
以故、是色雖滅、次第相續、是故獲得如來三十二相。
如來色常。如來色者常不斷故。乃至受想行識亦復
如是。善男子、如彼盲人、各各說象、雖不得實、非不說
象。說佛性者、亦復如是。非即六法、不離六法。是故我
說衆生佛性、非色不離色。乃至非我不離我。衆生我
者、即是五陰。離陰之外、更無別我。譬如墻壁草木合
之爲舍。離是之外、更無別舍。

般若經云如有女人端正巨富若無強夫所守護者易爲他人之所凌辱布施等五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若無般若力所攝護易爲魔壞

涅槃經云何爲嬰兒行如彼嬰兒啼哭之時父母即以楊樹黃葉而語之言莫啼莫啼我與汝金嬰兒見已生眞金想便止不啼然此黃葉實非金也若有衆生欲造衆惡如來爲說三十三天常樂我淨受五欲樂衆生聞是樂故心生貪樂止不爲惡勤作三十三天善業實是生死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方便說言常

樂我淨若有衆生厭生死時如來爲說二乘然本無有二乘之實以二乘故知生死過見涅槃樂以是見故則知有斷不斷有眞不眞有修不修有得不得

般若經云有菩薩方便善巧先現受用五妙樂境後方厭捨勤修梵行乃得菩提舍利子如工幻師化作種種五欲其中受樂於意云何彼幻所作爲有實不舍利子言不也佛告舍利子菩薩亦復如是方便善巧爲欲成熟諸有情故示受五欲而無實染所以者何諸菩薩於五欲中深生厭患不爲彼過之所塗染

攝大乘論釋曰有人必應作無間等惡業菩薩了知其心無別方便令離此惡唯有斷命爲善方便能使不作此惡若不捨命決行此業墮極難處長時受苦菩薩念言若我行此殺業必墮地獄願我爲彼受此苦報當令彼人於現在世受少輕苦於未來世受大樂譬如良醫治有病者先加輕苦後除重疾菩薩所行亦復如是因此生長無量福德疾證菩提

毗婆沙云王子白佛言佛有所說能令他瞋不佛答是事不定佛或憐憫心故令他人瞋得種善緣如乳

母以曲指鉤出小兒口中惡物雖傷無患

譬喻王經云佛告舍利弗譬如劫波娑縷同一樹生於中一人善作細衣價值百千一人欲作僕使麤衣織師報言劫波娑縷價值百千何作麤衣彼人不納但作僕衣舍利弗雖同一善或有攀援聲聞或有回向菩提亦復如是

傳燈云丹霞禪師宿慧林寺大寒乃取木佛焚之院主訶責師曰我燒取舍利主曰木頭何有師曰既無舍利再燒兩尊

統要云、智藏禪師因張拙秀才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諸佛是有是無。師皆曰有。張云錯。師云先輩參見什麽人來。張云曾參百丈。凡有問詰皆云無。師云先輩有甚血屬。曰有一山妻兩箇癡頑。又問百丈有甚血屬。云百丈古佛。和尚莫謗渠好。師云待先輩得似百丈時。一切皆無。張俛首而已。

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子修善法。父作不善。因子修善令父不墮三惡道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身口意業各別異故。若父喪已墮餓鬼中。子爲追福。當知即得。

懺法云、一切眷屬、皆是我等三世怨根。一切怨對、皆從親起。若無有親。亦無有怨。若能離親。即是離怨。何以故。若居異處。遠隔他鄉。如是二人。終不得起怨恨之心。得起怨恨。皆由親近。以三毒根相觸惱故。或父母責望於子。或子責望父母兄弟姊妹。一切皆然。小不適意。便生瞋怒。

佛本行集經云、佛知難陀學彼六羣比丘。恐畏損其功。即領難陀入毗羅城。至一魚店。令於此取一把臭惡茅草。經一時頃。令齅手。唯有不淨腥氣。佛告難陀若人親近諸惡知識。共爲朋友。相染習故。惡聲遠至。因斯事故。而說偈曰、猶如在於魚舖。下以手執取一把茅。其人手即同魚臭。親近惡友。亦如是。又共難陀至賣香所。令取香裹。還放地上。齅手著香。佛告難陀若人親善知識。隨順染習。得大名聞。而說偈言、若有手執沉水香。及以藿香麝香等。須臾執持香自染。親附善友亦復然。○莊嚴論偈、無病第一利。知足第一富。善友第一親。涅槃第一樂。○付法藏經云、華氏國王有一白象。能滅怨敵。若人犯罪。令象蹹殺。後時象

廐爲火所燒。移象近寺。象聞說法。心便慈悲。後付罪人。但以鼻齅舌舐而去。都不肯殺。王怪問之。智臣奏曰、此象近寺聞法。故爾。今可移近居肆。繫之。王用其言。象見屠殺。惡心轉熾。衆生尚爾。豈況於人。不因染習。○增一經云、佛告阿那律曰、一切諸法由食而存。眼以眠爲食。耳以聲爲食。鼻以香爲食。舌以味爲食。身以細滑爲食。意以法爲食。涅槃以不放逸爲食。飲食有九。人間四食、一段食。二更樂食。三念食。四識食。出世間五食、一禪食。二願食。三念食。四八解脫食。五

喜食攝大乘論云食有四種一段食二觸食三思食四識食段食者變成爲相若變異能作身利益事觸食者依塵爲相緣色等塵作身利益思食者望得爲相此望得意作身利益如人饑渴至飲食處望得飲食令身不死識食者執持爲相由此識故持身不壞若無識執持則同死人身即爛壞觸食屬於六識思食屬意望得段食屬色不關於心識食屬阿梨耶

經律異相云世尊曰雖覩女人長者如母中者如姊少者如妹如子如女當內觀身念皆惡露無可愛者外如畫瓶中滿不淨觀此四大因緣假合本無所有

大方便經云佛告阿難人生世間禍從口生當護於口甚於猛火猛火熾然能燒一世惡口熾然燒無數世猛火熾然燒世間財惡口熾然燒聖七財口中之舌鑿身之斧滅身之禍

四十二章經云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汙天還汙已身賢者不毁禍必滅已

智度云如有罵聲聞便直過若不分別誰當嗔者凡人心著吾我分別是非而生恚恨若人能知語言隨生隨滅前後不俱則無瞋恚亦知諸法內無有主誰罵誰瞋

涅槃經云耆婆醫師告阿闍世王臣聞佛說智者有二一者不造諸惡二者作已懺悔更不敢作猶如濁水置之明珠以珠威力水即爲清如煙雲除月則清明作惡能悔亦復如是王若懺悔罪則除滅淸淨如本

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出則飲酒射獵還便然燈燒香投槃作禮邊侍人言王飲酒射獵復又燒香當有何福王聞之便使人然大鑊湯使沸內一餅金即呼邊人探取其金人言湯熱手不可近王語汝作方便取之人言作何方便王云汝去下火以水添湯即如王言便探得金王語我飲射時自如湯沸我作禮時自如去火以水添湯何故不得福也

寶積經云譬如二人善解醫方善解咒術善別毒藥善識甘露爾時一人於大衆中即取毒藥而自食之食已受苦復求甘露咒術不能得遂便命終時第二人作如言我今不能食於毒藥亦不須甘露彌勒當

來末世後五百歲有諸在家出家菩薩亦復如是作
如是言如我說法能除諸罪如是語已轉集惡業復
作是言我還懺悔有菩薩其心清淨作如是言我不
作罪不須懺悔我當懺悔過去未來一切諸罪現在
不作亦如彼人不食毒藥不須甘露所言毒者是犯
律戒莫作食毒之人

經律異相云裴扇闍國有女人提韋婆羅門種大富
無兒婆羅門法若不如意便自燒身願生那羅延天
國內有沙門鉢底婆智慧精進教以先身罪業隨逐

精神不與身合徒自焚燒安能滅罪禍隨心生心念
善法受報亦善心念惡法受報亦惡云何於苦惱中
求欲滅罪望善報也如困病人為苦所逼復遭惡人
打罵時此病人寧有善心無忿惱不提韋曰但生忿
惱辨才曰汝今燒身身體燋爛神識未離故受苦毒
從是命終地獄尤劇又如牛車厭患於車欲使車壞
前車若壞復車復抱罪業未盡假令燒壞百千萬身
罪業因緣相續不絕猶如阿鼻一日之中八萬過死
八萬過生罪盡方畢況爾一過燒身欲求滅罪問曰

願聞滅罪方法辨才曰前身作惡如雲覆月後心起
善如炬消闇起罪之源由身三口四意地業行今當
一心單誠懺悔改邪就正捨身受身至成佛道辨才
即受提韋十善歡喜奉行

金光明最勝王經云妙幢菩薩問四化佛釋迦牟尼
壽量無限云何示現短促時化佛言釋迦於五濁世
出現之時為欲利益眾生令生信解若見如來不入
涅槃不生難遭之想所說經典亦不受持所以者何
常見佛不尊重故譬如有人見其父母多有財寶便

於財物不生希有難遭之想所以者何於父母財物
生常想故善男子彼諸眾生亦復如是若見如來不
入涅槃不生希有難遭之想所以者何由常見故彼
佛世尊不久住世善巧方便成就眾生

罪業報應偈水流不常滿火盛不久照日出須臾沒
月滿已復缺尊榮豪貴者亦復過於是人身既易失
不須生貪著○摩耶經偈譬如栴陀羅驅牛就屠所
步步近死地人命復過是

四不可得經云有兄弟四人得五神通皆號仙人宿

對來至自知壽盡各思方便免難一踊空中而自藏形一入市中人鬧之處在中避命一入大海三百三十六萬里一擘開山入藏其中四人竟不得脫藏空中者便自墮地猶菓熟落在山中者於彼丧巳禽獸所噉在海中者魚鱉所食入鬧市者死於衆中佛既觀知謂此四人暗昧不達欲捨宿對三毒未除安脫此患佛說頌曰雖欲藏在空善處大海中假使入諸山而欲自翳形以求不死地未曾可獲定是故精進學無身乃爲寧〇出曜經偈大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未曾有一事不被無常吞

五母子經云沙彌年七歲出家得道自識夙命而笑曰故我一身五母悲惱爲第一母子時隣家亦生然我短命母見隣子即悲惱也爲第二母子時天命早夭母若見人乳兒即悲惱也爲第三母子時少年先死母見同輩娶婦即悲惱也爲第五母子時七歲出家我母憶念即悲惱也五母聚會各說其子咸增哀苦我念生死輪迴如此當勤精進求道

五無反復經云梵志因見田大之兒遭蛇螫死父殊不顧往報其母亦不傷悲說向其姊亦說譬喻言與其婦喻如宿鳥至報其奴喻如犢子如是五人俱了生死梵志問佛亦說生死本空

宗鏡云食料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有權者旬支無則日支凡六品至一命皆季支其不食祿者年支故知飲啄有分豐儉無差所謂玉食錦袍鶉衣藜藿蓽門金屋千駟一瓢皆因最初一念而造心跡纔現果報難逃以過去善惡爲因現今苦樂爲果必然之理也

攝大乘論釋云頌曰鬼傍生　天各隨其所應等事心異故許義非真實釋曰鬼傍生人天各隨其所應者謂於傍生見有水處餘鬼見是陸地高原於人所見有糞穢處猪等傍生見有淨妙可屋室宅於人所見淨妙飲食諸天見爲臭穢不淨如是衆生於等事中心見異故

涅槃經云師子吼菩薩白佛云何現世輕報地獄重受地獄重報現世輕受佛言一切衆生凡有二種一者有智二者愚癡若能修習身戒心慧是名智者若

不能修身戒心慧是名愚癡云何不修身者不能深觀是身無常無住危脆念念滅壞是魔境界不修戒者不能具足尸波羅蜜不修心者不能具足禪波羅蜜不修慧者不能具足般若波羅蜜善男子若有不修身戒心慧之人於小惡業得大果報譬如蒼蠅爲唾所粘不能得出是人亦爾於小罪中不能自出心初無悔不能修善覆藏瑕玼雖有過去一切善業悉爲是罪之所垢汙又如小器之水置鹽一升其味鹹苦難可得食又如貧人負他一錢不能償故身未繫

縛多受衆苦是人罪業亦復如是是故能令現世輕報地獄重受若有修習身戒心慧能觀諸法同如虛空不見智慧不見智者不見愚癡不見愚者不見修習及修習者是名智者能令地獄果報現世輕受是人假作極重惡業思惟觀察能令輕微如恒河中投一升鹽水無鹹味飲者不覺如巨富者雖多負人千萬寶物無能繫縛令其受苦是故能令地獄重報現世輕受

涅槃經云若一切業定得果者則不應求修習聖道若不修道則無解脫一切聖人所以修道爲壞定業得輕報故不定之業無果報故若人遠離修習聖道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不得解脫得涅槃者亦無是處若一切業定得果者一世所作純善之業應當永已常受安樂一世所作慇重惡業亦應永已受大苦惱業果若爾則無修道解脫涅槃人作人受婆羅門作婆羅門受若如是者則不應有下姓下人人應常人婆羅門常應婆羅門小時作業應小時受不應中年及老時受老時作惡生地獄中地獄初身不應便受

應待老時然後乃受若老時不殺不應壯年得壽若無壯壽云何至老業無失故業若無失云何而有修道涅槃善男子業有二種定與不定定業有二一者報定二者時定或有報定而時不定緣合則受或三時定所謂現受生受後受善男子若定心作善惡業作已深生信心歡喜若發誓願供養三寶是名定業善男子智者善根深固是故能令重業爲輕愚癡之人不善深厚能令輕業而作重報以是義故一切諸業不名決定

因果經云天人身淨不受塵垢心常歡悅無不適意
之事猶爲欲火所煎福盡之時五衰相現一者頭上
華萎二者眼瞬三者身上光滅四者液下汗出五者
自然離於本座○又云諸天子本修少善得受天樂
果報將盡生大苦惱墮三惡道本造善行爲求樂報
令得少樂後復多苦譬如餓人噉雜毒食初雖爲美
終成大患云何智者貪樂此也色無色界諸天見壽
命長便謂常樂既見變壞生大苦惱即是邪見謗無
因果以此事故輪廻三塗備受諸苦三界之中無有
一樂

立世論云若日隨月後日光翳月漸漸掩覆至十五
日覆月都盡是名黑半若日在月前行日日開淨亦
復如是至十五日具足圓滿是名白半
五分律云佛告阿難海有八未曾有大海漸深潮不
過限不宿死尸百川來會無復異稱萬流悉歸而無
增減出珍珠等寶大身衆生皆住其中同一鹹味是
爲八我此正法亦復如是漸漸制漸漸教漸漸學我
諸弟子於所制戒終不敢越有犯必黜不宿容之雜
類出家皆捨本姓稱釋子沙門諸善男子出家多得
無餘涅槃而無增減有種種法寶所謂四念處乃至
八聖道分有諸大人四果等衆住正法中若有入者
同一解脫味
阿含經云捨家入山求道遠離惡法謂婆羅門種習
業自營謂之居士種習伎藝以爲生活謂之首陁羅
種是四種中有人思惟世間恩愛汙穢不淨何足貪
著所以捨家剃除鬚髮法服求道我是沙門○莊椿
云四種人所觀不同一凡夫人見三界爲樂法華云

歡喜遊戲不覺不知於諸欲染貪著深固二二乘人
見三界爲苦法華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充滿
三菩薩人觀三界唯空
鞞婆沙論云問曰未知卵生云何答曰所謂衆生入
於卵中卵所纏卵所裹啄破而生如鴈鶩鵞孔雀鷄
鵄鴝鵒千秋或金翅鳥或龍或人胎生云何謂衆生
入胎網中胎裂而生如象馬猪羊騾驢駱駝水牛野
鹿或金翅鳥或龍或人濕生云何謂衆生因竹葦孔
腐樹孔臭肉穢食圊廁泥糞熱氣蒸鬱相近相逼相

因而生如蛣蟯蚑蚃蛾蜀蝨蟻或金翅鳥或龍或人
化生云何謂衆生成就一切根具足身肢節一時而
生如一切地獄一切餓鬼一切中陰一切天金翅鳥
或龍或人問四生界有幾生曰欲界一切四生可得
色無色界惟一切化生問此四生趣有幾生曰地獄
餓鬼天唯一化生且餓鬼亦胎生畜生及人一切四
生可得問云何知人中有卵生曰閻浮利地多有商
人入海採寶得二鵠鳥形儀極妙隨意所化一失一
在在者共臥一室彼會合時遂生二卵產二童子後

出家證阿羅漢一名耆尸波羅尊者二名復鉢尸拔
羅尊者問云何知人中有濕生曰頂生王尊者遮羅
尊者云何知人中有化生曰劫初人也
雜阿含經云昔一貧人渡河爲水所漂殆死得出時
有辟支佛詣舍乞食歡喜施竟騰空飛去貧人發願
願我後身長大一切深水無過膝者以是因緣爲阿
修羅得極大身四大海水不能過膝立於海中身過
須彌智度論云修羅結使覆心得道甚難諸天雖隨
結使直心信道修羅心多邪曲不將近道以是故修

羅雖則與天相似以其近道難故故在人下
毗尼云古有畜生所以能語者謂劫初故先有人天
本有三惡初有三惡盡從人天中來以宿習近故是
以能語今時畜生久歷三惡故不能語
懺法云何名阿鼻地獄阿者言無鼻者言遮又鼻言
救合言無遮無救又阿言極熱鼻言極惱
毗婆沙論云若人一日一夜持不殺戒於未來世決
定不逢刀兵災起若以一訶梨勒菓起殷淨心奉施
病僧於當來世決定不逢疾疫災起若以一摶之食

起殷淨心奉施僧衆於當來世決定不逢饑饉災起
〇又云有苾蒭白佛劫爲何量佛言劫量長遠非百
千等歲數可知苾蒭復言有譬喻不佛言如全段石
山縱廣高量各踰繕那迦尸細縷百年一拂山已磨
滅此劫未終汝等當知經此劫數無量百千在於惡
趣及人天中生死輪轉受諸劇苦何得安然不求解
脫
智度云阿僧祇阿者秦言無僧祇者秦言數故謂之
無數

文殊所問經云何五濁惡世謂刼濁衆生濁命濁煩
惱濁見濁云何刼濁三災起時更相殺害饑饉疾病
云何衆生濁惡衆生善衆生勝劣衆生云何命濁千
歲衆生二十三十乃至千歲有長短故云何煩惱濁
多貪多嗔多癡云何見濁邪見戒取見取常見斷見
有無見我見衆生見如是五濁如來悉無
寶積經云相莊嚴星宿聚王菩薩白佛言我等得大
利不生彼弊惡下劣衆生之中佛言莫作是說何
北方有世界名妙莊嚴忍彼現有佛號大自

一亘

其土衆生悉皆具足一向安樂譬如比丘入於
定彼之安樂亦復如是若彼衆生於彼國土億百
千歲修諸梵行不如於此娑婆世界一彈指頃於諸
衆生起慈悲心所獲功德尚多於彼何況能於一日
一夜住清淨心
起世經云有時空中起雲作伽茶聲出大電光諸天
文人記必雨然衆生中多有不如法行躭樂諸欲慳
貪嫉妬邪見所纏彼諸人等以惡行故習非法故天
則不雨是名雨障因緣

〔清〕黄文蓮撰

老子道德經訂注二卷

清乾隆五十二年刻本

上海黃芳亭著

道德經訂注

乾隆丁未鐫

老子道德經訂注序

書亡于秦火而亂于注家注家之言各以所見訓釋原文或發明一句之旨或疏通隻字之義按簡討尋經傳自別迨秦火後方策散佚諸家網羅舊聞筆而存之嗣經傳寫之誤讀者惑于疑似更强爲附會而經傳亂矣昔老子去周度函谷關從令尹喜請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下篇之首章曰失道而後德是其于道德有軒輊焉玩其詞知其旨與子思所稱天道人道孟子所言性之身之者略同也五千餘言之說見于史記第就今世所留傳者而論恐非復關尹之舊藏而出于漢人之采摭也度秦火以前本有五千餘言之文學者習知其數綱求之而不

足乃雜取近似者以附益之不然每章之文多者百餘字少者二三十字何以彼此重複前後淆雜又其間支離淺薄之詞不一而足歟八十一章之目出于河上公注本而唐劉氏知幾謂老子無河上公注是以世鮮傳者吾無從考其優劣矣鄰氏傅氏徐氏說雖載漢書今皆不可得見惟晉王氏弼注尚存王氏之注以上下篇互相引證二十章絕學無憂注用四十八章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之文四十一章進道若退注用七章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之文凡若此者不可枚舉乍閱之頗似貫串及尋繹老子之文言道言德各有宗主則亦未免紊亂其旨安知周秦之末不先有如王氏者牽合上下篇以爲注暨乎網求遺失採取失眞傳寫滋誤因以有彼此重複前後淆雜與夫淺薄

支離之病耳謹就臆見畧爲删節雖不足五千言之文要使老子之言道德者湛然秩然不離其宗兼取王氏以來注家之言駁而不醇者加以商定名其編曰訂注屬草甫成許孝廉芳谷名如蘭全椒人見之曰世人習言老莊尚不知老莊之異烏足以知老子上下篇立言之異更何能知注家之言與老子之言之異今子所言老子有迥異乎世俗之言老子者第恐泥五千餘言之說轉議子之不足于文耳予曰多而滋惑不若少而見眞吾寧貽非笑于後人而不欲古書之亂其旨也遂舉而筆諸篇端乾隆庚子嘉平朔日上海星槎黄文蓮芳亭氏書于全椒學署

老子道德經訂注

上篇　　上海黄文蓮訂

[seal]

體道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元元之又元衆妙之門

常道常名兩常字只是尋常意劉氏取佛氏不壞不滅之說以觧之非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二句即是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劉氏林氏俱以常無常有爲說則兩欲字便沾滯矣徼或

云禮記所謂竅于山川之竅愚意當從篠韻音皎晏子云徼者德之歸也元之又元衆妙之門林鬳齋云即莊子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引証自好○老子之文最深厚潔淨傳寫者或雜以注家之言故時有淺薄支離重複之病亦間有錯簡焉讀之不能無疑即如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八字乃是注釋老子者于觀其徼之下作承上落下之文其實無所謂兩者亦不得謂之異名也王氏謂同出者同出于元則又非同謂之旨矣原文似不當如是謹節録于後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

毋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同謂之元元之又元衆妙之門

養身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王氏云美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得而偏舉也鄙意美之爲美善之爲善不是偏舉是居功意斯惡斯不善非别有所謂惡與不善也知

爲美而美卽是惡知爲善而善卽是不善○故有無相生六句文情極妙但意義甚薄亦于上下無關王氏泥此六句是以有不可偏舉之説疑注家語也爲而不恃便非無爲此下篇養德章之文節之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安民第三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首四句只是言名利之誘人爲非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申說上四句意而所包尤廣○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上文既說使民無知則又何有所謂知者使不敢爲便須法制禁令似非老子之言節之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爲無爲則無不治

無源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若存王氏作或存）

道便是源故篇名無源象帝之先是言其在造物之始也冲林云虛也就鄙意亦有和意○用而不盈似淵注家釋淵乎二字故多一似字若云似萬物之宗便難解說劉氏云挫其銳是自點檢解其紛是去累至和其光同其塵則幾于造物者爲徒矣從前儒者以此語爲病不知最是高明遊非人間世也愚按劉氏每以林解爲非而不知此處所解亦誤此十二字全是形容道體並不襯以人爲下篇第五十六章元德篇申說知者不言重復用此十二字便不能無病子是以節之劉氏解此竟在人身上說誤矣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
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虚用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
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芻狗王云地不為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為人生狗而人食
狗未免穿鑿林云相忘之喻也祭則用之已祭則棄之喻
其不着意而相忘爾以精言之則有所過者化之意而說
者以為視民如草芥誤矣不仁不有其仁也生物養民仁
也天地生物而不以為功與物相忘也聖人養物而不以

為恩與民相忘也橐籥王氏云橐是排橐籥是樂籥林云
籥者橐之管橐籥用而風生焉薛云冶鑄所用鄙意不然
橐是韛橐之橐管子云天地萬物之橐也籥即月令孟冬
慎管籥之籥虛而不屈橐也動而愈出籥也多言數窮林
氏謂天地之道不容以言蓋多言則每每至于自窮復引
夫子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為亦此意鄙意此二
句應貼聖人身上講多言是條教號令之繁有行不去處
聖人只是行不言之教而已

成象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
勤

此章之文列子天瑞篇全載之稱為黄帝書不知老子果
取諸黄帝書耶抑列子誤稱之也篇名成象蓋極言道之
妙處不是養生之說朱子曰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
是此六句的解

韜光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
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長生不是長生久視之長生言其生物無已也後其身而
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即不居不去之意成其私是使民各
得分願無私無所私于已也聖人為無為而已故篇名韜

光○次句亦注家語節之

天長地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易性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
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
故無尤

水善二字似注家添設又因無尤二字故于爭字下有處
衆人之所惡六字蓋言爭之見尤也解者乃謂就卑就濕

不以人之所惡爲惡說盍支離矣節之
上善若水利萬物而不爭故幾于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
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運夷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巳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卽天道禍盈而福謙意劉云揣有把玩之意銳之與助
長同愚意銳不是助長似自露其鋒耳事業祿位皆在言
中○金玉滿堂八字是注家釋不可長保意節之
持而盈之不如其巳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富貴而驕自遺其

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能爲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元覽能無疵愛民
治國能無爲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之生
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
此篇蓋言修養之功王云載猶處也營魄人之常居處也
林云營魂也神也魄精也氣也載猶車載物也愚不謂然
楚辭載營魄而登霞王逸注曰抱靈魄主上升蓋專指魄
也凡人孰不有魂魄魄主受納魂主經營前人固有此說
而未問以營爲魂之別名竊意月三日成魄漸漸生明正
是陰陽之精神交感處載始也營經營也繫辭云四營而
成易老子之意似取象于此蓋言人之自修如月始成魄
緊緊抱着光明與之爲一能不相離耳王氏本上六句皆
有乎字林謂老子作設問之語曰人能如此乎恐非眞旨
一人之身精神爲上氣次之故又須養氣不動之謂專致
極也柔者綿綿若存之意嬰兒之氣最柔故曰專氣致柔
能嬰兒人若工夫未到而務爲元覽則不能無疵疵者累
也林以無疵爲無分別者非是精氣神三者具是眼界便
超然曠然不着一物何疵之有老子形容無疵之象若經
一番滌除者然林氏以爲蕩滌瑕垢便與元覽爲二事矣

由是而應物至于愛民治國只是行其所無事亦何所爲
耶王氏解無爲二字謂所謂道常無爲侯王若能守則萬
物自化愚謂此又爲政章之文似與本文無涉天門開闔
陰陽之交感也老子固爲守雌之說者而曰無雌蓋巳至
于自然之候明白四達無不知矣而曰能無知豈非自然
而然者乎以下言生之畜之者蓋言精神之充積如魄之
生明漸生之漸畜之雖爲而無所挾持不見其有爲之迹
斯眞能爲也○篇內句句用韻生而不有長而不宰八字
疑注家解爲而不恃句取下篇第五十一章之文分配生
畜故并取是爲元德四字作結韻既不叶意義亦襍不如

節之恃字疑亦持字之訛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元覽能無疵愛
民治國能無爲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
之爲而不持

無用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
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
用

林云轂車中之容軸者也輻輪之股也轂惟虛中故可以
行車埏埴陶者之器也虛而員故可以成器戶牖室中之

通明處也此三者皆是譬喻虛者之爲用車器室皆實有
之利也而其所以爲車爲器爲室皆虛中之用劉云極意
形容一箇虛字使人自悟謂物物皆有而常制于無也

檢欲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
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
此

王云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謂之爽兩爲字或云並去聲
鄙意平聲讀亦有味爲腹養其內也不爲目不馳于外也
固是借說亦舉一以見例辭旨盡矣何須再贅一詞彼固

五者而此爲何物亦注家語也節之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
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

厭恥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
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于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
託于天下

寵辱者居人之下而受人之寵寵卽辱也人爲之主出吾
意外故得失若驚貴大患者身有天下而視天下爲吾身

極貴重之物便時時有得失之患爲吾有身四字已申說
了然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二句乃是注家所下轉語遂成
佛氏一派離郤宗旨不如節之下四句不是一意王氏本
無兩于字劉氏本有兩于字愚謂皆傳寫之誤貴以身爲
天下猶是以有天下爲貴但可寄吾身于天下不能無患
也愛以身爲天下則不見有天下之可貴而愛吾身以愛
天下則吾身便爲天下托命之身故可以託天下人謂老
子無意于世不知老子者也載營魄章尚說到愛民治國
豈無意于世者哉特其本領與人另有一番作用耳篇名
厭恥卽是孟子人之所貴意末四句一用于字一不用于

字斟酌乎兩本似有合處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于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天下

贊元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于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像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記載之書以年月繫事者謂之紀林氏釋紀曰綱紀尚似

隔一層○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是注家語試問何以爲不可致詰並不曾分而爲三何須混而爲一○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乃是注家以老子之言注老子徒滋後世疑惑耳節之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于無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顯德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氷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能敝王本作能蔽永樂大典作能敝

古之善爲士者猶孟子所謂深造自得之人孰能濁以靜之徐清三句是下手做工夫處安卽靜也生則易盈能敝不新成所謂保也敝王氏本作蔽注覆蓋也玩不新成三字則應作敝與考工記相筋欲敝之敝同解似言成熟也○豫兮若冬涉川以下正是深不可識處何常是强爲之容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乃是注家添設老子斷不爲此沾滯之文節之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識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氷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歸根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首六字是老子大本領薛氏云芸芸動也根猶本也命者道賦予物有若命然也林氏解歸其根爲物之終非是不

知常者不知命者也故妄動而多凶容是容物無物不容
所以爲公公便是靜虛之極處老子之文如是足矣公乃
王以下皆是注家衍出節之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
常容容乃公
淳風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
焉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王云太上謂大人大人在上故曰太上林云下天下也上

古之時天下之人但知有君而已愚意如此解釋便逐字
割裂無味所謂太上即道德也雖下知之人亦皆有之與
狗子具有佛性同意至人與道爲一便是太上三其次即
第四十一道化篇所謂上士中士下士也猶兮者不信之
貌不信則誓詞作矣他本于信不足焉之下有有不信焉
四字便與二十三章結句相同在此篇眞是贅筆當從劉
氏本及至功成事遂而百姓皆曰我自然此正所云下知
有之也
俗薄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
忠臣
韓子云老子之小仁義非小之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
義則其小之也固宜愚意老子不但看得仁義小還把仁
義當做假不過如權謀覇術並非我儒所謂仁義也六親
不和二句蓋言家庭和則夫人而能爲孝慈矣天下治則
夫人而能爲忠臣矣此兩有字與上文兩有字不同有疾
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之慨是老子憫世之言
還淳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孟子以巧力譬聖智老子則竟以聖智爲巧力人能絕巧
棄利便不作損人利己事何有于盜賊哉以爲文不足故
令有所屬是憫世道之日趨于文號令愈多則風俗愈薄
不如守其素樸之爲愈也下四句是一直貫串不承上四
句來此三者三字是注家添設節之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
有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異俗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
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

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漂乎其若海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于人而貴食母

此篇乃騷賦之祖漂乎其若海林本作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所止薛本作忽若晦寂若無所止未知孰是孩笑也林云稍長非是食母王云生之本也人皆棄生民之本貴末飾之華故云我獨異于人吳云我獨若遺言人之爲學者務多能而我獨一無所能人之爲學者務多知而我獨一無所知此我之所以獨異于人而我之貴者大道也萬

物資之以養故曰食母○按末句正是應篇首四字林本作求食于母不知何所本疑亦注家添小字于旁强爲之解而誤從之以爲正文如是耳

虛心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劉云先言其人而後及于道其人道之驗也林云孔盛也知道之士惟道是從而其見于外也自有盛德之容薛云閱者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喻道猶門萬物皆由此而往也衆甫王云物之始也薛云即天地萬物是也今案薛解爲優○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並其精甚眞其中有信均似注家語節之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益謙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王氏注曲則全四句即以不自見四句分貼似屬牽强林云聖人所抱只這一件道理所以爲天下之法式○曲則全曲是偏而不全全不止全歸來三句亦注語節之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虛無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于人乎故從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得之同于德者德亦得之同于失者失

亦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一本飄上無故字
王氏以聽之不聞名曰希注此希字又云道之出言淡乎
其無味無味不足聽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亦似牽合鄙
意希言者寡言之謂也劉云寡言以養氣養氣法自然多
言比飄風驟雨雖爲氣也愚意劉注首句尙多一層轉折
至飄風驟雨不是比多言老子卽以人言爲天地之飄風
驟雨而已○同于道者至失亦得之亦注語也失者同于
失蓋言反道背德安于危亡而已安有所謂失亦得之哉
節之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

不能久而況于人乎故從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
者同于失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苦恩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
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故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一本作物或惡之

王云物尙進則失安故曰企者不立鄙意尙非的解薛云
舉踵曰跂張足曰跨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濶則
反害其行矣愚謂跂與跨總不是自然相自見自是自伐
自矜正如立者之跂行者之跨學道者多有此病故曰其
在道也曰餘食贅行言如食之棄餘形之贅旒而已有道
者斷不爲此豈必因物惡而不處哉物或惡之四字用于
偃武章不祥之器下則順此處似注家添設節之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
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故有道者不處也

象元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
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
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王云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愚意
混成是形容道體混然而成不必說萬物由之以成先天
地生故可以爲天下毋○天下歸往之謂王注家就大字
行出曰逝曰遠曰反者言王之所以爲大也人卽王也故
道大至王亦大當是人法地至天法道之注老子不應有
悖滞之文節之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
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域中有
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重德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
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王氏本失臣作失本注云爲喪身也失君爲失君位也薛
氏觧失臣失君謂人主行事輕脫則臣之有識者憂其不
足輔而有去志若多欲躁擾則下人叛之而有危亡之禍
愚意篇名重德行不離輜重以下皆是借喻所謂臣與君
者卽孟子所云小體大體耳

巧用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
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

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
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首三句說巧用極自然善閉善結所以爲喻也是以聖人
常善救人至無棄物古本無有也傳奕曾辯之襲林劉皆
訓藏薛訓重謂聖人之智明而又明也對下雖智大迷宜
從薛○大迷卽襲明之反面文亦足矣末四字似誤採注
語節之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
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
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

反樸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
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知其
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散則爲
器聖人用之則爲長官故大制不割
王云樸先之屬也非後之屬也知爲天下之先也必後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也鄙意不然雄雌者剛柔之義
也樸散則爲器林云卽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也
制薛云裁斷也愚謂卽制器之制有造物者存故曰大制
樸散爲器極其自然聖人用之順其自然而已故曰不割

王氏乃云聖人因其分散故爲之立官長以善爲師不善
爲資復使歸于一泥矣則爲官長四字亦注家語節之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
散則爲器聖人用之故大制不割

無爲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
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林解作萌取天下之心而强爲善非也薛云取猶致也言人主將欲致天下之治而不知其道乃以有爲而爲之凡物或行或隨四句正是言天下之爲神器不可以爲去甚去奢去泰正是聖人之無爲○爲者敗之八字又是注家取他篇之文以注不可爲也何節之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凡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儉武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王云爲始者務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務欲還反無爲故云其事好還也蘇氏曰聖人用兵皆出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强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劉氏云荆棘凶年是小小証驗愚意蘇氏說優早已薛云不能久○果者果敢之謂壯卽强也不敢以取强焉下宜直接物壯則老果而勿矜至果而勿强亦注語也節之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焉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偃武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尙左凶事尙右是以偏將軍左上將軍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則以喪禮處之戰勝以喪禮主之一本君子居則貴左之上無是以二字

此篇王氏無注謂其非老子之言也愚則謂注語多于原

文兵者不祥之器至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注語顯然言居上勢以下皆注也節之○故有道者不處係二十四章結句君子不得已而用之當在此處斟酌易之未知有當否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君子不得已而用之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吉事尙左凶事尙右是以偏將軍左上將軍右首句永樂大典無之器二字鄙意佳兵者但當謂之不祥而物所惡者不祥之器也故恭酌用之

聖德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

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于江海

王云始制謂樸散始爲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愚意此亦强爲之解始制有名道卽名也薛云道體甚微發于用而後大故謂樸雖小天下不敢臣謂其尊而無上也賓服從也有名承無名而言道之樸無名及制則有名矣天下之名因事寖多過此以往名愈多而實歸喪矣名既有而亟知止所以保恒久之治而無危殆之患也江海爲衆水所歸末二句正侯王能守而萬物自賓之意

辨德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不曰哲而曰智蓋小智也不曰勇而曰有力蓋小勇也知足者富卽衛公子善居室之義死而不亡者壽龜山楊氏嘗取以論顔跖之夭壽矣此篇之言最爲純粹

任成第三十四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于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王云言道氾濫無所不適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則無所不至也薛云氾者周流無滯之意可左右者言其無所不可○愚意功成不居似注家取養身章之語以明不爲主之義常無欲從不爲主看出可名于小者言其極微極渺也聖人終不爲大者聖人亦無欲也萬物歸焉所以成其大揔承恃生衣被來而不爲主四字似贅疑注家添設節之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于小萬物歸焉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仁德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薛云執守也大象道也聖人守道無爲天下自往歸之樂與餌過客止不過一時之悅耳適口而客猶好而留焉道之可好平淡無奇而有不可既者蓋足上視下之文道之出言林云猶曰道之爲言也

微明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强魚不可脫于淵國

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不可脫于淵林謂淵喻道魚喻人人之不能外于道猶魚之不可脫于淵薛謂魚能深潛則常活不可躁動而脫于淵譬國能守柔則常安不可矜其威力以觀示于天下此二說薛較貫串愚按此篇是言物理如此察之于微其事顯然故曰微明柔弱勝剛强以下方是言人當知所自處薛氏云程子嘗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氷炭其初意欲談道德之元妙處後來却入權詐上去如將欲取之必過與之之類程子之言豈可謂其不然然竊謂此章首明物盛則衰之理次言剛强不如柔弱末則戒人之不可用剛也豈誠權詐之術而與二篇之言相反哉夫仁義聖智老子猶且病之况權詐乎按史記陳平本治黃帝老子之術及其封侯嘗自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由是言之謂老子爲權數之學是親犯其所禁而復爲書以教人必不然矣

為政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鎭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王云道常無爲順自然也而無不爲萬物無不由爲以治以成之也吳氏云道之無爲久而不變雖一無所爲而于所當爲之事無一不爲也若無爲而事有廢缺則亦何取其無爲哉此之無爲蓋性焉安焉者也愚謂吳注較明快○任成篇云常無欲可名于小無名之樸卽不欲也靜卽鎭也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豈非天下自正乎無名之樸亦將不欲注家强爲之說節之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鎭以無名之樸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老子道德經訂注　　選訂

下篇

論德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取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一本作不處其薄）

不德不失德是無心有心之别無德不可爲德也以有心

也無以爲有以爲即不德不失德之實前識劉云猶先知自謂機警者也○我儒言道德仁義禮是一貫的老子分晰而爲五乃是見解各别處仁義即老子所謂下德無德則失德矣窃意上仁四句似注家語未免有障礙末贅言故去彼取此亦注也節之○世人多言晉人祖述老子故尚清談而廢實行嗜放達而遺名教以至于亂薛氏詳辨之大旨以爲去薄而取厚者老子之指也去薄而取其至薄者晉人之行也老子之棄仁義將以宗道德絶禮學將以反忠信如晉人者吾見其棄仁義絶禮學而已未見其宗道德反忠信也自太康之後訖于江左之亡士大夫務名高溺宴安急權利好聲伎其貪鄙媮薄極矣若夫尚清談嗜放達猶其小者耳晉人之行與老子之言不啻方圓黒白之相反安在其祖述老子之道哉薛氏此論極透切可爲老子功臣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

法本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致數車無車林云致至也薛云致義未詳疑衍文愚謂即上文致之之致言所以得此之由也林謂車總名隨件而數之則爲輪爲轂爲輻爲衡爲軾則無車矣劉又謂今人皆有意于爲衡爲軾猶數車也各志其一以爲用耳不知

車之爲體在無用之中而無不用薛本數車作數輿謂輿者衆材之總名苟一一而數之盡合衆材而後成輿若無衆材是無輿也皆似强爲之解鄙意謂侯王托身萬民之上若乘車然雖致數車其初未嘗有車也但須貴而能賤高而能下不欲如玉與石之不能變化耳○其致之一也已是起上束下之文天無以清將恐裂六句雖亦叶韻之文但並非要義似亦注家言節之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去用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無

薛云反復也道之動以復爲本道之用以弱爲常首章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即生于有生于無之義也

道化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纇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辱焦本作黷）

王云建猶立也建言古之立言者夷平也纇一本作類謂無分別玩明昧進退皆相反之辭則此應從類纇疵累也偷惰也渝變也道隱無名以上皆建言夫惟道善貸且成是老子之語正須無名來善貸且成是言天地間莫非道之所寓或以貸爲借爲與似泥○不笑不足以爲道似非老子之言亦注家添設節之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纇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黷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同異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冲氣即陰陽之相感處薛氏謂損之則就其冲和故益益之則遠其冲和故損愚謂爲益爲損皆和也强梁則戾于和故不得其死教父劉氏云以此爲教首薛氏云衆教之先也林氏則云强梁者不得其死若吾以道教之則皆在衆人之上是世之所師者又當以我爲師故曰吾將以爲

教父愚謂不然說文云父矩也然則所云教父者與書經酒誥所謂圻父農父宏父相似强梁不率教之人也而至于不得其死則人皆以强梁者爲戒而自處于謙和蓋不啻强梁者教之矣故以爲教父○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意重三十九篇而于此篇上下文不甚連屬似亦注家言節之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徧用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于無間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薛云堅猶剛强無間無內也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至柔爲能役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而無有爲能入之察其所以皆以無爲而致之以此見無爲之有益也

立戒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劉云謂得貨得名而亡身孰病林云愛有所著必自費心力求之愛愈甚則費愈大此言名也○可以長久四字似注家取老子之言以注不殆二字節之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洪德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薛云躁動則陽生靜處則陰生清靜無爲也

儉欲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以糞言以走馬駕糞車也戎馬生于郊敵人來侵也

鑒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一本作不行而知似不及至字）

薛云遠者對近之稱少者對多之稱本在于內乃至近也索之于外故彌遠也知一操約無不通也博物多知殊有限也吳氏幼清云不待行出而已知徧至其處不待窺見此物而能名其理

忘知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王云爲學日益務欲進其所能益其所習爲道日損務欲反虛無也○向來讀老子者俱以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爲作句鄙意宜在無字斷三十七篇云無爲而無不爲者蓋言道也此篇云爲無爲而無不爲者蓋言爲道也無事即無爲以用也以無事即爲無爲也取天下不是欲得天下是言治天下與取天下而爲之同意

任德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之在天下惵惵爲

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惵惵安靜也劉本作怵怵林謂不自安之意則非所以爲渾其心矣故從釋文孩之王云皆使和而無欲如嬰兒也林云皆以嬰兒待之也○德善德信當是注語節之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聖人之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貴生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王云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薛云動輒也之適也生生者求生其生也愚謂動是把捉不定之意○兕無所投其角三句注也節之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養德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

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 亭毒依王弼本
林云道自然也無也凡物皆自無而生故曰道生之德則有迹矣故曰畜之畜者有也物則有形矣故曰物形之勢則有對矣故曰勢成之陰陽之相偶四時之相因皆勢也莫之命者非有所使然也○此篇之文一氣呵成注家或節取之以注他篇經傳寫之誤即攙入正文而其文固不類也細讀之自可辨

歸元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
母没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
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老子之文承接照應不露斧鑿痕如此篇見小是承知子
守柔是承守母得母以知子故曰用其光知子而復守母
故曰復歸其明無遺身殃不殆也是謂襲常可以没身也
至塞兌閉門是不言之教于本文何與蓋由注家不細繹
承接照應之文故有塞其兌六句作一正一反以疏終身
不殆四字而不知老子固已自疏之也節之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
其母没身不殆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

身殃是謂襲常

益證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
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貲財有餘是謂盜誇
非道哉
介然即孟子山徑章介然二字之意施與論語無施勞施
字同義言使我忽然有知便在大道上行但不可有矜誇
之見耳大道本是坦平而民喜行小路其致飾于外者宮
室甚修治而田地荒蕪倉廩空虛其徒便己私者侈靡其
奉養豐于財貨是其誇耀于人直盜耳烏所云道哉盜者
無實而畏人故以為二者之狀

修觀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
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
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
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篇內邦字王本林本俱作國字此從韓非子本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薛云此二言者以喻樹德深而
守道固也子孫祭祀不輟言德盛而流澤遠也以身觀身
林氏解云即吾一身而可以觀他人之身劉氏駁之云以

為他人之身不知自家天下安在薛氏又謂以今之天下
觀後之天下似亦百世可知之意而愚謂林說未可廢也
但當云以吾德之修於家與鄉與邦與天下而觀家與鄉
與邦與天下之自化耳林云以此者道也薛氏從其說愚
謂此字指善建善抱與子孫祭祀

元符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
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
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物壯則老是
謂不道不道早已

毒蟲不螫等事揔是言赤子之和故下文專承和字列子
亦只云和之至也○精之至也是注家单注未知牝牡之
合而峻作句知和曰常至心使氣曰强正是言含德之厚
注者以强為强梁故又攙入第三十篇結句知常曰明四
字亦重第十六篇○祥非妖也益生是有益于吾生而可
謂之妖乎心君也氣為心使即專氣致柔之道第五十二
篇有曰守柔曰强老子未嘗不取强劉氏與鄙見同故節
而錄之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
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

知和曰常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

元德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
其塵是謂元同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
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兌為口塞兌閉門正是不言道無言也故知者之不言與
元同有超出乎親疎利害貴賤之外者所以為天下貴○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第四篇蓋言道耳注家欲
注塞兌閉門之謂元同故取而置諸是謂元同之上非原
文也節之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是謂元同不可得而親
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
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淳風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夫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
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
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薛云忌諱多則民觸法抵禁失職者衆故彌貧也多利器
是交鶩于利也故國家之亂滋甚愚謂利器不是求利之

器當與國之利器相似○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劉氏極
言其文字之妙愚實不解薛氏本無以此二字只作設問
以起下文較妥從之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
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
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
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順化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鈌鈌禍兮福之所倚福兮
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

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劉本作直而不害從河上注本此從王本

王氏解正復爲奇善復爲妖謂以正治國則便復以奇用兵立善以和萬物則便復有妖之患也似覺牽强薛云復反也奇衺也言禍乃爲福福乃爲禍將禍福其無正耶艮由在人正者反以爲奇善者反以爲妖顛倒錯亂耳

守道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王云嗇農夫農人之治田務去殊類歸于齊一也全其自然不急于荒病除其所以荒病上承天命下綏百姓莫過于此按王氏解釋首句未免牽强朱子曰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它底意思只要收斂不要放出又曰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林云早復者言嗇則歸復于根極者早矣首言治人事天明是言治國之要可以長久是言國之長久也第三十二章曰死而不亡者壽是老子不言長生久視也嗇之道亦可以養生而此章不言養生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十二字斷乎其爲注家言也節之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居位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聖人亦不傷人劉本無人字此從王本

王氏如烹小鮮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眞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能廣得衆心矣林云烹小鮮者攪之則碎治國者擾之則亂薛云聖人以道化天下民無不善鬼

無明威故其鬼不神鬼實有神以其神不傷人故若不神耳列子曰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上無札傷民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意亦若此聖人不傷人清靜不擾是也鬼神聖人兩不傷人則道德之美咸聚于當世如董子所謂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也

謙德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王云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流之故曰大國下流也○以靜爲下句乃注家發明以靜勝牡之義言老子即以靜爲下○或下以取是言大國之取小國或下而取是言小國之取大國小取大大取小即各得其所欲也小者常自安于下而大者不自知其宜下故末復申言之以應首句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乃注家作此二句以起各得所欲之意而各得所欲之欲不若是之謂也節之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

下而取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爲道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王云奧猶㬉也室可得庇蔭之辟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薛謂申言善人之事林謂雖庸人亦未嘗不知此道之爲善林說較優拱璧以先駟馬林云聘賢之禮薛謂獻人以拱璧駟馬薛爲優求以得就善人之寶說有罪以免就不善人之所保說

恩始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于其易爲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圖難于其易始雖若易而不以爲易也細者易大者難輕諾寡信見始易者終必難也○大小多少報怨以德王云小怨則不足以報大怨則天下之所欲誅順天下之所同者德也愚謂八字上下不貫似非老子之言○天下難事

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其爲注語顯然○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第三十四篇語也節之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圖難于其易爲大于其細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守微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于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

不敢爲其脆易破王本作易泮

薛云聖人欲不欲者無欲以爲欲也學不學者無學以爲學也〇愚謂欲不欲學不學正以輔萬物之自然耳不貴難得之貨是注欲不欲復衆人之所過是注學不學語甚淺而意反滯民之從事常于幾成而敗之是言有爲故有敗正起下文不敢爲意愼終如始則無敗事亦注家語也節之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

無失民之從事常于幾成而敗之是以聖人欲不欲學不學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淳德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元德元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薛本以智治國上有故字

王云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愚謂無知守眞順自然也

薛云知慧者僞薄之源也古之善爲治者非以明民開其智慧固將愚之使之醇樸耳與物反矣王云反其眞也劉云謂民之多智治以不智劉說爲優〇愚謂古之善爲道者卽楷式也福固爲楷式賊則安所楷式哉知此兩者亦楷式七字似注家添設擬節之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能知楷式是謂元德元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後已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

下莫能與之爭

首借江海以喩聖人言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耳注家于故字下添能爲百谷王五字味反薄矣〇樂推而不厭正是爲天下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亦注家取第二十二篇之文以發明不厭之義而于義反淺節之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三寶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寶而持之王本作持而保之

薛云不肖謂無象類此猶達巷黨人言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之意蓋美其大而病其似不肖也○若肖久矣其細猶道化篇不笑不足以爲道似非老子之言○慈故能勇四句何等精渾夫慈以戰則勝因慈似不勇故抽出言之今舍慈且勇至死矣非應有之文節之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配天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善勝敵者不與劉本無敵字此從王本

不與王云不與爭也薛本作善勝敵者不爭爭字不叶韻

善用人者爲之下王云用人而不爲之下則力不爲用也

薛云天之道不爭而勝無爲而成聖人德合于天故曰配天此上古極致之道故曰古之極

元用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于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行無行下行字音杭薛云無行無行列也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此老子贊美古語之辭謂用兵者果能如是則雖用兵猶不用也王云抗舉也加當也哀者必相惜而不趣利避害故必勝也林云哀者戚然不以用兵爲喜也似林

說爲優○禍莫大于輕敵包括甚廣若云幾傷吾寶則落邊際矣似注家言節之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于輕敵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知難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王云可不出戶窺牖而知故曰甚易知也無爲而成故曰甚易行也惑于躁欲故曰莫之能知也迷于榮利故曰莫

之能行也被褐者同其塵也懷玉者寶其眞也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玉而不渝故難知而爲貴也
鄙意不然首四句與天子冀道之不行道之不明相似聖人被褐懷玉林云聖人之道足于已而不形于外猶被褐而懷玉故人不得而見之也

知病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知不知者知而不自以爲知也不知知者强不知以爲知也

愛巳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薛云威可畏者謂疾病災禍之屬大威大可畏者謂死亡也劉云兩不厭無義宜云夫惟不狹是以不厭愚謂所居所生是兩事而所生包得所居申言所生省文也但當云夫惟無厭是以不厭耳去彼取此言去死亡而取安樂也

任爲第七十三

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劉云不敢者人之所易而非勇者不能也彼以敢爲勇故以不敢爲不勇媿于不勇故不敢者難也〇不爭而善勝四句當是言聖人之道天網恢恢方是言天道猶難之三字並天字傳寫者誤取注家言節之

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制惑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

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兩司殺者下王氏本皆有殺字他本俱無殺字今參酌用之）

薛云爲政而任刑者欲以死懼民而已曾不知愚民之不畏死也以其所不畏而懼之其事甚不德而其術亦甚疎矣奇邪也言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民孰敢爲奇邪以取執戮哉今執戮不已而爲惡者不變則民之不畏死亦明矣吳氏云司殺者天也惟天爲能殺人惟大匠爲能斲木人欲代天殺人猶代大匠斲木也代斲者手多傷代殺者身必多害也林云此章因當時嗜殺故有此言

貪損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于貴生

林云忘其身而身存故無以生爲者賢于貴生愚謂無以生爲者不求其厚也貴生即厚生也是以之以即以其之以○愚謂是以飢是以難治是以輕死皆注語也節之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于貴生

戒强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共强大處下柔弱處上萬物草木之生也薛本無萬物二字

薛云共拱通拄也荀子云强自取拄兵强者則敗亡常爲弱下之所乘木强者則支拄常爲衆木之所壓嚴君平曰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强人不得爲王强木不得處上

天道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擧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惟有道者言惟有道之人能以有餘奉天下也不恃不處正是有餘以奉天下之實所謂奉若天道也不欲見賢是極形不恃不處之意○人之道則不然與天之道其猶張弓乎正對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十字乃注家細繹上文作過脉語也節之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擧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任信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于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强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王云以用也其謂水也愚謂其者意度之詞以亦不必言用垢與不祥恒人所不能受也而受之者乃爲侯王其理甚正而其言不與恒情合故曰正言若反

任契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王云徹司人之過也吳云徹通也周改助爲徹恐八家私田所收之不均故亦令通力合作而均收之八家所得均平而無多寡之異司左契者任人來取無心計較于人故曰有德司徹患其不均有心計較故曰無德愚謂徹不當云司人之過亦不必泥徹法之意只作通字解司契者有常司徹者無常天道常與善人則天亦司契而已矣夫子曰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此言聖人不責于人所以人不得而怨之也大抵怨由自取和大怨者固出于一時之有悔心而畢竟有彌縫未至之處故不可以爲善無德之人時而召怨時而和怨彼此不常故云司徹

獨立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王云國既小民既寡尚可使反古況國大民衆乎故舉小國而言蘇氏云老子生于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于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以試焉而不可得爾愚謂蘇氏說優薛云相望相聞言其至近不相往來無所求也○按三使民從首句一氣說出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是言不遠徙也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是言不用器也均注家語節之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顯質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吳氏云不積謂虛而無有故所應不窮莊子曰以有積爲

不足無藏也故有餘信言不美善者不辯知者不博舉此三者以喻聖人之不積也已愈有已愈多是不積而積者不可勝窮矣聖人卽天也以不積爲積而何爭之有哉老子之語夫子曰君子得志于時則駕不得志則蓬蔂以行是亦有心于用世者此章以爲人與人爲聖人之道則其學斷非楊氏之學矣

〔明〕周如砥撰

道德經集義二卷

明崇禎九年周熺周熠刻本

道德經集義序

藏室叟之著言五千也世尊為
經罔弗駭視之以為與吾六經
不齊蒼素乃猶龍之譽何嘗不
過而問焉夫世無堯舜萬古長
夜世無巢由且十日並出矣故
六經者治世之書堯舜中天也
八十一篇固老氏超世之言也
所以佐治世之窮而強其骨巢
由未始不至今並傳也道一而

已有從先天說起者有從後天
說起者有兼先後天而為言者
總此救世之婆心譬則摩尼映
衣色五變而光自若矣惟索解
愈繁因支離愈遠礪齋先生起
而刪其駢拇枝贅獨清理窟珠
聯而璧合之如天地不仁則宗
蘇子由所謂未嘗仁之而仁亦
大矣芻狗皆仁也特不以仁名
大道廢有仁義宗王文定所謂

仁義立而人爭趨則離道儉德與世俱盡未若返諸無名之樸去其空花非惡仁義也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灼見子由所謂慮其末流以為巧勝物者防也祖

聖智之本非薄聖智也本經云三十輻共一轂車之用也道亦如是焉則已矣孔孟善存其文老聃善存其質先生善轉法輪無寧茲為後學作章句解矣先

生治易者也易肇一畫姬文孔繫其嫡派也大撓衍之為數而子雲玄草唐僧一行曆法鬼谷神筴堯夫經世書種種華出然於以測璣旋固黍累不爽且也

均一卦體在本易則始於乾而終於兌第九疇者竟始於坎而終於離豈其五行亦有易位唯是足以達山川類萬物通鬼神敘彝倫而已先生早已洞其微

巳先生東海二勞間人予少誦其文輒為神往須復與先生子周旋最懽因以先生集義見示予景慕風徽謬弁數言於其端将竊附乎尚友之義云

賜進士及第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豫章後學傅烜頓首拜撰

道德經集義

采摭書目

洪武御註

開元御註

政和御註

開元疏

開元廣疏義

韓非子 有解老喻老二篇

河上公註

嚴君平指歸

鍾會註

王輔嗣注

鳩摩羅什註

肇法師註

傅奕校定古本 唐太史令有老子註今惟古本一篇存

杜光庭廣聖義 後蜀廣德先生天復辛酉著廣聖義九十卷

陸希聲註 唐相

李約註 唐兵部郎勉子

顧歡註

李榮註

司馬氏論四卷 溫公

王介甫註

蘇子由註四卷 元符庚辰進

陸師農註 宋中大夫知亳州時造

張文潛義

呂吉甫註四卷 元豐間進

王補之義 九卷

王元澤註

程俱老子論 見北山集

陳象古註二卷 丞議郎建中靖國間造

陳碧虛藏室纂微 熙寧間造

薛致玄纂微開題科文疏

李息齋註 嘉謀著道德經先天道德經二解

强思齊玄德纂疏二十卷 乾德間造

章安解義十卷 政和間進

江澂疏義十四卷 政和間進

鶴林彭耜集註十八卷

董思靖集解

饒陽李霖取善集

趙志堅疏義

邵若愚直解 本朝紹興間造

程泰之註 大昌吏部尚書乾道間造易老通言

趙秉文集解 宋學士

時雍全解

龍興觀碑次解 無名氏

葉夢得解

劉仲平註

劉巨濟註 涇宋職方郎中

劉辰翁點校道德經

黃茂材註 知荆門軍事淳熙間造

林鬳齋口義 希逸翰林學士景定間造

白紫清老子解 玉蟾

劉師立節解 眞靜子紹熙間造

劉惟永集義 大德間造

丁易東解 石潭大德間招徵密院編修

吳幼清註 徵

林志堅註

盱江危大有集義

鄧錡道德三解 大德間造

張嗣成訓頌 至治間造

李道純會元 至元間造

杜道堅原旨 當塗人大德間造

原旨發揮

薛君采集解 慧亳州人考功郎中嘉靖間造

王純甫老子億 道武城人禮部侍郎老子億四卷

李宏甫解老 載贄溫陵人姚安太守老子解

焦氏筆乘 竑日照人春坊庶子有老子翼

周氏管見 如砥即墨人禮部侍郎

沈蛟門註 一貫寧波人大學士

道德經集義書目終

道德經集義卷上

即墨周如砥纂集

男熼

熠較刻

上篇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常道常名。如嬰兒之未言。雛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内雖昭昭。外若頑愚。又曰。常者。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有仁義禮智之名。仁者不可以爲義。禮者不可以爲智。有春夏秋冬之名。春者不可以爲夏。秋者不可以爲冬。是則非常道非常名矣。天地之始。太極未分之時也。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智之名。故曰無名天地之始。

其謂之天地者非專言天地也所以爲此心之喻也既有陰陽之名則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既有仁義之名則千條萬端自此而始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母者以言自此而生也 河上公

常之爲道不可行而至不可名而得使其可道即非常道使其可名即非常名 李息齋

舉一廢百是異非常旋生即滅是暫非常又曰善觀道者常於靜而無欲之時以觀其妙游心於天地之始一無所著廓然虛無意識都泯則見道之體蓋眞有冲虛希夷不可以

言語形容者矣常於動而有欲之時以觀其徼隨順萬物之母一無所過雖以聲色貨利爲用制節謹度財取給而止則見道之用各有止足分限如所謂封畛邊徼焉而不可恣其情識之所之者矣徼生於妙有欲生於無欲其出同特其爲名異耳而謂之妙謂之徼則妙固無欲也 沈蛟門

徼者非加於止足分限之外有欲而亦無欲也故同謂之玄 管見

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有以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玄亦常也 蘇子由

爲道而至乎常則心凝形釋物我皆忘夫孰知道之可道而名之可名哉 呂吉甫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名可名非常名大美無美大善無善若有美與善之名而天下皆趨之則非美善矣何也決其有欲之徼而濟其無欲之妙也呂知常曰體道全德之士希夷微妙與混成等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善者自善吾不知其善大齊物我超乎對偶之外王文定曰自道而出者無物不美無事不善而道未始有其美善也是以常美常善惟夫美善之迹既彰而人心之競日甚於是乎文滅質僞亂眞而美斯惡善斯不善矣孝本美也善致受爵者適足以

駴世廉本善也。避兄哇鶃者，乃至於亂倫。循是而往，百行皆然。世道交喪，實原於此。甚哉，名之爲害，而可名之非常名也。沈蛟門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無生有也。知仁義之爲美善而假仁者出，知忠孝者之爲美善而詐忠者多。有生無也，難易長短之類倣此。蓋此六句，皆發明知美不美之義，所重在大道爲公，美善相忘，而不知耳。曾見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之爲有無之相生。難事作於易，而易亦由難之故。無難，是之謂難

易之相成。有鶴脛之長，而後知有鳧脛之短，是之謂長短之相形。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是之謂高下之相傾。黃鍾爲君，餘律和之；餘律爲君，黃鍾和之，是之謂聲音之相和。春夏隨於秋冬，秋冬又隨乎春夏，是之謂前後之相隨。呂吉甫

然則美之名一立，是惡之招也。善之名一成，是不善之始也。即謂之惡與不善也亦宜。曾見

是故聖人知其如此也，以常道處事，而事出於無爲；以常名行教，而教出於不言。呂吉甫

是以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作而不辭，萬物並生，吾從而與之生。生而不有，方其有爲，非我之爲，順物而已。故爲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成而不居。李息齋

作然後生，生然後爲，爲然後成，此其序也。王無咎

萬物作焉四句，正是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之實辭，即言也。觀爲而不恃，可見爲無意要之無爲。不言亦自互見。夫子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亦是如此。夫不辭、不有、不恃，則雖有美善，而人不知至於功成不居，則美與善方且推而去之，人誰趨之。此所以

常美常善也。曾見

第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世賢者皆務一節之行，以爲天下嚆矢。世主又從而尊禮之，則其徒益繁，而僞益多。聖人無偏無黨，平平蕩蕩，未嘗不用賢，而未嘗尚賢，故揣摸之形

不見而利祿之路不開天下之爭端絕矣古之聖
王未嘗不資貨以養民然懋遷有無凡以佐民之
衣食耳非此類也何貴之有不貴異物賤用物不
作無益害有益則盜竊之源塞矣不見可欲使心
不亂非閉目而不見也謂天下無可欲者足以動
其中如空花鏡月之過前等靚粧於白骨齊樂懸
於鳴嚶澹然無所好若是則心何亂之有治天下
若此使人則恬淡無思而神氣內守心虛而腹則
實也退怯無爲而精力不耗志弱而骨則強也 沈

蛟門 夫腹之所以不充者心累之也今一不見有
可欲可尙可貴之事則心虛而腹自實矣骨之所
以不剛者志敗之也今一不敢爲悖亂爭盜之事
則志弱而骨自強矣 李宏甫
心藏神而腹者心之
宅腎藏志而骨者腎之餘虛其心而腹實則常使
民無知也弱其志而骨強則常使民無欲也 呂吉
甫 夫民生有欲無知則已若啓其無涯之知而後
從而節其無涯之欲是猶汎濫滔天而徐以一簣
障之也胡可得與太上則不然常使混混沌沌無

有知也無有欲也總有聰明知識者出欲有所作
爲而自不敢則天下皆歸於無爲矣 李宏甫

第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
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
帝之先

道冲然虛矣用之於人疑或不自見不自是而未
嘗盈者焉道淵然深矣其於萬物殆似爲太初爲
太始而爲之宗者焉何以虛而用之不盈哉蓋其

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外焉一無所有獨其中靈機
湛然不至泯滅有似乎若存耳真冲而不盈也何
以淵而爲萬物之宗哉蓋萬物生於道皆道之子
夫道吾不知誰之子也有似乎在天帝之先者非
萬物之宗而何此以無名天地之始解有名萬物
之母或似象皆謙退不敢質言之意 曾見
銳者所
以爭挫其銳則解紛矣光者所以辨和其光則同
塵矣上二其字以己言下二其字以人言 邵升

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橐籥冶鑄所用致風之器也橐者外之櫝所以受籥也籥者内之管所以鼓橐也屈鬱也抑而不申之意數音朔屢也 翼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以爲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

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 蘇子由 然則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呂吉甫 方橐籥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爲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爲哉蓋一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閒其所以生長萬物雕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矣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爲虛中之報也 蘇子由 故天地惟虛則動而愈出聖人守中則其施不窮若彼私恩小惠憧憧往來所及能幾何哉譬如多言數窮有心之仁仁之小也豈如無爲守正上德不德相忘於仁之爲大乎 管見

第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喻也以其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微妙莫測故曰谷神牝能生物猶前章所謂母也謂之玄牝亦幽深不測之意薛君采曰老子書其遺詞多變文以叶韻非取義於一字之間也如是謂玄牝則讀牝

如匕以叶上句曰玄牝之門則特衍其詞與下句相叶或隨語生解既升玄牝又指一處爲玄牝之門則失之矣 翼 谷至虛而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邪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 蘇子由 以爲無邪則綿綿而未嘗絕以爲存邪則惡覩其存哉若存而已若亡而非絕若存而非存則吾之用

之存之無所容心脗合而已何勤之有哉 呂吉甫
綿綿之義具有三說其一謂至微
也其一謂至長也若存者不可謂之存不可謂之
非存也至人無情故無勤常人有作必有輟愈勤
則有不勤者繼之矣天一日一周而未嘗勤行一
度故萬古如斯焉斯至人所謂用之不勤也 沈竣 門

第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
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

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人一原耳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
之所以爲人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而人獨不
然何哉天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今一受其
形而爲人則認以爲己曰人耳人耳謂其養生不
可以無物也則騁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
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
身愈病其不爲中道夭者亦幸矣 俱陳 然則聖人
豈以有其身爲累哉緣於不得已而物莫之能止
故曰後其身而身先立於無何有而物莫之能害
故曰外其身而身存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
身則公而無私矣乃能成其私 呂吉甫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
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
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上善若水者蓋水之善以其灌漑浣濯有利萬物
之功而不爭處高潔乃處衆人所惡卑汚之地故

幾於有道者之善也故衆人所善則居之善必得
地心之善必如淵淵謂靜深與之善必親仁與謂
伴侶仁謂仁人言之善必有信政之善貴其治事
之善貴其能動之善貴其時時謂當其可七者之
善皆擇取衆人之所好者爲善可謂之善而非上
善也夫唯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於處下
有似於水故人無尤之者尤謂怨咎衆人惡處下
而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 吳幼清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鋭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揣初委反遺唯季反持而盈之謂盈而持之也揣而鋭之謂鋭而揣之也古文多倒語耳懼其溢而左右以枝之曰持懼其折而節量以治之曰揣 翼

知其盈而持之不若未嘗盈之爲善也知其鋭而揣之不若未嘗鋭之爲得也知盈而持知鋭而揣已爲不善況盈而不持鋭而不揣者乎盈而益貪鋭而益驕 李息齋

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然則何以免此患哉法天之道而已 呂吉甫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是以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鋭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鋭則無所用揣矣 蘇子由

第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載乘也營如經營征營之營白虎通曰營營不定貌是也營魄雖滯載而乘之言無住着也訓營爲魂爲衛爲止皆於義未愜言魂載魄者雖近但不曰魂載魄而曰載營魄後人亦何從而知其指言魂也況以此載彼離而二之亦非抱一之旨乎滌如水之滌除如糞之除天門以此心而言開闔以心之運動變化而言莊子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本此 翼

古者魂魄或合而言之左氏心之精

爽是謂魂魄是也或分而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也大抵清虛則魄即爲魂如水凝則爲冰泮則爲水其實一耳夫魄之營日趨於有而此云載者知七情無體四大本空如人載於車舟載于水乘乘然無所歸也如此則化有爲無滌情歸性衆人離之而爲二我獨抱之而爲一入道之要孰切於此專氣致弱者老子曰心使氣曰强莊子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故心使氣則

强專於氣而不以心揣之則柔夫專氣致柔所謂
純氣之守也非嬰兒其孰能之玄覽玄妙之見也
疵病也衆人之疵粗而易除學者之疵微而難遣
何以故道之所謂疵則學者狃之爲獨見者也金
屑雖精入眼成翳以覺爲礙以解爲縛可勝病乎
是故當滌除之也老子之示人可謂盡矣然智者
除心不除事昧者除事不除心苟其誤認前言不
至以乾斷爲學者幾希故又示之曰我言載營魄
者非拱默之謂也卽愛民治國而能無爲也所謂

爲無爲也專氣致柔者非鬱閉之謂也卽天門開
闔而能爲雌也所謂雄守雌也滌除玄覽者非晦
昧之謂也卽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所謂知不知
也夫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其于生之畜
之爲之長之皆不廢矣而無爲也爲雌也無知也
則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也非玄德而
何 筆乘

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
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
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輻輪之轑也轂輪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
也埴土之黏膩者爲器謂以水和黏膩之土爲陶
器也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車
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故有此車有
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
利然車非轂館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
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

室非戶牖及室之中空處可以出入容受則不可
以寢處車以轉軸者爲用器以容物者爲用室以
出入通明中空者爲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
以爲用人之實腹有氣所以存身所謂利也虛心
無物所以生氣所謂用也故取三物爲喻 吳幼清
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臟空虛神乃歸之 河上公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

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爽平聲差也令並平聲 翼 諸欲居於竅則竅爲之塞而況於心乎 沈蛟門 目之所以爲目者色色而非色也屬乎五色則失其所以爲目而無異乎盲矣耳之所以爲耳者聲聲而非聲也屬乎五音則失其所以爲耳而無異乎聾矣口之所以爲口者味味而非味也屬乎五味則失其所以爲口而無異乎爽矣萬物無足以撓之者心之所以靜而聖也逐乎外則罔念而發狂矣事莫不然而馳騁田獵爲尤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行所以全也求乎外則辱殆而行妨矣物莫不然而難得之貨爲尤甚 呂吉甫 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田獵未嘗不爲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爲病而聖人獨以爲福何也聖人爲腹而衆人爲目 蘇子由 腹內體之總名爲腹則守五性謹六情節嗜欲養神明爲目者愛春華忘秋實第供觀美而已 沈蛟門 五者下但言爲目蓋舉一以包其四 吳幼清 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於內者也 蘇子由

第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于天下

人知寵之爲寵而不知寵之爲辱有若驚然也人知貴之爲貴而不知貴之爲大患有若身然也何謂寵辱若驚爲人上者寵人爲人下者寵於人聞夫之寵妾矣未聞妾之寵夫也聞君之寵臣也未聞臣之寵君也爲人臣妾不亦下乎持保寵之心則未得而患得既得而患失惕然惶然而不敢寧其若驚固宜何謂貴大患若身人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其有身而持之之過也若後其身外其身則無身無身則無患矣貴者不免誅夷陵轢危亡分崩之患豈不亦以有貴而持之之過乎無貴則無患矣惟至人者不輕以其身爲天下而甚貴之愛

之鈇軒晃塵金玉粟珠牛羊不當其一盼故內無
驕慢之色外無妒人之行讓之而愈來則來者堅
推之而愈集則集者安故可以寄托於天下矣斯
則無其身亦無其貴而免於大患者也 沈竣門 貴
重也謂離之也貴以之貴可作此解愛惜之也 筆乘

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
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
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

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
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搏音團執也
夷平也漠漠然無異見也希無也少也或終身不
得或亦得之微細也妙也彷彿似有追之又失此
三者不可致詰不可致詰則一尚不立何況於三
李約 故混合三者為一即此一者上不至太明而
有下不致太晦而無若覺其繩繩然動而不可以
繩繩名之及責其實復歸于無物夫自其不昧也
繩繩也安得不謂之狀謂之象而實不皦也不可
名而歸於無物也故謂之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
謂惚恍而已 管見 恍有也惚無也謂有不可謂無
不可故曰惚恍 李約 此道也不獨無狀無象亦且
無古無今迎之於前不見其所始隨之於後不見
其所終 沈竣門 然則道遂無統紀乎 管見 古者物
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執其
所從生則物無不理矣 河上公 執古之道言以其
初之無而御今之有也道紀猶曰人紀猶曰王道
之綱 蘇子由

第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
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兮若客
渙兮若氷將 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
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
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此善形容有道氣象也今之為士者惟患人之不
知昭昭乎若揭日月行耳古之善為士者不然惟
務闇然自修藏器韜光潜宾洞極粗盡而微微盡

而妙妙極而玄至於空虛之至而無所不通鬼神
莫測其行藏造化莫知其涯涘若鑄工之處于魏
國列于之居于圃此誰知之哉天不可度地不可
量而擬之曰圓曰方者强爲之形容也今欲狀至
人之容使後世有聞焉亦强爲之容而已强爲之
容如何冬涉川者方冬徒洗非有大不得已者迫
之孰敢至人不爲福先不爲禍始迫而後應不得
已而後起其象如此畏四隣者隣封容通觀釁而
動朝發夕至爲難甚易至人夙夜警畏常恐獲罪

於神明而啓釁於人間其象如此猶與豫多疑之
獸名取其不果之意儼若客者不敢進寸而退尺
也古者主人未問客不先舉也渙若冰將釋者冰
泮易溺如恐陷也以上四語皆畏慎之意至人應
世之象敦兮其若樸者如木未雕質無文章也曠
兮其若谷者虛而無藏亦無不受也渾兮其若濁
者受汙納滓和光同塵不與物分別也此三語者
皆渾沌之意至人混世之象其可見者如此平平
無奇耳顧其濁非世人之濁安非世人之安也中

民之土以物汩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
滅性則安而不復生至人濁其文而清其質安其
體而生其意雖濁而靜之徐清如水之汪洋渟洄
而所以燭天地鑑鬚眉者在焉雖安而久之徐生
如山之崔嵬嵂崒而所以生草木居禽獸者在焉
非至人其孰能與於此是故謂之微妙玄通也夫
至人何謂能保此道哉惟其體沖虛之妙性而不
欲盈故耳不欲盈者即上文所謂七若之事世人
持上人有物之心故能新而不能敝至人不然唯

恐我之爲天下嚮矢而天下之則已也故能敝而
無新成之圖食舊安成貴因循重改作故與天地
俱敝而自古長存以爲己則長生久視之道也以
爲人則長治久安之術也至人之所保與衆異哉
冰將釋舊多爲心融理釋無所凝滯之解今以韻
讀之殆非且心融理釋則內境之妙而上下文皆
髣髴氣象抑畏渾樸之辭語亦不倫 沈蛟門

第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

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性命之學莫貴於虛莫善乎靜管子曰館不辟除貴人不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莊子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道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于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于逆粹之至也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虛之

又虛靜之又靜此謂致虛而至于極守靜而至于篤也是自空也以觀萬物之變則不見萬物之實而見萬物之虛不見萬物之動而見萬物之靜雖遁生造長充滿覆載而吾獨觀其性命之初握造化之真體游窅冥之始境眼底無全牛矣是又空萬物也必空萬物而後謂之自空也蓋虛靜者性命之本然也物雖芸芸枝葉扶疎而終各歸其根皆出於機而入于機也波生於水而歸于水火熾於空而滅于空也然則其出于機者乃倏然有動之用而入于機者則端然無動之體也有動之用造化之所以役萬物而無動之體萬物之所以還造化也世界則有成住壞空人物則有生老病死如環無窮終則有始非變遷之異事乃古今之常理知此者謂之知道而愚者竊竊然顧以私智小見分別於其間於是悖性而作詭命而行以生為常以死為變將持有為之事而竊天地之機以與造物者爭衡力憊神喪因何如之故迷于妄者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何能容也 沈蛟門

知常則死

生且一之況是非毀譽哉無不容矣 管見

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尚誰私乎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 蘇子由

與天合度與道合真生非有生死非有死沒身而不殆蓋有不死者存矣觀復者在易則為雷在地中在堯夫則為月窟天根在人心則為思慮未起之初在玄門則為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在禪則為本來面目 沈蛟門

第十七章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太古有德之君無爲無迹 陸希聲 不知帝我者誰耳徒以名相聞都忘其力 沈蛟門 德既下衰仁義爲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仁義不足以治其心則以刑法爲政故下畏之刑法不足以制其意則以權譎爲事故衆庶侮之侮之而民之信有不足者必上之有不信也蓋道德既隱仁

義乃彰仁義不行刑法斯作要之眞實之意未盡漓也至於權譎出而上之不信甚矣 陸希聲 不信則雖煩其文告之辭多其盟詛之會而民之疑且畔彌衆矣若太上之世秉眞蹈誠雖一言不欲輕加諸民猶猶然貴之而不發及夫功成事遂皆時至而事起天運而人從神而化之使民安之而不知其所以爲之者百姓皆曰我自然而已曰我者未嘗知上之功也曰我自然者又未嘗知己之爲也此渾渾噩噩之風 沈蛟門 親譽畏侮之心皆不生於世矣 陸希聲

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仁義孝慈忠雖不可與僞同論然道散而爲德其末流必至於此可畏哉是故有下文之高論王文定曰至德之鄉相愛而不知爲仁端正而不知爲義言其相忘於大道也迨夫仁義之名既立而人爭趨之則離道以善偷德以行世與道交喪矣故

曰大道廢有仁義薛君采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智慧之心生則共作大僞也勢所必至故曰智慧出有大僞蘇文定曰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爲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故曰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沈蛟門

第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

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
樸。少私寡欲。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為天下。其有不以道
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
末。以為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於其末流。而民始
不勝其害矣。故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未有仁而遺
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為孝
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于世。於是
蘇子由 所以為孝慈者。不出於真心。此則仁義之

迹為之也。管見 故絕仁棄義。則民復孝慈。巧所以
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為盜。而盜賊不
得則不行。故絕巧棄利。盜賊無有。蘇子由 屬如屬
其性乎仁義之屬。猶附著也。聖智仁義巧利三者。
繇世道日趨於文。故有此名。自知道者觀之。此文
也。文不足以治天下。不若使之屬意乎見素抱樸
見素抱樸。則少私寡欲。而天下無事矣。素未受采
樸未斲器。此所謂性之初也。實也。夫遊于性之初。
故雖有身。而實無身。其有私焉者少矣。雖有心而

實無心。其有欲焉者寡矣。然則見素抱樸。乃聖智
仁義之精也。焉用文之。筆乘

第二十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
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怕（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
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
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
悶悶。忽兮若海。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

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人之為學。憂不得善也。吾能絕學。則奚憂之有。然
非強絕也。知性本無善也。彼為善者。雖異於惡。而
離性則一。其少異者。如唯與阿之間耳。夫以善惡
之同。而聖人亦不廢善者。蓋人之所畏。不得不畏
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至其心遊於性初。方且荒
兮未央。而豈若善之有涯涘可限量哉。故人之樂
善。如享太牢春登臺。而我泊兮如嬰兒之未孩。無
朕兆也。乘乘兮無所歸。無棲泊也。人之得善。皆有

儽餘而我獨若遺若愚人之沌沌無知識也人皆昭昭皆若有所以而我獨昏也悶悶也忽兮若海漂兮無所止也此豈聖人真頑且鄙哉以衆皆逐其子我獨貴其母不能不與衆異耳蓋性無善惡而善惡萬法皆從此而生故謂之食母唯上聲阿烏何反皆應聲唯恭而阿慢也荒廣遠也怕古泊字靜也兆如龜兆之拆動之微也孩小兒笑也笑則情動而識生矣有歸必稅駕而不乘乘乘兮無所歸無住著也馬巨濟曰性無餘欠有餘皆分外

也享太牢登春臺則所得皆分外故曰衆人皆有餘遺失也沌沌如渾沌之沌無知也小明爲昭察苛細也悶莫奔反頑不知痛痒也古謂都爲美郊爲鄙食音嗣食母乳母也見禮記內則篇筆乘學者直須於善惡不可明處着眼始得董思靖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德之容即前章消兮未兆以下是也惟道是從言此盛德容貌皆從道出此聖人所以貴食母也下乃反覆形容道體之妙恍惚窈冥皆幽深微渺不可爲象之意物即象也真即精也信即真也變文叶韻與詩體相似逐句而爲之説則鑿矣閱歷也衆甫天地萬物凡自道而出者皆是也衆甫與化遷流而道則終古自若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然指閱而言此指恍惚窈冥而言言

吾何以知衆甫爲道所閱哉正以道體恍惚窈冥無可變壞故衆甫往而道常存若傳舍之閱過客然也蘇子瞻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與此意合至禪伯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則更明白矣王純甫

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

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一偏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
能生覆道各有所限而才各有所短若手足耳目
之各執一官不能兼也而終不見天下有遺能惟
不兼能故有全能矣故曰曲則全尺蠖之屈以求
伸也途有東有西而通諸夏也川有源有委而通
諸海也父子相隱而直在其中也徑情不可以為
直矣故曰枉則直川谷窪下而衆水就之地道流

謙鬼神福謙人道好謙故曰窪則盈衰敝而新之
以蔑蔑敝而新之以衰不有虧也其何以成故曰
敝則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一人可以令百人而
兩人不可令一人道不欲多多則雜雜則擾擾則
憂憂則不可救路多岐則亡羊學多方則喪道多
指亂視多語亂聽故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
不務多而務少還守其一以為天下極見素抱樸
少私寡欲致虛守靜歸根復命皆其事也下復中
明曲則全之義言聖人惟務闇然自修不自表暴

以求人知也故其道日章而明好善用中樂取諸
人惟恐不聞其過而不敢自是也故其德愈新而
彰有功而不伐故天下稱功有長而不矜故天下
稱長夫爭道德也乘人之不能而取其名利人之
短而著其長此與操刃而刼者何異是故聖人恥
之不爭則天下服其德服其功而又服其所以居
功與德者誰與之爭哉夫聖人惡能以一手一足
盡天下之事其不自見不自是直以為于道未有
萬分一也其不自伐不自矜直以為衆人之功能

而非一己力也非徒為退託而已此所謂一偏之
曲也然而天下之至名歸焉則古所謂曲則全者
非虛語也惟曲而人以全歸之誠哉是言矣 沈蛟門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故從事于道者道者同
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樂得
之同于德者德亦樂得之同于失者失亦樂得之信
不足有不信

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自旦及晡爲終朝自早及暮爲終日翼 道以自然爲至而世希言之者喜于作也有作必有輟惡能久乎則飄風驟雨之不能久焉亦可見也從事於道者不然從事于道則自然矣自然則本無可得亦復何失無得無失而隨世之得失故爲得爲失皆信其所至而無容心焉無不同矣無不同亦無不樂乃其理也筆乘 夫同于人則自然矣人樂之則久矣若彼不信此自然之理者遺衆自作如暴風驟雨然人誰信之焉

能久乎道者德者失者皆指人言道全體之謂德有得於道而未全也失失此道也同于失只是欲華鏟光不露其道德之意故失亦樂得之管見

第二十四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不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跂與企同薛云舉踵曰跂張足曰跨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濶則反害其行贅疣贅也行當

作形古字通也左氏人將不食吾餘莊子附疣懸贅是也翼 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未足而加之以跂以行爲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而已矣譬如飲食適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適完則已有贅則累蘇子由 夫其所見所是所功所長者非無足稱而加之以自見自是自矜自伐則并其所有者舉無足觀與道爲梗反成長物沈蛟門 夫道處衆人之所惡而曰物或惡之故有道

者不處何也蓋卑虛柔弱者衆人之所惡而去之者也故有道者處之見是矜伐者衆人之所惡而爭之者也是以不處則或處或不處其爲不爭一也呂吉甫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
有氣也有形也有質也而天地人之位分可聞也可見也可摶也而耳目心之官辨是物也未見氣與形質者也氣形質渾淪而未相離者也而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摶之不可得則其形不可得而見也 呂吉甫 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耳故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沈蛟門 夫惟其混成而先天地生也故無所作爲寂焉而已無有畔岸寥焉而已寂者以言其獨立也獨

立易改而此物有與天地相終始者何改易之有寥者以言其周行也周行之物殆而此物自與天地相充塞者何危殆之有寂寥者以言其無物也無物若不能物物而此物則生天生地弃生天地間之萬物者可以爲天下母焉其獨立周行也所謂混成者也 管見 謂之獨立非獨立謂之周行非周行謂之天下母非天下母吾皆莫知其名 李息齋 名體也字用也不知其名則體既不可以示人矣吾因其爲萬物所共由也而名之曰道所以表其用也然未有無名而有字者也吾因其爲萬物所共出也而强名之曰大又所以擬其體也然大之體非一定也自其周流無滯也有逝之象焉自其充周不窮也有遠之象焉逝矣遠矣使其離此而卽彼則亦不足以爲大也近取諸身而退藏於密復歸其根也又有反之義焉道不可道而名非常名也如此 王文定 故爲域中最大之物其次天大次地大次王亦大王者人耳而至與天地比大豈非以道故耶王者欲盡人道無他法地與天而

已法地與天無他法道之自然而已惟自然而後可以稱混成七竅成而混沌死仁義分而大道破此道之所以貴自然也 蘇子由 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未足大也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皆足以盡之矣 沈蛟門 人法地人字直貫至末語意與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相類 管見

第二十六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韓非曰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輜䡰持反古者凡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車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燕處猶燕居超然高

出而無繫著也奈如也失根從王輔嗣本 翼

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華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能變化虎燥故多夭虧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河上公

是以君子終日之間其行為可以約齋矣然猶不辭輜重則輕之不可以無重也雖有榮觀為足以適矣而必有超然之燕處則躁之不可以無靜也終日之行與其榮觀猶且如此況乎萬乘之主任重道遠以觀天下其可不靜且重乎蓋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重矣無為焉則靜矣苟其動常在於得已之際而不能無為則是以身輕天下也而奈之何若是 呂吉甫

蓋以身視天下是天下之所觀望而作止者常在重靜不在輕躁故上能持重則雖萬物芸芸猶將使之復歸其根所謂重為輕根也既歸矣根本重也不先自擾亂乎故曰輕則失根上能凝靜則雖化而欲作猶將鎮之以無名之樸所謂靜為躁君者也既輕而躁矣所恃以主持者何物乎故曰

躁則失君不離輜重不敢離也此見重能制輜之意榮觀則人爭觀之故以為躁此上泛論其理下乃責人主 管見

第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為要妙

車行則有轍徒行則有迹則行固不能無轍迹也知行之所以行則行出於不行故曰善行無轍迹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則言固不能無瑕謫也知言之所以言則言出於不言故曰善言無瑕謫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筭唯得一而忘言者爲能致數致數則其計不可窮矣故曰善計不用籌策天門無有關闢在我我則不闢誰能開之故曰善閉無関揵而不可開天下有常然者約束不以纏索因其常然而結之故曰善結

無繩約而不可解故行而不以此則行不能無轍迹言而不以此則言不能無瑕謫計也閉也結也而不以此則雖用籌策而亂雖有関鍵而闢雖有繩約而解所存於己者不能無敝何暇人物之救哉 呂吉甫 聖人知常之爲道人人而有物物而得既謂之常則不以人而多不以物而少由人與物雖有常而失其眞常故聖人每以眞常救之以眞常救人則人無棄人以眞常救物則物無棄物 李息齋 是使瞻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絕 蘇子由

故曰是謂襲明襲明則均於一故善人不善人之師言不善人之可以爲善人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言善人之化及於不善人也 李息齋 然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於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聖人之妙雖智者有所不能諭故曰是謂要妙 蘇子由 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皆常善也 注 常善也故能救人無棄人救物無棄物有爲之善其能爾乎 程泰之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雄動而雌靜雄剛而雌柔雄倡而雌和知其雄守其雌則篤靜致柔和而不倡者也故爲天下谿谿之爲物受於谷而輸於江海受而不拒輸而不積

物之能通而無忤者也能通則常德不離矣人之生也常德內全與物無迕及爲物之所遷則日益以離唯能篤靜致柔和而不偈則常德不離而復歸于嬰兒矣白於色爲受采於物爲明於行爲金於數爲四黑於色爲不受染于物爲晦于行爲水于數爲一知其白守其黑不受萬物之染若晦若水終之於抱一抱一則能曲能枉能窪能敝故可以爲天下式式法也爲天下式無往而非一則常德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故處而已而未必能不

忒也不忒則不差矣嬰兒之爲物專氣致柔不失其一體之和而已復歸于無極則嬰兒不足以言之也草木之蕃也爲榮其謝也爲辱人之所以爲榮辱亦若是而已知其榮守其辱去華歸根雖被以天下之所甚惡而不能累焉故爲天下谷谷之爲物虛而能盈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自出者也能爲天下谷則反乎其源矣故常德乃足則又非特不忒而已復歸其樸樸者眞之全而物之混成者也惟其混成而未爲器故能大能小能曲能

直能短能長能圓能方無施而不可則無極不足以言之也然則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足矣安用知其雄與白與榮哉蓋守之以爲母知之以爲子守之以爲經知之以爲權也樸散則爲器器之爲物能大而不能小能曲而不能直能短而不能長能圓而不能方故聖人用之爲官長而已非容乃公公乃王之道也若夫抱樸以制天下其視天下之理猶庖丁之視牛未嘗見全牛也行之於所無事而已恢恢乎其于遊刃有餘地矣何事於割哉

故曰大制不割 呂吉甫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如木樸然破散離析而爲器用聖人未嘗不貴之以爲用特用爲一官之長耳是以九德六德三德以下各有所官而帝天下者必聖神文武如天之無名而後可故曰大制不割蓋有裁斷而無分裂此聖神文武之妙用也豈散樸澆淳如後世察察斤斤之治哉 沈蛟門

第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

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
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取如田疇而伍之取高帝約束紛更之之取爲治
之也司馬温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變通
翼 不得猶不能也已語助辭 管見 至人體神合變
與物爲一雖欲制天下而未嘗有故能從容無爲
而業無不濟糠粃土苴將陶鑄帝王若夫取天下
而爲之取者取物是其有我爲者造作是其有爲
有已有爲之人方且存乎憂患之間而何暇治人

道德經 卷上 四十二

乎 王元澤 盖天下非常器神器也天下至大民心
至神與道合機而後可以持此器雖有百人之聚
不循自然必齟齬而不服雖有斗升之器失其常
然必窳瓶而不安天下者人之大利大害存焉御
之有道則安富尊榮御之失道則羌夷起於輦轂
敵國生於舟中勝負禍敗生於反掌盖造化之所
司鬼神之所秘執而非人器也神也神則有莫之
爲而爲者聖人亦莫之爲而爲則人與神合而可
以持此器有爲則迹而不化人而不神敗矣失矣

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變通是也曷爲不可爲
不可執也物理之常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呴而
温或吹而寒或強而剛或羸而弱或載而成或隳
而壞不齊如此因其勢而導之易簡而理得違其
性而擾之煩勞而罔功聖人順其機而不敢逆循
其變而無所壅特就中去其過當者而已而無敢
多事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也所謂不爲已甚也
必求如我之意而後可則紛更多事之憂生而勢
亦不能盡如吾意豈老成之長慮哉以事而言謂

道德經 卷上 四十三

之甚以財言謂之奢以德言謂之泰皆易簡之反
沈蛟門 漢書黄霸傳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其言
本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去之小而無害者
不必改作此漢人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爲事
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 薛君采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
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
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

得已。果而勿強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兵之所在民事癈。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強天下者耶。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爲勿強也。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惟有

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冲。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能無老乎、死乎。蘇子由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兵愈佳則害人愈多。溫公 玩溫公語。佳似作利銳堅勁之意。管見 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之義疏混入於經者。王純甫 文覩而武匿者。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兵而佳之。是乃器之不祥。而物之或惡也。是以有道者不處。故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其所貴異乎平居之時。呂吉甫 正以見其不處也。蓋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管見 或禁暴止亂。伐罪弔民。不得已而用之。亦以恬澹爲上。不以黷武勝。而不美言。雖勝人不以爲美事。沈

蛟門 天將救之以慈。衞之慈者。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勝而美之。則是不慈。而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也。呂吉甫 夫天道左東而右西。東方盛德在木。主生也。而人道之左肖之。西方盛德在金。主殺也。而人道之右肖之。故君子平居吉禮則貴左。所以見其好生也。有喪凶禮則貴右。所以見其惡殺也。沈蛟門 偏將軍卑而居左。以其不專殺也。上將軍尊而居右。以其專殺也。河上公 夫既惡殺而又右之。尚何哉。喪禮尚右。死人貴陰。

言以處死人之道處之也故曰物或惡之也是以
古者殺人衆多可以言威矣然以悲哀泣之傷已
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死也戰勝若可
以喜矣然以喪禮處之喪服而哭所謂克敵之臣
必有横罹鋒刃者也 管見 夫以喪禮處之則是不
祥之器可知已以悲哀泣之則是不美之不樂殺
人也可知已 陸希聲 能以兵爲懼者民之司命也
能以戰勝爲慮者國之司命也 沈蛟門

第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
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
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
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道常首章所謂常道也無名首章所謂無名也以
其未彤未垗故謂之樸 筆乘 道常無名無名則樸
矣樸雖小而天地民物之精實涵於此天下孰有
能尚之者 管見 匹夫得道尚能使其所居之地物
不疵癘而年穀熟况侯王乎 沈蛟門 侯王若能守
是見小曰明者也知子守母者也如此則靜爲動
君而動爲之臣一爲萬主而萬爲之賓萬物將自
賓矣 筆乘 蓋惟其守道也上與天地相感天地之
太和應之協氣薰蒸甘露以降下與人心相感人
心之太和應之不待教令自然均齊所謂中和位
育之效如此夫既賓且均風氣漸開於是始制爲
有名 管見 制者裁其樸而分之也樸本無名制之
則有名矣苟逐於其名而莫止則一生二二生三
將巧歷不能筭而種種名相皆以爲實與接爲構

窮萬世而不悟陰陽之慘殆孰甚焉所謂不知常
妄作凶也聖人於此有微焉以爲無可以適有則
有亦可以之無是故貴其止止者鎮以無名之樸
也知止則不隨物遷澹然自足殆無從生矣此非
强之也物生以道生物滅以道滅萬物皆作于道
皆歸於道我之性宅我自復之夫何難之有故江
海水之宗也川谷水之派也異派必會於宗殊名
必統于道 筆乘 樸不能不散而爲名水不能不分
而爲川谷顧名立而知止知止非樸亦復歸于樸

川谷分而爲江海。江海非源。亦復歸于源。雖有名
期於不失。無名之初。此善以道治天下者也。沈蚊門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
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分別爲智。蔽盡爲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於知人。
蔽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知人也。蘇
子由 務於外者。以力勝人。務于內者。以道自勝。人
雖有力。力盡則屈。惟自勝爲能常勝。千萬人吾往

矣。知足者。達生委命。隨在而足。衛公子荊是也。自
奉雖薄。而常以爲厚。口給雖不足。而每以爲有餘
矣。苟貪欲無厭。雖富有四海。而歉然不充。終身豈
能富乎。不行而望至。未有能遂者也。強行者。日復
日。歲復歲。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轉不退輪。其行遠
矣。可謂有志者矣。物各有所。數徙業則無成。不爲
事更。不爲物遷。恬而安之。若其性然者。久矣。沈蚊
門 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在之至
人。能存其所存者也。故曰。死而不亡者壽。蘇子由

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死。佛氏之不滅。與死而不
亡同意。是以聖人之生也與死同。謂之神。聖人之
死也與生同。謂之壽。言其生死之未有異也。農師

第三十四章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
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于小。萬物歸
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
其大。
可以左而不可以右。可以右而不可以左。在物一

曲者。非大道也。大道則無乎不在。故氾兮其可左
右也。凡物之大者。則不可名于小。小者則不可名
于大。是道也。以其可以左右也。故萬物恃之以生
而不辭。成功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夫唯不居。
不爲主。故常無欲。常無欲則妙之至者也。故可名
於小。唯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則容之至者也。故可
名於大。雖然。既大矣。而可名於小。則非大也。既小
矣。而可名于大。則非小也。非大非小。此道之所以
隱于無名也。然則道之所以爲大也。果不在大也。

聖人體道者也。則其所以能成其大者，豈曰自大也哉。呂吉甫 可名于小，爾言不可名小；可名於大，爾言不可名大。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所以成其大。筆乘 不名有、不有其名也。管見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大象者、道也。夫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天下

萬物皆歸往之矣。夫聖人視民如赤子，唯恐其傷，而況有事傷之者乎。未嘗有以傷之，則歸而往之者，莫有受其傷矣。莫受其傷，則天下皆安其夷泰矣。夫樂可以悅耳，餌可以適口，則旅人為之留連，為之歡饜，然而樂闋餌盡，彼將舍之而去。若夫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則非餌之可嗜；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則非樂之可樂。若然者、用之豈可既乎。過客止則為之蘧廬而已，非可久者也。用之不可既，則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安平泰之所自出也。

陸希聲

第三十六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深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天之道，物之理，人之事，其勢未嘗不如此者也。於張知歙，于強知弱，於興知廢，于與知奪，非知幾者，孰能與於此哉。

故曰、是謂微明。然則能歙之、張之、弱之、強之、廢之、興之、奪之、與之者，無形而柔弱者也；為其所歙、所張、所弱、所強、所廢、所興、所奪、所與者，有形而剛強者也。則柔弱之勝剛強也明矣。呂吉甫 柔弱勝剛強，然則聖人遂廢剛強哉。以其為國家之利器也，藏於柔弱之中，如魚之藏於淵耳。魚脫于淵，人思取之矣；利器示人，人思敵之矣。管見 是以聖人退處幽密，而操至權，以獨運斡萬物于不測，故力旋天地，而世莫覩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豈

暴神靈而使衆得而議之哉嘗竊論之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知幾也夫以剛强遇物則物之剛强不可勝敵矣天下皆以剛强勝物也吾獨寓于柔弱不爭之地則發而用之其孰能禦之者觀夫天道則秋冬之爲春夏亦一驗矣彼聖人者自藏于深渺之中而託柔弱以爲表故行萬物於術內而人莫知其所自此所謂密用獨化者耶 王元澤

第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

欲作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常者無所不爲而無爲之之意耳聖人以無爲化物萬物化之始于無爲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僞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滋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爲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鎭之庶幾可得而止也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尚存于胸中則失之遠矣 蘇子由 無爲而無不爲則未嘗有夫無爲也此以無不爲卽作無無爲正與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云云相應亦可 呂吉甫 鎭之以無名之樸如可尙之賢可貴之貨可欲之事可制之名皆御而不爲而惟修玄默以鎭之外則無知者無欲有知者亦不敢爲而欲作之心息矣然使聖人有欲樸之心而故執此以鎭天下則上先有欲而猶未免爲之之形何以使民化 沈蛟門 故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則豈特無爲而已而亦未始有夫無

爲者也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侯王守道以至於此則可謂不欲以靜矣天下其有不自正者乎 呂吉甫

道德經集義卷上終

老子集義卷下

即墨周如砥纂集

男燝
熠較刻

下篇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至人無為大聖不作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修之於身而天下化不言而如神不規規為仁義禮而仁義禮時出而不窮應物而無形是謂未始出吾宗上德也得無所得者也唯無所得是以有德也自此而下一涉于心

思作為可名可稱之境若仁義禮者皆為下德僅能合天守道不失德而已自有得之之名而太樸始漓全體始析其去德也遠矣是以無德何言乎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夫無為者非貴無為也無為而有以為之猶不忘為也至人之無為也而亦無無為也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也何言乎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也下德有迹既以有為矣而又不忘所以為以心為心展轉無窮故曰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也仁義禮皆為之者也第就中較量猶有差等上仁薰然惠利憫然惻怛性真自顯非有親疏應人之求非責其報故雖涉有為而尚無所為也降此而義去德遠矣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親疏之差知交輕重之接廉劌分辨各一其宜區畛條葉毫不可越故曰為之而有以為禮去德尤遠矣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以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詞以信之太上貴德相敬而不知其為禮衆人之為恭所以尊人也務施報尚往來而已施而不報往而不來則相望相救因之以

忿爭矣故曰攘臂而仍之勢之所必趨也由是觀之道無在而德有在道降而爲德德無迹而仁有迹德破而爲仁仁無別而義有別仁壞而爲義義無飾而禮有飾義衰而爲禮謂之上仁上義上禮非假之者也而弊猶至此又況其假之者乎故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釆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黄忠信在中不言而飲人以和是以父子之閒其禮樸而不白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禮立而文行

實意衰矣實意衰故人懷輕鄙狙詐之心家爲淫僻離跂之俗而亂從起矣前識者所謂智也仁義與禮皆從此出故特揭之曰道之華而愚之始也無緣而妄意偶合而苟信一隙觀天一班窺豹其於大道譬虛空之一花耳馳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返窮響兢影自以爲賢而不知此其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忠信而已矣何以禮爲居其實不居其華道而已矣何以前識爲浮游於上德而返自然之樸終不忍舍此而取彼也

沈蛟門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一者何也混成之全體也天下莫不有對待而對待之物各滯於方隅其究爲大害之端惟陰通爲陽陽通爲陰柔通爲剛剛通爲柔至於幽明盈虛生死貴賤高下皆通爲一而莫見其分之之形者然後謂之一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神以之靈谷以之盈物以之生王侯以之爲天下貞皆此物也故曰致一言極之而無不一也夫王侯貴矣高矣不患其不貴而患其不賤不患其不高而患其不下貴則無位高則無民貴而能賤高而能下而後謂

之致一。試觀物理亦莫不然。府史輿臺環衞于下。而稱貴人。貴以賤爲本也。失府史輿臺無貴人矣。木石基構隱築于下。而成觀臺高以下爲基也。失木石基構無觀臺矣。故孤寡不穀者。不祥微賤之稱。而王公以之自謂。循名責實。豈復有矜誇高大挾貴恃賢處尊擁亢之意哉。此非貴而能賤。高而能下之謂耶。今夫車一也。極分而致數之。則爲輻、爲輪爲衡爲轂。其名且百。合百爲一。而後成車之名。散百而一。一名之則輪耳、輻耳。不可復稱車矣。

猶之合天下之道爲一。而後稱道。散天下之道無道矣。合天下之人爲一。而後稱侯王。散天下之人無侯王矣。侯王烏可以離道。而道烏可以離一哉。一則無貴無賤。不欲碌碌如玉之貴。亦不欲落落如石之賤。非石非玉。爲天下璞。斯可矣。沈蛟門

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爲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蹶也。然其極必至此耳。天地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地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本也。昔之稱孤寡不穀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輪輻蓋軫衡軛轂轊會而爲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爲車。所爲無之以爲用者也。然則天地之以大爲天地耶。侯王將以貴爲侯王耶。大與貴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爲天地侯王者。而人莫或知之耳。故一

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玉之琭琭。貴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蘇註一字與沈説不同附録於此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强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蘇子由

蓋天下之物生於有。所謂有名萬物之

母是已有生於無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已無必生有是故貴其反反者反於無也有生于無是故貴其弱弱者無之似也（李乘）反者自有而歸于無道之體也弱者雖有而處于無道之用也（沈蛟門）

第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亾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夫道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惟上士能勤而行之中士疑信半焉下士直大笑之耳使道不爲下士所笑則道亦下矣烏乎道古之立言者蓋有之矣正言若反安得不笑之也明道若昧如愚也進道若退日損也（沈蛟門）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以至平平其不平非類矣然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是之謂夷道若纇上德者無爲而無以爲者也彼雖恢奇譎怪一以視之是之謂上德若谷（呂吉甫）大白若辱者使白而不受汚此則不屑不潔之士而非聖人也廣德若不足者廣大而不可復加則止于此而已非廣大也（蘇子由）善建者不拔而建之以常無有故曰建德若偷（蘇子由）偷惰也因物之自然用之不勤若偷惰也（沈蛟門）見素抱樸以遊于世俗之間故曰質真若渝渝變也隨物變化不膠於一若有渝也（管見）大方無隅全其大方不小立圭角也大器晚成者大成若缺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也（蘇子由）大音者聽之不

可聞故希聲大象者視之不可見故無形凡此者皆道之爲也然謂之明而若昧謂之進而若退以至音而希聲象而無形名與實常若相反者曷故哉（呂吉甫）蓋道之大全隱於無名惟其無名也故無能生有足以供人之求而有隨取隨與之機明進之屬是也且惟其無名也故有復爲無爲能渾成無迹泯然不加機匠之裁昧退之屬是也（管見）中下之人方役其所見而議吾之迹以實昧實退實類實辱實偷實渝其不侮笑者幾希矣（李息齋）

大器者業也。至人以其糠粃土苴爲器。而器未嘗不大。孔子以管仲爲小器。則帝王之功其大器乎。

王元澤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植物則背寒向煖。而冲氣運乎其間。木絕水曰梁。木負棟亦曰梁。取其力之强也。故曰强梁。金人銘曰、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蓋古人嘗以此爲教。而我亦教之。但老子獨尊之曰教父者。如言萬物之母之謂。母主養。父主教。故言生則曰母。言教則曰父。

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萬物。和氣合而生物。

蓋一即道也。而一之名滯於數。似出於道之後。故曰道生一。一不能不分而爲二。二又不能不合而爲一。以成三。三亦一也。即冲氣也。自是觀之。未有天地。先有此一。有一成三。而萬物始生。故物之所以生者一也。一之名可尊可卑。尊之則爲無對之稱。卑之又爲至微之稱。孤也、寡也、不穀也。皆一之別名也。故王公以爲稱。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又曰冲人。又曰朕。朕者物之初兆也。亦是意也。王公以孤寡不穀爲稱。蓋至微至渺。深自貶損。而不敢以尊貴驕人之意。惟如此而後成王公之尊。故物或損之以致益。或益之而致損。惟

冲氣之在不在耳。建言有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夫强梁所以爲益也。而不得其死。所損滋大。此雖恒言。至理存焉。人以爲教。吾亦以爲教。豈徒以爲教而已哉。殆尊之爲教父。嚴事之而不敢違也。謂其致之一也。

沈蛟門

第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馳騁、役也。蘇子由曰、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

堅柔亦不廢堅亦不病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于物水是也是以聖人惟無為故能役使衆强出入羣有嚴君平曰有為之為有廢無功無為之為成遂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與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于天外震于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且道德無為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 沈蛟門

第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聖人上原道德之意下揆天地之心崇高顯榮吉祥盛德深閎浩大尊寵窮極莫大乎生萬物陳列奇怪珍寶金玉珠璧利深得巨莫大乎身禍世之匠亂國之工絕逆天地傷害我身莫大乎名生憍長溢困民貧國擾濁精神使心多欲叛天違道爭為盜賊天下不親世多兵革莫大乎貨故得之與亡或病或利得名得貨道德不居神明不留大命以絕天不能救失名失貨道德是祐神明是助名顯自然富配天地故細身大名未可與論至道也輕身重國未可與圖利也 嚴君平 是故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弃其良貴而失之是大費也蓄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弃其至富而害之是厚亡也夫惟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己而無待於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己而無待于貨也故知止而不殆不辱不殆則可以長久矣 呂吉甫 知足者樂令有之已多無求者也無求矣

辱知止者懼後進之有損知幾者也知幾矣殆 薛君采

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呂知常曰天下以不缺為成故成必有敝以不虛為盈故盈必有虧以形求之名成者虧以數求之物極則反聖人安于大成而不卹其缺期于大盈而不惡其沖支離其形而德充於內謙沖虛儉而

常有美餘隨物之變循理而行委蛇曲折不獨一塗所以大直存乎其中匪雕匪琢匪象匪物因物之性自然而成所以大巧存乎其中非法不說非道不言訥辯忘所辯不容其象所以大辯存乎其中且夫躁動則陽生而勝寒靜處則陰生而勝熱顛恆陽則躁洩而無餘常靜則清虛而不擾至人不以彼易此而守清靜爲天下正也清極則瑩靜極則徹瑩徹靈通十方無礙蓋心清靜則身清靜一身清靜則多身清靜多身清靜則盡山河大地清

靜故曰清靜爲天下正 沈蛟門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天下有道則馬不用于追奔逐北而還却於田疇糞灌之事天下無道則以事戎行以軍爲家馬不孕於國而孕于疆場之外矣有道無道利害若此原其所以分在人心足不足之間而已 沈蛟門 彼以其可欲示人者固有罪矣而不足其足者其禍又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爲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惟知足者所寓而足故無不足 蘇子由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天下之所以爲天下者果何耶見天下之所以爲天下則不出戶而知之矣天道之所以爲天道者

果何耶見天道之所以爲天道則不窺牖而見之矣今夫天下之大固無窮也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之所及者寡矣所知者幾何哉天道之遠固不測也必待窺而後見之則目力之所及者寡矣所見者幾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知天下之所以爲天下故不行而知見天道之所以爲天道故不見而名夫何故以其備于我故也知之于所不行名之于所不見則不爲而成矣 呂吉甫

第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不知道之大原出于一而徒求之於聞見之多世俗之學大率如此譬如市魁百物皆居以應人之求可以和物不可以潔身可以美觀不可以食實所謂終日數他寶自家無一錢吾未見其眞有益也爲道者不然脫落支葉直探本根神何由降明

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吾不免爲衆欲之所擾何以爲道是故懲忿窒欲崇雅黜浮日惟二三之德是去以求其所謂一者而已故謂之日損日損者學之大益也然損者對有之稱也非絕無之名也損而猶存可損之物與其能損之名其損未盡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所損蓋併其損之者而損焉然後蕩然曠然與太虛同其無爲無爲矣豈患其頑空斷滅而無能爲哉鑑懸而萬物畢明衡懸而萬物畢平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惟無爲則無不爲雖無不爲而實無爲故四海之內莫不歸之以爲王是取天下常以無事也若及其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何也

沈蛟門 無爲自化淸靜自正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曰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無事卽無爲也取猶致也其端始於日損損之時用大矣哉 翼

第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

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善予惡奪末世之常典聖心無是也惟以百姓本來之心爲心 管見 今夫人雖有善有不善而原其本心未嘗不善人雖有信有不信而原其本心未嘗不信然則有不善不信者乃天下之己心而無不善不信者則天下之天心也聖人以天心應物而不以己心應物故不問人之善惡而一以善遇

之不問人之誠偽而一以誠遇之 沈蛟門 德善言
百姓所得於天者本善也德信亦然德善德信即
百姓之心夫百姓之心本自善信聖人豈因其一
時之不善不信而遂過爲分別哉是以聖人在天
下常慄慄爲天下渾其心 管見 渾其心也者使善
信者不以自異而不善不信者不自棄常恐天下
之有分有別也彼百姓獨于常典者皆注其耳目
以觀聖人之予奪而聖人一以孩提遇之始孩之
童無不善不信也即有不善不信非其情也無知

故也長者之於孩提善信固而成之不善不信則
寬柔教之以歸於善信已耳豈以不善不信而屑
屑與之較哉天性自然不待勉強聖人之於天下
亦如此而已以天性遇物而握造化之真機轉移
妙用從此出矣 呂吉甫

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
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
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
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
地

生死對待出於生即入於死可不慎諸類天下之
人而觀之重生者十有三不重者十有三雖重生
而不知生生之道動輒墮于死地而不知避者亦
十有三 沈蛟門 二夫何故相應二死地相應前言
何故爲生而動之死地耶以其生生之厚過于爲
生則必違道妄求以爲養生之資但見其利不見
其害故動之死地是生生之厚即死地也善攝生

者恬澹無求無求則與物無競無往不可不遇兕
虎五句猶所謂夷狄患難無入不自得者蓋極言
其無害也所以無害者何以其不生生之厚未嘗
求利無取死之道故也是爲生而非動之死地者
管見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
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
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

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生之道指一元未動之始雖虛無杳冥而實萬象之自出德如元亨利貞曰畜之則元始亨通利遂貞成兼舉之矣夫道無形者也由生物而後道顯於形故曰物形之德之畜物也自生而長而成乃自然之勢故曰勢成之凡天下有形有勢者皆本於道德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蘇子曰尊如父兄貴如侯王道無位而德有名故也然道之尊德之貴盖以生之畜之爲萬物之所本物自莫

之能加焉而尊自莫之向焉而貴也豈道德命之而物始尊貴之乎故道德之生畜萬物也自其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艮以止之謂之亭戢乎軋謂之毒保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若此者婗若胎胎然示萬物以生畜之德而命之我尊我貴者然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爲之而不矜恃既長之而不主宰此則普物無心而謂之玄德也曰玄德則德亦道矣故嘗示天下以可尊可貴之迹哉故無爲之謂道德也河上公曰命或作爵非也

命猶示也不有不恃不宰正莫之命意 沈蚊門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其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弱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資生也故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

以母知其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徇物目悅於色耳悅於聲開其悅之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陷溺而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悅之爲害始小而浸大知小之將大而閉之可謂明矣趣其所悅而不顧自以爲強而非強也惟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矣世人開其所悅以身徇物往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

神應物用其光而已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見鼻之能臭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於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蘇子由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竽非道哉

王文定曰介然猶言忽然有頃之間也施誇張也書病商俗曰敝化奢麗驕淫矜誇夫以商周之際猶然春秋可知矣老子蓋傷之也故教之曰誇奢之害道不待見之明行之久者而知其可畏也使我忽然有覺而欲行乎大道唯此之畏矣大道平等本無內外人己之分而爲民上者往往好由邪徑以逞狂心故其朝甚除治也而其田則甚蕪也倉則甚虛也田甚蕪倉甚虛也而其服則文采也其佩則利劍也其飲食則厭飫其資貨則有餘也

此所謂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者也夫有道者當哀多益寡稱物平施而今乃損不足以奉有餘如此是乃劫奪傲虐之雄耳何以稱者大學曰君子有大道驕泰以失之此之謂也

沈蛟門 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倡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倡俗之民倡則小盜必和是之謂盜竽矣 韓非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于身其德乃眞修之于家其德乃餘修之于鄉其德乃長修之于邦其德乃豐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凡物以建而立者未有不拔者也唯爲道者建之以常無有則善建而不拔矣凡物以抱而固者未有不脫者也唯爲道者抱神以靜則善抱而不脫矣夫唯所建所抱者如此則其傳豈有窮哉德厚

流光至於子孫亦席其餘蔭祭祀不輟也 呂吉甫
蓋道之真可以修身道之餘可以治家國天下以
真修身者清虛恬淡不以一物累其心與天合德
寂感無二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顯文王之
德之純純亦不已穆然淵然至精至微此所謂真
也曰餘曰長曰豐曰普皆布滿寬柔廣大周徧之
意道無所不容容乃大然後能覆載萬物普利眾
生真之妙形也執此以往以一身觀萬身以一家
觀萬家以一鄉觀萬鄉以一國觀萬國以一世之

天下觀萬世之天下而知其不異於此治之裕如
矣其建於我抱於我而雖子孫不拔不脫也固宜

沈蛟門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
生曰祥心使氣曰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人生而耳目聰明漸以溺發其德日薄惟赤子無
知不悅生不惡死與物而往與物而來其天守全
其神無郤天德之象也無傷物之意故物亦不得
而傷無疾走之跡故物亦不得而薄是以毒蟲不
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峻赤子陰也嗌咽也嗄咽
破而聲嘶也無執而自固無欲而自作精有餘而
非心也終日號而嗌不嗄聲不嘶心和而氣不傷
也呂氏曰使赤子也有所愛偏則氣戾而不和其
能若是乎天以沖氣予人而人得合之以為性命
之常惟此和耳故知和曰常知常曰明有知常之

明則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動不知所為行不知
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奚以心使氣為
哉不知此者反自然之道加作為之害生不可益
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
則强梁甚矣夫物忌太盛至於壯則去老不遠而
死將及之今謂之强則壯矣血氣之勇一發而索
然立盡正與含德之厚相反如飄風驟雨豈能久
乎蓋致虛而守柔者道也道乃久沒身不殆致實
而强則物而已物壯則老豈道也哉故曰是謂不

道不道早已惟含德之厚者形全精復與天爲一
沈敏門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能別之其所以能別之

者口不能言也音味尚爾況妙道乎所以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嚴君平　至人者惟塞兌閉門不言而已挫銳解紛和光同塵雖其所以身之者猶無一迹之可尋一事之可名而況於言乎　沈敏門　是謂玄同則默而成之之道也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就利不違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榮通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疎利害貴賤者則貴在于物而物能賤之不可得而親疎利害貴賤者貴在于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爲天下貴不亦宜乎　呂吉甫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正者道之常也奇者道之變也無事者道之眞也

以正教爲治則足以立有國之經以奇謀用兵則足以應一時之變體道者恬惔無心順物自然而天下歸之矣　沈敏門　吾何以知無事之足以取天下哉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而知之也　呂吉甫　上古之民熙熙恬恬相與交樂乎天交食乎地忘帝之力而不知其所爲何忌何諱後世則好繁其令以爲要束多拘攣之格無所曠之道急縛之如牛馬然若柳子種樹傳所云者其民動觸忌諱奔命之不暇而暇治其事哉故彌貧古之人有什百人

之器而不用舟車無所乘甲兵無所陳其治益醇
後世則惟利器之是務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斗斛
以量之權衡以稱之符璽以信之將以明民也而
有知有欲民心益亂國家於是乎昡昏而不知所
從適矣技巧本以便事然桔槔之用力寡見功多
也漢濱丈人猶耻之以爲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
機事者必有機心奇衰淫巧從此起而明白素樸
之風息也法令本以防盜然子產鑄刑書而叔向
以爲譏民徵於書而有爭心其弊將至於奸宄不

勝而法禁數濱民無所措手足盜賊益多而法亦
莫知之何矣 沈敏門 若然者凡以有事取天下之
過也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
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由無爲故
好靜無爲故民自化而絕去技巧奇物不起好靜
故民自正而法令不煩盜賊無有由無爲好靜故
無事而無欲無事故民自富而無忌諱之貧無欲
故民自樸而無利器之昏其序然也此則取天下
常以無事之證也 呂吉甫

第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
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
爲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
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以正治國以無事取天下則其政悶悶悶悶者言
其不以察察爲快也故其民淳淳淳淳者言其不
澆於薄也以智治國以有事取天下則其政察察
察察者反悶悶者也故其民缺缺缺缺者言其不

全於樸也 呂吉甫 政悶悶者無得在我而有德在
民政察察者有失在民而有得在我 李息齋 由此
觀之我得則彼失我福則彼禍可見禍者福之所
倚福者禍之所伏其運如輪其循如環孰知其極
哉然則天下其無正而善可以獲福者耶察察於
正正復爲奇察察於善善復爲妖不可知其極也
彼民者知正之爲正而不知忘其正之謂正知善
之爲善而不知忘其善之謂善迷之日固已久矣
音見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故不以一人斷制利天

下廉而不劌故勝物而不傷直而不肆故能曲全
而非枉光而不耀故用其光復歸其明此無它取
此悶悶而去彼察察也 呂吉甫

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
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
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
久視之道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

以視寄於天聰以聽托於天智以思視強則目不
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則智識亂故外無以應
事融物而治人內無以存心養性而事天若識動
靜之節省思慮之煩不極其聰明智識之力則身
治而天人皆在我矣故曰莫如嗇多費者每悔於
已匱之後少費者常積於有餘之時故曰夫惟嗇
是謂早服早服則思慮寧靜而故德不去孔竅開
虛而新和日生故謂之重積德若已損而後嗇纔
足以補先耳德愈積則神愈靜神愈靜故無為而
人自歸之不召而自來不誡而自成故曰無不克
深矣遠矣莫見其端矣故曰莫知其極凡有國而
不免亡之者不可謂有國有身而不免殃之者不
可謂有身必安其社稷而享其天年者是謂有國
有身此至人之事故曰可以有國然則嗇之一言
有國之母也生生無窮化化無方故曰可以長久
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曰柢木之所以建生也曼
根曰根木之所以持生也嗇者保性命之常完聰
明睿智之德其眞可以合天其餘可以治人故為

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沈竣門

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
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夫兩
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聖人亦不傷之 一作傷人以下德交歸焉觀之作
之為是之指神而言也 翼 韓非曰事大眾而數搖
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故烹小
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擾擾則傷人撓則傷

魚。故曰治大國若烹小鮮。聖人以此道臨天下。唯恐其傷之。其至也不但人各相安。雖幽而爲鬼者亦潛隱精英。韜歛靈響。其鬼不神。非其鬼之不神。其神自在也。而不傷人。蓋鬼與民雜擾。而見其神。則不能不傷人。當聖人之世。民雖入山林川澤不逢。不若何傷人之有。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以若烹小鮮之道臨天下。其於鬼神。莫不敬而遠之。無諂瀆無禳除。亦未嘗有傷於神。聖人不傷。鬼神則不擾之。德及於幽矣。鬼神不傷人。則不擾之德感乎幽矣。故兩不相傷。而德交歸于聖人也。管見

第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大國者。強足以兼安天下。富足以兼養天下。小國之所趨往。猶衆水之下流也。下流者。天下之交。於物。則天下之牝也。牝之道常以靜勝牡。以靜下人。而取大國之於小國。亦宜如此。且人無不以善下而取人者也。大國能下小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大國。則大國納之。大國以下而取人。小國以下而取于人。下之有益于國也如是。夫既以稱大國矣。復何求哉。不過欲執牛耳爲盟主。示廣大以明得意。兼畜天下而已。彼爲小國者。亦無多覬覦也。不過欲恭禮幣脩職貢。入事大國。免侵陵之患。以保其社稷而已。此兩者各求得其所欲。則大者宜爲下。

蓋小國之不免於恥分也。大國德之。則委心而聽事。不德則叛而事他人。犧牲玉帛。陳之境上。以待來者。惟其德我者事之而已矣。大國失一小國。則德業虧損。而天下攜之。此豈大國之福哉。故曰宜爲下。老子此論。姑以利誘人之入于道耳。止言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知其爲常德。而守之。則老子意也。洗蛟門

第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

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
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
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
貴
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
奥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耶 蘇子由 賢者以道爲
寶故樂得其得不賢者非道莫保故樂免其罪 李
息齋 豈非萬物之奥與 美言不善人之所保也今
夫市人惟刀錐之利是視耳然投以美言而市交

可合人心債驕而不可繫者也然臨之以尊行則
俛然屈焉由是觀之天下豈有生而不善者亦豈
有不善而終不可化誨懷服者惟無美言尊行爲
之導耳不善人胡可棄也 沈蛟門 故立天子置三
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所以享于上者禮之恭幣
之重者然不如坐進此道以道之爲天下貴雖坐
而進之過於恭禮重幣也天子三公所以坐而論
者不過此而已矣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 呂吉
豈不曰天下之求者衆矣而供之者寡惟道則貧

人之求而使之各得其所欲天下之欲免罪者多
矣而在宥者寡惟道則善貸人之罪而成與之新
沈蛟門 求以得則所謂善人之寶有罪以免則所
謂不善人之所保此其所以爲天下貴也 呂吉甫
若棄人于不善則道欲應人之求而吾固寢之道
欲貸人之罪而吾固廢之惡乎可 沈蛟門

第六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
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

作于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
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爲營爲也事所爲之條件也味所爲之理趣也作
起也 筆乘 此章無爲無事與尋常不同老子涉世
應物工夫皆在前一步正於此見之衆人晏如聖
人拮据爲無爲也四海無虞視若覆盂事無事也
其爲其事皆未有因似乎無所取義而聖人若覺
其中有必不可已者味無味也然豈眞無之而聖
人故無是勞哉凡事若爲之已有其幾未有其形

至小也至少也衆人任耳目閒隱微往往忽之以爲無難搆隙長怨而以爲不足慮聖人則有不敢不謹者一事不謹或貽四海之憂是故小者大視之一日不謹或貽千百年之患是故少者多視之以萬乘而讐匹夫叛者衆矣是故怨者德報之夫爲有難易而此則圖難于其易以其易也人殊不見其爲也豈非爲無爲乎事有大細而此則爲大於其細以其細也人殊不見其有事也豈非事無事乎夫何以圖難于易爲大于細也正以難易大

細常相因也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待其大且難然後爲之故纍粟銖而大有之業成也抑何以見難事必作于易大事必作于細也試觀輕諾之人未有不寡信者也諾至易也輕諾至細故也而寡信則大咎也至於寡信則難圖也以此推之可見多易必多難勢之所必至矣是以聖人于細且易者猶兢兢然難之故幾微謹而無難爲之悔也終不爲大與猶難之一意總是反覆申明圖難于易爲大于細之說

總之又只爲無爲事無事二句管見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于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其安易持危而持之則難矣其未兆易謀已動而謀之則難矣其脆易破則不可使至于堅其微易散則不可使至於著物皆然心爲甚通諸其心則於天下國家無難矣安也未兆也則是爲之於未有也脆也微也則是治之於未亂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毛大生于小也九層之臺起于累土高起于下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遠始於近也則爲之于未有治之於未亂其本末常如此也爲之於未有則是以不爲爲之也治之於未亂則是以不治治

之也已有而爲之則爲之欲成而反敗之已亂而
治之則執之欲固而反失之也是以聖人爲之于
未有則我固無爲也故無敗治之於未亂則我固
無執也故無失 呂吉甫 然聖人所以無執無失匪
直早見故衆人所以敗之失之亦匪直曉圖故良
由聖人雖無事而常愼衆人雖有事亦不知愼試
觀民之從事當其發故突來不勝索饗及其稍釋
忽已恣肆功虧于垂成緰敗於汔至職此也使其
愼于事終如其事始則雖爲於既有執于既亂可

以無敗無失矣然要之終不如未有未亂之易爲
力也是以聖人勤勞憂瘁衆人不欲聖人欲之若
夫焦頭爛額圖難成之功此譬如難得之貨然聖
人不貴也防非窒欲衆人不學聖人學焉若夫志
高意廣爲窮極之行是謂衆人之所過聖人直約
之使還于內耳矣若此者正以萬物自然之理本
易也無所謂難本常也無所謂過聖人於將有將
亂之時知其勢必至于難持難謀難破難散遂失
萬物之自然而萬物又不能自爲之挽回故欲及

此機會沉密晦默以圖之俾將作者潛消已去者
倏反于以輔萬物之自然是故難得之貨不敢貴
大過之行不敢爲也則亦何至于爲且執哉 管見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
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
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
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衆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我愚人

之心也哉古人善爲道者在已若此則推之于民
也固非明之將以愚之也察察昭昭則所謂明之
也若昏悶悶則所謂愚之也 呂吉甫 生民之患在
於多智智不以正其智爲邪今吾未能覺其邪而
又以智示之是反開其僞也故以智治國爲國之
賊倘行其所無事而不開民之機心機心不生則
純白備謂之國福不亦宜乎 李息齋 兩者智與不
智也能知智之爲賊不智之爲福則亦可以爲天
下法矣能知此而爲天下法則可謂之玄玅之德

深矣遠矣者歎美之辭也 林鬳齋 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也 蘇子由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能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江海之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

百谷王則能爲天下王者亦善下之而已則玄德者乃所以下之之道也聖人之有天下也以言其位則固欲上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爲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則以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則固欲先人也然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以其身後之也夫推以其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不重則以戴之爲輕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不害則以從之爲利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夫以言下之以身後之則不爭者也樂推而不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者也非體玄德者其能若是乎故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呂吉甫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天下徒見我道之大而謂其似不肖不知其所以大固似不肖也夫大道汎兮其可左右無乎不在者也彼見其無乎不在無可擬者謂之似不肖而不知其無不在而似不肖乃道之所以爲大也蓋萬物莫非道也則道外無物矣道外無物則無所肖者此其所以爲大也若有所肖則道外有物矣道外有物則道有所不在其尚得爲大乎 呂吉甫

道以不似物爲大故其爲德亦悶然以鈍爲利以

退爲進而與世不相似世俗貴勇敢尚廣大誇進銳而吾之所寶曰慈柔曰儉約曰靜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 沈蛟門 然慈爲柔弱矣而能勝剛強是能勇也儉爲不費矣而用之不可既是能廣也不敢爲天下先爲後人矣而聖人用之以爲官長者皆從我者也是能成器長也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則剛強之徒而已死不亦宜乎夫自事觀之則軍旅之事愛克厥威允罔功則慈宜若有所不行也然自本觀之則所

以能立其威者以慈而已 呂吉甫 夫慈兵之入於敵境也不踐禾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屋廬人知有所庇矣誰不倒戈以迎者其自爲守若子弟之捍父兄也又誰能困之者蓋天道好生意常在救民也天方救民而吾之慈與天合則必命之爲天吏以行其保衛之仁慈者天命之所歸也戰必勝守必固宜矣 沈蛟門 戰守主於殺伐而尚以慈爲德則餘事可知 王元澤 儉與不敢先可以例訓 管見

第六十八章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古者車戰爲士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持矛中御車掌旗鼓皆欲其強武蓋至爭者惟兵故借之以明不爭之德也 翼 士當以武爲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于怒是以我故殺人也以我故殺人天必殃之 蘇子由

善勝敵者在德不在爭不以利動因勢而取天道不爭故能善勝萬物水性柔弱故能馳驟堅強故曰不爭善用人者以謙不以力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學之後臣師之後用用將帥之臣則比之爪牙跪而受鉞拜而推轂先盡其禮而後用其力也故曰爲之下 沈蛟門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是謂不爭之德也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用人之力也德則不爭力則用人雖用兵之危我猶無爲而況其

他乎無爲爲之之謂天德至於無爲則與天同德
而無以加矣是謂配天古道之極致也 呂吉甫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
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于輕敵輕
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道之動常在於迫而能以不爭勝其施之于用兵
之際宜若有所不行者也而用兵者有言吾不敢
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則雖兵猶迫而後

動而勝之以不爭也而況其宅乎 呂吉甫 爲主肇
兵端以伐人也爲客不得已而應敵也進寸難進
也退尺易退也仍就也不爲首兵但爲應兵雖爲
應兵亦不欲戰不敢近進寧於遠退進戰者整其
行陣而行攘臂以執兵前進以仍敵不行則雖有
行如無行不攘則雖有臂如無臂不執則雖有兵
如無兵不仍之則雖有敵如無敵也 吳幼清 聖人
以慈爲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
爲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于不得已則有哀心哀
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 蘇子由
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
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
以聖人被褐懷玉
聖人之言最易最簡易知易行而天下莫之知莫
之行也何也言非吹也必有所以言事非跡也必
有所以事言有宗事有君 沈蛟門 知言之宗則言
之差殊不必問也知事之君則事之差殊不必疑

也夫唯人之無知是以不我知夫唯不我知此我
之所以爲貴使我之知不出於衆之知則爲我者
亦不足貴矣 李息齋 是以聖人以若辱若愚之容
而大白盛德天下鮮儷者是之謂被褐懷玉 呂吉甫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
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始以知無遺其有隨以不知遺其知萬法歸無無
亦不立非上而何彼於虛空之中橫生意見清淨

之內忽起山河捏目生華迷頭認影則病矣凡有知皆妄也凡有妄皆病也學者方狃以為玄覽寶而持之病奚從瘳乎聖人之不能瘵知猶夫人也而知不為病者知知之為病故耳知其為病則勿藥而病瘳矣　道以知入以不知化知即釋氏之知無也不知即釋氏之無知也知不知上所謂生而無生真性湛然也不知知病所謂無生而生業果宛然也唯其病病是以不病所謂知幻即離不作方便也 筆乘

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狹一作狎　廬陵劉氏云上句不厭當作不狎 翼

見賢遍反言不自顯見德美于外 河上公　威可畏者損壽戕身之事大威大可畏者死也人不畏其所可畏必戕身損壽以速其死有大可畏者至矣莊子曰人之所最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狎玩習也所居身之所處厭棄也 吳幼清　人所以生者為有精神託空虛喜清淨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僻滿腹為伐本厭神 河上公　平日所處凡損壽戕身之事無所畏懼狎習為常安然為之言不畏威也是厭惡其所生而棄其命大威至矣夫唯不狎其所居而畏所畏是以不厭其所生而大可畏者不至矣 吳幼清　居之不可狎如此要之凡快意適欲其居可狎者非自見其賢以矜之則自貴其生而求之厚聖人以為我

苟懷玉雖被褐可也何必世之我尊我榮如此其自表見乎其於生也雖曰愛之但不至傷之而已若夫貴生則有貪生之心貪生則所以為生者將無不至聖人不然也唯其如此故去彼狎厭之為而取此不狎不厭之道與 管見

第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
夫見義爲之之謂勇自勝之謂强至人之所謂勇
勇於慈勇於仁耳勇於敢則不慈不仁殺機旣動
安能庇其身勇於不敢則仁慈得天安得不活其
身此物理之大常也然天下事亦有出於常理之
外或以敢而反生者或以不敢而反死者世人疑
之遂謂天道無知而豈知天未易測也人之所以
失歡于天而天之所以惡人者未可以一端舉雖
聖人猶難言之矣非難言難爲人一一言也列子

曰迎天道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難知也雖
然天豈終難知哉不與物爭於一時而勝之以久
不諄諄與人言而應之如響不待禱求籲呼而及
爾出往及爾游衍常見其臨下之有赫繟然舒緩
不迫而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非人思慮之所
能及此四者天之道也 沈蛟門 自其天之未勝天
之未應及來之未至謀之未定而言之則强者或
得勇者或勝盖有之矣 李息齋 未有不疑天網之
疎而多失也然要其後而徐觀之 蘇子由 吉凶禍
福之報各稱其業毫釐無爽卒未嘗失一惡人 沈
蛟門 無得漏網者孰謂天道無知哉此聖人所以
勇于不敢者信天道之常也 吳幼清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
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
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任刑者欲以死懼民而已曾不知民心之不畏死
也以其所不畏懼之其事甚不德而其術亦疎矣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民孰
敢爲奇以取戮哉今執戮不已而爲惡者如故民
之不畏死明矣 沈蛟門 然則以道治天下者宜如
何哉常有司殺者殺勿代之而已矣 呂吉甫 盖萬
物生於天而殺于天 沈蛟門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司殺者天之謂也刑戮出
於好惡而不用夫天討則是代司殺者殺也 呂吉
甫 代大匠斲則傷其手矣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
矣 蘇子由

第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上食稅多則損不足以奉有餘故民饑上有爲以御下下亦有爲以應上文繁而姦不勝故難治 沈蛟門

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雖死而求利不厭貴生之極必至於輕死惟無以生爲而生自全矣 蘇子由

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爲一 沈蛟門

末二句即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之意此章之言由粗及精要歸其重於此耳 王純甫

第七十六章 此章謂柔能勝剛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人物之生也天地冲和之氣在焉故柔弱柔脆可以屈伸其死也冲和去之而爲堅強爲枯槁矣足可見堅強者死類柔弱者生類 沈蛟門

用兵柔弱者謀深而工敵輕而玩之故勝恃強者慮淺而驕敵懼而備之故不勝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示之弱也後如脫兔敵不及距則能勝之矣秦兵過周超乘三百竟敗於殽齊兵入晉棄石投人竟敗於鞌此恃強不勝之驗也共兩手所圍也木之弱而搖動者爲近末之小枝強而不搖動者則爲近根合拱之大幹也夫兵強者爲人所勝是處下也不能如勝人者之處上木強者近根之幹是處下也不

得如小枝之處上推此物理則知人之德行凡堅強者矜已凌人必墜其貴柔弱者謙卑退遜共戴其德天之道也嚴君平曰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強人不得爲王強木不得處上 吳幼清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邪

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言天道凡
弛弓俯其體則弰在上弰向下張之而仰其體則
弰向下弰在上是抑弰之高者使之向下舉弰之
下者使之在上天之損有餘如抑其弰而使之下
其補不足如舉其弰而使之高見賢遍反 翼 天之
道無爲而已矣無爲則無私無私則均猶之張弓
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彼天道之損有餘補不足
亦若是而已矣益滿招損謙受益天道然也人之
道不能無爲不能無爲則不能無私不能無私則

至於損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不足異也 損呂
誰能與天合道損有餘以奉不足惟有道哉故聖
人常出其身以任天下之勞而亦不自恃其勞以
要天下之我尊也勞而有功亦不自名以要天下
之我德也予人多而不求其報利物弘而不責其
償蓋天之生賢本以供一世之用非欲使之自有餘
而已聖人以其有餘奉天下承天意也若爲而恃
成而處則賢見于世賢見于世則是以有餘自奉
也豈聖人之所爲哉 沈蛟門

第七十八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其無以
易之也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
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
天下王正言若反

天下之物惟水爲能因物之曲直方圓而從之則
是柔弱莫過於水者也而流大物轉大石穿突陵
谷浮載天地唯水爲能則是攻堅強者無以先之
也 呂吉甫 柔弱者不期勝而自勝其無以輕易柔

弱爲也夫山藪藏疾至柔也川澤納污至弱也苟
爲社稷之主而不能受多方之垢爲天下之王而
必欲國家之無夭孽四海之無凶人可得耶雖欲
剪除而撲滅之祗自勞耳 李宏甫 此正言合道而
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 蘇子由 故
人無以柔弱爲垢剛強爲榮無以柔弱爲不祥剛
強爲福 沈蛟門 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者易之也 見管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

不責於人也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怨之不可和也猶火之不可寒水之不可熱若強和
之必有餘怨以此為善未足也是以聖人治天下
如執左契以合於右契恩怨取與吾何心哉如契
之合適於符而已苟有不合不強其所無不責之
也蓋大小長短彼各有契自合其合而吾無容私
焉若必欲強通之是司徹非司契也天道亦然天
道無親常不失善蓋亦司契而已 李息齋

第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
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
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
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儉約不奢泰民雖衆猶
若寡少不敢勞之也 河上公 十人為什百人為伯
什伯之器重大之器衆所共也不用者不常為不
貪求重大之器無所用也重死者視死為重事而
愛養其生不遠徙者生於此死於此不他適也舟
車甲兵非一人所可獨用謂什伯之器也無所乘
無所陳不用也無所往則無用乎舟輿無所爭則
無用乎甲兵民淳事簡上古結繩之治可復雖有
書契亦可不用不但不用什伯之器而已以所食
之食為甘以所服之服為美充然自足愛養其生
言重死也以此身之居為安而安之以此地之俗
為樂而樂之言不遠徙也惟老死於所生之處孰
肯遠徙哉民皆懷土雖相鄰之國目可以相望雞
犬之聲耳可以相聞如此至近民亦至老死不相
往來不但不遠徙而已 吳幼清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
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信則為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為觀而已故不必
信以善為主則不求辯以辯為主則未必善有一
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
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人

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為貴也 蘇子由 凡物有所利則有所不利有所不利則不能不害矣唯天之道無所利則無所不利無所不利則利而不害矣凡物之有為者莫不有我有我故有爭聖人之道雖為而無為無為故無我無我故不爭是天之道而已矣 呂吉甫 或曰老氏之為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察萬事之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不知其有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

不博者存何也則以五千言所言皆不積之道耳不積者心無所住之謂也夫積而不積則言而無言矣言而無言故非不為人也而未嘗分己之有非不予人也而未嘗損己之多斯何惡於辯且博哉苟非不積之道而第執其意是以與天下爭則多言數窮者流非天道也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學者於此而刳心焉老氏之書亦思過半矣故曰教而無教何必相尼於此邪言乃忘言自可了心於柱下讀者其勉旃哉 筆乘

刻道德經集義跋

先宗伯讀書焚膏繼晷自柱下漆園而外諸子百家無不捜羅尤沉酣于老氏間取今古註疏而折衷之暨義明宗著為管見復斟酌異同擇其精當者手錄成

帙名曰集義為枕中藏生平著述業已行世而精神注存則集義一書尤得老氏之精髓視後學迂誕與清靜之旨大相悖盭即煉養服食之說駐年羽化之術亦强為牽合不知其亡當也余小

子受庭訓有年觸類而會其義
黃帝問道于廣成子已先老氏
而言之矣伏羲畫謙畫艮又先
黃帝而言之矣惟元始以來太
上玄之道與畫前之易流行宇
宙間老氏始暢言之耳故漆園之

跋　二

十萬不敵柱下之五千莊之言肆
而隱老之言約而該也其道固可
以治上古而與世悶悶亦可以治
末流而返醇還樸其語吾夫子
曰盛德容貌若愚已而子作猶
龍之嘆於道德已思過半矣螺

承乏京兆政多餘暇廼取集義
重加較訂付之剞劂用表先宗
伯苦心更使掖斯集者知旨歸
既定而靈妙日生即五千言久成
糟粕其斯為善讀老者乎
崇禎九季丙子端陽男螺齋沐

跋　三

書

丁酉夏箴水同宗以先六世祖登甫公纂
註之道德經見惠披讀之次得知登甫公
之德學精粹蓋不愧以文章擅一代也評
餘之暇詳加批点以藏之家嗟乎五十四
易居尚未晚而條條簡牲未然如斯其未
難繼其悔如何也
十三世孫 式坤 敬跋

〔明〕鄧士亮撰

屏史前卷十七卷後卷四卷

明崇禎八年刻本

屏史自叙

史稱孟嘗君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所與客語彼時齊國強大所至皆車騎縱橫之士所議皆邊境秘密之謀予文園招客與語因擬以名編過當也客曰以擬洛水靡、之音何如予曰庶幾似矣雖然豪俠雄于語詩之雅乎曠士妙於語詩之風乎予語不能雄又不能妙其呋響哉其決泥囊之口蓬、哉是編先游白門時已稍就藁計抵龍湖肆為搜討可著成一家之言偶脾病作苦勉從客再三之請遂以畀梓其中草、擲収任意茲存者僅十之半非予本念也劉知幾負高文之目後以談史傳声名頓減陸子静有逢人衝突之才尚不足以厭群心況予病中所得率易未盡藻美之致而聊且終有歎為之懷者哉則喚鄙從人置論予姑自題其概畧云

崇禎之乙亥歲孟秋望日鄧士亮書于龍湖公署

又叙

予每與客言世間著述文人有三等有才願兼有精力此上也其次或偏有才願又其次或偏有精力夫有精力乏才願之人患在緩緩則数日纔能了一卷之書數月纔能了一部之書遅悞遷延其勢必不能與有才願之一日数行下者爭勝有才願乏精力之人患在急急則神忡忡然一日期了数卷之書手搰搰然数月期了

数部之書銳極燥疲其勢又不能與有精力之循次日数行者較功此情理之固然也夫有才願乏精力而急焉不能須臾者則予是也文園倦困藥草時侵因之漁獵既已不廣藻思併爾零落則予之恨恨能已乎客聞予言詑曰君言予所未解夫君何鬱伊而又何愉適也篇中或歌笑焉俳諧焉忽而滲然自憂焉且感時滋然愾焉東方生之滑稽衛洗馬之言愁遍交接而靡定君何為者予曰不然子焉知夫愉適者之非真適而鬱伊者之為真悶遣也予天下大有意想人使予不病而得肆力羽陵宛委之藏神舞氣王作七發鉅觀予奚不適乎為想漢室秘惜史記諸子之書謂其中有兵謀密計迄今未有拈出為古今文人缺事言之悵惘噫嘻黄楚望無一日不讀讀已輒病鄧寅侯無一日不病病已仍讀予自廢耶造物限予耶客過矣

士亮再書

屏史前卷一

目録

凉月
醉月
孤月
月食
星宿
客星
祈雨
雨應
題林可任父母井霖卷 舊刻
閏隣邑苦旱戲成

屏史前卷一

華川鄭[illegible]侯著
濵與伯承恩德卿閲

凉月

予自夷陵登陸、赴蜀之馬湖、葢数千里之遥、群峯矗起、直揷天漢、嶂嶺突複、怪奇萬狀、昔所云猿愁鳥墜之險未之䏻釐也、在、拆㵎鳴溜飛濺、當人予為摳裳躡磴而登、一步一驚絶、時適當盛暑之侵、汗出浹踵、騎馭吡之莫前、僕夫倦而頓躓、苦矣、予躰素尫弱善病、唧、不堪疲困、自惟功名浮幻耳、達人等之嚼蠟、乃竟舍軀命而從之乎、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念之神愬、偶夜行、月輪懸起、適掛嶺端、銀光澹冶、沾潤欲滴、所為析煩解病、其致泠然矣、予不禁欣暢、擾鞍撫絛大叫、此詩料也、脾悶筆意隠、生動、友人以凉月為賦

一種悠然新雋之致

予得四首

世味牽人出予心於世嫌踈惟宜冷寂病不耐蒸炎莞爾神為豁昂手月在瞻耿朝煩惱意今夜較誰甜

勞昔所悲傲骨亦驅馳世網瞳塵境愁情倦憩時借山為掩映仗月有扶持心景居然爽凉風無待吹

行經險歹彷彿到瑤扉澹色分來遠寒光遍

似圓於人詎有約以我不生威莫問前村遠輕鞭去可飛

尋常貪眺望暑後更欣然峷嵂情真苦闇闌月亦憐群山併露洗一徑入秋妍從此知相照遙途更作緣

醉月

維揚繁美甲于宇內而當年王建杜牧張佑徐凝諸君子風流藻雅賁錫名區凝詩云于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則已不如初盛之時至于今更非昔比矣然民間猶稱殷足一種酣情見月即動為肴㪚灔梅花嶺魄映冰壺瀲蕩廣陵濤人在行瑤境清光明碧尭恍澄雪練之輝素影落朱樓櫳濯霜華之

艷玳筵開處帷幙燭熿芙蓉王笋呼來屏褥花薰翡翠烹熬三醬之法味不數郇公廚飡調和九飣之珍盤那羨侯門鼎食家有屠狗賣醬之客座多炙轂談天之雄縱博弾棊任教肌生銀粟投壺灑翰還須手撈金盆試看妙舞之香鬟俱是新傳之樂府倫極治韻共寫歡娛而至于尺徑巷中殘燈猶聞笑語三家市邸深夜尚染雲烟又况冠乘之逍遥詞

人之賞咏賈騎之連翩商帆之湊泊莫不矜飾豪爽風擧雲擡二十四橋之勝真夜元宵也噫嘻人生享用固自懸殊維揚之月何等受享予司閘務適值大水之厄焦心筭豆未曾得一欣賞偶與客持一杯對之興發遂劇飲連三日夜客以次更代去而予亦頹然就枕矣越数日不醒家人疑以為死予既醒大笑昔阮籍大醉六十日不醒予数日遂以為死乎索筆戲成一章

絶俊維揚地幽情發興狂但憐月滿署何惜酒盈缸死去華胥夢生來白墮鄉相看謾錯愕猶愧阮家郎

孤月

天文紀星之大有数倍于月者第星最高望之細小月居下與人近故最大理或然也予讀梅聖俞詩有云烏兎不生子甚奇之小園深夜見群星盡斂月魄孤圓為之一快賦二章

盈光如許最愛此清真夜靜星藏漢天澄月近人有倫未皎映惟獨更精神以我堪為侶相看俱洗塵

剪紙何能似氷輪作鑒親未須為點綴只此却輕匀一隻千秋影殘宵四照身憑欄自欣賞從倚問香醇

詩與酒豪情景知畫

月食

綿州丁巳正月十五夜月食李養實郡侯率僚屬救護予以廣文先生與焉予謂侯當日嫦娥竊藥真成錯事侯曰君雅善詩可賦泣月詩予聞泣月二字奇甚喜之即發声賦云那得澄空捲夜雲高堂鼓樂聽紛紛仙娥不耐瑤宮冷消得今宵食幾分又有月盈望欲飄相看無月却無聊清光此夜還來否猶趁殘更踏彩橋侯

賦云只因有月始邀賓月亦當筵為主人賓集華軒未見月扶蘇桂影惜初春予又賦云瑞魄人間望已殘香街簫管俱停歡銀花亂放光如許遣送憑誰到廣寒時青衿有贊禮者賦一絶亦自清楚侯曰予與君可更和之予和云騷人咏月幾曾停疑是重雲鎖夜冥欲借銀光清酒盌不知何處有精靈侯和云栢酒今宵且暫停那堪相對望冥冥空憐兎杵辛勤夜可是香臺

藥未靈兩人拊掌意得不禁也已月漸還圓侯為張飲阜亭中綺席輝映月色皎然侯所自製白蓮花酒甚佳酌以玉巵侯善飲能至數斗予平日酒量不及侯而每私囑酌斝者寛予飲是夜侯令侍兒嚴糾之予無所匿遂強飲亦竟為敵手盃行無筭而漏下幾四鼓予心訝之疑主人緩漏延客也強起則東方曙色侵戶矣遂散去

星宿

嚴善思云、山川精氣、上為列星、朱子云、天無躰、以二十八宿為躰、周顛曰、二十八宿者、經天之宿也、遁為人世主、故或星之精、墜而為人、或人之精化而為星、神理本一、陟降如環、是以太皡顓頊為水精、神農為火精、黄帝為土精、少昊為金精、要皆自其所承之星宿而言之、乃予謂舜時五臣為五星之精、客曰、何以知之、予曰、以行

事知之、禹水星、故治水、稷土星、故種稼穡、契金星、有文明之象、故敷教、皐陶木星、木喜生而不喜肅殺、故明刑、伯益火星、故掌火政、客曰、然

客星

光武時、客星犯帝座、帝咲曰、故人嚴子陵共卧耳、按星經、客星入杵臼、天下兵起、四方聚米、即以漢事論之、元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間、次年有兵變、黄龍元年三月、居王梁東北、十二月宫車晏駕、初元、年居南斗第二星東、五月大水、人相食、光武四年、客星出梗河、匈奴入五原塞、九年出牽牛後、廣陵王荆楚王謀

逆事露、其不祥甚驗矣、故論者謂光武欲解群疑、因以子陵當之、然李泌有言、臣禄位與茅土皆非所要、但願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泌素曉天文、未常言客星為不祥也、又漢武帝微行、私與主婢卧、婢婿操刃入、有書生寄宿、善天文、見客星掩帝座、驚呼咄、、其人不得肆凶、夫此人上應星宿、亦不減富春山羊裘釣叟耶、

祈雨

予署端州郡、值天旱、虔心步禱、往時屠沽之令文具耳。予嚴禁、人莫敢犯也。遷神位于壇、予自為文祭云、川原失潤、地脉為之迸枯、黍苗未敷、人情因爾坐困、卒歲之計何賴、謀生之望恐虛、伏惟尊神、靈通曉闕、望肅端城、辰綿懸精、轉乾坤于指顧、符象合契、揭雷電以驅馳、玄言能格九閽之聽、聞大力足庇萬門之福、履特拈寶炷、

用展精禋、惟廣矜卹之仁、即霑優渥之賜、勅風伯而趨事、號令不爽片時、召雨師以登壇、滂沱即看指日、群情激切、衆躰皈依、乃數日竟未雨也、已聞制院云、近日供應何以乏肉、予驚詢之、則舊例禁屠、另宰一猪以奉制院左右、竟未有言者、自此禁遂弛、私猪肉滿市坊矣。天大雨、予戲為文投壇中云、寶炷清壇、未蒙霶霈之降、織俎腥市、反荷滂沱之流、以我齋明、豈愚衷之精誠未達、不知肉味、將鬼神之怨恫、何辭是夜、夢金衣人語予曰、君祈雨誠心、雨為君應耳、何以戲為詰朝、詣謝之、

又

予邑庠陳師、黃州人、善祈雨、宣佐明令君力請之、陳師惟初詣壇場、已于庠中日命羽流十餘人、寫文書、不似奏疏、躰人問之、則曰、我惟寫帖予、如朋友作書相達耳。三日、詣壇請令君接雨

令君徐笑、白日有雨耶、時黑雲四蔽、陳師曰、此非雨雲、有紅雲、乃吾雲也。須臾、紅雲數縷欲墜、忙催令君甫至、霹靂震空、山城俱撼、市民奔匿、陳師急閉令君于天妃祠中、自與雷神相當、移時、雷神勢屈、惟將庠中所供神牌及墻壁擊壞而去。平地水深數尺、稱大有年云、

又

予邑有道人、不知何許人、束包巾、一麤布衣、脂

賦織漬人以新巾衣易之決不受鄉旱請祈雨設高臺覆絮被軒卧不用鑼鼓喧啾惟羽流輩細誦　皇經兩日下壇命諸人各歸農于某日候雨其雨延注霑足曰吾兩無風雲雷声乃觀音慈悲雨也别鄉又接去其應如神

雨限

廿一不雨道人打廿五不雨打道人齋心符牒急如律令

又

屡求無雨轉求轉無雨予聞龍行雨施昔姑蘇道士李懷仁呼龍松江之上狎而觀之汝有此伎倆麼

聞鄰邑苦旱戲成

膏血民間已盡殘焦荒遍野為心酸請君試用催徵法火速靈符下雨壇

予旧詩云催符不似催科急那得龍潭送雨來

雨應

予署陽江邑苦旱街市奉木神僧道登壇甚肅竟不雨士民紛相告曰越五日不雨禾槁矣予自詣虔禱三日大雨歡声遍動予中衫盡湿父老争持酒勞予歡飲大醉賦古詩一章

民間歲事苦難支驕陽何得雨垂垂兩師滂沱在其手欲雨不雨意何為塵界亦堪整雲轡邇

來不至我心疑豈畏關津抽税重予於縣税無纖私豈爊虐政太横厲予於治法稱平夷躬禱雲岑勤禮拜青衿父老紛相隨但憑寸念遥感格不用黄符斬猪雞手揮奏疏作飛劍欲向空裏斷虹霓壇中木神汝何事三日不應立焚之忽然天黒雲四織一雨撼震積盈陂村野拍掌大叫笑禾頭不復愁枯萎計筭城烟三萬戶一戶勸我酒一卮歸到署中醉如泥

攢勢勃丶挺拔詞壁而起

題林可任父母耳霖卷

舊刻

嵗事呼天日驕陽涕欲垂神烏風不驗爛石雨
相欺焰酷山疑炙烟深樹似炊蓮枯兜率界金
爍贊林池魃鬼真乖角龍神太骯衰未曾逢燕
彝那得覓鳩隨氣裂氷紋簞威侵玉綴帷愁來
鷗失渚望斷鸞尋陂淚涸鮫人眼機殘織女絲
枉勞巫峽夢虗讀鸛鳴詩萬井俱哀訴三農盡
惨悲賢侯臨漢水善政洽群黎道骨天私與佛
心衆共知虔忱問畢宿叅願禮朝曦太乙親勤
禱東皇屢設祠拈燎紛彩炬清灌薦瓊卮探窟
尋深浦排閶跋險巇直須傾壁帛寧復靳牲犧
更有瑤童艷如同寶色披西洋踸捧檟南岳寫
傳碑怪物憑空鬬疾風撼面吹靈華怒閃照霹
靂吼張髭瀑勢驚摧户潮聲恍落籬紫鰲寒渤
浪瑶島散雲脂涔溜天門坼翻波地軸危情應
環艾苦運際作霖奇米價市爭賤秋田晚定宜

藻林花繞蕙艷圍翠懸枝梁茨欣吟賦倉箱喜
動眉詞人潤翰墨游客醉醴醹似沃仙源滴還
分象椀飴湘流千里月歌彝肴童兒

屛史前卷一終

屏史前卷二

目録

元夕
午日
七夕
九日

屏史前卷二

尊川鄧士亮寅侯著
滇與伯承恩德卿閱

元夕 舊刻

該博宏整而光

彩蔚然騷場對之有當披靡

元夕之盛、無如京師、予意欲摽所循觀、撰為小編、昭清時之樂事、緣耳目有限、綜核多遺、恐貽博物者訕誚、姑為排律一章以紀其畧、

帝第春陽日、祥光帶九衢、碧棲寮漢列、丹拱映霞鋪、僊苑晴初煥。御池栁欲敷。雲開彩鳳扇。氣象玉螭爐。曉仗欣傳勝。從臣許賜酺。內錢頒少府。官禁弛金吾。填市花盈肆、環車錦側塗、家丶懸重貝、處丶擁文瑜、彝鼎分周漢。琮璜雜夏虞。精瑩射水碧。潤贖選珊瑚。梁代奇礓石。隋侯燭室珠。摩挲態炫妙。隱賑目驚殊。高閣珍筵麗。佳人巧飾娛。輕粧畫鉿匣。艷織繡翟褕。冶曲低檀柏。嬌歌簇象竿。但將啓雪槊。邪復惜

青蚨。許史名矜里。金張族擅都。外家新拜命。戚邸舊分符。宗牒璀枝秀。中璫綺佩紆。明光貴執戟。羽儀壯弯弧。更有長衫俠。還兼古褶儒。尖肩斜額子。大鼻銳頭奴。怪服疑閽越。方言半楚吳。賈偕商共集。僧亦道之徒。俱逐芳辰鬧。青令樂意孤、和風况駘蕩、美景未模糊、五木開場局。六街爭踘跔。衆中聞唱彩。叢裏看樗蒱。少女掣竿索。健兒把屬鏤。打毬競隊偶。走馬向城隅。賭

慱堪消晝。酣沈豈計壺。為愁烏影滅。特倩兎輪扶。火樹遥飛閣。星橋近接壚。香堤塵撲面。煙井霧連軥。鰲屋騰空出。龍獅架陣趍。登門或百寶、捧席可千株。菡萏燃如燦。葡萄爛不枯。麟膏蒸麝腦。駝髓侑屠蘇。壁動栽雲剪。屏張鏤鳥圖。士人祈太乙。婆婢設仙姑。翠袖舞鸜鵒。朱唇唱鷓鴣。几簾經夜煖。絃管徹宵呼。蓮漏應竟矣、銀燈可耐乎。浮生須快適。覔醉莫躊躕。

謝董天僊司理惠酒筵啓

花清繡署之春。銀鰲度彩。香煖錦屏之月。鏤烏呈輝。想酒筵勅侍星精。知火枝逢分太乙。某偶承公撤、乍泊江皋。帳畫橋之有歡追隨、何珍錫之過動纏綣。捲簾江光泚、。笑指冰娥呼鐏漏響沉、。歌殘玉露。𩅰茲肅謝。未罄欲宣。

招友啓

往夕人邀月。常挹清光。今宵月邀人。莫負美景。

仰高棚之峻兀。處處華燈。瞻廣幙之連雲。家家銀樹。何况我輩。可虛雅懷。叠管度新声。相將贈金縷之色。踏歌傳艷賦。競來題彩橋之春。一杯為期。三薰特佇。

午日

尊川小邑耳、俗尚歲時、龍舟之戲、相與鬪捷、尨稱歡劇、九士紳貴顯之家、豉實豪華之子、莫不駕畫艇、飛彩幟、列筵饌之陸離、張絃管之喧沸、旗幟耀而干日、火藥焰而驚霄、連有沓履、擁紫袖之蹁躚、挈黍提罇、矜香囊之艷郁、兩岸追随如蟻、衆声唱釆成雷、寸隅有此、洵足樂已、然而恃意氣、喜凌競、勝則兒童拍

舞、負則舉市無歡、因之酣塲怒起、相聚搏擊、以致興訟捍法、紛托窟門、家業可廢、此忿難廾、達官長者、迫于里人之請、不計事之曲直、必欲角争、以為娛快、則亦邑風澆構之一端也、為想當日忿悒沉江、是何光景、今歡塲歌舞、已非本色、況鬪還乎、席閭因賦吊屈絶二、

忠言不竊恨重〻、雲樹可能護楚封、風俗招魂歌杳靄、今從江上想愁容。

幽懷無計天難捫、臣固奸庸主更昏、忿烈靈心知不泯、暮湘煙水賦猶存。

當年感恨風颼〻、歌舞于今載酒籌、惟有文人長隕涕、千秋不解子雲愁。

贈歌者

菖蒲依俗點杯紋。喧渡錡彭椰岸聞。却自檀槽領一曲。鴛裙輕皺染臺雲。

俱欲推敲評玉姿。曲中可有湘流詞。雅情跌放

宜酣劇。無比相看致韻奇。

七夕

客問天上雙星之會有之乎、予曰然、凡紀傳所載非虛、使天上若無婚姻燕爾之樂、則孤悶岑寂、反人間之不如矣、縱生天上、何益、卽所云牛郎娶織女、與天帝借錢貳萬未償之事、亦决定真者、為想銀河渺瀰、鵲橋飛駕、真大趣事、要以比嫦娥之孑焉貞處、何如乎、兩家必相訕誚、誰操其勝、因戲為嫦娥織女貽答詩、釘鉸打油、以資捧腹、

嫦娥貽織女

初秋結束整雲鬟、新樣金鈿映佩環、多少仙臺騎馬客、輕將綠鬢誤紅顏、

織女答嫦娥

揭來書使自雲端、湛碧遙、清露團、却看瑤光懸斗側、天曹執役亦仙官、牛星列北斗下

貽

牽牛日、與牛隨性格癡肥路渺瀰、貽、濤声催瞋色、可堪雲渚望遲、

答

家世水邊未記年、潮來朝去習風烟、幽栖不比瑤宮女、藥兎辛疲抱杵眠

貽

一年雲屬幾逢秋、旗綵橋頭瑞色流、金鼓不須煩踏、數声牧笛自清幽

答

喧填金管併瑤箏、雅事何妨自主盟、除却花明銀燭夜、乞君餘魄照孤清、

貽

合歡簪子大齊妝、十幅錦衾初夜凉、借問佳期歲、會何時生得小牛郎

答

詩來詆誚字重、莫把人間錯比儂、家有辟寒

描景繪形極尽巧致

異域鳥深房那逐怯秋容

貽

當年錢債事如何蘆蓼踈烟别思多呷軋機声勤玉指莫因郎去緩金梭

答

機房郎去敢辭勞千尺鮫綃款玉梳欲寄銀針縫錦帶知君孤悶俗情酸

嫦娥貽織女賦

嫦娥見織女答詩艴然起嗔以為褻易之行敢訕貞守復泚筆為賦貽馬匪第詣嘲亦兼譙讓

水渙佳人兮質韶青而娟媚搆琱甍之雲房繩繡璫而瀾睟玉機纖綃千縷金梭紋絲萬綴任昬旦之迭移勤腕指而靡替供内御之襧衣鄙火雉與華蟲河流當門韶光荏苒鷗鴛摚曳喧飏尽掩侍兒玉清（梁玉清織女侍兒）朝簾不卷貞石矢操塵情詎染忽使問之勤渠陳箧幣之奕、裝金鈿以駭鷄皙隱賑之水碧火齊皓汗於奩臺珊瑚的皪於裙飾侈牛家之門第結朱陳於信帖一顧心怡再顧言話驚風簷之噪喜訝雲燈之爍蕚親許為期何俟媒妁秋容載淨霞翠澄空銀河惝怳霞岈騰鉷爰整靈橋彩駕飛虹張旗獵、振鼓逢、緣軀格之肥重似笨伯而昂藏商風猶煖喘息是防借金鞭於芒鬼乞塵尾

於王郎（王濛用塵尾䩭牛）于馬闢華軒麗雲裳啟莫帳列文触具芻牧待徜徉見膹肥而微悒（膹膔也肶面大）若衷情之未量乃一笑兮牛飲幾致覆乎槽林殘更断續明滅銀釭寸懷萬緒夥塞難將既曉為別潛馬涕垂厭寢傷臆慵情莫支屏閒牙軸眺寂階前玉杵暮稀錢債未了象宿空輝机石見留於漢使報章取刺於周詩鲁香閨令節之莫守而翻詆誚為

妙諷

織女揆賦讀之神意忡悅不能揆去懷開户魃惡舌聃語噤遂不復置吝

答友人詩

予再婚非得已也以七夕納幣客為予執柯頗爭幣儀予意嫌之佐以玉笄一圍客不解復貽詩為贈予次韻戲答語雖率筆亦堪拊掌

兩後明霞瑞色團一樽相對看成歡為詢銀漢

秋千里曾納花紋幣幾端古榻傍行疑月老輕鞭前度定星鸞人間巧事還憐勝新樣笄圍紫玉攢

九日

墓祭起自秦始皇亦事之有理者先大人殯於邑之青林以九日生辰亮等掃墓為文以祭

大人昔華居於家今華居於野昔於家有畫棟雕牖今於野有烟水雲山昔於家有名書寶帙今於野有疎樹彩禽昔於家張筵奏管而祝九如今於野烹牲焚楮而脩咼食嗚呼至德常存

令名靡射佳兒濟楚諸孫玉立　天章琬琰紫綸再錫太史碑鐫豐窿短奕大人何憾哉節序幾更秋色滿林緬想音容與歲俱深紫液萸房匱擬懸弧之頌金英菊蘂聊陳戲馬之樽夜室冥茫精靈何據空山無人似聞笑語

詩四首

平野紛盈繡佳城鬱抱奇登高知有興秋色在萸枝

御苑金綸誥。陰珉太史碑。兒孫奉庭訓。拜掃俱能詩。

傲名秋逾尊、惟許菊英攄、白日看離、、精、靈、應、此、處、

聽彝親知否、違親已廿年、蔵饍傳罔食。歌笛動楸烟、

登高次韻

出郭清入埜與丘、輕晴絕頂翠雲流、英賢肯放秋光尽、癯叟憨非壮、日遊、烟嶺、幾經前浦、鴈沙、汀、猶、識去年鷗、一樽欣共酕醄意、謾問萸枝、送、晚、愁、

招友啓

與約同心晤期重九、烟光秋清離落、鴈影日霽。龍沙斗室聚蝿。平時惟依竇牖之客。雲峯摩漢。此會俱是峻嶺之賓。結伴來萸、爬搔不妨辣手、擁肩看菊、飡賞政須傲人、欲暢遠、、無極之懷、宜舒重、登高之眼、銀罌頻倒。要教酒味豪顛。竹篋紛提。莫遣詩情凉瘦。

屏史前卷二終

屏史前卷三

自叙

予觀小說有矮居士之論畫象工無不聳耳而聽矮居士曰畫前驅賤也宜嗔目怒髯畫近侍貴也宜清奇龎秀畫輦中人則帝王也宜龍委日表虬髭鬈髮衆工俱咨嗟稱善而予以為此特其似耳夫人之相貌未可揣也見美貌者戀愛見戚貌者凜折見醜貌者厭遠神活而意易

形似所不能到是故善畫品者若見其情形焉畫笑罵者若聞其有聲焉不第似之而已故夫有極似之而終未恰意或不甚似之而反生氣映溢家人里叟拍手羨為極肖此則其天机存也盖得其解之難也今予之著為此卷神耶似耶人必有以矮居士之畫笑予者

屏史前卷三

目録

品貌
聲音
言語
笑
罵
婦女
美人

屏史前卷三

蕁川鄧士亮寅侯著
滇與伯承恩德卿閱

品貌

新穎絕從來未有之論其美麗如珠琲輝映令人膚骨俱淨

天地之生人也、此其氣機之必不容已者也、五官何以安頓、四大何以停妥、天地亦大費心矣。然有生之數、未免太多、比聚紛遝、如蟻之結、如蜂之屯、傀形殊相種種、分別短瘠者、何薄傾肥者、何厚醜惡者、何仇美姣者、何德夫天地生人、而不均乃如是乎、是故進肩摩趾駢之國、瞪目而視之、未曾見一人真相肖也、入萬家九衢之市、分行而接之、未曾見一人錯相認也、甚矣造化之巧且勞也。

人生得為美丈夫足矣、不則寧奇醜、猶不至混中人。

論者云、塵剎中有三種神仙、一貴人、一美人、一才人、予謂貴人紆金拖紫、然亦有慕高隱而不屑軒組者、才人聰明重世、然亦有持卷幅而不能售杯斝者、至於美人、則秘稟天地靈秀之氣、其綺質儇容、雲章鳳彩、睹而就之、真如倚珠傍玉、不覺心神之俱動、而瞻視之頓易也、故謂之天人。

美士之貌、文人之筆、足稱兩絕、

陳平貌如冠玉、富人願娶之以女、美者不慮無妻、潘安仁挾彈出遊、群妓爭為擲果、美者不慮無食、若盧元明姿容朗潤、王濮愛之、贈以幣帛、裴讓儀采俊逸、齊文襄賞之、為優其官爵、彼美者又何慮不富貴乎、吁、人生而有美貌、亦良快已。

美丈夫看他亦有法、須看其風韻高簡處、嵇叔夜要在玉山將頹時看、王夷甫要在捉麈尾清談時看、會稽王要在軒、朝會時看、王孝伯要在披鶴氅來雪中看、何平叔要在啜熱湯麪時、

看陸子春要在着越布单衣時看庾杲之要在
戴蟬冕時看衛洗馬要在渡江憔顇不堪羅綺
時看
今閱人多矣然過眼即忘則其人之品質不問
可知也惟美者則常往來意中是故或岐路而
乍逢為之廻首或傾盖而接語自爾存注市肆
酒場之中手標映徹混名闕貌之日踪跡流露
夫誰能掩之乎

自古英雄負不世出之姿非偶然也今夫龍之
奮鬣怒甲者必善搏雲獅之絆眼鋸齒者必善
磔虎於人亦然其風領毛骨故自異耳是故漢
高祖隆準龍顏以草澤之英雄而令韓彭諸人
聽命劉豫州雄姿大耳以式微之帝冑而令龍
臣虎將輯心曹孟德迅捷精悍即捉刀尚有饑
鷹掠谷之意劉景升輩敢與之爭鋒乎唐文皇
神彩暐曄一顧瞻即有飛電掣營之想虬髯翁
能不一見心死乎人何可以無貌也
或鳶肩鷹趾或虎頭燕頷重瞳駢齒之異駢脅
猿臂之奇眼如紫石稜鬚如蝟毛磔美如衛玠
大如巨無霸肥如董卓長如阮翁仲短如務光
（長僅一尺二寸）體貌艷朝霞之流發聲振洪鐘之響遏
色疾怒足厭千人羸服亂頭猶掩一座此俱天
下之異人也
紫眼有稜邪壬見而卻步長髯如戟英雄對之

快心
趙武靈王詐為使者入秦狀甚偉秦昭王怪之
知其非常人侍中嵇紹曰瑯琊王毛骨非常殆
非人臣之相
王通鳳頸而龜背厥有文學專諸碓顙而虎膺
故饒膽氣
任膽影亦好
伏湛云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是以明皇致賞於

風度光武興嘆于佳人

今夫富貴之家黼黻之朝莫不挺姿濯秀珪璋其品故晉公子重耳駢脅重瞳其從者皆有國相之貌漢祖初興其豐沛之士多封侯之骨

陳希夷善相人宋太宗令往南衙相真宗時尚未定儲議希夷至門即返驚曰王門廝役皆為將相

李勣館事選將必相其奇龐福艾者遣之呂許

公一見文彥博奇之稱異日必大貴今論者謂貴人多善相人以其交接廣與俗眼之賞鑒不同也

轂也豊下必有後於魯

李北海眉目瓌異阡陌之間聚觀如堵蔡邕欲避亂山東從弟蔡谷曰君狀異恒人毎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是故拔俗之彥如景星爛光威鳳展彩終是剷埋不得

桓宣武體貌不及劉越石然人稱其負瑋異之姿李密無帝王規模然隋主見之曰此兒瞻視非常無使入衞以是知小小英雄亦定有異人處

蔡澤曷鼻巨肩魋顏蹙鼽膝攣而稱天下駿雄弘辨之士卒徒步入秦為相周燮欽頤折頞醜狀致駭其母而卒大興起門戶益九天下之負奇形怪醜相者俱有用人俱不當於中人流品

中索模也

容曰劉伯倫品貌不揚而風流高雅遂為竹林領袖予曰然夫鵾鵬勢穿雲惟貴颯爽鶴羽乘風豈在豐盈

孔子高曰晏子短而貌寢趙文子如不勝衣予常過臨淄見屠商馬脩長八尺鬚髯如戟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則品貌固未足盡據耶

長頭鳥喙識為負心之人鴟目虎吻決定食人

之相。點檢作天子。而方面大耳者被殺。石閔斬胡人。而高鼻多鬚者亂死。亦宪矣哉。

籧篨戚施之態。俯仰難施。侏儒介眇之容。表範不著。故或支離而興嗟。或傀儡而堪笑。是亦林總之倫。可嘆造化之偏。

声音

血肉之軀。響自何來。人之有聲。亦已奇矣。

淮南曰。烏之啞啞。鵲之唶唶。俱不變其音。夫烏獸之鳴無異。而人乃紛雜於五方之音。豈非亂於所習哉。

劉安云。羲氏爕翟。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鞮不能通曉。

朱亭午清風送竹響。禪房花寂。玉磬數敲。至人之音。其顥是乎。

齊太祖鐘聲。晋公子重耳。魏西昌侯鸞。郭林宗。長孫儉。陸士衡。崔悛。盧植。張安世。劉錡。呂大防。俱聲響如鐘。盗跖聲亦如鐘。古靈神讚禪師。声若洪鐘。孫武子。伍子胥。鄧瑀聲如哮虎。晋兗州剌史蔡裔聲若震雷。常有二偷入室。裔拊床一呼。二偷俱隕。涉正道者流也。聲如霹靂。俱天下異人。

鍾聲可敬、虎聲可畏、霹靂聲可驚、秦始皇晉伯石王莽王處仲俱豺狼之聲可惡翟讓聲如牛吼可殺、

桓温聲似劉琨恨雌、

宋孝宗時閤門取北人充贊喝聲雄如鍾殿陛間多有京洛氣象、此後俱作鮑魚音、

公孫瓚多髭、令宮中婦人俱習為大聲以傳奏事。

勇士魚餘羅声聞数百步、

護門草人取至户下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然則草木亦有聲耶、

言語

言文章也、宜之口、則珠霏齦舌、見之筆、則玉潤穎毫、

孫卿曰、譚說之術、譬稱以諭之、歡欣憤懣以送之、

簡默最是難事、孔門許多高賢、却讓仲弓占了、南面、

老聃至西戎效俵言、隋煬帝幸江都、好為吴語、

魏主令群臣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周世宗能作鮮卑語長孫儉亦能作鮮卑語、王導作吴語安禄山能通六番語、高歡號令將士常鮮卑語、唐太子承乾効突厥語、高坐道人不作漢語、于謹兼通諸國語、余靖两使契丹能胡語作有胡語詩、揚雄訪絶域四方之語、著有方言十三卷、伏滔作蠻語詩、支謙江左高僧也能通六國語、两京雜記長安市語不同、有葫蘆語鏁子語紐

語練語、三摺語、
溫太真喜慢語、
獎引士類。吾愛王平子之齒。調柔世情。吾服大雄氏之舌。臧否都置。吾羨阮嗣宗之口。是非搖鼓。吾惡盜跖之唇。
曹公失言、自咋其舌流血、韓昭侯聞堂谿公之論、恐夢言泄也、自兹之後、欲商天下之大事、未常不獨寢、蓋凜乎愳哉、

至人之詞、簡澹清遠、然當事理切要處、則未常不慷慨暢言之、孫權云、呂子明可次於公瑾、但言語英發不及之耳。謝枋得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謝良佐言語宏肆。善啓發人。俱足居說辭之選。
高允吶吶、不能出諸口、及司徒之變、數陳清辯、人主至為動容、馬援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莫不屬耳忘倦、
義正氣雄、故魯仲連之言激烈。據經數理、故管公明之言自然。
今之見諸子衆氏之論者、俱唾斥之曰、此亂言惑衆也、夫其自成一家、而持之有故、出之有理、宇宙大矣、寧可少此種種哉、至於游說高奇之士。捜天畫地。慱謀廣獵。其於列國户口兵農騎乘山川形勢險塞之處。刻意精求。鬻身剪髮。較

之今日經生寒燈夜卷之苦。更為倍之。是以一當人主顧問。而高論峻起。談之者如瀉不盡之波。聽之者如履親至之境。未有不戢心虛左設九賓而奉爵位者。此真正有用文章也。這三寸舌。好不利害富貴。
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
東方長源。極大言之雄。狙丘稷下。亦一時之盛。
郭解陳遵樓君卿。議論常依名節。故稱俠士之

覩。

晉代諸賢、風韻高簡、德音玄妙、每約共詣清言處、故或集蘭亭而分賦、或遊洛水以競論、若今騷人之有盟社、俠客之有酒場也。其劇譚奮擲、麈尾為之墮落、每隻字雋冷、味之不盡、覺秦漢以來、所為甕決囊剖、縱恣而出之、不無浮蔓、是以為諸代談宗、

世間最可厭者、無如細人謟諛之口、及微語譏

剌、予何如人哉、福分本薄。消不起幾句諛詞。面皮儘厚。當不得半頭冷語。

公孫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王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天下惟此一流人最可憎、

魯穆叔會晉、歸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

今夫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

魯仲連謂田巴曰、先生之言、有似梟鳴、

東坡性喜嘲謔、其機鋒撓給、不無闌雅道、王荊公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

世間言語、惟奏對極難、次則著述難、奏對欲真。則能鑒一人之衷。著述欲高。則能制千古之口。

言之而不暢、語之而不詳、則更有代為暢、代為

詳者耶、是以捜逸洞玄、須開磅礴之吻、吸古茹今、要啟尋文之牙、

何遠慎言、衆伺不能得一妄語、

李充先生經旬不語。人問何以答。曰。世間無可語者。先主謂許汜曰。何緣當與君語。虞翻曰。生無可與語。尉佗曰。越中無足與語。庾信云。惟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契丹主曰。漢兒喜餙說。毋多談。

奇趣欲
飛舉

笑

昔有高士嘻笑不輟、曰吾當以笑死、

翫丶子教人養喜神、

禽鳥悲鳴哀號、如哭如訴、若獸則有下淚者、傳物志南方有雌象死、其雄百日不飲食、輒流涕、叉子浮於海、聞鼉與蝦蟆俱哭、是鳥獸固未始不能哭也、然而卒不能笑、使鳥獸而笑焉、則人必以為不祥矣、天地之性、人為最靈、故咲者、惟人則人何可一日不開口而咲哉、

一事浹意、萬累俱忘、初撫景而心悅、旋舒愷而神張、譬生脣舌、倩動齦腮、秀眉為之呈態、媚頰偏爾欲狂、似晴林鳥譟、如春水魚洋、溼顏漬赭、汗膚傾漿、拍手搏壁、側弁欹裳、詼諧有意、謔浪匪傷、宛聞絃於武邑、兼雜坐乎兕觥、殿廷慫其辯捷、朋儔羨其飛揚、忽來小陸、歷落崎嶔、欣然大噱、震隊驚隣、更有平子、絕倒怡情、李猶不解亦復訴、冷然味致、快賞莫支、声嘶嗄而欲失、氣促節而恐疲、斯亦百年之一日、嚶鳴之嘉會也、

曹公歡笑、至以頭沒盃案中、餚饌皆沾汙巾幘、每拊掌大咲、即是兵機、劉寄奴舉動輒笑、有類曹公、

韓宏峻整、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張全義為河南尹、未嘗笑、惟見民間佳繭麥、則笑、

荆軻倚柱而笑、千古俠氣猶存、枚皋淳于先生能以諧笑悟人主、陸中立善詼諧、人每誇其言以資笑噱、尉瑾好笑可耻、

譙周每讀典籍、欣然獨笑、黃忠曰、遭時不遇、裸身大笑、

賈誼痛哭流涕、過一生、東坡風流調笑、過一生、

褚淵事二主、樂豫謂徐孝嗣曰、人笑褚公、至今齒冷、

桓温封南郡公嘆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故是英雄氣岸

晋文帝以賈詡為三公孫權笑之

趙簡子伐吳有甲士申護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

呂望負販朝歌蓬頭相聚而笑

齊頃公帷婦人笑郤克又諸客聘于齊有秃眇跛僂者齊擇其國人貌之相類者分為御登臺而笑之

李徹薦于魯君局局然笑

桓南郡謂主簿王思道能作大家兒笑

曾布專權陳瓘為書切責之布得書嘻笑張戩論新法安石舉扇掩面而笑

予公車失意歸坐黄鶴城頭烟雨中友人王開見來予出奚囊詩示之不平之鳴蓋楚風也予哭開見亦哭已開見出浣花集示予紅粉歌絃嫣然飄蕩開見笑予亦笑因共把酒相睨視予兩人其癡門之技乎哉

善笑者必訢訢藍采荷寒山拾得之徒終日浩浩證成仙果釋迦世尊隻手拈花微微而嘻以作為佛事

藥山禪師登山夜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響聞九十里

文與可自號哭笑先生

梅聖俞哭笑鳥詩哭為何所悲笑為何所聞又伯牙鼓琴駟馬仰秣注仰頭欠吐謂馬笑也然則鳥獸亦有能笑者耶

西南外國有人木其枝上有人面花人借問之即笑頻笑輒落亦異矣草木未免有情何况于人

着眼常事一經摘弄便為絕頂之談

罵

孔子家兒不識罵

罵人者其心直而不畏忿隨語罄胸無餘怒予所甚取也

劉子翼性峭直好罵人李百藥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亦不恨若劉四者可謂善罵矣

四皓諫高祖曰陛下輕士嫚罵魏豹曰漢王嫚侮人罵詈諸侯如奴耳然予謂古今善罵人無如高祖者如罵韓信假王罵蕭何追韓信罵項羽十罪罵酈食其封五六國後罵陸賈說詩書罵劉敬沮擊匈奴罵黥布謀逆罵趙壯士四人罵欒布収視梁王竟以善罵而得天下當時六字伏命韓彭俯首皆其罵之力也及至病甚猶罵醫者曰吾病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亦罵得有理

漢王之罵曹公之笑項王之暗啞叱咤千古無兩俱可想見英雄

呂布使袁渙作書罵劉備渙曰惟德可以服人不聞以罵陸遜罵劉備為猾虜

灌夫張説俱好罵人劉孝綽仗才使氣亦好罵人謝幾卿自負氣局一遇意格輙大罵之更自可喜

徐知訓灌夫俱使酒罵坐趣事也予每于席間挑激人得其罵言以資酣興若山林寂靜聞之更是一部鼓吹

蘇武罵衛律汲黯罵張湯俱罵得是

德宗罵陸贄老獠奴禰衡罵黃祖鍛錫公死人斛律光罵祖珽多事乞索小人太后罵王莽猪狗不食其餘張昌儀罵侍郎劉錫不了人事盧程罵任圜公何等虫顏真卿罵安禄山臊羯狗

李若水罵金人封豕長蛇

孫揆罵李克用朱昭罵夏人吳華罵張邦昌段

秀實罵朱泚、謝枋得罵謝天佑、文天祥罵賈餘慶、俱正氣所激、

齊王好竽、求仕者鼓瑟、門客罵之、

劉鎮之清峻、見劉毅等騎從到門、輒罵、

寒士失意、歸帶短衣。商賈亡利、徒步言旋。則里姆相與嗟而罵之。

呼我牛、呼我馬、呼耶、罵耶、

客曰、子惟剛直、亦慣罵人否、予曰、郄賈罵佛、客曰、佛可罵乎、予曰、佛不怕罵、

亦足金蓮厄事俗士應驚雅士定喜

婦女

挺英秀而作質、昭煒郁之芳華、

婦人以色為主、色不艷、即聰慧賢淑、未應置之茱萸帳中。

天下婦女之數、多於丈夫、然造物其貴陽而賤陰乎。是以雌禽之美、常不如雄、牝獸之美、常不如牡、婦人之美、不及男子。

大要女人自縛足而天下無美人矣。假令女人文。衫輕履窄、容雅步詎、不爾、風流美好、乃無故束縛之。蹣跚而前、所謂以杞柳為桮棬、真可惜也。噫嘻、質任自然、還返其樸、世之雕也、履趾俱變、是誰為作俑乎。

楊升菴云、予足始于五代李後主、然觀六朝樂府、已有雙行纏、則六朝已有之、升菴又云漢桓帝乘后約纏迫袜、收束微如禁中、則纏足後漢已有之、予考后足長八寸、底平指斂、不似今人束縛也、俗粧已成、俗粧已定、更無能改易者

香簾踈影、名花一枝、春風夜月、政不須步、金蓮耳、

評人當以韻勝、其踈宕簡脫、不粘帶一毫塵俗氣者、定為高士無疑也女流月旦更無逾此故予謂虢國夫人素面朝天不施脂粉當為古今美人之最次則張麗華瞻視眄睞光彩自然照映蓋其美絕在風致神彩之間不當于脂態妖冶中求也

趙甸龍直指、輯有美人一卷、付之梓人墨烟輕寫香脂動而彩雲流亦幾備矣緘以示予令於中評賞其最著者予閱之鮮所當意及讀卓文君風流放誕卽為擊節叫賞庶幾有丈夫之致乎因取壓卷

疑花疑雲疑月恐無當於才情欲泣欲舞欲歌未盡在乎色澤

戛妹喜男冠、齊景公悅婦人而丈夫飾者、晉惠帝時、侍中皆傅脂粉、明帝好為婦女之飾、隋主合藥、須胡粉一兩、時宮中不用粉、求之竟不得、後周宣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之飾、魏主欲變北俗令婦女悉用禮服謂任城王澄曰朕入城望見車中婦猶戴帽著小襖石季龍選女騎千人為鹵簿著紫綸巾想其侍從威嚴必無巾幗胡粉氣

女人可憎者五片語微詐向壁拔淚一可憎也

骨媚要紹柔情腽戀二可憎也足趾束攣舉步踽踆三可憎也故作嬌羞咲飲無神四可憎也脂粉塗抹儼如神像五可憎也

美人如才人、自暴之何須冶媚、若梁冀妻孫壽作齲齒咲折腰步尤為不祥

南史梁王蕭詧不喜見婦人

謝希孟作記云自遜抗機雲之死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語奇宕可喜却可

恨。

趙飛燕體輕、能於掌中舞、麗娟肌膚柔軟、武帝閉之重幄中、惟恐隨風飄去、客有極口艷稱之者、予謂客、婦流如此、将無金屋貯傀儡耶、有何佳趣。

尹夫人云、觀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是能以福器相婦流者。

爐香清裊、佳言酬對、詩騷和韻、鏗然應響、斯不

亦破文園之岑寂、佐鄴架之縹披乎、然未易多見。致恐妖餙嬌癡、復敗人意耳。

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夫惡何以妬乎、天下亦有惡而被非常之眷者、今華閣金閨、怙恩殊寵、豈必皆西施南威之艷也、予兄太冲、美儀容、佳公子也、嫂氏絶色、婢輩亦有紹冶者、家兄全不鍾意、偶于市店見一酒𡟖、麻瘦奇醜、購得珍愛之、并供養其子侄、數千金產業、為付一擲、後竟貧無立錐、此即前孽使然、亦見好賞之不足憑矣

蓬頭攣耳、面骨昂藏、豕箕肖額、軹唇歷齒、此天下之極陋也、然云東家之女効顰、西隣之人見之、愕眙狂走、徙無人之野三日、而臆猶怦忡、得無已甚乎、

客見予論訝之、予曰、嵇叔夜龍章鳳彩、天質自然、予于婦流、亦貴其自然者耳、敦朴尚淳、有關風俗、客首肯之、

美人

予評婦女、容終以為未然也、義重陰陽、何得偏有訾刺、予因著美人賦一章、詩八絕、差為女流吐氣、兼自解嘲、

賦

青閨奧窅、盃罙雕峻、册華彩施明、窗虛映、絲柳垂芳、名花飄靚、有美人兮、翩然致韻、故茱萸之瑞幄、張瓊瑰之雲牀、簾捲朱礫、被燦文緗、虎頭妲己之挑、茵陳異域之香、倭墮髻子。雀藻釵行。梳珍鶴頂。佩耀鷟肪。而幽性恬夷。劇謝華飾、昭藐自然、阿緆簡質、貴妃傷於碩笨、昭陽嫌其佻率。素面自矜。差許虢國。詎儀象之孕異、肆環紹而炳靈、似非從乎人世、擬大帝而詫驚、俯昂舒側、精耀難名、或唇檀微裂。或星眺乍嗔。或顧珠巧倩。或臉玉愁顰。或梨花泣雨。或粉堆亂雲。或氷練細寫。或杏頰初醺。若乃纖便態慵。淺睡未醒。夢魂不耐。翠靨彌姣。干遮促柱。凌風縹繚、妙鮮析盤。荒迷目杳。陽城一見。千錢為少。斯固仙苑之奇秀、五陵之殊賞也、是以烟深月徑。繡護瓊枝。郤溱洧相贈之芍藥、屏游俠紛路之輕肥、夢惟徵于楚殿、價偏重乎越溪、丹青未肖、褒細莫支、噫嘻、何郎如粉。洗馬如璧。雖云躰裁之清標。終遜佳人之奕奕。故夫洛川頌美。金蓮步生。茂陵因之病渴。奉倩所以鍾情。彼入內犬吠。貽譏流俗。曾何足以發慧鑑而定品評。

詩

久郎乍逢、媚態頻、別餘模似、却難真、揔緣致韻天然美、香肌格外別有神、

瑞鏡臺前烟篆沈、芙蓉花色喜相侵、氷姿不用多粧束、散髮髻雲斜插簪、

杏花衫子映蛾眉、清曉雲軿出絳帷、入世邪逢如許艷、二儀靈氣有偏私、

迎風欲去舞仍還、冶質應推玉殿班、不比東鄰
豪俊子、髭鬚總著藏韶顏。
美、男、如玉、女如珠、却圓匀、玉不如、烟砌時驚
鸞影度、紫金跳脫耀華袪
美男如山女似池、山容岌峛水清漪、欲看婉娩
含顰態、不耐慵情鶯語時、
曾從仙譜識風流、慧眼肯於庸相汊、卓氏酒壚
吳苑月、至今猶見彩雲留、

珊瑚簾子翠花裀、翠被栖鴛色樣新、斜倚檀槽
低不語、幽情惟乞許文人、
詩賦成夜夢一美女謁謝、惠予詩、有文人評
品定從此價連城之句、脫所帶玉簪為贈、曰
此君所云斜插簪也、卻不受、為題其練衫云、
輕粧婉冶自名姝、到此堪憐雲路紆、兀坐魚
山無酒盌、袖中可有醉龍珠、其女讀之怒不
應、既醒為憶美人徵夢事、信有之、始悔初時
持論之幾錯也、

屏史前卷三終

屏史前卷四

自叙

予此卷專為文人論蓋文人身家都不顧惟欲名声之表著如王符王粲得高人倒屣一迎便快平生矣至于矜負感忿則亦惟許文人為之他人斷不許如劉巴無大才畧至不屑與兵子語馬孟起恃功凌犯姚弋仲負其地望人無貴賤俱汝之此皆矜負之極而予不紀以非文人

也古今感忿無如李将軍廣其技勇絕世然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封侯而廣数奇官九卿無爵邑竟以師失利死今讀廣傳堪泣下而予不紀以非文人也夫文人脏大如箕寸胸五岳磊起故多簡忽之懐一不遇而感忿生馬此固其勢之所必然情之所必不容遏者緣氣中有骨筆底有舌足以騁其倔僵之態而發攄其憤懣之感而人之素習其声譽者亦并為之下或久於

嗟嘆屈而不能已故足貴耳使常人為之則不過為倖、為嗔詈即如有屈子之忠義而無其騷賦即憔悴自沉或致泯沒有崔鏕之狂侮而無其文章則騎驢入坐必遭逐唾何足貴乎故予此專為文人論而况夫有芽沒眼人以遭遇定文人之器局尤可笑已

屏史前卷四

目録

文譽
矜負
感忿
令器

菁華靈世自敉麟鳳之仰冩浮井然

屏史前卷四

蕁川鄧士亮寅□
滇與伯承恩德甫閱

[stamp]

文譽

劉楨有言、南垠之金。登窮寵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然則炳灼之稱。必于高雋之流明矣。今夫大貴人、大富人、俱鍾天地之精靈以生、而況文人乎、郡邑有文人、則郡邑有色、寰海有文人、則寰海不枯、故不脛而令譽翔洽也、陸機敏性該博、詞藻妍贍、應君苗見之、輙欲燒其筆硯、陳璀每得程伯淳文、必冠帶而誦之、其為人尊尚若此。王禹偁試直史館、草李繼遷制詞、繼遷送馬五十匹、其為人貴美若此。而至于謝靈運江左第一、每有詩一首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劉孝綽詞為世宗、每一篇成、朝出暮偏、流聞河朔、亭苑柱楹、莫不題之、楊大年為文、與賓客極

其歡愽投壺之致、既成、門人相率傳誦、時稱一代之豪、歐陽玄善文、海內名山釋老之宮王公貴人磨隧碑刻、得公手筆、便以為榮、隻字重如南金、則固為一時聞見之宗矣。而至于王昌齡高適王之渙李益輩之小詩、偶爾酬和、樂人以賂求唱為供奉、則固被之管絃声律之盛矣。而至于王褒作甘泉及洞簫頌、太子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韓翃寒食詩、傳至御前稱賞、即

批令知制誥、真宗見穆脩詩曰、有士如此、何以不薦、則又徹聽于宮闈禁掖之間矣。而至于白居易詩數千篇、士人爭傳、鷄林行賈為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温子昇傳覧、梁使張皐寫其文傳之江外、梅聖俞工詩、夷人得之、織以為錦、范景仁為文、契丹高麗及邊徼之域、皆傳頌之、則又著聞于異域夷虜重譯難通之遠矣。是数君子、要皆星漢其藻華、金玉其声華、錦綺其肺腸、

呂呂其身價、今即大貴人大富人、有企之宗之如是者乎、是亦可以自見于世、而暢然矣、益予每恣意妄言之政治天地之糟粕也、故得皐夔伊呂易文章天地之精髓也、故得賈誼韓歐難。夫賈韓不具論、即以宋文章之陋、蘇舜卿柳開穆伯長輩、銳然有意振作之、而力量不逮、至永叔始為之一變、蓋緣永叔資分高捷、學問淵洽、故其力量宏大、議論闓發、足以奪一世之所趨

而樹之幟、簡編增色、日月重新、夫文人豈易言也。彼不能文之人、筆鋒無穎、捫舌哽澀、終當為狐狸猯貉、啾畫、敢希高美之譽乎、

矜負

天地有正氣、其為凌忽傲視則非也、然亦氣之怪異磅礴所成、不失其為正氣、蓋其人眼底不可一世。其胸中亦果具有不可一世之才、致非漫然者、譬之山不安其遷逦、而故作怒矗嶮巵、之觀、水不安其順流、而時為吞嚙掀撇之態也、田子方之魏、太子從車百乘迎之伏于途、子方據軾不下車、儼受其拜揖。雋不疑深文學、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請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盛服至門、極其氣岸。禰衡恃才不校、刺逢人。唾口亂罵、黄祖黍臛之會、先自飽食、都不顧衆、簡雍跌蕩箕踞、不事威儀、獨擅一榻、項枕與客卧語。王融伏才使氣、誤有造詣、都自非是、輙復退去。蕭子顯自負品地、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蔡邕還郡、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起舞、邕不荅、拂衣去、李賁進

自稱海上釣鰲客、欲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公卿疾之如仇讐、杜少陵據床瞪視嚴武謂嚴挺之乃有此兒、幾為武所殺。又如范冉之性狷急。不能從世俗苛禮、嵇康之爬搔蝨瘙、不喜作書。郎堆案盈几、絕不相酬荅。周樂之不脩賀問、親族少見面。王績簡勞生平無朋友之交、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許可、劉器之有重名、田夫野叟、以為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然器之杜門屏跡、鮮有接見。則俱裁貶、物情、慠然不能作油油諧世之想矣、而至于皇甫湜為裴晋公作福先碑、酬以車馬金帛、不滿其望、艴然怒色、晋公必為厚饋之。牢相嚴實亡、韓愈載誌文、贈以美女二人、珍宝鉅萬、既成、不肯輕易一字、又何憍慢已甚也、若椰子厚文章高美、推韓愈為蜀之日、自比于越之雪、而以群聚鬨然誚罵之人盡為犬吠、不幾太凌押一世乎、乃如

裴垍子持萬錢請韋貫之撰先銘。貫之辭曰。吾寧餓死。斷不能為文。韓佗胄築南園。屬楊萬里為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此雖其疆正力持而要都有所挾以自勝者。夫是諸君子于世不數見。世亦數鮮容之。而予謂世間斷不可缺此一流人。極喜之。蓋自來高賢所為意氣揭雲日。節義摩霄漢。皆本諸此。何得輕以文人習氣譏之。不然而弱骨附衆。低昂莫主。以致嗅靴起舞。刺史之威權何存。轉面搓頭。帝師之躰統尽失。此其伏身卑渫。即人奴之不若。以仰視簡抗諸君子。泰岱矣。

感忿

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主。讒人間之。能無怨乎。屈子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此千古感忿之發端也。鄒陽從獄中上書。荊軻衛先生及司馬喜臏脚于宋。范睢摺脇折齒于魏之事以持論。故其書感慨激切。讀之悲踊。賈誼學高負經濟之畧。絳灌東陽侯等曰。誼雒陽之人。年少初學。紛亂諸事。于是謫長沙。渡湘水。及感鵩鳥。俱有賦。有不令人愀然嗚咽者乎。司馬遷博覽泰華濟洛之奇。遭時不遇。史記一書。以繼迹麟經。乃遷發憤之所為作也。揚雄博學好深湛之思。怪屈原文章過司馬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常不流涕也。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投諸江流以吊焉。班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九卿。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

其念悒而情真矣。蔡邕博學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為作釋誨以戒厲、則亦憤時發攄之槩也。劉知幾通覽群史、每自比楊雄、謂雄少時為范逡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為必覆酒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繇是減價、為快、不可于世。文人感忿、大都若此、然其文以感忿而彌工、其声名亦以感忿而彌著。今夫疾風之嘷、必于箐嶺沙丘之上、鳴樂之悲、必于海濤易水之際、瑰瑋之詞、必于拊心疾首之士。何若其勢然也。蓋予因是而有嘆于孟召之為文章、馬漢明帝楊妃艷美、然有頗狂病、發則殺人、惟得內傳孟召文章讀之、即醒。蓋召為文哀惋有情、故即有膏肓之病、針餌瞑眩所不入者、而能療之。然、則感忿之動人若此乎、則諸君子所為抵掌搤腕、欷歔傷懊而不能不標之著作者、即欲不

垂、令聞、得乎、彼庸、者、惡乎成其名也、

令器

王師旦知貢舉于張昌齡王公瑾並黜之以為二人有才華然躰性輕薄不成令器裴行儉檀知人之鑒謂王子安華有文非享爵祿之器噫嘻二公錯矣天下豈有文人必以位祿遠大為令器者哉夫士以文人自負而舉世亦共目之為文人則彼心目所營慮志氣所發揚亦始終自成其為文人而已譬之曹公喜人許以奸雄之目彼亦始終自成其為奸雄而已他何顧焉小丶升沉尋常生死俱不在念是故禰正平之必不得保全軀命孔北海之必不能顛頓英雄陳思王之必不能自擁神器蔡中郎之必罹患害瞻明遠之直登座榻必不為王府所悅陳暄之玉簪插髻紅布裹頭必不為吏部所収此非第從旁冷眼覷之以為固然即彼亦自知之為拊心酸鼻政恐不免者也然繪語驚人雕章壓衆于本念足矣夫本念既足則他念何足以分之若復并自裁貶以希令器之名斷斷乎其不為也

屏史前卷四終

屏史前卷五

目錄

詩賦
遇合
薦揚
謝薦啟

屏史前卷五

蓴川鄧士亮寅侯著
滇興伯承恩德卿閱

詩賦

揚子云、斷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况文乎哉、

標新領異、剔髓巡簷、文人亦苦矣、盧延云、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

誰無眼、文人流覧千秋、眼最苦。誰無手、文人揩指披繡、手最苦。誰無心、文人宵然凝慮、推敲入毫心最苦。

楚風近日果勁乎、尚新練、而矜華者繡口紛為吐艷、尚清真、而趨淡者訥舌不敢出声、夫救藻之弊、當以質、然淡之過、躰必傷于弱、其失尤甚矣、一世才人、遂聴穿鼻、子性不能還、就自用我法、

片語驚人、千古標勝、如唐之孟浩然李端韓翃錢起劉禹錫、俱以一首壓衆、推為擅場、此開才分、不可強也、一時偶唱、落筆雲飛、此自開意興、人多有之、予偶過友人園中、分韻得開字、率筆七言律云、疑雨松林吹欲濕、流苔柿葉掃初開、名、櫝、藏、書、會、眼、熟、佳、朋、見、影、亦、心、開。 危石偏依雲隊穩、驚流乍劈澗痕開、 近渚為欣紫蠏賤、函、人、偏、戀、晚、花、開、 榻、因、高、士、頻、留、設、帳、為、文、人、特、地、開、 已、為、荻、蘆、拚、霧、宿、祇、因、僧、鶴、款、扉、開、 舊話訛如殘夢杳。新詩瘦似寒花開。 案雲交以清真繞許素、士無胆識豈稱開、 畫染綃烟細、笋王紋清橘面開、 碑勒未銷苔蘚蝕、牕、櫺、似、曳、水、雲、開。 芝光未接瞻雲佇、錦字遙分濯露開、 野、菊、殘、香、烟、細、剪、午、巖、輕、暖、樹、平、開、 踈懶欣于名理合、愚癡乞向韻人開。 肯、依、局、樣、推、前、輩、另、出、机、神、作、後、開、 竹、動、似應、扶、容、醉、花、沉、尚、未、醒、愁、開、 野禽歡梟澄沙集、垂果光分宿潤開、 又病中感賦云、函栖難椽悶、身、以、病、為、人、 侵、肌、元、挨、撒、作、態、故、跳、蹊、悍厲醫難敵、逐驅擻不靈、 侍、榻、頻、詢、夢、殘、宵、犄、數、更。 離、牀、郎、惜、別、識、面、轉、親、身、 藥、孟、頻、誤、鼠。花陣巳殘鶯、 踈懶何堪汝、浸、淫、不、待、秋、 眩惑禪心遁、支撐道力慵、 枕、側、涼、波、筆、經、塵、白、氈、帷、 似應嫉骯髒、逐欲滅膚神、 又

一夕憶亡弟士美傷賦云、逢、人、頻、錯、認、言、笑、儼、神、情、弟與予相肖 軒、眉、品、嶽、、、點、頷、意、栖、、、鄉試卷 連枝風噎恨、孤被雨声悽、 煩。唇。應。作。叟。詩。 春草禮、幸、貽、兒、 儉、能、脩、脯、粹、懶、亦、侯、暄、涼、 豪宕命為嫉、溫、慈、仍、椽、夢、醉鄉浪乞侯、性嗜飲 霜鬼、不、憐、 宣召應須賦、知、非、不、待、年、年四十九 月悽樓蕚、騷魂泣楚吟、 語俱率易、然一時偶得、意情所到、姑紀之、

楊誨之有才名、得韓昌黎毛穎傳、怪笑之、歐陽永叔極知梅聖俞詩、然聖俞平生所絕賞者、永叔不好、其卑下者極稱之、則相知難也、

古文至今、靡弱極矣、祖祝眉山、意致清泠、乃氣骨都之、屠長卿、微傷宕率、然鴻瑋踔厲、倒海驅雲、于當代有扶微振墜之功、

予最不喜長門賦、讀之憒悶、友人黃孟超與予論合、大要作賦如三都二京、宜廣極搜蒐、絕足以該制度、旹休明、至于一身象詬直攄、幽聽則必作之者洞底透寫、使讀之者感激嗔嗟、漂渧交臆、庶幾足以觸湘纍之風、而怒靈胥之濤、如盧柟、乘綵太傷、情景未融、予不取也、

遇合

唐取士以詩賦、然韓愈應試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論、被黜、後復以前論登第、則不專事詩賦明矣、兩科俱陸宣公主試、同一論題、何也、昌黎文章高峻、其先何以被黜耶、夫以昌黎之蓋代才藻。而不即見錄于宣公。以宣公之正法眼藏。而遺失昌黎。士之遇合。寧有定也。

宋太宗與群臣賦詩、楊徽之楊朴、以處士得與

酬咏、高宗南幸、舟泊岸、執政俱著草鞋行沮茹中、靖康之變、郡縣不頒曆、所至晦朔不同、此何等時耶、然俱吟咏不置、是宋雖不以詩取士、而其君若臣、無日不唱和也、王荊公必欲用經義何哉、

宋治平間試策賦、如李渤試聞伯夷之風頑夫廉賦、褚歸試大舜善與人同賦、是也、至熙寧始用經義、蔡卞附之、專用王氏經學、陳瓘主試、前

五名俱王氏經學、五名下皆博洽稽古之士、最為可喜、

唐士人下第、每百千結黨、自藩鎮諸侯王及宰相、俱畏之、至閉門不敢出、開寶六年、徐士廉下第、撾登聞鼓、異矣、蘇轍臨場病、韓魏公請改試期、歐公稱滑士出場時士嚚許馬前、此俱今日所不敢也、唐李程查榜無名、楊於陵言于主文、郎擢狀元、盧肇無名、李德裕言之、亦擢狀元、蓋

唐舊例放榜、先呈宰相、時宰相之權、亦重矣哉、

東坡知元佑貢舉、緘論題一封與李方叔、此事坡行之固不無關節之嫌矣、以知彼時法紀、尚寬也、今日做得否、

唐光化中賜進士裴格盧延遜等二十八人、御食紅綾餅餤各一枚、至宋初進士期集賜錢刊小錄事游宴、熙寧中詔賜錢二千緡、一時傳羨以為盛事、後輒增減、至元祐間增錢百萬、酒五

小名入錄亦奇

百壺、噫、亦奈矣哉、

繡闕鶯啼、玉衢花麗、宮袍拂柳、彩騎輕鞭、人生得意、孰逾於此、

宋科錄名字外、更有小名小字、如文天祥小名雲孫、小字從龍是也、楊起莘小字崇哥、勾印小字饒哥、其稱哥者甚多、名額雖寬、中多玉牒、謝次晉年六十六、便為最長、然唐人在慶侍下、雖官高、皆稱小字、則小字自唐已然矣、

今日之遇合、與古昔異、一見白壁再接上卿、昔何捷也、今則試有定期矣、暗裏揣摩囊中詩句昔何便也、今則文有專格矣、三薰郊迎、九賓巷遇、昔何尊也、今則足為趑趄矣、今歲秦楚、明年燕趙、昔何廣也、今則不敢踰境矣、是故昔之遇合易、今之遇合難、彼天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為恨、若在今日、其感慨又何如哉、

唐宋士人、每酒場花肆、謔咏偶筆、忽然見之、遂成知遇、如唐之温獻盧子章、俱以一詩見合、宋徽宗見陳與義墨梅詩、韋聖見王渙謀壁間詩、即為召對、則机緣所值、何必有聞名想慕之素乎、若隋煬帝之於薛道衡王胄、固恨〻不能已。異常之遇難逢、噓枯之德易見、是以病蟬窮鳥。恨切迍邅。龍津鳳條。恩深感激。

予少年童試、督學首取入場、遂叨賢書、易知承

蜩矣、歷困公車、至甲辰頗得意、已交卷、自疑首篇過語稍多、復向収卷者索之、每邊抹去二語、甫出場、友人王開座索予誦之、開座曰、子文必中、但過處更得二語為妙、予即誦所抹去語、開座曰、若有此頭卷矣、予頓足嗟悔、已僅登副榜、惜哉、歸抵會城、烟雨中、感賦二首云、挾筴可能獻、飄零仍楚衣、瘦軀、疲嶺、嶠細、雨冷、柴扉、命拙声名淺、文卑、氣力、微望、京楼、莫上、悲涕未堪揮、

春光容易去、花鳥有餘清、欲寫違時恨、愁。詢。得。意。名。冷顏流俗態、諱語僕夫情、已作樵園計、歸休度此生、

予庚戌京師、賀對揚自未識面、偶顧予、問曰、聞君就選然乎、予曰然、對揚含淚欷歔、已潘太乙來曰、二君咄〻、作此奇事、及赴部、對揚力攬予袂曰、出處大事、可慎酌之、予不應、對揚曰、吾命也、遂同選、予得峽州、未幾大悔前念之錯也、齋

中感賦云、曉闕鶯声烟柳池、別來岑寂可勝思、幾回、銀燭、疲春浣。此、日、寒、陰、落、絳帷。官、小、王、雩、猶、有、恨、命、奇、賈島、詎、無、詩、潘、郎、鬢、戟、叶、歸、去、為悵從前事已癡、

予一生心血、都為王荊公耗盡、其實得手之技、不必過苦、予詩云、採窮絕頂無靈藥、仍向穩平山下行、此失意悟後語、無及矣、

先年家鳳石兄集弟侄課藝、請長兄出題、長兄

久謝筆硯出丘也幸一節社中云今日開社如何說爲有過家兄復出去說遠色賤貨而貴德社中又云浙江壬午已出一段遂改題次年首二篇俱此題鬼神弄人奇甚

薦揚

客曰吾儒有定品既高何待于薦予曰譬如一部司馬遷史記更須要人批點一番客甚擊節此言

石甫荷舉于晏公淮陰賞識於鄭侯平原着譽於司空白起受知于魏冉才惟呂黍乃抜東野品是文獻方引長源相如詞藻豈忘汗意之推揚玄禮高後定戴隱侯之標嘆徐晦因夷簡而超擢敏中藉衞公以騰聲所爲推轂簡異自昔皆然有如珠箔不開銀屏畫掩既無撤器之因何有處囊之地此正平井懷于臧刺而劉魯風致嘆于毛生也

叔向仕晉薦士數十人趙文子所舉魯國管庫之士七十家李吉甫詢士于裴垍取筆疏三十人

家有黃金難啟龍門之齒頰懷無赤牘忽來華

意氣之
談冷腸
俱無

上之推崇
扉屐不通問君謁我何意簡章累奏進賢爲國
扉私
青雲無梯誰乞相國之火長艦之楫莫屢蒙正
之囊
劉乂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丐聞韓愈薦引天
下之士步行謁之宋謝泌諫議薦一人則焚券
棒表望北再揖而遺之

李白與韓荊州書云天下龍盤鳳逸之士皆欲
収名定價于君侯若何尚之范蜀公不作薦書
予所未解王文康服膺梅聖俞才執而不能出
一語嘘植之何足論交乎
薦揚有三善一曰情一曰才一曰力夫熱衷憐
才恨不置之雲霄美懐下士亟欲提諸梲臍非
有意氣者不能此薦之情也吐氣成雲海浪畫
生鱗甲嘘風作燐林穴都長羽毛非有權力者

不能此薦之力也既有情矣有力矣乃語欲揚
而多澀中懐莫宣繾綣筆似吐而難舒積愫未
寫淋漓政使讀之者未必有流外相看之意而
當之者亦竟無一人知己之感則緣情力兼具
其才不足以副之也夫薦鶚者必使之展其羽
薦龍者必使之耀其鱗是故罄底揄揚透肝嘘
植宛如其人整冠束帶于馬立于傍側而有
轡可以乘雲有足可以騎鳳昔蔡邕薦皇甫規

云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論其文德則皇家
之腹心又薦邉文禮云在唐虞則元凱之比當
仲尼則顔冉之亞韓文公薦侯喜狀云喜自言
為閣下所知辭氣激昂面有矜色蓋韓蔡二公
負高挺不世出之才故見之筆幅奮勵動人張
厰與朱邑書云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
人不因足下而進矣亦何等真誠剴切求之今
日未易多見偶有感懐及此夫士亦安能輕以

二款極
流朗

知己許人耶

謝薦啓

片語揄揚遂聞　御座數行栽植直抵日邊自是上臺異等之恩私可勝小吏逾分之歡慶竊思綠綺不汉于知音必致樵爨斷木惟採于匠石始登棟材自昔皆然于今欣際肝鏤猶為未鏧朋錫豈以擬榮乃庸職之拭脩恒踈而名公之期許甚遠仰龍門之高峻自其浪阻魚鱗企

雲路之扶搖敢云風附鵬翼惟惠愛而忘其醜拙須矢力以効其忠貞立德立功立言從茲俱是孳孳之日負心負公負國平生肯作草草之人真為道義相成豈必瓊瑤以報身心頂戴高情已戢鴻篇終始嘘培後期衣藉咢力

又

念王礫之多淆自昔知人未易想齒牙之不恕于今獲上為難若無品無識無才何以叨異流之鑒必有眼有舌有筆始能發特賞之明而至于某者瑣瑣無比碌碌自其才遠遜叔夜而懶過之簿書多致填積鄙有類任昉而癡倍之事躰不無模糊凜清嚴則弊儀不敢妄貢守法今郎笄牘豈容私投自分溝斷之餘莫希蹄涔之潤而乃若瑾刻責錫珠語榮施遂使疲駑跛足之材邀登金櫪雕頹箕啄之質竊寵華粧事值隆逢喜溢格外聊脩不腆用展積忱膏露流春

枯枝欣宣藻色嘘雲鼓鬣朽甲還藉鱗文

屏史前卷五終

目録

自適

屏史前卷六

蕚川鄧士亮寅侯著
滇輿伯承恩德鄉閱

自適

馬援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從容言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

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頼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喜且慚矣、又曹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声。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数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

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輙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予謂人生期適意今繇此三人論之馬援極寫其西里毒蒸之苦曹景宗極寫其鄉里騎射之樂其苦者直令人愁死而其樂者真令人舞躍從來未有如此之形寫快妙者乃如馬少游語無伏波之苦無景宗之豪然亦粗定自適恐英俊不為也予政堪為此而世網牽人薄游遷延初念未了因一併拈出

屏史前卷六終

屏史前卷七

自敘

友之欲得我也不藏於我之欲得友汲汲乎夢寐須之矣四海九州之人忽然而聚友焉惟患其不契即契惟患其不真耳夫忽然相聚而真契者其臭味可知也夫子曰不忘平生之言果何言乎言忠言孝言友于之怡怡言門庭之雍雍其大指不越此薰焉沐焉久習同歸然則言友而諸倫俱備矣故著交友

屏史前卷七

目録
交友

挺肝揭肺并、吉之至以夫婦衛論友誼尤為真摯讀之寧不愀騂柏叶

屏史前卷七

蕣川鄧士亮寅侯著
滇輿伯承恩德卿閲

交友

千尋之崗鳳與鳳友、萬仞之潭、龍與龍友、故方以類聚、物以氣求、惟人亦然、

天地君臣取象泰交以妙和濟、此交之所繇本也、是故輔助之義、効思于比德、順來之感結戀于同心、

越王勾踐之時、俗性率朴、其與人交也、脱巾解佩刀以通其好、封土為壇而祝之、祭以犬鷄、終身不渝、

朋友往來、最稱隹致、況閑習翰墨、尤為文藝之資乎、是以王摩詰有裴秀才、杜少陵有錦里朱山人、李青蓮有魯城范居士、石曼卿有劉潛、王荆公有秀老、況非其倫、何可無助、

問我有心知乎即友是問友有鬚眉乎即我是予夏曰久矣夫予之離群而索居也盖悵然興嘆也是知我棄友是無心知也友棄我是無鬚眉也俱不成其為人也則以擬于連理比翼之相符而猶未盡也

銀河星耿輕盃款浹風雨夜殘連床細語俗外襟期徹底氷映撫手隕涕白日皎然人生投分孰逾勝友

予柬友人書曰往者二三兄弟繡閣花明朱亭日暖莫不置酒提局挑捷跌蕩拈鬮韻于侍史奏里樂于詹楹少女能歌絃嬌玉指狡童有意練寫裙烟兼以清讙解平子之顧雄詞馳炙轂之辨縱恣放浪忘累傾暢望舒既御雅興增豪此吾黨之勝事朋情之極樂也茲者微官苦縛舊社荒涼踪跡天涯寢食懸戀郵筒忽寄烟雨情濃披對迴環寧禁淚落

又書云一室蕭踈談經把臂明珠競落于毫管彩幟爭耀于舌鋒各提精神共披涵養王氏之帳最秘惟許中郎南州之榻長懸以待孺子奉別以還長念此風秋清夢想能不切鬱

又荅友人云舊披卷帙已經整磨新試筆鋒還復徙倚際茲滄蕩時惟我二三子幸逢風雷左右敢違旗鼓後先依影逐声莫作尋常之家數標奇領異自出洗脫之机神候君磨仞以須知我焚舟而濟

柳眠池岍椒發山花迎芳度曲衣染石心之雲籍草傾杯席移松頂之月發歌咏以迭和集童冠於舞雩呼我狂夫欣然應之矣

與婦人處十日不相嗔詈者定為俗人與朋友處十年稍有釁隙者即非佳士

莒人有善相人者言于莒子曰臣非善相人也能相其友也是故善相獵者相其罝鐵善相侯

王者相其侍從、善相勇士者相其楯劍、善相賢人者相其友、

軒眉見心、必非鄙俗之懷、矢口共締、定是忠孝之事、春草題詩、相將而理竹篋、夜泉聽雨、並坐以醉糟床、友况如斯、亦足快已、

蘺月松風、幽響或煩徵夢、雨声雲影、俗士無勞款扉、

世間人情之締好、似有緣分存焉、是故有桑陰

結誼、班荆訂籍者、有聞名倒屣、相思命駕者、有生前托寄、死後夢魂者、蓋或宿世前因之所倏一朝劍合、或天靈地寶之所值、百年星聚、夫詎偶然、

道德為儀、則李璦周用之友、以孝行剛直為範、則田晝鄒浩之友、以氣節致身補浴、則王珪房玄齡之友、以事功酬意著述、則樂天微之、友以文章、

文友切磨、可以長德、美友照耀、可以盪滓、故必得品貌如衛叔寶何平叔輩、與之結社、夫良璧一片、而山澤著彩、寶擅一枝、而几席增香、光寵園亭、斯為至妙、

友少年士、其清韶足盪人塵穢、而一種靈慧、更無城府、予最喜之、想童子六七人、曾點亦同此意、

今友誼未有不本之氣味者、其氣味投、則無不

投也、是故顔峻與向玄李友、貴賤能使之間矣、揚憑與王仲舒友、年齒能使之分乎、李札與鄭僑友、疆域能使之隔乎、何者、其氣味投也、至若陳孟公性奢豪、張竦廉謹、此其氣味本不投也、而乃最相友善、夫不相投而最相友善、此則深相投者矣、蓋其中別有一孚契之味脉、馬流于意象比昵之外、而两情不知其所以然、是之謂神合、

酒鷄之儀。肇美於里巷。縞紵之好。流声於吳鄭。秦索魏齊於趙。平原君曰。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卓哉友義。足冠千古。交至刎頸極矣。侯嬴田光先生。千霄薄漢之誼。故足駕軼崔李。凌轢郄顏。鄭莊年小官薄。然其知交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

友人以金蘭譜見貽。予致書云。足下此譜毋得狎視。須製紫玉箧。粧以玳瑁。錯以辟寒金。碾琢奇巧。符彩爛映。為躅吉齋而盛之。以永什襲之藏。

峨往彼酬。送疑發難。足為友乎。彼危襟睇目。不肯輕下一語者。是真吾友也。

齋中多購異書。非第資誦覽。亦以作園亭之鎮。譬若寺門之有玉帶。郡縣之有銀庫也。多集名友。非第資砥礪。亦以滋園亭之色。譬若名臺之有佳人。法壇之有高僧也。不然。匪人連肩。聚飲為適。雖有月亭霞閣之勝。一養濟院耳。何關雅趣。

予置小園亭。樹無所擺列。客怪之。予曰。園不必置石。但有一米元章之友。滿砌皆石意。園不必列畫。但有一顧虎頭之友。滿壁皆畫意。園不必懸詩幅。但有一王維白舍人之友。滿座皆詩意。客頷之。徐曰。如不愛石及未諳詩畫者何如。予曰。君勿言。這樣朋友。小園用他不著。

文房之具。箋不須紅葉金花。硯不須角浪結隣。杯不須碧瑤紅玳。香不須龍涎紫釧。筆筒不須袈鐘。架不須錦文扈斑。屏不須金鈿屈膝。但取其適用耳。惟擇友貴嚴潔。譬之揀金摟玉。採取未易。

客曰。友吾偶也。以比夫婦何如。予曰。鷄鳴警戒。解佩親賢。夫婦中有朋友意。氣欣孚。酬和相應。

朋友中有夫婦是故翰墨為媒妁花酒為贗幣經史為衾裯既已盍簪定盟寧藏牽絲依蔦客聞予言䫉、然大駭而笑、予曰締交之好、神明寔鑒之、故詩有箎塤之咏、易有斷金之訓、又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言情好之不可渝也、子何笑焉、

豫讓漆身為癩、吞炭為啞、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是知言語不可告妻子者、未始不以告朋友、

予意以朋友比于夫妻、繇此言之、則兩心驩洽、較之帷房之好、而尤甚矣、

客曰、子論友精矣、顧友之名非一、子將奚定、予曰、難言哉、夫俠友怒酒友肆禪友枯詩友率隱友傲仕友夸道德之友詆文章之友忌無已其韻友乎、山濤與嵇阮一面遂契金蘭、故當是其韻合耳、

世路悠悠、原無肝胆、其於交情、甚簡也、不得已而飾之曰淡、夫君子以無比昵、無倚傍為高、故淡若水、言友道之潔也、豈其漠然薄行、夫分財多與、五秉致助、可謂淡乎、束帛佐旅、解驂贖載、可謂淡乎、寒士倒屣、要路彈冠、可謂淡乎、置買田宅、撫卹遺孤、可謂淡乎、惟淡、則情義翛然、而天下無友矣、所為隆式好以維雅道、是在吾黨、青松貌頗、白日豈移、

呂公著賀邵、與人交、久益敬之、

蕭允過延陵季子之墓、蘋藻致薦、托為異代之交、此見人之賢者、雖既死之後、猶有人願附之為友也、孫興公作王濛誄、王孝伯見曰、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又作庾公誄、庾道思送還之曰、先君自不至于此、、見人之賢者、雖既死之後、其子若孫、猶不肯令不賢之人冒假之為友也、友豈易言也、

雲棲曉道人云、友者第二我也、利之所在、第二

我得之不猶愈于他人取之乎、乃人情之嫉妒、猜忌首於同類、昔儒有云、寧可使秦人作西帝、不欲令安德得并州、

情態時更。春風之枝不幾。峻巇日甚。卅鷄之血靡靈。自茲門萬空翦、二仲不來、可為浩嘆、而况夫叵測者乎、故予謂今之時。擊狗賣繒有朋友。而詩書吟咏無朋友。廟堂冠紳有朋友。而學宮衿裾無朋友。邊城闘雞有朋友。而居恒禦侮無

朋友。夥聚剽掠有朋友。而俎席雍容無朋友。心志既乖、情意不孚、遂有欲閉、龜蒙之門、割華歆之席者、其何以敦世誼、光譜籍也、

鶴蓋既掩。門無瀝肝抽髓之客。金穴既隤。家鮮詢瞌候纊之人。筋駑肉緩之性。難久叶于儕偶。狂顧頓纓之癖。終鄙棄于通士。

馬援赴蜀、公孫述陛戟而見、令援帶交讓之冠、立舊交之位、可笑、

朱穆絶交論、人以為過甚、然劉伯宗恃位凌倨、固不足辱盍簪、

孔子轍環幾遍天下、止覓得顏子一個好友、即自云吾有四友、其實由賜諸人、算不得正數、若孟子則竟無友矣、

今論友、動稱管鮑、予謂不然、管仲對桓公曰、鮑叔為人、剛愎而尚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為用、非霸者之佐也、夫然、則鮑

叔為人。仲心所不滿。而其所謂知我者亦不過因其不以我為愚。不以我為貪不以我為不肖而已。可遂執此為針芥之投乎。

韓愈云、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此高自取友者、

王猛器識俊異、士不參其神契、即不與之友、袁紹有譽望、非知名士、不得謁見、盧元明人地華重、非名士不與游、

王無功自撰云有父母無朋友奇甚
陶潛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
夷齊無采薇之友孤高則莫附仲子無織屨之友貧窮則寡親
神龍不友鰕蛆鯢鵠不友鳩蜩忠貞不友匪佞
詩有之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諦觀世情真成感念予詩云世既難尋慕義客交深莫向負心人

公孫龍奇士也有披褐帶索見者請從弟子之列問其所習曰善呼一日龍遠涉見燕王遍覓無舟命其人呼之即群舟湊至龍大喜客曰得與人呼朋友無不至也予笑曰不怕呼不來只怕撇不去
虞翻云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吊客然則青蠅其虞君之死友乎論友至此林然情傷
此予未悟時語今則結願禪友矣性命關要寄托塵外夫禪友有不韻者耶即欲焚却此卷昔人謂鷄肋勝于死牛蹄姑勉存之自罪饒舌

屏史前卷七終

目録

貧富

屏史前卷八

尊川鄧士亮寅侯著
滇與伯承恩德卿閲

貧富

世間都是貧人何趣、都是富人又何趣、參差殊絶、此造化鑄成之巧、

武王問太公曰、貧富有命乎、太公言甚晰、然太公當未遇時、賣醬則值天凉不售、屠牛又值天熱其肉敗于朝歌、蓬頭聚笑、何操算之拙也、夫時運未亨、就使太公熱賣醬而凉屠牛、亦未必遇、況餘子哉、

人生不富、非英雄也、彼夫荒籬矮屋、寒風凄門、履穿榻壞、宿舂不給、衣緼黂以當寒、豪毷翦而禦雨、妻兒嗔誶、役從無歡、雪片滿閭、袁甫之卧未起、床頭空甕、請節之眉長攢、涉世如斯、有何佳趣、

夫人逐利而興貲未有不用奇者審天時之数則計然籌五行白圭禳太陰觀地利之便則卓氏遷汶山師史轉洛陽酌人事之宜則曹邴鑄鐵冶任氏積倉粟蓋悉心計之各持其一而確乎操必然之筭與市兒幾倖偶獲者不同也

予每見大富人則心動蓋世間白手億鏹萬箱之人決定非常人也是故翁伯以貿販之流擁金傾縣張里以馬醫之子積貲鳴鐘其所至推豪寧第雄視里閈

范蠡若無三致萬金之才智必不能輔越王興覇之勛桑弘羊若無賈販多金之心計必不能佐天子封禪之典

白圭曰吾營生若伊尹呂尚之謀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猗頓魯貧士耳以陶朱公之教致富蓋此中權衡之術最為奇妙當與堯舜周孔之道並流行于天地而聽人豐殖饜沃于其中非其人則不解也

崇棟揷雲膏苗匝野積帳簿以千尺司筭亘者萬人王廚曉炊實從雜沓華堂夜燭歌舞填更小奴火浣之衣駿馬黄金之櫪銀鳳翾窓牖珠龍映簾帷王元寶推為貨伯糜仲祖讓其財星斯亦足以氣色區宇潤飾休明

河間王融素以富自負已謂京兆王繼曰始謂富于我者高陽耳不意復有河間繼曰卿似袁術在淮南不知世間有劉備也琛曰所恨石崇不見我李昊讀石崇傳笑曰窮儉乞兒則人間之富固無量也却這乞兒也做得過

宇內若無寶山金穴之人不成世界郡邑若無輪囷助邊之人不成人情

以羸橐微情誼足敦門族之好即裘馬為崇彩豈來里㛠之誚

金銀隱賑璣璧環貯此非容易是以李嶠位貴

卧繡帳而輙病、懐慎家清、識冥爐之有數、劉伯龍歷位九卿而為鬼所笑、賣餅兒所得幾許、遂不避唱渭城、以物真有分定、

子雲著逐貧之賦、昌黎作送窮之文、却、逐、送、伊、不、去。段成式有留窮之詞、唐子西有留窮之詩、却、不、留、伊、亦、自來。

梁臨川王蕭宏愛錢、豫章王綜著有錢愚論、篋中絶交書、說、得、嶄、然。但、遇、孔、方、兄。終、不、肯、輕、

下、耳、此兄亦聽人牽扭。只摸他鼻孔不著。

客曰、予言富津、、將何術致富、予曰、予性喜張飲、又饌具豊美、不耐貧、兼狷性自不肯干人、何能致富、惟是撰子雲之法言、富人賫錢十萬、作昌黎之道碑、王氏致謝鞍馬、冷淡生活、如斯爾已、

黃金白銀。原是兩儀之精靈所注結。人見之。至有色態俱變者。蓋其光彩映射。即神䰟亦不覺

大奇

為所奪也。是以移衷眛目。時極肺腸之戀。執手稱兄。未罄奔競之情。

世間好事、全憑此翁、顧影偷形、叩扉暮夜、執手笑語、結歡腸臆、非他物所可倫也、客請為旌異之、予曰、此。翁。當。勑。為。轉。運。使。擢。通。津。六。大。管。庫。部。事。封。建。勛。侯。

周赧王避債。曾不得比于課羊豢豕。擔簦起家之人。

財利自隋代而後、漸以日耗、噫嘻、昔有敵國之富、今無擬侯之貲、故漢室民閭華侈、賈生至為長嘆、其實美事也、今可得乎、

予見一士人甚富、遇善推星命者謂曰、君壽止五旬、其士篤信之、時四旬矣、罄家產十年耗盡、其後貧不給炊、壽滿八旬、人俱謂星術之不驗、士人曰、予三十年來、貧苦與死無異、安得為不驗哉、噫貧而至、與死、無、異、亦、可、畏、已、

推論至此妙、

藍縷鶉衣。誰補劉乂之履。温突不煖。莫饋列子之粱。

予問客貧有鬼歟乎、客曰然、想其為狀也。銑頭結喉。面頰皴削。餓眶睍視。鼻促縮而善涕。長肮尖肩。碎衣露骭。踽凉無侶。嗄不出声。愁唇相責。齫丶齰丶。見骨相貧寒者。則附之。是以無介紹刺牘之將。而儼然據原憲季次之坐。登園公仲子之堂。柳車載之不去。詩篇詈之轉狂。形影追隨。營謀主張。甚矣此物之為祟也。

予考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錢備禮不還、被譴在營室。夫天上嫁娶。豈亦有帷帳服飾筵宴之費須錢二萬乎。至人間紙錢。似為不通。考唐玄宗惑于王嶼之奸、祀典皆用真金銀、後煩費不給。因作紙錢易之、民間遂相習尚、夫閻司鬼府有何土木餋飡幣帛交際之煩而須錢為用。即灰金燼實皆可登府藏乎。甚矣此物之通靈也。

今生枵腹人、前世未惜福、前世惜福人、今生享饒足盈虧。惟一理人生同轉轂、所以厚福人、慎用如眉玉、

屏史前卷八終

屏史前卷九

自叙

蕭惠開有言人生不得行胸臆即百歲猶為夭旨哉斯言予才不逮中人而意多豪往乃時勢事會輙與意格遂鬱伊不能遣諸懷亟取吾儒正心誠意之旨玩之弗能降也開禪書稍盈尺則有會旋復磊起為呼侍兒以歡伯進百榼後陶然自適矣人生何可一日無酒元結以不飲

酒者為惡客然哉客聞予言軒渠而進曰子毋昌言酒夫漢文叔梁太祖儒佛地位人而不飲酒穆生楊秉王茂弘李文饒范蜀公以及朱傳沈懷文裴漢俱擅名賢之譽而不飲酒郭解布衣豪舉大俠之雄亦不飲酒則安在夫不飲之非佳客哉予曰不然子姑領大意酣醒孰快子不曾入公孫朝之室乎聚酒千鍾積麴成封雖水火兵刃交於前而不知此何等趣味此則遠

觀於寥廓之外者矣晉人風流遂乃暢焉是故竹林是震旦一大糟丘七賢是酣場一夥散聖個裏會得悠〻灑〻又何知有禪中掀髯蝸伴攢眉者哉若必欲破盎毀甑坑焚醉日而相與遊於俱醒之鄉政恐吽笑不歡益復攬撩耳予故著飲酒而附之以嗜味

目録

飲酒
嗜味

尊川鄧[illegible]侯著
湞與伯承恩德鄉閱

[library stamp]

文人酒心恁他。豪發固自風韻，然亦正賴酒洗之意

飲酒

觴政起自魏文侯、袁石公紀善飲者、阮嗣宗、陶彭澤、王無功、邵堯夫、而次以鄭文淵、徐景山、嵇叔夜、劉伯倫、向子期、阮仲容、謝幼輿、孟萬年、周次道、李元忠、賀知章、李太白、亦幾援其尤矣、予考趙元素所載、于定國飲数石不亂、鄭康成鄧元起飲一斛、盧植周顗飲一石、前燕皇甫真飲石餘、後魏劉藻一石、南齊北史柳𡨴之一石、陳後主與子弟日飲一石、孔珪飲八斗、沈文季五斗、然尚不止此、考鄭伯好飲、夜掘室擊鼓而飲、宋真宗量無敵、每召侍讀李仲容對飲、極歡而罷、韓延壽、滿寵、傅玄、劉京、魏舒、馮跋之、華歆、馬自然、俱飲石餘、馬自然有罰向入間

作酒狂之句、蔡邕石曼卿、俱飲一石、歐陽永叔、梅聖俞、李公擇、俱飲百盃、俱為曼卿所困、山巨源飲八斗、劉瑱、謝朏、沈招畧、岳飛、俱飲数斗、張志和飲三斗、張文潛飲二斗、馬周飲一斗八升、徐君庸飲酒数升、遇歡則至斗、臧盾飲一斗、阮嗣宗大醉六十日不醒、魏文帝求婚不得散騎常侍崔鑣一醉八日、趙襄子一飲五日、其臣謂不及紂者二日耳周伯仁一醉三日、人呼三日僕射王忱在荊州、孔顗為江夏內史、俱彌日不醒、衆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邴原寇準、終日不醉、孟嘉猲多不亂、又何公南善飲、林外飲于肆中、都下喧傳以為神仙、臨江王漸與道士共飲、已道士醉、自更酌大盞盡一石、蜀押衙潘峗善飲、先主遣聘朱溫、峗筵一席銀器皿、次第盡飲之、既歸館、簪笋篺冠、秤所得銀器、裴鈞僕射大宴、裴弘泰後至、請在座銀器盡酌飲之、併請以賜、鈞許之、遂揭座上小爵、至觥船銀海、凡飲皆竭、隨

即捲抱索馬而去、鈞使人視弘泰、方箕踞坐、秤所得銀器二百餘兩、未醉也、蓋自古名賢之善飲者最多云、而至於張驎、顏延之、謝幾卿之徒、醉後輓歌、更深陶寫之趣、又鄭愚、王沖、劉參和、郭保衡、張道隱等、俱一時文人、藉草躶形、脫巾叫笑、自稱顛飲、何減晉人風味、若夫嗜酒而沉恣不能少置者、尤未易悉数、考漢武帝晚年嗜酒、符堅、侍郎趙整獻酒德歌齊邵王簡、議曹王生、瑯琊王導子楊雄、好事者多載酒游學、楊國忠、管輅、張旭、陳暄、蔣子文、淳于棼、元德秀、李適之、杜春先、徐問真、徐晦、高洋、于永、定國子、韓世忠、种放、自號雲溪醉侯、韓普、高季式、曹景真、劉扆白、詩云知道醉鄉無酒稅、何承禧、馮吉、劉祥、卞彬、趙晡、崔灝、牛弼、弘弟、周維岳、身軀細小、自稱酒有別腸、韓普明、陳咸、薄領推積夜分省覩、辛宣仲、迂辛、焦遂、口吃、書飲、呼為酒吃、楊慎、蕭愿、俱嗜酒、要都是世間有韻致有器局之人、即史冊何能盡紀之、而乃如桓溫

之飲三升輙醉，似非奸雄本色。如韋曜之僅飲
二升，又與不及一蠡勺者，能勝幾許乎？予斷然
不令共席。至若祖台州之與王荆州書，欲其屏
爵棄卮，焚罍毀榼，殛儀狄于羽山，放杜康于三
危，則尤可恨矣。

王元美稱慶卿善飲，元素亦未紀入。

儀狄為酒之祖，厥功鉅矣。若一日無酒，成何世
界？予意當以儀狄配享后稷為是，不則議特祀

耳。袁石公止許祠之門墻以旌釀客，何耶？孔北
海著有酒德論，尚未快醒。劉伶著有酒德頌，崔
駰有酒警，趙埜有酒德歌，王無功采善飲者著
為譜，此譜必佳。無功又立杜康祠，祭之尊為師，
與予祀儀狄意不券而合，但未揭出酒祖二字
之為訬也。
客曰：禹絕旨酒，可乎？予曰：四隩既宅，一杯堪喜。
若何以他人之亡國，絕自己之甘美。

瞽瞍速舜飲酒，俟醉即殺之。二女與舜藥浴注，
遂往，舜終日飲不醉，瞽瞍不能害。然則自舜時
已有酒矣。

周禮以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察非時飲者。司虣禁
以屬遊飲食於市者。漢初三人無故群飲，罰金
四兩。武帝榷酒酤，禁民自釀，官為開置，以利歸
于上，則惟恐民之不飲也。唐肅宗禁酤，非光祿
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德宗時亦榷酤收利，以助

軍費。至宋，酒務尤為煩密。

吳主皓每飲群臣酒，不論能否，輙以七升為限。
秦王堅與群臣飲，以極醉為限。陶士行在武昌，
有酒限。

郎王嗜飲而家赤貧，遇僊女於嵩山，投以一珠，
曰：此醉龍珠也。陸詩稱孔融、徐劉為酒龍，蔡中
郎醉，狼藉卧街，市人呼為醉龍。

汝陽王璡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置酒，自稱釀

王。兼麴部尚書。新妙可喜。
客有自誇雄飲者、予曰、君談何容易、夫自嵇阮賀李諸君子而外、皆雌飲耳。
客曰、今酒稱麴生風味當乎、予曰、不然、夫春郊享帝。則玉斝流輝。太廟格親。則犧尊崇象。是以儀狄擅酒祖之稱。劉伶著酒帝之號。汝陽標釀王之貴。無功乞封侯之榮。夫酒亦安所不極尊至崇哉。甲、麴生。何足名也。

酒神物也、異哉此物乎、作飲之色為赤、久之郎神移、是故訥鈍者能使之雄辯。悯抑者能使之豪宕。懷厲者能使之發柔悳之情。躁熱者能使之作出世之想。東坡詩、醉死勝流殍、秦少游詞、醉鄉廣大人間小、沈烟詩、再酌輕許史、三酌傲松喬、蓋津津乎其言之矣、人生何可一日無酒哉、今有恣秦皇漢武之廣大。擁季然猗頓之饒富。而不善杯酌者。有何趣味乎。亦當是此生缺陷。
選士者、與之飲酒以觀其亂、榜葛剌國不飲酒、以其亂性也、予曰、真性不亂。
且夫狂發命盞。興來倒罍。銀河覆汁。斗柄橫斟。淳于一石而極樂。齊君三日而解酲。山中荷鍤。燭下絕纓。陶眉蹙皺。嵇玉半傾。風味咲人間之齷齪。意氣肴滿座之崚峋。客有分韻。請子高吟。狼筆亂掃。郢雪競陳。詎流光之苦寂。莫為糟丘之足餘生。

作賦引盃。詩為酒之腸。斗酒百篇。酒為詩之胆、
飲有八景。月飲澄光皎映。盃瀉銀蟾。花飲綺粧簇隊。幽香時噴。竹飲碧森叢玉。風響微敲。水飲一棹烟流。鳧鷺迎舞。書飲焚香披賞。得奇酣吋。雪飲飛片迴翔。肌神姑射。石飲蒼崖倒懸。碑翠染衣。鳥飲蒼枝送嘆。一聲一杯。取之自然。而合吾天機。亦大暢適哉。

飲有五鬱、者意所不歡。而未便顯言也、妍唱初發。間以惡響。一鬱也。性喜酣醪。強學嗜苦。二鬱也。四筵分韻。孤拙赧然。三鬱也。語言鍊格促坐少歡。四鬱也。飲儉賓散。兒後不留。五鬱也。此亦足以佐觴政之所未備。

中山千日酒、一醉三年、不知世間果有此酒否也。予詩云何得三年仍一醉、況酣百度過餘生、計三百歲矣。

奕、予晉人哉。酒椀追隨、氣韻爽遠、足為列代風流之冠。今予意無刻不飛揚於竹林洛水之間也。客曰。當日禍晉宋社者何人。予曰。昔趙襄子痛飲、而卒能滅智氏之族、興亡豈必關酒。客不復荅。

曹參阮嗣宗有酒識。山簡江鄰幾有酒韻。陳遵孔北海有酒才。山巨源有酒德。寇萊公有酒膽。宣尼有酒神。

馬周素負才氣、於逆旅見数公子、聚飲不相顧、周怪之、因市斗酒濯足、世間有如此奇人、作如此奇事、

莊帝欲殺爾朱榮、見榮入、不覺失色、溫子昇曰、陛下色變、帝索酒飲之、遂殺榮、予以赴粵東任、渡鄱陽湖、風浪狂逆、舟師見後舟覆溺、為色變、予載有蘸酒、急呼大觥連飲之、遂叱棹過湖、此物真足壯人膽氣、

陶淵明性喜酒、說話賦詩、俱是酒也。自解組歸後。其胸中又負有一段磊塊難消之意。只是不柰貧何耳。為想東籬岑寂。白衣不來。口枯攢眉。成何景況。且此翁見人無酒則攢眉。自己有酒醉眠。便令人去。亦不韻之甚矣。我眠君勿去。醒起仍呼酒。不亦可乎。

白樂天詩二千八百首、中飲酒者九百首、好快活、

梅聖俞家貧、多美酒、聖俞才高善詩文、諸皇親所饋也、文園渴飲、差不減金莖露、

予得張能臣所紀酒名讀之、俱王侯國戚珍醞、不覺流涎竟日、

蓋寬饒素負性、平恩侯許伯、自為酌酒、寬饒曰、無多酌我、乃酒狂、

裴日休自號酒民、

時苗為壽春令初謁治中蔣濟、濟素嗜酒、醉不

能出、苗恨之、刻木為人、書曰酒徒蔣濟、置之墻下、旦夕射之、予笑曰、蔣君醉矣、郎射豈知、

從來文人未有不善飲者、袁中郎詩騷壇為佐領、麴部是兼銜、

開平原之席、命沸鑪以乜賓、酌山公之斝、時簡籌而句帥、有不形神俱暢者乎、若夫孟公絕響、主無投轄之心、灌夫不來、堂無罵座之客、斯亦岑寂可笑已、

闌朱亭而集勝、列綺筵以飛觴、瀉灔瀲之玉液、泛吉美之椒房、歌唇微啓、管樂輕張、或投壺列陣、或彈局分行、呼盧奪幟、叫鶻驚場、佳人笑而起舞、騷客興來欲狂、燭跋屢露、鷄聲再揚、餘酣尚逞、其樂未央、

特簡大鼻司監局、而布令、叱去蛾眉、選孌童以當歌、于時兕觥飛流、豆籩不整、白眼皆拖、風舉雲搖、一切大地山河、不須發付、渾然都遺矣、

崔鐮喜讀書、大署其户曰、不讀數千卷書者、不許入此户、予築小亭、亦署其户曰、不飲數百杯酒者、不得入此亭、

予謂客曰、招飲投轄不顧者、陳孟公也、當令為酒主、善飲使人欲傾家釀者、何次道也、飲酒散髮裸裎者、胡毋輔之也、當令為酒客、有氣力軍法行酒者、朱虛侯也、每飲必致罵座者、灌夫也、當令迭為酒吏、在坐使人不樂者、顧邕也、當令

為酒監。庶幾足以盡歡乎。客曰。果再、則賓主相與抗異、何歡之有。予曰、按轄者自按轄。善飲者自善飲。散髮者自散髮。擊者自擊。罵者自罵。使人不樂者自不樂。大家儘日嘮嘈大鬧大飲一塲。何不歡也。客大笑。

客曰、酒猶兵也。然乎。予曰然、夫法令嚴。是酒律也。角戰勇。是酒陣也。意氣豪。是酒帥也。當塲相較。比、而是試漫為擬之。軟語徐傾移晷交錯。

則程不識水草之戰乎。自知飲彸、退讓無競。則司馬仲達巾幗之戰乎。錄事苛糺。賓儀凜肅。則李光弼旌旗皆變之戰乎。苛政迭主。罰賞驚筵。則韓淮陰木罌之戰。李愬蔡城雪夜之戰乎。若夫一座俱奮。嘈聒四起。俄弁鼇吸。震地驚雷。則即軒轅昆陽之戰。楚霸王鉅鹿之戰。莫之過矣。夫以兵擬酒。豈過當哉。客復大笑、

韓握詩酒、衡愁陣出奇兵、

奕脫絕倫

予席間勸酒詩、火急相呼此盃遊。令行到手肯遲留。大家消遣歌三弄。全副精神酒一丘。隻眼叵羅能覷客。雙翎鴝鵒解催籌。莫云寒夜殘更永。掇屋、兩風、我不愁。

姚世芳一庭園耳、醉後善說王者興亡事、可謂酒史。曺山普化一水田和尚耳而以醉顛說法、可謂酒禪、

僧流不飲酒者、定不佳、大錢師飲酒以養性、釋

法常嗜酒、無風雨寒暑常醉、法性寺僧惟恭、亦嗜酒竟浔禪理、蜀僧可朋好飲酒自稱醉髡、予每入醉鄉便覺識想俱空在人天不二境、

予邑有僧無日不醉、其寺去邑城可數里即風雨、未常不入城索酒也、予最喜之、後歸滅、予有輓詩云、禪心曾領徐州戒。酒德翻欣北海論。悟後皮囊渾麯意。死餘布袋半糟痕。醒迷總斷浮塵夢。顛蹶誰憐禿鬼魂。憀黯秋山寒落日。可能

買醉到瑩門。
俗客有善談笑解頤者予極喜之若高士滿坐無一俗客點景殊不訬也是以當公筵而佯醉。
呵叱錢鳳。持巨觥而不釋。灌死蔡攸。
世祖醉後體不快虞侍中獻醒酒鯹鮓方
謝諷有醒酒十樣卷生
予於粵中飲紅毛夷酒甚冽不敢多飲夷人飲粵燒酒極釅者遂至傾甕

平泉醒酒石想今猶在人間此物有靈必不破壞客曰人生適意耳何事最適予曰渴漱醉龍珠。醉眠醒酒石。
藥書載人有嗜酒者取山蛩虫一節燒灰服之即不喜酒然乎此虫可惡
予與友人書云午起甚渴喉間作声嘶嗄亟須床頭一甕乞兄惠之秋釀熟當為倍償家有李子裘不顧入酒傭槽室也

客有惠予惡酒者予簽答云若以此酒封醉鄉侯王無功必連章乞解印綬去不須三宿出晝矣
十金張筵。而不肯以一榼之費覓名酒。異味佐饌。而不能以數羹之費烹名茶。富鄉巨室猶然。何况市兒輩。

嗜味

趙崇絢載古人嗜好文王嗜菖蒲武王嗜鮑魚

吳王僚嗜魚炙屈到嗜芰（謂死必以芰祭）曾晳嗜羊棗公儀休嗜魚王莽嗜鰒魚王右軍嗜牛心炙宋明帝嗜白肉（一啖二百斤）又嗜蜜漬鱁鮧齊宣王嗜起麵餅鴨臛高帝嗜肉膾陳後主嗜驢肉齊蕭頴胄噉白肉膾（每食至三斗）後魏辛紹先嗜羊肝然猶不止此考文王嗜胆魏文侯嗜晨鳧齊王嗜雞跖漢武帝晚年嗜肉靈帝嗜胡餅石虎嗜蒸餅唐文宗嗜蛤蜊隋煬帝嗜蛤（每食必蒸蛤味）隋文帝

嗜麻豆羹、梁太祖嗜鷄、宋孝宗嗜蟹、陽盧侯趙
章嗜粥、羊續嗜生魚、魏徵嗜醋芹、欣然一飽嚴昇期
嗜牛肉、李群玉嗜鼈炙、梁朱温嗜鷄、日食五十劉最
亦嗜鷄、崔鉉嗜竹鷄、黃升嗜鹿肉、錢昆嗜蟹、補群求有蟹處、
杜相亦嗜蟹、孫承祐嗜魚、作二漆木斛、貯水養魚、令役夫擔負以從
段維嗜煎餅、張齊賢嗜肉、每至數斤、楚李瓊嗜
肉、每食十余斤、人呼大虫、何子季亦嗜肉、蘇東坡嗜炙猪、
陳陶嗜鮓、一啗或至十臠、范汪嗜青梅、啖至一斗、陳誨嗜鴿、

蔡京蔡襄俱嗜鶉、韓龍圖嗜以醬漬瓜、劉易嗜
苦馬莧、張懷肅任正、嗜服人精、僧仲殊嗜蜜、東坡稱為蜜殊、
又魏公鉉嗜新鵨頭、杜豳公悰嗜饋飯乾
脯、若劉邕嗜痂、鮮于叔明嗜蟡虫、權長孺嗜人
爪甲、則大異矣、若節度使李賛皇、好飲人血、姬
妾剌臂以吮之、又趙思綰好食人肝、并以酒吞
人胆、語人曰、吞千胆則人無敵、此尤異之異也、
尚有人心乎、

唐韋巨源著有食譜、
東坡云、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帶糟、令人歆
涎垂、
參寥云、就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未免一朵頤、
客曰、夫食饌亦人情之所歆美好也、吾且為子
陳之、芳杯既設。清筵載啓。開金飣之盤。構奇珍
之味。于馬易手鼓刀。有華滌器。勅郇公以張厨。
命六龍而下箸。備河間之饍。嘗德裕之水。燃羊
公之獸炭。布金陵之寒具。婁護貢鯹。彭祖烹雉。
石季倫趦趄而進豆粥。王武子踴躍而陳蒸乳。
蕭家之餛飩惟素。韓約之饆饠如綺。恍乎霜輝
之潔瑩哉。快兮香醪之凝王杵。而猶屬容譏之
未工也。更為廣鄧文昌之庖珍。索虞侍中之扁
米。予陽試鹽餅之生鹹。符生辯鶩炙之井美。于
時四座俱盈。歡然色喜。一食之嘆。既多且旨。下
走小人之腹。屬厭而已。予曰、聞吾子之斯言。露

津、其垂齒。書生饔腸。何能覬此。
客曰未也、磨霜刀之銳。試月斧之奇。天廚分三犧之珍。御庖頒七俎之飡。網巨鱒於翠洛。釣神鰍于灌池。蒸美鷄以蜜沬。煎佳鳧以桂醑。割靈山香鶩之旨。烹象嶺白鳳之肥。一咀口爽。再嚼神怡。陸饈芬頰。海錯潤肌。若孫承祐羅異珍而供小食。又如茂陵帝張宴於西王母之塀。夫安所事虞悰之醒。李文饒之羹為予曰、噫嘻、只恐蚓竅難盛。鮭腹鮮宜。何如燒土硎而押豚。列尾甑以炊糜。

韓王於暑時求凍饌、世子以絲鼇作氷室、取羹饌而藏之、既凍、乃進于王、

宋高宗幸張俊第、所進繡花高飣八果壘葉、色、皆珍、

啓事飡御苑之魚醬。山巨源受享。走馬飲雄麖之熱血。曹景宗快活。據案飡肥。稱孟嘗上廚之客。擁節分館。作列國傳食之賓。

監鍊珍堂之厨。芳截惟其任意。請王景文之客。舖歠亦復可觀。

唐明皇時、諸貴戚以進食相尚、每珍羞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魏高陽王雍、一食錢數萬、夫帝王之富、無足怪也、其餘宴會、獨不可少樽節乎、夫窮水之產。則蒲蔘俱擾。竭陸之珍。則樵蘇並

驚。甫就羈而惕息。當入鑊而戰兢。鎔炊烈焰。糉嫯香辛。登盤如簇花圃之錦綉。舉箸若陟峨嶺之崎嶔。雖方丈之設堪喜。而生物之命可矜。吁亦太慘已。

樊伷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不得食、遂為潘濬以五千兵敗之、故夫千人、人之、供、咄、嗟、立、辦、此、非、有大才調者、不能也、予為粤東司理、以官評問客、、曰、知人未易、但整得。下馬。飯。好者。即是。好

語雋妙

官也。予大笑。已持此驗州縣之長。十不失一。益有才之官。事事俱料理。況查盤、下馬、飯、左、第一緊要事。乎若此處不著心。則其他務之廢弛不問而可知。此予隨巡之秘訣。諸家治譜所不載也。

客有見過。欲予為之定其聲價者。客固豪甚。予飲之酒。佐以海味。客捋髯大咋曰。君試評予。于海味何似。予不荅。客強之。予曰。君譬如燕窩。人人道好。其實不佳也。客大喜而去。

未譙之饌。足以消談。不餡之炊。亦能供客。人間無可食然哉。是以穀伯非美名。監厨為賤役。

編食經千卷。不如懷酒飲一帙。費何曾萬錢。不如持季鷹一杯。

此予平時漫著。今以病奉戒長素矣。因為數語別酒葷云。良醞美饈兮無緣。清爐嬝嬝兮

安禪何必乞歸兮。(乞休時㫒)藏名洞䣘一鉢雲烟。

屛史前卷九終

屏史前卷十

目録
癖好

屏史前卷十

尊川鄧士亮寅侯著
滇興伯承恩德卿閱

癖好

予邑文園有賭字之戲、出一字音、將其音同者拈出、因數多少為罰格、以佐午酣之費、或賭所記事考、頗資贍博、一日偶賭及癖好、夫謂之癖、則情意之所偏戀、沉迷固繫、即自心

亦不得其解、然人不能舉數事、予所舉、則其好之最奇異者、餘於人情稍近、俱畧之、

渾沌甫闢、何知兵事、黃帝好之、建營為衛、蚩尤及鯀、鯀驅猛獸為戰以茲快意、後代狃為固然、創起則彌絕異、乃田獵之以時舉也、飛騎如雲、足供馳逐、而漢武帝之好自擊熊豕野獸、唐敬宗之好深夜自擊狐狸、何為、音樂之以隊陳也、絃管填苑、足資宴賞、而魏文侯之好椎鑿声、唐宣宗之

好菩薩蠻詞、何為昌邑王好作非常之冠、周武帝好著突騎帽、奇矣、若陳王綸好裂賓客之冠挼唾壺、何淩忽無等也、晋明帝好宮闈之飾、承乾太子好効突厥飾、怪矣、若何晏亦好服人衣、豈容華是矜也、物類快情、如慇懷太子之好乘小馬、周主之好倒懸鷄、有何趣乎、至商丘子好牧豕、尤未鮮矣、戲技為歡、如東昏侯之好擔幢、置有擔幢較具蒼梧王之好緣漆帳竿、有何美乎、至蕭

思話好騎屋棟打腰鼓、更無謂矣、詩文稱雅事、而安祿山好為不押韻詩、僧法海好作惡詩、則令人欲唾、矜負稱嵯品、而吳邁好自誇、王福好譽兒、則令人捧腹、高駢好幻妄、最誕行也、乃張敬兒遂有好信夢之誚、謂其妻夢身熱則遷官、李巖老好睡、非恒情也、乃趙叔問亦有三覺侍郎之評、清士好潔、米元章非清士乎、其見段拂小録之字有金陵人段拂、字去塵、登第、芾見其小録、喜曰而娶以錫女、則為已甚、此少潔人也、以女、妻之美士好對鏡、王希默寧美士乎、其見杜詩看鏡之句、而因開鏡社、則為可訝、子美詩勛某頻看鏡、因每日召客、各出鏡、人呼為鏡社獨唱可好也、何至如宋為洛陽令、每日端笏立于庭中、吆、而唱之遊終日長歌、必不合板、其妻隔窓和之珍寶可好也、何至如賈似道發塚取帶、余玠有玉帶、已死、似道愛宝、發其塚取之豈欲圍腰、允茲種、、紛尚不一、要以物有偏適、情有獨鍾、予姑舉数事言之、而絕異者、亦槩畧盡于此、

屏史前卷十終

屏史前卷十一

目録

鳥賦

屏史前卷十一

蕁川鄧士亮寅侯著
滇與伯承恩德卿閲

鳥賦

聞友人著有鳥編、予未見也、竊心艶之、草、就此。

借物評人格外快思前茲未有

嗟藻浮漪、任天機之翺遙、凌岑戾漢、信逸致之翩翔、盈翮張而簇紋、輕翰舉而連繡、于焉招青鳥、駕雲鵬、養條支之雀、飼梧岐之鳳、亦足以昭宣羽物、娛目成歡、自昔倉帝効書于浦跡、大禹藉耘于塚丘、火政肇舉于啄木、樂猷發響于弇州、惟物之微、厥功賴焉、乃其質性群嬉、何能強一、為借春秋之評、以寓勸創之義、是故鷦鳩異靈、不須諫巧而抑拙、梟鳥殊性、要當磔忍以獎慈、鶡不畏死、有烈士風、則巨喙之善鷙宜擯、睢鳩不妄匹、有貞婦槩、則鳧鶩之溷雜可恥、鴐鵞

和飛駮妒為關器量不同鷊鳥貪錦鷄介緣知
操守絶異鎖飢鷹于金籠却愁飽食颺去何如
鸚鵡之悼主懷恩戈飛鳶于畫閣未免腐鼠腥
人可若鷫鴰之好潔離檝胥屬司晝而行鳸司
夜偏枯陰陽嗽金鳥耐雪而神雀畏寒各任凉
燠鸛之鳴徵吉鵩之至徵凶未必人事無主鴛
之翔恋木鵜之栖恋水何為高卑率情兩頭鳥
異矣若九頭其声如泣訴更愁喧聒三足鳥怪

矣乃一足行何為嗃凉終未穩便朱鳥飡玉屑
諫珂愛狐裘堪當清脩雅客犬雞食烘炭骨託
嚼鐵石誰識埶硬心腸况夫極海窮山群飛之
数何能盡紀某家之鸛譜寧分羽毛識非龜年
那解禽語要以玩狎怡神物我何分撫芳席之
輝、還滋剪拂聽晴空之翩、莫賦窮愁

玆夜夢一羽衣道人謁予君賦群禽何以見
遺予心知為鶴因誦舊作鶴唳詩二首云、高

二詩新穎擅場諸家作可廢

人愛鶴許隨行縹緲澄空玉韻鏘仙鳥能言
人不識客窓有兩聽還明為依秋色呼臯唳
却伴松濤送谷清曾把禽經細品閱凢音無
此洗塵情矜闌芝晩揔含情裊、堪憐瘦骨
清逸韻不愁烟嶺隔高吟任放雪衣輕幾擦
空際雲俱響亦翩簷前意忽驚紀與曾聞韋
曲在鯤絃鐵撥未須鳴道人聽之色歡徐云
君知予仙鳥可為另編予意不懌賦云君自

翩飛珠樹林我今大室净凢心禪栖不事雲
中駕何向文園若索吟遂忽不見

屛史前卷十一終

屏史前卷十二

白門剩草

目録

壽呂堂尊太翁二首

題高明柱水郭烏懷卷

題陶蓼嵩寅丈尊翁從祀卷

游金山寺

建文昌閣祀

與張孝伯寅丈書

荅書

屏史前卷十二

尊川鄧士亮寅侯著

滇與伯承恩德鄉閱

白門剩草

壽呂堂尊太翁二首

芳筵輝鷺渚，不負禮詩心，眉以籌時喜，杯因計國深。純禧迎彩綫，慶樂度瑶岑。覧勝白門道，逍遥塵詎侵。

見說如京積，茲來倍信真。肝腸全服世，經術以寧親。醑酒池膏馥，飡霞帙字新。于今欣奏績，封寵看頻頻。

題高明柱水郭烏懷卷

節烈惟膺女史尋，堪憐粹行並南金。從夫血淚香魂杳，課讀机声秋夜沉。尺䟐已陳螭陛悃，孤懷常恋蠟雲心。為知閨則芳名在，貞石同輝錦字吟。

題陶蓼嵩寅夫尊翁從祀卷

簪紳紛似蟻曾幾列黌宮茲以身脩茂蕙之吏治工班行顏閔後声謦咼𡙇中世業看家乘千秋儼素風

游金山寺

璽工未肯刪江湖撼仍還烟界逢分岸龍宮特擁山濤声圖梵日帆影動僧闌四面看天碧函懷島嶼閒

建文昌閣記 呂堂翁命作

今夫覘倉廩知國之匱實金陵消匱日甚予鰓鰓焉首畝塞鏬之無遺慮而倉厫亦既歸然庚蓄亦既充然矣留守左倉更自井ヽ中構有石觀音祠ヽ側稍折而上規勢高峻為閣小石徑眺望見其軒整特出巒堞若繪予意徘徊因勅工庀材建文昌閣其上丹青絢爛鈴韻幽清憑欄四顧是景都來其後垣內紛植嘉果木鮮妍萬態閣旁監一小亭敞豁不具櫺牖顏曰薰時則斯閣固塵中大觀也夫文昌為天府主記集天道其第四星曰少司命掌人間之運籙可謂極尊有權然其自謂屢世為士大夫未嘗罾民酷吏則予念之悚惕大要居官為國家任事全憑此真心實念做出即如文昌其忠孝脩心也實ヽ落ヽ脩心其輔元宗而持戒說法也實ヽ落ヽ持戒說法其周急卹困而種ヽ抹度人也

實ヽ落ヽ抹度人七曲墮地靡行不苦精誠之極變現靈化上徹九天下漫八埏皆是物也有如辦此一副肝腸勵事何事不勾當則今日者九賦如則軍士飽于行伍所為焦心焠掌以圖之夫亦神明之所歡喜至願乎自公之暇而臨斯也山雲飄翠樹濤送響為一披襟以當時風之和拂庶幾泠然自暢不然者予方愾息憂焉而敢遊豫也工始于仲春竣于季夏姑紀其畧

與張彥伯寅夫書

貴府事、內守而外剿、弟以為如艾灼癭、應手即落、如日前所聞、則大可異矣、各處兵已雲集、何以久未一戰、可恨々々、據鄙意、寅臺聞事之初、即當告假、約貴府令親眷在此中者、星夜同往、問擁兵者何以逗遛不進、親自催督、令其奮力決進、庶為有助、不致机會錯失、所謂子弟之衛父兄、未有恝然坐視之理也、若彼襄田觀望、而我

聽之、必不濟事也、弟雖病餘、然怒起髮豎、一得之見、惟寅臺酌之、

答書

某作外官時、人言宦京邸者、飲酒酌棋、送日、外吏望之如仙吏、某信以為真、今絕不然、憶某昔借補錦廳、此稱閑秩、乃一時衛兵缺餉、致觸聖怒、戶兵科部俱凜々獲罪、俱取冊于衛廳、衛務踏冗、數月未發請之冊、何能應手、科部俱移

書某云、丁冊稽挨、敝堂翁已具參稿矣、敝邑饒完白計部受事、未及二旬、亦為致議、某之脫然無累倖耳、及量轉南曹、私計鷺洲牛首之名勝、在指顧、當以一杯收領之、筆華詡々、生動、乃甫至、即有水兌之役、解戶嘈雜、龥糀塵穢、如倉官様子、每日靴袖間颾入之米、可飼數鷄、即收放米二十萬有零、從來未有、然疲憊極矣、旧例水兌事竣、即管閘差、堂翁以燕閘相酬、某非惟不

欲燕閘、揔不欲染指、嗣免承邘閘、論者稱羨、朱輪呵擁、脂膏氣色、詎意值大水之厄、漫淼挨撇、舟帆寥落、稅額何辦、某詩所云、鼋梁侵縣舍、蛙鼓上民床、非虛語也、而其最苦者、內璫奉旨查稅、自崇禎元年起、至五年止、夫閘政與郡縣不同、一年滿即謝去、此五年之內、無論官有升沉不測、即吏書盡鳥獸散、簿冊底更難詰問、某飡寢都廢、多方搜覈了局、蓋以一身肩前任

五年之勞否、命如蟬翼、適當其會、真恨不能奮飛耳、誰謂荼苦、任事之難、自知自耐、今承台翁津丶垂涎之語、故直及之、晤言何日、注企不謄

屏史前卷十二終

屏史前卷十三

綿州續草

目錄

別詩四首

題嚴太涵園亭

壽朱昇宇八袠序

憶往事

屏史前卷十三

蓴川鄧士亮寅侯著
滇興伯承恩德卿閱

綿州續草

綿山川明秀諸士俊雋有韻趣予往為廣文課業之暇輙邀登臨壺榼屬路分韻紀興遂以詩賦成習別去十六年予轉馬湖郡守謁直指復至綿真意外奇緣也諸士喧填擁迎倫

盍綢欵之致芳筵屢更徹底道舊既散鷄声皐矣予時以公務黎明即行意戀戀不忍分去賦四絕為別及題嚴生太涵園又因朱升老壽期感其交誼併迫於諸士之請俱據案一揮以應

別詩四首

擁肩拍手路轟喧執袂慌忙慰問繁別緒紛紛難細語且催華燭向銀罇

舊憶新歡情景生動

當年問字滿經帷古閣濃陰午樹時別去聞知壇坫冷更誰竹篋理殘詩

流光暫去倦風塵傲骨于今終未馴君輩陵陽曾幾售相看還有旧頭巾

未語欲辭意已悽驅車侵曉柳烟迷越臺諸景仍依旧此會無緣倩我題

屐太涵园亭

屈曲竹為欄露香花未殘園於人並雅聚以別

彌歡勝景難搜韻旧情屢起端芳樽肯惜醉交道古時看

壽朱升守八袠序

憶予進若坐皐比與綿諸士閣論文竟日夕不休諸士試摛藻觸目琅琲予最心艷之尤酷愛朱生含初云含初為文韻致輕新又能縱其筆之所自如犀利導竅斷非壁檽閒物含初家有美酒時相饋遺予以醉為紹因淂識其尊

君升翁為快升翁涵養沉邃精洛下鶖湖之旨所撰著不以示人秘偵之害為唐人小詩與予益敦聲氣之孚每蓉溪金嶺選勝招聚不能佽三日別也追予薄遊東粵併歷燕吳之間遷延及十數載而升翁亦兩司庠鐸中間消息茫然詢含初尚未奮飛是用耿耿不暢念耳乃予握符馬湖適以公役之便至綿獲與諸士執手叙舊奇事奇事。升翁偕諸士。爭持筐篚勞予。促樽

張筵。大樹高燒。備極繾綣之致。銀燭屢見跋。予欲倦。升翁精神適挺。予私異之諸士逡循揖而前曰翁以明歲正月八袠願乞一言為頌夫懸弧集慶予淂効九如之奏厚幸哉禮八十有秩。故稱八袠。今未及八旬而稱袠者借也。乃人之壽原未有定額即造命者亦惟聽人之自取如善取則多與之化育豈有靳焉即以予與升翁提論予為人簡介。有謂升翁狷愊自持。閉門絕

牘請者。予能之。又平淺。有謂升翁不械城府。覿眉見心者。予能之。而予又豪宕輕利。有謂升翁脫净塵氛。耽戀竹石之樂。不屣播田舍瑣尾事者。予能之。而予性稍急。若寬中容與。如昔所稱誤取屣而不較。青氊我家舊物。杯羹污公服。不以怒婢。生平對家人。未曾一疾言遽色。則惟升翁能之。則予決定不能。予因悉証於秘典訪悟於真人以祈葆精調性之妙庶幾淂自全焉而

終不如升翁本之質分自然未可以學問擬議到也夫内外不攖而神凝氣脉不浮而形固吚乂視長生之要訣則翁之耆順無疆何疑也詩不云乎有捄其馨胡考之寧周典至今猶存自昔英傑宴會八十者舉銀盃九十金杯百歲玉杯含初惟燈攻苦天池鵾擊佳兜禄養為具玉杯以須予彼時猶能作賦從湘水飛越臺而致祝。升翁其幸分瑤臺九霞觴一滴潤我若向者

家釀、予不屑、已、

憶往事

往予在綿、李養實郡侯、每邀飲、必達曙、予酒量不逮、侯即侯自謂差勝也、予上計、侯偕葺草亭蓋歐陽公遺址張席甚麗絃管喧沸予自節飲録事亦不苟至夜深、侯微有酣態自為宛轉歌声、出大烏銀碗十隻謂予曰、家先君所珍貽也、命满酌、侯連飲八碗予飲六碗從旁堵觀無不

咋舌、而侯益復豪舉迫曉纔散、已侯問左右昨飲醉乎曰醉李先生醉乎曰醒然耳侯因罪司觥者其人畏縮遂飾對昨無盃不同乾滿因量大不醉耳侯愕然以為平時之編量稍狹非真情也吾两人徹肝相與何以作此青衿為予言予亦莫能自解瀕行侯具餞舟中録事嚴糾抵面勸酬極其傾倒侯始為暢然而予又赴士紳柳亭之餞矣茲至綿胡孝廉允繩執手問曰先生詩豪酒興猶在乎予曰政復陡健因相與大噱譚及往事記之

又

憶綿諸士昔餞予泊舟江渚樝筵並載戲藝倡呈李生少白睨儔六謂予曰先生觧此乎予持大銀爵謂少白予與君淂相當輸者飲此爵其餘分附飲小卮两人與鋭從旁唱釆予大捷少白不能淂一飲如数徐云先生局技何必臧衣

夜道予綿未有也併紀之以見舊時豪舉

屏史前卷十三終

屛史前卷十四

龍湖小草目録

即事六首　龍湖

同伯棻吾吳麗明寅翁游蕭茂才荷園

伯棻吾寅翁邀同吳麗明游鎮海寺值雨

已雨止仍游

贈王道者　憶詩僧

寄僧　送別吳我餘還里

我餘歸家索書　病中感懷十絶

郡人為予祈禱賦謝

宫詞

心經小敘　唐我求闈中録序

貢以達選刻房稿小敘　治畧自敘

聽訟畧自序

送新啓　請伯棻吾寅翁啓

請吳麗明寅翁啓　答揔戎啓

與林可任父母書　與蘇庸夫書

答書共

廳縣移文

息訟示　禁宰牛示

題募縁疏

陽明先生格言　天臺先生格言

尊祖膚訓　養親膚訓

一請休　再請休

三請休

題小池　病中對鏡

靜室

屏史前卷十四

尊川鄧士亮寅侯著
滇興伯承恩德卿閱

龍湖小草

即事六首

寸壤名為郡青山與郭連夷氛曾旧習禹貢是何年邾莒分盟會甕㕵列市廛憑高聊一望野樹有輕烟

山川本峭狹商販半蕭疎飲不耐酧濁饌惟夠野蔬俱知弯弩訣（多習射）却少治生書（民間不習織紝之務）過日應從俗何須樂利墟

官衙寧畏冗松伴鶴無鳴拙以牘稀掩操因事簡清弄文或朴見忤法亦懲黠踈脫將從我虛慗良吏名

忽來傳邊警憂國此身輕詎以金墉地祇從穴鼠橫募兵蒸麥飯寢甲候鷄声（時以邊警募兵予欲親部）見說賊宵遁前師已破營

層檐新建閣（予所創）如繡曉霞騫脉以當關勝形縁踞要尊雲峦催筆陣（供稱有裨文風）金鑰鎖財源控遠声名壯群夷氣已吞

暇來偕室似掩徑倦相親露乳試茶白翰雲簡帙新山川容傲吏風月攪詞人一笑塵氛滅倫然類隱淪

龍湖

舊傳蜀水多名勝却到龍湖未見湖謾向楚人誇浩淼涵虛曾識洞庭無

同伯榮吾吳麗明寅翁游蕭茂才荷園

椰烟新引逕池館肴亭亭波靜繡雲幾容來香夢醒竹陰清圃側鳥陣集莎汀俱有憂時淚無心醉綠醽（時有邊警）

伯榮吾寅翁邀同吳麗明游鎮海寺值雨已雨止仍游

樽酒貪尋勝、欣看兩色徵、只因、妨、客、展、不、耿、打、
僧、扉、野樹蒙烟寄、前、山、出、翠、肥、尚懷烽警慮、來
擬遂忘機、

贈王道者

拜師一炷香、我已祭尋久、太乙火無册、赤白珠
仍走、犬頑龜亦愚、金爐誰肯守、看君知有會、談
道不離口、入洞兼與言、穿崖鶴未㗋、可讀紫府
經、應叩青霞叟、行滿功斯成、乞粒君予否、

憶詩僧

僧流自蜀著詩声、到此全然未一鳴、語、着、機、鋒、
終、是、銫。思、融、忘、助、始、為、精。更、無、拂、丶、撩、人、氣、鍾伯
敬論詩僧語止、有、悠、丶、托、鉢、情、隨處山房堪寄迹、惟
予唱咏自孤清、

寄僧

無明本無種、覺照即為空、丶後仍起念、照丶詎
有窮、隨緣知飲啄、把捉難為功、斗食馬腹脹、海

底見霞紅、何、不、明、闡、繹、三、關、示神、通、稱悟、未
必。不、言無証宗。入門、即究竟、根器、銫机鋒、乞師
親指秘、相與振玄風、瓢鉢茲已具、飄泊仍西東、

送別吳我觖還里

来、時有約共周旋、忽復言歸聽路鴒、地、僻、魚、山、
欣、問、業。官、貧、賓、舍、莫、留、賢。欲淹書劍真無計、肯
向、搠、猻、浪作緣、時為兒師樽酒不禁䰟欲黯、一、篙、蘆、
蓼、晚、江、烟、

我觖歸索家書

書来未啓視、今亦未脩書、地、隔、鄉、心、懸、時、遥、筆、
意、紓、数行寧款悉、一札自躊躇、傳語平安字、秋
深有鴈魚、

病中感懷十絶

居恒體中不佳、則愁悶難遣、况病之有關軀
命者乎、又况專城任事乎、予負沉痾数月、不
歸不可、欲歸不浔、噫嘻、一官民社、虛靡歲日、

情真語追

片帆旅橐致阻烟雲此詩之所云進退惟谷也人情鬱而嘆而吟咏焉欲泪乎其寫之而神不王意弗歡也姑賦此云

一室新題自在軒民間疲苦未堪言郡中太守緣何事終日繇禪靜掩門

官舍蕭然只此身朝藥碗耐相親不從巖石為幽士却向龍湖作病人

吞声歆涙滿城闉四野驕陽不計旬只道看花

愁病眼那知花病却如人 天旱架花俱悴

經春景候又將殘莫笑傍人冷眼看云道乞歸容易事誰知更比乞官難

枯顏羞鏡鬢蒼浪為憶少年豪舉場軍陣紛飛羽檄詎堪羸叟據黃堂

本来湛寂是真如覺照無明可易除持素已皈菩薩戒篋中但少剃頭書

蕭然槖櫝更無塵兩度年光著眼新為憶杭州

此題絕唱

詩咏好二千石禄敢言貧跡廢其如身世何文人宿債未消磨莫云心事䏻俱遣業障新詩較見多

爐香未許俗塵侵習靜白雲遲不深望得家書聊解慰書來愁絕轉關心

溫諭頻可自休 時象上臺慰留 行裝數橐去還留春風不度歸帆影楚澤雲山入夢悠

郡人為予祈禱賦謝

譬我非奇意積愆定有因䏻肥自俗子不病豈文人擾嬾喧佛幢轉累真群情或可度頂禮費錢神

宮詞 讀田生宮詞未和書旧作示之

銀臺畫燭倚殘烟長信宮中夜似年賜得偃波千葉紙無人為寫曉寒篇

語有滞手處

喬宋大雅

心經小叙

天命之謂性、俱草草看過、今小有理會、釋氏見性、較吾儒之知性尤確、所云見還家路、見前生舊主人、見法王身、見本來面目、俱此見也、又云雖輪刀上陣、亦復見之、則更烱然矣、見之者是心非心、且併心而空之、孟氏尽其心註解亦浮淺、釋氏但尽凢心、別無聖解、此于尽心之義始為了徹、夫凢心尽而真性露、此諸佛傳法不二

之真詇也、心經一書、楊學諭徵有豪乞解于幻也禪師梓之龍湖齋舍、予觀其訓解與舊本無大異、要吾儒所當時時焚香領玩者、因為序數語、

唐我求閬中録序 代

世閒文人之舌、循吏之牘、两不相倖而寔相為用、歐陽永叔文人也、喜談政事、故其經世之猷至今與文章俱美、蘇子瞻為永叔門人、善文章、以政事自負、人問之、則曰我自歐陽公淂来、固知文與政之非二、亦自有源流也、唐令我求非拘、以政事自見者、然予知之、惟以政事、大要跡其所規、慨如風之清、如日之皎、其捷應也、若珠旋影蕩、其劈斷也、若雷鍧犀截、政如是足矣、李文饒有言、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惚怳而來、而予以為政治亦有靈氣惚怳而来之妙、此可為精于治者言耳、予未精於治、又值郡邑多事之

日、儘念拮据、猶惧不給、即九流賓客相過、輙擧白扇而偽之、不顧其喚嗟、何暇問帙括之業、乃我求弗予寛也、每欵以文謁予、一日携所淂閬中巻相示、予為披閲之、衆若争發群秀競豎、有清趣者有皎然者、有圓捷又劈斷者、各自為家、而要俱有一往妙雋之致、予逌然大叫、此非諸士之文、而寔我求之政也、我求以文知文、予固以政知我求之文、併以文信我求之政也、諸士

自茲畜庸而展畧則我求治績不俱在乎文章政事後先輝映夫子瞻之于毆陽也諸士之於我求也一而已矣

貢以達選刻房稿小叙

讀書難讀書更難之難緣此中地方貧窘士即有讀書之志之才而無其具并無其書于是眼界塞于積乘塵卷珍為帳秘足跡瘦于遠質手指僵于抄謄苟非真正負有千人特出

之才撩天挨地之志有坐而廢耳予于諸士故緦〻慮之茲貢令以達選有房稿若干篇自相貲付之剞劂以示予覺若頡監而珠排落以達風韻藻雅固自居然標映盍以見文章吏治之偶不相妨也諸士策勵盟壇其相與朝規而夕繩之且毋咄〻稱貧夫挾靡仲祖之產不以易揚子雲之書諸士富已

治畧自叙

春秋時縣大而郡小戰國時縣小而郡大然其郡即今之所謂州非府也馬湖雖府不及一小縣城逼近山側人家烟景如在蒸甑中登山則可俯而窺往夷島有杉楠木商人貿以營和近多為夷人縛去其木沉積日久水氣辛冽食之輙頭目昏眩兼病腹予素多病更不耐添此一段煩悶情況也所幸牘案蕭簡數日纔一詣堂視事然亦應手即着去未有遷延不了之事夫

國小而無政故園桃致刺馬冉求以小國自任而曰求也為之可使足民夫以求之藝則其所謂為者要必于兵農山澤錢布之間多方經畫此豈易言而況積弊之隱微從旁之偵瞷一授之隙害孽旋生視小猶大寧不凜〻郡轄僅一屏山予固日進屏山令而語之相與銳意砥修流膏撫字毋使人謂我丸壤也而不能整飭以貽民社羞不惟是也郡境三面受夷鰓〻不無

過慮、蓋予考吏績、而竊嘆自昔潁川渤海之治、其令盜賊解散、至今艷稱之、然所謂盜賊、亦一時境內竄匿之衆、少年亡賴剽掠、可鉤索而致、非必如狡吏之獷悍陸梁難調也、且二君子惟各擁雄封、故獲自展布耳、予不敏、何能希踪先傑、要惟固結民心以寧疆宇、庶幾不負任使之意、蓋冉求自成其為冉求、潁川渤海自成其為潁川渤海、予亦自成其為馬湖而已矣、

聽訟畧自序

予性鹵率。自謂於天下事無難者。而惟聽訟則退縮不敢承當。夫自古所稱剖決如流者、能免人乎、慧人之心。法家之舌。文人之筆。三者譚何容易。予所以揣裏而却步也、乃憶予在端州時、當督撫鎮下之衙、一時府廳及邑令俱缺、予以一身有之、讞檄飛來如雨、不暇推敲、信手即應、然亦微有得情之譽、即今不解彼時何以得情、

推勘民情殆尽

大要官有法紀。民有真心。一詰案庭。擬議俱失。惟即其神所懔恍詞所卷縮。肴避就莫能自主。者而揣摩中之大意不遠矣。彙有讞言一卷、中間儘有鉤索之談、為好事者携去、入秦不返。至今為家譜一缺事。茲馬湖案訟寥寥、即有、亦不忍以深文求之、據事直訊、知無當於摘伏、姑梓為、亦見予之不甚草草耳、

婉麗

送新啓

是、褎、是、薦、惟、儉、狹、之、民、最、苦、實、頴、實、栗、在、旱、荒、之、日、為、祥、前、此、四、野、之、皇、未、哺、意、謂、即、填、溝、壑、今、茲、全、郡、之、欣、相、告、庶、幾、獲、免、流、移、俱、戴培育之恩、敢志生成之賜、知大造不遺夫顆粒、曰下屬致献於盤飡、禮、有、詵、而、必、遷。物、雖、薦、而、堪、喜。為想香餜傳食。益勸賞乎周詩。且省蓬舍炊烟。同謳舞于穲稏。

請伯棠吾寅翁啓

澄空秋爽、翠葉仍未蕭疎、連影鴈高、黄花政看翹耀、天涯兄弟、湖水盃觴、想荒徼數載勤劳、巳極焦心焠掌、惟此日氷廳暇豫、何妨問橘尋梅、況當螭陛奏最之期、宜深金樽卜夜之興、敬詹三日、奉張一筵、官、貧、致、味、凉、巳、辦、藻、芹、入、餜、政、清、謳、頌、滿、未、煩、絃、管、娛、人、伏惟惠臨、可勝恭錫

請吳麗明寅翁啓

雅度、沖夷、携手誼深合叙、虚襟朗豁、論交喜溢聚星、檻裏橙實風飄、應須浔句、增前菊花露灑、政好啣盃、自昔寄跡端廳、夢魂猶憶崧臺月、于今光親蜀水、佩裳復惹羅阜香、敬諏某日之吉、奉枉威幰、祇迓法從、緣土風之儉嗇、漏醪未堪入唇、為僚好之綢繆、清言且以永日、三薰特佇、一諾為期、

荅捴戎啓

一劍藏身。必須神鋒灑血。七畧効主。定應秘梳、書丹。況茲群方報警之時、正是大將奮猷之日、恩餘結、感餘勇、卒伍同心、進則戰、退則追妖魅喪胆、功既成乎斬草、願絶酬于請纓、烟塞椰圍、欣標銅柱之烈、畫爲文蟒、佇膺尚方之崇、慶荷安盃、情深接宇、知借箸之有藉、望授履以何期、

與林可任父母書

閱邸報、知取冠欽選、天祿萬卷秘書、固應屬文人也、井崇伅叟慶舞可知已、某鈍根未掘、緣染塵毒、往者蒙開示、覺知開見、俱是本性、又蘇生曾惠佳刻甚夥、披研之、自覺微悟、然照後葛藤、終不能了、却胸中一切耳、名僧以蜀為最、乃馬湖荒鄙、即覓韓陵山一片石不可得、何論名僧、以是兀坐快鬱也、任事甫年半、肘見可虞、老父

毋何以振之、碣石天高、鴻便附候、治𩔖俚語、載有牢牛禁示、呈覽以照廣德意、臨頴拳企、

與蘇庸夫書

謂仁兄如粹璧渾金、道氣盎然、行間承惠諸刻、感戢、〻某初參僧摩師、未開明眼、欲以道念勝奪妄念、今差有悟入、日前大病、〻中自省長進一番、緣鈍根人、不病不省也、師云、開絕情慾、勢必債決、與永嘉證道歌互相發明、大要無明無躰、覺照即滅、既滅無明、并覺知亦空、不事驅斥倏証、經義朗然、第已滅復起、已照復昏、總之中無把持、如有把持、毒何自起、譬之趙營士卒、見漢赤幟自當退舍、此關殊未領取、仁兄已踏毗盧頂者、乞密為開示、懸切、〻林父母鱔魚之禁甚嚴、惟肯翁長護此功德、會閤幸及之、歸心插翅、待霽何期、念之神往、

答書

人生歡愁、不論境遇、故有貧阨而訢、、有亨達而戚、、即以居官論之、某在粵七載、極稱煩碎、漏下三鼓就榻、未明即起、然意未始不訢、、及叨轉京門、以為詩場棋肆、乃經䕶有給散軍餉之愁、南曹有水皂之苦、卯開則信吠堪畏、兼之奉查崇禎元年榷務、至五年止、焠掌萬狀、彼時應病者屢矣、第市坊饒美酒、每闋劇則滿洸數大觥、遂頓祛釋、茲龍湖簡寂、數日纔一詣堂視

事、才地相當、柰土俗近吏、事躰不無爭角、拂意、
而索一卮美酒、如崑崙頂仙席瓊漿、必不可得、
此其病之所從來也、医藥不効、祈禱不効、蒲團
靜室不効、其計窮矣、敬 上臺堅留德意、未敢
抗辭、然而形貌非昔、尫羸定致驚人、民瘼罔聞、
倪叟俱相聚詫、其固靦然而犹人哉、何能不窘
辟嘆也、聞歸路冦梗、益增標悒、時事至此、善者
莫籌、承台翁念及、足仞真愛、徵兵徵餉、長才借

以自見、台翁勉之、如其埜處之人、不足更煩垂
注也、

又

華薦甚當、如其則適分、第所云文名久播、差不
負其本色耳、

又

秕行無當掾評、惟擒梟狡寇九輸、及威夜來献
虎皮二事、似當宣之上聞也、主臣、

又

猶魔世界、蛇蝎人情、遭邪忤忌、定有意外之剌、
其友人何夢星文章絕世、一味清品、俛首為邑
令、復遭齮齕、其貽伊詩云、世界崎嶇難頓汝、兒
曹睥睨且隨人。盖文人之不偕于世若此、則台
翁固不免耳、幸勉自寬慰、公論有定時也、

又

此中有數事最苦、一無佳酒、二無名医、三無高

僧、四無藏書、近日埜江李孝廉徵書梓行、此非
第張文人之色澤、兼廣蜀士之耳目、真雅事、亦
盛事也、其屏史刻自病中、為類頗廣、惧耗神、將
殘編尽割之、然其存者多出心裁、似必可傳也、
大命亟歀効拙、奈楮墨都麼、日前左綿胡允繩
索其太毋壽章、亦未遑應、幸垂鑒、匪虛、

又

其性呆、生平未為親友和一事、凡和事者、中有

兩諛調停之妙、某持理過堅、決定不能、又守司馬君實謹言之訓、無一字虛語、乃論者以為慎吶之過、且矯戾不情、月旦評中、有人品乎、至仕路則多與可、大要輩上之人、閱歷甚多、胸宇便廣、眼識絕高、既已相信、更無疑忌、較之里閈兒睫孔自別也、但不至如尊論過當耳、披接何期、與懷悵切、

又

人品以十分為率、非第居官。即青衿與常人俱然。大要中等人、正得五分、若能忍辱、有六分、能慎言有七分。能謝一切俗情事、有八分、能孤特不隨人俯仰有九分。更能守貧耐窘、絕意忮求。風雨閉門、麤糲自歡、便卓然十分矣、到此地分絕好。今人輒謂居官要清廉。不知常人不清廉。亦斷無人品也。某每持此論衡人。遂為世兒所仇詈。至如台翁所云息心返道、希作天人師佛。

無論成與不成、却識力牢定。此則關宿世根器。又在十分格律之外者、顧念易發、真傳難遇、此段當遲遲相面証之、筆楮未易宣罄、

又

文人不相降伏、似未必然、如瑯琊王融。負才儁。見任昉之文輒自失、劉孝綽有高世之譽。推服謝朓。蔡邕傳極群籍。見王延壽靈光殿賦。為閣筆。蘇源明負才名。却以識元紫芝為幸。則何曾

不相下乎。某甕盎生活、近日名人墨書、都未見、之、今君登壇建鼓、某無佛稱尊、固不妨頡頏中原耳、匪狂亦匪佞也、

又

拙刻尚未就、此中人士、未必有朵頤江理柱之意、稍遲之、

又

某病非必繇苦思來、然亦間有之、緣某性不甚

鈍而質弱喜讀書每滑一異書恨不刻日了之及至疲耗則心神怔忪即數行艷靡之詞片幅淺率之旨不能竟讀有梅卷廢耳承諭此時情況何敢聞命第著述于古人要安置得停當如蘇秦之力擯秦師當與張儀分門譙玄之未受莽侯當與王惲異紀韓昌黎蘇子瞻不必更論文章宜以入吏治之選程伯淳梅聖俞不必專美孝業應以標風韻之目此等皆某屏史所欲發揮而以病奪之者台翁自有主裁更勿向蒲團坐人著想也

又

跋語色韻新妍其態度更如折盤舞只恐終飛去耳某何以過當第所云烟雲笑謔亦初意欲擬似之者劉尹知我勝我自知

廳縣移文

馬湖（屬四川）府為節省虛文以裨地方事照得本府初入境屏山縣設有迎風酒列饌連席撒樓數座蓋威儀楚楚有大國之致焉已去城僅五里設亦如之予心訝馬湖僻貧自昔著聞何以艷飾若此已觀其城狹如一線耳然而該縣所具小飯程儀及二廳幣帛之交錯又未嘗不奕奕也至驗其庫藏之積枵若敗螺市廛自米肉外俱貴即尋常器物實如青泥夜珠夫地不產珍味而欲致飾于盤飧用不足布縷而欲矜華于筐篚不亦大奇哉自來為治多端太上因之故本府每謂土風繁美不宜節嗇即如燈時月夕柳岸菊辰簫管簇而喧衢歌舞紛而填徑旌旗絡繹進几輝煌壚次之青驄袂雲陌頭之紅粧汗雨俱當因其自然而弛裁禁之令匪云好事夫亦以熱鬧之場澹恬之景為閭閻一快耳乃獨

不可以施之馬湖夫馬湖之民貧矣儉矣錙銖而計猶羼匱竭是故邠風歌陶穴因其陋也魏俗咏葛屨因其嗇也國小而侈自昔觀風者嘆爲本府今操何術以治馬湖惟知以馬湖治馬湖而已請與二廳約每宴會止張一席、前槅列俱可廢至于猪羊備之不受宰之堪憫給還屠家又未免費累尤當嚴爲禁革此其雖云細節而積小成鉅共於我輩如洗之囊不無少裨

幸叨寅好直攄真率併以聞于屛山一體依行大要此中居官於奉行事件爲最急而問俟餽酬可盡捐於迎送夫馬爲宜預而供應程將可悉免一得之見相與共存聊致芟手緣飾匪矜美於素絲須至移者

息訟示

照得興訟非良民喜訟非美官夫訟猶兵然有勝負則有利害此必然之勢也本府曾見有一種好事之人儘閒儘有家業儘好快活然一日無官事則不暢每廣坐之間杯筵之頃動作笑貌無非訟者其人恐嚇愚懦自矜豪雄不知祇爲有識所唾鄙耳噫嘻千金之產或消於毆詈片幅之詞致斃於圜室此何等事而可攘臂爲

之乎此中民稀訟簡本府最喜之然近日亦有漫天說謊一事經衙門屢告者可恨也至於楊和楊惠李高李榮王可太王瑚以一氣共體之誼而互相爭訐本府既乏劉文饒德義之教又不能爲韓潁川閉閣之思止着令鄉約族長諭以良心勸解不知其心下畢竟能消化未也本府簡靜之性素不生事汝良民勿以小嫌起釁勿以旁言聽誘春耜秋庚早完輸納和風暖日

具切悚念

各営本分、相與坦衷平忿、遊于不争之場、安怡自適、不亦美乎、本府揔不能離忍讓二字而別有諄、、各要細心體認、特示、

禁宰牛示

照得六畜惟牛最苦、粒我蒸民、上資國餉、其功最大、若世間無牛、則稼穡何來、饔飧莫給、有僵而斃耳、是牛之性命、即人身之性命、殺之者、於其身必不利、且有勇力而不暴怒、人有角而不

觸、戕人、寢訛日久、一鞭馴擾、此天下之善物也、殺之何為、日用葷蔬、儘堪適口、何必需此一味以恣饕餮、柳子厚云、利滿天下、肩尻莫保、言之惻然、今村野細民之家、藉一牛為生理、有等不良之民、竊之而去、不付之屠肆以滅其跡、則售之屯寓以轉其蹤、若不宰、則竊亦無用、彌盗善俗、孰逾於此、自來屠殺報應、惟牛最顯、功德錄云、故殺一有力之獸、準十過、言及于此、汝輩自當猛醒、此後如有擅殺、併市巷肆行掛賣者、即以私宰律究、凡災傷倒斃、亦止許呈鳴所在官司、驗實深埋、有擅開剝併容隱者、一體重懲不貸、特示、

諸示頗多、但息訟有關風化、牛禁有關功德故特存之

題募緣疏

憶予與伯崇吾寅翁同游瀘州山寺、崇吾曰、我輩一馬湖僧也、請明其旨、崇吾曰、我輩宦況蕭然。以衙室為禪房。以詩書為秘典。以閉門為定戒。以蔬食為苦行。與僧何異。予曰然。案牘希簡。予越数日總畱一二件。討些子紙贖。却只。當募。緣。錢。也。因相與大笑。僧有持簿来謁者、每謝之、蓋力不能辦。且知馬湖民貧、不欲人滋費也、乃

茲橋之役、衆心喜集、功期必就、通貿販以来濵、為念甚美、免流漂于胥溺、厥施尤宏、予意嘉焉、為捐助三两以勵勸率、

四條大有裨士

格言二條 格言屑訓俱以勸誘士民

陽明先生

凡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慾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大勇者不能。

天臺先生

紛擾中常有寧靜意思。進步中常有退讓意思。窘迫中常有優裕意思。濃釅中常有簡淡意思。

順適中常有警惕意思。此非知道者不能。

此二條、悟後語、真正學問也、可澄心練性、可脩己治人、可成佛証祖、予每懸于屏壁、常目在之、最為得力、汝士民曾理會到此否、先賢教人學問、每從言語上做起。故能忍人所不能忍之言者。其人必有大涵養。大識力。若夫利口失緘。觸事機鋒。酒後妄罵。言出悔隨。此淺夫耳。汝輩切莫効之。此等之人。又事ゝ占

地步、不知世路本寬、人眼甚淺。誰肯容汝看來。惟有退步的人。終是有想頭。終是討便宜。終是有受用。世間事。原非可以意氣相凌奪也。夫慎之於口。而又寬然處於不爭之塗。作人過半矣。然則此二條中、呂忍默退讓二語、便終身體驗不盡、況其多乎。惟我良民。請事斯語、

膚訓二條

尊祖膚訓

人之有祖宗。猶水木有本源、家堂與牖、設為牌位。記生忌年月於中。以便後之稽考。每歲時伏臘、具香帛潔粢醴以祀之、乃今民間、輒懸畫神像、將祖宗置居傍側。於義奚取。夫自來神聖、若南海之大士。太和之真武。燕京之關聖。川蜀之梓潼。晨昏香火不絕。到處尊奉。瓊宮寶殿。遍滿大千。且真心崇行。何等英靈。而乃栖爾蓬簷斗室。貪享殘羹片楮之奉。為爾繕念作福乎。金碧莊嚴。神光奕奕。以居宅為廟宇。祖宗見之。有靦而却走耳。詩所云時怨時恫。固情理所必致。其何以昭妥侑而薦居歆也。忘一脉之根原。邀非分之庇佑。流俗痴愚。莫此為甚。自後民間有此、盡行撤棄、毋得忘意縱祀、以勵淳風、

養親膚訓

人生惟孝為大節、孟子稱曾子之孝、曰每食必

有酒肉、此極淺淺語。其實天經地義。真性彝常。更無逾此。蓋人生至垂暮之年。精神漸減。氣血漸耗。全藉飲食為之資助。人子甘旨必親奉盤觴。必親嘗。斷不可一湌草草。今詩書之士。恨不作好文章。作美官。以悅親心。予謂文章要天分。作官要福分。如何強得。但只將朝饔夕飧。每日實實落落。着意婉篤順承。使親心歡豫。覺得自家意思亦無慽處。即此便是至孝也。此則農商

藝術之傳○隨分可以自畫○若惰體忘覩○即欲如曾元之必有酒肉○不可得○且多以家貧藉口○夫曾子縕袍無裘○納履而踵決○豈富饒者乎○生成罔極、百行之原、詎可忽視、

予著此二條、指其切近緊要者示人、謂之膚訓、蓋未說到至極處也、然能體認、則爲孝子爲慈孫、比屋淳風、予幸矣、快矣、勉之、

題小池

予非魚、何以知魚之樂、曰、悠然無累、以我知魚、

病中對鏡

汝非吾耶、恍皎映其相似、汝眞吾耶、何貌減而神悴、歸休去乎、惟汝知吾、

靜室

題一區額云、智轉無礙、已思經云、無智亦無得、本自無礙、何須智轉、因更題大自在軒、

一請休

為懇恩轉達乞歸調全病軀事職以庸劣竊守僻郡才地最為相宜然自到任以來水土不習饔飧非舊屢懷去志夢想山林非一日矣柰值氓警正殷拮据防馭未敢輕為瀆請偶去冬脾病忽作遷延逾季自覺血氣之受疲反覆靡常大非藥石之能濟身同枷弱色比萎黄若不静養久攝恐非衛生長計即地方遇僻案牘固云

蕭簡而民社攸關卧理定多廢缺愧實不勝覊將馬遑伏乞　仁臺俯念力為轉詳上達俾職得叨恬退少存殘喘自茲還里偃息之期悉是御恩感德之日

再請休

國家多事正人臣効忠之際奚暇愛及髮膚乃職自到任來水土未調飲食頓減至冬脾病大作血氣兩虧兼第案牘尽廢亦且要務俱踈且

真剴堪泣

公署原非養病之局而勞悴尤非衛生之計揣分既多愆尤捫心寧寛惶悚是因病以曠職而又因曠以速病也為此冒昧再陳懇乞　憲臺俯為轉達早賜歸休俾職得遂掛冠苟沉疴之漸除非第寸身啣結即闔家頂戴不朽

三請休

職聞人情百凡可耐惟疾痛之呼難忍人情寸念懷里在曠官之日彌殷茲職之病匪一朝夕

然也前年秋以憑限期迫烟江署氣如炙衝浪險遠至荊州改陸峻嶺艱疲萬狀及至馬湖而風土又不相宜遂不覺去冬脾病之侵人也因披瀝下情懇　恩乞歸既動惟恐捐舍之愁即懷恨不捧趨之願數肩行李遂已登舟仰荷上臺溫婉慰留　憲諭真切因感激無地為閑門調攝計視息之餘生猶堪勉自支持也乃者医藥瞑眩而不瘳飲食簡倦而歇廢此身斷未

有生理。當路之迎謁屢跡。小民之荒饉莫問。天下亦無此官箴。職每念及、如箭之攢躰、如火之焚心。須刻靡置。且職非大茫昧者。固極知近日功令之甚嚴也。然功令豈獨嚴于歸休而不嚴于課績。又極知上臺德意之甚美也。然上臺能留職之官守。而不能留職之性命。若俯䘏為職計、更為地方計。則惟有一歸可以兩全。仁心功德、宏施無量。此職所為望家園而極目。魂飛漢水。向臺端而鳴苦。涙灑龍城者也。衷既醒憒、情闌激切。伏惟 尊慈垂矜鑒允、不勝佩啣。

屛史前卷十四終

屛史前卷十五

雜著

目錄

觴嘆
歸吟
戒魚
黎園
掾吏
壯冊

玫味絶趣略之猶尚

蓴川鄧士亮寅侯著
湞興伯承恩德卿閱

龍湖雜著

觴嘆

予自孟浪出山以来。一段憑悒磊塞之懷。時畱宿朐次。無可淘洗。惟遇青州君相對。輒言笑歡舞。異於常時。不則竟日岑悶耳。家人知之。故或中宵竊言。或千里命駕。必滿貯樽罍以俟。友人曾貽予一角觴。質韻香美。欵製絶精。予珍之。居恒非此觴不醉。至馬湖。則酒不堪飲。之甜如飴。無病腹。予有渴死耳。寧耐甜酒入唇哉。一夕夢觴忿而觸地。确确有声。謂曰。君累月不飲。予枯矣。斃矣。地不乏醴泉。家不乏美醞。君栖此何為者。醒而作觴嘆。

數載相隨兮。玉液淑房。今枯欲斃兮。誰覆糟缸。色韻匪昔兮。黯黮無光。維土之齊兮。麯君云亡。九州詎小兮。入此荒荒。

妙極

歸吟

予以公務驅馳、山路峻險、時天色將暝、火枝不給、銀鈎未懸。從者為駐車停轡以待。此等情景。能忘遂初之想乎。為誦山寺日高僧未起、看来名利不如閑、意惆然也、因自賦解嘲云、家計田園歲事登。妻兒團聚酒杯澄。日高。晝牖。幽眠。足。我。若。歸。時。勝似。僧噫嘻、功令甚嚴。予固弗能歸也。可柰何。既曉。書於傳舍之壁。

戒魚

馬湖有無鱗魚、剖食之、将就釜、其肚自行於地、吳我能為予言、予詑之、遂不復食魚、一日賦思歸云、秋風凄客思、為憶李鷹蓴、我能云、李鷹思蓴鱸、今何只言蓴、予曰我已戒食魚、決定不思鱸、也因為大噱、

黎園

馬湖未有黎園、吳麗明寅翁、粵人也、謂予曰、曾見栁子厚云、蜀南少日、每日出則犬吠、予曰、子厚言貴鄉無雪、每雪則群犬皆吠。麗明笑曰、今馬湖無黎園。設有之。則彩衣歌舞此郡之犬當如何倉皇吠噬也、因為撫掌。然僻地簡儉。憔悴之懷。政藉絲竹陶洗。雖戲語。不無悵念。

掾吏

予性微喜潔、見蜀紀載成都掾吏皆鮮衣駿馬、然亦往事也、馬湖則貧窶最簡陋予赴叙考察值小雨、若輩短衣赤脚、殊不雅、予怒之因題冊稿尾云、有事服劳、必恭敬止、衣裳楚楚、我心則喜、彼其之子、不衫不履、所悪於下、人而無禮、

牡丹

去年予于綿州廨太極園中、見牡丹甚夥、此花白者最雅、龍湖徧索、無一應者、此中人不好事若此、欲賦詩觸舌無興、因拈唐詩改字、戲成一絕云、春園無事獨相求、玉骨氷肌孰與儔、倚杖徧吟應照午、思君不見下綿州。

屏史前卷十五終

屏史前卷十六

目録

初機語

屏史前卷十六

蓴川鄧士亮寅侯著
滇與伯承恩德卿閱

初機語

真佛子出世貪嗔癡、倒地撲臧大英雄會面、胆量識、透髓商量、

暗中作善人。看作孽人。真為地獄種子。床上有病人。看無病人。便是散步神仙。

自縛誰向縛中解、且讀證道歌、心病還從心上医、好用寛腸散、

性離念、物無形、當于甚麼參驗、妄既泯、真亦除、須從要處把捉、

閻王不照面分。這的爵尊勢大。却使不來。冥司不納賂賄。任好産潤家肥。也帶不去。

軒駟不關心、何妨吹篪托鉢、欄柄已在手、自解弄月吟風、

我不閑塞。来却恁他来也。野岸残宵雨。我不驅逐。去亦恁他去也。孤舟近曉鐘。

仲弓居敬行簡。是一片澄王心胸。告子不得勿求。是十分斬關手段。

積德善念也。但恐偶有損心處。德不足以償罪。布施美行也。但恐多有妄取處。施不足以為恩。

少年置一物。覺多一物之快。晩年置一物。反增一物之累。

今生。都。作。惡人。後世。無。冠。紳。財。主。今生。都。作。善人。後世。無。驢。馬。畜。牲。

問何以不思惡。我素不為惡。譬如面生人到家。自不照管。何以不思善。我素性為善。譬如面熟人在家。亦不照管。

去年在白門。今年還楚水。是幻是真。前頭尚有路遥。前日在客路。今日坐龍山。是醒是夢。個裏幾時逍遥。

忻磨一時難過、不怕死、只怕病、忿嗔終身難遣、

要調脾、先調心

本空不待空。悟後何煩覺照。無轉不待轉。靜中自領圓通。

識妄来心乾、屎撅、早、丢撇、見自本性、法王身活、出現、

暗室偷心。窓前即上界雲鳥。公門積行。扶頭有寶。盖。蓮。花。

屛史前卷十六終

自叙

戊辰冬予於京師聞虜警時已轉南曹為憑限迫行甫数日而虜已薄城矣旅舍悄無人烟大盜侵掠横行雖援兵紛集而主師多不能犇戰乃為患滋甚予微服潛行至德州所自僱騾隻為州官奪以應援兵之急情景無聊因大痛哭國事何遂至此也崔士遜毎見時艱輙掩卷嘆

息況予身當其難者乎自惟在粵東時曾有夷舡二十隻飛帆報警郡壤震驚予奉檄文往馭之越两月而賊退恨未以一炬焼殺也張子厚喜談兵為范仲淹所噐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尹師魯見元昊不庭日習兵營其於西事尤練予不敏何敢希踪昔賢要以意氣自許感時悲感及抵龍湖忽有流寇之變兵餉莫給徒自燥癢因發忿著此卷分為八條大要人生建樹功業惟本之一心故列有心居首此心既肯實〻落〻幹事其意想自出人識慮之外故意表次之此非常人所能辦故繼以英雄豪俠若運權智以爭奇審机勢以固壘及任將養士種〻缺一不可予故灑〻言之要以槩論天下事不專為兵机發而亦大畧不出乎此矣今

當事焦心籌計龍韜陣中固自有神異風雷之秘識〻者知不滿帳下兒一笑姑存之

目録

有心
意表
英雄
豪俠
權智
机勢
任将
養士

八欵井井名言石畫大有禪瞖政

蓴川鄧士亮寅侯著
滇與伯承恩德卿閱

有心

君國之際、事變之衝、全以此心為主、呂温浔人一善、肝衡擊節、沈休文聞一善、如萬箭攅心、人心之不同如此、是故一心可以事数君、光武謂王常、心如金石、傳綷有言、臣心如面、若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此有心人、固國家所藉之忠貞者、世界所以不毁。日月所以常明。綱維所以樞紐。彛憲所以標布。忠孝節義之所以激發。耳目骨節之所以靈暘。歆舞笑涕之所以鏊底流輸、金石鬼神之所以泚徹動動、皆緣有此。惟其有心、則決不至于負心、權德與薦徐晦為監察御史、晦不知其故、德與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夫以監察之重任。為吏治民脉所司。茲更不

論其平日之居官勵政何如而第以不負楊鎬賀而即擢之且人只有此心以不負楊鎬賀而即知其必不負國可謂相信之深已崔涯詩云出門若遇有心人一朝便與妻兒別蓋此時有心之人齊險易一生死即與之共大山湯海域榛嶺瘴攖龍撩虎亦無退縮何門戶之不可出妻孥之足戀乎況夫小醜潢池國事孔棘即其素所盟結寧忘臧此朝食之念乎世間小儒俗子嗜利揣勢偷息遁蹤全無肺腸而乃拾曹公率爾自解之語以為寧我負人于是高行美名令井里傳徒賣醬者得竊而有之亦足嘆已唐宣宗每視朝輒與群臣言卿輩善為之朕惟恐卿負朕夫為臣子而使人主疑其負心其尚能展布四躰揚芳立業乎虬髯公云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殺之孫知微問女巫寘中所造者何罪最重曰殺生與負心耳夫以負心之人處世必為英雄所殺寘中又為鬼神所罪則斷斷乎負心之不可已予故首挈有心云

意表

王敦敗王含欲奔荊州王應云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及睹衰微必興慜惻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耶予讀此數語而世間豪傑與局士之品題盡矣夫時有浮沉運有安屯事機偶乘若方圓之不可定執惟上智之

人胸中無第二見解落眼舉事便自瞭然是故馳扶桑之步者不可閡以尺武極溟渤之觀者不可圍以盎池鍾會每有所行反覆思維自謂無以易以資荀公達輒復過人意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有疑事未能決者以問張嘉貞莫不洗然皆循憲意所未及則人之意想顧不殊哉且人所以不畏彊盛而與之抗必其揣吾之勢力足以當之故犄角不肯相下苟其勢力不足

以當而敢與之抗必其人之才識俱在吾包舉収籠之内此寧無所持以決勝者迯稽往牒非常之人或揭一大題目以號召一世之諸雄或攄一大險要以指使群方之聽命或兵機變幻風雲之莫測或顛倒豪傑鼓盪之有神要俱有遠意存乎其間即以江州之事類觀之馬援本公孫子陽之客也光武何以接之而簡易笑語李陽本漚麻池老拳之恨也石季龍何以招之

而予以官爵晉陽寺僧本牧馬犯笞之罪人也劉季奴何以置之而慰諭餽遺董遵晦本藉勢狎侮之流徒也宋藝祖何以寬之而累加優賜此其意想與江州之所為具舟以待合而帳恨其未至者不相軌合乎以是知天下事非脫蒂離臼而出其外者未可與之計予觀周世宗懷澄清四海之志史稱其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宋韓范司馬光諸君子在朝然真宗每有裁決皆群臣意所不能到二君俱以聰明特達之資牢握區宇而又如李正已之献錢三十萬似為無因也崔佑甫請以賜緣邊將士趙德明之求粟百萬舉朝錯愕也王旦令其來自取此其意見無方豈格律之所能限哉夫上有明主而下輔以崔王之相則定慮決机如神安孟之治可立睹已

英雄

今夫神獅奮怒而群獸遯影威鳳振彩而千禽歛翼是所謂獨往獨來于宇宙者夫英雄懾世亦若是焉耳周西伯見野雲騰空謂當有蓋世英雄從地而起蓋指雷神也然則古今之語英雄者無如天而人得之為剛大之氣于是英雄出焉然不椅角不足以見英雄故以蚩尤之英雄而黃帝擒之以項王之英雄而漢高誅之如國手對奕差一着即敗可恨亦可惜至若曹操

謂昭烈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而孫仲謀貽書
老瞞公若不死孤何得安則俱是大英雄信心
見膽之語劉敎負一擲百萬之才恨不遇劉項
與爭中原故論草澤英雄則所見惟有劉下邳
李密妄自矜詡乃一見秦王驚折蕭勃稱侯景
驍雄天下無敵然景見蕭公輒汗伏盖其氣魄
神彩之間流露舄奕固自令人氣盡耳是以王
阿黑之輕欲東下不足以當黃鬚兒唐潞王之
心胆俱堕不足以當石敬塘皇甫暉之首亂殺
人不足以當宋藝祖勘時撥亂以屬異才天下
徒者寧惟董公仲長統謂高幹曰君有雄志而
無雄才李元忠乘露車載絲管酒饌特詣高歡
論一世之英雄竟不及爾朱氏盖自古名賢持
論斷不肯輕以英雄之目許人若此器自有真
品固有極開業守成揔之為鎮世神物彼群類
有不戢志以從者耶

高議蔚起把之如電繞雲飛即儒士亦為骨奮

豪俠

天地非俠不能開闢日月非俠不能交會帝王
非俠無以肇造區宇聖賢非俠無以表樹勛猷
俠之時用大矣哉厥初黃帝創舉百度造兵喜
戰此何等氣魄遂為千古大俠之舉湯武師之
矯、豪雄多可喜可詫之事第其機局各殊耳
周穆王率七萃之士車馬縱馳八極而王毋為
之觴齊桓公嗜酒寵嬖盈後宮而糾合振威秦
始皇鄙遺上古焚章句之陋說而兼併群雄漢
高祖跣足嫚罵解溺儒冠卒成帝業唐文皇虬
髯膽囑衫屐都遺充興唐祚以至越勾踐晉重
耳之歷受艱年好用詭道曹孟德司馬宣王之
兵謀不測立地機智漢武帝隋煬帝之富侈喜
功事求快足晉明帝刘李奴周世祖之勇略勝
人神器攸歸此皆負有掀天挈地之才挽纜衡
山之力干霄貫霓之氣疑神洞鬼之謀固俱俠

之最雄者未數丶見也。乃鬪雞屠狗之巷。有草澤之英。擊劍吹簫之伍。多命世之傑。即如漢祖拜爵綰印列地封侯之人。半是驪山徒戍之卒役。豈不昭著哉。而予于其中上下古今之最道義最恰當者。得大俠一人焉。曰吾夫子。以布衣稱說仁義。何遂至弟子數千人遍滿天下。所以楚莊王欲用子西力阻。而趙簡子至比之于犢犨鐸鳴。以為殺此三人者。天下可王。此所謂生

民未有之俠也。然而天地之正氣。豪夫之襟期。則未始不遍淪于人間。列而數之。如糜竺之傾富佐先主。卜式之捐貲助邊彊。此仗義之俠。可以破慳吝而壯國威。魯仲連之遺書退秦師。蘇秦之合縱說六國。此口舌之俠。可以折強敵而解紛難。謝安之圍棋賭墅。寇準之闔扉縱飲。此恣肆之俠。可以鎮朝野而固邊彊。郭亮之提鉞哭李固。朱雋之賣金救尹端。此感報之俠。足以

明恩好而敦舊誼。此其人于貴賤之間。君國之際。爵祿之場。生死之地。見地甚明。斷不沮折。而至于季心劇孟。里閈遇人之困。畢力傾救。此可僅謂小丶俠意乎。又三秦五陵之豪。酒後耳熱。白刃如銀。常發不顧身以援人之難。此俱有裨于國家緩急之用。故予謂山可崩。河可竭。而俠之氣脉必不可斷。此明主良臣。所為交濟以充塞乾坤。配合道義。兵事寧煩指顧。而予為槩論

若此、

予論俠竟、客謂予曰、惟俠知俠、善哉子之論俠乎、予曰不然、予固天下枸鄙人也、倔彊為性。少香山之風流。禮法自持。似萬石之醇謹。杯酌多則愁眉。游陟困則善病。博賽場中。懶去呼盧。紅紛樓上。未曾留句。予於俠何有。而第見夫世人猥瑣成風、慳嗇鮮義、床頭盡矣。誰解鮑叔之金。囷庚罄乎。莫贈周郎之米。徑

尺之筵。視若鳴鐘烹鼎。三黨之難。莫肯藏拄
任俑。此芉全無一二分俠意。若遇國家烟戈
告警。則惟有縮首竄踪耳。緬想豪宕之風。寧
勝遡懐之感。而今流俗之論。則謂俠者以髠
鉗為容。以褐劍為飾。寄名于咸陽市邸。藏跡
于廣柳車中。罵座推雄。掠要稱武。噫嘻若是
則俠之實既失。俠之名亦壞矣。大要氣豪者
必名節是凛。義重者與道德為鄰。匡主維社。

恒必藉之。不然。市井無賴。如所謂陰携利器。
去時屋瓦無声者。予何不列取也。客唯而退、

權智

日新而不已。流行而無碍。以善忠信仁義之施
者。權智也。夫事會之來、咄嗟靡定、世有非常之
人、随機轉應、無端可倪、無環可執、而人與事之
情形、已瞭然在吾指掌籌筭之內、此片刻千秋
之神用也、齊桓公用管仲之計、請令諸侯淡封

禅者、必抱菁茅一束、時惟周室有菁茅、于是每
束價百金、天子以裕、而桓覇、越王從范蠡之謀、
饋吳粟種十萬斛、盡蒸之、明年粟不生、吳饑而
越滅吳、夫二主之權智、固從古稀有者、是故、以
魯國之信義。使其主有二三分之權智。齊必不
敢肆侵陵矣。以仲達之狡險。使諸葛非有十分
之權智。魏必兼併全蜀矣。蓋予生平最喜讀戰
國縱横之書。彼其議論機變。持徉定傾之巧。俱

尋常耳目所未經者。孟光問太子于郤正、謂正
曰、如君所道、皆家户所有、吾今欲知其智謀權
略何如耳、往代如樗里子鼂錯魯匡桓範杜預
俱有智囊之目、而設用不同、故成敗亦異、司馬
師攻曹氏、一朝而四方死士集會者三千人、此
其權智為何如、他如賀若敦之伏士人擒侯瑱
軍、裴行儉之伏壯夫殺虜士卒、劉暢之禱祠神
兵助戰、李靖之散舟江中撃蕭銑、要皆運無方

之計想而手於其中得因机蹵敵之權智二人
馬昔王明徹築水淮城王軌因水之勢決流以
遏之水勢既衰遂擒明徹王直縱火焼城門尉
遲運因火之勢取柴以益之兵不得進遂敗王
直此盖因敵所用而即以殲敵尤為極奇極妙
者大要彼我當機智相差則睨之相倍則駕之
相什百則隷役蹂躪之而况兵家立地角爭欲
以阜丶恃憯從事吾未見其克濟也

機勢

明王之造國哲臣之翊運皆從機勢起手荀彧
報曹公云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李
沙稱馬燧云觀其為人見機識勢今之俊傑也
則機勢之會可不留心乎自古英雄不爭銖两
而爭千鈞然稔知千鈞之移于株两不爭片刻
而爭千古然稔知千古之移于片刻輕重疾徐
之間握其必勝以决策而人之智有不及謀勇
有不及施是故機勢在形勝則郭威謂河東山
川鞏固為霸王之資趙矩奉表詣晉陽高祖謂
挈咽喉之地以歸我机勢在險要則許歷請據
北山而趙奢以勝郭淮請據北原而諸葛師出
無功机勢在合力則唐文皇慮可汗強盛拜其
二子為小可汗以分其勢李愬既平青陵不欲
即取呉房以専其功機勢在神速則周亞夫聽
趙涉之遮說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直入武庫

司馬懿倍道八日而進攻孟達机勢在擣虛則
王道宗請假精兵五千以擊高麗張方平請從
麟州渡河以攻元昊机勢在乘便則郭欽請及
平呉之威徙雜胡于邊地徐洪客謂李密宜因
士馬之鋭沿流東指机勢在先著則唐憲宗先
淮蔡而後魏博故收藩鎮之勲周世宗先江南
而後河東故成蕩平之略机勢在借機則李淵
聽劉文静之請資突厥士馬以增兵北漠主從

李承鈞之謀、求摟契丹主與共謀、機勢在堅守、則諸葛亮率數萬之衆。不能破郝昭於陳倉。高歡擁山東舉國之師。不能攻韋孝寬於玉壁。允兹種種、固兵家所必須者、微乎微乎、不拔如山、不易如天地、而相宜酌變、卒莫可控揣、此之或疎、則掃除無策、李絳有言、錢用尽復來。机勢一失。不可復救。夫遷延坐廢、此田豊所以擊杖而嘆也。

任將

今談兵者紛紛、予考孫武子兵書、為將家枕中之秘、而當年功業少概見、則虚論罔用之矣、至唐武后開武舉。郭令公遂以起家。此曠代將相才、今可得乎、論者云、求將于今日、武將之差、成其為武、如文吏之不失其為文、如是焉已耳、而予以為宇内無事、則可優容雜沓混数、既已羽燧告急、必真將才、始勝其任、夫真將鍾天地精

靈雄厲之氣以生、當令群醜弭伏、不奇、不怪、何能撥亂、予列事而數之、缺一不可、是故威声則裘甫憚王式之異略、吐蕃懾嚴武之胆器、謀筭則楊凝以灰囊驚賊騎、李顥忠以塗甲取和州、窺探則信陵識趙邊之田獵、劉玄佐知李納之陰事、奇捷則李矩以黒夜襲刘暢、狄青以三鼓奪崑崙、地形則長孫晟知突厥之山川、向敏中習三邊之阨塞、整肅則曹瑋之軍馬無声、劉滋之鶏犬不掠、疑詐則張守珪之置酒作樂、祖珽之不閉城門、慎密則宋齊丘之鐵箸畫灰、陸元方之奏謀焚藁、且兵非必不敗、但敗而能雪孟明之耻、戰固必期勝、即勝而無狃蒲騷之役、如是、庶足以奏搴旗殲邑之勛、不致貽辱宗社乎、申包胥曰、戰智為始、仁次之、勇又次之、乃憶予在長安、偶談兵事、梁瑋源云、任將要勇、則成功易、予甚擊節此言、蓋陣有勇將、則重鎧大

戟、摧鋒拉朽、非第士卒鞯之壯胆、郎営馬俱為鬣、奮、噫、嘻、使今日若有漢桓公其人、張飛謚桓何憂國事乎、如劉巴者、何足與計議、

一 養士

作戰必先養士、今恇縮衰稚之人、即百萬成群何濟、故貴養勇士、王敦欲攻劉隗、杜弘曰、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秦王世民養死士八百餘人、入宮環甲、以備建成元吉之難、李愬攻吳元濟、

募敢死士數千人以襲蔡、安禄山倡亂、養死士八百人、皆以一當百、晋帝欲通秦凉、馬隆請募勇士、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得三千五十人、遂平凉州、李綱金人之戰、募死士縋城而下、元昊寇渭州、韓琦募勇士八千人、蓋自古然矣、雖然、士未可空養也、必須多金、且非獨死士須金也、凡兵士皆然、自昔廉頗李牧之為將也。市租皆輸幕府。日擊牛灑酒以勞士卒。李勣為將。所得金帛。悉以頒賜。李希烈陷汴州。李侃誓衆。以瓦石中賊者予千錢。以刃矢中賊者予万錢。賊遂退。賀環攻晋之南城。晋王積金于門。募得敢死士三百人。披鎧操斧。破鑠艫勝之。种世衡教民習戰。以銀錢為的。中者與之。故一時多彎弧命中之雄。此皆以金帛賞予之厚。而作戰士之氣。則何兵不鼓。何銳不奮。殲騎折陷。餘勇猶勁。此兵家決勝之必然也。第不知此之費

從、何、取、給、惟、主、將、不、惜、資、囊、以、捐、賚、予。而、後、得、制、其、所、歆、為。惟、朝、廷、不、愛、重、費、以、裨、將、臣。而、後、得、馨、其、所、欲、施。即以宋事論之。太祖馭將。錫賜甚豊。邊臣皆富於財。得以募士。洞知蕃情。自此併力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而追其後也。种師中命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犒賞不及。兵遂敗。此非往事之明鑒哉。乃今日將弁何如、庫庾之給不數、庚癸之呼可虞、稍有支費、遂謂私

潤囊槖吏議繩之尚能養死士濟不測之警乎予故緦緦焉以望之主計持籌者

屏史前卷十七終

屏史後卷一

自叙

予性不喜評人尤不敢評人夫路粹之筆鋒可畏而季緒之口訧貽羞則安所事評焉既不評今之人又復評古人乎其人往矣一言過當野草幽魂鬚眉猶動評何容易也予竊憶朱晦庵先生無書不讀無讀不精舉天文地理之秘草木虫魚之義何不研栝而第以道學習氣未淨品衡批根為楊升庵拈出後學襲之遂增斥罵亦已甚矣況予謏謏者乎要以胸所素涵機有偶觸而陳寫之亦不過模葺舊聞略附以己意未致詑駭人之耳目觀者幸勿罵也韓昌黎為文人笑不已繼之以罵夫罵晦庵者以其刻罵昌黎者以其高予不為晦庵之刻以取罵予甚幸又不能為昌黎之高以致罵予滋愧已

屏史後卷一

目録

史皇　黄帝
舜　禹
湯　文王
周公　穆王
齊桓公　晉文公
勾踐　威烈王

魯襄公　鄭莊公
始皇　漢高祖
項王　武帝
光武　昭烈
曹公　孫權
晉明帝　梁武帝
梁元帝　隋煬帝
唐太宗　中宗

代宗　憲宗
後唐莊宗　後周太祖
宋太祖　太宗
神宗　高宗

屏史後卷一

蓴川鄧[illegible]侯著
義安吳　悅朝懌閱

史皇

淳風易漓、機智漸生、其可以結繩之治乎、會千靈頡心。開萬通明眼。而六書出焉、洩苞符之元精、搜鬼神之秘、窨世界、亦自此多事矣、

黃帝

帝置四史以主圖籍、使九行之士以統萬國、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公分八宅、鑿井於中、則井田所繇肇也。亢倉子云、蚩尤未生之先。人俱揭柴木以鬪。時固未有兵也。自帝始、蓋自來英雄之出世、未有無偶者、有帝即有蚩尤、運勢固然也、帝初不喜兵、而四帝各以五色稱號共謀、帝患之、于是順煞氣以作兵、依文昌以用將、每所居止、以兵為衛、其兵法係風后所著、運布神奇、風雷聽命、遂為八陣圖之祖、云蚩尤亦銷金為刃、割革為鉀、以相當、涿鹿之戰、驅熊羆貔貙虎為戰、可謂役使萬靈矣、夫時方渾朴、而干戈動、豈宇宙迅厲之氣、遂有不禁發揚者、蚩尤挾震盪一世之威、礫裂疆宇、而帝戡之、固亦天之所以肇開一統耶

舜

舜淘井、取金銀安鑵中、與父母耕于歷山田者爭處境埆、以肥饒相讓、釣于河濵漁者爭處湍瀨、以潭隈相讓、舜之道、莽乎大哉、故曰舜治猶河海千仞之溪、滿焉、螻蟻之穴、亦滿焉、堯以天下讓舜、鯀乃使猛獸欲為亂、比獸之角、足以為城、舉其尾足以為旌、舜乃殛之于羽山、既受位以玉策書堅臣之名、金策書賢臣之名、銀策書功臣良臣之名、水晶策書才臣之名、衆臣則書於木策、後世所未有也、其後舜奏樂未罷、天忽大雷雨疾風、抜木、鐘石亂行、樂正狂走、舜乃持衡而笑曰、明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亦乃見于鍾石笙管乎、乃薦禹於天、舜封義均于商、禹不欲居位、退處南山之陽、商均追禹、狀若驚鳥揚天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于是禹即位、則商均非不肖也、

禹

禹治水、股無完胈、脛不生毛、沐浴霪雨、櫛扶風、自有宇宙以來、惟此君獨勤苦。河伯宴禹于河上、所獻珍寶不可勝記、俱人間所未有者、禹率不受、惟受河圖及大龜珊瑚兩株而行、又鎖渦水神巫支祁於盱眙之龜山大要、禹本水神、即溺水必不死。視龍猶蝘蜓、固無足怪也、史稱舜殛鯀、其神入于羽淵、可類推已、既居位、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不暇飽食、會諸侯、則問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士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其不自滿足如此、然會稽之會、防風氏後至、則誅之、法亦嚴矣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布為茵、蔣蓆為緣、各國嬿其侈、鑄九鼎、凢山川鳥獸草木之奇怪無不畢具、及秦九鼎亡、則自古之絕奇極怪者、固莫存也、

湯

夏女華桀之所愛也曲逆桀之所善也湯俱事以千金內外皆秘謀其所蓄念久矣桀起九夷之師不應而湯始征之安問名義乎即葛伯不祀此伯之自棄其先耳於湯何與令毫衆往為之耕也葛伯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直是氣怒不過豈利湯之有也湯此舉不大拂情理乎臧夏作為大輅而建九旒食器琢飾茵席雕文

國之不服者五十三楊升庵評湯武以為狷者噫若湯武可謂狂極矣彼嵇康之非說何怪焉

文王

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周之世德舊矣至文王益施仁政朝之左右皆賢人無可結襪者顧其主不良耳紂之先世執王季于塞庫羈文王于玉門益錢倖不免哉至紂之暴虐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截涉者之脛而視其髓怒熊羹不熟而殺庖人此文王之所怒也復有羑里之囚周民自此怨商入髓矣文王自羑

里歸恐禍之再及因自為縱樂歌童共嬉鐘鼓晝擊以不使紂之疑周有王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不欲商賢者之得志也費仲來因予之韓子云文王資費仲而遊于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心亦時勢固應然耳武王伐紂入師天下百萬之衆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武王率虎賁戰其前歌後舞而入者蜀師也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于

中紂死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蹷其腎踐其肺履其肝武王乃使人帷守之民猶擗帷而入提擲之武王乃破鼓折枹解劍帶笏以示息兵之意撤姜里桎梏沉之於河

周公

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尚親太公曰後寢弱矣夫太公負鷹揚之畧故尚功而卒長篡弒之漸周公貽仁厚之訓故尚賢而卒滋忸懦之習因其所祟尚而獘生焉如欲抑尚功以杜篡逼之端則反不成其為治齊詘尚親以振威強之意則反不成其為治魯蓋勢不能兼聖人不能強為計也夫功利富國信義成風規局不同致治則一立國裕後之規模如斯焉耳已魯屢侵于齊且終魯之世不能覇然齊未始不借魯為重即以桓公糾合而鄄之會僅以單伯往陽谷之會僅以公子友往則其家法固凜然自持也如必欲盡無獘虞夏至今存乎

穆王

王乘驥褭之駿、造父為御、日行千里、予閱史竊怪之、不知當時所擁幢幡、而夾侍者幾何人、所執羽葆弓鞬而從者又凡何人、恐不能追隨也、至讀王傳則所與周旋天下者惟七萃之士耳、然而東升巨人之臺、西宴王母之室、南渡黿鼉之梁、北經積羽之地、觴瑤池而賦詩、指井泊而游慱、其蕩騁于無極之野、亦何奇也、韓退之以

王為無道之主、謂徐偃王時好行仁義、四方諸侯執三帛二牲而質正于徐之庭者、二十六國、王聞之、使造父御而歸、伐之、偃王北走、然孔子定書自周成康後、獨存穆王君牙伯冏呂刑三書、何哉、想其負有康時之畧、才大而意廣、不無芥視塵區之念、故縱轡馳驅、以極其游覽之所欲、周。疑。非。仙。則。怪。也。

妙論奇宕

齊桓公

齊自僖公死屋及蒲之盟、已為諸侯之所宗向、至桓公益強、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公以良馬報之。諸侯以縵布鹿皮為幣、公以虎豹皮報之。欲不霸得乎。公一匡糾合、著召陵之績、陳聶北之旅、躰統分而王臣不下聘、會好盟而諸侯無私爭、自古有之乎、嗚乎、以公之威靈炫奕。華夷奔命。而斃于易牙豎刁之手、以唐莊宗之

親負櫜矢。戰鋒席捲。而伶人史彥瓊郭門高輩。得。而制之。能無恨也。盖予謂霸之名。自共工始。至。桓。公。而。大。至。項。羽。而。雄。然共工技窮遠裔。項王。不。保。首。領。而公亦有群公子之變。豈其凌轢懷。猛。之。氣。發皇太甚。固犯造物之所忌耶。

晉文恃強不顧名義豈以人所稱伐原一事點綴便自贖罪

晉文公

晉以前不入盟會之好即文公返國四年行事不見於經以為求諸侯莫如勤王于是有納襄王之舉然經亦未載至二十八年定晉楚之爭其威名始著云桓公威行於糾合然會甄盟幽及首止葵丘之會其魯衛鄭陳不能使之恊一而文公三會大侯小伯莫敢不至桓公結江結黃連十二國之師至十餘年之久始有楚召陵之服而城濮一戰文公收功最捷若風雷之潰則較之桓不尤稱烜赫乎大要文公好學而不貳其出亡於外之狄之齊之衛之曹之宋鄭秦楚歷盡艱難之久而又有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且衣不重帛食不兼味國人化之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以致富強蓄威沉雄一往驁發故人莫敢與之爭乃正譎則固自不容掩耳即以伐

原一事論之原天子之邑也文公伐原人不罪其不當伐而反稱其信何耶予考周襄王十七年夏四月賜晉侯陽樊溫原欑茅之田至冬文公圍原則在天子既賜之後因原人不肯歸賦故圍之耳若桓公非惟不圍即賜之亦必不受也夫公方請隧而何有於原公初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蓆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夜哭以為公之棄其舊也公乃解左驂與咎犯盟于河即介子推一事則咎犯或窺公之深固預為之地已

結恨舒快核事詳贍而寫致畫神真是喜添蹟集

勾踐

勾踐棲會稽、吃山草而飲腑水、苦矣、于是履甓戴璧、呼號皇天、使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勾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盤匜以隨諸御、吳王許之、勾踐謁見吳王、伍胥在旁、目若熛火、聲如雷霆、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猶欲繳矢以射之、況近臥于華池、集于庭廡乎、豈可失之、吳王惑于太宰嚭之言、不聽、置勾踐于石室、勾踐服犢鼻、著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勾踐斫剉養馬、妻給水除糞洒掃、又執干戈為吳王洗馬、三年不慍怒而無恨色、已吳王疾、勾踐親為嘗糞、于是吳王哀而赦之、夫越王含羞隱恥亦至此既脫險而歸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之區山川重秀天地再清萬姓咸歡群臣畢賀如日月還朗而枯卉敷榮也因為儲貲豐國鍛甲選兵集勇智之名臣出丹書于秘枕

南楚齊晉諸大國之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供奉不絕使越女織治葛献于吳献神木以脩姑蘇之臺又餽吳以蒸粟使其國有饑凶之患當是時也秦有陷陣之軍楚有組甲披練之軍而越則有習流君子之軍皆勁兵也越王將戰士試之寢宮其爭入水火者千餘人遍擊金而退王知其可用于焉發令殉軍夫人送王不出門大夫送不出檐振槜李之威靈張平原之旌幟樓船排陣直掃姑蘇鮫龍借雨而羆虎反噬載鉞眉於玉帳桂將士以錦衣千古英雄堪喜堪涕

晉事悉臣下主柄其分權非一日根委實、聯然

威烈王

晉自文公後。襄公戰殽以却秦。敗箕以翦狄。伐許以懾楚。不減先人之烈。靈景之間。數有盟會。俱自君主之。大夫不敢以名見也。悼公八年九合。稱為威強之主。群侯蒽然從命。然雞澤之會。君既盟矣。大夫復為盟書。何為者。蕭魚以後。凡三大會。士匄荀偃儼然臨之。諸侯雖合。而大夫分有其權矣。平公五盟六會。乃湨梁之會。大夫

寔主載書。則諸侯焉用。偶人為。乎非。倒其權以授之柄乎。欒盈之亂。曲沃之民。惟知有欒氏。於公室蔑如也。魏斯趙籍韓虔三大夫。其人皆有大功于晉。皆疇其官邑。延及苗裔。日以強熾。其後趙鞅取衛貢五百家。擅動晉陽之甲。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王之盟。魏舒南面涖政。敢干位以行大事。而斯等為諸侯之萌。已成矣。及趙鞅有中行荀寅范吉射之難。徃奔晉陽。政可乘

机為剪滅。而韓魏言於定公。請復之。于是三家之權。重逼其主。及斯等。遂分晉地而有之矣。天王乃為錫命。此世降之一會也。今論者第知斯等竊國之罪。而不知自悼公時。已開私門強公室弱之漸。非一日之積也。然非第晉也。田完有功于齊。而其後田氏篡齊。季友有功于魯。而其後季孫逼魯。蓋當其盼睞之時。莫為之制。後必不可剪。且數庸世及。用事。多妨公卿賢良之路

防微杜患。當計之早也。

魯襄公

衛侯朝于周、官問其名曰辟疆、周官曰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則諸侯其可以僭天子乎、芊尹文荊之獵鹿䴥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尹文抜劍齊諸軫而斷之、子期伏軾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於軫、大夫之旗於軾、今子于荊國為大夫

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車載之、則大夫其可以僭諸侯乎、魯于周為至親、天子郊用夏正、魯郊用建子之月、以見不敢與天子同月。然亦僭矣、則何怪於季氏、邵昭伯請于昭公曰、今禘于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于季氏。固理勢所必致也。且三軍非國家之威權所係乎、襄公十有一年春王三月、作三軍、臣自作之也、蓋三桓分魯。而各征其一也。昭公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臣自舍之也、蓋季氏專將軍一。孟仲各一軍之半。、公遂無軍也。其作其舍、私家操命、君不得與聞、況周天子乎、

鄭莊公

書曰鄭伯克段于鄢稱鄭伯非第識失教以其不比之於兄弟也黄叔度云象之于舜也無大智故得以靖而不爽然則使象有管蔡之智舜亦必思為之計矣夫國有大城非利也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公豈不知之乎公思段叔一酒獵爆趍之人有何智謀足為國患祭仲李封及公子吕輩見叔之聰明善武且得國人好事之心

汲汲乎欲去之以為宗社之隱憂繇于視叔太深耳公之于叔也持重以觀其釁者伺敵國之強還緩而盈其罪如羿嬰兒之戲寧煩深計也昔人不云家之艾豭乎飽豢咿嗄則聽之偶有所觸燥癢債跳主人為執於牢且屠之耳公亦很矣哉

破鴻濛發論亦精理固然拔對之目洗神驚

始皇

天地之精靈有聚必有散乃散矣又復聚焉相為遁轉不窮即如春生夏長秋収冬藏有今年之収藏然後有明年之生長天地生物皆然而况于異人異書乎故予每恣臆妄言之伏羲神農以來諸大聖人稟受精靈不知天地費了許多鑪鑄而此諸聖人之精靈總一出現即歸稿藏斷無是理盖其還返天宮之後仍復變現出

世且天地非但鑄此數聖人不易即如鑄秦始皇鑄漢武帝鑄西楚項王鑄曹孟德諸大英雄亦甚費力又如鑄關壽亭侯鑄司馬仲達鑄狄梁公郭汾陽岳武穆寇萊公從來有大品局功勲的人亦豈容易亦都一定變現出世故後日之仁慈恩愛者皆堯舜文王之變現也後日之威猛喜功者皆秦皇漢武之變現也餘可例推也昔儒有言二十八宿者經天之宿也遁為人

世主此葢斷然不謬、是故有帝王而不死○如堯為帝治熊耳山禹為帝治葢竹山是也有聖賢而不死○如宣尼為太極上真顔淵為三天司真是也○有文章而不死○如莊周為太玄愽士○張衡為比方鬼帝是也○有清節而不死○如許由為九天侍中○伯夷為九天僕射是也此固神聖轉相變現之定理也、至于異書亦然、夫一代之興、人文輩出上之辰緯象數之精、下之岣嶁瑯嬛之秘、無不剔鏤、即櫝乘莫能紀載、天地之精靈幾何、而能堪此宣洩乎、以故往帙如山、忽焦一炬、若有物焉主之、則又天地秘惜之玄机、則始皇之焚書○何足怪乎、且天地生出始皇○靈心慧眼○其於舊時道德仁義之譚○無一字足當其好○大喜功之意○又進諸生而語之○深衣古褶囁嚅不成章○故非但焚且并坑之○耳朱晦庵云始皇只是教天下焚之朝廷依舊留得、不知晦庵有何

考據乎、自既焚而其後梁元帝之七萬卷○唐開元之八萬卷○張華之三十車○昭明三萬卷○任昉四萬卷○沈約十二萬卷○即始皇已焚之書所變現出世者無疑也○葢予性好閲秦及秦以前書、每覺漢以後書非不繁愽而其意味之雋永與立辯高宕處終不相及則豈先時之精靈尚有洩而未盡者耶因竊意世間之異書必非中國掌大地所能盡想荒裔外域或多有之昔孫處

世常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予以為大言欺世○每嗟之○今忍亦或然耳

漢高祖

羲黃肇造以後，允首創之主，皆其苗裔，即秦始皇暴雷然，其先人栢翳佐禹平水土有功，所從來遠矣。至劉季以布衣徒手擁大器，蓋其蹤潤莽宕之規模，足以驅駕一世之英傑，則亦宇宙更變之一會也。大要漢有天下，儘好，高祖起得手好，光武接得脉好，桃園兄弟出來大閙一塲，又結得局好，所以三代而下，最為強盛。

羽未欲與漢爭天下，只戀戀想江東，千古奇絕刱出

項王

項王弑義帝于江中，而漢王五十六萬人之師動矣。夫懷王非羽所立之懷王乎？項王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此真情實話也。乃項梁死，王遂併呂臣軍與羽軍自將之，何為者？已章邯破趙，求救於王，以宋義為上將軍，羽為次將，又諸別將皆屬宋義。是時羽擅威名久矣，王豈以其不堪為上將而專屬之義乎？王又與諸軍約先入關中者王之，乃竟遣沛公略地，先入。是時羽已怒王入髓，然猶陽尊王為帝。及立帝後，而王曾有寸念絲情之及于羽乎？于是羽萬不能隱忍殺之，而沛公遂不以為羽所立之義帝，而以為天下衆耳衆目所公共而立之義帝，為縞素出師。夫羽圖興王大業，固不當殺帝，而帝畧無香火，寡恩負義之極，此在平等之人尚不能堪，何況拔山蓋世之雄也。雖然，王非但不為

義帝計非但不自為計併未曾有與漢爭天下之心也益王負性剛烈在江東時見秦皇嬴衆諸侯而有之曆睒克熾白骨委山人情究恨嚙齒故不勝忿激為欲渡江一掃除之耳及殺秦嘉景駒諸將又燒秦宮室至于滅亡而羽遂快足以為不負八千子弟渡江之初意遂懷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于是關中根本險要之地不據以自王而盡以王秦

之降將蓋其意便已結局于此迨鴻溝剖割分地而王益信以為真遂解兵東向謂從此可捲甲休刃更無復中原之想矣豈料漢兵之尾其後哉夫以蓋世勛名付之大澤東城之中而其心惟以無面目見江東父老為恨若病者之不忘越吟何曾有爭天下之心也嗚乎此亞夫所謂豎子不足與謀者也為想拔山扛鼎諸侯膝行何等氣覷及垓下悲歌虞姬墮泣却做一段

凄凄楚楚的光景出來英雄豈意到此

漢武帝

帝命將出師、犂㓕虜庭、高祖呂后之耻、爲盡洗之、往者內郡人衆、老弱艱於衣食、帝初年尤苦之、聽有司言曰、古諸侯以皮幣享、乃以白鹿皮緣繢、凡王侯宗室之來朝享者、必以黃金易所製皮幣薦璧、然後得行、蓋欲取其朝貢之入、以贍國用、固倣管仲菁茅之遺意、而行之者、未爲不善也、然爲幣之費滋多、計入之數、不足以償

所出、其議旋罷、府庫之貧匱如故也、不幾、令大農削色乎、已簡用心計之臣桑弘羊輩、持籌運筭、遂以富國、漢初山東之粟、每歲數十萬石、至帝時、歲六百萬石、餘貨物稱是、天子雄才大略。平日之所燥癢而未騁者。今皆得以快其所欲爲。因出師征伐、列亭障至玉門關、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而以大鳥卵及犂眩人獻天子、厚爲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徧觀倉庫府藏

之盛、欲以見漢廣大、馬于時威靈之所及、群方入貢、珍物充于後宮、駒駼駃騠實于外廐、昔時徒步之人、或乘堅策良、而民間厭橘柚、以較往者朝野之積、幾千百倍之矣、宣成之間、豈溢無匱、皆帝所餘留也、匪蓋代英主、能之乎、

疎、酉、九事不如節度政是勝處一語評定英雄

光武

世間大英雄人其幹辦大事必有超世之韻格漢高祖逢人嫚罵見儒冠則溺此何等氣槩故韓彭俱在悠忽之中遂成帝業若文叔史稱謹厚然觀其倡旗舉事之初絳衣大冠鄉市子弟皆驚及馬援至雒陽祖幘坐迎談笑簡易此即真誠待人要其廓落恢宏亦何減高祖跣足見賓客之意而文叔席捲隴蜀再造炎祚之規模便已盡流露于此矣隗囂問帝何如高祖馬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蓋援說帝好處政是不及高祖處蓋高祖渾身是病痛但其疎、莽、態度飛翔絕不受照管繩束足推倒一世之英豪較光武之每事動如節度自為勝之囂何足語此乎假令光武少欲如高祖之不拘節度則必致壞事何者英

雄之才力固各有能不能也惟其每事動如節度而能克還舊物則亦高祖之流亞耳其後唐文皇衫履都遺令人一見心死宋太祖解兵權止于杯觴間耳之而諸鎮遂唯諾聽命以是知從來開命之雄恰似一個家數也

昭烈

踏葛公為後主寫申韓、以救其柔懦之病、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予考晉惠帝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嘉納焉、然庾亮受遺詔輔幼主、又以任法裁物失人心、何哉、大要商鞅申韓之術、人臣用之足以利國、既利國亦斷未有不害其身者、無兩全之道也、蓋

其術宜于主而不宜于臣、宜于亂而不宜于治、宜于亂世之主、而不宜于治世之臣、宜于以刑名之臣、佐寬大之主、而不宜于以刻覈之主、復任慘削之臣、若一時君臣俱皆量狹而性緊、則用之必傷矣、漢高祖不喜惠帝、武帝不喜戾太子、俱以為不類己、宣帝作色謂元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以是知聰明勵精之主、未有不欲其子之精覈用智計者、不但先主也、曹操孫權及陸遜、俱罵先主猾虜、其實先主是極本分人、多顧小節而忘大計、却又似未曾看見申韓面者、使先主曉申韓之術、而銳意籌策、必更有可觀、寧但據有西蜀一隅之地也、

曹公

公送平東將軍印綬與呂布。手書曰。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國家無好紫綬自取孤所佩紫綬。其悵豪類如此。公性喜招士。諸臣以功為將軍封侯者數十人。皆劒客之雄。戰騎自燕趙用以奔衝。其陷騎游騎之法。則自公始也。公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攻左掖門操登銅雀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修聞變領官屬步至宮門、冒法赴難此與始皇荆軻之事相類、此以見公法令之嚴也、

孫權

權性滑稽、嘲啁無方、喜射虎、豪俠之雄也、權知人善任、然虞仲翔之訦直、張惠恕之佻淺、權必不能容、大英雄、目中何曾有、能文兒

如許都奇

晋明帝

曹公百戦以滅群雄僅有一隅之地仲達與其子師昭空手攫之可謂有天道乎乃傳世幾何而青衣事虜朝廷無車馬衣服惟以桑版署號天子屑麹為粥宮人分爆蒜鹽豉而食之其與民庶之貧儉何異乎蓋先人簒逆而嗣世又無威雄遠略之主予于其中取節焉惟帝耳帝為太子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好養死士及作池比暁便成奇哉予觀魏主伐呉至廣陵呉将軍徐盛植木衣葦為疑城自石頭至江都数百里一夕而就魏兵遂退又魏中山王寇北徐州梁帝命韋叡救之叡一夜掘長塹樹鹿角為城比暁而営立敵訝以為神又韋孝寛鎮玉壁因胡人阻斷河路乃于河西徴役徒十萬築之数日即成又范仲淹柜元昊数日即築大順城此等機智倶神異莫測者也蓋予毎讀史至兀朮一夕鑿渠三十里未始不咋舌起敬中國之外夷荒之遠乃有此大幹局人此固與帝之一夕起池臺皆稱立地玄妙若王敦舉兵内向帝乗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觀營壘而出敦意驚以為必黄鬚鮮卑兒來追之不及後與敦戦大破之敦忿死夫帝欲窺覘軍容不乏部将可遣者且馳壘而返寧保無他虞乎帝有智謀想自已揣量得過故為之一窺探然而敦意遂已驚折則帝之決能死敦即在此也甚矣帝之奇也

寄奴言笑兵機有類曹公拈出快絕

宋武帝

帝以寒微徒步不階尺梃之銳，其風骨視瞻不凡，見者知為非常之器。奮臂據呼，滅桓玄，擒慕容超，摧盧循，克姚泓，混一區宇，亦舉事奇捷哉。時朝廷未備音樂，長史殷仲文以為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未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其專精政治如此。帝善笑。韋叟善相，謂貴不可言，帝笑而許之。與劉穆之論用人，輒大笑。又穆之諫怒秦使，帝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大軍左車麾竿折，幡沉于水，衆皆惧，帝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及過大峴，燕兵不出，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大要言笑舉止有類曹公，而至于運奇策勝，機智神妙，所當亡不摧折。恐漢祖、文叔卒遇中原未定，鹿死誰手。真英雄也。

梁武帝

帝負有異相，王融每云：宰制天下必在此人。魏將王肅軍甚盛，衆莫敢當，惟帝獨奮勇先進。魏帝勅曰：聞衍善用兵，勿與爭鋒。帝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謂張弘策曰：荊州天虎至，必回遑無計，若不見同，取之如拾地芥耳。柳忱謂闡文曰：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郢州之役，帝云：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小郡縣，河注火奚有不滅。蓋其品望為人所欽，而用兵果銳，所至奏捷，統一寰區，不負英雄之譽。及其登基也，崇信釋氏，舍身奉佛，奸倖盈朝，兇逆莫剪，往日鬚眉槩具安存哉。論者云：李夫人、馬伏波稱紅顏健將，却愁見後跛老病醜景。予於帝亦云。

梁元帝

帝為湘東王時、好學著書、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麗者、用斑竹管書之、殊雅致可喜、

艷羨興賞從古所無據今思昔如蓬室見億豪户為之一嘆

隋煬帝

古今人主之極富極奢者、無如隋文煬二帝、文帝承周之後。其於周人酒榷鹽鐵市征之類。一切罷之。自開皇三年以來。屢減田租。給復百姓。毫未有苛取於民也。即位之初。即建新都。平江左。不無營繕征伐之費。而頒賜賞賚。極為豐厚。其賞平陳之功。致費帛三百萬。蓋畧無慳吝者。史稱帝躬行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非燕饗不過一肉、有司常以布袋貯乾薑、氊袋進香、以為不惜物力、譴責之、其時府藏之積皆滿、致無所容、頓于廊下、于是更闢左藏院以受之、計天下儲蓄之廣。可供五十年之用。今論者以為此文帝節儉之効。夫一人節儉之費幾何。而能致此鉅富乎。不已奇乎。至於煬帝、性喜華侈、則與文帝之節儉遠異矣、築栖鸞明霞諸院、其土木宮殿之費、極盡工巧、鑿海周環、如在蓬島中、異花

繁茂珍物畢萃然尚不足以當帝游玩猶有狹小漢家制度之意至于龍舟鳳舸雕板金檝之盛輝耀江渚宴飲荒游惟日不足迷樓夜月尤恣沉湎善為詩歌作望江南等曲迎風送響快詞人之致而一時宮還如蕭妃吳絳仙袁寶兒輩皆妙冶殊色受享之福從古未有即文皇不能不為之動心也宇宙內何可無此粧點何可無此熱鬧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帝先命整飭

店肆即賣菜者亦藉以龍須簟及後李密兵起都城內猶布帛山積致以絹為級繩燃布以炊爨何茲代之殷富若此乎帝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達於淮海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達北河通涿郡寔貽萬世之利真異世雄才也

名言

唐太宗

太宗置府兵計天下之府八百關中五百論者以為得居重馭輕之法使其不壞則唐社至今存而予以為非也夫四方各有險要各有防馭乃舉天下之兵以大半屯于關中此何說也晉室去州郡武備因致空虛然周武王克殷之後歸馬放牛漢高祖混一六合未聞聚兵關中也而況太宗時突厥頡利表請入朝髠髮之地盡

為編戶乃設關中強半之兵何為乎大要太宗英武震世人盡為兵若輦轂威臨之地尤為最勝其後子若孫雄威稍弛而府兵不能不變至于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固勢所必致也即以漢事言之番上之兵不變為長也乎長也之兵不變為遠征乎即今府兵不變常如太宗之舊而強弱時異智力紛爭即關中強半之兵不能保其併力一心也而況欲以關中馭天

下之廣乎益嘗論之齊兵以內政強亦惟桓公行之耳而內政必不可久于齊晉兵以州兵強亦惟悼公行之耳而州兵必不可久于晉夫不計太宗之何如時勢而謂府兵不宜變魯不知府兵之必不可久存也後李泌津津言之竟未見之行事夫使府兵可久存則井田當至今存也

發揮武后才力不如呂后最妙盖於諸賢挽晚

中宗

帝親受武氏之毒惡痛恨刺心矣乃不能禁韋氏之淫亂史稱下愚不移然哉當日狄梁公薦張柬之諸賢專為帝復大位計耳論者謂武后聰明能以爵位收羅天下之豪傑夫斗量車載皆奸邪利祿之人所謂眯目聖神皇何聰明之有第其信用仁傑賜十二金字袍以併用柬之等則仁傑之忠智有以感之也漢呂后欲王諸

呂先以兵柄委呂祿後絳侯使酈寄紿說呂祿以兵屬太尉不無僥倖之計且以陳平之用奇乃畏禍不敢先入北軍而柬之能用桓彥範敬暉為左右羽林將軍遂斬易之昌宗于廡下則其才智固遠倍于平勃矣亦足以見武后才力之不如矣第平勃誅呂產祿而柬之等乃不能誅武三思其後拊床彈指出血則何計之不早晝也此仁傑之幽靈所以觸風雨而振怒也尤

可怪者盧陵下愚睿宗差為彼善仁傑豈不知之武后先已立睿宗而仁傑再三召盧陵使還何為者耶夫霍光惟不學故立昌邑王此無足責不意仁傑之亦錯著眼豈唐室女主之禍固非賢哲所能彌也

代宗

李抱玉徙鎮軍士有掠鳳翔之變常休明為三城使軍士有掠河陽之變趙令珍為兵馬使軍士有掠陝州之變帝但令慰撫之而已自是率以為常夫一方不戢而衆軍未有不効尤者迨邠州軍士私自逃歸司馬嚴郢捕其渠帥誅之乃不敢逃又河陽軍逐監軍冉庭蘭大掠庭蘭成備而入誅亂首數十人遂定此二君子可謂

力量名將哉懿宗時兵尤驕悍節度使田牟致與之飲酒把臂執板唱歌犒賜日以萬計尚謂有法紀乎惟將之法不行而軍為無制惟朝廷之法不立而將為無權今軍士譁亂輙罪主帥之不能箝制而于軍士全不敢置問是法行于主帥而不行于卒伍也此有識所深慮也

憲宗

古有分封之典。然為法甚嚴。賜之弓矢。後得專征。賜之圭瓚。後得主鬯。山澤蓄積。俱領於天子之大農。不敢私殖也。五岳四瀆。俱領於天子之祠官。不敢私祝也。至于後。而諸侯之勢漸橫。故晁錯請因吳之有過削會稽。因楚之有罪奪東海。孔融請準古王畿千里之制。不以提封諸侯。俱卓然之遠慮也。及至唐之節度。不與封建同。

然外鎮之勢益重。更倍于諸侯。高力士曰。邊將擁兵太甚。陛下將何以制之。是故祿山犯闕。則明皇走西蜀。吐蕃入寇。則代宗走陝州。亂兵鼓譟。則德宗走奉天。惟有喙息而已。夫藩鎮雖跋扈。然而李晟馬燧渾瑊等之奮義討賊。韓滉之獻輸不絕。要皆効忠無二。其餘則弒奪自立之人耳。何難以威制之乎。德宗負有性氣。而不能從賈耽韓游瓌之請。為之剗削。噫嘻。天下事無不可為也。惟主貪而兵怳。則不可為矣。蓋德宗始憂庫藏空虛。而利藩鎮之不時進奉也。故因貪以成怯。既屢藩鎮專恣。而樂兵士之誅逐主將也。併因怳以成驕。其何能大有為乎。及憲宗則不然。李錡誅。憲宗從李絳裴垍之請。以其財代貧民租賦。田興以六州地來獻。又從李絳之請。發內庫錢五百萬緡賜之。於是諸鎮曉然知明主不重財貨。有不易面而嚮心者乎。以致全

蜀底定。淄青六十年跋扈之藩鎮。一朝歸命。固知無慾為致治之本。且見國事雖當極壞弛之餘。未始不可為也。

後唐莊宗

魏博軍勇悍無敵、帝得之以為親軍、夾河之戰、實賴其力、帝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時士卒恃功驕恣、而倉廩空虛、軍士至於採薪鬻子、賞賚不足以厭其心、及明宗而皇甫暉遂挾衆軍為亂、又郭從謙以私財饗諸校、于是諸校生心親軍亦不自安矣、以致殺都將、焚營舍、即李嗣源以練達持重之宿將、而亦不能制出闕之變、夫足食後能足兵、食既不足、兵其誰聽命乎、揔之史彥瓊以伶人用事、魏博幷六州軍旅、金谷之數、皆在其掌握中、而租庸使以倉儲不足、朘削軍糧、則其生變滋亂、固勢所必致、此宵人之所以誤國害民也、

典制詳明

後周太祖

宿衛之兵。所以護侍王宮。周成王即政。周公與常伯同戒于王。欲其知卹虎賁。即今宿衛兵。與他兵之屬督府所隸者不同也。按周制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及在版者。則是王朝宿衛之人。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也。是以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伋。太公子以虎賁百人逆于廟門。蓋自古諸侯從外藩入典親兵。必以勛德世臣為之。誠重之矣。王不出。則虎賁不出。若武王虎賁三千人。則因武王親伐紂而侍從保衛。併以征伐者。其平時則仍守王宮也。至於襄王。以虎賁三百人賜晉文公。則虎賁遂輕而法壞矣。及漢之南北軍羽林期門。唐之南北衙。猶有周制遺意。故周勃以北軍誅呂氏。竇武以北軍誅宦官。張柬之以羽林軍斬二張。皆禁衛兵也。其後法日以弊。宿衛之士。皆以市人為之。因相承姑息不

欲餉閱遂致驕悍不用命高歡至洛陽見張彝之死嘆曰宿衛焚大臣之第朝廷不敢問時事可知矣為盡傾家貲結客唐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安足恃乎世宗知其弊因大簡諸軍選用精銳有羸弱者盡斥去之又募天下壯士集闕下于是士馬威強近代無比偶有軍士流言郊賞薄者帝召諸將責之諸將索不逞者斬之流言遂息是則柄馭有法威權在握自禁地以

達之邊遠鮮有抗命者近日衰稚恇怯之衆僅存虛數遇警則退避一有觖望輙攘臂譟呼視為固然法令豈行也

宋太祖

忠厚與英武之氣並流行於天地之間者也宋之忠厚何以不能久延其曆太祖受命密鐫一碑于太廟寢殿之夾室云宋世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于獄中賜盡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其家法如此今姑舉其處士大夫一事言之人臣非有極惡重罪即震怒不過量置州治而已呂大防云本朝臣下有罪

止於罷黜許將對哲宗云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輙僇大臣也此碑不朽即歷代相傳為鎮國之規程可也文彥博欲貶蔡確嶺嶠范純仁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遂貶新州以知彼時貶竄亦不甚險遠非但無殺僇也初廣蜀貢七等毒藥貯于苑東門庫已悉罷之其傳世之忠厚真足以駕唐軼漢但自古來未有不百戰血刃而

得天下者黄袍一旦加身亦似戲容易了所以威焰畢世不振然則太祖彼時將脫卸黄袍乎非然也其子若孫竟無一能揚勵威武者耳

因西遷阻燕薊遂為宋弱張本綜事極淹貫

太宗

太祖初欲西遷為子孫不拔之基太宗時為晉王力請還汴且横山為中國必爭之地時為諸戎所依未入版圖故議都大梁之便以經营横山太祖強從之非本意也石晉割幽薊以賂契丹太祖鋭意恢復積金五十萬與契丹贖燕薊不可則用兵而太宗欲俟克北漢方圖燕薊于是太祖以圖示趙普、言曹翰死無可代者遂已之夫燕薊國之屏蔽朝廷為封疆擇人豈翰死真無一可代者乎太宗自平河東回至常山有伐燕薊之謀出兵稍失利即留駕前刻漏及渾儀于行宫以誓必復不容緩須史之意蓋太宗知汴城四面受敵又知太祖之勉意曲從以為雖未西遷而復燕薊以固京師則于太祖計國長久之意固差無負耳乃曹彬潘美輩以百勝名將致有雲朔之敗趙普為請班師帝自是

絕口不談兵矣。夫一敗尚可再舉。不知耆有何意見。而前後堅阻撓之也。張齊賢雄宕奇士。獻策下并汾。亦議阻燕薊。何耶。真宗澶淵之盟。不能從寇準之請。邀契丹使還燕薊。至今有遺恨。乃仁宗以四十年承平之日。政可發憤有為。而優容錯過。君臣堂陛間。竟未曾一語及燕薊。其區區、避蟻忍燒羊之饑。虛有恭儉之美名耳。何濟國家大事乎。則王荊公之不取仁宗。豈盡無

見乎。至神宗聰明願治之主。決意復還。而以太后之議遂寢。乃韓魏公云。彼見影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一時在事之臣。蒽然惟恐以燕薊開罪者。此何說也。魏公生平不以膽字許人。予謂宋臣專主和議。却多是膽小者。如燕薊之議。即魏公自家亦絕無膽也。至于後而趙良嗣空城之約。燕薊竟不為宋有。豈其土地非應吾有。固國運使然耶。夫然後知太祖為開刱之君。其主意西遷。及圖燕薊謀慮之遠。非太宗所能及也

神宗

周制嬪御閽寺凡布列於王宮之內外者皆屬之太宰即飲食衣服貨物皆受其節制所以示私人不得自專也後太宰不得摠領其事然人臣猶得內侍如周昌燕見漢高帝見擁戚姬樊噲見高帝枕卧宦者則彼時即有閹侍禁中之事猶畏忌而不敢肆且得乘間為諫阻也武帝晚年用宦者主中書典尚書之書光武英雄之

主乃不任三公專用黃門董腐勢焰遂貽難療之毒至唐代宗置內樞密使令之掌机密文書更為創異僖昭之間遂操掌握若魚朝恩監軍固唐事已然之鑒也及宋仁宗命王昭明同歐陽脩往度河事脩言出使自無內使同行之理臣實耻之朝廷從之至英宗以內侍王昭明共為陝西諸路鈐轄體量軍情諫官呂誨乞罷之不聽至神宗命內侍李憲監軍討夏人孫固諫亦不聽則遠不逮仁宗矣帝天資聰敏每見兩蕃不服及國家不及漢唐全盛與大臣論議即有怫然震怒之色而軍機大事以付閹豎之手喪師辱國安在其為勵精圖治乎至其罷詞賦之罪予謂不減始皇之焚書則又文章之大厄運也

高宗

今主南侵、高宗下詔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勛、鬭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意甚果銳、揚存中在建康諸軍士旗中有雙勝交環、以美玉琢成者、為二勝環以進、盖取两宮北還之意、帝納之、帝好養鵓鴿、一士人賦詩云、鵓鴿飛騰繞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個南來鴈、沙漠能傳二帝書、高宗聞之、即命補官、其良心豈盡泯也、但高宗原以外藩入繼、二帝迈轅、高宗尚能攄大位有之乎。是以累年出師、原未有感忿報仇之意。人知岳少保死于秦檜之手、而不知其每表請還二帝、觸其所忌、故不能免于難也。

屛史後卷一終

屛史後卷二

目録

皐陶 伊尹
箕子 伯夷
石碏 管仲
晏嬰 趙盾
伍員 范蠡
孔子 蘧伯玉
師曠 智伯
孟子 儀秦
范雎 孟嘗君
屈原 荀卿
虞卿 荊軻

飲李杜出妙妙

真成確識

屏史後卷二

尊川鄧[illegible]侯著

義安吳　悅朝懌閱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皐陶

禹出畋獵、史疇卜得皐陶、命為士師、按士師即周之準人。謂刑罰當如準之平耳。皐陶決獄明白、察于人情、盖士師之良也。予觀自古建制立法之精、百倍于今之人、如圖書象緯、禮度樂曆、車服貨幣之屬、以及筭數小術、俱無不明備、乃律令獨缺焉。皐陶業其官、何以不為著定也。考黃帝有李法一篇、即今理刑之書、其書亦竟未傳耶、帝典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則是皐陶又有任兵殄寇之職也。按唐虞時未設有兵政、至仲康始命胤侯掌六師、其先俱以刑官兼理之。故皐陶復有是命耳。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此一案律終未定、予考楚昭王時、石奢為理官、道有殺人者、奢追之、則其父也、奢曰殺人者臣之父、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守也。遂伏斧鑕自刎而死、夫君父一耳。石奢既為父受法。皐陶能不為君受法乎。據此惟有皐陶就刑之理。皐陶死、則天子之父得全、而法亦行、予此論足以定千古讞案、

伊尹

伊尹與土工、長頸者使之踢鍾、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傴僂者使之塗地、蓋相其材而用之也、晉臣謂文公云、戚施直鎛、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嚚瘖僬僥以實裔土、意亦相類、

箕子

唐虞以前多重天時、故設官詳于天文、夏殷以後、多忽感應、故于儀象寖輕、箕子洪範一書、于天人之際、捷若響應、不盡出于圖、亦不盡出于書、蓋箕子之所自得多也、時宗社淪沒、徉狂濱死、雖有痛悼入骨髓之恨、而必不可使其書不傳于天下後世、故以授武王。

伯夷

伯夷當日叩馬而諫不應無一語及太公

石碏

衛州吁弒桓公而自立石碏之子石厚與馬州吁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于碏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于是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殺石

厚于陳君子曰大義滅親然哉盖當日州吁之弒君其權力為最重矣使州吁在衛則奸人盤聚相與協謀即欲除之其能濟乎惟去衛如陳而州吁為失勢矣且覲王則動之以極順極正之名義而如陳則陥之以一入不出之機穽在州吁以厚而信碏若曰碏即不為吾計也當必計其子在陳人以厚而從碏若曰碏且不惜其子厚也吾何愛于州吁盖不煩征討不事威力

以告老致政之餘年。而建為國報仇之奇勛。亦何謀之秘而計之巧也。古社稷臣、何以加諸、

管仲

周成康濟美、諸侯率服、昭王繼之、文武之雄烈尚新也。乃膠舟之變、竟無一感忿置問者、不已奇乎、仲赫然問之、雖楚人倔彊、而亦已心惕于名義之難寬矣。其後群侯畏命、匡扶共主、固仲一問之餘威也、功固不偉乎、仲三分其國以為三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一、如使臂使指之易、而仲不自將焉、以示權非己操也、及晉作

三軍、荀偃士匄將其一、趙武韓起將其一、欒厭魏絳將其一、晉國威強、亦倣仲遺法、楚有汝漢之黃金、管子曰、使夷吾得汝漢之金、可使男不耕而食、女不織而衣、此仲才力所優為、匪侈言也、又曰粟行五百里、則民有饑色、蓋不欲粟之遠輸、以充國用之需、所以使民力本務農也、仲使王人刻璧、乃石也、請于周、諸侯非彤弓石璧不得朝献、天下諸侯為輸金珠穀帛以易璧、齊

因以富魯梁出綈則身先國人以衣綈使魯梁皆織綈而荒田務又買鹿于楚買狐白于代買器械于衡山不惜重價以為貿易使其國皆棄農而爭應之于是列國之民貧歸齊因以強仲之智計寧有窮極哉仲置遊士八十人奉以車馬使說諸侯如季友遊魯豢孫遊楚公子開方遊魏十五年而不省親是也遂為游客縱橫之始

晏嬰

晏子性儉質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蓋惟恐君國之奢也景公飲醉而樂解衣冠自鼓缶速駕召晏子晏子請去禮朝服以至曰禮不可廢也公即更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景公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二丈夫立而怒覺以示占夢對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之明日

晏子朝公告之晏子對曰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嬰請言湯伊尹之狀湯晳而長多鬚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伊尹黑而短蓬而鬚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湯無後今惟宋存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耳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治東阿不治臣死景公許之于是期年見朝景公迎而賀

之曰善矣子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而君反罪臣今臣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倉庫少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家民饑者過半矣君乃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再拜辭景公乃下席謝之景公飲酒移於晏子晏子曰夫鋪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晏子朝寒公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公曰請進服裘對曰

嬰非君田澤之臣也甚矣晏子之賢也晏子歿景公射出質堂群臣唱善公作色太息播弓矢謂絃章曰自吾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今射出質而唱者若出一口以此言之景公雖庸主未始不欲慕嬰之賢所以彊盛也然使嬰當日得遇桓公輔之盡謀展布其功業必倍有可觀嬰固遇其難矣

前論威烈王命趙籍等為諸侯緣晉卿分權之久茲論趙盾以正卿不能立太子緣驪姬逐公族之害根委最為洞晰

趙盾

晉襄公卒太子少群臣未有議立者趙盾欲立公子雍出于秦賈季欲立公子樂仕于翟及穆嬴抱太子以呼于庭始立之夫國之夫人太子儼然在也而盾乃外求君奇哉盖緣獻公當日信驪姬之譖疑忌公族以為有害于己盡廢逐之及至惠公不納群公子于是公室微弱而卿族之權最重廢立在其掌握矣叔向曰晉

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幸而得死豈其獲祀此以知驪姬禍國之遠而獻公貽謀之不臧也時盾為正卿不能張膽力排衆議主持立嫡之大義而乃畏難局蹐另為索君可稱社稷臣乎其後衆卿之嫡子餘庶並分享爵土之榮視其君如匏瓜以罹篡易之禍因勢所必致也董子繁露云靈公欲殺趙盾卒為盾所殺則當日靈公之變盾未

必不主張之矣齊田恒悉誅公族之強者而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以有齊國固不能逃萬世之誅也晉事政與相類脣其能寬史氏之誅乎

伍員

員以勇聞于諸侯楚王欲殺伍奢使人召其子伍員伍尚赴楚員不赴伍奢曰胥為人豙垢忍恥能成大事盖知其必為楚患也子胥槖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饑餓因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為乞食于吴市其能忍若此子胥知獨力不足以成大事適遇專諸于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甚怒有萬人之氣其妻

一呼即還子胥異之薦于公子光盖子胥能忍并知專諸之能忍而又計王僚不足以成大事故結納光以媚殺王僚為洩其必不容已之恨耳初子胥見光光惡其貌子胥請重帷見之語未半光出帷搏手與坐遂以成事吴王欲伐楚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乃嘆群臣莫曉王意子胥乃荐孫武當是之時吴有白起要離以勁勇著名又有孫武善為兵法亦多士哉即子胥之

卒然遭遇数子亦何奇也且父兄之仇匹夫有氣力者猶報之况英雄乎胥委王僚于專諸委慶忌于要離内外無釁而已始得為所欲為矣既借吳以圖楚又盡力以刼吳蓋俠烈而兼之以忠蓋善計謀者寧第以勇勝也

范蠡

范蠡賣藥于北邙山中得道術知計然賢甲身以事之請受道于石室刑白鷂而盟焉計然貿奇策七越王用其五遂因以覇則蠡之深謀秘智固有自來矣蠡披髮佯狂于世不譽之甚惟文種知其賢蠡吠于大竇種聞而拜之蠡著為九術之論越王以丹書帛置于枕中其風雷玄異之秘固諸家所不載也越伐吳王使王孫

雄行成于越蠡左提鼓右援枹以進王孫雄曰助天為虐者不祥蠡曰昔吾先君濵于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余雖靦然而人哉臣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者乎遂擊皷滅吳而有之蠡與勾踐困吳石室嘗尿飲此非必報之仇耶治家數致黃金千萬蓋以沼吳之智畧而用為資生之計且旋復散去固想見英雄游戲局面耳蠡既去越王命良工鑄金

為像置之坐側而朝禮之浹日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為蠡地豈念其功思酧之亦忌而欲致之耶名遂身退湖水雲山則蠡亦安所事封侯之賞哉

莊生楚賢士也蠡中男殺人計免于死特為一封書遣長男齎黄金千鎰遺之莊生受焉入見楚王言某星宿且害楚楚王赦焉其長男不知為莊生言也復見莊生意在得金莊生忿之入言於楚王長男竟坐死嗟乎天下寧有此狼心之人哉夫長男與金而復索生直以為此騃子耳當亦念其若翁千里托重之情何忍置之死也生還金而併活之不亦美乎使逢朱家郭解夷門老監定不出此史稱生恢廓好義虛耳蓋俠場之巨憝云

孔子

齊國書伐魯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季康子問于冉有曰子于軍旅學之乎亦性之也冉有曰學之于孔子夫以孔子之聖精于軍旅而當日所為歸侵地墮三都業已効矣觀其與顏淵商略夏時殷輅之議俱興王之業終歲驅馳車轍環滿即幽巖耕叟無不知有魯孔丘者弟子三千人布列天下皆一時賢能俊士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官五官之事有如子貢者乎時宋衛孅之齊人忌之趙簡子以為殺之則天下可圖蓋亦俱知其有為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有用我東國之軸一朝響應敷文勵武于以誅亂賊而建蕩平之烈運掌間耳其不克遂而托之春秋則感慨發憤之書也不然位司寇攝相事布衣得此亦已侈矣何栖栖悲不遇乎

蘧伯玉

師涓為沉湎淫漫之音、奏于靈公、〻情蕩心惑、忘于政事、伯玉焚其樂器于九逵之衢、伯玉相國、子貢往問何以治國、曰以弗治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覘、還曰伯玉為相、未可加兵、

師曠

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糾合諸侯、不識其君之力乎、亦臣之力乎、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耻之、至于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平

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師曠曰、竊聞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異日出朝、有鳥環公不去、公顧謂師曠曰、吾聞霸王之主、鳳下之、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王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公曰然、師曠鼓清角之音、至于裂帷幙、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奇矣、平公

出言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公舍之甚矣曠之賢也今有此樂師否

人眼軽看過

智伯

智伯請于簡子欲廢無恤無恤恨之故智伯求地不與智伯率韓魏之甲以攻趙灌水而圍之城不浸者三板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韓子肘康子康子履韓子之跡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于是二君疑禍之及已故張孟譚得以行其說是智伯以一言之輕洩而自亡國也時魏有趙葭韓有段規皆籌策之士即孟譚亦必與之深計而況段規又為智伯所輕侮者彼其心未曾忘智伯則不亡何待也先是襄子行城患無矢張孟譚曰臣聞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蘠之其高至丈餘于是發而試之即菌簬之勁不能過也襄子曰矢足矣銅少若何張孟譚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于是發而用之國有餘銅夫宮室之備以利

戰守儲之于承平興造之日而用之于敵難有警之時人臣深謀遠慮固有若斯者乎予考安于之政多得之于蹇老今人第知尹鐸不盡知安于第知張孟譚之善為趙計而不知安于已早為之計趙固多賢令已

孟子

人之心靈可相借乎夫議論乃心靈之所傾發者心靈既不能相借則議論又可借乎予觀莊周荀卿列禦寇之徒各具一心靈各懷一意見各持一議論使人見而頌之大吽之舞蹈之彼不顧也彼以為吾議論乃天地間之所應有何必頌之吽之舞蹈之也又使人見而嗌之唾之大罵之彼亦不顧也彼以為吾議論乃天地間

之所不應無何為嗌之唾之大罵之也第其意不欲持管効唱傍偶說法以自寫其見地之所欲言耳文中子鳳頸而龜背質貌秀雅佩劍遊學人無不爭企羨之乃其書絕無足觀緣一生只跟着夫子說話既已見夫子之話則渠話更須理會乎蓋其心竊竊然欲人之見其書頌吽舞蹈之而惟恐其嗌唾而大罵于是根之徃聖為張本而不知吾自具之心靈已窒格非吾有

矣尚敢跳梁自作一語乎孟子亦跟着夫子說話者、郤自已翻得議論來、第其論性、則云有善無惡、夫天地之氣有清濁、而人鐘受、馬固不能強之使一、若槩說性善、即共工瞽瞍亦以為性、都是善、豈不是欺天、枉地之談、客聞予言怫是也、為辯甚力、予曰君休矣、君既道善、便是善了、邵康節云䖍道生薑樹上生、我也只得依你說

儀秦

儀秦折竹為簡、剥樹皮編為帙、以盛天下奇異之書、又剪髮鬋之為養、俱從鬼谷先生游、鬼谷姓王名詡、今謂泰所記鬼谷無鄉里姓名、遂以鬼谷為蘇秦書非也、鬼谷掘地為坑、謂儀秦曰、須下坑說令我泣出、蘇秦下說鬼谷泣下霑襟、後儀秦俱遠離出遊、先生遺書曰、二君足下、功名赫、、徂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

老君不見河邊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為仇、居使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栢華霍之樹、上葉凌青霄、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泉、千秋萬歲不逢斤斧之患、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血、居使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馬悲夫、讀此書則先生嘉遯之高品居然可見、且欲儀秦割名利而惜身命

先生豈縱橫士哉夫蘇秦合六國之衆以抗強秦其膽識既超才力復大所至車騎連雲此豈但揣摩之雄而已諸書止載張儀答先生書並無蘇秦書想先生知秦之學術足以合縱若儀之連衡事秦固先生所大不滿也則所遺儀秦書亦若顯吏章之責由求意固專有所在或別有書訓儀儀自為之咎耳儀終不悟惜哉

蘇秦自以為不如張儀而儀終身墮蘇術中李

斯自以為不如韓非而卒能殺非蓋惟胸中既自以為不如故必不令之勝已

戰國七帶得一副利害當下而各遷以爲西秦澤固是一局極巧而從挑別賞心

范雎

范雎謂秦之大吏左右皆穰侯相國之人而王獨立于朝則昭王安得不悚然聽之其逐穰侯四貴于關外雎之計固未始不善然亦汲汲乎惶惑而莫能自持矣其為戰也兵終身暴露于外士民疲病于內雎亦應自念霸王之功不立況兼以昭王臨朝之嘆息乎初雎之見昭王也請于王曰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

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以是杜口裹足莫肯嚮秦耳蓋雎見秦法嚴善誅僇惟恐觸事身死故早為之地及蔡澤之見范雎也極稱其相秦之功乃于太后穰侯事全不一語暴其所忌而第反覆以商君吳起大夫種恐之此政雎之動念所凜凜畏者則雎又安得不撫然從之乎

揔之戰國說士之口最為利害故齊王聞睢口辯贈之以金即睢自言五帝三王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此縱横家之第一流而澤竟以雄俊弘辯徒步奪其相印雖可喜亦真可畏也為想群雄角立一切豪異之士心志靈通聞見淹洽窺人之形表即洞知其心術而又于天下戶口兵糧之數地利之險無不曉識其持論多奇變莫測即如齊王志在徇

馬美女淳于先生何以一見遂知之乎蘇秦張儀譚七國事勢何以瀉若懸河更無一語觝滯乎楚移兵攻齊陳軫說令尹昭陽官爵不可再加何以遂罷齊師不出乎雍氏之役蘇代能令韓不徵甲與粟于周亦已足矣而又令韓以三都與周不大奇乎如此又安得不奉社稷以從故其時士之以道德功伐自雄也不如以舌雄列國侯王之以兵戰也不如以舌戰則其不耻

笞掠之楚辱而惟幸吾舌之尚存良有以也雖然吾必以魯仲連之舌為最勝也

孟嘗君

孟嘗諸公子慕義任俠每食客數千人服饌供億之費極其侈靡出則車從連雲即徒步之士有躡珠履者祿竊于公家而權重于豪門一時習尚遂以成風其時國君畏其權之重而欲裁抑之者屢矣然裁其權則賓客必散客甫散而鄰封即有睨窺之者則固有不得不藉公子以權之勢也且其客亦非靦然就食者也美人笑躄者而趙客遂去則固傲然之甚矣昔門尉陳饒謂齊相宋燕曰君后園梨栗宮中婦人以相提擲而士曾不得一嘗又燕相出亡其從者曰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粟乃世之下也殆有甚焉朱門長掩曳短裾而難通綺筵自奉企一飽以興嘆夫諸公子固寒士之異遭千秋之奇覯乎孟嘗客惟馮驩最賢齊王欲廢孟嘗又不肯發兵救薛驩微知之故孟嘗

責債于薛驩請命而往為焚券以施仁義又立齊之宗廟于薛及荊攻薛齊王聞之曰先王之宗廟在焉乃救薛今論者但謂驩之忠于謀事而不知其多方存薛以為孟嘗計其慮深而智遠也

後文人為前文人寫恨倆爾情態繪其漣波瀾溢

屈原

善乎楊雄之能讀騷也夫讀其文未始不流涕此真于讀者也屈子之文數百年而能使人流涕則其文可知也其人從可知也今過湘漢之間若有聲焉歔欷而嘆息不知是其文亦是其人也淒風怒濤之感不可消靡其人去矣意者是其文耶沈介庵云屈子作離騷以悟懷王又作九歌漁父諸篇以悟襄王及終不悟不忍見

宗國之危亡自沉汨羅以死亦史魚以尸諫之意蓋忠也而非怨也介庵此論足為屈子解嘲夫以一人怨而遂謂楚人之善怨非也且夫怨而使人涕真于怨者也忠而使人涕真于忠者也蓋其矢死為國之念鬱伊憂愁若疾痛憯怛之在躬而披瀝之于天地人物道德治亂之間婉轉透切此所謂可以格儀象動神明者也何況同有是胸臆而不為之流涕也彼夫痛癢不真陳寫未摯而讀之者亦如木札之過口焉耳固其文之未工也而亦情之未至也

荀卿

荀卿游于齊楚、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惟荀卿嫉濁世之政、持論本于仁義、然不事遊説、是以為世大儒而不甚譽于富強之主、李斯荀卿弟子也、從卿學帝王之術、既已成、度楚王不足事、六國皆弱無可為者、遂辭卿西入秦、卿亦莫之阻也、升菴先生曰、以荀卿大

儒而弟子有焚書坑儒之李斯、以李斯為師、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吳公、人之賢否、盡在自立、不係師友也、予嘆曰、是何必師友哉、以留侯彈忠為漢、而其子辟彊勸丞相請拜諸呂將南北軍、以李義甫柔媚入骨、而其子湛、謀誅張昌宗易之等、性質之忠邪、即庭訓不能更易、況忽然雲聚鳥散之師友乎、

張去疾狡獪亂韓、而其孫張良則始終為韓、許敬宗奸邪禍唐、而其孫許遠則以忠節著于唐、

張無垢云、介甫之門多小人、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然則師友淵源固又有的然不誤者耶、

虞卿

虞卿為趙相秦昭王以范雎怨魏齊索魏齊于平原君魏齊乃見虞卿虞卿解印與齊俱至大梁謁信陵君信陵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哉侯嬴曰人固未易知〻人亦未易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是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

印捐萬戶侯而間行以急士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大慙駕如野迎之已魏齊知信陵初重見之遂自剄死虞卿因留于魏著虞氏春秋云時平原君為秦所留趙王以魏齊首獻秦乃歸平原君夫虞卿之遭逢趙王厚矣乃因魏齊而遂去趙何哉當日秦趙戰于長平樓昌諸人皆欲割地事秦獨虞卿不欲割地建策說齊王與共謀秦而趙強豈以

為是遂足以酬其特達之知金璧封爵之賞乎使魏齊不與秦則平原必不得還趙虞卿亦竟不為平原地乎大要魏齊之見虞卿也蓋不欲以其身予秦也故寧死于信陵而必不肯死于秦虞卿之見信陵也蓋決不欲以魏齊予秦也故非第不為已之爵位計而併不為平原計因俱足以存氣節流青史矣

荊軻

閱史至侯嬴及田光先生何燕魏之多奇士也侯嬴之用朱亥也田光先生之用荊軻也皆其素所結納然也然而俱以死激之今夫衝飈之怒則必折木驚波之湧則必飄石豈非因激以成乎乃侯嬴得之于朱亥而軻于田光不無遺憾焉初軻與高漸離日飲于燕市漸離擊筑軻為和歌其意氣旁若無人已輒泣下夫其相視

而泣何為者乎蓋各自負其才志之豪而悲其泯沒不遇欲有所售之耳燕太子丹設奇計軻固不負神勇之高名惜所約與俱客未至耳秦王環柱而走史氏竟未着落舞陽後來光景弃未知所約與俱客姓名可恨也蓋聶魯勾踐俱一時之俠士也軻遊榆次蓋聶怒而目之及遊邯鄲魯勾踐又怒叱之夫以軻之勇力著名膽氣干霄當為流輩所推重何以相見輒怒然則軻之所謂客豈即二子耶軻之約客何不早請于太子為齎幣書以徃耶魯勾踐聞軻之死嘆曰惜乎其不講于劍術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豈其術真有未善耶噫嘻軻之亡首固不如朱亥之錐軻死則死矣其何以謝田光先生樊將軍乎且予因是而有感于擊筑者焉夫聲音之道淵乎奇哉海水震盪而異鳥悲鳴不覺悅然移情矣此以見声音感人之深也

漸離擊筑為濮上音士皆垂髮涕泣復為羽聲慷慨而瞋目髮盡上指冠夫漸離蓋欲移軻之情今其感慨憤壯以成刺客之功也至今想之秋風悵悵不堪拊聽軻又何以謝高鄉乎

屏史後卷二終

屏史後卷三

目録

蕭何　張良
韓信　范增
劉章　賈誼
司馬談　鄒陽
公孫弘　東方朔
司馬相如　灌嬰

蘇武　趙廣漢
韓延壽　王莽
楊雄　韓歆
徐幹　黃憲
李膺　皇甫規
蔡文姬　孔融
曹植　諸葛亮
關侯　賈逵　蔣琬

此種大功德極要應為注心

屏史後卷三

華川鄭[illegible]侯著
義安吳　悅朝懌閱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蕭何

古惟有刑書法經、未曾著律、至蕭何始次律令、千古不能易、則何之才、之識、之胆、詎易有也。司馬子長作何世家、第紀其初守關中為法令約束、而已、于律令、未載何耶。約法三章、遂為律之祖。律于和姦為太輕、不無長淫風、予毎訊和姦、必于中為推敲以重懲之、所以正風俗也。又人命至重、律應抵償、既得真情、不須再為鼓鍛、乃今簡驗不次、在生者未必就抵、而死者已備受蒸煉、礫、裂之苦、最為可傷。故今有實被殄毆、而親屬情願休息者、蓋其心固不忍也、甚之白日村市之中、操刃殺人、耳目共著、當即擬抵、亦復欲為簡驗、何為者乎。仁人君子、肯垂惻隱之念、

請將律文奏為更改則其功德詎小也

張良

史曰項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生平筭無遺策豈不能逆料楚之殺韓王早為之計耶夫良本以為韓之故歸漢而竟以歸漢之故殺王則良之為韓王計者亦踈矣蓋良總是一個帝者之師當初亦是為韓出來及做上場時必要成就漢王帝業纔肯放手抽身非必始終只是一箇為韓也良事成就漢業其立

太子一事尤妙今論者云高祖欲易太子為四皓所奪此稚儒之見耳夫趙王幼弱戚夫人一胡粉塗面搔頭弄姿之女子耳即廷臣俱知其不可況高祖乎特情愛所鍾有難遽割無以謝戚夫人一見四皓遂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此高祖轉移之妙也大英雄決不以兒女之私愛誤宗社長久之謀假令戚夫人識力足以制平勃馭

諸呂則高祖之欲易太子即百四皓豈能奪哉
留侯窺帝意最真是以覓四皓為帝轉移地耳
朱晦翁云四皓願為太子死是脅之意予謂
四皓不是以死脅高祖乃是以死脅戚夫人耳
高祖豈怕四皓死哉就使當日張良不招四皓
高祖亦必別自有計其斷然不易無疑也一時
君臣智慮誰識之乎

韓信

韓信大英雄人當日蒯通遊説之口辭氣奮激
信未有不為心動者要非必是真意不反也信
侍高祖日久見其踈奔豁達分明是個帝王樣
子又才調非常見事環轉故曰陛下不善將兵
而善將又曰陛下天授非人力俱是吐心瀝
膽之語當日蕭何之轉運糧餉子房之運籌決
勝皆信所稔知又彼時黥布彭越樊噲俱智謀

梟勇之將信料已即從蒯通計背漢為犄角之
勢亦決定不能勝也其堅意不反亦直是自已
忖量不過耳若曰漢王解衣我推食我便
感恩不反則信直一睠戀衣食之人耳豈知信
者哉夫以信奮畧地之猷當事功之會遭遇真
人亦忠酬効竟不獲保首領以沒至今令人傷
臆此子胥所以致恨于越王也

范增

范增好奇計、竟疽發背死、嗚乎忠矣、論者謂天意已屬漢、夫增為人臣、豈逆料沛公之必有天下、而坐視不欲殺乎、又謂沛公死、天下必有為沛公者、夫我失之、沛公得之、何不與沛公兩置之也、光武與其兄伯升、威名甚盛、更始君臣不自安、遂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發、

及罷會、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玉玦示項羽、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不答、然更始竟收伯升害之、天下後世、更未有以申屠建之獻玉玦為非者、亦未有以更始之殺伯升為非者、夫更始能殺伯升、而項王乃不能殺沛公、亦何奇也、楊用脩譏范增不能相時隱遯、以為不如方望之避隗囂、夫更始過三輔、皆冠幘而服錦袴襜褕婦人衣、此豈能大有為者、囂乃欲往從之、識者俱知其不可、何必方望也、項王氣魄蓋世、與囂之俛首從更始者大不同、今必欲以囂比項王、而責增一諫不死、即當如方望之隱龍池山、老死而甘心焉、此予所不解也、鴻門一刃、漢肉腥臊、愚不足食耳、柰何留之以令忠臣蒙訾乎。

劉章

陳平畏呂后、從張辟彊之請、拜呂台呂產將南北軍、及諸呂之亂、平又不敢先入北軍、專以屬絳侯、所謂奇計安在哉、時長樂衛尉兵權、亦屬之呂更始輩、絳侯使酈寄劉揭紿說呂祿解將印、而以兵屬太尉、為計甚巧、且令平陽侯告長樂衛尉、使毋納呂產殿門、則并南軍之權亦欲制之矣、然產既擁有南軍、恐非衛尉之所能制

也、按史產祿聚兵長安中、欲為亂、朱虛侯章以祿女為婦、知其謀、欲從中與大臣為內應、誅諸呂、時齊相召平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紿召平請為將兵、召平信之、魏勃既將、遂以兵圍相府、召平自殺、朱虛請兵入未央宮掖門、逐呂產殺之于郎中府吏舍、又馳斬呂更始、于是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則誅諸呂之功、章為最著也、今論者第知酈寄劉揭之紿呂祿、而不知魏勃之紿召平、第嘉太尉之入北軍誅呂祿、而于朱虛首發呂氏之謀、未特為表著、即文帝寬大之主、其賞封功臣、如紀通劉揭等、皆封列侯、乃聞朱虛初欲立齊王、遂黜其功、其後始割齊一郡王之、朱虛以失職奪功、旋死、不無恨也、

賈誼

誼文章高異轢踞千古、更無偶也、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自誼發之、可不謂有治才哉、文帝狂主也、有淩厲賈生之意、時梁懷王少而好書、帝令誼傅之、則僅以書生視誼耳、文人數奇若此、且宣室前席問鬼神、帝自以為不及、夫豈盡由寘荒誕之譚、則其議宗廟格親之典制、必有足補漢室之所未備者、何未見之施

行也、李廣從文帝行、有所衝陷折闘、及格猛獸、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户侯豈足道哉、蓋文帝席兩朝盈成之業、終日與群臣射獵狐兔、不無翹然自足之念、故以賈生之文、而使傅梁懷王、以李廣之武、而又謂其不遇高帝、然則帝將安所取而用之乎、人臣負有才欲遭逢帝大用、不已難乎、

文人感恨盈此、讀之傷悵

司馬談

文人之欲以文章自表見也、必不甘心泯沒、故或攀附龍鳳、或托寄知己、令姓名紀于碑勒而藻美傳于千秋、如是焉耳已、予觀天子建漢家之封、司馬談以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因發憤且卒、執其子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于予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

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是蓋自負其胸中之奇、而以未得隨天子輦轂之所至、讚詠紀揚、比于歌雍咏勺之盛事、遂鬱伊至死、何情深而忿烈也、至今想之、令人感傷欲泣下、其子遷之言曰、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于

是著為史記一書、包列儀象、詳核事蹟、宛轉楯吐、倫極諸體、至其論屈伸榮辱、激切真至之情、即謂繼春秋而作可也、其書至宣帝時始出其于太史氏之世職固不虛、即譚亦足以不恨然而身被慘刑、為世譏誚、今觀其與任少卿書述往悼今、浩嘆悽愴之懷不忍竟讀予益以悲其家世遭遇之窮也。

鄒陽

辟陽侯獲罪。帝怒固莫測矣。且與幸臣閎孺何干乎。而朱建以太后之含忿挾閎孺。于是閎孺言之。辟陽遂安。梁孝王獲罪。逆謀固幾敗矣。且與美人兄王長君何涉乎。而鄒陽以太后之洩怒挾長君。于是長君言之。梁事遂解。葢于兩不相關處著精神而迫以所必從之勢自來深謀之士排阸解傾多用此法亦足喜也、

帝英雄上侍臣以武待東方生華相臣以戲待弘要之弘品甲下寫其慕景依阿真為堪醜

公孫弘

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此一流人最可憎、弘初徵博士、年已六十、至元光五年再徵、則七十有餘之年矣、以海上牧豕之人、待詔金馬、且當如此之耆年、尚復開陳其端、依阿取順、欲何為乎、史稱弘談奇多智、彼時朔方之不便、兩言決耳、何以竟不言耶、予考漢無太學、武帝從弘為博士官置弟子員之請、遂特建學宮於長安西北市邠、又令開館延賢、則帝之優重弘者似為極至、而要非然也、帝時九卿更進用事、天下之務不關決丞相、即帝于相職、全不經心、如竇嬰許昌田蚡薛澤田千秋之輩、俱以台垣輙為更易、若李蔡嚴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則不免刑誅、終帝之世、惟石慶以謹厚稍久于其位、然被譴者數矣、則帝于弘何有哉、弘請罷朔方、帝使朱買臣苛難之、其悠忽殊甚、豈待相臣之躰、帝

曾使買臣苛出一語難汲長孺否耶、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弘可謂違心之語矣、張騫出使西域、將越蜀藏之所通西南夷皆震、則弘之決意請罷西南夷、亦未為得策也、

東方朔

朔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劒、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數、亦誦二十二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如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是可以為天子大臣矣、其高自標譽如此、今讀之想見其人焉

朔又云、天下誠得周公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弁嚴子為衛尉、伯夷為京兆、子產為郡守、以及大理司農之屬、俱極譴浪詼諧、新頡詭肆、帝乃大笑、而又時有枚皋佐之、帝玩視如俳優、夫黼座之餘、細旃之暇、接遇訢訢、和志養神、國之福也、天下無事、有如左皋而右朔、吏不繩法、史不糾過、堂陛風清、天顏有喜、亦足以鳴逸豫、享昇平、人主寧必以嘻笑損治耶、

琴音傳語兩情歡動卻以臨卬令作影子詞致雋逸不禁風飄

司馬相如

卓文君之于相如。古今一大奇事也。臨卬令敬相如、卓氏蓋闕然曰、令有重客也。文君安得不心動哉、然則臨卬令可謂。相。如。暗中之。月。老。矣。李于鱗曰、史稱河南吳公治平天下第一、固嘗薦賈誼、貴之、誼著述不少、柰何弁髦吳公而棄之、令史靡述也、甚矣賈生之薄也、夫以賈生之才、而不表著吳公、以相如之才、而不表著臨卬

令、論者有遺議焉、大要相如自負其才。豪宕擊劍。好色自恣。有傲忽不可一世之懷。彼其酒邊張列。一坐盡傾。雖勉為客主之誼。而琴心挑弄。及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慇懃。則。其。神。情。固。已。盡。流。結。于。香。鬟。綺。佩。之。間。矣。令不知音相如樹絃自快。有人焉竊聽而賞心。直。以。令。為。贅。耳。有何。心。意。為。之。表。著。乎。蓋予論至此。而又知琴為相。如。之。月。老。令。乎。令。乎。無所事君為矣。

灌嬰

田文喜賓客文死諸子爭立齊魏共滅之客無一人為畫計死難者田蚡藉皇室之親極甲第婦女之盛善甲下賓客欲以傾諸將相而灌嬰家累數千萬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故遂敢與蚡抗其後嬰失勢客皆引去附蚡矣主父偃貴盛客以千數及族死自孔車外無一人收視者魏青為大將軍時客如雲其後俱事霍去病

不去者惟任安耳馬棧死賓客莫敢弔惟朱勃詣闕上書其子防資財鉅億絃管歌曲之盛比于郊廟賓客奔至後稍損客亦落孔融座上賓客嘗滿及被誅無敢收卹惟脂習撫而哭之噫嘻得意則蠅附失意則鳥散是可以為客乎蓋風之薄也觴酒豆肉有客而誓曰盟松則無客鮮衣駿馬有客而規仁執義則無客連床共幕笑語移日有客而榮枯不渝持危勤難則無客何以客為也自今戒門者客有來謁謹謝之佳他三日門前立決定銀屏不開也

蘇武

蘇武皓首胡地、歷盡艱辛、又能娶胡婦生二子、
真是力量好漢。
子卿嚙雪吞氈。生可捐也。而不能捐色。陶潛解
組歸田。官可休也。而不能休酒。

霍光

周呂伋以太公望之裔。掌握兵權。必出自太保
之命。則太保之權重也。至于漢。而大將軍最為
有權。非丞相所敢擬。故昭宣之立。昌邑之廢。丞
相楊敞不敢言。大將軍光專任之。予考晉簡文
帝崩、群臣立嗣、當須大司馬處分、王彪之正色
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遂不復諮
問、若在光時。其敢乎。此以見彼時光威權之重
也。光既殺上官傑等。出入自備。有吏民謁見者。
露索去刃兵。兩吏挾持。其自為防嚴矣。欲昭帝
皇后之有子。雖宮人使令。皆為窮袴。多其帶。其
為后宮防亦密矣。果爾、則身世之吉凶、皇王之
子息、俱可任機巧乎、而至于許戚欲報其不封
侯之罪、光何不為之熟處也、魏相功業炳然、豈
依附貴戚者、但不忿其繫獄之久、故請罷副封、
因許伯以奏、又曰願陛下與昌平侯樂昌侯平

恩侯有識商議、蓋欲借許傾覆以雪其宿昔之深恨、即道義名節之俱損壞、而并心也、光魯不為之少備耶、繇前言之。則光身家之念太重。從後觀之。則光身家之計太疎也。

趙廣漢

甚矣吏治之難、夫飭操行、課農桑、馭之以文法、摩之以禮教、此良吏所能也、若廣漢于盜賊盤聚、能知其根株窟穴之所在、亭長寄聲謝我、亦俱知之、不令人訝異而未解耶、張敞令偷長致諸偷、見其偷長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亦何奇也、敞能容為蹤跡而致之、亦豈容易、夫事機隱伏、非聰明意慮之所能到也、大要

天地間。惟此精此氣耳。是時上有密核吏治之主。其臣下俱紛以摘伏為務。故庭簾簿案之間。郊野浩曠之宇。莫非精意之所浮勃。而若有神為之先告。即吾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群奸削跡、枹鼓不鳴、吏治至此、可喜可愕、令人心折、為之叫絕、薛宣有言、吏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信然哉、而今持硜硜之清勤以自為矜詡者、寧不愧死也、

韓延壽

延壽為東郡太守、每試騎士、兵車俱畫龍虎朱爵、延壽自着黃紈方領衣、駕四馬、植羽葆之文其功曹引車、皆駕四馬、所為持幢旁轂而趨者千人、延壽自坐射室中、諸騎吏持戟夾陛而立、四面兵車營陣又取官銅、候月蝕鑄刀劒効尚故方事、俱為恣肆之極、大要漢、時、長吏、最尊重襲遂云、潁丞相御史、毋拘臣以文法、使得便宜

行事、其實漢室于郡吏之文法最寬、非御史所得而制也、緣晉時郡吏職兼都尉加將軍之號得掌兵符行事、謂之郡將、至漢時郡最大、數倍于今之府、故威權得專、生死之柄、即屬吏皆其所自除、有鉅族豪奸、可不奏、自為案問、其後郡吏缺多以隸官補之、益復自行胸臆、然未有如延壽之僭侈亡等者、延壽之脇蕭望之、此後代所不敢、延壽固自杆禁也、

大奸雄乃真英雄勁敵手也不輕以許莽自是儒論足令此曹氣靡

王莽

今評奸雄者、動曰操懿、溫莽、夫莽何如人哉、一生謬為恭謹、惟恐不得太后歡心、太后厭苦深宮、于是請車駕四時巡狩、春遊繭館、夏遊御宿杜鄠之間、秋望昆明、黃山、冬獵上蘭、而臨涇水、凡可以娛悅者、無不具至、而莽之精神、遂以周身全注于此、其伎倆亦遂以畢盡于此矣、莽性躁擾、每有興造、不度時宜、盖胸次全無主持之

人、自來未曾出一議論、建一謀策、總是懦靡乞憐之狀、而無張膽直前之氣、及其勢之將敗也、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鰒魚而已、閱讀軍書倦、則憑几寐、不復就枕、奄、尸居氣息之餘、尚足比數、乎、曹公司馬懿、稱千古奸雄之魁、其人皆鍾天地極怪極奇、悍厲驕驁之氣以生、挾排盪不世有之才、故能應變出奇、經百折不挫、與一世之真英雄相犄角頡頏、其題目何可以之輕

許人也。桓温亦有才畧、假竊名義、史稱豪爽有風槩、評者以為孫仲謀晋宣王之流亞、如莽之每見太后叩頭流涕、及謟事外舍侍兒、即温有斷然不為者、茲以莽之庸庸、而附以奸雄之目、虛有高名、其誰與之哉、予謂不堪為操懿作騎奴也。

為子雲揚氣意致灑然

楊雄

楊雄著太玄、明天人始終之理、定君臣上下之分、乃周公詩話云子雲著書見誚當時晚于玄有得始悔賦甘泉李卓吾云雄之為人蓋可知矣甲甲、弄其脣吻、欲以傳萬世之名、予謂不然夫文人以著述自命、其殫精研慮、蓋自古而已然何必雄也、夫以雄之瑰瑋淵博、吐呷精華、真有凌轢千古之意、使其終身祿祿、自老而文彩一無所表見于世、雄其之哉、史稱雄名位狀貌不足過人、然其獻甘泉長楊羽獵諸賦。推廣激宕足動人主、則雄當年雖不遇、不可謂不著文名矣。雄與王莽董賢同官、莽賢被薦拔超擢、而雄三世為郎、及莽篡位、凡用符命頌功德者、俱膺封爵、而雄僅以耆老久轉次為大夫、其恬靜不騖干求若此、惟感莽不殺之恩、而稱賞非實、此文士氣習固然耳、雄撰法言蜀之富人願齎

十萬錢載一名、夫以子雲著書當世、莫不群起誚之、而茲富人者、獨願齎錢十萬載一名、則富人雖眼不識一丁、不可謂非雄知已矣、雄何以竟不許耶、雄之人品不居然可見耶、客聞予言進曰、子終歲著書、如有齎錢願載一名者、予受否、予笑曰、鄙性不似子雲執拗、如有富人願齎錢乞載一名者、即數不滿十萬、予欣然而受之矣。

諫官多事如宋諸臣好議論諫官乞橫此大事多忿爭之議而宋遂覽也指掌揮談可稱玉論

韓歆

光武時、韓歆為論歲饑荒、指天畫地、言甚剴切、歆于是獲罪、夫峻聲厲色、不可輕以凌人、況君父之前乎、趙太后不欲以長安君質于齊、左師觸龍為婉轉導之、鄭莊公寘母姜氏于城潁、考叔亦婉導之、此皆從其至情真切處為之委曲開陳、是以其言易入、而他如諸御己之諫楚莊王築層臺也、晏嬰之諫景公殺圉人也、宰折

雎之諫魯哀公西益宅也、叔向之諫晉平公殺豎襄也、許綰之諫魏烈侯起中天臺也、香子留之諫齊宣王為大室也、東方朔之止武帝殺乳母也、則俱巧于規諷、未少有纖毫之拂戾、而君亦不覺入其術中、解頤聽之、夫亦求其有裨于國事而已矣、如韓歆指天畫地、無人臣之禮、可為訓乎、且夫朝廷之有諍臣、非得已也、唐德宗時、李泌請罷拾遺補闕、帝不從、然自是不除諫

官惟用韓臯歸登二人耳張方平云宋自晏元獻為政鄭公入參政多置諫官以廣主上之聰明于是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為諫官舉朝諫官之勢遂以日橫私說勝而朝廷輕矣又司馬光舉蘇軾趙彥若為諫官亦復不肯安靜繇此言之人主有諍臣而後無遂非飾過之舉人主有強諍之臣而反滋囂譁陵替之漸又況夫越職妄言悍厲不馴者哉豈所以彰都俞而尊體統也然則韓歆之得罪何足惜乎

良法明備正甚舉禁趨謁尤裨官方

徐幹

幹著中論云古之立國也五家為比、有長五比為閭、有胥四閭為族、有師五族為黨、有正五黨為州、有長五州為鄉、有大夫于是令聰明慈惠之人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以為教訓其出入行止會聚飲食各有其節不得怠荒以妨生務凡民之有德行道執者比以告閭、以告族、以告黨、以告州、以告鄉、有奇衺獲罪者告亦如之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而獻賢能之書于王、拜受之登于天府為命爵焉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夫鄉舉里選其來舊矣然未有如幹持論之詳切著明者閭里洗滌詐偽日消絕荒懈之端長勤儉之習顏閔興譽而蹻蹻不敢恣行此術乎當見之施行者也幹疾奔競之日長也又云公卿大夫王事不恤惟以接禮

賓客為務、以致列城墨綬之長莫不相尚以得人、于是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閽寺不閉。把臂捥腕。扣天矢誓。文書委于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遑省。能無慨也。幹所著論若此、噫嘻世之晚也此風尤劇、幣剌多于文移、趨奉襲為家譜、逐勢營私、恬不知怍、幹為之痛心識剌、極其形容、司衡者得是說而守之、于以澌褫仕路、裨益官方寧淺鮮乎、予讀而喜躍焉、深有意乎今日之舉行之也、

黄憲

豪傑未有無品題者、如曹公有奸雄之目、孔融有倨傲之目、東方生有詼諧之目、魯仲連有倜儻之目、蓋各俱肖其品、至于今想其品若親見其人焉、而況東漢之儒尤好題目人者乃憲何知人哉、當時荀淑戴良陳蕃周舉郭林宗俱高名之士、俱傾慕之、然竟未有題其品者、豈昔人所謂知其實莫名其器者耶、夫以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常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則其人居然可想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士生于千百世之上、使人企仰之而未得名擬、亦一恨也、天禄閣外紀所載憲吉息國枯榆之蘗事屬怪僻、至于司馬龍力敵三軍、懸千錢于百步之外、箭九發而九破、憲以計斃之、史亦未載、則固贗書耶

李膺

和帝之世、竇憲專權、帝與宦官鄭衆謀誅之、桓帝之世、梁冀專權、帝與宦官單超等謀誅之、而帝遂專倚為重、然則若等即欲不封侯得乎、即封侯、豈為過乎、夫以禍難之構起、諸臣無預為消彌之謀。而使內侍得操其柄以群奸之竊發。諸臣無大義誅戮之計。而使內侍得專其効。不令人氣塞乎。至于黨錮之獄、則尤可異、夫攻人

而期于勝、要必先以理法自持、乃當日劉瓆之殺趙津、李膺之殺張成、岑晊之殺張泛、皆在赦後、夫既已赦而殺之、可謂有法紀乎、張泛既捕、而成瑨復殺其宗族賓客二百餘人、徐宣既捕而黄浮盡收其家屬無少長悉棄市、可謂有人心乎。世風波靡、卓然以名節自負、然片語品題。遂定聲價、公卿以下步履到門。亦可畏矣、先是張儉匿于李篤家、外黄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而說之曰、張儉名士、縱在此、公其忍執之乎、欽遂去、此事若在今日可做得乎。其勢必致追捕迫索閭門獲罪郡邑之長併為受累。因以想見漢網之猶寬也。

皇甫規

世間名賢、定欲自表見、故或乘英主而勒名、或附豪哲以奮氣、所謂俱有凌霄之意、不作甕牖之想者也、漢天子始建封禪、而太史留滞周南不得與、遂發憤卒、齊莊公伐莒、爲賓五乘之車杞梁華周耻不與焉、趙侍公闘、遂死之、曹髙迫趙咨、不爲留、髙曰、趙君名士、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即解印綬至東海謁咨、遂歸去、漢黨錮之興、天下名賢多見遠者、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耻不得與、上書自言之、盖俱欲欣借先華以流聲區宇、于想而快慕焉、是俊士之豪腸烈夫之雄縣也、不亦偉乎、

蔡文姬

文姬十八拍、寫胡虜烟塵兵陣之景、蕭條酸辛、令人嗚咽涕下、而于父母鞠撫及家世文章、一語不及。應是贗筆。

蘇武文姬。遭不測之厄。留戎虜同也。少堅持之節。生二子同也。後俱南歸同也。可依異域合傳。

孔融

文章氣魄英雄之所以籠懾一世也孫劉曹孟德曷足成勛而終不如孟德雄視中原則以孟德之文章勝也光武與隴蜀各據要地而終不如光武廓落超然則以光武之氣魄勝也孔融一時聲望為人所推重然融初赴董卓之命即為賊所圍乞救劉豫州得免後曹操還融少府所爭者不過肉刑酒禁之小節而已操征烏桓

融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愼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此等語極奇極有趣然可以之譏曹公乎此其持論未必足以忤雄心而動義槩而適露其偏宕詼啁之短操與融書云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此等語皷骨打髓何等利害而融曾不為之備耶融酒朋滿座既未隻手扶漢又不能與曹孫劉之雄割據爭長而第以文章氣魄負一世英雄之譽大要世間有一種挑撻文人才既大氣又高胸無關格舌筆撩人不至于亡身構害不休史氏評融云軍旅之事非其所長然哉如子瞻謂融必能殺操予不信也

曹植

邯鄲淳詣植、植傅粉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劒、誦俳優小説数千言、謂淳曰、邯鄲生何如、于是乃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論天人古今政治文武之順、淳驚嘆以為天人焉、閲史至此、未有不快賞擊節者、前乎此有植耶、後乎此有植耶。高雅跌蕩之曠、秦漢以來一人耳。植箕豆之吟、吁嗟之歌、讀之令人慘絶、然當日曹公令諸

子各出鄴城門、而密勅門吏不得出、以觀其能、曹丕至門、遂還、植用楊脩計斬之、曹公大喜植退而憂曰、此禍之始也、繇是恣情自汙、飲酒不節、至于受命而醉、不能出軍、甚且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以怒公、則植畧無奪嫡自立之意、視大位若將浼焉、既爾而吁嗟、忿嘆、又何為者耶。為想鄴下開館、諸賢做得甚事。公孫弘開東閣招士、而不能逆沮淮南衡山之謀、後客館丘墟、壞為馬廐、况楊脩、一詞章輕佻之士、豈能希踪、蕭、曹、作佐國元勛、則植之不膺大命、何怪乎植未受命、而賓客如王粲、徐幹、陳阮之流、倶未得遭逢顯用、豈亦一時、文人之厄也。曹丕文章俊逸、武藝核群、今取其典論自叙、時讀之、欲為起舞、而兼輔以吳質之謹重有謀、當日曹公豈肯遽以植易之哉。謝康樂詩為六朝之冠、本于陸平原、陸又祖子建、蓋詞苑之指南、植即不稱

王、亦已足矣、夫以曹公之英雄、蓋世、而既生丕、又生植、當時曹氏父子亦盛矣哉、予每謂公智術莫測、掃盡群雄、以奄有全魏之勝、當傳祚無疆、而竟不然、則亦一時父子文武炳奕之聲華發洩太盡也。

諸葛亮

魯肅見孫權云、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勢、諸葛亦說權曰曹公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是諸葛與魯肅固俱主三分之議也、然周瑜謂魯肅云、聞先哲秘論謂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而亮初見先主亦云、天下有變、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自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蓋欲併宛洛秦川而有之、是諸葛與周瑜、固俱主兼併之謀也、而況曹公乎、揔之一時相遇、俱梟雄之勁敵、未易統一、故不得不暫為割據雄長之計耳、諸葛之伐魏也、營壘井竈、籬藩障幰、皆應繩墨、且據險屯田、為久遠之計、肯草草以三分了事乎、司馬懿擁涼雍三十萬之衆、而堅壘甘受困辱、但聞食少事煩、竊竊然喜之、幾幸其一死、大業雖未成、亦足以見武侯之規畧矣、

真是公知己

關侯

公英雄第一手、今之慕公氣魄人品者、并于日星山岳之不可磨滅、然至于論公心事尚未見血也、予知公者、敬為之讚、

所鍾何曜、所萃何靈、出乎無始、蕩乎無垠、筆追秦漢、刀叱風雲、足扶漢鼎、惟公一人、噫嘻、有兄顧惜小義、有弟圅率無文、諸葛衆務煩瑣、已不似沛上、與鄭侯之經綸、是公隱衷所不滿、而貞忠日月、竪手乾坤、精因延邀、彌惕德以玄湯難名、

賈逵

逵素為曹休所忌皖之戰吳人遣兵斷夾石休不能歸逵部署諸將救之左右請曰曹征東昔譖將軍不得督者十年今幸可假手矣柰何救之逵曰不然征東若亡賊將乘我之斃遺國家之憂今者敗我與江東共之也豈可以私怨而忘大計乎趣諸軍分發救之休乃得還夫人臣真心為國則宜迸力殲敵以慰君父即有宿昔之憾忿渙然冰釋其所捐者小而所全者大也自來邊臣不和嫌疑日起封疆既失身亦淪亡人不免于罪而已分其過悔恨何及乎予睹時事有慨焉固不能不服賈公之識量也

蔣琬

蔣琬為廣都長衆事不理毎時又沉醉人言作事憒憒誠不如前人曹褘識悟過人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嬉戲情奕盡人之歡而事亦不廢真異才也以較琬當為勝之然史稱褘當國功名略與琬比何哉蓋琬值元帥新喪之日人情洶洶在朝如門戶之失家督在國如嬰兒之亡怙恃而琬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是以衆望漸服蓋不論其表見之事績何如而惟據其神情器宇之安靜便足以厭物望而扶社稷大要國事張皇之日以才智紛馳之不足而以品識生鎮之有餘此千古評相臣之大槩也

屏史後卷四

目録

王衍　王戎
石崇　張華
嵇阮　魯褒
王導　温嶠
劉琨　謝安
高澄　權萬紀

駱賓王　狄仁傑
郭子儀　姚崇
李林甫　李泌
裴度　李光顔
牛僧儒　李德裕
元白　馮道
石敢　寇準
劉綽　楊億

蘇軾　董傳
程順　楊時
王安石　舒亶
張栻　蔡京
陸九淵

漢之熱鬧忽變爲晉之清虛自是靈心絕鮮

屏史後卷四

尊川鄧□侯著
義安吳　悅朝懌閱

王衍

古今人才之盛至三國時極矣其智策之奇異勇力之威雄歷代更無與比傳至于晉而壯氣火滅烟銷忽生王夷甫諸人出來瀟冷風流簡暢姜牙齒利靈發音輕雋今讀史如離熱焰塲而入輕凉境界使人氣骨俱清有趣有趣大要秦人洗漢人飾而晉人雅夫晉事何如哉武備弛於內威權之臣復制于外且胡戎何嘗不思其鄉里土地哉強覊之以拂其欲歸之念而疎弛之以恣其欲騁之志何爲者也則晉事焉可爲也是故清趣之談可以約理致而不可以消戎狄擾亂之塵麈無之旨可以恬世利而不可以彌權奸睥睨之釁氣運風俗適當其會竊鈎者誅竊開賑者爲高賢夷甫并之矣

王戎

戎之言曰老莊明自然此深于老莊者也夫自然道之始也天下惟自然為至貴蓋予觀于畫馬李公麟畫成染精緻俗工可學至率略簡易處則終不近其率略簡易者自然也又觀于音樂焉萬寶常損益樂器不為時人所好然聲雅淡太常所稀有其雅淡者自然也又觀之情性孔北海有自然之性固天授然矣又觀之體貌

嵇叔夜龍章鳳彩天質自然固為無倫之美矣又觀之局望阮籍口不譚人過而自然高邁固為一時之宗矣又觀之言論管公明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固為詞鋒之冠矣此以識自然之妙也而况讀書乎政治乎夫手祐聖籍吾咿不休床牖墻厠皆置筆研可不謂讀書然揚子雲少而好學自適不為章句訓詁徐庶孟公威石廣元之徒讀書務精熟而諸葛亮獨觀大意此則讀書之自然者可喜也簿案積塵手指莫給出入帶星循廣滯壅可不謂政治然費禕接納賓客嬉戲博奕盡人之歡而事不費王夷甫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此則政治之自然者可喜也蓋惟其自然故不煩費手湊飾之勞而動息以天機至于老氏則清靜玄黙想見太古莊生持論雲譎波詭怪誕萬狀而要廣縱以發其虚曠之旨揔之居心有主渾乎濱涬適其

理之所宜而順其勢之必趋乾坤自有應然之陰陽否剥人事自有應然之王霸聖俠物態自有應然之淳黠智鈍世情自有應然之歆笑罵涕而俱不足以滛吾精汩吾靈所為自抽理奮擘破儀象居而安之還返本然晋室諸賢明之精者以殄賊玄者以澄俗高者以傲世幽者以避害亦或有効有不効夫使其必盡見効則習孔氏之訓者果盡効乎否

石崇

或擬王逸少于石崇、逸少意欣然、予以為不及也、崇如許力量、其梓澤園中珍瑤服餙樓池歌舞之勝、俱人間所稀有、而況當晉代微弱之際乎、則其智畧何如乎、彼時朝廷不聞嫌而忌之。為分其積貲、而崇亦未有輸獻以為府庫疆境之需。如卜式之助漢邊、縻竺之佐先主者。乃尚敢與王室之親角鬪驕珊瑚之扶踈、列絲障于長衢。崇亦太豪恣哉。使非遭孫秀之陷害、則崇亦克保富貴、全門戶無恙也。唐玄宗召王元寶問其家事、寶對曰、臣請以絹繫陛下南山樹、樹盡、臣絹未竆。其鉅富如此、且意不無侈美、而玄宗反艷稱之、謂至富足敵至貴、使其不幸而遇刻削之主、則疑情猜忌、多方徵求、無論家藏之私畜、為帑積。即身命未可知矣。前代法紀之寬圓若斯耶。

張華

賈后兇悍多權畧、以揚駿衛瓘之重臣、后用計殺之。華未曾出片語伸救也。當時晉之事亦大奇矣。華事總朝政、威令在手、而一時諸王不繇徵召、操兵擅入、華不敢為一置問。又莫能制諸王之攻殺。是故楚王瑋則収汝南王亮殺之。河間王顒成都王穎則収齊王冏殺之。東海王越又収成都王穎殺之。此時朝廷尚有紀綱乎。先汝南王亮以諸侯入朝、録尚書事、華為共誅謀賈后、如拉朽耳。華既不能、及趙王倫殺后、又優容莫斷、何哉。華初意以為諸王叵測、未可倚信、乃其時亦不必借重諸王之兵也。東宮四率、卒伍精鋭、禁門之內、有何顧忌乎。夫智計勝、則絳侯紿用之而有餘。識力單、則華把握之而不足。晉事是以潰耳。

嵇阮

李崆峒曰、予觀魏詩、嗣宗冠焉、李白為古詩咸祖籍、、才真卓矣、李卓吾曰、稽阮稱同心而阮則體妙心玄、一似有聞者、觀其放言與孫登之嘯可睹也、若向秀注莊子、尤為已見大意之人、康與二子遊、何不就彼問道、當面錯過耶、此其持論真尊籍而陋康矣、然予考石林詩話云、嵇康乃魏宗室婿、雖不忤鍾會、亦安能免死耶、阮

籍雖不臧否人物、而好作青白眼、與臧否何異、史言禮法之士疾之如仇、賴司馬景王全之、然則籍非附司馬氏、未必能脫禍也、嵇康不屈於鍾會、肯賣魏而附晉乎、此其論又與卓老何大謬也、當日曹爽召籍為參軍、籍固以疾辭、文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大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夫使籍誠不自愛、能為此乎、山濤欲舉康自代、康與濤絕交書曰、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代、且自詣獄明呂安無罪、而諸書載康性含垢藏瑕、未嘗見其疾声倨色、則康之品又居然見矣、大要二子皆負超人之懷、遭亂世之感、夫採藥遊山、當其得意、忽焉忘返、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此俱可于世壒中求哉、且竹林諸賢、個、、俱有意想、非但二子也、

寫仕林情態逼真矣

魯褒

簷曝偶談云魯褒錢神論世多以為然至以兄呼之殊可羞予謂不然孔方有神兄未足以盡之世間好事全憑此翁即令市兒稱父欣然矣手有咏錢詩云貧免無計只聲吞居積偏栖豪富門事變臨時能續命精光露處可移魂真成排闥手堪熱尚覺呼兄名未尊為嘆仕林珍重意多情語咲是黄昏詩不佳然暮夜投金多情語笑儘足形容

王導

朱晦庵云王導只周旋入過一生此未易言也晋時事勢扶危極否本不宜靜而導云鎮之以靜群情自安豈漫無主張者當日大將軍之變内消主上之猜疑外彌同氣之奸逆隨機順處安扶宗社費許大周旋却非此老不能

温嶠

王敦欲以不孝廢明帝、皆云温太真所說、以重問温、曰鈎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此語非嶠不能發、亦不敢發、遂足以尊人主、而折奸邪、不軌之謀、錢鳳為敦用事、温謂人曰錢世儀精神滿腹、鳳悅結交于嶠、及丹陽尹缺、嶠謂錢鳳可用、蓋實出之于外也、敦之餞鳳也、嶠偽醉以手板擊鳳幘墮地、曰錢鳳

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此非但令鳳無色、即敦亦覺氣盡、敦謂謝鯤、正復殺鯤等數百人、亦復何損、奸雄語可畏、然遇嶠未始不為退折、嶠膽力何如哉、世說謂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温常失色、大要晉世尚清言、温豪爽喜慢語、故不為時賢所盛推耳、三千人洒泣登舟、清談靡靡者能之乎、

劉琨

王浚遺石勒麈尾、勒置懸壁上、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及聞王子春言浚之暴虐、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遂擒斬之、奸雄智計之妙若此、夫浚何足言、劉琨志在匡復、與浚為脣齒、彼勒之脩牋送質、其足信乎、琨信之、遂有二心于浚、夫浚亡琨其能自立乎、晉陽之役、琨父母並遇害、并上之戰、全軍皆

沒、琨何不三奏胡笳退師耶、大要石勒英武磊落、善用兵、自謂遇光武當與並驅中原、此非過分之談、如琨輩渠直以書生耳之、非敵手也、況王敦大奸雄人、即殺琨亦復何損、祖逖稱人傑、敦讋憚不敢為逆、勒畏之、致為修祖墓、及逖死、勒遂侵略邊鄙、此固不負鷄聲劍舞之雄、非琨所可擬也、

謝安

謝玄出征安處之悠然桓冲以根本為慮遣三千精兵入援亦固却之若絶不經意者予考謝萬北征未常慰撫衆士安審其必敗乃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悦其心又自隊主將帥以下安俱為身造邀謝及萬事敗以安浔免則謝公外雖簡略而意實詳慎當日淝水之後非必無見委之不經事之少年也毋亦國勢之興亡兵家之勝敗黙有机焉在人情氣數之外不可以意見測度而神識者自能了之耳晋室諸賢論者咎其崇尚虛無以致誤國而至於王導謝公則俱推其有匡扶宗社之績不知王因事成功謝和静鎮物其含忍有識力要皆浔虛無之旨而善用之者則豈必虛無之真能誤國也

楊龜山云謝公析屐安知非偶然乎

世間未有百事盡如意者受享風流至謝太傅極矣然劉夫人奇妬亦大不快意事客曰夫人即妬公猶浔携妓予曰終費照管

高澄

高澄性沉静簡言笑然梁魏南北通好無不以品貌言辭相高其遣客㗖命必極一時俊乂之選務梁使至鄴下為之傾動至宴會之日賓主相當論難鋒起澄密使人覘之一語制勝滿席歡動澄輙為欣躍拊掌大咲夫使命之館自古重之不欲以菲才貽君國之羞是故齊國敦好于晏嬰西蜀增重于秦宓然未有若斯之盛者盖其一時矜尚遂以成風亦南北一大奇事也

天地自然之利揮塵而談洞如指掌

榷萬紀

洪範八政食貨居首豈諱言利哉太公封于營丘地薄民少闢草萊居之于是通利末之道極女紅之巧以致齊富彼禮教信義之國其敢與之爭強乎管子善輕重開塞之術非但富齊并以富周天下之黄金歸周若流水仲之功不赫然乎漢高祖既定天下民無葢藏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文景之間盖汲汲矣賈生遂有禁民間奢淫驅緣南畝之議然第知所以節之而未知所以開之且文帝日以射獵擊兎伐狐為事亦未嘗有豐亨廣大雪耻竟夷之想也武帝海內虛耗時即有公孫弘百輩何能為乃桑弘羊奪商賈山海之賦歸之朝廷國用豐羨于是天子攘九夷平百貊建封禪之典賞賜百億萬皆取足大農至昭帝時賢良文學對策願罷盬鐵酒榷均輸之官毋與天下爭利

此所謂書生不知時務者而弘羊以為此制四夷安邊足民之本是弘羊之有利于國非小也劉晏未任事之時中外艱食京師米斗至千宮廚無兼時之積及晏榷鹽鐵歲入錢逾昔十倍蓋本管子鹽鐵之議而善行之者乃其置諸道租庸使皆慎選臺閣賢能為之其簡核出納一委之士人則晏之法何嘗不善乎趙開為茶馬使盡變更舊法于是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

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前此未有然開謂張浚曰蜀之民力竭矣錙銖不可加則又于足國裕用之中寓樽節仁卹之意者也總之數君子心思既細才智復大上足濟君國之急而下未竭民之膏非經濟之臣能之乎唐太宗時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釆之歲可得數百緡太宗不喜黜萬紀使還家予謂每歲數百萬緡之銀為入不少即取以富國裕民亦無不可蓋天

地自然之利有國者所當留心而惟則天時有請鬻苑中蔬菓則為不必若如少府監裴世舒之請賣馬糞歲得錢二十萬則大可哂笑矣

駱賓王

武后見駱賓王檄文嘆曰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宰相之罪也孔熙先博洽負縱橫才憤不得志遂謀作亂上奇其才慰之曰以鄉之才滯於集書省此乃我負卿也黄巢舉進士不第賦菊詩有滿城盡帶黄金甲之句朝廷不能用遂倡亂陷長安李振舉進士不第深嫉縉紳言于朱全忠有白馬驛聚殺之變儂智高發三

解不得志遂起兵兩廣張吳兩狂生累舉進士不第游塞上詩云好着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入别人家韓魏公范仲淹奇之不能用走西夏啓元昊之釁蓋異才之士不能控制之使不為人用則當羅置之使為己用若泛泛流落則其英心勃氣收煞不住一定要另尋出頭此駕使英傑之智畧也

狄仁傑

武后尊禮梁公極矣漢廷諸臣更未有能感服呂后者公立朝之初力救權善才范懷義得不死王本立恃恩用事公發其奸請付法司又請焚淫祠直聲既已滿著而武后稱公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蓋亦相知之深矣而公之奇妙全在知武承嗣張易之等之奸惡不與之攻治剖訐惟以姑侄母子之情委曲感動于是承嗣等

未有深求于公而公因得以奏夾日之勛及殁後而張柬之等為謀不預風雨雷霆聲震戶牖公英靈固猶生耳其後張九齡稱名相然事無大細俱爭故李林甫得以中傷即以郭令公之才望亦為魚朝恩程元振所短致解兵柄此以知公作用之神未易擬也

吴豪特异于僕隸奇矣而偶致飄動如見活子儀

郭子儀

漢高祖性踈豁其微時與諸客集于呂公坐中乃于諸客無所不狎侮即彭越酈食其輩俱一時之豪然跣足接見之若絶不足經吾意者此大英雄舉止也夫為名將相者亦然予觀張耳陳餘當徒步起兵之日其賓客厮役莫非天下俊傑予心切訝之两君即事不成可不謂英豪哉郭令公以身係唐室安危者三十年論者見

公之討吐蕃諸虜誅鄭景山令田承嗣下拜以為難予謂此不難也惟大將李懷光渾瑊輩皆出公麾下然皆身擁重兵立功權要又俱跋扈不可駕使之人而公頤指氣使如奴隸之趨走于前唯諾聽命則誠難耳僕固懷恩勇冠三軍剛決凌人懷恩反京師震動而公徐曰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無能為也直以手掌搏弄之亦所謂若絶不足經意者夫德業可以乎聖主而不能滿肘腋之覬望威力足以讋四夷而不能戢帳下之心志如公品望古有之乎則公之免胄示回紇目無全虜又何足經意乎真千古人傑也

姚崇

姚崇謁告，政事委積，盧懷愼不能決，崇須臾決盡，頗有德色，以問紫微舍人徐滸，曰：公可謂救時之相。崇投筆喜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夫參苓附桂，取其足以療病；剛柔緩急，取其足以救時。是故周召之鼎平，管晏之功利，其極調停極玄妙之處，要不過是救時之相。惟時異而所以救之者亦異，如良医救病，不執方以治，是故

子產之救鄭以威嚴，商鞅之救秦以刻急，蕭何之救漢以寬仁，謝安之救晋以簡遠，各因其勢，各乘其便，要取其足以固宗社、底輯寧而已。黃霸除盜興化，出穎川之民于水火之中，其才詎不足以救時，然為相功名則不逮，以是知相臣之救時與郡吏之救時，固不可同日語也。唐太宗謂楊師道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夫此濫不濟事之人，足以救時乎？史稱崇善應變成務，三為宰相，于緣邊屯戍、士馬儲械，無不周知。跡其規恢迅敏，四應俱給，予以比於漢之費禕，俱救時俱未易才也。

李林甫

安禄山反前三日宴大將十餘人錫賚甚厚各付畫圖一幅令直至洛陽諸將承命不敢出聲去及至洛陽悉如其畫無一差者奸雄智計之妙若此禄山每見林甫則汗浹沾背蓋禄山有奸即為林甫所燭故畏之然而三道勁兵盡付其掌握則林甫固在禄山詐術中矣漢中常侍張讓毋死歸塟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李適之為太子少保與林甫有隙其子衞尉少卿李霅盛饌召客畏林甫竟日無一人敢往此見林甫竊持威權較之漢內侍之勢為尤横也然使在東漢諸名士則不然即其不赴張讓之塟則斷然必赴李霅之召也此東漢節義之高也

李泌

李泌自言臣功太高迹太奇史稱兩京恢復泌之謀居多今觀其請復府兵請罷拾遺補闕請遣安西域之兵往東北取范陽請以惡繒染為絲纈與吐蕃易牛請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請屈己與回紇市馬其持論俱極高奇泌灑灑言之而帝亦唯唯聽之然惟于市馬一事勉意曲行之耳豈其大言高奇之過帝以為迂濶難行即行之未必効耶帝以建寧王倓為兵馬都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泌何為欲止之及倓被讒賜死泌又不能早為之地何耶肅宗謂泌曰不意卿疑朕如此是以朕為勾踐也泌欲請去德宗曰卿何自疑若是泌曰陛下於所生之子猶疑之疑之一字可畏況君臣覿面對語耶則泌固不如子房相信之深跡其規畧似于子房之運籌決勝亦當稍讓耳

裴度

漢宣帝留心吏治綜核名實史稱其上下莫有苟且之意只此無苟且而宣帝之治炳然矣諸葛武侯匡復漢祚乃武侯小史云自諸葛公去後無如此妥當者只此妥當而諸葛公為不可及矣蓋不必過求之然亦更無所用其過求矣裴度論藩鎮云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夫處置得宜即所謂無苟且之意所謂妥當既無苟且矣妥當矣又何不得宜乎此以知一切事機不論朝國不論大小不論安危緩急惟在有以處置之噫未易言也

李光顏

裴度言於帝曰光顏勇而有謀必能立功故淮西之役光顏獨當一面溵水之戰諸鎮畏懦莫敢前惟光顏挺身敗之裴度築有赫連城為賊震壞光顏力戰却之李愬謂唐州士卒曰天子知愬懦弱故使撫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於是淮州人輕愬不為備所憚者獨光顏耳李愬入蔡擒吳元濟其事雖云極奇然亦極險矣雪風夜凜士馬縮慄死者甚衆監軍為泣下假令有賊兵為之守禦奮挺一呼即坐成擒耳何以行七十里之遠方至懸瓠城而竟無一騎一旅乎蓋縣賊衆屢懲敗衂畏光顏之智勇以為禦光顏而他將可無慮于是盡悉銳卒老迴曲以抗其鋒其于愬所入之路畧不為備故愬得以乘隙擣虛而成斬關陷城之績今論者第知度之知將善任愬之運智出奇為不可及

而不知光顏當鋒扼要，遥為制勝，以成此絕險之功，即其郄歌舞名姝，蓋非但戰将之雄也。

韓愈

茅鹿門云，僕讀退之所撰柳子厚墓銘，痛子厚一斥不還，以中朝士無援救之者。彼時退之已躋考功，晉列卿，若稍肯出氣力，謁公卿，如三上宰相書之類，子厚未必竄死于粤也。退之不能援，而顧吊于墓草既宿之後，晚矣。予謂不然。夫退之作毛穎傳，人競傳為怪異，子厚謂如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又子厚得退之所寄詩，先以薔薇露灌手，然後發讀。即其所著蜀日越雪之論，其推尊退之甚至，則退之生平知己，更無過于子厚者，何以恝然不一救耶。退之當日一片熱腸，其生平所薦援，如孟郊、張籍、程昔範、侯喜之傳，不惜百口吹噓，況平日所稱投契莫逆在患難者乎。大要子厚文章雖高，而人品汙下，其結黨王叔文、韋執誼輩為死友，于壞朝政，即退之亦鄙薄，必不肯為救援，何況

滿朝之士乎、
杜甫論房琯、肅宗大怒、崔圓等為之救營、時顏
魯公為御史中丞、曾無一言、亦不可解、

牛僧孺

僧孺出鎮揚州、杜牧為書記、供職之外、惟以宴
遊為事、珠樓翠箔、馳逐竟無虛夕、僧孺重其才、
潛令三十人易服隨後潛護之、亦絕不令牧知、
于是牧所至成歡、無不會意、予閱此、未始不嘆
牛公品致之高也、夫才人放蕩、所從來矣、氷簾
絡而筆烟流。玉挽陳而歌絃奏。凌人傲骨。髣星
月以盤桓。悶世孤懷。游紅粉而繾綣。韶光堪惜。
雅與偏豪。是則高人之意韻也。然而風塵姓字。
已署案牘之銜。桺市行踪。未滿流俗之議。雖文
人難拘以繩束。而罪過何免于風流。若非異等
之知。敢希優容之遇。至如牛公重牧之才、而愛
惜逾分、破職守之常調、作局外之殊觀、則千古
所罕覯也、

李德裕

帝索盤絲繚綾千匹、又取夫馬盤絲擲豹文彩華麗、俱爲過多、德裕俱請止之、可謂以節儉導君者、然其自奉、每一杯羹費三萬錢、亦過侈矣、平泉莊園亭之勝、極人間所未有、貽戒子孫一草一石勿以與人、孟嘗君謂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然哉、乃崖州之謫、公卽自身不充、消受矣、史稱公性不喜飲酒、則盃羹之費將安用之、且亦何事醒酒石爲乎、予有咏云、最是平泉花石美○可能移置到崖州○又崖州可是充腴地○莫藏杯羹三萬錢○此老真成癡也、雖然、八百孤寒齊下淚、今有其人乎、

文人矜負不無感慨之懷故於境遇極其企羨

元白

元白才情高脱、兼宦勝地、白守杭州、元除浙江觀察使、一時藻韻霞筆○流耀湖山○大極詞人之快○微之以州宅誇樂天、詩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住蓬萊、樂天亦有以西湖誇微之詩云、知君暗數江南郡、除却餘杭盡不如、又時吳興守錢徽、吳郡守李穰、皆文學士○又皆生平舊友○日以詩酒寄贈○其人傑地靈○互爲映發○風流藻繪○寵錫名區、千古猶堪羨也○

何仲言之揚州梅花、蘇子瞻之杭州芙蓉、謝玄暉之宣城青山、沈隱侯之東陽吟咏、風景才華、時相觸發、不負詞人、

文人精光奇、怪、原自包裹收斂不住、必借山川之靈以發之、是以性靈舒而花鳥呈○片幅傳而伶絃奏○一字搜玄○群公失美○千言得意○白日欲儷○人間樂事○孰逾此乎○第以位置清華○吐

氣雲生。勝地乞璽。筆花偏艷。則元白二君子景過獨勝。予所為津、致羨也。

樂天自作校書及致仕、其俸禄多寡之数、悉載於詩、如為左拾遺詩云、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為蘇州刺史詩、十萬户州尤覺貴、二千石禄敢言貧、為少傅詩、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及將下世猶作詩、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益其淡然自足不欲虛縻俸禄之念至今可想、

樂天八十致仕而自以為達、賀知章八十六乞鑑湖、而宋儒傳之隱逸、奇甚、

馮道

葛伯不祀、於湯何與、湯使亳衆往為之耕、拂情甚矣、更有異者馮道耕于野、躬自負薪、鄉里有荒其田者、道夜潜往為之耕、矯情希譽、遂至此極乎、道與趙鳳同為後唐翰林學士、自記云、天下儒生僅餘萬数、殿前學士只有兩人、亦大厚顏哉、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契丹主亦為此叟瞞過。王荊公酷愛馮道。謂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不待卓吾始說好也。

石敢

舊云石敢當五代劉知遠勇士也謂其勇無人敢當故名予考後唐應順末少帝失位自洛涉河與數百騎欲奔鄴時晋高祖改鎮常山亦自郡詣闕夜與帝遇于獲嘉東遂俱入衛郡之郵舍是夜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害高祖詐屏人對語坐于亭簷其後伏者俄起左右驚擾御士石敢素有勇力擁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力當其鋒尋死焉蓋本名石敢或因其勇于當鋒遂謂之石敢當諸書及今碑刻固俱誤也

寇準

先契丹入寇準請練兵據要害以待之及澶淵之役準言于上曰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赴援者日至陛下何疑而不進乎此知公雖飲博諢呼自如而胸中主張已定所謂出奇以撓其謀豈嘗試言之也契丹數十萬之師卒不足以當北城御蓋之一呼壯哉公愛飛鷹走狗每宴客闔扉脫驂性豪宕有膽氣故能破舉朝依順之議以成奇勛可不謂人傑乎準又欲邀契丹使還燕薊之地真宗竟不從昔唐德宗以回紇之會為恨而真宗以澶淵之盟為恥則計晚矣真宗幸澶淵已經渡河忽日食將盡帝甚懼欽天監奏兩軍主和帝自閱天文志亦主和已契丹果遣使請和然則當日和議雖關人事固亦天定即公不能為之計耶

劉綽

甚矣羨餘之說之害民也。唐宣宗時、張潛上疏云、藩封代移、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為課績、此非賦斂過差、及停廢將士、削減衣糧、何從而致、宣宗嘉納之、陸贄論裴延齡疏云、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益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數語最為剴切、王子野還荆湖北路轉運使、獨不進羨餘、故他路俱疲、而荆湖晏然、

彭季長繼之、曰、衰民取賞、吾不忍為也、亦竟不獻、後唐祖時、倉吏歲終、獻羨餘萬餘、後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掊民剋軍、安得此耶、李崧奏羨餘、後晋高祖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各重懲之、宋藝祖時、諸場主吏俱有羨餘、張全操亦請罷之、宋漕使劉綽進羨餘、太后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豈因獻羨餘進哉、綽有愧色、繇斯言之、則羨餘侵剋為弊最著、自昔明主賢臣、斷斷乎不喜之、蔡京當國、索求倉儲代輸、歲餘之利、于是法壞、民日以貧、乃今言利者以為美績、獎予有加焉、而其人亦不顧惜小民脂膏、苛取以曲承上意、則何怪吏治之日甲、民生之日蹙也、吾論此、居官者當俱存之也、

宋儒不肯安靜故少和衷之誼桃溪胡然

蘇軾

軾作水調歌頭云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上見之曰蘇軾終是不忘君量移汝州可見當日片詞小曲亦得上聞即臣子忠愛之所形主上未嘗不為曲體而矜全之未始輕為擯棄也軾為人有習氣善譏誚予觀古來名臣之多無如宋代若然賦性俱不肯靜其意見各相持議論又不肯相下史稱呂夷簡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范仲淹規模闊大然為忠盡才力之名臣乃仲淹以言語忤夷簡致放逐者數年司馬光稱與范鎮為異姓兄弟而至論鐘律則終身不合蘇轍議雇役與司馬光異而調停之說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韓琦謂才器入麤入細乃是經綸好手其于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即如司馬光呂公著之事業最為卓然琦亦有才偏規模小之議富弼與韓琦歐陽脩議不

合又琦脩之死弼俱不為祭弔真嗔忿之極矣司馬光與呂吉甫在上前論事爭怒上曰相與講是非何至乃爾而至于軾之與司馬光則盛氣相加雖俱懷忠直為國之心而不無凌厲過甚之處一時氣習若此蓋予因有感于往者商鞅范雎之儔以異境之人一朝徒步入秦王委政任之所為法令俱極駭異人耳目者然舉朝更無一人阻撓宋則不然自來惟宋室之議論為多夫議論多則人臣固不得効其協衷之美而人主亦不得伸其獨行之威各攬事權宜淆惑又何怪王荊公新法之必不能行也

董傳

宋進士董傳家貧無妻父死不能葬東坡欲為薦于朝遂卒東坡上書韓魏公乞為共葬之此坡公用情之厚然予竊怪馬夫傳好讀書善詩文及楚詞非無才也業已第進士非不貴也才子而登顯第則尹姞之家應争為締好何以貧到骨幾死且至無妻耶坡公此時爵位尊膴既重其才又哀其死即捐金致賻不難何以云氣

力微薄不能有濟而必求之魏公又轉之陳繹學士宋廸度支諸君子耶吁傳才矣貴矣惟以家用不給親友莫援于是生為無室之人死作乞憐之鬼貧之累人可畏至此先傳無妻有彭駕部者聞坡公欲薦于朝許嫁以妹噫嘻駕部不許已成之進士而許將薦之官人不重胸中之詞賦而重居官之勢利世味人情真可嘆已

程顥

程明道精于理學而與物和粹又無一毫粘帶范淳夫云顏子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陳瓘每得顥文必冠帶誦之其為人宗尚如此顥性拘謹遠不逮其兄然顥舘于韓維侍郎韓欲贈以金藥襟顥遂乞歸其品甚高顥與邵雍同里巷三十年未嘗一語及數學又真有見地者顥塌麥有問麥價者顥云依市價蓋不欲减價近名

云以是知道學之士固矯然自遠于俗第其束一時之賢俊以就程門之舉止則必不聽約紛起之論見以歸究無欲之旨要必傲然笑之而況朝廷之上邊警屢聞之際其能堅信而固守其說乎是故言之而不行即行之而未必効則亦正心誠意之厄會也

楊時

金人渡河、李綱請據要津絕餉道、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宗澤聞二帝北行、即援兵趨至大名、欲渡河擄金人歸路、斡離不還金、种師道欲乘其半渡擊之、一時三賢俱斷然欲擊之、不肯以三鎮予金、而其後又欲挾金人使復三鎮、蓋與寇公澶淵之議論識力何異乎、而况此時與澶淵之事勢不無分、蓋澶淵敵尚在河外、今敵在

河內、澶淵惟欲擊之使不復來、今欲邀之使不得去、則必勝之勢在我、豈宜以怯懦錯過、楊時理學人、乃其論河朔三鎮之利害、必欲以重兵殲寇、亦何壯也、第其識論王氏之學、致不得安其位以去、蓋有急切匡世之意、而無相識展唇之妙、夫重敵逼城、宗社傾覆、既欲行其道、此等姑置之、俟恢復後徐議可也。

荆公極好新奇今謂其極酸庸不錄伊不氣闇

王安石

荆公博學高才、韓魏公以為王廷評頗識難字、則宜公之憤悒不平也、公人品高潔、在政事堂惟噉魚羹飯、群臣於荆公多過情之論、惟君實不以為奸、但言不曉事、又執拗耳、及聞荆公卒、又箴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一切贈卹之典宜厚、此雖溫公用情之厚、亦可見安石無禍國之心、當時已俱知之、不待今日始發明也。

溫公不曉事三字、却下得不輕、既不曉事、尚可為執政乎、尚有不流毒宗社者乎、荆公性執拗、寧肯虛受禍國之名、必不肯實受不曉事之名也、荆公立法、似有善者、第能行之於一郡一邑、而不能周遍之於天下、蓋物土不同、人情各異、公必欲行之、此所以為執拗也、荆公天下第一極好新奇人、作第一極酸庸事、經執取士是也、荆公見蘇長公中式文、謂呂申公曰、若安石為

考官、必黜之以其類戰國之文也、夫長公之文、絶與戰國不類、又是極新奇人說極酸庸話、荆公見蘇長公表忠觀碑、反覆讀數過、以示諸客曰、諸公未之知、此司馬遷諸侯王年表體、夫文章自為家、既新奇、又何體之足擬乎、荆公每事自出一見、故持論若此、荆公病、亟須人參、有貽紫團參者、公必不受、予謂當時之以善言進、公者皆紫團參也、

楊億

翰林清切貴重、太宗每云、詞林寔神仙之職、真宗謂裴湞井曰、學士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每用七宝金盤賜食、并賜蓬萊池魚鱠、及燒香酒、供擬優厚、又賜錢一千貫以為食本、每撰制誥、有潤筆錢、陸扆年輔相之日、送學士光院錢五百貫、可謂榮矣、然官最清貧、楊大年表辭云、虚忝井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

之病莫興、方朔之饑欲死、語甚酸切、按億為人負性氣、一夕真宗召見禁中小閣、從容顧問、已出文藁數篋示億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億惶恐不知所對、再拜出、恩禮漸衰、盖億剛愎寡合、或被譖不為上所滿、則億之亟求解職、非專為貧也、

往時外吏權重拈出以見近事之束手

舒亶

范錯為內史穿府門南出鑿廟壖垣丞相申屠嘉欲奏請誅錯錯乘間為上言之得不誅嘉怒曰吾當先斬以聞宋璟奴張昌宗易之下獄俄有詔原之璟嘆曰吾悔不先碎竪子首以是知漢唐宰相于內史及親臣亦得行斬不須奏請其權顧不重乎義縱為定襄太守一日殺四百餘人李公弼守城都有營卒犯法者公先杖而後斬之此郡守之斬人也黃蓋為石城長有兩掾犯法斬之張詠在崇陽有吏盜庫中一錢出其鬢傍詠斬之有小吏忤詠亦斬之此邑令之斬人也若舒亶一臨海縣尉耳民有醉酒逐其叔毋者亶執而斷其首投劾去則縣尉亦敢于擅斬人矣亶作詩云一鋒不斷兇渠首千古誰識將相才時王荊公當國非惟不罪反稱之為改擢官御史東行不已奇耶大要宰相權重此

固不待言至於外吏則自晉時刺史得兼兵民之政其權已重至漢郡守尤為橫厲及唐元載裁抑京官祿薄多從外官乞貸其時郡邑之權日重一日不獨藩鎮得自專也至於宋歐陽公請將外吏之錢糧獄讞一切關白朝廷于是郡邑之權始輕然猶有縣尉擅斬人之事若今日能寬法網乎

張栻

栻父張浚、曉習邊事、上謂浚曰、曩聞朕鄉柳州、朕不覺羡覆於手、每使來、必詢問飲食多寡肥瘠、其知遇可謂隆矣、衞士見浚、以手加額、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兀朮餂敵為色變、夕適其聲望可謂著矣、誅苗傅劉正彥、請身任陝西之事、力求乘輿、小舟池陽、其忠義可謂篤矣、然而死曲端、任酈瓊、詆李綱趙鼎、用舍惟意、趙哲之敗、不能聽王彥劉子羽吳玠郭浩之阻、以致五路悉陷、山東之戰、不能聽史浩陳敏唐文若陳俊卿之阻、以致軍械盡喪、宗社土地、輕置一擲、浚誤國非小、朝廷知其用查籥馮方之匪人而不敢去。天下知其符離之辱國、而實録時政紀不敢書。浚亦大有權力哉。時胡銓王十朋汪應辰輩、皆浚門人、為附會之、其子栻固道學人也、督府李椿貽栻書云、藩籬不固、儲偫不周、將多

非才、兵弱未練、盖欲其養威觀釁、徐為之圖、浚何不少留心耶。夫正心誠意之談、不能感動剛愎之父。而欲潛格庸懦之君。不能用之于過庭幾諫之時、而欲行之於堂陛蹇諤之頃。予未見其可也。虞允文置材館録收士、乃於栻全不加料理、厥有繇已。

蔡京

京之智險足以蔽人主使不疑傾滿朝使之不敢攻京持論以紹述神宗為名題目却是好聽知開封府奉行司馬光更變新法無一違者光甚喜之可謂幹略之臣古僕射以武官善射者為之謂役于射事也至唐始重太宗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左右僕射則宰相也京謂宰臣不宜稱僕于是改左僕射為太宰右為少宰自唐宋

來襃封之典最為簡略如給陳太卿止封郡秩少卿及陞朝官止封縣秩之類京貴如此郡邑可知未許以本官封也京建議請以本官封足稱卓然之見後竟不果所謂以人廢言也當時東西京俱避其名改稱畿左畿右亦橫矣哉童淳極奸而京尤勝之然人俱不屑齒淳門人林特獻詩為壽淳謂其詩道已不着意頗嫌之特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者以其不似令三四易之畫工怒曰若畫得似却成甚麼模樣滿坐哄然

象山獨得之解今始透髓發明揭盡迷障是大有裨心性文字

陸九淵

孟子指楊墨為異端諸儒指佛老為異端而象山獨謂千五百年間凡講學者皆是異端又謂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從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張子夏之徒外入一學若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卓哉先生之論從來未有當日孔聖指示諸弟子何等簡直精切即與顏淵論為仁亦只從視聽言動的然可據處用工力共証本原直挈要領並無一語枝蔓即以子貢之多學而識到領悟日卻說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蓋都是虞廷精一之旨斬盡枝葉尋根透悟故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是志甚的立甚的不惑甚的到五十明、白、說出天命來到六十耳順七十從心不踰矩又是順甚的不踰甚的故知大聖工夫只在天命上做是更有二乎

中間有性質沉潛穎悟聰慧者便自豁然有會見得天地間百物流行事體布露種、活、潑、、都是我自家心上有的都與孔聖微言指點一毫不走作不差移故確以為乾坤不二之妙羲文已畫之秘即此便是所以顏之心齋參之唯只是定靜安慮做自己工夫更不須疑難問析了豈意後來章句之徒支離訓詁牽強附會此問彼答証同剔異迄無已時夫使其可附會訓詁則當日孔聖何不親口傳授令游夏輩訓詁之以貽後人也象山謂凡講學者皆為異端非必如佛老道學之流第以其異乎孔聖當日一貫之本旨者即為異端也宋儒議論多歧衷真彼時若非象山極力救證將有汎漫不知底止者且宇宙之內何可無此道學何可無此涵養何可無此識見何可無此議論也鵞湖質辨往還數十析晦庵初猶牴牾晚年有得與象山

書云邇來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固已心屈而痛服之矣象山云某從來勤理會長兄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看書蓋象山雖厭章句之學而其勤讀勤理會如此所以卓識高論發明洞透遇衆議沸淆之日而自標意旨如喚瘵者使之醒焉後有學者未易及也

屏史後卷四終

屏史小跋

吾楚尊川鄧寅侯先生來守龍湖刻屏史前後九二十餘卷而志適承乏屏山属董較讎之役神想俱為之立盡也夫讀古人書以為史子長孟堅以下何非史但據事直書何嘗有指外之稍趣中之趣以發文士孤幽之懷以為供情酬性之語友風子雨侶月儔花何非語何嘗於淡漠霏微夷猶坦落中寫出千百年不朽之貴所以傳人與傳書不同即如太史公作屈原傳寥寥無幾着舉離騷九歌九章天問俱行于忝際騷耶史耶今觀寅侯先生屏史自黃帝暨陸子靜咸着評隲似史而其間凡所具舉悉有縹緲烟雲之致則又非史他如酒茗文俠咲謔諸種種雅而莊麗而敦迤折而秀一語道斷令今古人咸聞跫谷之音則又似史此其繇來何耶大抵能此者天也非人也朗刼天也非一刼天也

揔之胷懷高寄鑠骨姍姍出入水火中不得自然之性以書洞濶仰作聊城白衣所以言言非史言言史耳然名屏者何也或曰語簡懿可登屏應曰不然昔孟嘗君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賓客語雖然不獨孟嘗也坡公亦有之文雅風流古今人豈相遠扎屏山令貢其志書于意眉亭

〔明〕朱謀㙔撰

玄覽八卷

明萬曆刻本

玄覽序

今業文運中天家鉛戶槧豈不烝烝稱盛哉大都纘采含英摽華忘實人人言之而人人不知其委是為擧帨又或管斑脟鼎振襟肘出如窶子說金竟為懸想是謂羔袖間者炙轂雕龍天頭馬角核之實用靡有指歸是謂飾羽此皆襲歸扶藕耳假其名適足以亂天下矧曰

懸書國門此輓近世士尊耳目而冥搜綜核者寡鮮其人也玄覽者鬱儀宗侯之所哀次上下凡若干卷宗侯於學無所不窺下帷幾十季馳驟數千載籍汰繁黜詭爰有是編闡天地運行之秘通夷夏風氣之宜程民用物力之則極蟜動萌育之因靡不尋流導源析蠱根始閱之若倒淵客之舟而游五都之肆觸目琳琅應接不暇裒然實學矣夫梁孝劉安兩賢王也兔園之簡捷之鄴枚輩即鴻寶字挾風霜亦八公之徒相與潤色蓋彼志在噉名不嫌攘善英雄欺人耳孰有嘔心化蠹退筆成冢躬韋布研討之業如宗侯者洵詞垣之元鑑而藝圃之武庫也衹今

聖主右文宗正條方在議通以宗侯博

玄覽序　二

識使之委蛇石渠天祿之間黼黻

皇猷用備顧問即太乙之藜當為掩色亦旦暮遇之耳宗侯精易學著有駢雅業已梓行於世此未足以盡宗侯也

萬曆甲午歲孟春吉臨海社弟王士昌

撰

玄覽序

國朝諸侯王寵以名位唯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英俊賢豪之士困於令甲摧眉抑首往往而然須討臣題覆雖著試吏之條未覩赫然

明命當事者依違既久壅塞不行故肺附之臣思自表見於世者僅造作文辭冀託空言以垂不朽若吾豫章列侯是

已豫章自　獻王始封首倡文教著述之富汗竹盈箱遺烈至今詠頌不絕後嗣承序代有聞人然皆奮藻騰觚凾宮吐角未有弘纘丕緒昌大其業如鬱儀君侯者也君侯資識淵茂道術通明為人精忠簡易廉靖寡欲不交接世俗獨程才於今古下帷讀書日記萬餘言溥覽冥搜寒暑忘倦非問寢侍膳手不釋編無臺囿鳥獸之觀聲伎管絃之好嘗以載籍浩汗緗閱為煩目想心存畋斂要刪鉛黃數易緗素屢更著書十篇題曰玄覽凡緯象方輿古今靈異精微變怪草木禽虫金玉鐘鼎夷荒遐逖之說靡不鉤深析微探賾索隱事以類從文以藻飾價重圭璧字挾風霜誠書圃之指南詞鋒之赤羽也昔劉向之辨盜械

竇攸之對鼷鼠時人咸服其博今觀此書有不為之矍然失容者乎頃君侯近

奉

璽書錫之駝章盭綬持國秉矣通親之

表行且遠之

當宁則此書自當獻御於

上蓋將副石渠延閣以張大公族人文之盛無令淮南東阿之輩得專媺於曩

代也

萬曆甲午歲仲夏月仝社𡔷會次嘉甫撰

社中雲間沈紹文孺休甫書

玄覽目錄

象緯篇第一
輿地篇第二
古今篇第三
靈異篇第四
精微篇第五
金玉篇第六
草木篇第七
禽蟲篇第八
變怪篇第九
柬荒篇第十

玄覽卷之一

象緯篇

豫章朱謀㙔鬱儀甫著

天體廣經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有五步東西短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有五步自地至天一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六里半下地之厚與天之高等日月廣徑千里周三之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里小星三十里北斗七衡六間相距九千里三垣二十八宿中外常明之星百二十有四可明之星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有二十

凡日月運行四極之道極下者其地高人所居六萬里滂沱四隤而下天之中央亦高四旁六萬里日光所照徑八十一萬里周二百四十三萬里日行四極代為晝夜北方日中南方則夜之半也東方日中西方則夜之半也

陰陽之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噫而為風相激而為雷電嚴寒之雨因風相襲而為雪上燠下寒其雨為霰陰氣暴上其雨為雹地之膗氣為露寒氣為霜陽炙陰而為虹霓春風上升秋風下降夏風橫行冬風著土而叫穴風之高者其道遠風之下者其道近不鳴葉者十里風也鳴條搖枝者百里風也搖大枝者五百里仆大木者千里折大木者五千里一日一夕者萬里二日二夕者天下半風三日三夕天下盡風

月旁之氣向內為抱向外為背周帀為暈刺日為僪小而在日左右為珥小而交於日下為纓抱而立于日上為冠直而立于日上為戴長而斜倚于日旁為戟凡日旁一珥軍喜二珥民壽三珥后喜四珥立侯王及子孫之喜冠為封建暈珥為忿爭背為叛日暈欲得五色者有喜青暈五穀豐紫暈大旱亦有外夷入貢黑暈天下兵白暈當日多雨赤暈國內有災赤暈三重大旱千里七日不解者天下疫紅暈二重者儲君生也白暈二重者宮車晚出或其月多風碧暈三重五穀半傷四重米價十倍綠暈二重百日內有大赦若三重者大雨不絕日暈五重魚行人道日暈七重天下離心日暈不帀而半暈者在東東軍勝在西西軍勝在南北亦如之

晝而日紫赤夜而月白皆將雨也晝而日黃白
夜而月赤、將旱且風也、晝而日青夜而月綠將
寒之候也、晝而日黑、夜而月青、將雨不雨變爲
雩霧暈背虹蜺也、白虹者、百殃之本、衆亂所基
也、霧者、衆邪之氣、陰来冒陽也、凡夜霧白虹見、
者、臣有憂、晝霧白虹見者、君有憂、虹首尾至地
流血之象也、凡霧氣四塞、百步不見人、名曰晝
昏、不有破國、必有滅門、山中冬霧十日不解者、
山欲崩也、冬至後、一霧、水一尺
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澇雲水波、海旁

蜃氣象樓臺、廣野之氣成宮闕、北夷之氣如牛
羊羣畜穹閭、南夷之氣如閣臺、或類舟船幡旗、
東夷之氣如樹、西夷之氣如室屋、自華以南其、
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
氣青、勃碣海岱之間氣正黑、江湖之間氣白、東
海氣如圓蓋、附漢河水氣如引布、江漢氣勁如
杼、濟水氣如黑豘、滑水氣如狼而白尾、淮南氣
如帛、少室氣如白兎而青尾、恒山氣如黑牛而
青尾、凡喜氣上黃下白、怒氣上下赤、憂氣上下
黑、土功氣黃白、徙氣白、百人以上皆能有氣也、

凡軍上之氣高勝下厚勝薄實勝虛長勝短澤
勝枯、凡候氣之法、仰瞻中天則百里內也、舉目
而望則五百里、平視則千里、在桑榆上高五六
尺者、千五百里外也、平望桑榆間二千里、登高
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
凡候雨以晦朔弦望、雲漢四塞者、皆當雨也、暴
有黑氣如覆船于日下、或黑雲如牛彘、或有異
雲如水牛、不出三日大雨矣、黑雲如羣羊、奔如
飛鳥、五日必雨、北斗獨有黑雲覆之、或蒼黑雲
細如杼軸蔽日月、不五日必雨、有雲如兩人提

鼓持桴、或如浮船、皆當暴雨、河有黑雲如船、或
如匹布維河、不出十日大雨、四方有躍魚雲游
而疾者、當日雨、遊而遲者、雨少難至、雲甚潤而
厚者、大雨暴至、
塡星墜、海水溢、黃星騁、海水躍、咸池明、有死龍
客入屏、四足病、恒星匿、王政失、星動搖、民將勞、
流入紫宮、天下鞠凶、枉矢所觸、天下共伐、天紀
絕而地震山崩焉、房星坼而地動河清焉、星之
所墜、下有戰場、凡國有兵凶、則星墜爲鳥獸、天
下將季、則星墜爲飛蟲、天下大兵、則星墜爲金

鐵天下有水則星墜爲土國王亡則星墜爲草
木、兵起國王亡、則星墜爲沙、國有大喪則星墜
爲龍、
五星失次、變而爲妖星、其出之方、不過三年必
有破國屠城焉、餘殃不盡、必爲水旱疾疫、凡妖
星出見、長者大者、災深而期遠、短小者災淺而
期近、三尺至五尺者、期百日、至一丈者、期一年
至三丈者、期三年、至五丈者、期五年、至十丈者
期七年、十丈以上者、期九年、凡彗體无光、傅日
而光、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

日光而指、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
月暈五色、後宮有喜、月暈五重、是謂陰盛、不宜
于君、月暈北斗、天王福究、月暈而珥、六旬兵起
月食既、大臣死、月生齒、篡臣起、月有足、主淫泆
兩月並見、大臣謀主、三月重現、天下大災、魚鳥
食人、月三珥者、大臣有喜、冠而復暈、天下有喜
月犯歲星、國饑人流、犯熒惑、貴臣死、大將亡、犯
太白、君憂兵發、月食填星、流民千里、月犯箕、羅
大貴、犯畢、有變令、犯房、天王有憂、四足之蟲多
死、凡月與五星入輿鬼者、大臣誅、

火守南斗、五穀不成、火入天囷、天下大饑、火犯
輿鬼、東北星者、魚鹽大貴、金入氐、春糴貴、木守
虛、主大饑、金守井、五穀不成、金守氐、國君大哭、
八穀星不見、國人糊口、天市暗、物騰踊、箕移入
河、國人相食、客星守瓠瓜、魚鹽貴、水星守氐、天
下大旱、水見翼、多火災、
歲星三百九十九日而一周天、熒惑七百八十
日而一周天、填星三百七十八日而一周天、太
白五百八十四日而順逆兩合、辰星一百一十
六日而順逆兩合、五緯各有盈縮之變、視日遠

近以爲遲疾、歲星距日十三度而晨見、火距日
十九度而晨見、土距日十八度半而晨見、金距
日十度半而始見、水距日十六度而始見
日月五星爲七政、羅睺計都月孛紫氣爲四餘、
羅計生于月交黃道之始中、月孛生于月之盈
縮、紫氣生于閏餘、天爲赤道、三百六十五度二
千五百六十二分、日爲黃道、不及天一百三十
七分、謂之歲差、積七十三歲、天與日相差一度、
唐虞時、冬至日在玄枵虛六度、今上萬曆癸巳、
冬至月在析木箕三度、

十二月節日躔宿度立春虛初度昏婁中旦房中驚蟄室七度昏畢中旦尾中清明奎九度昏井中旦斗中立夏胃九度昏張中旦牛中芒種畢十二度昏翼中旦虛危中小暑井十三度昏角中旦室中立秋柳十度昏氐房中旦婁中白露翼三度昏尾中旦畢中寒露軫十二度昏斗中旦井中立冬氐三度昏牛中旦星中大雪尾六度昏虛危中旦翼中小寒斗十一度昏室壁中旦角亢中

以斗杓所建辨十二月之節以北極所止定天中以土圭測景定地中古於洛之陽城建八尺之臬冬夏日至測景實六百里而差一寸自洛而南九千里夏至日中無景矣天極不動之處遠極星猶三度有餘

古者觀於斗杓而知十二月觀于日之南北而定冬夏觀於月之盈虧而定朔望觀於星周而知改歲一日萬分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分九十三秒而成朔一十五萬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十七秒半而爲一氣歷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分而爲一歲六十年爲一元而氣朔之分秒同二十元爲一蔀而氣朔之千分同二十蔀爲一遂而氣朔分數並同矣今推上元遂首甲子歲天正甲子冬至日在東壁四度八千三百七十八分下距萬曆甲午天正冬至凡二遂五蔀一十四元三十年

凡二十八宿角亢氐候兗州房心候豫州尾箕候幽州斗候江湖牛女候揚州虛危候青州室壁候并州奎婁胃候徐州昴畢候冀州觜參候益州井鬼候雍州柳星張候三河翼軫候荆州

凡五星秦之疆候太白占狼弧吳楚候熒惑占鳥衡燕齊候辰星占虛危宋鄭候歲星占房心晉候辰星占參罰凡中國在東南爲陽日歲星熒惑塡星占於街南畢主之西北胡貉旃裘引弓之民爲陰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

朝雲喜晴暮雲喜雨武露布文露沈雄雷之音恪恪焉雌雷之音依依焉凡虹霓秋見則百穀用耗雷霆冬作則蟄蟲奮而人多疫癘

玄覽卷之二

豫章朱謀㙔鬱儀甫撰

輿地篇

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形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瘖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秏土之人醜皆象其氣皆應其類也凡土地有龜龍之體有麟鳳之貌有弓弩之勢有斗升之象有張舒之形有塞閉之容有隱眞之安有累露之危有膏英之利有瘠埆之害此十形者氣勢之始終陰陽之所極也計九州之別壤山陵之大川澤所注萊沮所生鳥獸所聚九百一十一萬八千二十有四頃磽埆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

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九州之外有八寅八寅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八紘之氣是出寒暑八極之雲是雨天下

東南者天地之奧藏其地寬柔而卑其土薄其水淺其生物也滋其財富其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其士懦脆而少剛笮之則服西北者天地之勁方雄尊而嚴其土高其水寒其生物也寡其財确其人毅而近愚食淡而輕生士沈厚而慧撓之不屈

山林之民毛而方其物毛皂川澤之民黑而津其物鱗橐丘陵之民專而長其物羽覈墳衍之民皙而瘠其物介莢原隰之民豐肉而庳其物贏叢三尺以上爲糞三尺以下爲地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宜黍稷下宜稻麥丘陵阪險宜桑果焉

東南揚州其山會稽其澤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鳥獸其穀稻正南荆州其山衡山其澤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鳥獸其穀稻河南豫州其山華山其澤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

三女其畜六擾其穀五種正東青州其山沂山
其澤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
一男二女其畜雞狗其穀稻麥河東兖州其山
岱其澤大野其川河泲其浸雷雝其利蒲魚其
民二男三女其畜六擾其穀四種正西雍州其
山嶽山其澤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
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牛馬其穀黍稷東北幽
州其山醫無閭其澤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
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四擾其穀三種
河內冀州其山霍其澤陽紆其川漳其浸汾潞

其利松栢其民五男三女其畜牛羊其穀黍稷
正北幷州其山恒其澤昭餘祁其川虖沱嘔夷
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五擾
其穀五種

青徐角羽集寬舒遲人聲緩其泉鹹以酸荆揚
角徵會氣漂輕人聲急其泉酸以苦梁州商徵
接剛勇漂人聲騫其泉苦以辛兖豫宮徵合平
靜有慮人聲端其泉甘以苦雍冀合商羽端駛
烈人聲捷其泉辛以鹹

五粟之土淖而不肕剛而不觳其種無不宜其
澤多魚其牧宜牛羊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
夷姤寡疾而難老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湛而不
澤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酲五位之土不
塥不灰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五隱之
土芬然若灰五壤之土芬然若澤五浮之土捍
然如米五忞之土廩焉如壏五纑之土芬焉若
糠五剽之土華然若芬以脈五沙之土粟焉如
屑塵五塥之土累然如僕累五猶之土　其狀
如糞五弘之土狀如鼠肝五殖之土甚澤以䟽
離坼以臞塉五觳之土婁婁然不忍水旱五梟
之土堅而不骼五桀之土甚鹹以苦

長淮界南北而別江河自淮以北爲北條凡水
皆宗大河焉自淮以南爲南條凡水皆宗大江
焉淝淮也渦頴也濉汴也沭泗也濟洛也漳汾
也滹沱也灤潞也洮渭也皆以河命者也吳淞
也錢唐也曹娥也剡浦也章貢也漢也湘也賀
也左右也富艮也皆以江命者也川莫大於江
河天下中川百三十有五小川千二百五十有
二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一十九遐荒絕域
者不與焉

岱宗之高四十里衡山四千一十丈華山五千仞恒山三千九百丈嵩山少室八百六十丈天台一萬八千丈羅浮三千丈青城三千六百丈黟山一千一百七十丈天目七千五百丈武夷五百仞崑崙一萬一千里

海水三歲而一周周則流波相薄而地動名山五百歲而一開開則金玉之精涌焉丹丘千年而一燒黃河千年而一清清則聖人出焉

白水宜玉黑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濟水沉重而宜膠蜀江之水爽烈而宜淬刀劒鄜延有流脂之泉漳州有烏脚之谿江乘有半湯之泉敘州有半鹹半淡之井庭州覇水悉唐脂水皆透金鐵西域畔茶怯之水能消金石連州斟谿一日而十溢安寧潮泉一日而三蘸貴州漏泬一日而百盈

北荒有石湖焉其廣千里其水恒氷夏至前後六十日乃解南海有石塘焉其廣千里海舶入之則陷爰有火山長四十里其木不燼火鼠居之織其毛是爲火浣之布有積石焉其名瓊支其廣千里其高百二十仞東荒有柴都焉春夏出雹以敗五穀西方日官之外有金山焉其長十里其高千尺爰有金人處之名曰金犀其長五丈虞淵之所爰有湏海廣五十里見黃金則涌起而逐之西北之海有汜林焉林木浮生廣三百里隨波上下

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出水之山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禹蹟之所被也

崑崙東北地轉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萬里地下有四柱焉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之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

河源發星宿海滙爲二澤岐而爲九渡經于崑崙東至積石凡六千七百里夏漲而淤則其土爲膠秋之淤也爲黃減仲秋而後爲白減霜露既降其漲而淤也爲沙矣

潮以朔望之前三日而漸長朔望之後三日而極大春夏晝大秋冬夜大臨海望以前晝潮望已後夜潮東海望以前夜潮望已後晝潮南海上弦以前晝潮上弦已後夜潮凡晝潮自朔後迭差入於夜夜潮自朔後迭差入於晝卯酉之月諸潮獨盛于它月

崑崙之山爲地首武關之山爲地門荊山爲地雌大別之山爲地理岐山爲地乳汶山爲井絡桐栢之山爲地穴鳥鼠之山爲地幹地有四瀆八流河出崑崙江出岷山濟出王屋淮出桐栢是謂四瀆渭出鳥鼠漢出嶓冢洛出熊耳涇出少室汝出燕泉泗出陪尾沔出月台沂出太山是謂八流

五臺之嶺峨眉之顛冬夏積雪雲中五原雁門之野唾出口而成水六月必裘番禺之南眞臘之域四時恒炎人不知有霜雪山東濟寧分水之閘北距東昌臨青地降九十尺南距徐州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桂林之壤視長沙番禺高千丈

廣州羅浮之山蓬萊之所浮也廬州浮槎之山耆闍之所别也杭州飛來之峰中天竺靈鷲之所分也紹興獨婦之山西蜀之所飛也新豐慶山露臺之所涌也

東方之域瀕海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黑色而踈理其病多爲癰瘍其治也宜砭石西方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薦華食而脂肥其病生於內其治也宜毒藥北方者天地閉藏之域其地高陵風寒冰冽其民野處而乳食其病善滿其治也宜灸焫南方者天地之所長養

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緻理而赤色其病攣痺其治也宜微鍼中央者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衆其民食雜而不勞其病多痿厥寒熱其治也宜導引而按蹻焉

玄覽卷之三

豫章朱謀𡍐鬱儀甫撰

古今篇

天皇十有三君地皇十有一君人皇九君是謂三皇其次五龍之紀一姓五君攝提之紀凡五十九姓合雒之紀凡三姓連通之紀凡六姓敘命之紀凡四姓是謂五帝

循蜚之紀凡廿二氏曰鉅靈氏句彊氏譙明氏涿光氏鈞陳氏黃神氏狂神氏犂靈氏大騩氏鬼騩氏弇兹氏泰逢氏冉相氏蓋盈氏大敦氏雲陽氏巫常氏泰壹氏空桑氏神民氏猗帝氏

次民氏

因提之紀凡十三氏曰辰放氏治世二百五十載蜀山氏凡六世豗傀氏凡六世渾沌氏凡七世東戶氏凡十七世皇覃氏凡七世啓統氏凡三世吉夷氏凡四世几蘧氏凡一世狶韋氏四世有巢氏治三百載凡二世遂人氏治二百三十載凡四世庸成氏八世

禪通之紀凡十九氏史皇氏一世栢皇氏二十世中皇氏四世大庭氏五世栗陸氏五世昆連十一世軒轅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尊盧五世祝融二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世陰康二世無懷六世太昊伏羲一世治百六十四載女媧氏一世治百三十載炎帝神農氏八世五百二十載

黃帝百載少昊八十四載顓頊七十八載帝嚳七十載帝摯九載堯七十二載舜六十一載夏十七王并寒浞四百五十八載商廿八王六百四十五載周三十四王八百七十七載秦昭襄迄子嬰凡六君四十九載西漢十二帝并呂后

二百一十四載王莽十四載劉玄二載東漢十二帝一百九十六載蜀漢二帝四十三載魏吳分立一載西晉以後南北分治三百廿四載隋并天下二帝廿九載唐十九帝二百九十載五代五十二載宋十八帝三百二十載元十君八十八載

魏曹氏五君四十五年吳孫氏四君五十八年晉司馬氏十五君百五十五年宋劉氏七君五十九年齊蕭氏七君廿三年梁蕭氏四君五十五年陳氏五君三十二年後魏拓拔氏十四君

一百六十年、東魏拓拔氏一君八年、北齊高氏六
君廿八年、後梁蕭氏三君、三十三年、北周宇文
氏五君廿五年、隋楊氏三君、三十七年
五代梁朱氏二君十七年、後唐李氏四君、十四
年、晉石氏二君十一年、漢劉氏二君、四年、周郭
氏三年、柴氏二君、六年、遼自契丹建號十君、二
百一十年、金完顏氏九君、一百二十年、
皇明太祖洪武始戊申、三十一年、建文帝四年、
成祖永樂廿二年、仁宗洪熙一年、宣宗宣德十
年、英宗正統十四年、景帝景泰七年、英宗天順

八年、憲宗成化二十三年、孝宗弘治十八年、武
宗正德十六年、世宗嘉靖四十五年、穆宗隆慶
六年、今上萬曆始癸酉、
人皇分山川為九區、黃帝畫百里之國萬區以
封諸侯、舜分十二州、禹定為九州、秦始皇分天
下為三十六郡、益闢地南越、置桂林、南海、象郡、
閩中、又收匈奴河南地為縣四十、漢武帝置犍
為、蒼海、朔方、酒泉、武威、牂牁、越嶲、沈黎、汶山、武
都、張掖、燉煌、益州、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凡十七
郡、分天下為十三州、唐太宗并省為十道、唐玄
宗分十五道、宋仁宗分為十八路、元立中書省
一、行省十有一、 皇明置兩京、十三布政司、為
府一百五十九、為州二百三十四、為縣一千二
百十四、為羈縻之司三百一十八、
伏羲紀官以龍、神農以火、黃帝以雲、少昊以鳥、
顓頊始以民事命官、堯立百揆四岳、州牧、侯伯、
舜立司空、司徒、后稷、士、共工、虞、秩宗、典樂、納言、
夏后氏置六卿、其官百、殷之制六大、五官、六府、
六工、其屬二百、八州八伯、周制天子六卿、曰冢
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其屬三百六十、秦

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侍中、黃門侍郎、給事中、
散騎、中常侍、郎中令、謁者、尚書令、僕射、尚書丞、
御史監、御史、奉常、衛尉、中尉、宗正、太僕、廷尉、典
客、理粟、內史、太史令、少府、將作、前後左右將軍、
五官左右中郎將、詹事、中庶子、太子家令、率更
令、衛率、郡守、丞、尉、漢文帝改奉常曰太常、典客
曰大鴻臚、廷尉曰大理、武帝置五經博士、及鹽
鐵之官、改郎中令曰光祿勳、中尉曰執金吾、初
置十三州、郡、刺史、京兆尹、成帝置尚書五人、分
五曹之事、以大司馬、大司空、並丞相為三公、罷

刺史、置州牧、王莽置郡國縣學官、光武改常侍曹爲吏部曹、主選舉、桓帝置祕書監、獻帝設都督、魏置駙馬都尉、度支尚書、晉置國子祭酒、後魏置尚書諸司、主事、令史、又置祠部曹、梁以中書舍人專掌詔誥、北齊置尚書、六曹員外郎、各一人、又設六曹廿四司、隋設國子監司業、唐高祖置大都督府、太宗置史館修撰、中宗置修文館學士、經略節度使、玄宗置十道按察使、置翰林院、設侍講、置學士院、肅宗置防禦團練使、節度使、度支轉運使、內樞密使、僖宗置都指揮使、

宋太祖置諸州知州、通判、

皇明太祖高皇帝、罷丞相、令六部尚書、分理庶務、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司、置通政使司、錦衣衛、鎮撫司、置殿閣學士、六科給事中、改御史臺爲都察院、立詹事府、 成祖設六曹清吏司、選庶吉士、就文淵閣進其學、設貴州布政司 仁宗選方面官、參贊各邊軍務 宣宗始遣御史清軍、巡視倉庫、各省專設巡撫、 英宗設提學憲臣、 景帝設兩廣總督、 憲宗始設鄖陽撫治都御史、

辰放氏搛木茹皮、綯髮而閭首、有巢氏始搆木爲巢、結繩爲政、遂人氏鑽木取火、以熟食、制嫁娶、注物蟲鳥獸之名、軒轅氏作乘車、始有刀貨、赫胥之民、始理髮、有巢之民、始槿廬萑扉、埧塗芡翳、以避禽獸之害、伏羲制甲歷、畫八卦、民始網罟、神農始稼穡、興陶冶井竈、辨百藥、煮海爲鹽、黃帝始教民蠶桑、

黃帝井田、夏禹定九州之賦、令民五十而貢、殷人七十畝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秦孝公開阡陌、任民力、多寡得耕、收其入、秦始皇使黔首自實

田、漢高帝始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帝除民田租、景帝令三十而稅一、民出筭賦、歲十三錢、章帝詔以布帛爲租、靈帝稅天下田、畝十錢、魏武帝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綿二斤、晉武帝置戶調之式、男子占田七十畝、歲輸絹三匹、綿三斤、晉成帝始度民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後魏文帝行均田之法、一夫露田四十畝、婦人半之、奴婢三十畝、刺史以下各有公田齊周皆因之、隋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其庸、唐高祖定租庸調法、人給田百畝、歲輸粟二石、綾絹

二丈綿二兩歲用民力二十日代宗稅青苗畝十五錢德宗作夏秋兩稅法人戶以見居定其籍戶米五斛錢七緡有奇五代漢隱帝斛加雀鼠耗米二升宋太祖除檢括民田之令以見田爲額神宗行青苗法令民自隱度粟麥贏縮先貸之錢穀成而收之高宗詔田產不注砧基簿者皆没於官元世祖令每丁全科稅粟三石驅丁粟一石地稅畝粟三升半科戶丁稅粟如驅丁新收交參之戶初年稅五斗六年乃入丁稅國朝太祖創賦役黃籍以百一十戶爲一里里

十甲履畝定科 英宗詔減江南田科

齊相管仲謹正鹽策秦始皇帝收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漢武帝置鹽官二十八郡鐵官四十郡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江淮之鹽不與焉天寶中鹽斗十錢乾元初十倍之貞元中三十倍之宋制鹽斗五斤錢二百二十元制置鹽運之官額鹽食鹽餘鹽凡三等 國朝令商中鹽輸邊二百斤爲引二百引直銀一斤成化時五倍之嘉靖中九倍之

漢武帝初筭商車筭緡錢筭民舟車榷酒酤令民產子三歲出口錢唐德宗初稅間架稅茶漆竹木十取其一唐文宗始榷茶明宗稅田器稅麴徵諸郡丁口鹽錢周世宗稅牛革宋神宗鬻度僧道牒文徽宗初收經制錢金人初稅牛具宋高宗收諸路月樁錢

黃帝冕舜十二章服禹佩王秦簡公初令吏帶劒趙武靈王始胡服騎射漢獻帝時王公士人服幅巾後周宇文護令百官執笏紗幞隋文帝定服色尚黃煬帝定品官服色三紫五朱六以下綠吏青庶人白商皂唐太宗制翼善冠烏紗

帽 國朝太祖禁胡服定文武品官服制文自鶴以下至黃鸝武自獅以下至犀皆九品

秦始皇令民納粟拜爵漢惠帝始舉孝弟力田武帝令舉孝廉秀才宣帝制射策甲乙科詔舉文學高第郡國各一人質帝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歲滿課試拜官桓帝鬻關內侯以下官爵靈帝立三互選法婚姻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梁武帝置州望郡宗鄉豪專掌搜薦後魏崔亮奏立停年格隋文帝令工商不得仕進煬帝設進士科唐太宗御試進士賜及第臚

傳、增廣生員、武后定銓注法、以身言書判取人、
給選者告身、令貢舉者彌封姓名、考覆之、玄宗
始令禮部侍郎知貢舉、始試詩賦雜文貼經、爲
三場、宋太祖初殿試貢士、賜進士第、太宗定進
士爲三甲、仁宗詔進士與殿試者勿黜落、英宗
令禮部三歲一貢舉、神宗始以經義試士、詔宗
室非袒免親者許應舉、　國朝洪武中、給太學
生月廩、制生員巾服、宣德中、定會試分南北卷
取士、景泰中、增定天下鄉試士額數、
燧人氏立傳教之臺、伏羲作十言之教、神農頒

時令、黃帝作李法、周公定謚法、名諱、漢高帝賜
功臣丹書鐵契、制章表奏駁、爲四品、命令稱勅
詔、讞疑獄、漢文帝除肉刑、武帝作沈命法、以捕
盜、後魏文帝罷門房之誅、陳制春夏勿斷死刑、
唐武后置銅匭受密奏、唐肅宗詔寃滯者聽詣
三司使、及撾登聞鼓、後周刪律令敕格爲刑統、
始令配流者刺面、宋神宗詔百官坐罪免杖黥、
國朝洪武中、給朝參文武官牙牌出入、令百司
用半印勘合行移、
漢順帝詔舉武猛任將帥者、唐武后始設武舉、

宋仁宗始置武學、神宗始策武舉士、
神農以石爲兵、黃帝以玉爲兵、蚩尤以銅鐵爲
兵、揮於作弓、夷牟作矢、湯築五庫、藏五兵、秦孝
公以戰獲首功多寡授爵、秦二世發閭左民戍
邊、漢惠帝令戍卒歲更、武帝置八校尉、五屬國、
宣帝募佽飛射士、初置屯衛屯田、後魏作府兵
後周置十二丁兵、隋置軍器監、始募民爲驍果
唐玄宗募兵宿衛、募丁壯實邊、昭宣帝文民面
爲軍、五代晉籍鄉兵、　國朝洪武中、定五軍營
衛所官軍、景泰中、立京營團操之法、成化中、立

十二團營、京營之制、
神農伊耆氏始蜡祭、顓頊祀社稷、虞舜類上帝、
禮六宗、望祀山川、徧祀羣神、始禘祫、商湯作五
祀、并竈門行中霤、漢高帝祠五帝、令民里社、武
帝定三歲一郊、唐玄宗祀雨師雷師同壇、
周制諸侯五年一朝、漢高帝令天下朝歲首、魏
文帝以長至日受方國百寮賀、唐高宗命內外
命婦入謁、玄宗名其生辰爲千秋節、休假三日、
穆宗誕日、令百寮進名參賀、天下州府置宴、
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夏后氏仲春丁亥、萬用

入學漢高帝以太牢祠孔子于曲阜平帝追謚孔子褒成宣尼父、王莽起辟雍、光武起太學明帝臨辟雍、行太射禮令郡國鄉飲、後魏官孔子後爲崇聖大夫、唐太宗罷周公祠、始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左丘明等廿二人從祀玄宗令孔門弟子從祀、追謚孔子文宣王、贈弟子公侯伯爵、元世祖加孔子大成號、元文宗加顏曾思孟爲四公、　國朝洪武中、易太學廟像以木主、嘉靖中、令天下學廟皆木主、除爵號、

葛天氏始歌、陰康氏始舞、朱襄作瑟、伏羲作琴塤簫、女媧作笙竽、黃帝作鐘磬鼓吹鐃角鞞鉦、制律呂、立樂師、少昊作浮磬、舜作崇牙、禹作鼗、桀作爛漫之樂、紂作北里之舞、周有四夷之樂、穆王有木寓歌舞之伎、秦蒙恬作箏、漢田横客作輓歌、漢武帝立樂府、作角觝魚龍曼延呑刀吐火之戲、梁有高絙舞輪之伎、唐高宗置梨園作坊、玄宗置敎坊倡優雜伎、元人作傳奇、

禹制五衰之服、商高宗宅憂三年、漢文帝令短喪爲三十六日、漢成帝令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安帝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唐太宗制嫂叔相爲小功服、武后令父在爲母喪三年、玄宗加母黨服、肅宗服喪斷爲二十七日、　國朝洪武中、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朞

周穆王始尚方士、求神仙、漢武帝尚巫蠱越祝、哀帝時、秦景傳佛經、王莽作讖緯、漢明帝遣使天竺求佛法、桓帝親祠老子、用郊天樂、晉咸康元年、石虎始聽民爲僧尼、後魏太武立天師道場、受方士符籙、誅沙門、毀佛象佛書、魏正平初、復建佛圖、聽民出家、宋文帝令沙門拜人主、唐太宗令僧道拜其父母、武后令僧尼隸祠部、睿宗度公主爲女道士、宋真宗受天書、徽宗給道士祿、元世祖尊胡僧爲帝師、

漢高帝以公主與匈奴和親、晉惠帝時、匈奴劉淵稱帝、唐肅宗歲遺回紇絹二萬匹、憲宗與吐蕃互市、僖宗以宗女妻南詔、宋太祖置廣州市舶司、真宗納契丹歲幣、蒙古制江南人爲十等、國朝洪武中、設四夷館、選國子敎習四方番夷翻譯文字、

玄覽卷之四

豫章朱謀㙔鬱儀甫著

靈異篇

天皇氏三舌、鱗身、地皇氏馬蹏、人皇之身九章、史皇四目、伏羲蛇身、神農氏牛首大眉、三辰能言五日能行七朝而齒具、黄帝孕二十月而生、河目隆顙、日角龍顏、弱而能言、十歲而改神農之政、顓頊併幹、十三而致太平、帝嚳戴干、十五而佐顓頊、唐堯孕十四月而生、鳥庭八眉、十三而佐帝摯、舜四瞳子、禹孕十四月、長頸鳥喙、兩耳參漏而虎鼻、湯臂二肘、文王四乳、其長十尺、老聃在孕七十二年、足履八卦、仲尼河目海口、坐如蹲龍、具四十九表、

鮌壽百八十歲、伊尹百三十、彭祖八百、太公望百五十二、召公奭百九十、漢樂官竇公百八十、齊東宮得疾壽三百歲、後魏羅結百二十、猶官侍中、趙逸二百歲、梁顧思遠百二十、張元始九十有七、始生子、年百十一六、膂力過人、唐李元爽百三十六、太原于伯龍百二十八、宋党翁百七十、譙定百三十、夔州楊宋卿百九十五、其子百二十二、南昌錢郎百七十、

蒲衣八歲、舜讓之以天下、睪子五歲而佐禹、周太子晉八歲而辯服師曠、項槖七歲爲孔子師、魯仲連十二折田巴之辯、張堪六歲受易、長安號曰聖童、夏侯榮七歲日誦千言、經目輒識、王莽時勃海尹方年廿一、六藝五經無不洞達、射蜚蟲策無不知者、隋劉炫左圓右方、口誦目數、耳行聽受、五事同舉、唐元嘉左圓右方、目數群羊、口誦經史、兼成四十字詩、足書五言絕句、一時並就、

神農識百藥之性、一日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黃帝得白澤遂通萬物之情、堯受龜曆于越裳、知開闢以來[illegible]之事、禹受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以鎖巫支祁于龜山之足

顓頊裔孫陸終娶女隤氏孕之三年、一產六子、曰樊、曰惠連、曰錢、曰萊、曰安、曰季連、宋衛兹胡藩有子六十人、後周驃騎李遷哲有男女六十九人、杜子微有子百四十人、國朝慶成王有子百人、皆受爵祿、

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舉體生毛、日誦萬言、趙佗

于服桂二十一年日行五百里力舉千觔移門子食五味六十年入水不濡入火不灼林子明服朮十一年身輕如飛耳長五寸楚文子服苄八年夜視有光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卅七人覽書輙記任季子服茯苓十八年能彰能隱體有王光廿始服天門冬在人間三百年張子聲楊始建王叔才于世彥皆服金鹽酒壽三百余歲姚泓服松柏葉綠毛被體在人間二百余年永嘉朱孺子服枸杞根遂能飛昇成都劉無名服雄黃三十年黃光冒領輕舉得道此皆服食所致也

人結胎受氣上應列宿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以至貴賤貧富壽夭儇靈莫不各從其類

諸姜之性弘諸姚之性仁張王之性寛李趙之性慤劉范之性急嬴偃之性雄呂尚性悁熊芊性㬎姬黄性廣曹僧性褊是故人之紹續三五世中必有肖其祖先之形者

精微篇

人有五藏六府九竅三百六十五節十二經脈十五絡脈六百六十五穴男子骨白女子骨黑男子頂骨八女子六男左右肋骨各十二女子各十四男子綴脊兩旁稜骨九竅女子平布六竅男子八歲而更齒二八天癸至七八肝氣衰而天癸竭女子七歲而更齒二七天癸至七七天癸竭而地道閉

心出神明肺出治節肝出謀慮膽出決斷膻中出喜樂脾胃出五味大腸出變化小腸出化物腎出伎巧三焦出水道膀胱藏津液

肺氣通於鼻心氣通於舌肝氣通于目脾氣通於口腎氣通於耳五藏不和則七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而爲癰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神有餘則笑不足則悲氣有餘則喘咳上氣不足則息利少氣血有餘則怒不足則恐形有餘則脹涇不利不足則四支不用志有餘則泄不足則厥血幷於陰氣幷於陽則爲驚狂血幷於陽氣幷於陰乃爲炅中血幷於上氣幷於下心煩惋而善怒血幷於下氣幷於上亂

而善忘、
五穀入胃、五藏六府皆以受氣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在脉中衛在脉外、衛氣行於陰陽各二十有五度、分爲晝夜平旦陰盡而陽受氣日中而陽隴、日入陽盡而陰受氣夜半而大會萬民皆卧、名曰合陰、壯者肌肉滑而氣道通、營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精而夜瞑、老者氣血衰而肌肉枯、氣道澀、故晝不精、夜不瞑矣、
陽氣盡則瞑、陰氣盡則寤、陰氣下積、陽氣未盡、兩氣相引、則數欠、陽氣和利而爲嚏、陽氣虛徐

而爲唏、寒氣客于胃而爲噫、熱氣客于胃而爲涎、心系急而氣道約、則爲太息、藏府搖而宗脉感、則爲泣涕、寒氣攻胃、新故相亂、則爲噦、寒氣客于皮膚、陰盛陽虛、則爲振栗、胃虛而筋脉懈惰、則爲嚲、胃虛而宗脉不實、故耳鳴、人怒則氣上、恐則氣下、喜則氣緩、悲則氣消、寒則氣收、炅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
凡五藏小者、苦于憂、大者緩于事、高者好矜汰、下者好萎膝、五藏皆堅者無病、皆脆者易病、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皆偏傾者、邪心而善盜、

凡心高則善忘、心下則易恐、心堅則藏安而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癉、心偏傾則操持不一、肺小則少飲、肺大則多飲、肝大則苦膈中、脾大則不能疾行、腎高則苦背膂痛、腎下則腰尻痛、
血勇者、怒而面赤、脉勇者、怒而面青、骨勇者、怒而面白、神勇者怒而色不變、飲酒之人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手有井者有毒者、
凡人在孕、一月而膏、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其形也鼻先成而耳後、其

生也男面內而女外、
諸風掉眩屬於肝、諸寒收引屬於腎、諸氣膹鬱屬於肺、諸濕腫滿屬於脾、諸痛痒瘡屬於心、諸厥固泄屬於下、諸痿喘嘔屬於上、諸熱瞀瘛、諸禁鼓慄、如喪神守、諸逆衝上、躁狂、胕腫疼酸驚駭、皆屬於火、諸脹反戾、渾濁嘔吐暴注、皆屬於熱、諸痙項强、皆屬於濕、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諸病清冷澄澈、皆屬於寒、
人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臟府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旁光納客風、多怒則

腠理奔浮、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面黑
枯、多好則氣潰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
脉乾急、多機則智慮沈迷、心內澄則真人守其
位、氣內定、則邪物去其身、常欲寬泰自居、恬淡
自守、則形神安靜、災病不生矣、

形與氣欲相任、不相任則夭、皮與肉欲相果、不
相果則夭、血氣經絡、勝形而壽、不勝形則夭、形
充膚緩者壽、膚急者夭、形充肉堅者壽、脆而無
分理者夭、

東方之音在齒舌、南方之音在脣舌、西方之音

在咢舌、北方之音在喉舌、利於喉者澀于脣、利
于齒者澀于咢、土俗之殊也、豐腴者聲多在喉、
癯瘠者聲多在脣、口利者聲多在脣舌、情隱者
聲多在齒咢、氣體之異也、乖誕者其聲流散、順
信者其聲循節、鄙戾者其聲嘶醜、寬柔者其聲
溫好、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氣簡備、勇氣壯直、
心術之辨也、

合口通音之謂宮、開口吐聲之謂商、張牙涌脣
之謂角、齒合脣開之謂徵、齒開脣聚之謂羽、雄
雄洪洪、宮之音也、鏘鏘倉倉、商之音也、喔喔確
確、角之音也、倚倚巇巇、徵之音也、詡詡吁吁、羽
之音也、古者天子常以正月之旦、命太史決八
風、聽都人之聲、而豫為其備、宮歲善、商有兵、徵
旱、羽水、角饑、其出師也、使太師吹律合音、以知
臧否、宮師和、商戰勝、角軍擾、徵將急、羽兵弱、

風角之占、申子為貪狼、寅午為廉貞、亥卯為陰
賊、巳酉為寬大、戌丑為公正、辰未為奸邪、甲乙
為本情、丙丁為合情、戊巳為刑情、庚辛為衝情、
壬癸為鉤情、貪狼作好、廉貞作惡、寬大作喜、陰
賊作怒、公正作哀、奸邪作樂、是謂六情

持術之人、有照影而知吉凶者、有聽聲而知吉
凶者、有灸景而療疾者、有撤病人席蓐藥之而
瘥疾者、有剖腹背抽割積聚者、有能徙癰疽於
樹木者、有布灰耕刺而去鯁咽者

豫章朱謀㙔鬱儀甫著

金玉篇

山下有銀、上必產葱、下有黃金、上必產薤、下有銅錫、上必產薑、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上有丹砂、下有黃金、上有慈石、下有銅金、上有陵石、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下有鐵、草莖黃秀、下有藏銅、凡觀金玉寶劒銅鐵之氣、皆以辛日雨霽之旦、及黃昏夜半伺之、光白者玉也、赤者金也、黃者銅也、黑者鐵也、黃金之氣赤黃、千萬斤以上、光大若鏡盤、金氣發本上赤下青、馬玉之所在、其氣青以浮、圓而光轉、其地中常潤、黃金之氣爲火、白金之氣爲雄雞、銅鐵之氣爲胡人、銅器之精爲馬、美玉之氣爲美女、載燭、金至百斤以上、其精爲羊

金產金沙江者、紫、以瑩產麗江者、赤而膩、醇金之表、椒花鳳尾紫赧之色具焉、雜以銀者、試之石無聲而色青、雜以銅者、試之石劘然有聲、投之火則黑、鍊須而成、謂之藥金、投之火、則飛迸以去、金生則色淺而質輕、熟則深赤而質重、凡金七青八黃九紫十赤、

美玉白如截肪、黑如純漆、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玉之上也、白如鹹馬、雪華馬、黃而焦馬、碧而野馬、綠而白糝粿馬、玉之次也、非青非綠、是謂菜色、玉之下也、安西諸蕃產五色之玉、倭奴產青玉、交州白玉、光可以鑒、夫餘之國有火玉、可以燃、輿國有輭玉、可直可屈、玉之古者四等、曰漆古、渠古、土古、甄古、

金之品十有九等、曰還丹之金、曰水中之金、曰爪子之金、曰青麩金、曰草砂金、皆良金也、曰雄黃金、雌黃金、硫黃金、曾青金、土中金、朱砂金、曰生鐵、曰生銅、曰鍮石、曰砂子、曰土碌砂子、曰金母砂子、曰白錫、曰黑鉛、

西域大食之寶、有赤瓊馬、有綠石馬、有鴉鶻馬有藍石馬、有碧石馬、赤瓊曰紅剌、曰避赭達、曰昔剌泥、曰苦木蘭、凡四等、綠石曰祖巴壁、曰祖木剌、曰撒木泥、凡三等、鴉鶻曰紅亞孤、曰青亞孤、曰黃亞孤、曰白亞孤、曰馬斯艮氏、曰禰藍曰渥撲尼藍、凡七等、藍石曰貓睛、曰嬴子、曰走水石、凡三等、碧石謂之甸子、曰禰舍僕滴、曰乞里

馬泥凡二等
水晶北產者偏黑南產者偏白信州產者濁而不淸倭國產者爲最上蠟子有紅蠟紫蠟酒蠟凡三等馬價珠有青而翠者轉深青者夾石而粉青者脂煙色者凡四等琉璃有赤者白者黑者黃者青者綠者縹者紺者紅者紫者凡十等金星石有醇青者金星而褐者白而不瑩者凡三等白而不瑩者謂之硝子玫瑰有酒色者紫者醇白者凡三等雲母黃白多青者曰雲英青黃多赤者曰雲珠乍青乍白謂之雲砂黃白晶

晶者謂之雲液晛于日下青白而多黑者謂之雲母醇白徹明者謂之磷石黯黯然醇黑有文班然如鐵者謂之雲膽色雜黑而强肥者謂之地涿凡八等
珠大五分至一寸九分爲大品偏小偏圓如覆釜者爲璫珠其次爲走珠其次爲滑珠其次爲磥砢之珠其次爲官雨珠其次爲稅珠其次爲蔥符之珠凡九等大珠外有小珠環焉謂之珠母蜀之廣陽產青珠焉永昌博南產光珠焉河東差產金珠焉林邑黃支之洲產明珠焉

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主者陽之陰也故勝水雲母入地千歲而不朽琥珀所生其旁無草卯毒之澗產金剛焉流洲之上產昆吾焉皆可割玉蓄積之中有聖鐵焉含之可以辟兵須彌之山有吠瑠璃焉火不能銷金不能破烏場之國有消石焉能消金石爲水三佛齊國有摩滔之石焉能伏三黃匱五金制鉛汞厭水之中有鐸銷焉所指無不洞達沃焦之山有飄石焉以之澤繪夜隱而晝見南海憔磧之間有方諸之脂淚焉以之澤繪則夜見而晝隱

珊瑚生于海中石上一年自白而黃三年而赤四年不取則蝕敗焉黃金千年化而爲水銀積艾三年焚之其液流而爲鉛錫蜂藪蕵而爲琥珀蜻蛉之目瘞而爲青珠金翅鳥口沫結而爲木難懸鉛酒甕中閉之四十九日化而爲胡粉其弗瑩白者煅而爲黃丹黃丹之渣爲密陀僧一物而三變焉淬鐵以膽礬則變而爲銅燒銀以硫黃則化而爲鐵塗錫以水銀則腐而爲泥煅丹砂以凍青草鉛花則成至寶焉
丹砂伏火成湞以之變銅而爲銀變銀而爲黃

金曾青結汞而制丹砂、雲母紫礬皆足以制汞、滑石可制雌雄黃、水銀可以勾金、磁石可以養汞、伏龍肝可伏砂而縮賀、賀者錫也、石灰伏硫黃而制硇砂、砒霜化銅而乾汞、紫背之鉛碎金神砂、粉鐵、修天拒火、

辨琥珀者拭之熱而拾芥焉、辨瑪瑙者拭之木而弗熱焉、辨鋼鐵者累煅之而弗秏焉、凡瑪瑙錦而華曰錦虹、漆黑而函白文曰鶴子、黑白間曰截子、紅白相錯成文曰纏絲、色澹而華謂之漿水、紫而紅華謂之醬斑、平視之色白、以瑩眼視之、若凝血然、謂之夾胎、夾胎最上、蛇色而鬼面者、爲最下、

黃銀辟鬼、金剛石辟惡毒、清泥珠止濁水、珠發泉、金蠶產于石中、可集泉布、紫𧿹羯、可以馮河、寶母可以致寶、琉璃可以貯猛火之油、

貝十二等、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而紅黑文、謂之珠貝、青質綠文、謂之綬貝、黑文而黃畫、謂之霞貝、黑白半、謂之浮貝、黃脣點齒而有赤駁、謂之濯貝、黑鼻而無皮、謂之雖貝、赤帶通脊、謂之嚼貝、赤熾內甲赤絡者、謂之惠貝、青脣赤鼻、謂之醬貝、脊僂而脣勾、謂之碧貝、赤而圓中、謂之委貝、委貝強志、伏百獸、碧貝使童子善盜、醬貝使人淫、惠貝善忘、嚼貝消孕、雖貝善瘧、濯貝善驚、浮貝善寡、霞貝善脈組蟲、綬貝消氣障、珠貝明目、紫貝愈疾、

實物所藏、其氣上伐、林木視柯榦偏有枯折者、寶之所在也、山有積銀、上多素霧、山有王而木潤、淵有珠而崖不枯、

鐘鼎篇

三代制器、曰鐘、曰鉦、曰鼎、曰鬲、曰盉、曰鍑、曰甗、曰盦、曰洗、曰鋗、曰盆、曰鑑、曰杅、曰匜、曰壺、曰虒、曰尊、曰罍、曰彝、曰卣、曰舟、曰瓶、曰斝、曰爵、曰斗、曰卮、曰角、曰桮、曰觚、曰竿、曰敦、曰簠、曰簋、曰豆、曰鋪、曰錠、曰錞、曰鐸、曰磬、曰鐃、鐘有持鐘鎛鐘編鐘、凡三等、鉦類鐘而庳短、盉類鼎而有咮有攀、鬲類鼎而空足、鍑類釜而大、甗類甑而通中、盦類洗而大腰、有足攀、鋗類洗而小、鑑類鋗而大、虒類壺而庳、卣類壺而有足攀、簠形方、簋形圓、皆容一斗二升、豆容四升、鋪類豆而短、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

六升曰等七升曰觥彝六等曰雞彝鳥彝斝彝
黃彝虎彝蜼彝皆有舟尊六等曰獻尊象尊壺
尊著尊大尊山尊皆有罍罍類壺容酒一斛舟
類洗而有耳
鍾鼎凸而紋者欵也凹而銘者識也夏商之識
凹秦漢之識凸凡欵有雲文雷文山文輕重雷
文垂花雷文鱗文細文粟文蟬文黃目文飛廉
文饕餮文蛟螭文蚪龍文麟鳳文熊虎文龜蛇
文鹿文馬文象文鸞文夔文犧文蜼文兕文雙
魚文蟠虺文如意文穟草文瑞草文篆帶文凡

鍾鼎之制有百乳輔乳碎乳鸚耳貫耳偃耳直
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立
夔雙夔
凡銅物入土千年而青入水千年而綠瑩在人
間者紫褐而朱班其色有蠟茶者有漆黑者凡
辨古彝器夏欵欣以金商欵質素周欵雕巧以
織古敦鼎以丹砂鷓斑爲尚今以漆古須古文
爲尚古器尚大今器尚小
鍾鼎之齊六金而一錫斧　之齊五金而一錫
大刃之齊四金而一錫制殺之齊三金而一錫

鑒燧之齊金錫各半凡鑄金之事金與錫黑濁
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
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得而鑄矣
虞舜始陶周世宗始作秘色之甆是爲柴陶宋
有定州陶汝州陶處州龍泉陶汴京官陶內陶
董陶哥陶　本朝進御以景德陶凡辨古陶者
柴陶色青以淡其理膩以滋其文細其足黃以
質定陶有劃花者繡花者素質者有紫定墨定
白定凡三種汝陶其文蟹爪其色淡以青處陶
土脉細以薄有翠青者粉青者官陶之質細以

潤其色青紺其文蟹爪其口紫其足鐵色內陶
質緻而色青董陶青而不紺紫口鐵足而麤質
哥陶紫口鐵足其色白其文斷碎若拆凡陶物
所忌者三茅篾骨釉澤不具曰骨罅拆曰篾過
毀剝曰茅陶之中有同是質而忽異其質者有
同是色而特異其色者是謂窑變其爲物也必
奇而有神
銅器之藏見其狀而望焉煇煇然齊器象牛楚
器象馬越器象蝦蟇宋器象白狗秦器象豚燕
器象豕

玄覽卷之六

豫章朱謀㙔鬱儀甫著

草木篇

棗杏之屬爲核果、棃柰爲膚果、柳胡桃之屬爲殼果、松栢之實爲檜果、棘實爲棗、杍實爲橡、桑實爲椹、楮實爲任、櫟實爲皂、穀實爲栗、菽實爲豆、瓠實爲犀、薺實爲蒫、草實爲莢、芙蕖之實爲蓮、菼實爲媞、枲實爲麖、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曰秀、榮而不實曰英、竹萌謂之筍、蘆萌謂之虇、蔱稻之萌謂之秧、槐棘醜喬、桑柳醜條、桃李醜核、椒榝醜莍、

柘宜山、柞宜阜、楮宜澗谷、柳宜汙田、竹宜平原、橘過江北則爲枳、蕪菁移于南土則爲菘、水松逾嶺北則香、并州無葫蒜、西戎無荈茗、豌豆度井陘以東山東之穀子、入壺關上黨皆苗而不實、李博桃而本强者、其實毛、梅博李而本强者、其實甘、桑之博棃也實脆以甘苦、楝之博梅也、其華黑、柹三博、則其實不㽞矣、銀杏臨水而植、則實蕃、栢性指西、若橊宜東、竹引東南、葡萄引西南、江南之蓻夜華、江北之蓻晝華、

蛇牀之苗亂蘼蕪、杜衡似細辛、薺苨似人參、百部似門冬、狼毒亂防葵、鉤吻亂黃精、拔揳似萆薢、樗似杬、迷檕似檀、杬似豫章、柀似椛、椛謂之紗、樣謂之羅、棟謂之綾、椛大而聳、柀小而垂、榎散而小、楸散而大、栢葉松身、謂之檜、松葉栢身、謂之樅、

桃三年而實、李四年、梅十二年、銀杏三十年、桃十年而實小、李壽三十年、荔支壽三百年、柳一歲而夬、三歲而椽、柞十年而椽、二十年而欂、竹六十年一易根、鐵樹六十年而一華、海棗五年而一實、筑陽孤竹、三年而一筍、南陵金盤之草一歲而一節、著草七十年而盆一莖、奚毒一歲爲萴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人參千歲爲小兒、枸杞千歲爲犬子、松脂千歲爲茯苓、楓脂千歲爲琥珀、著草千歲而神、栝根千歲爲坐人、

麻麥之相爲候也、麥黃則蓺麻、麻黃則蓺麥、禾生于棗、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荆、大麥生于杏、小麥生于桃、稻生于楊欅、凡栽蓺者、各趨其時、棗雞口、槐兎目、桑蠶眼、榆

有瘤雜木鼠耳、栗種而不栽柰也林檎也栽而不種茶茗移植則不生杏移植則六年不遂、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梅令人津芥令人泣楓菌令人笑茗令人寤榆權令人寐醉草令人睡萁棗令人不惑左行之草令人怱門冬赤黍令人不醉、太極山有采華之樹、服之通萬國之語、河中永洛、有無核之棗、服之可以度世、聚窟洲、有反魂之樹、其香起死、霍山有神草三十四種、少室有壽榮之草、服之可通百神、

椒目來顛構液膠丹、猩灰鍊銅、海芋變金、皂莢碎鐵、鳧茈腐銅、地榆金鹽煮石、天柱之茗化肉、棋敗酒、藕泮血、褐車辟蝎蠹、直草辟蚊蠅、椰得鹽而實蕃、橄欖得鹽而實隕、木得桂而槁、桂得蔥而輭、麻見漆而涌、漆見蟹而解、瓠死于燒瓢、瓜死于麥漆、大荻靡蔗、岡桐槁荷、阿魏槁柚、醍草消玉、莧葅剖鼈、朱草剖人、

葉下於虆、虆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雈、雈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薛、薛下於萑、萑下於茅、凡草物十有二衰焉、

歲苴則薺菜先焉、歲苦則葶藶先焉、歲惡則水藻先焉、歲旱則蒺藜先焉、歲雨則藕先焉、歲病則艾先焉、歲流徙、則蓬草先焉、常以五木候五穀之豐儉、蟲食桃、則栗儉、食李則黍儉、食杏、則麥儉、杏多實不蟲者、來歲爲之穰、犬葵不蟲者牛馬爲之賤、秋葵下小葵生者、牛馬爲之貴

蒨之絳也、藍之青也、蒧之碧也、藐之紫也、蘈之綠也、梔之黃也、櫟斗之皂也、蘇方之赤也、槐莢之黔也、是皆冊青之佐也、臨安有酸角之鹽蔬焉、眞臘有咸平之酢樹焉、瓊管以嚴樹爲之酒

瓜哇以椰漿爲之酒、蒲喇加以茭葦之實爲之酒、緬甸以貝葉之實爲之酒、烏孫以青田之核爲之酒、南海有桄榔之麪、南中八郡、有菽木之麪、交趾有都勾之麩、蒲喇加有沙孤之米、江東之油荏子也、北土之油大麻也、拂林之油、羣漢也波斯之油齊𨟠也、祥祠之績桐也、林邑之績古貝也、驃國之績娑羅也、日南之績木緜也、咸寧之績綸木也、各任土以足其用者也、

瓊州有占風之草、輿化有候潮之莢、衢婺洪饒之間有草犀、巴西有草豉、交河有草蜜焉、端溪

有肉樹焉常山有護門之草觸之則叱然有聲
東海有倒生之木觸之則葉翕施州有普含之
樹四時作華其華百種邛州有芙蕖之木五色
代變隨州有菱華之藤朝脯異其色上黨有不
灰之木醮以石腦油則燃大食之西有娶彌之
樹見人善笑摘之則槁眞臘有勒佉之樹霧雨
之雲輒產紫鉚交州有蜜香之樹焉一本四香
而四十有二狀廣州有膏藤其膏可以陸地行
舟南荒有如何之樹其實似棗其長五尺剖以
金刀則甘蘆刀則辛竹刀則苦木刀則酢東南

荒有綺縞之樹三百歲而華又二百歲而實東
荒有祖稼櫃樹三千歲而華九千歲而實
菖本林蘭生于石蘋萍荇藻生于水宛童兎絲
生于木莫菌樹雞生于朽株楓人生于雷雨蒟
蒻地蠶延蔡生于零露種商陸薯蕷者切之種
紫薇薔薇葡萄者折之種牡丹木犀者別之槐
因麻以植瓜因蔽以茁鍾藤緣樹以立鞠萎而
不零蕉葉槁而不籜梧實綴于箕檳榔之房出
于葉松根遇石則偃其枝荔支去宗根則子不
蔽三葉白草秀畢啼鴂歇章陸實

含桃來鳥櫨梨來蜂松栢來鼠人子之藤來象
降真之香來鶴蘇割刺之椒來鳳凰
蓂莢知朔蘘荷叱蠱芙蕖晝炕菱芡之華夜炕
合歡夕聶守宮之槐朝聶胡椒之葉朝展而夕
翕赤箭也獨活也皆無風獨搖銀杏也乙夜而
華丙夜而實虞美人草聞吳歈而舞紫薇樹搔
之則顫沙筋聞人聲則縮牧靡之流蝶之日則
濕雀芋處濕地而燥慈孝之竹一歲再筍冬外
生夏內生南中之澤有石髮焉隨晦朔生死割
漆者以昧旦樹蘭者以女子種胡麻者夫婦俱

潯陽之楠西榮則東枯大庾之梅南煖而北寒
牂牁之交讓也兩樹相代而爲盛衰竹米而枯
蕉華而槁松栢錫而榴萠瓜有鱗鬣焉質當有
婆娑焉卷施拔其心弗死木藤斷根輒生芸蒿
可以死而復榮涪陵有靈壽之木高潘州有千
歲之蕨伊尹墓之棘直周公墓有模木其葉四
時代色孔林有楷木無橫理梧之葉也芘菰之
實也芋之魁也藕之蔕也皆識閏者也黃楊當
閏而減長木芍藥當閏歲而華減其豔襄陽石
階山有救窮之草冬夏不凋

石蓮別鹵水之鹹淡、桜楊正酢酒、阿魏止臭蠟
花、解砒毒、都㭱之藤溲蠱焉、棗𧀻之仁却百邪
焉、萊菔解麥毒焉、蘢萊解冶葛焉、吉財牧靡金
蚝白藥之草皆可解蠱毒焉、

高潘有踈節之竹、六尺而一節、黎母山有丈節
之竹、溱州有通節之竹、羅浮有龍公之竹、臨賀
有十抱之竹、澄州有方竹、占城有藤竹、員丘有
船竹、東方有弓竹焉、郄曲如藤、得木乃倚、南荒
有沛竹焉、其長百丈、

老韭爲莧、老血爲萍、枯竹生火、老槐自焚、栐含
文理、播椄虛中、𥱼竹實中、荊木内方、天楄羊桃
外方、白莕之汗如漆、芑木之汁如血、桃枝竹四
尺爲一節、木瓜一尺而百二十節、娑羅之樹七
葉、優鉢羅之華九房、

桃杏華六出者必𤔣𤔣仁者殺人、瓜兩鼻者殺
人、芹之赤葉也、堇之黃華也、食之皆殺人、無篠
毒鼠、莩䔿毒魚、杏核毒豕、桂毒獺、胡蔓之草斷
腸、柙不蘆草鴆人、三日而蘇、曼陀羅花令人昏
醉、決明實能令人跛、莨菪令人見鬼、杏實能令
人盲、芡實能令小兒弗長、野菊瀉人、野芋殺人、

蔓菁殺鼅蛛、苦蕒之氣敗蠶蛾、昌蒲去蚤蝨、仙
靈脾淫羊、冬藍消鼈瘕、白鮮已鼠瘻、訶棃勒化
海魚之涎、景天辟火、石榴之實醉三尸、拾櫨之
木厭邪鬼、

石南之木指南、胡桐之淚釬金銀、桄榔之材斷
石、中蕉椰則敗、楨櫨漬柿、榧實粉蕨、櫻皮入土
千歲而不敗、麻黃之宿根不積雪、六畜不食胡
麻、蝗蟲不害荳苗、

容梧之蒿可棟、高潘之蕨可杖、蘇門答剌之瓜
茄、一種而五歲、儋州之荷、四時作華、北荒有七
寸之棗、南荒有三尺之棃、東荒有三尺之椹、木
蘭皮國有五尺之瓜、三寸之麥、暹羅之稻粒盈
寸、[illegible]羅島之麻、實如蓮菂、

松爲百木之長、蘭爲百草之長、桂爲百藥之長、
梓爲百木之王、牡丹爲百花之王、葵爲百蔬之
王、綸組也、紫菜也、海中之草也、珊瑚也、琅玕也、
海中之木也、

玄覽卷之七

豫章朱謀㙔鬱儀甫著

禽蟲篇

龍易骨、龜易甲、犀易角、象易齒、蟹易螯、蛇易殼、
孔雀易尾、麋以冬至解角、鹿以夏至解角、麝以
春退其香、

龍之鱗八十有一、鯉之鱗三十有六、麟肉角而
不觸、鳳肉喙而不啄、鱷骨脆、貘骨實、蛟骨青、鳳
骨哭、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之珠在口、魚之珠
在目、蚌之珠在腹、鼈之珠在足、蟒目圓、蛟眉連、

蜃鱗逆、蝮鼻反、狼腸直、鶚喙曲、羱羊之角重於
肉、斵木之舌長於喙、犀體兼五種肉、象體具十
二少肉、或云有百獸肉、
麟之所在百獸從焉、鳳之所止百鳥環焉、神龍
所經盆盎涌焉、海犀所涉江河圻焉、麒麐之鬬
日月食焉、鯨魚之死彗星出焉、狸牛之摶海水
沸焉、越賧殺犀疾雷及焉、
鱓黃、魴青、鱧玄、鰋白、鯉赤、魚質之别也、鱘獨鱝
羣、鯊沈、鱓浮、魚性之别也、刀鱭可割、鰋之脊可
剛、鱘食鱤、鯇食草、鱮食鯇、矢䲘三相從而爲部、
鱖鯞三相從而名、安川魚鱗白、淵魚鱗黑、正月
鯊鰡至、二月鯉至、三月鱖至、四月鰣至、八月黃
鱓至、九月蟹至、仲冬豚魚至、
貉不踰汶、鸜鵒不踰濟、鰽鯅不入江、杜鵑不入
洛、朱提以南無鳩鵲、蜀郡無兎鴿、江南無狼馬、
岳陽之人不獵兎、巴陵之人不弋烏、楚人惡聞
鵰、吳人惡聞䴉、南人惡聞豺、北人惡聞訓胡、巫
山有迎船之烏、彭澤有接食之烏、峨眉有佛見
之雀、道州有祠舜之狙、蒼梧有象耕焉、會稽有
鳥耘焉、

熊有館、麝有溷、麋有畯、鹿有塲、蠡有衙、蟻有臺、
蠣有房、范有冠、蟬有緌、鯽有印、鶡有綬、鱟有帆、
鸂鶒有杝、烏鰂有纜、蛟有尾、環雀有脂鉼、
燕千年而鬚、虎千年而角、猨百年而白、鵠百年
而紅、又五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蒼、鹿千歲而
蒼、又五百歲而白、又五百歲而玄、獮猴八百歲
而爲猨、猨五百歲而爲玃、服翼千歲而白、燕千
歲而其巢北向、烏千歲而五色、蟾蜍萬歲而丹
頟、蛇有無窮之壽、虎麃兎皆壽千歲、滿五百歲
而色白、狸狼皆壽八百歲、鼠壽三百歲、騏驎壽

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三千歲鶴千歲
而後集于木龜千歲而浮蓮葉之上
鴛鴦宛頸烏鵲傳沫鸜鵒交足鵁鶄屬其睛鸛
影抱蝦蟇聲抱孔雀聞雷而孕兎顧月而胎鰻
鱺漫產鼺鼠飛生盧鷀嘔子鵌與鼵同居糖牛
與蛇同穴蛇求于龜則產龜蛇求于雉則產蜃
鼈伏于淵卵剖于陵果蠃祝于外蜂產于內夏
雀生鷂楚鳩生鶚鴿亦產鳩鶻亦產鴟鸛亦產
鶴鷹亦產狗鮎亦產鰻鵁亦產蚊牛亦產麟
鹿角牛耳駝首鬼目蛇項蜃腹魚鱗虎掌鷹爪

龍之狀也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
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鳳之狀也麐身牛尾
狼頭馬足圜蹏肉角麟之狀也有角為虬龍無
角為螭龍有鱗為蛟龍有翼為應龍角浪凹峭
上壯下殺龍之雄也直鼻圓巤薄鱗壯尾龍之
雌也鳳之青曰鶡赤曰鷫黃曰焉白曰鸝紫曰
鸑麟之青曰聳孤赤曰炎駒白曰素冥黑曰角
端黃曰麒麐
熊畏鹽獺畏酒蝍畏葛鼈畏葱燕畏艾魚畏橄
欖蜘蛛畏蕪菁驢馬之駒畏鑪灰雞雛畏柳蘇
龜畏桑薪刀鱭畏橄河豚畏葭荻龍畏鐵孤畏
鵲頭蚊畏鰻骨海馬畏糟䰡風生之獸畏菖蒲
魚畏巴菽羊畏躑躅
狼倒卓以卜虎坼地以筮鸛禹步鴛畫印獺祭
圓豺祭方蛇蟠向壬鵲巢面歲燕伏戊巳蝠伏
虔申虎奮衝破倉庚知春分伯勞知夏至虔鵲
知來猩猩知往狒狒自知死生虎識字角端知
四夷之語象知地之虛實橐駝知泉脉之所在
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鵲知風之
高下獬廌知人之邪正鸕鶿向日而飛玄鱧向

斗以游兎恒向月而息鶺鴒兇于七夕海扇見乎
上巳鶡鳴嬴于孟冬短狐上弩于孟夏之朔蜉
蝣群死于白露之朝數九之蟲尤土三百而潮
至移風之雞當潮至而輒鳴鳥鳳曉百蟲之音
反舌解百鳥之語風貍遇風則行空橐駝遇癘
風則埋其鼻豘將風則踴躍將雨則鳴鸛將風
則啼商羊將雨則起舞鳩暮鳴則雨鳶朝鳴則
風蛤暈隨潮以數其文獺肝隨月以生葉
雎鳩別處鴛鴦偶棲雀夕瞽鴟晝盲鳩拙而安
鷦巧而危烏反哺梟反噬猓猻愛類訞珂之鳥

惡其類、虎交不再、雀交不一、雛上無尋䳘上無常、雉上有丈、鷃上有尺、雉飛不越分域、鶉飛不越横草、龜屬外骨、鼈屬內骨、蚓却行、蟹仄行、魚連行、蛇紆行、

麞喜山、麋喜澤、鹿喜林、鵠善步、鳧善趨、鷹善立、雀善躍、鼉善踴、隼善翔、鷗善浮、鳧善沈、鸛以怨望、鴟以貪顧、雞以嗔睨、鴨以怒瞋、雀以猜瞿、燕以狂眄、鸞以喜囀、烏以悲啼、鳶以飢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鴟以愁嘯、

鹿食龜、虎食蛇、蜃食燕、鮫鯉食蟻、鷲鳥噉羊、蝍蛆耳帶、蝸牛食蠍、鱷食麋、豕酋耳食虎、蛟食犀角、犀食棘、蛇食茱萸、貘食鐵、駱駝食火、猧斗之獸亦食火、火雞食燃炭、骨託之鳥食鐵石、英雞食石英、雕鷹角鷹食獐鹿、鵚鶖食鴻鷺、海東青食駕鵞、鵵老兎、鸇食兎與貍、黃鷹食鳧雉、鷂食鶉鴒、梟食其母、破獍食其父、乾吉之鳥食其子、山鳳殺其雌、

雞二十日而化、鶩三十日而化、貓貍二月而生、狗三月、豕四月、猨五月、鹿六月、虎七月、蟲八月而化、猧十月而產、馬牛十二月而育、象三歲而乳、牛三歲而兩齒、四歲而四齒、五歲而六齒、六歲而後春歲亖一節、馬四歲而兩齒、五歲而四齒、六歲而六齒具矣、七歲右齒缺、八歲上下一齒缺、九歲缺盡、十歲下之二齒齠、十一歲四齒齠、十二歲下六齒齠、十五歲而下齒盡平、十八歲而上齒盡齠、二十一年上齒盡平、驢馬之駒朔前產者隨母行、朔後產者先母行、月望產者並母以行、羊以正月產者爲上羔、仲冬產者爲次羔、季春以後產者爲下羔、

白羊爲羒、黑羊爲羭、白牛爲犍、黑牛爲犛、驢父馬母而產驘、馬父驢母而產駃騠、驢父牛母而

產駝駈、凡馬之力在前髆、驢力在髀、驘力在腰、凡魚之膽春夏沉、秋冬浮、蚺蛇之膽上旬近首、中旬近心、下旬近尾、象膽隨十二月轉在諸肉之所分、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

鼈所處必浮沫、烏賊所處必吐墨、鷺之啄也絲偃焉、鷹之捕也角弭焉、虎攫物也三躍不中則舍而去之、猴玃玃人則反顧、狒狒攫人則笑、猧攫人則求匹、貉爲貛導、麐爲麋君、豺遇狗而跽、

鹿遇虎而鳴、鷙飛則蛾沈、鵙鳴則蛇結、鼉一鳴
而龜伏、獨一呌而猨散、鴞激矢、鷙毛脫、鴛居谿
蠱蠢除、蜎使虎申、蛇令豹止、鸛令蜎仰、鼠令猨
伏、鵰令魚沸、

鴇無舌、兎無尻、猴無脾、烏無胃、鼈無耳、蟹無腸
蛣蟯無鼻、蟬無口、蚓無筋、蛤蜃無藏、鯢無膽、麞
鹿無魂、水毋恃乎蝦瑣、蛣恃乎蟹、蛩蛩距虛恃
乎麼鼠、蟨恃其雌、鼉黿之屬以胆鳴、精蚓以注
鳴、蜩蜺以腹鳴、蝝皇以翼鳴、蜙蝑以股鳴、榮螈
以胷鳴、蛇豸腹竄、蠐螬背行、蠶食而不飲、蟬飲

而不食、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
生、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無角者
膏而先前、有角者脂而先後、

蟾肪軟玉、黿脂燃鐵、鸞血續弦、鵁糞朽石、金得
伯勞之血則昏、鐵得鸊鷉之膏則瑩、石得鸛髓
則化、銀得雉糞則枯、墨得龜溺則透石、乳酪得
猨猊之湩則爲水、

麈辟蠹、蠏敗漆、燕鞠貂、鸛石孵卵、鵲枕媚男、貍
頭愈鼠、雞頭已瘻、蝱散積血、斲木愈齲、鯅鮧拔
剌、虎須治齼、蛛絲去疣、蝍君子易產、蝌脂萎陽、

狒血見鬼魅、黿脂察蚊、蟷瑇瑁之甲辟蠱、犀角
辨鴆毒、

龜得鑑則失溺、蝳瑁得醯則甲脫、蝍君相思子
得醯則相趁、馬得僵蠶而斃、牛食生鰌而肥、蚌
聞雷而瘷、雞鶩聞磨聲則犢、鸚鵡中寒則噤、猨
著地而瀉乳、羊食仙茅而肪、鸛食槐實則腦實
如玉、鳩食桑椹則醉、虎食狗則醉、蛇食茄則酥、
貓食薄荷則醉、羊食僊靈脾而淫、

燒雄黃致木蝨、磨鐵致螻蛄、燒蟨集鼠、燒黿致
鼈、莽草熏庶蠹、蜃炭攻貍蟲、牡蘜辟鼉黿、于文

列宿之號、去夭鳥、孔雀茹文、繡倒掛之鳥翕香
淫魚嗜音、鷺毛之魚赴燈燭、

狻猊之威伏百獸、天鐵熊之力踣獅象、鳴擊鷹、
蚺吞鹿、熊擘鰐、鶴截蛇、蜚竭水、欽原蠚木、衛猢
一騰、輒百五十步、犦牛㯻駝、日行三百里、狻麑
日五百里、騶吾日千里、角端日行萬里、雕察秋
毫於雲際、龍察纖芥于百里之外、鶡之鬬也、期
必死、㯻駝之任也、期盡其力、

蜂無王而盡死、獺失偶而自刺、鴛鴦喪匹則以思
死、鱖貫其牡則其牝羣赴而援之、魴擾極則頳

尾杜鵑啼苦則血出、象妬、䴥忌蛇、龍畏虎、鼲蝟鉋
孤疑、蠶不交而乳者其蛾、不眉、雞鶩不交而卵
者嫗之不育、
麢羊掛角、麞以涎拒虎、雖窒鼻務曲穴、兎三窟、
麝之窘也剔香、狨也摔也、蚧蛤也、窘則自斷其
尾、蛣蜣轉丸而嫗莫、貓黏螵蛸而乳、蟄熊舐其
白、蟄蛇服其黃、鮮鷹夏宿木、澤冬宿松栢、鰻魚
緣竹、鼊龜登木、王鮪岫居、丙魚穴處、
棟蜜苦、鱧膽甘、鼈血碧、龜目黃、猨通臂、麢繞角
龜腸連乎首、鼈尸在腹、貓睛晝狹、魚目宵不瞑

象以鼻餧、蟾以口糞、蜂蜨以鬚嗅、龍以目聽、犀
以角燭、虎以目燭、妖狐以其冊燭、猵狚以猿爲
雌、蜥易以魚爲偶、孔雀接蛇、飛蛾匹蠓、蟲螽妻
蚓、鵌鼵同居、諾龍雙處、
海鶴之項五尺、海燕儗于鳩、海鷗儗于雁、海牛
之皮可鞭、海豹之皮可鞍、海驢之皮辟濡、潮州
有盈尺之蟻、祖洲有八尺之鯽、交廣之蝦須四
丈、黃州蜘蛆袤丈、南越蜘蛆之皮可以鞔鼓、恩
州有鵞毛之艇、武陽滇池有一觔千頭之魚、伊
水有三足之龜、從水有三足之鼈、奇肱有兩頭

之鳥、互人有六首之鷃、海陽有專車之蟹、女丑
有千里之蟹、
神蛇斷而復續、日及之牛、月氏之羊、封而復合
壠糧之臍可植而產也、東流有麥魚焉、越瀨則
化而爲蜻蜓、瞿塘之南有猿焉、從之北岸則不
復啼、舒蘄之郊、產蛇焉、其死也一瞑而一瞋、產
蘄州者瞋而不瞑、他蛇之死瞑而不瞋、
東海之鰈比目而後達、北方之僂更食更視而
後飽、西方之蹷得蛩蛩距虛而後行、南方之鶼
比翼而後舉、益州有三熟之蠶、九真日南有人

熟之繭、江南有吐蚊之鳥、塞北有蚊母之草、南
中有產蚊之木、
鶴聲宜學仙、雉聲宜習武、烏聲宜習醫、雁聲宜
習卜筮、鸚聲宜習工巧、梟聲宜習符呪、鵲鶉之
醜飛以𩙪、鳶烏之醜飛以翔、鷹隼之醜飛以翬、
鳧雁之醜其足蹼、烏鵲之醜其掌縮、鷙鳥小雄
庳鳥小雌、雄翼右掩雌翼左掩、陽龜方其首、坌
龜長其足、牡蠣左顧、牝蠣右旋、鸚鵡人舌而語
清、吉了人耳而語濁、
土鑊也、嗛羊也、諸懷也、駮駮也、夫𧤗也、四角之

獸也長右也猼狏也四耳之獸也㮚也山馬也、
四目之獸也、觲鷹猙駮臛踈辣辣、一角之獸也、
從從六足、獂三足、蠪姪九首、萘茂兩頭、
一足之鳥、有橐𩇯焉、有跂踵焉、有畢方焉、有商
羊焉、三足之鳥、有瞿鴽焉、有酸鷝焉、三首之鳥
有鵸鵌焉、九首之鳥、有鶬焉、有鬼車焉、鸓四足、
鶘六足、鶺鴒六足而三首、儵魚鰅遺鮯鮯皆六
足、何羅之魚、一首而十身、䱻之魚十翼、
牛夜鳴則廇、羊冷毛而毳則擅、犬赤股而躁則
臊、鳥皫色而沙鳴則貍、豕盲眡而交睫則腥、馬
黑脊而般臂則螻、凡食物狼去腸、狗去腎、狸去
正脊、兎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舒
鴈之翠也、鵠鴞之胖也、舒鳧之翠也、雞之肝也、
鴈之腎也、鴇之奥也、鹿之胃也、皆在所弗食也、
蒸魟之毒在尾、河豚之毒在肝、人面魚之毒在
身、其味在目、雞六指、羊一角、鼈三足、牛獨肝、烏
目瞋、兎目瞑、禽畜之肝青、鮎之鬚赤、食之者、皆
殺人、

玄覽卷之八

變怪篇

豫章朱謀㙔鬱儀甫著

天有時而裂、地有時而圻、山有時而移、水有時
而卓、川有時而竭、石有時而泐、日有時而食、星
有時而隕、月有時而不虧、海有時而氷、潮有時
而不至、天地有大陽九、大百六焉、有小陽九小
百六焉、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大期九
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十年、陽九者、天旱海消
而陸燋、百六者海水竭而陵自塡、

歲星之精降而爲貴臣、熒惑降爲童兒歌謠嬉
戲、鎮星降爲老人婦女、太白降爲壯夫處於林
麓、辰星降爲婦人、

竹王興於豚水、志梵産于林檎之瘿、竇誌生于
鷹巢之中、九隆孕于沈木、望帝爲杜鵑、炎帝之
女爲精衛、雷公采藥之吏爲啄木、齊女爲蟬、伯
奇爲鵙、懷王爲楚魂、江漢貙人爲虎也、滇之猓
夷爲羊也、姑獲之鳥爲女子、横公之魚爲丈夫、
狐五十歲爲婦人、百歲爲美女、爲神巫丈夫、千
歲而與天通謂之天狐、千年之狐姓趙姓張、五

百年狐姓白姓康
鮌化爲黃熊、夏桀有宮女化爲龍、尋復其形、命
曰蛟妾、紂之世、有女子化爲丈夫、周宣王卅二
年有馬化爲人、卅七年有馬化爲狐、幽王時有
牛化爲虎、漢哀帝時豫章有男子化爲女、魏文
帝時、河清宋母化爲鱉、吳時宣母化爲黿、隋開
皇中、霍州老翁化爲虎、相州有桑門化爲蛇、
山中夜見火光者、枯木朽竹之所爲也、海中夜
見萬炬者、鹹精夜動、風雨之所擊也、戰敗之野
夜見火光者、人馬積血之所爲也、

稷米爲鯽、腐草爲螢、朽麥爲蛺蝶、朽稻爲蛬、朽
木爲蟬、腐菌爲蜂、朽竹爲蜻蜓、朽瓜爲蠹魚、荇
莖爲鱓、蔦爲蠐螬、田鼠之爲鴽也、田雞之爲鶉
也、雉之爲蜃也、燕雀之爲蛤也、寒烏之爲鯽也
公蠣蛇爲鱧、木蠹爲蟌、鼉鼈爲蝙蝠、老揄爲猿
石首之魚爲鳧、鳧鷂爲鷗鷗、爲布穀、布穀久復
爲鷂也、鼉亦爲鶉、服翼亦爲魁蛤、黃魚爲鸊鵜
泡魚爲豪豬、海鯊爲虎、海魚爲黃雀
六畜之物、以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其神皆能
妖怪、謂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

物老則爲怪矣、木石之怪曰夔罔兩、水之怪曰
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凡山中大樹能語者、其
精名曰雲陽、山水之間見吏人者、名曰四徼、山
中見大蛇者冠幘者、名曰升卿、呼其名則吉
山中寅日有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
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
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
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
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
者、馬也、稱仙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

稱吏者、獐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猨
也、酉日稱將軍者、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
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婦人
者、金玉也、稱神君者、豬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
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
物名、即不能爲人害、
火之精、名曰畢方、狀如鳥而一足、木之精名曰
彭侯、狀如黑狗而無尾、金之精名倉唐、狀如豚、
居人家、使人不宜其妻、玉之精名曰岱委、狀如
美女而青衣、水之精名曰罔象、狀如小兒、赤目、

黑色大耳而長爪山之精有四一曰蚑形如小兒獨足足向後喜來犯人亦名超空亦名熱內其一如鼓一足而赤色其名曰渾亦謂之輝其一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其一如龍五色而赤角名曰飛龍見之者各以其名呼之即不敢爲害

故門之精名曰野狀如侏儒見之則拜呼其名宜飲食故臺屋之精名曰兩貴狀如赤狗以其名呼之使人目明故澤之精名曰冕狀如蛇一身兩首五采文呼其名可使取金銀故廢丘墓

之精名曰無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操杵好舂以其名呼之使人宜禾穀凡左右有山石水生其澗出流不絕者其精名曰喜狀如小兒黑色以其名呼之使取飲食故水石之精名曰慶忌狀如人乘車蓋一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可使入水取魚山之精名曰夔狀如鼓一足而行以其名呼之可使取虎豹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滿財長二尺見人則掩面又其精名曰忽長七尺有小兒長三尺而無髮見人則掩鼻見之皆有福也

故道徑之精名曰忌狀如野人行歌故淵之精名曰觀之狀如美女好吹簫三軍所戰其精名曰賓滿其狀如人首而赤目見人則轉故市之精名曰問其狀如囤而無手足故室之精名曰孫龍狀如小兒長尺四寸衣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故溷之精名曰卑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則去廁之精名曰倚衣青衣持白杖故車之精名曰寧野如輻車見之傷人目呼其名則無害古道之精名曰作器狀如丈夫善眩人故牧弊池之精名曰髡頓狀如牛首見人則逐丘墓

之精名曰狼鬼善與人鬬不休爲桃弧棘矢羽以鵄羽而射之故白之精名曰意其狀如豚絕水有金者其精名曰侯伯狀如人長五尺而衣五綵水木之精其名曰藻其長尺狀如老翁夏巢幽林冬潛于河

掘地得狗名曰賈亦名地狼掘地得豚名曰邪掘地得人名曰聚亦名無傷是皆物之自然者也掘地得犬牝牡各穴而處名曰犀犬畜之富昌掘地得肉或如赤菌而千目是名太歲厥有凶既千歲木中有蟲曰賈詘狀如豚而兩頭百

歲之狼化爲美女其名曰知女求爲人妻經年則食人呼其名則逃去虎化爲人好著紫褐人其足而無踵新屍之氣其精曰陰摩羅其狀若鶴而色蒼黑鼓翼而呼虎之所殺其兎爲倀涸澤之精名曰慶忌其狀若人其長四寸黃衣黃冠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一日千里反報涸川之精名曰蟡一首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呼其名可使取魚鼈登山之神名曰俞兒其狀長尺而人物具焉見之者霸旱之妖狀如人長二尺袒而戴目疾走若風其名曰魃亦謂之貉所見之國赤旱千里遇者取投溷中則已

凡逐疫之神甲作食殃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者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十有二神

沈有履竈有髻丘有峷澤有委蛇野有彷徨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地方之下者泆陽處之

夷荒篇

夏禹東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捪天之山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南至交趾孫樸續樠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禺彊之所積石之山

商湯之世入獻之夷東有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髮文身之國南有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之國西有昆侖狗國鬼親

枳巳闟耳貫胷雕題離丘漆齒之國北有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犂其龍東胡之國

成周王會之夷稷愼以大麈穢人以前兒良夷以在子揚州以禺禺發人以鹿俞人以雖馬青丘以狐九尾周頭以煇羝黑齒以白鹿白民以乘黃東越以海蛤歐人以蟬蛇於越納姑妹珍且甌以文蜃共人以玄貝海陽以大蟹自深以桂會稽以䵶義渠以茲白央林以酋耳北唐以

閭渠叟以鼩犬、樓煩以星施、卜盧以紈牛、區陽
以鼈封、規規以麟、西申以鳳、氐羌以鸞、巴人以
比翼、方煬以凰、蜀人以文翰、方人以孔鳥、卜人
以丹砂、東北夷用闒木、康人以稃苡、州靡以費
費、都郭以狌狌、奇幹以善芳、高夷以嗛羊、獨鹿
以卬卬、距虛孤竹以距虛、不令支以玄貘、不屠
何以青熊、東胡以黃羆、山戎以戎菽、般吾以白
虎、屠州以黑豹、禺氏以騊駼、大夏以茲白牛、犬
戎以吉皇之乘、數楚以每牛、匈奴以狡犬、權扶
以玉目、白州以比閭、禽人以菅、路人以大竹、長

沙以鼈、魚復以鼓鍾、蠻揚以翟、倉吾以翡翠、
皇明朝貢諸夷、朝鮮以馬、苧蔓、豹、獺、安南以犀
象、白練、沈水諸香、暹羅以生象、孔翠、珊瑚、瓊碧、
硫黃、薇水、琉球以赤銅、瑪瑙、刀、錫、占城以龍腦、
兜羅、眞臘以犀象、黃蠟、日本以劒鎧、瓜哇以矛
鐵、犀象、苾布、珠、瓊碧、血竭、瑣里以紅撒哈剌、西
洋瑣里以黑虎、三佛齊以白獺、火雞、浡泥以玳
瑁、熊皮、倒掛、百花、以赤猴、彭亨以腦檀、淡巴以
苾布、古里以寶刀、蘇合、龍涎、滿剌加以熊猿、白
鹿、華縵、鎖袱、錫、娑羅以玳瑁、珠、蕉、小葛蘭以珠、

蓋阿魯以象齒、榜葛剌以琉璃、紫膠、錫蘭山以
水晶、蘆薈、細布、蘇門答剌以番刀、回青、蘇祿以
竹布、迤北兀刺以貂、駝馬、鶻朶顏三衛以馬、海
西女直以馬、豹、貂、鷹、鶻、殊角、哈密以玉石、禽皮、
烏思藏以氆氌、毛纓、甲胄、長河以氆氌、足力鐵
力朶甘思以明胄、長刀、董卜韓胡以甲胄、毛纓、
洮岷番族以馬刀、明胄、
占城有飛頭之民、其目無眸、踈勒之人、其手六
指、新羅之東、有長人之國、鋸牙鉤爪、搏人而食、
盛海之東、其民穿胷、赤水之東、其民長脛、繳濮

之民、皆尾穴地乃坐、孝臆之民、赤面黃髮而綠
目、歇祭之民、黃目黃髮、退波故臨之民、正黑若
漆、訶陵之民、其死不澌、大琉球之民、老死其髮
不白、丁零之國、拳髮馬蹏、日走三百里、馬脛之
民、雁聲馬蹏、善走、無脅之民、三蠻之國、穴居土
食而無腸胃、盤瓠之種、囉囉之僰、音出於鼻、室
韋之北、驅度寐之國、坐浮水上、距踊三丈、軒渠
之西、其民四舌而三瞳、樿國之民、吐火、兀良哈
之北、其民目生項後、猶獠之西、木直之民、有骨
肖人、生于耳後、東方有竫人焉、其長九寸、柔利

之民、一手一足、其膝前屈、羽民卵生而長頭、安息犂靬之民善幻、穿胷之東、其民不死、烏秅之西、其民懸度而猨飲、北海之外、其民一目、毗舍那有烏語鬼形之民、夏啓之北、其人三首、鑿齒之東、其民一首而三身、

暹羅以人膽浴王足、日本髡首有喪者、乃蓄其髮、占城質疑獄于鰐魚、烏萇辨疑獄則嘗之以藥、老撾獲人則以石礲其跟、大食弼琶羅之國、以人尾聘婦、婦家以牛尾報焉、人尾者陽道也、牂牁之獠孕七月而生、眞臘之民十歲而嫁、瓜

哇之民、名而不姓、麻囉奴之民、親死則撾鼓聚族而食之、東南海外女子之國、感風而孕、波斯以六月爲歲首、五谿之民、親死輒聚飲一月、鑿龕以葬、三年不鹽、龜茲之俗、以歲首七日、鬬駝牛馬以卜畜牧之息耗焉、耆以元日角擊甲士卜歲之豐儉、烏滸之國、首生子、輒殺而食之、𠻳達之國、士壻之民、兄弟通室、滑國之民、親死輒自截其耳、葱嶺之西、西女之國、產男輒不舉也、拂菻蔵遣男子配焉、茂州之西、東女之國、其貴人死、剝其膚體納諸甕、糅金屑而瘞之、哥羅之

死納諸金甖焚之海、

天竺之國、有聖水焉、可以弭風濤、于闐有濕汳焉、可以禦鹻磧之渴、有陷河焉、須樫木乃濟、西棚之國、有天門焉、夜恒不晦、汳弼荼之西有虞淵焉、日入有聲、震如迅雷、斯伽里之野有火穴焉、四時出火、遇石輒焚、中林木則迸、訶條之國、有石鼉焉、能吐食飲、以濟飢乏者、晏陀蠻有井焉、歲中再溢、泉之所經、砂石皆成黃金、龜茲有泉焉、狀如餘餬、其流成川、其氣臭惡、飲之巳癘、西域苟夷之國、有石駝焉、其州出水、能透金鐵、

唯瓠葉可得而注之、孝臆之國、其泉鹹鹵不可以飲、取紫鑛塗地、承雨水而飲之、毗騫有燃火之洲、有木可績、是謂火浣之布、

扶桑以鹿乳爲酪、吾涼愛達以馬乳爲飲、以魚爲食、爪哇以蛇蟻爲餌、道明以蟲鳥爲餐、弩耳干以狗爲糧、大食以駝象爲糧、勃播以百合爲之飯、訶陵以柳絮椰槳爲之酒、乙芇敵以蘇實爲之餐、高昌以登相之草爲之穀、生黎以猴爲鮭、馬耳撻斑以鼠子爲珍饌、緻濮以老人饗賓、犀莫[illegible]以豨[illegible]其骨以藥潤、

烏秅之國有驢無馬、新羅無羊、勿吉無牛羊、琉球無牛羊驢馬、鞠國有鹿而無羊馬驢、度寐有豕而無它畜、朝鮮有麋鹿麢麃而無麂、扶桑有銅而無鐵、日本無木棉、夜郎無桑蠶、烏桓無麴、南詔尋傳之蠻無絲纊、挹婁無鹽鐵、西域無茶茗、爪哇有麻稻粟菽而無茶麥、波斯無稻黍、三佛齊有米無黍、鞠國有木無草、日本有諸藥而無甘草、芎藭、朝鮮無岡桐銀朱、晏陀蠻無鐵、印都檐波亶臘皆無雪霜、勿斯里無雨、蘇都識匿之國無五穀、

大琉球之衣以鬬鏤、南詔之衣以波羅、撥拔力之衣以羊皮、阿里驕之民鹿皮貫木葉而衣之滑國以羊皮爲紙、嘉良之夷以皮爲册、三佛齊以椰葉爲瓦、扶南以大若葉爲瓦、拔悉彌以樺皮爲瓦、暹羅以茭草爲瓦、朝鮮以布粟爲市、日本以漢唐之錢爲市、暹羅以海貝爲市、文身之民以珍寶爲市、晏陀蠻以蚌甲爲兵、回紇以橐駝耕、駮馬之國以馬耕

玄覽八終

所見偶鈔二十卷

〔清〕朱之楝輯

清鈔本

所見偶鈔

法律

錢塘朱之榛

陸輯

原缺第一葉　二

祖曰如宋起待王世充若待陶之子[illegible]此福元人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甚繁家給人[illegible]先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其令服本俗衣以朝仍賜第宅而于龍山封為崇禮侯

洪武二年淮南寧國鎮江揚州台州各獻瑞麥一莖五穗三穗者甚衆群臣賀太祖朕曰為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使三光明風雨和為國家之瑞不以物為瑞也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好功生事卒使海內空虛其後神爵甘露之屢至山崩地震而漢德于是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可可不戒哉

太祖御奉天門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太祖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元季君臣耽于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縱弛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弃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于上下滋弊乃命李善長楊憲劉基陶安等

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在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貪吏得藉手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適所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国无全民卿等尽心參究凢刑名條目可面議斟酌之以為久遠之法

太祖顧侍臣曰求良善于中涓百无一二用為耳目即耳目蔽用為腹心即腹心病馭之之道但當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

太祖謂太史令劉基曰国家受養生民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无常制惟掊克以朘其脂膏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則国計可以恒紓

太祖與侍臣論日月五星典籍黃麟等以蔡氏左旋之說対太祖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嘗于天清氣爽之際指一宿以為主太陰居星宿之西相去丈許尽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是观之則是右旋蔡氏特儒家之說耳

太祖謂劉基曰曩者羣雄角逐生民塗炭今國勢已定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对曰生息之道在于寬仁太祖曰不施實惠而槩言寬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寬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礼義不禁貪暴則民无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寬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

洪武十二年上御華蓋殿諭皇太子曰汝知為君之道乎君道以事天愛民為重而其本在于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于天下係于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无不善也

太祖坐東宮與侍臣論儉太祖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洪武十四年太祖與李翀（壺關人）論武事翀曰用兵重在任將太祖曰任將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若唐憲宗用魚朝恩肅宗用吐突承璀為監軍諸將掣肘以致敗事是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故也翀曰惟陛下聖明深知此弊太祖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于未形有謀能制勝于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堅破銳兼是四者而後可以成功是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洪武十七年上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侍上曰人君能以天

下。之好惡。為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多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勤事。不可以取日容。惟盡心。以應之。勤方。不可以智加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頓首稱善、

十九年、吏部奏用國子監十四人、皆為六品以下官、因諭之曰、郡之道。惟盡忠不欺。治民之道。惟公至無私。凡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飢寒不得所者。有獄訟寃抑者。有賢才不舉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不為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則方寸自明。而諸弊可息。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汝等識之。毋為人所惑也。

太祖謂侍臣曰、凡政事設施。必欲有利天下。可貽後世。一令之善。四海之福。一令不善。四海之禍。

二十四年冬、上與侍臣論漢高祖、听張良言、即銷六国印、曰漢高一聞善言、即能感悟、如此安得不興、後之為君、罕能及者、侍臣曰、漢高以後、唐太宗亦能從善、太祖曰、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則不如漢高也。

太祖覌史、因與侍臣、論田子方貧富驕人之說、曰富貴者。固不可驕。貧賤者。又豈可驕乎。夫驕凶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于己。要之。君子以恭敬為本。子方之言。蓋有激而然。非定論也。

太祖謂諸武臣曰、爾等享有富貴。當與賢人君子。講明道義。以廣聞見。通達書史。以識時務。豈可苟且自足。止于武夫而已。夫恃陶而不知學。適長驕傲之心。生今而不知古。豈識成敗之跡。古之良將。皆文武相資。爾等不可不勉。

文皇見建文中、變亂官制、顧侍臣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稱前王之言。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于警戒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于先王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輕佻諂諛之徒。以其私智小見。導嗣君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為能而寵任之。狥小人之智。謀至于国弊民殃者有矣。豈可不以為戒。

洪熙元年夏四月、徐淮山東乏食、仁宗命楊士奇艸詔蠲恤、士奇对曰、可令戶工二部與聞、仁宗曰、救民如拯溺。不可須臾緩。有司慮国用不足。必持不決。因命中官給筆札。士奇就東

角門卅設仁宗覽畢。即遣使賚行顧士奇曰、卿可語部曰。朕
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仁宗曰、恤民寧過。
寧為天下主。可與民較錙銖耶。
仁宗用法尚寬亨、然深悪贓吏、每戒法司曰、国家恤民。必自去
贓吏始。
宣宗與侍臣曰、歷代戶口之盛衰。足以徵国家之治忽。其盛也。本于
休養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戈干。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
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富庶。不知儆戒。
乎。漢武末年。乃悔輪臺。煬帝遂以亡國。明皇卒至播遷。皆足
為世大戒。
宣帝御文華殿、儒臣講易、觀大象畢、因問曰、古者帝王、有巡狩
之礼、後世何以不行、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来、以通礼意、至
秦、尊君抑臣、斯礼遂廢、宣宗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一
巡狩。虞書所載。一年徧天下。後世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
騷驛。成周十二年一巡。已与虞時不同矣。况後世乎。予謂治
貴實效。巡狩之礼。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誠能
體帝王之心。選賢任良。不患。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
之廣。欲行時之礼。難矣。

宣德五年、豹房勇士、奏与民分居、宣宗曰、勇士在京師十年。安
得令尚无居。此必民居寬好。欲舍而就民。々何罪。命杖之。台
六科給事中諭曰、此書敢佗法。侍中官為之救解也。
八月日食、陰雨不見、礼部尚書吳溥、請率群臣賀、宣宗曰、日食、
天象之大、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古人云。京師
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其止、勿賀、
宣宗九年、庵刺順寧王脫歡、使其臣昂克等来朝貢、請并獻前
元玉璽、降敕褒諭曰、王克紹尔先王之志、来朝進馬、具悉王
意、所得玉璽、朕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在此、王既
得之、可自留用、其毋獻、
有僧自陳修寺、祝延聖壽、宣宗斥之。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
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享国最久。其時豈有
僧道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
驗可見。世人不悟。可嘆也。
宣帝御文華殿、儒臣進講孟子、宣宗曰、太公伯夷、处海濱、而避
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諫、所見何以不同、对
曰、太公以救民為心。伯夷以君臣為重。宣宗曰、太公之心在
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

金吾衛指揮同知傳廣自言請効用内庭宣宗曰此人已三品
更欲何爲而勇于自殘以希進用下法司問罪還職不得復
任事
英宗謂李賢曰朕視朝退則朝母后畢後親政務既罷進膳飲
食隨時未嘗揀擇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爲非
天子也
内監出蟒彦四方所貢各色鳥獸皆畜焉弘治初議省之以減
浪費所司白虎豹之屬放之則害物教之恐非諒闇新政
左右以爲疑孝宗曰但絶其飼令自斃可也
孝宗遊後園日講官王鏊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畋講罷孝宗召
所幸李廣戒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宜好爲之
兵部尚書劉大夏請以保定萬人還之鎮以爲西衛以東兵納
之密雲薊州以爲東衛報可中貴人監京營者恚失兵造飛
語搆之宫中孝宗示大夏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
不利于失兵耳
孝宗自丁巳後召見劉文靖必称先生馬端肅劉忠宣則称老
尚書
孝宗時給事中潘鐸上封事數日不下一日急宣之鐸未至同
官代進因諭之曰潘鐸有一疏字樣多錯即欲批出令其回
話以其新進恐挫其鋭耳可傳諭之
世
宗召輔臣張居正李時論及教習庶吉士因曰有德行者方
可爲人師表文章末藝耳又曰六部須得人而吏部都察
院尤爲緊要
世
宗同李時夏言入視大内千善殿有金鑄象神鬼淫褻之状
又金函石匣藏貯佛首佛牙之類及支離傀儡凡萬三千餘
斤言力請瘞之中野不得遺留宫禁世宗曰朕思此類智者
以爲邪穢不欲觀愚民无知必以奇异奉之雖瘞中野必有
窃發以惑民者其燬之通衢永除之于是禁中邪穢遂除殆
尽
穆宗嘗食驢腸而甘左右請詔光禄上曰若然則光禄當日殺
一驢以備宣索吾不忍也
懷宗召左都御史閔洪學左副僉都御史張捷高洪圖諭之
曰巡按賢則郡守皆賢若巡按不肖其誤非小
懷宗御便殿閲章奏聞香烟心動疑之出步堦墄間乃定曰詢
内官此自何至曰宫中四方懷宗叱令毁之勿復進太息曰
皇考皇兄皆爲此悮也

懷宗二年、秦晉飢盜起、朝臣請捐俸助餉、懷宗曰、諸臣能興利除害。國家受益多矣。何必言助。

拾遺

仁宗諭蹇義等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繫也。昔唐太宗書各刺史于屏間、有善政、則各疏其下、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時復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察其賢否、而在外諸司官、既遠不能不忘、爲臣者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爾吏部兵部具各司官姓名、揭諸西序、朕將考其行事而黜陟焉、

所見偶鈔

錢塘朱之棟 輯

忠諫

洪武七年、山陰韓宜可、拜監察御史、不避權貴、一日與左右御史陳寧、胡惟庸、中丞涂節、同侍上前、宜可直前長跪、出懷中彈文、劾陳寧胡惟庸涂節、險惡如忠、奸佞似直、恃勞怙寵、内懷反側、乞斬三人首、以謝天下、太祖怒曰、三人事朕盡職、豈有反側之心、快口御史、排陷大臣、着錦衣衛拿問、尋釋之、後賜沒官男女、散入諸司爲奴婢、宜可不受。且以爲非聖人政。

又上疏極論曰、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男女人之大倫。婚姻違時。尚傷和氣。今明建坐。豈聖明所宜。太祖曰、汝言是。著爲令。

胡惟庸謀不軌伏誅、詞連太師李善長、善長自縊、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冤、畧曰、人臣之愛其子、必甚于愛其兄之子、善長于胡惟庸姪之親耳、于陛下則子之親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太師國公封王而已、尚主納妃而已、且其子事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

禍未可平居儼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是理之所必無也今不幸失刑孰不曰功如李善長猶尚如此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不報此疏解學士代草

二十一年夏四月庶吉士解縉上書畧曰國初至今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良有識信有間而用刑太繁也嘗聞陛下震怒誅鋤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者也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俗學可肆官伎非人道所為痛懲法外之刑永革京城之役婦女帷薄不修方令逮繫大臣過惡當誅且勿加戮倣古藍田呂氏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率先以旌勸之行授田均田之制舉常平義倉之法古時書院學田興復而廣益之此化原所由始也至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則又何取乎義夫節婦哉太祖手持其疏稱縉奇才然以其言頗迂不及行

建文初立前軍都督高巍上書論時政曰高皇帝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嬴秦之陋封建諸王凡以護中國屏四裔為聖子神孫計至遠也夫何地大兵強易以生亂今諸藩驕逸逾制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臣愚謂今宜師其意勿施鼂錯削奪之策宜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諸王子弟分封于東南東南諸王子弟分封于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矣臣又願陛下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問不絕賢如河間東平者下詔褒美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始犯則容再犯則赦三犯而不改則削地而廢置之寧有不服順者哉上嘉之然不能用

正統六年春命定西伯蔣貴為征蠻將軍總兵討麓川侍讀劉球上言麓川荒遠偏隅即叛服不足為中國輕重而脫歡也先併吞諸部侵擾邊疆是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請罷麓川兵專備西北不報蓋王振專政欲示威荒服也

正統十二年叅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籍一兵又令軍餘盡攜屯種量畝起科宣大巡撫羅亨信奏言瓦剌方驕邊民疲甚兼以邊地鹻薄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竄也且當今時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

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為名寇紫荊關京師戒嚴侍講徐埕倡南

遷議兵部侍郎于謙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
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
鑒也埕妄言當斬太監金英宣言于衆曰有以遷都為言者
必誅無赦乃出榜告諭固守之議始決
景帝四年世子見濟薨章綸上惇孝義疏曰恭惟太上皇帝君
臨天下十有四年是為天下之父也與皇上同氣異胞是為
至親之兄也皇上曾親受上皇之冊封是為上皇之臣子也
上皇北狩被留詔旨傳位于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也上皇
為陛下親兄陛下為上皇親弟形雖為二其實一人伏望皇
上于朔望日或節旦率群臣朝見于延安門以極尊隆之道
則帝王萬世之法也中宮之位不宜久虚伏望皇上復召汪
氏于正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矣至
于皇上推念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居儲位以候皇子之
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宮庭矣疏入下獄
咸陽姚顯正統甲子舉人在太學時上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
修大興隆寺極為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教信
之得禍若梁武帝者足為前轍之鑒請自後内臣修蓋寺院
悉行拆毀以備倉廒之用勿復興作為萬世法不報

英宗思建庶人幽大内六十年欲赦之左右以為不可召問李
賢賢曰陛下此一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
如此英宗意遂決庶人入禁時甫二歲及出年六十餘矣不
能名犬馬云
英宗于便殿屏人謂李賢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事必先
造其門賢曰人主之權不可下移若陛下毎事自斷惟以道
處之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者亦自少矣英宗曰朕意亦然
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説修撰羅倫
詣賢告以不可賢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
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
事反覆數千言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
成化十三年用汪直開西廠數起大獄臣民悚懼大學士商輅
疏言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洶洶不
安蓋緣陛下委聽斷于汪直而直又寄耳目于羣小也中外
騷然安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往者曹欽之反皆逯杲有以
激之一旦禍興卒難消弭望陛下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汪
直以全其身誅韋瑛以正其罪疏入憲宗曰一内豎輒危天
下乎

十八年安南莫登庸請降欽州知州林希元上言臣聞莫方瀛子登庸請降命大臣查勘夫降者將籍其土地人民以獻也今殺我士卒奪我戰船降者固如是乎宜約之曰必歸我四洞必令黎寧不失位必令黎氏舊臣鄭惟憭武文淵輩皆有爵土必奉我正朔能從者降也不然則詐也而後興問罪之師以順討逆何憂不克方瀛所恃者都齋耳其地濱海淤塗十餘里舟不得泊計以為王城不支即守都齋都齋不支即奔海上耳若以東莞瓊海之師助占城擊其南賊不得奔矣以福建之師航海出枝封湖廣之師出欽州與之合都齋無棠六矣以廣西之師出憑祥雲貴之師出蒙自與之合以攻龍編則根本拔矣如此莫氏可一舉而定也書凡四上不聽

孝宗即位二月耕籍田畢宴群臣教坊以雜伎承應或出褻語左都御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即斥去時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諫曰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于是得釋

吏部尚書王恕上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察不過寄聰明于左右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大臣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于好惡之私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詳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其專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材任使亦可以啓沃聖心而進于高明矣上嘉納之

孝宗五年生員吏典尚行開納事例吏部尚書王恕疏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有開納事例糧不闕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遂以此例為長策既以財進身豈能以廉律己欲他日不貪財害民何由而得乎上從之

兩廣都御史秦紘奏安遠侯柳景不法事坐致仕王恕言柳景當追贓聖恩免之矣而恩不及于秦紘是為地方軍民之害者可恕而除地方軍民之害者不可用其將何以服人心而勵將來乎奏上即起紘戶部尚書

右諭德王華上疏畧曰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或間旬日始一行則緝熙之功毋乃或間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顥所謂涵養本源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後可免于一暴十寒之患上嘉納之

孝宗朝詔婺州市牛筋五千觔時李侍郎椿為婺守奏曰一牛

之筋不過四兩今必求此是屠八萬斗也上悟為收前詔
上虞萬浩弘治丙辰進士拜御史武廟初立教坊請選取樂工
浩以教坊非先王之樂諒闇非聽樂之期手疏止之
正德初遣使至西域求佛教王守仁諫曰陛下好佛之心誠至
必欲得其真而求其本則請無求諸佛而求諸聖人無求諸
外國而求諸中國夫佛者西域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
若以堯舜既沒必當求之于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
彼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豈無傳堯舜之
道者乎大臣之中爲有明堯舜之道者與之推求講究必可
致陛下于堯舜之域矣不報
二年冬至節遣尚書李東陽等祭金闕真君玉闕真君劉健諫
曰靈濟宮所奉二真君乃南唐徐溫二子知證知諤徐氏養
子知誥篡偽吳王楊氏諸子皆為節度使知證早夭知諤病
死五代石晉時無故立廟成化末年加為上帝禮官失職不
能規正至于神父神母仙妃皆是僭擬家屬濫冒美名尤為
非禮臣等以為靈濟真君生為叛臣死為逆鬼而冒名僭禮
戕世為甚且有其誠則有其神臣等心既不信誠何從生強
使驅馳雖祭無益伏乞革罷祭祀免令臣等行禮詔從之

錢寧以鈔二萬發浙江易銀三萬餘兩浙江左布政方永良上
言臣惟朱寧擅寵以來陛下之賜與無算四方之饋遺不貲
筐筥之中必不少此乃苛斂無已負恩寔深伏乞陛下割偏
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行浙江巡按監察御史將已
斂鈔銀盡給還民庶民怨可慰倘置之不問尾大不掉必蠹
軍食民膏無厭之求有出于尋常所不及料者陛下悔之晚
矣疏入寧頗懼
有武臣獻其妹侍武宗御史于鏊抗疏曰不韋進美姬而潛易
秦春申聽李園而卒傾楚明皇寵祿山而幾危唐不報
劉瑾誅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事都御史林俊上疏請上還內
宮擇宗室之賢者養于別宮收召老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
韓文等以修舊政又言瑾雖死而政柄猶在宦豎安知後此
無復有如瑾者詞旨剴切大忤左右不報
李東陽以劉瑾誅論功蔭子峽江張芹為御史上疏曰東陽顧
命大臣當與陛下同休戚者也方劉瑾亂政既不能防微杜
漸又不能力與之爭顧降禮屈辱且為草制語極褒美如贈
父誥辭云積善貽子孫嘗聞其語揚名顯父母今見其人等
語遂使驕橫恣肆荼毒天下其罪已不可贖乃冒他人功受

一恩賞他日何以見先帝哉竊見國家大臣正直者多不容于瑾今伏誅之後惟東陽始終無恙臣不知其何善爲身謀若此也疏入東陽恃之浮沈不能止

武宗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制下南巡修撰舒芬諫曰陛下之出以鎮國公爲名號者所至親王據勳臣之禮以待陛下將朝之乎抑受其朝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死所矣陛下大婚十有五年而聖嗣未育故凡一切危亡之跡大臣知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不盡其志非恭慎嘉聽陛下之自壞耳尚有痛哭流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宁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爲故事特左右寵倖者知術短淺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安肯輕褻而漫遊哉疏先入即廷杖

中丞張岳疏言南巡有十不可略曰櫛風沐雨乾輿龍樓雞帳之嚴涉水登山乾輿桂掖椒房之邃今舍逸而從勞其不可者一也裏河一帶漕舟之往來必由而國用繫之今茲南巡舳艫蔽江雖聖諭使通往來而一港之水勢難兩使其不可者二也近聞淮安等處饑荒異常奈何滿目瘡痍而鑾輿又幸其地恐遭霜之葉不可復風大憊之民豈宜再汗其不可者三也且龍舟所經必渡淮北涉大江而黃河天險聞者心驚長江天塹見者色悚其不可者四也夫一日二日萬幾叢委將來國家之重務何由面陳可否而內批之裁請往復動經乎歲月其不可者五也陛下止則深宮閉門動則出警入蹕而意外之變時或防之今也白龍魚服肆無戒備則豫且之變臣有不忍言者矣其不可者六也陛下爲天之子今地震于下龍鬭于上天之儆戒至矣陛下宜如成湯之六事自責武丁之恭默思道奈何恬不自省其不可者七也古之人君如會盟之舉親征之行必有太子親王以監國今前星未耀儲位尚虛其不可者八也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尚書誦之隱公矢魚于棠春秋譏之陛下昧爽臨朝日昃忘食猶恐憂勤不逮古人況以逸樂從之其不可者九也夫帝王舉動當順天意合輿情是舉也孫卿論列不已史臣繼之部寺諸屬又繼之陛下何若違衆志以拂天心乎其不可者十也伏望收回成命使朝野臣民樂英主無難于改過而垂之後世知德聖不果于遂非不報

同時上疏乞留者百有七人俱廷杖金吾衛指揮張英肉袒挾
兩囊土當蹕道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轉
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為曰恐汙帝廷灑土掩血耳即殞命獄
中
十年冬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上疏曰寧王自復護衛以來
騷擾閭閻鈐來官吏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臣恐江西之
患不止群盜也伏乞聖明廣集群議簡命才節威望大臣兼
任提督巡撫之職假以陳金彭澤之权銷除寢邪于未形勅
王自王其國仰遵祖訓勿撓有司以防未然疏入宸濠頗懼
江彬屢導武宗出宮遊戲與彬玆騎鏟胄幾不可辨給事中孫
懋上言都督江彬以梟雄之姿懷險邪之志自緣進用以來
專事從諛導非或遊獵馳驅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
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
處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
過大同以至冦騎深入應州使當日各鎮之兵未集強冦之
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之轍哉是彬在一日國之安危未可
知也不報
世廟初議奪新建伯王守仁爵兵科給事中周延吉水人上疏言
守仁豎直節于逆瑾搆亂之時糾義旅于先帝南巡之日且
其倡道東南四方慕義建牙閩廣八寨底定今欲以一眚盡
棄生平非所以存國体昭公論也忤旨謫判太倉州
都御史汪鋐奏郊壇外凡墳墓悉令遷平以擴壇址給事中田
秋思南人疏畧曰都城村落萬塚鱗次懷土重遷人之常情而
輕發朽骨尤傷孝子本意欲以致天地之享反以傷天地之
和疏入忤旨
嘉靖二年禱祀繁興御史鄭一鵬請停齋祀疏曰臣巡光祿見
正德十六年以來宮中自常膳外少有所取迩者乾清坤寧
諸宮各建齋醮西天西番漢經諸廠至于五花宮西暖閣東
次閣亦各有之或連日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經筵俱
虛設而無所用矣臣謂挾此術者必皆魏彬張鋭之餘黨畧
以欺先帝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所宜急誅之遠之也伏
願改西天廠為寶訓廠以貯祖宗御製諸書西番廠為古訓
廠以貯五經子史諸書漢經廠為聽納廠以貯諸臣奏疏陛
下經筵之暇游息其中則治何必不若唐虞哉疏上詔暫停
止
嚴嵩父子秉政會總兵周尚文卒請䘏典嚴氏慽其素不附己

報寢給事中沈束抗疏言尚文忠勇素著國之長城其亡也
邊人無不濃涕者身後之典格而未議何以示勸夫當事之
臣不能上體聖心任己意為予奪臣竊悼之嵩大恚傑旨賜
杖闕下尋繫詔獄庚戌邊警日至司業趙貞吉抗言曰釋沈
束之囚以求直言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將敵可不戰而退
不報
俺答薄都城求通貢司業趙貞吉抗言不可錦衣衛經歷沈鍊
申貞吉指不休吏部尚書夏邦奇目之曰何小吏而言若是
鍊曰大吏弗言故小吏言之已而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
騎護通州軍儲而合勤王師邀擊其惰歸必大捷時嚴嵩用
事數寢格邊徼不以上聞故鍊書奏不報鍊乃抗疏言嵩受
國重任貪婪愚鄙惟與子世蕃為全家保妻子計因歷數其
十大罪請戮之以謝天下詔以鍊詆誣大臣廷杖之謫田保
安
仇鸞倡大舉北伐之謀內寔恇怯乃密遣時義結俺答義子脫
脫使以貢馬互市為請俺答利中國貨幣挾譯書宣大總督
蘊佑求通市佑以聞兵部員外楊繼盛力言馬市有十不可
五謬疏上世宗連閱首肯

二十年春進陶仲文為秉一真人尋加少傅禮部尚書御史楊
爵上言曰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今飢民顛
連無告而土木之工十年不止又重委部臣遠建雷壇以一
方士之故朘民膏血民何以得其所哉執左道以惑眾聖王
所必誅今異言異服列于廷苑金紫赤紱賞及方術保傅之
任坐而論道非極天下之選不足以當此貴而畀之迂怪之
徒名器之濫至此極矣疏入上大怒命鎮撫司長繫之
三十二年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劾嚴嵩畧曰方今在外之
賊為俺答在內之賊惟嚴嵩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
賊不去而外賊可除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俺答之先
嵩之罪惡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論之已詳然皆言貪汙之
小而未嘗發僭竊之大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
大臣專政孰有過于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
凡心背君者皆叛也夫人臣背君又孰有過于嵩者臣敢以
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五姦為陛下陳之疏奏命繫錦衣獄
詰訊主使者繼盛曰盡忠在己豈必人主使乎又問引用二
王故繼盛大言曰奸臣誤國非二王誰不畏嵩者獄具杖百遝
刑部

嘉靖三十四年倭寇攻陷崇德杭城數十里外流血成川致仕
僉都御史張濂上言臣本杭人頗知海寇始末始以海禁乍
嚴遂致猖獗而督撫因循玩愒養成賊勢致倭寇意得志滿
而去能保其不復至哉臣恐賊退之後又復收拾傷殘首級
虛張功次以欺陛下仍有從而庇之者則罰罪之典又移而
為賞功之命矣臣寓父母之邦同舟共濟志惟切于報君嫌
何避于出位敢以三策為陛下陳之一曰重軍法以作積弱
之氣迎敵九死退走十生何怪其有退而無進哉軍法之行
不在行陣而在平時誠得必死之士萬人海寇百萬不足平
矣一曰選兵民以收必勝之功地方有急輒假外兵糊口而
來原非義勇掉臂而去莫可勾查臣請尚責州縣互保伍更
畜較閱期于不擾一遇有警按籍而呼寇小至則率衆以攻
之大至則堅壁以守之一曰復海市以散從賊之黨夫海市
舊制原非創設向使瀕海之軍衛如故則市舶未為害也惟
武備日弛不能制変而後海禁漸嚴海寇由之以起惟軍民
既鍊寇掠則懼遭斬獲交易則可保首領不惟散已聚之黨
而瀕海窮民假此為生又足以收未潰之人心
初楊繼盛劾嚴嵩父子言及歐陽必進寃嚴效忠名冒功濫擢

事必進上疏辯請下兵部查覈世蕃乃自為題草遺武選司
郎中周冕歛冕依草上覆冕奏之略曰臣按二十七年十月
據通政司狀送嚴效忠年十有六考武舉不第志欲報效本部
資送兩廣聽用次年據都御史歐陽必進題瓊州黎寇平遣
效忠奏捷即援故事授錦衣衛鎮撫無何效忠病廢嚴鵠以
親弟應襲又言效忠前斬賊首七級例宜加陞遂授千戶問
效忠為誰曰嵩之廝役也鵠為誰曰世蕃之子也不意嵩表
率百僚而壞法亂紀一至于此今蒙明旨下本部查覈世蕃
猶私創覆草架虛遺臣欲臣依草覆奏天地鬼神照臨在上
其草見存伏望聖明特賜究正使內外臣工知有不可犯之
法疏入以冕為挾私逮繫詔獄削籍
四十四年戶部主事海瑞上言近者大小臣工修齋建醮相率
進香臣愚謂陛下之誤多矣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
矣仲文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藥天桃怪妄尤
甚昔宋真宗獲天書乾祐山孫奭曰天何言豈有書也桃必
採乃得藥必擣乃成茲無因而至有脛行耶云天賜之有手
授耶陛下誠翻然悔悟講求天下利害內之宦官宮妾外之
恩蔭叙勞多有無事而官者上之內廚內庫下之寶物貨賄

多有無事而積者諸臣必有為陛下言矣陛下行之在一節
者間耳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為奸諸臣必有為陛下言
矣陛下行之在一振作間耳疏上帝大怒命逮繫下鎮撫
隆慶改元議登極賞軍事學士高拱曰祖宗無此自正統元年
始也先帝以親藩入繼時尚殷富遂倍之今第如正統事行
則四百萬之中可省二百萬矣當事者竟如嘉靖時行而司
農苦不支
孝感劉伯燮隆慶時為給事中嘗言故總督曾銑胡宗憲皆立
功之臣竟以罪死臣甚惜之銑恢復河套任事過勇而設謀
疏宗憲依附權勢糜費軍饟殺戮過慘不能無罪然卒以計
擒首惡海波遂寧功罪亦相準銑既賜廕而宗憲獨未昭雪
何以為邊臣勸宜稍加恤錄莊皇帝曰可
神宗初立奉聖母諭令歲大喜暫免行刑張居正諫曰春生秋
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雪霜萬物因之發育若一歲之間有
春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雪霜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或滯
矣今詳閱法司所開重犯有殺祖父母父母者有毆死親兄
及同居尊屬者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有強盜劫財殺人
者據其所犯覆載所不容天欲誅之而皇上顧欲釋之耶況

此等之人屢經法司廷鞫皆已輸服無辭縱令今年不決不
過遲延月日監斃牢獄耳然與其暗斃牢獄而人不及知何
如明正典刑足以懲奸而伸法乎
萬曆三年武清伯李偉請價造墳工部擬折銀二萬兩神宗猶
嫌其薄張居正曰貴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節富而循禮
富乃可久越分之恩非所以厚之也
河南光山縣産麒麟踰日而斃禮部傳旨撫按官進呈學士沈
鯉奏曰麟之生本于牛故其形猶在麟與牛之間初生雖有
麟角不甚顯著非如圖畫所傳出于好事者之手而楚楚可
觀也踰日而斃至于今又復數月竊意其形已枯槁必不如
其初之猶有麐之狀也夫物固有以祥稱者迨其斃也則已
為不祥之物所宜用桃茢以祓除之不敢以達于至尊之前
惟陛下特賜停止詔從之
張居正丁父憂奉旨在籍守制鄒元標諫曰居正之在位也才
雖有用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恃太甚今憑棺淚奠未盡送
終之禮在京守制尚貪相位之榮果能正其身而正人耶伏
讀聖旨曰朕學未成志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陛下言及
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彌成帝學輔翼聖志不可謂在廷

無人也居正設有不測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未定耶
以居正而在京守制後世有擅權戀位者輒援之
竊神器貽禍深遠有難以盡言、、
如此事皇上可知遺視
二十一年春輔臣王
小臣激聒所
翦寂然善
之丞
行使
旋止封王之命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真古聖王從善轉圜
之盛德顧臣私憂過計去年之命既改于今年則爲知今年
之命不改于他日十一月又疏曰皇上有子而均愛之均教
之固慈父一體之念然自外廷而觀皇長子明年十三歲皇
三子明年九歲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以皇太子之太遲
形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聖心又晦矣
修撰焦竑疏請元子出閣講學畧曰頃大小臣僚累請建儲章
無慮百上皇上抑而未允無非以朝廷巨典務存慎重非有
他也顧元子龍德尚韜春姿日茂乃講讀之儀久而未備侍

從之人虛而未擇宜所以別主器之尊答元、之望哉臣愚
謂宜乘春和勅諭禮官請元子于文華殿擇日開講自此問
安視膳昕夕嗣舉可以慰皇上樂育之懷益一虛明之初習
與智長可以輔元子養正之功益二羣寮濟、望清光樂盛
美可以杜天下猜疑之端益三伏望斷而行之
南御史曾陳易疏東宮廢學堪憂畧曰元子秋春已壯閱歷未
嘗所恃以親正人見正事聞正言者正惟其時乃以岐嶷穎
異之質委于宦官宮妾之手帝王之治法誰與述之古今之
得失誰與陳之兵刑錢穀利病之故誰與分析而明辨之君
子小人用舍之機誰與權衡而決擇之以方富之年而溺于
宴安之習臣爲元子之春秋惜以天縱之資而不免有冥、
決事之患臣爲主器之重任惜以當行之事使外庭有形影
之疑臣爲我皇上慈愛之累惜不報
中官張鯨用事科道交章劾免尋復召入御史何出光奏曰以
皇上赦過宥罪之仁而見張鯨搖尾乞憐之態天地之量何
所不容即暫令其入亦不足異但張鯨之惡中外素知一旦
潛入柄用將必招權納賄干與外廷矣將必漁獵貨財睥睨
府庫矣將必引用凶邪驅逐良善矣將必欺蔽聰明紛叢掣

肘矣譬之怒虎出柙咆哮益甚塞源再開流毒必慘皇上視
之不過一宦官耳而不虞其為害之若此也臣蒙皇上眷養
之恩思報主恩于萬一者惟在進言今一旦用鯨則以臣之
言為不足信未有言官失職而不罷者伏望皇上先斥臣以
謝張鯨而後斥鯨以謝天下天下幸甚

王家屏起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朝踰時未得竭見乃上
疏曰臣入京踰三月矣尚未獲一睹天表奉玉音臣惟堂陛
之交惟有朝講軍國之政惟有章疏今朝講久輟典禮並廢
矣聖壽屆期捧表入賀者雲集尚可端居大內不一出乎章
疏頻留綱紀漸弛矣皇儲虛位上書力請者鱗次尚可留疏
禁中不早定乎臣願早臨朝寧無遠視聖之期畢發封章首
下建儲之議上覽疏感動

萬曆中礦稅之使四出輔臣沈一貫言中使衙門皆創設並無
稽著可因大抵中使一員其從可百人分遣官不下十人此
十人各須百人則千人矣此千人每家十口為率則萬人矣
萬人日給千人歲須四十餘萬及得纔數萬徒斂怨耳今分
遣二十處歲糜八百萬聖恩偶未之及也不報

鳳陽巡撫李三才請停礦稅曰自礦稅繁興征榷之使急于星
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某礦得銀若干明日又加銀若
干今日某處稅若干明日又加稅若干今日某官阻撓礦稅
擊解明日某官怠玩礦稅罷職上下相爭惟利是聞如臣境
內抽稅徐州則陳增儀真則暨祿理鹽揚州則魯保沿江蘆
政則邢隆千里之區中外四布加以無賴亡命附翼虎狼如
中書程守訓尤為無忌假旨詐財動以萬數非運同陶允明
自楚來云彼中內使沿途搖擴得財方止聖心安乎不安乎
且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皇上愛珠玉人亦愛溫飽皇上
愛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皇上欲黃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
姓有糠粃升斗之儲皇上欲為子孫千萬年而不使百姓有
一朝一夕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亂者哉

禮部侍郎馮琦上言礦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兵稅使出而天
下苦更甚于礦皇上欲通商而彼尚欲困商皇上欲愛民而
彼必欲害民皇上戒以勿信攙置而攙置愈多皇上責以不
許縲騷而縲騷更甚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
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已疏留中

益都知縣吳宗堯奏礦務太監陳增因上營私奉旨下鎮撫司
削籍給事中郝敬奏曰據吳宗堯所言陳增罪狀歷歷可指

陛下一切不問及增朦朧數語而陛下聽之如膏大增曰阻
撓陛下亦曰阻撓增曰虧課陛下亦曰虧課為民者訶斥而
為利者親信將何以塞天下之口乎故一官可罷也以殖利
之故而罷牧民之官則其名不美一寺可容也以剝民之
罪而容亞殘之豎則其法不平陛下試稽之載籍曾有閹寺
用事而天下不紛擾者乎曾有朝臣之言不足信而近習之
言足聽聞者乎惟陛下審安危之機酌邪正之分吳宗堯誠
有罪願且優容之以作強直之氣陳增即有功願稍懲創之
以遏貪縱之風如謂兩情曖昧並行查勘可也如謂兩罪相
當同賜罷免可也不報
神
宗偶不豫諭輔臣盡罷礦稅次日小愈神宗復悔急令止之
科臣李戴諫曰聖躬由病而就安臣等所同喜也聖德已明
而復晦臣等所同惜也四海水大之民一旦釋之復一旦增
之千秋堯舜之民一旦得之復一旦釋之試觀累葉以來有
此政體否皇上所敬者天凡有災福皆天也寬民之旨一下
億兆人歡欣感誦而天有不聽聞者乎取民之旨一下億兆
人咨嗟愁苦而天有不聽聞者乎財與民孰重財與天之喜
怒災福孰重則保身保民之策決矣臣願皇上省思慮以養
神平喜怒以養性市恩惠于天下以養福疏入不報
光
宗不豫有鴻臚寺官李可灼與大學士方從哲進紅藥二丸
服之而崩尚書孫慎行劾之曰可灼非用藥官也丸不知何
藥物而乃敢以上進春秋許世子進藥于父父卒直書許世
子弒君然則從哲宜何處焉速劍自裁以謝皇考義之上也
闔門席藁以待司寇次也而乃宴然支辯至滿朝攻可灼僅
票回籍豈以已宣薦灼恐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愛而皇考
可忍乎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真無以過伏乞皇上將從哲可
灼速嚴兩觀之誅少泄數天之憤
光
宗崩李選侍仍居乾清宮御史左光斗奏請正名位疏言內
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
后配天得共居之今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于正
宮而殿下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臣竊惑之
及今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將復
見于今矣
御
史焦源溥上明綱常疏略曰光宗先帝神宗之元子也為元
子者為忠則為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神宗之后也為二后
者為忠則為鄭貴妃者非忠孝元孝和先帝之后也為二后

者為忠則為李選侍者非忠此令日君臣父子夫婦之定案
也張差之梃不敵則投以麗色之劍崔文昇之藥不速復乘
以李可灼之丸天下無無父之子臣何敢以忘父之說導陛
下而自陷于不忠也阻皇上于燰閣意欲何為挾皇上以垂
簾禍將不測天下無無母之子臣何敢以忘母之說導陛下
而自陷于不忠也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為司寇者豈不聞此
國法而刑部尚書黃克纘借廷尉持平之說開亮豎漏網之
門是張差當廟食龐保劉成當追贈而先帝宜一梃之擊一
劑之燜矣臣言及此心膽俱裂賴閣部大臣毋以聖躬為己
安而疎于防護言路諸臣共以宗社為至計而息其煩囂國
家幸甚
都給事楊漣奏移宮始末疏曰臣蒙先帝召見目擊當日情形
先帝凭几之言問及選侍而再四叮嚀則惟輔佐皇上選侍
忽從門幔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
夫君臣引痛之時忍于要挾求封一旦事權在握豈僅〻虛
名足稱其意此八月二十九日事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龍
馭上賓此時主君為重宜急于請見而宮門內使有持梃不
容入者臣忿詈與爭此初一日卯刻入宮事也諸臣哭臨畢
深以皇上未登極為危蓋先帝安出倉卒上無聖母之憑依
中無皇后之慰藉在旁窺伺誰為可恃此初一日辰刻事也
從來冲齡天子不宜託之素無恩德之婦人如選侍可託皇
上必深知之而聖駕果徑歸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事也
御極卜期初六至初五日期且迫矣臣是以有正位叅及李
進忠之疏揔之加恩選侍不在宮移與不移假令登極之後
而宮嬪悍然居天子之宮天子歸青宮非理歸乾清不得尚
得朝廷尊而體統正乎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于慈慶宮
前憤爭事也至本日移宮臣即語諸大臣移宮自移宮隆禮
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先帝在天之靈始安蓋宸居未定先
帝之社稷付託為重則平日之寵愛為輕及宸居已定既盡
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吾之所以議移宮者
始終如此乃移宮之後有倡選侍徒跣狼狽欲自裁處皇妹
失所至于投井者或傳治罪璫過甚者使夙夜憂時之士作
此日不白之案九廟神靈鑒此熱血
天啓改元以客氏保護聖躬命戶部擇田二十頃以為護墳香
火之用魏忠賢侍衛有功命工部于陵工成叙錄御史王心
一奏云梓宮未殯先規客氏之香火陵工甫成強入忠賢之

勤勞于禮為不順于事為失宜上怒切責之時客氏已出宮
復召入吏科給事中侯震暘奏曰皇上于客氏始而俳佪眷
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言也中涓群小煬竈
借叢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閏之奸趙嬈寵而構曹節王甫之
禍可為寒心上怒降之

熹宗初都城一日三震御史黃尊素疏曰阿保重于趙嬈禁旅
近于唐末蕭墻之禍惨于戎狄逆奄輩見之為之咋指

三年秋詔開內操鉦鼓之聲喧閧宮禁或曰皇子生震死馬御
史劉之鳳上言虎符重兵何可倒戈授巷伯之手假令劉瑾
擁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魏忠賢矯旨切責

河北道張夢鯨報彰河得玉璽一顆巡撫程紹德州人上奏曰臣
聞傳國璽至漢平世已缺一角今彰河所得玉璽方稜無缺
依然全璧斷非秦璽可知然渾厖瑩潔塵是數百年舊物道
路喧傳流聞禁闥既不應還瘞地下又不敢私秘人間欲遣
官恭進闕廷跡涉貢媚亦恐皇上之所寶者在彼不在此臣
雖什襲薦之皇上且瓦礫置之也謹先馳奏聞候命進止昔
王孫圉不寶白珩齊威王不寶照乘况于明聖之主乎今之大
臣如縂憲鄒元標馮從吾尚書王紀盛以弘孫慎行侍郎曹
于汴等憂國奉公白首魁艾臣不能挽回天聽汲致明廷徒
獻符貢璽效七十二代之故事臣竊羞之

內侍劉朝將典兵御史周宗建曰此唐魚朝恩宋童貫覆車也
奈何效之即列三不可九害以上謂內臣非行邊之官禁兵
無輕試之理王振劉瑾已事章著不早遏絕釁亂非小疏留
中事亦竟寢

魏忠賢掌東廠仰許顯純為鎮撫司理刑邏卒徧京邑忤旨者
輒矯駕帖逮之立枷大明門外刑科給事中沈惟炳曰立枷
之制名不麗于五刑慘更甚于棄市二年以來死者六十七
人中間豈無罪疑惟輕而一板籠頭便成糜爛豈獨人命干
和抑且王章濫褻從來法司勾攝何嘗不得其人而動煩駕
帖邏從此輩虎狼飛而食人張乎吮血勒賄破家方今天道
恒暘皇上方深修省而立枷不除駕票不省廠衛不清則修
省者故事耳熹宗閱至枷死人數面詰忠賢忠賢変色

四年十月朔有事太廟百執事咸集學士魏廣微不至迨飲福
受胙始踉蹌入班拜跪吏科給事中魏大中奏曰皇上升殿
頒來歲之朔四方萬國誰不傾首奉行其矯命雄行偷蓄安
再廣微執政重臣何以驁為不拜正朔也廣微上疏自理溫

旨留之御史李應昇奏曰閹臣魏廣微疏辯自謂罪止失儀
夫行禮錯悞始謂失儀謹按大明律失悞朝賀者笞四十祭
奠失悞者杖一百廣微尚可靦顏入中書之堂乎廣微父允
貞嘗為言官公正发憤得罪閹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
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為伍必另有一
輩作緣廣微當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為難
異日亦可見乃父于地下上切責之
信王郎位魏忠賢乞止建祠詔優荅之兵部主事錢元慤上言
魏忠賢以梟獍之姿供綴衣之役先帝念其服勤左右假以
事權群小蟻附勢漸難返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
妄引符命列爵三等畀于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徧列
私人分置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兔三窟輿珍輦宝藏積肅寧
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固廣開告訐誅鋤士類幾如節甫之鈎
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溫之壁後置人皇上若
貸之不死宜勒帰私第凡為爪牙明暴其罪庶奸黨肅清矣
崇禎初御史祝徽畢佐周以答武廾失上旨下都御史陳于廷
議于廷抗言曰陛下赫然留意武功欲激勵諸介冑臣即薄
譴兩御史未為過然天下將驕卒悍紀綱不立尾大之勢已
見萌芽又摧折法吏以長其焰恐益潰廢不可收拾將貽聖
明之憂方大今日倘避激聒不一深言為失職失職則負國
老臣不敢是時朝廷意有所向凡五宣諭于廷五不奉詔
元年春正月編修倪元璐上言臣見抵抄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
為定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夫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
劾忠賢論呈秀者亦邪黨乎虛中之言東林固天下之材藪
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秉清峻之操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
或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則不可且天下
之議論寧涉假借而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己寧任矯
激而不可不準諸廉隅乃彪虎之徒公然毀裂廉隅背叛名
義連章頌德遍地生祠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
且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夫充此無可奈何之心又
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孝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己甚
之論苛責吾徒亦可謂悖也況年來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
人自敗不須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
人既已喬嶽矣雖不東林惡能報復哉上是其言
三朝要典一書魏璫私人所撰尚書倪元璐請毀其書疏畧曰
三案者天下之公義要典者魏璫之私書凡推恩歸孝于先

皇正其頌德稱功于義父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免死他
年郎上功之鐵券以臣所見惟毀之而已假閹豎之權役史
臣之筆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當毀二
矯誣先帝僞託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之書亦不得援
宋神宗手序為例當毀三伏願皇上勅部立將要典書板盡
行焚燬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
妄形諸章奏則廓然蕩平矣
四年命太監張彝憲摠理戶工二部錢糧工部右侍郎高弘圖
上言臣部有公署中則尚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
總理兩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國體乎臣今日
之為侍郎也貳尚書非貳內臣故僅廷之川堂相賓主而公
座毋寧已之雖大拂彝憲意臣不顧也且總理公署奉命別
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內外平乎不
聽
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入覲官投冊以隆體統山西提學袁繼咸
上言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今諸臣未
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恥乎逆璫方
張時義子乾兒昏夜拜謁猶以為羞今且白晝公廷恬不為
怪可為太息者也懷宗以越職言事切責之
給事中李世祺論于分以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也袁繼咸
疏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口擊而紲其羽朝廷
之于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是大臣所甚利而忠
臣所深憂臣所為太息也
武生李璡奏請搜括巨室助餉大學士錢士升上言皇上憫生
民之憔悴懲吏治之貪殘擢陳啓新置省闥豈真謂其言為
確論哉毋亦藉此以厲縉紳動其愧懼耳比者借端倖進寔
繁有徒而李璡者乃倡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
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于聖人之前小人之無忌憚如
此且其言曰縉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其萬
計者不勝枚舉臣江南人也以江南論之數畝以對大率以
百計者十之六七以千計者十之三四以萬計者千百中一
二江南如此他郡可知夫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
也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
而漢武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議一出亡命無賴之徒相率
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上切責之
十年左諭德黃道周上言陛下下詔求直言清刑獄然方求言

而建言者已行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臣願陛下訓練軍士
以固邊圉選舉賢能以任州縣而最切者尤在起批鱗強項
之臣旌應詔直言之士使天下凄風苦雨盡為皎日祥雲則
朝廷之刑威可漸措矣上不懌切責之
楊嗣昌母服總五月有旨常服隨班學士黃道周上言天下無
無父之子亦無不子之臣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比之猳狗
李定不丁繼母憂宋世指為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如楊嗣
昌者臣前三月在經筵見其吉服應詔疑已終制今乃未然
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
去則是為子者可以不父為臣者可以不君也臣為萬世惜
此綱常為聖明惜此治化不聽
懷宗以黃道周黨邪亂政僉都御史解學龍徇私俱廷杖論戍
監生涂仲吉上言黃道周通籍二十載一生學力止知君親
雖言常過戇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
為道周惜而為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
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寔優
容皇上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懷宗怒亦廷杖遣戍
十四年冬刑部議黃道周遣戍上不允尚書劉澤深曰道周之
罪前兩疏已嚴矣過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
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
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受戮之名在道周固
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
上豈有積恨于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
敢仍以原擬上上從之
懷宗召對平臺諭群臣有文臣不愛錢之語給事中韓一良上
言當今之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
安得不以錢償臣起家縣官居言路以官言之則縣官行賄
之首而給事納賄之魁今俱咎守令之不廉守令又安得廉
俸薪幾何上司督取不曰無碍官銀則曰未完紙贖衝途過
客動有書儀考滿朝覲不下三四千金而欲守令之廉得乎
上嘉納之
太監高起潛為揔監凡巡視京營提督九門俱內臣分守工部
侍郎劉宗周奏曰人才之不競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
今天下即乏才亦何至盡出二三中官下每當緩急之際必
隆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斷統等于總督
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于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與中

官每相引重而君子特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
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而復用中
官以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不報
十五年春戒廷臣無交通近侍御史楊伯顔上言臣請勅諭申
交結內侍之律因稽高皇帝初無所謂緝事之令臣工不法
止于明糾無陰訐也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假番役妄稱
東廠甚者誘人作奸挾讐首告矣夫餌人以陷禍擇人而肆
噬惟恐其不為惡又惟恐其不即罹于法揆之皇上泣罪解
網之仁豈不傷哉伏願先寬東廠條例東廠寬而刑罰可以
漸省抑臣優有請焉如臣子獲罪但敕撫按檻車送闕若緹
騎一遣有資者家門破散無資者地方餽欽為害匪淺上是
之
闖賊破潼關懷宗召見群臣泣數行下左都御史李邦華請下
明詔勵臣民死守用成祖朝仁宗皇帝監國故事急遣皇太
子監國南京疏畧曰為今之計皇上惟有堅持効死勿去之
意為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為兆民主則當守兆民為陵廟主
則當守陵廟周平宋高之陋計非所宜聞竊見東宮皇太子
天資英武豫教端凝正宜歷試艱難躬親戎器請亟倣仁廟
故事撫軍陪京即日臨遣欽簡親臣大臣忠誠勇智者尚勅
輔導便宜行事剋期償水陸飛輓集方州義師以舉雲過
冦氛此宗社安危所係不容頃刻緩者賊兵驕師老急檄遠
近援師迎擊可以必勝勅襄城伯李國楨簡京營精銳出為
犄角守城之事臣等力任之皇上下詔罪己悉發內帑蓄積
以餉戰士勿為鏑為盜守逆賊之首未必不可懸藁街也懷
宗袖其疏遶殿巡行且讀且嘆密諭閣臣陳演蕙臣言是演
頗洩其語既而羣小爭疏南遷臺臣盡言抵觸遂中止
御史李應昇條列魏忠賢十六罪具奏欲上方炳燭繕寫而應
山疏已報聞荷切責乃抗章踵其後曰臣堂官楊漣糾東廠
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皇上不立加誅逐而憐其不辯自
為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無可辯也又不勝辯也忠賢不
能自辯而明旨代為辯則中旨可聽其偽傳乎閣臣可聽其
爰立乎外廷可聽其交結乎老臣可聽其驅逐乎生殺可聽
其指麾爵祿可聽其掌握兵柄可聽其在手出入可聽其僭
擬乘輿乎皇上雖念其犬馬曲示包荒然罪狀既著疑端已
開疑則思自全之策急則作走險之謀蕭墻之內隱憂滋大
臣為皇上計莫若聽忠賢之隱退以全其命而解騎虎之危

即為忠賢計莫若早自引退以釋中外之疑而已惟蓋之賜
而臣所私心責備者君側不清罪在宰輔一時富貴有盡千
秋青史難欺不能為劉健謝遷者恐亦不能為李東陽倘畫
策撥撥不幾與焦芳同傳耶時魏廣微依倚同姓驕蹇朝右
中外呼為內外魏莫之敢指公疏擿扶及之廣微大恨
報
王初立封福府護衛千戶常應俊為襄衛伯給事中陳子龍
諫曰本朝英宗皇帝北狩之時與袁彬同卧起危難百端其
歸也止為錦衣衛指揮耳蓋帝王之興自有天命也非人臣所
敢居功所以絕覬覦杜僥倖也今先帝之大仇未報聖母之
迎養未周而先崇恩澤之封橫開延世之賞識者疑之夫勸
功誘善惟在爵賞一為輕濫後將奚極不報
報
王沉湎于酒日肆淫樂陳子龍諫曰臣入國門將再旬矣惟
議遣北使得一聆天語但見文鞍擊轂充然泰階之風好會
高班無異昇平之日從無有嘆神州之陸沉念中原之榛莽
者豈金陵佳麗之區六朝風流之地可供清談坐嘯耶臣恐
王敦祖約蘊峻之徒不絕于世而王導陶侃溫嶠之亞未見
其人清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下臣誠不知所終矣非行
中元上陵之禮臣等瞻拜之餘徘徊陵園北望依、不知十
陵之碧瓦金鋪玉駒石馬尚然無恙與否而先帝先后之梓
宮何在此時之遺民故老亦有提一盂羹採一豚歸而遇于
若乎不覺慟伏地詩人所謂睠言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興念
及此陛下當廑句踐卧薪之懷堅齊侯不飲之志今乃似一
切因循遵養而已臣不敢雷同以頌新政自附于周舍之諤
諤不報

原缺

出愚臣逆令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竟不
徽行手對曰陛下恩澤豈能徧洽幽隱萬一有怨夫寃卒窺
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嘗殺人捕急遂
私約候駕至玉泉寺挾弓矢伏道旁叢林中作亂捕者变服
如盜入盜羣盜不疑以謀告遂為所獲宣宗嘆曰士奇愛我
景泰三年指揮黄玹請易太子時楊集初舉進士上書于謙曰
姦人黄玹進易儲之説以迎合上意本逃死之計耳公等國
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脱章綸鍾同死
獄中而公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
朝廷法度然有膽當進一級處之進士選知州始此景帝廢皇太子
見深為沂王立己子見濟四年見濟卒鍾同章綸請易儲俱下獄孜集云
景皇帝既册懷愍為太子尚書楊翥以潛邸舊人自吳入賀僉
事陳祚一見語之曰異哉公之此行吾謂公當諫也奚賀焉
翥無以應
天順初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石亨曹吉祥請上出榜募能
捕告者賞以三品職令内閣撰榜格岳正言于英宗曰為政
自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募購之
理時亨吉祥在旁請甚力英宗徐曰正言是也

隴州閻仲實成化己丑進士為考功郎時冢宰好任耳目廉視
幽隱時摘發之以為明羣情慄々仲寔曰為宰相當如泰山
喬嶽察々非大臣體廉者以告一日謂之曰外人議我察々
有諸仲寔曰有之得之何人仲寔曰公為大臣第視其言當
否以自修防未為無補不必求其人可也
嘉定沈璧為建安令時御史行縣未至十里所停舟欲拷掠人
索賕具不得方盛怒同官皆累息璧抗言曰至治所而不得
則今罪也奈何責之中途且此非拷訊之所御史即自愧屈
曰今言是也
孝宗朝吏部尚書王恕時有建白衆議謂業已行矣恕曰天下
事苟得未其當雖十易之不為害若謂已行不更改則古之
納諫如流者豈皆未行乎孝宗深然之
孝宗召劉大夏于便殿諭之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
卿部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揭帖啓朕大夏對曰
不敢孝宗問何也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何異前
代斜封墨勅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
部内咨閣臣可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
敢效順孝宗稱善

吏部尚書王恕徵至京鄒智往見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
君事多壅蔽願公非受職先請見君歷陳時政可否于前庶
其有濟一受職再無可見之時矣端毅善其言卒莫能用

鄒東廓守益受知于劉野亭劉歸鄒送之劉曰子國器也善自愛
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

周萊峰思兼將赴湖南乞言于雷古和禮古和曰廉者多刻須以
為戒

山襄毅公雲沉深有將略而廉正無比廣西帥府有鄭牢者老
隸也性鯁直敢言公詢之曰世謂為將不計貪剡廣西素尚
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少汙點墨則
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言土酋饋送之物不受則必疑且怨
柰何牢言居官黷貨則朝廷自有重法公不畏朝廷反畏蠻
子耶公笑納之公鎮廣西十年廉操始終不渝固不由牢而
牢亦可尚云

會稽陶大臨諡文僖為翰林院編修尋陞內小璫書每為言古寺
人某丶清公奉法以令終某丶貪暴負國以僇辱委曲辯析
不已諸小璫咸拱手曰此公異日謂我也

尚書張悅操履純潔雖自律嚴而待人不苛有為四川監司者
詣公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小官攜妻孥往者寔以軀命
博升斗之祿脫有不測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無以微罪而
去其前程也聞者感服

劉瑾性好紛更同邑劉璣為戶部尚書于部事遵舊不易瑾殊
不悅嘗力論時宜變更璣曰祖宗立法盡美盡善行之萬世
無弊亦惟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而已是時瑾急賄自封璣嘗
從容語瑾曰飲食以養生過則傷生貨財亦然是故貨也者
禍也古人戒積藏畏其禍也瑾不聽

長洲皇甫信性卞急以問于王守溪鏊守溪為二語答之曰靜
以勝躁理以勝忿信曰我知之矣扁其室曰常庵

武林張恭懿公瀚釋褐觀政都察院其時臺長為儀封王公廷
相一見即器重公延坐語之曰昨雨後出街衢見一人躡新
履自灰廠歷長安街皆擇地而蹈兢丶恐汙其履轉入貴城
漸多泥濘偶一沾濡更不復顧惜居身之道亦猶是也倘一
失足無所不至矣公佩服其言終身不忘

楊宗喬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惡之幾不免偶見桂
古山道其事桂曰譬如對奕且饒一著譬如爭路且退一步
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

費鵞湖公宏初第時謁彭文憲公彭曰清年妙才高科皆天下
第一事也殿上金堦滑須慢〻行倘放步失跌便急切爬不
起來時費公年少頗不平其語後歷官宰輔乃于仕途常舉
此以告後進者曰此前輩善誘人家法也
世宗幸承天少傅翟鑾廵九邊議自遼東始少卿李開先請間
曰京師密迩邊塞藩籬单弱敵騎迅可至今車駕在江漢公
奈何遠去京師今緩急不相及豈主上倚任之意乎公宜往
自宣大次及諸邊此聲寔相副萬全之畫也鑾矍然拊手謝
曰老誖不知大計微君幸教幾失之卒改行如其策
順德岑萬嘉靖丙戌進士遷廣西按察使請江王不得于母作
慈母不慈記譏藩臬令伶人歌焉萬遽起曰此非臣子所忍
聞也以子譽母于法不孝一旦上聞以此罪過于王奈何王
竦然立命焚其書母子歡好如初
尹臺陵南發酒嚴嵩餞之曰何以別不穀臺從容請曰楊繼盛
任言自取死第頗相公勿貽主上有殺諫臣名
安福歐陽瑜從陽明先生游稚見器重將別請益先生曰常見
自己不是此吾六字符也瑜奉教終身力踐之
世廟時紹興守南大吉擬築禹廟山隴墻延袤十里民皆驚愕
汪應軫致書于守曰論禹平成之功以一方財力為陵不以
為泰若推其心茅茨土堦而盡力溝洫豈忍以民山為周垣
乎南侯得書乃止
金陵有貧家者親死付之一炬湛甘泉為禮部尚書欲變其俗
擇禁門外空地數處為漏澤園將瘞貧不能買地者因遣千
戶王某持疏以請于朝千戶稟曰聞疏中有以無主之地瘞
無主之人兩語恐未可陳君上之前甘泉憮然曰殊失檢點
也遂易之
嘉興屠漸山諭德一日欲治僕罪怒甚僕求解于夫人夫人笑
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旁
微哂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
寧國生員吳仕期萬曆五年遊學金陵聞張居正不丁父憂言
言者反加罪斥乃上書切諫而太平知府龍宗武求悅輔臣
因之獻佞申操院胡檟絕其飲食七日未死後以沙囊壓之
此事勘問者宗武而授意者檟也後居正殁檟與宗武各遣
戍初檟報應天撫臣胡執禮同奏曰好事不欲獨專也執禮
召句容知縣丁賓商之賓曰此事人言藉〻以為枉既操院
所裁聽自為之若一與聞今日未必分功他日不免分過乃

止後執禮語人曰集之得免行戍者丁君之力也
三皇子並封之旨下庶吉士李騰芳語王錫爵曰聖明在上議
者俱為杞憂以公苦心疑為集菀此皆無也但聞古賢豪將
興立权謀之事必度其身能作之身能收之則不难收其迹
于一時而終可皎然于天下公欲暫承上意巧借王封轉作
冊立然以公之明試度事機急則旦夕緩則一二年竟公在
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繼公
之後者精誠智力稍不如公容或壞公事隳公功而罪公為
尸謀公何辭以解此不獨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錫爵
爽然曰諸公詈我〻無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但我每揭皆
手書秘殊甚明也騰芳曰揭帖手書人何由知異日能使天
子出公手書傳示天下爭錫爵默然良久復曰古人留侯鄴
侯皆以权勝騰芳曰鄴侯不欲以建寧為元帥而咏摘瓜詩
以衛廣平此經也非权也但與肅宗私議家事恐上皇不安
而遲廣平為天子別是一則然建寧之死胎此矣若子房以
強諫為無益而招致四皓有似行权然未嘗請太子與趙王
並封且行权必大智人委曲究轉或立語而移或默然而定
若需之數年更以他手雖聖人不能保矣語次錫爵不覺泣

下翼日上疏自劾三悞不允
神宗御文華殿舉袍袖示輔臣曰此何色也張居正以為青上
曰紫也久而色渝居正曰紫易渝昔皇祖不尚炫服御衣敝
甚始易享國長久未必不由此願皇上以皇祖為法節一衣
民間有數十人得其煖者輕一衣民間有數十人得其寒者
不可不念也神宗然之
嘉定唐叔達時與王遵生　書曰詩言抑〻威儀爾雅云抑〻
密也無所之而不加檢飭乃謂之密耳蕭子明舉扇一揮謝
萬如意指四座足下宜深以為戒世固有目懾之恨至于刺
骨者聞在兵部同寮皆畏而不親畏而不已乃成疾惡矣幸
勿忘鄙言
禮部侍郎陳子壯嘗謁大學士溫體仁體仁盛稱主上神聖臣
下不宜異同子壯曰世宗皇帝最英明然祔廟之議勳戚之
獄當日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公之恩遇孰
與張桂但以將順而廢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意也體仁意
沮
樂陵朱侍郎樂以古道自居揚士聰初第謁之坐語移日大率
戒以儉約為事業功名之本如衣服一節須用一件方作一

件未用不必預作楊嘆服之佩終身
職
方旻懷碧　嬖一妓欲娶之王遂東任思作書貽之曰麗人果
解事量酬之金帛可也若郎欲為之作緣恐職方亦自獄獄
買魚餵猫則可買鮮魚喂猫則無此理矣
桂
古山自言近日收得淨軍三千入內亦是一件事湛甘泉不
以為然古山曰吾固憐之甘泉曰固是測隱之心今年既收
三千明年必有閹割三萬者則此三萬人何辜

所見偶鈔

言語

趙
均用併彭早住部曲而銜郭子興子興勢危甚高帝乃行金
賂均用所親信使說之曰背德不祥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
使郭公閉壁不相納內敵手矣得濠而據其上更欲害之不
祥孰大焉且郭公易圖耳其別部之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
均用悟乃縱子興
太
祖問學士朱善曰卿家豐城鄉里人物何如善對曰鄉有長
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人有張華雷煥物有龍泉太阿
太
祖召浦江鄭濟至京既見深嘆其家法厚賜遣出高后曰伊
食指千餘人欲為陛下事何所不能太祖隨後召問汝家十
世同居何以得此濟對曰惟不聽婦言耳太祖大笑遣還
國
初都祝文有予我字太祖怒將罪作者桂彥良進曰湯祝天
曰予小子履武祝天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責
太祖意始釋
太
祖錄囚畢命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皇太子遞減之凱還復
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上大喜悉從之
馬
太后既尭臨葬日大風雨雷電太祖不樂召僧宗泐至曰太
后將就窆汝其宣偈泐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
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宣已天忽朗霽太祖大悦
洪
武中仁宗爲燕世子嘗入侍太祖太祖一日問之曰堯九年
水湯七年旱當時百姓何所恃仁宗對曰恃聖人有恤民之
政耳太祖聞之稱善
明
初一上舍任左都掌院牽僚忽之約一二新差廵按請教掌
院者厲聲曰出去不可使人怕回來不可使人笑羣屬凛然
文
皇與解縉同游文皇登橋問縉當作何語縉曰此謂一步高
于一步及下橋又問之縉曰此謂後面更高于前面
永
樂十八年北京宮殿垂成命户部尚書夏原吉召太子太孫
于京師期以十二月至太子赴京先遣原吉馳奏上復命迎
之且曰東宮緩行至是原吉迎見太子于鳳陽道上旨太子
以不敢緩諭之十二月太子及太孫將至北京原吉復先馳
奏太宗問曰東宮來何速原吉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東宮孝
思之切上悦賜鈔二百錠
仁宗嘗問院判蔣用文保和之道對曰在養正氣正氣完邪氣
無自而入又問御醫效遲速如何對曰善治疾者必固本急
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時人知用文以醫諫
宣
德中慈谿縣尹以民風近刁進里人諭之曰汝輩閩戒門刺
史破家縣令否一老人桂姓者答曰其未之前聞也但聞之
詩經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尹黙然
景
帝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頓首
對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景帝黙然
某
布政請接臺席問布政以多子爲憂按臺止一子又憂其寡
吏在傍曰子好不須多布政聞之因謂曰我多子汝又云何
吏答曰子好不愁多二公共稱賞
英
宗與大學士李賢語及奪門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
豈可傳示後世陛下順天應人以復大位門何必奪且内府
門豈當奪耶當時亦有以此事邀臣著辭不與英宗驚問故
賢對曰景皇帝不起羣臣自當表請陛下復位此名正言順
無可疑者何至奪門假事泄此輩故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于
何地此輩藉陛下圖富貴耳豈有爲社稷之心哉英宗大悟
安
福鄒賢以經術著甫田黄其視學政與諸生講析理學雖知
賢一日謂曰孔子與顔子語終日而論語止二章惜也賢對

曰問仁者天德也問為邦者王道也此內聖外王之學聖人
之蘊盡是矣曹蘷然稱美
中書何觀言少師上直等正統中皆所附權奸今此輩老猾不
冝在左右既上忤旨下勘吏科給事毛玉屬奏稿辭連罪觀
都給事中葉盛曰觀之說固踈其前言若猾蓋意在大臣但
事連權臣中貴人激怒在此然終是言者諸君當熟思之玉
曰上怒甚不可易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今雖
罪觀猶令我曹勘議蓋其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乎球之死
至今王振為順為恨雷霆之下萬一不測則是我當為之而
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為他日計乎玉
意始解
憲宗時琉球國人乞歲一入貢請予之事父定省不可間其意實
利于貿市以自便耳廷議難之而未有以應主客司呂憲曰
若知父子之禮當從父命國人唯唯而退
武宗欲自巡邊乃稱威武大將軍詔令臣草勅學士楊廷和蔣
冕皆引疾乃召梁儲儲奏曰臣不敢武宗震怒手劍立曰不草
勅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泣曰臣有罪臣今就死他日
陛下循憫臣臣若遂草勅他日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
名君臣罪不可赦武宗覺其誠擲劍起不復草勅
世宗入繼大統方在沖年登極之日龍袍頗長世宗俛視不已
大學士楊廷和奏曰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世宗乃悅
世宗以張錦奏遷顯陵事問輔臣楊一清一清對曰地道尚靜
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大事既襄無故舉遷恐有他虞況獻皇
帝大葬之後陛下自藩邸升為天子不謂之吉壤不可也乃
不果遷
王陽明對人每論人皆可為堯舜一日令蒼頭辟草階前有客
問曰此辟草者亦可堯舜耶答曰此辟草者總非堯舜使堯
舜使堯舜辟草當不過是
嘉靖中講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章至放勳殂落語侍臣皆
驚鼎臣徐曰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江陰富民夏良惠以貲起家貲雄一邑時巡按過常州召惠詢
以公事迎候巡按因勞之曰治生之道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今子衣食裁足抑何術以致之良惠對曰敗家子出未成家
子未飽是以衣食無缺巡按歎服其言
楊繼盛論嚴嵩罪狀中有二王皆知其姦語世宗怒下楊公錦
衣獄嵩謂二王居深宮何由知我姦底察何由知二王之知

我姦必有交關其間著錦衣帥陸炳根究學士徐階知之
謂嵩曰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得之必不忍以二子謝公所罪
左右耳公奈何顯詰宮邸怨也嵩憮然懼乃寢
莊皇在東宮時康妃服未畢生元子上弗懌乃諭學士嚴嵩曰
禮官得無言乎嵩不能對出詢諸朝士朝士亦莫敢對侍郎
尹臺慶陵人曰曷不舉孝慈錄序中不禁民間服內生子語耶嵩
用其言以對上釋然
丹徒靳文僖有子不肖而子之子已登第一日文僖督責之其
子應曰翁父不如我父翁子不如我子謂我不肖我甘受之
之憒笑而止
漳浦王廷𨅛為曲靖知府時黔公竟無嗣爵及弟朝弼夫人養
他姓子而上書訟之事下撫按公奉檄偕謂爵長姪鞫相顧
莫敢發言廷𨅛正色曰朝弼事嫂無禮誠有罪然國爵天子
所封俾沐氏子孫世世守之夫人沐氏婦忍國有營鄗之事
乎夫人矍然曰奴誤我于是案治諸細人罪朝弼遂襲封
神宗以滇事怒李材言者強諍上持愈堅法吏皆震怖疊不可
測會稽高從禮曰聖主可以理奪乃撰筆為奏曰材用夷敗
衂不無關國之功據揭申之自抵罔上之罪又曰臣子報功
失實死有餘辜君父宥罪矜疑人將效命上視奏色為霽竟
獲解
許事維于仁以國本未定上疏神宗欲寘之法以目屬輔臣王
錫爵曰御意云何錫爵對曰于仁誠有罪第處以重法則于
仁之罪人不知以為訕上而以為納忠皇上之法人不知以
為治狂而以為拒諫神宗意始釋
楚黃張大猷萬曆乙未進士以才調香山縣令稅璫李鳳駐
香山大猷抗言曰香山斗大孤城俗凋民瘵近海瀕夷人
肌骨誠與稅使非宜且夷情叵測萬一有變犯及命使如朝
廷威德何璫沮而止諸大吏咸韙之

所見偶鈔

錢塘朱之棟 輯

解紛

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餽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宣宗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行。故有此餽。且時拙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諒亦無他。宣宗意解、

彰德妖人張普祥、謀亂伏誅、先是普祥于亡民之家、曾受一餽一茶者、李明傳書、以識姓名、事敗、同事者得簿書、欲盡捕之、先以通謀、人心洶洶、御史王文因此賊未及時、以簿錄與之餞念、定知後日為逆耶。坐之。非朝廷意也。取簿焚之。人心始安。

也先遣使來請和、右都御史楊善請行、既出境、也先使所善回民者為館伴來迎、且有所探、飲帳中、謂善曰、我亦中國人、被留于此、前者土木之役、六師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上皇幸其第、止虛從一劍不備。故潰。雖然、彼僥而勝、未見為福、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大砲藥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復鐵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伏踏之。鄭刺客。林立夜度營幕。居張獲。而皆以知罷、已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歡好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其人悉以語也先、先、次日、善入謁、也先問減馬價故、善曰、往時外使、不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即錐子、亦將賚者、金帛器物、絡繹載道、而豈得言薄也、先曰、然則奈何留我使、予我帛、有剪裂、幅不足者、善曰、帛有剪裂不足、通事為之也、事露而誅矣。即所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也師意耶。豈使臣所從人為奸盜他。所以遇害。中國留之何也、先曰、者、語其稱是也、善因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干天怒。又復黜論數千百語。也先悅善曰、者、、因問善欲迎復。來何操、善言若操賄來迎。後人以大師貪賄歸上皇。今無所操而歸。書之史冊。後世皆稱道。也先大悅、者、、史中好為書也、明日、設宴餞上皇、又明日、以輕騎送上皇與善歸、

雷欽天武夫有功者、執其個人送官、以為送黨、凡數千人、郢縣陸瑜、為刑部尚書、語都憲李公曰、欽之天、起于倉卒、個人相

起。戎數百。安得與謀。奈何使數千人。無辜而死。并籍其家
耶。李以為然。于是細人皆不坐。
曹石敗。錦衣衛指揮劉敬。由石亨連坐。謂敬冒濫亨至直房同
飲。欲坐朋黨。朝雍曰。亨得志時。誰不趨聚其門。若以一飲。即
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敬由是得免。
王振敗。籍其家。有告其家人移太安匿其財者。御史郝省。與錦
衣衛官于信往鞫之。無質。于必欲從坐之。且曰。不如是。禍立
至。省曰。無其情而文致于法。是我殺之也。竟辯白放誣者二
十人。
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孝宗與劉大夏語及之而怒。大夏曰。
人臣執法。亦其效忠朝廷。珪所為無足異者。孝宗曰。古亦有
之乎。對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執之而已。孝宗默然。徐曰。珪
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允珪請。
世宗齋宿南郊。郡校有囂者。上問誰。左右謬曰。大官庖人。上命
太常察囂者。衆大恐。議坐一二人以應命。太常卿閻淵入奏
曰。百執事咸在。昏夜。莫知為誰。請寬之。乃得罷。
臨川王崇義。授刑部主事。宮嬪之變。坐逮誅者以百數。上怒。欲
族之。崇義諫曰。外家安知內廷猝發事。律止坐其家長。餘可

所見偶鈔

錢塘朱之棟　輯

寶訓

蘭谿汪與立受業于范祖幹之門隱居教授嘗謂學者當視古人為不足視令人為有餘人以為名言

周是修曰忠臣不為得失計故言無不直貞女不為死生累故行無不果

蔡清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已之私而已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也

薛文清瑄曰禮義廉恥可以律己不可以律人律己則寡過律人則寡合寡合非涉世之道　其二十年治一怒字尚不能消磨方信克己之難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華亭夏寅字正夫嘗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寅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避席曰此至言也

陳公甫獻章論治道曰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必誠與才合而後治化可興

顧文僖清自警詞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氣平享受慮及疾病則用儉

新建魏良政字師伊嘗曰不尤人何人不可處不累事何事不可為

鉅鹿王禹舉進士官大理評事嘗謂人曰慎勿妄語此口一妄後雖不言而腹已誹矣

祥符鄭寧正統時歷刑部郎中嘗以公事連坐或唁之笑曰此公罪也吾輩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

孝宗時傳瀚上弭災時政疏因曰民心易感在結之以恩天意可回在應之以實

徐龍湖曰立德要知似德之非立功要知貪功之戒立言要知尚口之窮

李獻吉夢陽書座右云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以惡豈曰義

劉野亭謂鄒東廓守益曰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

余子俊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即近且小亦須為百年之計

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為遠怨自全之地

王文成侍語伍僉憲曰昔人有言何以止謗曰無辯人之是非
毀譽如水之濕如火之熱久之必見豈能終掩其寔者故有
其事不可辯也無其事不必辯也無其事而辯之是自謗也
有其事而辯之是益增己惡之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
修而平物也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
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
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　精神道德言
動大率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甌寧盧紳嘗謂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寧我容人毋人容我
文安善璧曰治大猾宜緩急則謀洩而易脫平大衆宜急緩則
黨固而難安
平湖孫植嘗自誓曰惕然自警于幽獨得肆之地而毅然直行
于危疑犯難之時小心謹畏于人所不知之處而大力負荷
于衆目昭彰之日
泰和曾子拱嘗言平賦均傜莫善條鞭弭盜安民莫善保甲移
風易俗莫善鄉約
敖子發英曰金谿胡九韶從吳康齋學造詣精進家甚貧課
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九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其
妻常笑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為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
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飢寒又幸榻無病人
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予為童子時聞長者談此事輒笑之
迨正德辛未被華林之寇己卯遭宸濠之變避難山中飢渴
損踣至無所容身始信九韶清福之言不妄
于文定愼行曰求治不可太速疾惡不可太嚴革弊不可太盡用
人不可太驟聽言不可太輕處己不可太峻又曰任事者當
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
仁和高從禮字質夫平居常銘其座右曰恕能養德儉能助廉
赴事欲勇宅神欲恬
嘉興包檉芳嘗論古人成敗曰不可輕責人以死每教人惜福
曰食祿有盡敎人安分曰缺陷世界又曰凡人避嫌謗者非
真為善者也凡為善使子孫知及他人知者亦非真為善者
也
趙孟靜頔語人曰平居惟有讀書可長外智問人可長內智
江陰薛甲官四川僉事與嚴分宜忤解任歸自謂平生受業者
三友一曰貧二曰病三曰患難貧故知節病故知保身患難
故知處世

崔銑休致日讀書洹上四方來學者衆每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

屠襄毅滽每自言予持三寸管掌刑獄惟恐誤殺一人掌銓衡惟恐誤黜一人

薛方山應旂曰君子不可以不忍也忍欲則不屈于物忍劇則不憒于事忍憤則不折于勢忍窮則不苟于進故曰必有忍乃有濟

呂新吾坤曰秉政要在識人今則皆取附己為賢然疎密之間便是辨人品一大題目夫納賄者非獨金珠幣帛之謂也我喜諛則人以稱誦為賄我惡謗則人以彌縫為賄我有所喜則人以薦引為賄我有所惡則人以排擠為賄我有所欲行則人以奬順為賄我有所好尚則人以趨向為賄此之為貪甚于金帛能不為沾沾煦煦諛言卑辭者詐中可為無欲矣無欲而後能辨材 無謂人唯唯遂以為是我也無謂人默默遂以為服我也無謂人煦煦遂以為愛我也無謂人卑卑遂以為恭我也

王荊石錫爵曰凡事有餘快者必有餘憂壯陽之下一陰潛起亦不可不早計也

王納諫曰以澹定交則可久以澹養性則可壽又曰行遠道不畏人姍笑者無恥行正道卻畏人姍笑者無志又曰走江湖不如治田園鍊丹砂不如惜五穀結权貴不如樂妻孥奉仙佛不如歆祖考

利瑪宝著交論其略曰交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友而友欲疎我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疎而我亦遂處于疎也 友者過譽之害較之仇者過疵之害更甚焉

永城李楠字伯南萬曆丙戌進士除松江府推官發伏推隱務求簡孚嘗語人曰吾不敢輕出一人輕出則死者含冤于地下吾不敢輕入一人輕入則生者含冤于獄中

袁坤儀黃著立命說曰書云天難諶命靡常又云惟命不于常皆非誑語吾于是而知凡稱禍福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命當榮顯常作落莫想時當順利常作拂逆想現頗足食常作貧窶想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之德近思體親之心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

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無、、可改即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是因循二字擔誤一生

高景逸攀龍曰安莫安于知足危莫危于多言貴莫貴于不求賤莫賤于多欲

趙忠毅南星語友曰兢々業々常如養病之時則可以却病矣兢兢業々常如省過之時則可以寡過矣又曰知天地鬼神須刻不離自然常存敬畏知祖宗父子榮辱相關自然愛惜身名（又）曰世之欲為善者鮮矣即時勢不得為鬼神亦默相之如得為則其福可知也世之欲為惡者多矣即時勢不得為鬼神亦陰責之如得為則其禍可知也

鍾惺字伯敬嘗戒友人曰忍以居辱恕以御下嗇以養生悔以銷妒

陳仲醇繼儒曰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多擇交然後知平日之愛泛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風波之世約束童僕早完國課為保家第一聰明先之以孝富貴濟之以寬　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宜惜福事　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簡點、、人不可自恕亦不可使人恕我

馬君常世奇謂孫子壽曰莫輕視此身三才在此六尺莫輕視此生千古在此一日又曰人生斯世即皆壽考不過百年百年中除老稚之日見于世者不過三十年此三十年可使其人重于泰山輕于鴻毛是以君子慎之

金伯玉鉉與友書曰省言省笑省筆札省交游省妄想所不可一刻省者居敬讀書耳　二事不可放過一念不可放過一時不可放過勇猛精進處々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方是主一工夫

劉念臺宗周曰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長短始

嘉善陳幾亭龍正曰涉世受用在一恕字讀書受用在一刻字

所見偶鈔

錢塘朱之楝　輯

理學

葉儀字景翰金華人受業于白雲許謙嘗語學者曰聖賢言行盡于六經四書其微詞奧義則近世先儒之説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明太祖下金華召儀為五經師以老疾辭所著書曰南陽襍藁等集吳沉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樂道死而不變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受業許白雲之門久之遂悉得其旨趣其學以誠意為主而嚴之以慎獨持守之功引誘學者惓〻真切惟恐其不入于善李文忠時守嚴郡特加敬禮恒稱師而不字性篤孝郡守王宗顯立純孝坊以表之學者稱純孝先生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太祖定金陵秦元之薦公宜顧問左右即日召見與語大悅每稱先生三幸其第太祖既即位問保國安民大計公以不嗜殺人薄歛任賢為對除翰林學士固辭會疾翳瘵頻至病愈入謝太祖望見連呼君子君子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名静誠人稱静誠先生

桂彥良名德稱以字行慈谿人洪武六年被徵特授太子正字時上諭詞人賦詩賡歌公進奏曰治道具在六經典謨訓誥願留聖意詩非所急也它日彥良侍太祖曰卿何官曰正字太祖曰卿帝者師也公感知遇知無不言每侍講必以二帝三王為本而折衷于孔孟要以明聖學格君心為務至于歷代治略啓迪不倦誠意懇至凡所陳説無一不當帝心後改晉王長史公生平見道純一不以貧富動心仕止進退一委于義命與人交坦〻夷〻時以春風和氣目之

泰和陳謨字一德學者稱海桑先生洪武初為國子師引病歸家居教授嘗謂學必敦本莫加于性莫重于倫莫先于變化氣質若禮樂度數錢穀兵刑皆當講求一時經生學士問業者有扣如響宋學士評其文曰湯盤商鼎器之古也太羹玄酒味之止也惟智者知之楊文貞有詩曰純明程伯子洒落邵堯夫其為人克似云

祁門汪克寬字德一幼時即篤志聖賢之學扁其齋曰思復銘于壁以自勵所著有春秋經傳纂疏易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禮經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四方從

游甚衆嘗語學者曰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為先至于文章特其餘事專心著述不以利祿動心學者稱環谷先生

黃𥒰字伯器吉水人洪武時薦授鎮江知事鎮江密迩京師庶事山積旣至官裁决數日而盡即素習者不能及吏民畏服之後罷官歸一志于性命道德之旨凡教人以寔踐為務必使窮其理而躰驗于身歎學者專務科舉之業曰士固由科舉進然志于道者必不以是自足明道晦庵吾師也篤于孝友窮達一致楊東里曰伯器汲汲以成就來學為己任其為人玉潔而春和庶幾程伯子之風

曹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寔踐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畧存疑録夜行燭等書座下兩磚處皆穿專靜之功居多遭父母喪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為霍州學正十餘年郡人皆薰陶而化調蒲州學士霍庠弟子上表留之蒲庠弟子亦上表爭之霍州先上得允後竟終于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德化感人如此正德時彭幸庵澤嘗稱月川為本朝理學之冠又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誠意劉公潛溪宋公至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

禮部尚書薛瑄字德温河津人永樂辛丑進士生平為學以踐履篤寔為本一言一動無不中禮其出處光明俊潔于富貴利達泊如也其教人惓惓于復性嘗曰讀書窮理須寔見得然後驗于身心躰而行之不然無異于買櫝而還珠也提調山東學校每臨諸生親為講解不事夏楚皆呼之曰薛夫子所著讀書録二十巻多名言世宗時霍韜議請從祀孔廟從之

吳與弼字子傳崇仁人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録日夜玩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書如是吾亦可學為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録收歛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天順初以石亨薦遣行人賫詔召至京命為左諭德引見文華殿公以病辭英宗謂大學士李賢曰此老非迂闊者今就職固辭不受留京師二月求歸益切英宗復遣行人送歸與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公風格高邁負任自然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雩之意亦通時務能用世凡天文兵法陰陽卜易無不諳悉嘗曰註箋繁無益以

故不務著述云

餘干處士胡居仁其學以主忠信為本以求放心為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于敬因以敬名齋與學者講學謂第一須見得真第二須工夫無間斷多有美質者好高入于禪䏌詞夫于矜不知操存省察為何事安得造道德之域乎所著有敬齋録居業録

新會陳獻章字公甫正統丁卯舉于鄉再上禮部不第遂絶意舉子業築一室名陽春日杜門其中以明心為務嘗謂為學須從靜中養出端倪未可使恃書冊也學者稱白沙先生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刑部書尚公沉晦周謹時然後出言動必以儒賢為準其學以窮理為先博物洽聞為輔正心修身而措之家國天下為期自公之暇凡書有異種輒從假録藏至三萬卷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丁丑進士仕至刑部尚書公天資粹美涵養深厚其學以儒為宗務清明其心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非繙閱書史則省察性情處己待人一于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自處退然如無所有處鄉里終始歛以盾儉起頹風進修之功老而不倦

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憲宗初即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上疏言治道大本原曰講學曰聽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行此四者則庶政畢舉未幾與時宰不合乃乞歸養病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性理之學弘治九年修大明會典名為副總裁陞翰林學士時孝宗雅意向公特為依几就聽之修歷代通鑑纂要改太常寺卿兼學士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以及西銘諸性理書東宮講孝經小學孝宗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竟不果與陳選羅倫陳獻章皆以道學稱相與規切學者稱東白先生

臨海陳選字士賢天順庚辰進士為人端懿沉靜潔廉無私終身粗糲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其學以克己求人為要及巡方校士經濟綽有展布嘗曰居此官必盡此職行此事必盡此心所註小學孝經冠祭禮儀等書行于世

羅倫字彝正永豐人性慷慨樂善補郡庠弟子員勵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成化丙戌廷對第一直聲震于時會內閣李賢遭喪朝廷留之公上疏歷陳古今起復非是謫提舉福建市舶明年召還尋以疾辭歸閉門受徒日以註經為業退居金牛山垂十年卒陳白沙稱其才大不

可及其志青天白日云

蘭谿章懋字德懋成化丙戌進士為編修甫四十日內庭舉張燈故事命詞臣賦詩公謂莊昶黃仲昭曰此非盛德事也天子孝奉二宮惟在養志明日同上疏以培養聖德為言上怒杖闕下時稱三君子公嘗語人曰詞章之學治世用之不能興禮樂亂世用之不能致太平又曰虛寂之學最為心害後儒高明者往往溺焉自謂得簡易之妙終莫覺其非公汲引後進惟恐不及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行藏去就以時而動自筮仕九轉以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难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

江浦莊昶字孔暘成化丙戌進士授翰林檢討與羅倫陳獻章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謫桂陽州判官久之以家艱去居定山垂三十年公持身慕伊川法度接人慕明道和氣嘗曰天生聖賢為世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足孔子六經諸子傳註喚醒聾瞶所以引其不及者矣今世降風移學者泥于聞見入耳出口淪胥以溺非制其過可乎故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亦不立異以求名所著有定山集

賀欽字克恭遼東廣寧人成化丙戌進士為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日抗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公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于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凌溪釣臺

漳州布衣陳真晟字剩夫初治舉子業赴省試見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走歸自是不復事科舉務為聖賢踐履之學用功于主敬嘗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乃歸聞吳康齋名欲往見之行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無至臨川為也遂歸鎮海卒年六十四

晉江蔡清字介夫成甲化辰進士飭躬勵行動準古人謂虛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始則虛以入之終則虛以出之故以虛名齋又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聖賢言語熟復深玩則去舊來新日改而月以化作密箴以自儆有曰若是真學問文章須見于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真道德性命須

見于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仕至國子監祭酒諡文莊
鄠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成化丁未進士授翰林庶吉士會星
変應詔陳言極論陰陽之理具言萬安劉吉尹直之為小人
王恕王竑彭韶之為君子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
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時當事恨公坐公與御史湯
鼐知州劉槩妖言惑衆罪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獲免左
遷廣東石城所吏目既請教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
識饋遺堅却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都御史秦
紘檄遣董修醒書得居廣城友白沙四年暴疾卒年二十六

無錫邵寶字國賢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南禮部尚書公性度端
雅臨事猶講學未嘗疾言遽色嘗曰願為真士夫無為假道
學于聲色貨利嬉戲絕口不言惟潛思著書闡拓古今粹然
自出機軸所著有學史簡端錄二書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弘治癸丑進士及第年十四題其門有
勉勉于仁義之語陞南國子司業六館肅如嘗曰人立身居
業必先打破義利關否則擾擾直到底官至尚書甘茹清素
晚年居一樓數載以終著困知記六卷

莆田陳茂烈字時周弘治丙辰進士公先世瑞安人戍籍興化
遂居郡毒峰髫年喪父繼式後勵志邁俗不與群兒伍晝入
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翳燈默誦不少輟
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省
身豈非學之法與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奉使廣東往拜
陳白沙執弟子禮白沙與語累日甚喜告以為學須靜一退
作靜思錄為監察御史以母老乞終養

何瑭字粹夫懷慶人弘治壬戌進士仕至南右都御史公孝友
端潔居家讀書不閒寒暑與關中呂涇野諸人究辨經書性
命之學四方從學者衆公以大學條領立為訓格究解經旨
嘗曰汝輩但務此涵養則工夫自裕所著有陰陽律呂管見
儒學管見醫學管見家譜家訓諸書

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弘治乙丑進士少從白沙先生遊即以
隨處體認天理為宗白沙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與陽明
王公倡道京師學者稱甘泉先生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
小學四書測等書卒年九十五有大星隕于廣州之河南其
聲如雷云

餘姚王守仁字伯安弘治己未進士公生有異稟天資超絕少
喜任俠長好詞章仙釋既而以斯道自任以聖人為必可至

平生無一時一念不在于學經歷危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故晚年時々舉以示人曰吾此學々中得來豈可易說人謂公豪傑之々明集五經臆說大學古本言行于世

儲巏字靜夫泰州人守介然在考功輩而問學陽明渠璞祺潛心此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公少游成均與同志講學寶邛寺嘗約曰文必載道行必顧言毋徒舉業以要利祿毋徒任重弗克有終日孜々惟以古聖賢進業為事正德戊辰進士及第其學以立志為先慎獨為要忠信為本格致為功而一約之以禮重躬行不事口耳平居端嚴恪毅接人復和易可親至義理所執則鏗然競烈置死生利害弗顧也門人侍數十年未嘗見有惰語惰容論者謂關中之學自橫渠張載後惟文簡為集大成云

安福鄒守益字謙之正德辛未進士公平居與學者接不言而使人意消說者謂溫良恭儉讓之風感人動物有出于言語作為外者延同門王艮講學典禮興起士類甚衆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公幼岐嶷穎異甫成童入郡學嘗作赤雁賦郡守奇其才謂當魁天下家貧清苦不與人羣雖于書無所不讀寔勵志聖賢之學不屑為博物洽聞之士正德丁丑入對大廷敷奏詳贍忠義奮發賜狀元及第授翰林修撰車駕議南巡約諸同志上疏乞留駕上大怒車駕不果出命褫衣廷杖公以疏首杖特甚神色不異遂謫福建市舶提舉既至閩布德宣威遠人心服暇則講學不倦生徒日衆初羅一峰劾大臣遭喪起復亦謫此官也公歸閩人宗其道德風節乃立祠以祀二公云

泰和歐陽德字崇一嘉靖癸未進士仕至禮部尚書弱冠有遠志以聖人必可為聞王文成講學即慕悅之走虔臺上書師事焉研窮剖析至忘寢食務以真知實踐為主接引後學如恐勿及嘗曰自見己過痛自刻責是致良知切實功夫

錢德洪號緒山餘姚人嘉靖丙戌進士王伯安平宸濠歸越公往師事焉後以親老就藩學教授日坐道山亭開講吳士翕然而興後儒謂緒山在陽明之門最為真切與心齋之衣鉢

怪異龍谿之後儒入釋者不同

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嘉靖己丑廷試第一公年十四聞陽明講學于虔慨然有志于聖賢之學其教先默識重躬行嘗曰定靜功夫非專以默坐為靜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令人不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泛蕩一生有何成就

德清許孚遠字孟中嘉靖壬戌進士公居家不殖生產孜孜以講學為務生平質直磊落不藻飾身所行如所講常以身驗學遇人無厚薄咸吐誠巡撫福建倭患得息公之力也

蔡國熙字春臺永年人少書起凡入聖四字于坐側沉心性命之學其學以盡己為宗旨以反己為工夫王世貞為大名兵備建坊于所居曰敦廉里

張元忭字子蓋山陰人隆慶辛未廷對賜第一公平生雅志聖賢之學宗王文成顓務以寔踐為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徒剽文成之外郛耳手摘考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

鄧以讚字汝德新建人隆慶辛未會元官至吏部右侍郎不妄交遊慎取予茹荼飲水詠吟自若與王龍谿羅近谿張陽和

一聞陽明良知之學嘗曰學不到舍我其誰終非天民

鄒元標字爾瞻號南皋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公歷事三朝垂五十載始終一節天下觀其進退以為治亂與關中馮從吾講學京師科臣朱童蒙等媚璫劾之福清申救予歸告未幾逆璫復矯旨削籍卒

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人萬曆己丑進士公初為庶吉士端靜寡營不規規詞章以聖人自期熹宗初歷陞副都御史與鄒元標先後出入元標為御史大夫善類倚兩公為重

無錫顧憲成號涇陽萬曆丙子舉鄉試第一是時先生文名滿天下為學者所宗而先生退然謂此非吾人安身立命處于五經四書濂洛關閩務微析窮探真知力踐餘皆所不屑庚辰成進士錫山東林故有道南祠為楊龜山先生遺址公與高大行攀龍復搆精舍與同志講習其中一以考亭白鹿規為教時廷議嚴禁道學以公所與同志目為東林邪黨卒後十五年猶以黨人奪職

高攀龍字景逸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初聞顧涇陽先生講學聽之甚喜即曰學將為聖人也豈可泛求一日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悚然曰是矣一以整齊嚴肅為

主蠹廟幼沖婦寺中外罾手爲窟穴公慨然以年遺奸清國本爲己任時廬山楊公疏大罪二十四擊逆閹忠賢公以考覈回道御史疏閹之私人崔呈秀于是群小合謀以傾正人盡逐公等乙丑逮楊公等殺之丙寅又逮公公不辱死于水

劉宗周號念臺會稽人萬曆辛丑進士先生恥君不及堯舜隨時進規必本于六經仁義之旨至于難進易退之節君子小人之分凜如也所著靜坐讀書應事諸說爲來學指迷後儒謂先生道宗孔孟學本朱程忠悃似陸敬輿正大似真西山成仁取義似文信國真一代之偉人也

李天麟字仲仁燕人于萬曆壬寅間爲閩南守發明理學言簡而盡其論孔門宗旨只是求仁惟顏曾獨得其宗有立志等篇十二則又繼之體驗功課十二則傳世

永年宋學道字仲明萬曆庚戌進士初仕長子縣以孝友禮讓教民調封丘治河有功民尸祝之當事以古君子儒令循良吏稱之丁母艱家居構興學社一區與生徒講格致精一之旨士類景從著中語心語廣道詮根心解等書行于世號哲陽先生或問遠悔之道曰精之以誠鎮之以默恒之以不息其入聖之方乎或曰古人可學而能乎曰去非不勇執德不周雖曰能之未由也已其立言之義多如此

所見偶鈔

錢塘朱之棟　輯

經疑

明太祖解攻乎異端節曰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止也浚則索統傳與孫奭示兒編為證

甘泉湛氏曰使民戰栗此句是周人之言當時周人已自失言宰我不當舉此故孔子曰成事不說云云

陳際泰曰吳孟子在魯只稱孟子今見于春秋孟子卒是也謂

一之人謂之也昭公既知娶吳為非則必不顯然冠之以吳主

一通國稱為是

郝敬曰祭肉不出三日三句正解祭于公不宿肉之故凡祭先夕殺牲次早祭已經二日受肉疑寓不薦不頒又經一日便是三日肉敗而人不食矣所以祭于公不宿肉不必祭于公祭于家平說　張自勳曰公祭家祭雖小異而神惠之不當褻祭肉之不宜宿則一也豈祭有公私之别神有輕重之等分胙便各有緩急之序乎須知凡祭肉皆不宿不出三日即不宿肉之意非兩事非兩時也

孫穌傳曰韓退之論語筆解如浴乎沂以浴作沿子在回何敢死以死作先于理甚長莫春非可浴之時況童冠十餘人同浴于川會晳雖狂恐不至此吾以汝為先與上後字相應尤覺有情子在回何敢先語亦明妥為伊川之學者多取之朱文公乃辨其為非程朱意見不同如此王充曰浴乎沂涉沂水也

張自烈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二句十三字作一氣讀君子即上文君子說字即指上二句謂其論君子專主質惜其失言

雲間李豫亨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為句不當如由也不得其死然例而併以然字屬上句蓋由也未然而羿奡則已然也如孟子馮婦章卒為善為句士則之又為句不當以卒為善士為句而以則字屬下不成文字如齊宣王見孟子于雪宮當是時宣王引見孟子于雪宮非是宣王往見所以孟子以游觀事告之以宣王在離宮游觀故也

黃閏庵曰春秋書齊人取子糾殺之取者不義之詞子者諸侯在喪之稱是子糾兄也公羊高穀梁赤皆謂子糾宜立是子糾兄也管子曰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是子糾兄也伊川以夫子不責管仲之故遂推子糾為弟因以唐太宗為以弟殺兄而并斥王珪魏徵為罪人是豈足以服王

魏試　史記齊世家云襄公立誅殺數不當群弟恐禍及故
次弟糾奔魯小白奔莒左氏莊公八年注云子糾小白庶兄
鄧驥左氏指緒云桓公襄公之季弟也荀子曰桓公殺兄而
爭國則子糾兄也無疑伊川引薄昭之言以證小白之為兄
亦未詳荀卿之言在薄昭之前耳
京山郝氏曰稱諸異邦說者謂兩君相饗夫人出焉故得自稱
然不可從寡小君者邦人稱之也如大夫士出使他邦致辭
之類非夫人自稱也夫人無越國亦無自稱為君者曲禮襲
用此文謂夫人自稱于諸侯曰寡小君誤也
楊慎曰不日成之古註不設期日也按不設期日方見文王之
仁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似古註之說較當
黃陶菴曰趙岐注孟子不言殛字為何鄭玄注周禮則云廢以
馭其罪廢猶放也舜殛于羽山是也陸德明釋云殛誅也曲
禮盡路馬有誅以言語責之非有刑罪也今以尚書竄鯀于
羽山證之則鄭陸之說良是但鯀死于竄所故洪範云鯀則
殛死春秋傳曰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也以殛為殺
向屬沿悞
楊慎曰卷耳一章謂婦人思夫而陟岡飲酒携僕岨望雖曰言
之亦傷于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作
也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痡者文王
之僕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憂也
四明孫一之曰詩漢廣首章南有喬木不可休息余謂息當作
思字四句正以休求為韻思乃助語詞若作休息休與息本
無異義而韻亦不叶且通章以思為終此句何獨不然殆傳
寫之訛也
雞澤劉誠字敬之天順丁丑進士擢翰林檢討輔導德王常讀
西伯戡黎主吳氏說曰勘黎者武王也右長史趙鋭主孔氏
說曰勘黎者文王也誠曰紂都朝歌黎在畿內豈有人臣伐
畿內之國尚能退就臣位乎此乃孟津之兵首事于黎耳

所見偶鈔

家誡

崑山呂聡陞沁州知州赴任道出徐州天寒尚未扶纊時子旦已舉進士聡遺書戒之曰進士美官然不能廉終非吾子

長洲劉鉉景泰時爲國子祭酒仲子瀚以進士出使戒以見利毋苟得閱其衣篋以行比還仍閱之如故乃喜曰無玷吾門矣

和州李隆韺封襄城伯留守南京嘗刻漢疏廣及唐盧坦之言以貽世訓諸子曰吾襲父爵四十年幽遠之情罔或未達所行之事寧免過差然兢兢惕厲悔往修来不敢欺公貪墨以負朝廷付託之重爾曹其力勉之

番禺陳道天順時進士累官南京刑部尚書嘗以書示子曰先正所謂煦煦爲仁孑孑爲義皦皦沽名庸庸保祿近世士大夫急于進取者往往淡此吾平生俱不及人獨幸不在此列願汝曹效之

董朴泰江藩時子士毅爲舉人家食遣僕候公宦邸公召至榻前問舉人家居何爲僕對曰里中比年大祲餓殍塞途衆人日暮工瘞殍骼幾千計矣公惻然曰舉人故寒甚蓄工費何從辦曰每一殍計工費若干斛皆貸于族反其也公曰是義所當爲者因還書勉之曰凡義所當爲闇然默而行之更勿以章示人若微有取名意則淺陋甚矣

餘姚史琳成化丙戌進士官左副都御史居常規撫古人爲自警要語列之左右二牽每戒子孫曰昔先公省庵府君作宦三十餘年三掌教鐸四典文衡其所遺惟書數卷而已予竊祿明時惟恐横叨青紫常依所入足供朝夕不使家有羸貲以汙先德願爲吾子若孫者不墜箕裘永守予訓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吾願足矣

績溪胡富成化戊戌進士官戶部尚書後引年乞休嘗語諸子曰吾居官四十餘年無他長惟清白二字守之勿失爾曹他日有官守務全名節金帛易動人遠而勿親自然氣壯而事理宜無忘予言也

故城孫緒轉太僕少卿迎母于京邸歲暮大雪日晏而養具未備因婉辭以悅母心母喜曰惟願始終不渝耳

開化金寶書訓子弟曰人不能無非覺而正之斯善矣靖節今是昨非之言良有深悟因以覺非名齋

華亭何朗行年踰五十嘆曰死生旦暮耳歿使百年吾已過強
半安能偏寄自苦以需短漏乎是于寢僕守默自稱曰訥軒
見子孫既長乃曰木大則支水溢則別吾不忍子孫他日有
言乃營別室居中子令長子與三子居舊宅語三子曰施德
自親廣愛推衆善睦父母之族及姑姊妹之家毋虐僮僕比
外賓里鄰敬長老不敢〻忘物在鄉無過即可推之在朝矣
宸
濠既平制封王守仁為新建伯子孫世襲詔至適龍山公誕
辰鄉明捧觴為壽公蹙然曰寧濠之變皆以汝為死矣而不
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搆朋興禍機四發定乎幾不免
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父子濫冒封賞寄宦高壽復相見于
一堂豈非幸歟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可幸亦可懼
也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
王
文成寄姪用明書曰階陽諸姪聞去歲皆出應試非不喜其
年少有志然私心竊不以為然不幸遂至于得志豈不誤却
此生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况人手花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華美太發露耳
泰和劉遂惺居常誨人必示以學所從出于孝廉少負才名每
以藝成而下語折之後孝廉得雋報至遂惺不以一時榮進
為喜惟恐有負遺際時〻戒以日用應酬之間操練此心謙
抑敬慎嚴于持己而緩于責人庶乎入道有基孝廉謹奉教
嚴
文靖公訥大拜日歸而勑中廚置酒肴若宴客者然亡所名
與客竊怪之既而悉呼家人大小前執觴〻而咸錯愕不知
所以公徐曰吾以一書生受上知至此分不當負國若曹一
書生蒼頭從我至此分亦不當見負吾所以觴若曹且與若
曹約朝夕供爨炙掃除而已此外非若曹可與謀也苟負我
必不汝貸家人皆叩首如約
新
野張茲陞交河令民有餽隻雞斗米者茲却之曰吾俸可以
養廉何忍以剝吾民其父贊聞之喜持米肉餉之且戒之曰
勿渝初心
徐
階擢禮部右侍郎遂遷吏部乃榜于家曰咄汝階二十一而
及第四十三而佐天官國恩厚矣何以稱塞所不竭忠殫勞
而或植黨以擠賢或徇賄而亂法或背公以行媚或持祿以
自營神之殛之及于子孫
孫陞教諸子不事支蔓書曰養德養身養學三者須日體驗不
可缺一
句容曹義官吏部侍郎子晃為中書舍人兄子景為監察御史

義每悔思及景以務忠厚慎交游且曰為人侯家嗜欲之心以不欺為主

泰和楊訓為華亭教諭仲子載鳴舉進士為潮州府推官因貽書曰推官著法史也法生殺人易耳能不枉者難也今用法者解能自鑒即能自鑒者又不能違上官意指若是則法安得無枉戕爾小子慎無以為也

唐文獻號抑所華亭人之家訓數千言而其要旨則欲以學問磨礱氣質以禮法檢束身心以良友正人為蓍蔡以扶邪惡之為酖毒

盧象昇寄訓子弟曰勿事交游勿圖溫飽名須立而成淳志欲高而安安殖貨於墨乃老人之咎府酣歌恒舞斷造物之僇民庭以內悃愊無華門以外卑謙自牧非惟可久亦且寡怨

江寧張可大示鹿兒曰覽汝所作四賦頗有佳語然終是第二義惟窮經可以明理讀史可以廣識古人為學大有向上事在毋為鏤心雕蟲蹈昔人所識也

諸城馮源與弟書曰秀才出名便是不中消息人定勝天理殊可信名賢之助萬不可闕交游之事萬不可淡勿言假意氣的是禍根勿言揮霍的是貧苗勿言豪傑的是戕訟音耗

所見偶鈔

錢塘朱之棟 輯

譏刺

太祖一日御東閣聞履聲橐橐因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太祖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遂謫素居和州看守余闕廟

文皇登極大理寺丞劉端約刑部郎中王高同棄官去蹤露被執名問練安方孝孺何如人端曰忠臣也文皇曰汝逃忠乎端曰存身以圖報耳命與高俱劓其鼻文皇笑曰作如此面目還成甚人端曰我猶有面目即死可見皇祖文皇怒立捶殺之

王恭閩縣人也環閩皆山而恭家故貧則為樵往來羣山中自稱曰皆山樵者文皇時有司以儒士薦至京敕修永樂大典時年六十餘矣同郡王偁共纂修戲謂恭曰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恭從容笑謝曰吾山中斧柯幸自無恙君無深誚我為笑居三年援牒歸

鐵冠道人嘗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玉攜酒訪之道人野服出迎玉以其輕己不悅酒行戲曰吾有一語請先生屬對腳穿芒屨迎賓足下無禮道人指玉所持椰盃復之曰手執椰瓢

作盞尊前不忠王不喻其意後以謀逆誅

永樂十六年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明初文臣有謚自姚廣孝與廣始廣居官周慎而性乏骨鯁惟逢迎承順而已與楊士奇同鄉同官相善廣病篤時有人投詩假士奇作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可嘆天生而姦宄天教名姓正相同一時傳笑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甃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埜父銘其半為神道碑銘且盡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銘耳黃默然

常州蘊某仕至監司家富而嗇每置產各不與直與人爭一文至失色尤善秉人窘迫以微資取奇貨常置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少增金我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父愕然自此少悟

天順中首相江右陳公薨于位有弔以詩曰何事先生早蓋棺薤歌聲裏路人懽填門客散息何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鹽海已無前日利氷山誰障舊時寒九原若見南陽李為報羅倫已復官

采石江頭李太白墓在焉往來詩人題咏殆遍有客書一絕刺之曰采石江邊一抔土李白詩名照千古來的去的寫兩行魯般門前掉大斧

劉文靖健嘗戲謂丘文莊濬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丘即應之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

廬江令李某有門子甚荷寵一日諸僚畢集共誚之或云龍陽或云六郎霍山令羅某獨曰此王戎後身李驚問故羅曰因前生鑽李令索債耳

孝宗時主試者嘗題優人持雞出曰此雞價值千金問曰何雞而價高若此對曰五更啼也

劉瑾掌司禮監矯旨勒劉健謝遷致仕惟李東陽獨留前因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詈瑾不休惟東陽緘默故得獨留健遷瀕行東陽祖道欷歔泣下健正色曰今日何用哭為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耳東陽無應

高郵王磐字鴻漸著西樓樂府工題贈善諧謔與金陵陳大聲鉉為南曲之冠嘉靖初李空同就醫京口過之故自矜重元夕飲楊文襄宅鴻漸短衣下坐空同傲不為禮鴻漸分賦得老人燈應口而成云形骸憔悴不堪描還自心頭火未消自分不知年老大也隨兒女鬧元宵空同心知其嘲嘿然而罷

李西涯在翰林時一日陪郡侯席遇飲大酕醉而言曰治生今日捨命陪君子矣郡侯曰學生也不是君子老先生不要輕生

周文襄撫姑蘇日有報男子生兒者公不荅但目諸門子曰汝輩慎之

上饒婁諒以道學為鄉人所尊禮桑悅為泰和訓導往謁諒時諒方構室其柱大且合抱悅目笑曰顏氏陋巷亦有是乎諒色不怡坐定悅求覌所為文諒出一編悅覽數頁即還之曰始聞先生名甚重今覌先生之文散漫無法殆不滿予望也諒怫然曰吾文何處無法請明言之悅笑曰先生過矣詩文不佳道學問之功已淺吾猶意公尊德性也今聞人毀已而怒血氣勃然則所謂尊德性者又安在言訖趨出諒為之氣沮

饒州有女尼從士人張生者鄉士戴宗吉為詩贈之曰短髮鬔鬆綠未勻袈裟脫却換紅裙于今嫁于張郎去竊得僧敲月下門關者絕倒

王守仁入朝帶冕服有帛蔽耳一朝貴嘲之曰先生耳冷耶伯安曰我不耳冷君自眼熱耳

吳縣查鹿兆遷駕部郎承嘉相以其賢也置酒延致第中稱述主上明聖鹿兆曰可謂有君承嘉嘲之甚

滁州妓齊稚秀有殊色胡尚書于許學士席上見之胡戲曰驕下與妓謔曰尚書可謂鬧人胡怒曰此妓山野妓謔曰環滁皆山也

關中蔡大司馬經初姓張一日與龔狀元用卿共讌看演琵琶記至趙五娘抱琵琶抄化蔡戲龔曰狀元娘子何至此後至張廣才掃墓龔指曰這老子姓張如何與蔡家上墳

徐晞為兵部尚書乘傳歸里守令率諸生郊迎諸生以其不由科目俱簡忽不成禮郡守怒因命諸生對句曰劈破石榴紅門中許多酸子諸生久不能對晞代為荅曰剖開銀杏白衣內一箇大人諸生驚服

一富翁鄉居求楊南峰製門聯一對富翁之祖曾為人僕楊乃題曰家居綠水青山畔人在春風和氣中上列家人二字見者為之掩口

陸遠為進士陸大成族叔大成發解南畿頗有聲望遠每對人呼大成舍姪人多厭之時弇州在座謔曰當不得他還一句遠阿叔也

王元美為郎時達有宴會嚴世蕃與馬侯久方至元美問之世蕃曰忽傷風耳元美笑曰爹居相位怎說出傷風（出琵琶記）座客大笑時有咋舌者

世廟時宮中嘗見鬼物多手多目以問張真人張不能對或以王元美博識往詢之元美曰何必博識大學云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是說甚麽蓋刺嚴相也嚴閣而銜（啣）之

王清係椽吏初授卑官有異才累遷嘉興府同知以督修海塘有功擢兩淮僉憲逾半年請告歸在禾中時偕太守行香文廟太守戲指先師謂王曰認得此位老先生否清曰認得這老先生人品極高只是不曾發科太守默然

包山寺（在蘇州太湖）僧天靈者博學通文一秀才嘲之曰禿字如何寫僧應聲曰秀字掉轉尾就是

崔副使允京山侯元之弟也初登第時偕同年王侍郎寅之子允修謁王之同鄉前輩其人問崔何人王曰崔駙馬弟也乃兄駙馬此為駙駉崔答曰此王侍郎兒乃父侍狼此為侍狗

江陵當國忌諱特甚舊例帖外紅簽寫一正字是時改為啓字編修李貴起復相見當用賓禮張稍移其座李復來整且曰老先生居正張卽塵曰禮貴得中一日與新鄭進閣日影照其冠新鄭戲曰朝日斜照學士頭俗呼湖廣人為醃魚頭也江陵應曰東風早過先生耳俗呼河南人為驢耳也

徐司空陟文貞公弟也初宦都下南歸張江陵為文貞門生與諸君具酒送之臨別各上馬去而陟醉甚追及江陵聯騎而行以扇扣之云去時還有張老送來時不知張老死和存亦用琵琶記也張大銜之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不師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及第登翰苑東洲以述職到京其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哥窯盤盞行酒且曰此器世所寶但俗眼不識耳胡應曰以老夫觀之此器脆薄易破不若良金美玉之器為可寶也

王諭德維楨晨過何中丞棟值其生辰宴客因留維楨飲且曰能少留以待諸公乎其綠窓朱戶坐而理絲調竹者皆家姬也外舍粉白黛綠者二十餘人則名妓也王托故而出何弄與許中丞輕車鬱褭過所幸妓宋氏館時人為屬對曰微服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卒莫有對者

嘉靖丙戌刑部趙尚書乃費閣老宏同年也每投謁費書年晚生同館屠公應埈曰趙老真神童或問何故屠曰費鵞湖二十作狀元年最少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聞者撫掌

禮部員外項治元謀陞吏部稽勳司增價一萬三千金賄遺嚴
世蕃立除此官人以所賄之數有符昔之沈三萬者乃以沈
官鬼呼之
王錫爵沈一貫秉政錫爵常語文選司郎中顧憲成曰當今所
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
非廟堂必欲反之耳
神宗三十三年考察京官給事中錢夢皐被察夢皐為輔臣沈
一貫私人中指特留之時有布衣在沈一貫坐夢皐戲之曰
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外之人布衣應聲曰昔之
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識者噱之
熊廷弼臨刑時從容盥櫛整衣而出曰我大臣也還要拜旨豈
得草〻步至庭主事張時雍迎之曰熊芝岡失陷封疆應得
一死今日數盡夫何復言廷弼默然無言時胸前懸一執袋
時雍問曰何物曰謝恩本時雍曰爾不讀李斯傳乎因安得
上書廷弼曰此趙高言也時雍語塞
崇禎乙亥六月大旱祈禱溫體仁宿朝房數日未歸寓次子侃
興惡少年游俠斜為言官所糾體仁不自引咎乃曰侃不幸
而為臣子衛編修胤文謂人曰烏程襲王荊石錫爵語誤矣彼時
王緱山衡中解元宜云不幸而為臣子阻其上進之路今云
不幸而為臣子無乃阻其花酒之興耶衆大噱
懷宗皇太子至江寧都人聞之踴躍稱慶寂後盧九德至禮侍
太子呼名叱之九德不覺叩頭曰奴無禮小爺保重斂臉辭
出御史張孫振曰汝是王之明太子曰我南來從不自言太
子何必坐名改姓汝等不嘗立皇考之朝乎何一旦蒙面至
此左都李沾亦呼王之明因問何以不應太子曰何不呼明
之王
丹徒靳相國貴極善堪輿卜龍脉之最者父母夫妻分瘞四處
欲希身後福蔭時人以地名為詩曰父塋姚溝母戴湾妻埋
白兔己常山若然富貴聯翩起只在尋龍指脉間

所見偶鈔

錢塘朱之棟 輯

應對

文皇謂解學士曰有一書句甚難其對縉請問文皇曰色難縉應聲曰容易文皇不悟顧謂縉曰既言易矣何久不屬對縉曰適已對矣文皇始悟為之鼓掌

夏忠靖公源永樂間蕪松治水與某給事中同命一日同宿天寧寺中給事登如厠行甚急公戲之曰披衣靸履以行給事給事某即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尚書尚書

朱本昂與弟昂同遊郊寺因言三教異同遂出對曰夫子天尊大士頭上不同昂屬思對曰宫家宦者宫人身中各別本昇鼓掌稱絕

陸文量參政浙藩與陳啟東飲見其寡髮戲之曰陳教授數莖頭髮計無髻可施啟東曰陸大人滿腮鬍鬚何須鬚如此陸大賞嘆咲曰兩猿截木山中這猴子也會對鋸啟東曰有紀章公勿罪乃云匹馬陷身泥內此畜生怎會出蹄相與撫掌竟日

陳啟東訓導分水一人題橋上云分水橋邊水分喫分分分開啟東遇而見之對曰看花亭下看花来看看看到當其地名也

山陰朱思齋篪與兄拙齋薑正德庚辰同舉進士值武廟南巡候試都下聞鄰家生子拙齋偶出對曰半夜生孩子亥二時難定思齋對曰兩家婚配巳酉一日為佳

泰興令嬖一門役忽見一様挑之與密語以為嫌問様何語様急遽曰渠是小人表弟語家事耳令出一對曰表弟非表兄表子汝能對免責様應曰丈八是丈母丈夫令笑而觴之以酒

英宗聽諸學士日講畢因言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四書中並無的對時商輅荅曰流連荒亡為諸侯憂亦可荅英宗大稱善

劉瑾擅政時李東陽為相瑾欲與政府黨同席間因出對曰一枝杏蕋出墻裏邊又好看外邊又好看東陽應聲曰幾處榆錢落地你也使不得我也使不得時服其應荅之敏足以陰折其奸

進士余田與同年湯日新相善因戲曰湯之盤銘曰苟者君也湯荅曰鄉以下必有圭焉爾乎

韓雍巡江西日方鞫獄忽誦句曰水上凍氷〻積雪〻上加霜
囚不能對一囚自言冒死敢對雍曰汝能對貸汝罪囚曰
空中騰霧〻成雲〻開見日雍稱善因為貸死

李空同夢陽督學江西有士子適同其姓名公呼而前曰汝不知
吾名而竟犯乎對曰名命于父不敢更也公思之曰我且出
一對試汝能對則貸汝也曰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
相如士子輒應曰魏無忌長孫無忌彼無忌此亦無忌公笑
而遣之

徐晞為吏時一推官署府事與同知在堂適天雨推官謂晞曰
聞汝多才能屬對否因曰雨打堦前滑吏晞對曰風來堂上
吹官其同知曰還有對否晞復曰雷鳴天下同知二官大加
稱賞偶隨守步庭墀中見一鹿伏地守得句曰屋北鹿獨宿
晞即應曰溪西雞齊啼守亦驚異

都憲伯鍾與通政強珍同席強執壺勸曰要你飲四鍾伯答曰
你莫要強斟

王伯固令太和士一昂然而進曰一等生員告狀伯固徐答曰
三甲進士不准

永豐聶豹三山鄭洛書為華亭上海知縣同時有俊聲然議論
殊不相下一日同坐察院門側人報上海秋試罕中式者聶
笑曰上海秀才下第只為落書鄭應聲曰華亭百姓當哭皆
因業報人咸以為妙對

歸安沈筍溪弱冠補博士弟子與其弟偕之城時風雨暴作過
陳方伯兄弟邸方伯戲曰大雨汎〻二沈伸頭不出筍溪應
曰狂風陣〻兩陳搖手不開可稱巧絕

江陵病歿張蒲州繼代之曰根芽之餘要在芟刈申搖泉時行徐
應之曰肅殺之後必有陽春

金陵黃指揮六十誕辰向指揮戲之曰黃耇無疆黃即應聲曰正
好對白圭有之玷

屠赤水與莫廷韓一日遊顧園酒酣屠偶吟曰簷下蜘蛛一腔
絲私意莫信口曰前庭蚯蚓滿腹泥疑心

所見偶鈔

錢塘朱之棟 輯

滑稽

揚州士人陳君佐善滑稽太祖甚愛之一日令人押君佐投江宴戲之也君佐至江濱濡其衣以歸太祖曰何以不溺君佐曰臣下見屈原其言有理是以不死太祖曰屈原何言君佐曰屈原云我逢暗主投江死汝遇明君莫下來太祖笑釋之

臨川聶大年為杭州教授以詩文負時名天順初同修通鑑綱目大年扶病至京師卽不起翰林諸公以不獲見其人為悵時童大章在座善滑稽因曰不必識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蓋大年姓聶而眇一目也

文衡山有停雲館聞者以為清閟及見不甚寬敞衡山每笑謂人曰吾齋館樓閣無力營搆皆從圖書上起造耳

陳憲章善畫梅人求索者接踵陳公戲題其卷云烏音人太多或詰其旨公曰不聞烏聲云白畫白畫客為絕倒

晏大參 在都有僚友問以佘字公戲以水旁去字答之水旁加去乃法字也其僚友初以為真後知其紿己也曰少年曾見妙佘蓮花經否聞者哄然失笑

馬都督老而無子郭定襄戲曰昨聞隣婦哭甚哀馬曰何哭郭曰其婦喪夫撫孫哭曰痛汝沒爺也

祝枝山右手駢拇指或戲曰君之富于筆札應以多指枝山應曰誠不以富亦秖指以異

焦閣老方面黑而長如驢嘗謂李西崕曰君善相煩一看李久之乃曰左相似馬尚書右相似盧侍郎必至此地位馬與盧合乃一驢字始知其謔

兵部尚書陳汝言退朝遇太子洗馬劉定之戲曰君職在洗馬日洗幾何劉應聲曰廐馬皆洗過矣獨大司馬未曾洗也

南部考察刑部出一郎中時劉忠為太宰人問何以得其情而黜之劉應曰王顧左右而言他時考功王肅驗封顧璘也

陳時億有向火之癖友人譏其不可偏向熱邊去須冷竈也著一把熱竈也著一把陳荅曰奈我柴少僅堪熱竈聞者皆咲

嚴分宜當國時江西士紳以生辰致賀分宜長身聳立諸公俯躬趨謁高新鄭拱旁睨而笑分宜問其故新鄭曰偶思韓昌黎鬪雞詩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是以失笑耳京師市語謂江西人為雞相與鬨堂而散

莫廷韓過袁太冲家見几上有帖寫琵琶四觔相與大笑適屠

赤水至而笑未止屠亦笑曰氣杷不是此琵琶袁曰只為當
年識字差莫曰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屠賞極
廣為延譽

武林大理卿陳某以兩經奉例進階妄自腰玉遠與張元洲瀚
太宰直指同謁直指驚問曰公何特賜玉陳踧踖不能對元
洲笑曰此是大理石耳

一富翁設宴請張元洲太宰太宰邀兄漣同往富人意在太宰
而忘漣之為其兄也固請太宰首席太宰固讓曰有家兄在
主人因推其兄漣亦固讓曰不敢舍弟年長聞者絕倒

一人盛言輪迴報應慎無輕殺凡一牛一豕即作牛豕以償至
螻蟻亦罔不然時許文穆曰莫如殺人衆問其故曰那一世
責償猶得化人也

桃源羅汝鵬年四十鬚大半白矣偶于一喪家司賓驚曰公方
強仕何損白乃爾羅曰這是弔喪的髭鬚

潘之恒字景家鉅富皆為客盡其弟輩諷之曰吾兄如此除是
銀山載得相副其四弟稚恭笑曰銀山何能濟殊是銀水耳

陶周望性不飲酒濡唇便醉而情境所會或滿飲數卮與袁中
郎游頹然至醉兩人掖之以行中郎笑曰見周望醉便是黄
河一度清矣

給事中高鶴在南都偶抱小疴張治卿往問之因誦詩曰見說
氣清邪不入不知尔病自何來高亦漫然應之此二句乃唐
貫休病鶴詩也聞者為之捧腹

王思任為茂陵令至多寶寺一行脚僧瞑坐受人投禮不為動
王令詢主僧何得無禮主僧曰這師父打坐能打到過去未
來王令曰取大號板子再替他打箇見在須臾行脚僧遯無
跡矣

錢理齋傳真極肖有蘇友欲駕之然所傳殊不似一日請評于
王遂東王曰理齋那得如君渠筆淺易一望而盡不若君能
變幻令人彷彿費沉思也

某刺史性傲甚以詩質王遂東謂方古人何等曰王大約淵明
風味其人甚喜一日留王飲復詢之曰吾子素直何至淵明
倭我王起席耳語之曰先生詩有些陶氣（陶與淘同音）

某貴顯老年忒志一姬姬問之曰公胡我悅曰以汝貌如玉而
髮可以鑑也某因問姬亦悅我乎姬曰有之即悅公之髮如
玉而貌可以鑑耳

崇禎時庶常每日進館無力僱長馬多是暫僱至館及出又遣

從至棋盤街僱之而歸一日楊朝徽壯自內出見馬君常奇卅
羅小遊任大在門外楊因問何為止此答云方遣從僱馬因立
語久之少頃從來云今日操無馬楊笑曰此處現有一騾一
馬豈得言無

馬文𤈦域孝感時嘗得古鼎一王元美作記以為仲山甫鼎至
是忌者為蜚語入疏謂文𤈦以古鼎餉江陵不知鼎故在文
𤈦閣中未出也文𤈦笑指曰噫而鼎尹昔負而要君吾今後
負而要相乎聞者絕倒

所見偶鈔

錢塘朱之榛　輯

文學

唐懷德、字思誠、金華人、六經百家之言、無不研究、時余闕持節
海右、哉請闕書揚雄九州箴、未知所出、懷德援筆寫之、不遺
一字、書與宋濂宿錢唐、辨諸子是非、凡九十餘種、歷誦其文
以對、如撞巨鐘隨應、濂服其博、懷德曰、徒博、陸澄之書廚耳、
吾則精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

蜀王椿、太祖第十子也、有賢德、博通經史、旁及釋典、太祖尤所
鍾愛、時呼為蜀秀才。

嘗熟黃鉞、字叔揚、少好學、家無藏書、父有田數十畝、在芳澤陂、
命鉞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讀、托市鹽酪、率一二日、即入城、
從友人家借書、道中披覽、比至陂、輒盡、每以為恨、楊溥、八
末隱士也、嘗避雨泊舟鉞舍、旁窺見鉞持書倚層讀、不輟聲、
乃執視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目能暗幾何、鉞對曰、苦無書
讀、過目能不忘也、溥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遠、豎子能
從吾遊乎、鉞喜再拜、即從溥舟至其舍、與數冊去、數數來易、
溥怪其頻、舉所借書問之、悉記憶、溥大喜曰、吾架上書不下

萬卷不能舉什伯次〻嘗就吾舍讀因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
年遂盡其書
方正學幼時精敏絶倫雙眸烱〻日讀書積寸為文雄邁醇深
鄉人稱為小韓子
黄巖應宗祥少好學讀書達旦堅臥屏床以自警
大興李李興永樂初以國子生拜為春坊賛善講授經書深見
禮待為人博學強記一時號為書庫。
陳獻章聞臨川吳與弼講伊洛之學遂從之游既受業歸足跡
不至城市閉門讀書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築一室
名陽春日靜坐其中者數年
寧晉曹鼐以鄉舉署代州學正上言年少寡學未堪為人師改
泰和典史莅任後公事暇則徹夜吟咏縣尹請之曰欲作狀
元耶鼐曰不如是不止也。後督工部匠入京試禮部第二人
廷對時以義為河洛象數為問惟鼐卷稱旨嘆為淹通擢為
第一
參政劉欽謨穎慧絶倫經書子史過目終身不忘為庠生時出
遇雨避于染肆〻有簿籍欽謨閱之至竟少頃晴霽欽謨去
未幾染肆回祿借書以衣帛與染而取之者百輩紛競多寡
甚苦之欽謨聞為詳書一帙畀之毫髮不爽
華亭何良俊字元朗少而篤學二十年不下樓或挾筴行游忘
道坑岈
雷尚書禮博綜群籍鄭端簡曉熟諳本朝典故世稱古和知古。
澹泉知今。
徐有貞入翰林不屑詩詞凡軍旅刑獄水利賦役之類無不講
求或曰公職在文章何不賦詩作文有貞曰此孰非偶者分
內事。使一旦有事用我。雖欲學無及矣。
永新劉定之正統丙辰會試第一授翰林編修一日傳旨命製
元宵詩定之援几不停揮頃刻成七言絶百首以進
鄞縣張琦家貧務冠游學吳楚間每誦讀至夜分與其徒吸水
噀面醒而又誦
太倉王積貧無膏燭夜每挾冊隨月光以讀晦則燎薪續明夏
則置足木罌中以避蚊蚋
合州鄒智穎敏過人年十二能文章經史一目即不忘寄居龍
泉庵貧無膏油掃樹葉焚之以照讀書達旦
天順初張寧使朝鮮其館伴朴元亨者才亦敏捷寧為詩百韻
每得句朴隨筆和之及至溪流殘白春前雪。柳折新黄夜半

風之句朴關筆曰不敢虞矣
藁城張衆以京師多名公碩儒乃裹糧負書徒步至都下從京
口揚舍人一清問道德性命之旨侍立終日未嘗少懈客卽
甚宴日提一油罌詣館肩隶闗請問辨難古今
鍾祥孫交成化辛丑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留都事務簡每散
衙後諸僚各歸私第或出訪客或同朋儕飲奕賦詩以為常
交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至晚方歸或以為言交曰對聖賢
語不愈于對賓客妻妾乎
林春壬辰會試第一居常以竹簏注膏盤衣帶間雅所適則出膏于簏
燃火讀書
吳縣都穆弘治己未進士官至僕卿歸老之日齊居蕭然日事
聲詩或至乏食輒笑曰天壤間當不令都生餓死日晏如也
吳門有娶婦者夜大風雨滅燭備乞火無應者雜然曰南濠
都少卿家有讀書燈在扣其門果得火
鄞縣沈明臣偕徐渭同居胡少保憲宗幕下一日少保讌將士
于爛柯山酒酣樂作請為鐃歌十章援筆立就醺酒高吟至
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少保起捋其鬚曰何物
沈生雄快乃爾命刻石置山上

滁州胡松嘉靖己丑進士官禮部郎中精有餘暇卽聚經史恭
精考正必決洽曉暢而後已嘗曰為學如積儲然廣于收貯
應用自不竭矣
桑民懌悅少為時士弟子謁部使者書刺曰江南才子使者大
駭延之校書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即索筆補書足使者
始敬禮焉
吳縣楊循吉居家好蓄書聞某所有異本必購求繕寫錯虖之
硎山下課讀經史以松枝為籌不精熟不止
會稽錢楩未第時貧甚受徒自給嘗開兩館役未講授時母老
而妻病講畢即步歸為炊嘗奔走無謀之暇時于塗間默攜
之每往返輒就而義晚歸恐兒啼煩大母因取懷之消步月
中運思成課課更多其佳
崖州紀綱正嘗語人曰書如靈藥服之便可入仙窮通修短浮
湎爾
京山李本寧維楨時聞強記與新安許文穆國齊名同館為之語
曰記不得問老許做不得問小李
申時行己卯下第乃下帷攻苦曰為者常成行者常至遂作於
儀鬼文以自勵其文後傳入禁中御筆改鬼為魔命中書繕

寫揭之御屏

武進唐順之生而頴異童時讀書常徹旦母任宜人憐其樺起滅其燈自是篝燈櫝之俟母寢熟始發焉率以為常無間寒暑

晉江蔡祐字勉庵長而家貧不能讀書妻梁孺人作嫁時簪珥易之猶不能全構祐就肆中借觀他書良久還之市者問曰君已得書耶乃還我書祐曰我已熟此矣隨取一篇試之不失一字市者笑曰君乃以腹為笥

閩中陳士奇字弓甫少食貧嘗係竹筒于腰向親知覓油夜讀無則升屋危映海月咿唔多至夜分不寐

宣城梅鼎祚字禹金凡飲食寢處一寄于書嘗語人曰吾之于書若魚之于水一刻失之即無以為生

萊陽宋瑚字夏玉嗜讀書萬柳村故號柳村總角時日誦萬言為文章風發蔚秀兄琮顧而異之稱為吾家惠連嘗與人奕而讀兩都賦比掩卷不訛隻字後以五經應試舉于鄉早卒

所見偶鈔

書画

錢塘朱之棟　輯

諸暨王冕善画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相望以繒幅短長為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為人家作画師哉

王叔明蒙吳興人趙文敏之甥画山水師巨然得外氏法洪武初為泰安知州泰安廳事後有樓三間正對泰山叔明画泰山之勝每興至輒一舉筆凡三年而画成傅色都了時陳惟允（汝言）為濟南經歷與叔明皆妙于画一日相會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謂惟允曰改此画為雪景可乎惟允曰如傅色矣叔明曰我姑試之以筆塗粉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曰我得之矣為小弓夾粉筆張滿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舞之勢皆相傾以為神奇叔明就題其上曰岱宗密雪圖自誇以為元一俗筆後惟允因歉得之叔明因輟以贈陳氏寶此圖百年非賞鑒家不出松江張李正康家聞陳氏蓄此圖詣觀之臥其下兩日不忍去徐武功（有貞）尤愛之嘗謂客曰予昔親登泰山便知此圖之妙諸君未嘗登覽其妙處不知也後以三十

千疑嘉興姚御史綬未幾姚氏火作画亦失

崑山王履字安道工繪事行筆秀勁布置茂密作家士氣咸備
洪武十六年秋遊華山見奇秀天出乃知三十年季画不過
紙絹相承指為某家數于是屏去旧習以意匠就天則出之
有問何師曰吾心師心師目々師華山作図四十幅記四篇
詩一百五十首遊而能図々而能記々而能詩窮攬太華之
勝者安道一人而已

宋璲字仲珩太史公景濂之子工書法真行草篆俱入能品方
希直称為威鳳翀霄祥雲捧日評者謂太史公之文舍人之
書皆為明興第一

高棅字彥恢一名廷礼長樂人永樂初自布衣召入翰林為待
詔選唐詩品彙九十卷拾遺十卷篆者服其精博書得漢隸
筆法画出米南宮父子時称三絶

无錫王紱字孟端永樂初以善書薦供事文淵閣襟度蕭爽工
于繪事遊覽之頃遇長廊素壁索酒引滿淋漓揮灑有投金
帛購尺楮者拂袖而起至詬詈而顧書在京邸与一商人鄰
居月下聞吹簫声甚善明日往訪其人徧竹以贈之曰我為
簫声而来以簫才報之其人不解事以紅氍毹為餽乞再寫
一枝以為配孟端大笑取前画裂之而還其餽

宋克字仲温居南宮坊号南宮生少任俠使气好擊劍走馬及
飲博遊戲以气服人晚剖剔豪習閉門寡送迎日閲法書
名画工草隸直逼鍾王片紙数字人以重價購之

王振慕陳敬宗名欲見之不得周沈謂振曰陳祭酒善書以求
書為名先之礼幣彼必詣謝矣振然之乃遺之金綺求書程
子四箴敬宗為書之而返其幣（此段宜在後二段之下今倒寫在此）

文皇臨御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秘府施四夷者一切
大制作必命沈度書之書婉麗遒逸兼篆八分尢高古渾然漢
意

長樂陳登字孝思孝永樂初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儲翰林給廩祿
登以篆籀称最時吳中滕用亨待詔翰林工篆籀自視天下
无愈已者毎輕後進往々折辱之稠人中登初至謹默謙下
用亨連辱之登怡然自若從容言曰登幸辱在此得親聆教
益自揣愚陋願有所質以許叔重說文十數事相辯難登議
論娓々皆用亨素所未諳者乃始默々不敢自矜登声譽遂
起于六書原本精考詳究周秦以来二千年間其石刻有委
棄山巔水涯荒蕪瓦礫之墟者皆深求而必得之雖残缺剝

落歲月名字氏无可考然審慶其代某人十卒中其八九状畄
之冨盖歐易文忠趙明誠之後所僅見也
長洲沈周字啓南号石田風神散郎骨格清古碧吸飄鬚儼若神
仙所居有水竹亭館之勝圖書彝鼎充牣錯列戶屨塡咽賔
客襍進呉至对客揮灑煙雲盈紙画成自品題其上頃刻數
百言片楮匹練流傳天下莫不宝貴之
金壇虞謙善寫山川木石幽澹簡遠有倪雲林風
呉縣沈遇字公濟号臞樵善山水淺絳卄青種種能之晚工雪
景永樂末嘗名見𩯭以高年終呉元博曰余數過雅趣堂臞
樵翁出見衣冠雅而言貌古宛有前輩風雅非今世所謂画
史也
宣廟喜繪事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鋭李在皆有名時錢
塘戴文進為画手第一有薦之入京衆工妒之一日在仁智
殿呈画文進以得意之筆上呈第一幅秋江獨釣圖画一紅
袍人垂釣于水次画家惟紅色最難文進獨得古法入妙宣廟
閱之廷循從旁奏曰此画甚好但恨鄙野耳宣廟扣之廷循
曰大紅是朝廷品官服色却穿此去釣魚甚失體宣廟頷之
遂揮去其餘幅不視故文進在京流落不偶文進至金陵行李為一傭肩去者不知竟乃從酒家借紙筆圖其狀貌集衆傭示之衆曰是其人也隨至其家得行李焉
謝晉以繪工起貢京師工画山水重叠爛熳尋丈之間不日而
就嘗自戲為謝叠山呉原博詩云風流前輩杳難扳譜諮空
謝叠山為此也
呉郡表養福字能伯精于書法呉原博曰能伯書郭有道碑端
勁淡峭淡得率更筆法
候官高瀫字宗呂不樂進士業善隷艸八分書画居逸品遇其
酣暢以素絹投之雖小夫稚子可掩而得也邑子宋生者病
瘧瀫遇之酒酣潑墨寫菊數本傍竄奇石修竹寒香飄拂凉
風颯然宋躍起視之病霍然良已人謂宗呂画不減少陵詩
也
金陵許通善画牛可亂戴嵩之筆晚年自悔用心之誤恐墜蓄
生道中乃專工画像
太蒼史謹工繪事流寓金陵自号吳門野樵長于寒林雪景自
題其画曰雨餘山色翠如𥳑○樹杪寒烟濕未開○童子無端掃
紅葉○閑林知有故人來○
祝允明五歲作徑尺字九歲能詩書學自急就以逮虞趙上下
數千年罔不得其結構若義献真行懷素狂草尤縱筆妙

唐寅文章風采照曜江表嘗圖其石白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奇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輙追唐宋名匠然不盡其所至

文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善詩工小楷古隸傍曉繪事人謂待詔四絕

周天球字公瑕長洲人爲諸生篤志古學善大小篆隸行草從文待詔遊待詔黃異之待詔殁豐碑大碣皆出公瑕手

王寵字履吉八試鎖院不利以年貲貢入太學于書无所不窺而尤詳于經手寫經書皆一再過風儀玉立人擬之黃叔度行書疎秀出塵妙得晉法

邢子愿（侗）生七歲能作擘窠書十餘歲楷法王雅宜晚年書名益重購請塡咽碑板照四裔妹静慈善助兄書家僮戴祿亦通六書之李同里王尚書（洽）集子愿嘗刻來禽館帖清南風流文彩与江左文董後先輝映

臨江傅瀚書法遒麗有晉人風韻弟潮亦攻書法時稱一家二妙

江夏吳偉字次翁号小仙善圖繪不師而能山水人物入神性戇直求者非其人不應憲皇帝時召至闕下待詔仁智殿一日偉大醉被詔蓬首垢面曳破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上大笑命作松風圖偉詭翻墨汁信手塗抹風雲慘慘生屏幛左右動色上稱羨不已（偉嘗同諸王孫遊杏花村酒後渴甚從竹林中一老嫗索飲茶之次年復與諸王孫遊而老嫗已下世數月矣偉乃心想目存援筆寫其像与生時无異老嫗之子見之慟哭不休）

陳荇家金陵少而警敏才藻藻涌頹倒坐客乘興寫林技醉墨欹斜沾濕衫袖文徵仲嘗戒門下士往南京慎勿畫竹彼中有人也

徐渭論書主于運筆大概昉諸米氏其行草書皆稱奇偉傑嘗自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

史忠家近冶城有樓曰臥癡引客談笑其中酒沾脣輙醉醉則擫管為新声樂府略不構思或五六十曲或百曲方閣筆其愛妾何氏名玉仙号白雲道人能篆書及小畫解音律忠求西京絕手琵琶張禄授以南北曲閒自度新詞被之醉後倚歌絲竹交奮時人莫不歎羨以為弗如也畫山水樹石縱筆揮灑不拘家數嘗訪沈石田于吳門沈他出堂中有素絹潑墨成山水巨幅不通名姓而出石田曰必金陵史癡也要之饒三月而別

祥符張路号平山工圖畫凡所繪人物一幅士大夫爭以數十金購之一時李空同文左舜齊字張平山畫時亦稱三絕

金琮字元玉嘗遊浙之赤松山愛其佳徘徊不能去因自号赤
松山農書法倣趙子昂晚年學張伯雨精工可愛文待詔極
喜之得片紙皆裝成卷題曰積玉画梅有逃禅老人筆

陸治字叔平工寫生得徐黄遺意山水喜倣宋人而時出己意
為王元美臨王安道圖四十幅奇削峭成与安道相上下又
与元美遊兩洞庭画洞庭十六景元美稱其逼郭馬致而下
勿論也晚年貧甚有貴官子因所知某以画請作数幅荅之
其人享具幣以謝叔平曰吾為所知非為貧也立却之

朱皓济寧人自稱一塵道人嘉隆間与鍾南越文秋江客趙府
府相友善精于繪事嘗折花燈下摹其影以髮蟒羽虫視其
翻飛之勢又卧東籬下累日園名菊百種見者稱絶品

章丘華鰲邑庠生善画每落筆輙題咏其上曰空塵詩画故邑
人稱曰華塵云

杞縣蘇洲即雪蓑道人工琴工琵琶能歌吴曲妙有青娥遺韻
又善艸書大至盈丈筆勢飛動見者驚謂顛素復生

長洲陸師道厥試時夏文愍公奇之曰是子也其文賈董而書
則鍾王因以第一人薦後逸之二甲第五改礼部儀制司會
母病予告歸遂不復出益習書小揩以至大隸皆精絶又倣
晚繪事簡淡咄咄逼倪元鎮常遊虎丘支硎灵巖鄧尉諸勝
吴中好事者操酒船跡之亦无所拒與到弄筆得溥號阿錫
一點染若重寶

嘉定李流芳字長蘅萬曆丙午舉人書法規撫東坡画出入元
人尤好吴仲圭居南翔里其讀書処曰檀園水木清華市囂
不至一樹一石皆手自位置香茗卭烈客過之者恍如身在
画圖中

金陵郭鵬字遠之家貧資画以養母一日有兩青衣到門自稱
主人商于蕪湖慕先生画特来迎請先奉十金爲薪米貲遠
之持以奉母母曰兒可速去遂偕兩青衣登舟行三日遠之
疑之曰蕪湖風便半日可至那有三日程乎青衣曰實不敢
誑主人家在鄱湖恐先生憚遠不行故托言蕪湖耳遠之業
已登舟無可柰何因与俱至鄱湖見主人礼意甚懃令四童
伴小室中作画數日偶閒步窺其所事見主人金冠絳袍狀
諸豪客貨物乃知為綠林長因速完其画以情告歸主人曰
汝貧士由此亦不惡遠之对以家有老母欲歸以慰倚門之
望遂厚贈之遠之歸对母痛哭後无事只閉門凡求画者必
熟其声音方與相見

華亭董其昌號思白萬曆乙丑進士歷官禮部尚書、法妙天
、下和易近人不為崖岸庸夫俗子皆得而前臨池染翰揮洒
移日最矜名重其畫貴人巨公鄭重請乞者多倩他人應之或
點染已就僮奴以贋筆相易亦欣然為署題都不計也家多
姬侍各具絹素索畫稍有倦色則謠諑繼之購其真蹟者得
之閨門者為多米元章趙子昂一派人也

大興米萬鍾萬曆乙未進士累官江西按察使有才名尤善書
畫與雲間董宗伯齊名時稱南董北米云

藍瑛字田叔錢塘人少穎異八九歲時常于人所事畫地作山
川雲物蜿蜒紆曲狀林麓峰巒咫尺萬里人私恚之然卒賞
其奇及長以畫苑名家、居城東隅法古作者唐自王維張
璪畢宏戴度五代自荊關宋自董源李成范寬元自趙王孫
梅花和尚黃寉一峰及于明戴沈文仇諸家如吳李札觀梁
鍾子期審音彷彿若親見見之又率驗諸寒暑陰陽晦冥風雨
春之朝秋之夜淺深遠近枯菀合離於升降出正變與古人
頡頏一時倡和者陳徵君繼儒董尚書其昌鄒儀部之麟片
紙尺幅不異雉林人購元白彭詩也年七十五而歿其題識
傍曲世或曰蜨叟或曰山公或曰石摀頭陀或曰西湖外史或曰

東郭老農云

趙左字文度華亭人嘗去家遊錢塘覽西湖之勝過林逋墓低
佪不去遂攜妻子僦屋孤山為人天質自然風度凝遠為諸
生不樂受章句自得山水之趣輒形筆墨冥濛滅沒臻至絕
妙

萊陽崔子忠字道母其畫規橅顧陸閻吳遺跡關范以下不欲
措手居京師闤闠中蓬蒿翳然凝塵滿席蒔花養魚杳然世
外興至則解衣盤礴一妻二女皆能點染設色相與摩娑指
示共相娛說閒出己詒已知若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購請揖
頭弗顧也與給諫宋玫交玫數求其畫不與誘而致之邸舍
謂曰更決句不聽出則子之盎魚盆樹具立矯矣子將若何
道母不得已乃與畫、成別去坐隣舍使僮往取其畫曰有
樹石簡略處須增潤數筆玫欣然與之道母立碎之而去

姜師周字師臣仁和人幼時省父于燕邸遂客焉長而以畫名
家時同遊京華有藍田叔輩常與諸名士各拈一軸大尺練
長數丈相戒止寫獨樹高柯修幹勿用竹石映帶時題公座
以松柏桐椿為題師臣拈得桐樹寫秋風晨露翩翩數葉狀
一時以為神品

錢塘屬頼字士禾崇禎時人畫得昔人遺法而間出新意亦不
倍于古時稱士和画格高澹天真亦蒼亦潤斯為逸品人罕
能追也

所見偶鈔

錢塘朱之棟　輯

伶官

永樂初徵天下善鼓琴者三人四明徐仲和松江劉鴻姑蘇張
用軫同詣闕廷劉彈楚歌為言官所劾張但和絃不能彈徐
彈文王一曲文皇大喜除錦衣千戶

濟寧張德潤字良玉妙解律呂以琴名于世嘉靖中與臨清謝
琳同客趙藩著有琴譜九還操一曲悔七調餘曲皆可倒推
與世所傳琴調止一調者不同名重當時

休寧查八十名鶴生時會大父年八十大父喜命曰八十云嘗
過金陵娼家寓為絃歌佐酒客倡引琵琶佐鶴目攝之鶴怒
徐酒謂倡他日不以此擅場如有酒時壽州鍾山善琵琶故
嘗師樂師張六老及老將謝彥明一時俠少若工師即善彈
盡出山下鶴奉千金為山壽事師山無何盡得山法鶴卧起
服習日夜不絕音居頃之過山遠矣山嘆曰郎君吾師也山
何敢為郎君師于是乃過故倡〻不知也一彈而四座辟易
以為神倡蒲伏下堂涕泣莫敢仰視是時滑人李貴善技擊
襄陽吳奇善騎射豫章孫景善蹴踘金陵馬清善簫吳人張

大本善琴皆獨步爲尙事琵琶既託貫而游之吳與祝希哲
唐伯虎文徵仲為布衣交之大梁周王就人名爲〻語使者
王能客爲〻來不能裹足逝矣于是長揖而環客坐盡王懽
爲且老復過金陵嘗入平康里為清彈諸美人無知者安氏
媪年七十膂矣聞之大驚曰此先朝供奉曲也國工張六老
能之客何為者既而知為爲也起為按節相視以為知音
彝陵羅子華嗜琴晚年好益甚嘗曰袁孝尼不傳廣陵散世豈
遂無音耶吾性在山水指間刱〻嘗有流泉遠澗不願聞人
世鵾絃鐵撥聲也

世廟時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峰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邳州湯應
曾獨傳其妙人皆呼為湯琵琶云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周
有善此伎者王聞應曾名召見賜以碧鏤牙嵌琵琶令着宮
錦衣上殿彈胡笳十八拍哀楚動人王深賞歲給米萬斛以
養其母應曾由是著名大梁間所彈古詞百十餘曲而尤得
意于楚漢一調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瓦屋若飛墜徐
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
怨而難明者為楚歌聲淒而壯者為項王悲歌慷慨聲別姬
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踐爭項
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既而悲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後值寇亂
不知所終

崑山魏良輔精于度曲著曲律二十餘則時稱崑山腔者皆祖
良輔每中秋坐生公石上歌伎負牆人聲簫管喧嗽不可辨
良輔一發聲林木飄沓廣場寂〻如無一人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時金陵梨園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
林部一日新安賈人合兩部為大會列興化于東肆華林于
西肆兩肆皆奏鳴鳳當西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為嚴嵩者
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皆西顧而嘆或大呼命酒或移坐
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
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
輒以易之乃竟輟其伎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
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于新安賈曰今日幸為開讌願與華
林部更奏鳴鳳奏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為嚴嵩以
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
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李伶之為嚴嵩至矣子又安從
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即又
不肯授我我聞今崑山相國顧東謙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

師求為門下卒三年日侍崑山相國于翺序察其舉止聆其
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以為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
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称馬細々云

王生者幽州人嘗侍憲宗時方喜新聲教坊能琵琶者以百數
顧獨愛生每風悲雨淋上心忽忽不樂生從旁撥剌數聲則
顏為立霽所羅宦官來國壽少年姿美善諧謔尤嗜琵琶作
哀怨聲常使生教之後國壽泛舟溺死憲宗哭之慟每聞生
琵琶以為如見國壽及懷宗立教坊盡斥并斥生

新安方元亮工于琴于琴曲中尤好漢宮秋嘗客豫章諸王子
侯暨賢士大夫于茗椀酒樽間聽其摶拊悠揚人々為之酣
適起舞與劉士雲交最暱瀕行士雲餞之曰此去遇郊原黯
淡隴水潺湲鬼嘯猩啼猿唫蛩泣試取漢宮秋鼓一再行較
昭陽秋月桐雨之愁孰至孰不至必有能辨之者恨不能操
絲絃以從可柰何

所見偶鈔

博物

太祖一日御便殿召二儒者入見問二人何業對曰臣業農
太祖曰卿為農亦知禾之節有不同乎對曰知之禾三節
而麥四節是不同也太祖曰禾麥類耳節之不同何也對曰
禾播種于春至秋而穫凡歷三時故三節麥則歷四時始成
故四節太祖曰是能知稼穡之艱難者即擢某州知州其一
人對曰臣業醫太祖曰卿為醫亦知蜜有苦而膽有甜者乎
對曰知之蜂釀黃蓮花則蜜苦燒食棗多則膽甜太祖曰是
能格物者擢為太醫院使

太倉劉家河天妃宮永樂初建以僧奉香火一日僧自外歸見
鍋中煮二卵將熟矣問從何來行童曰鸛巢中取之僧命還
之巢中童曰卵已熟還之無生理僧曰我豈望其生但免母
鸛悲鳴耳後數日忽出二雛僧異焉令童探巢果卵生也一
木尺許五色錯紋香風襲郁持下與僧為佛前供後倭人入
貢舟因風泊劉家河入寺拈香見木問價僧謬曰此香三保
太監捨供佛廟宮取賣錢若能進蓋後殿觀音閣者當以與

之使曰吾父難侍顧酔以償因與白金五百兩後數年倭使入貢訪前僧死矣留金作供僧徒問香何以為寶曰仙香也焚之死魂還體聚窟洲所出返魂香是也

宣宗于禁中閲畫見龍有翼而飛者持之問諸閣下閣三楊諸公皆不能對宣宗顧翰林諸臣曰有能知者否陳繼時官修撰對曰龍有翼者名應龍宣宗問出何書繼對曰見廣雅命取廣雅視之信宣宗甚悦

憲谿乙淮字伯京景泰十才子之一也嘗與楊公談顏亂遇于晏興之懋鹹寺皆以博物相誇詡對語竟日不相下及徵晉陵臺事各得其二柏原問公護曰止于此乎復舉其一歷七口誦無所遺公讓嘆服語太守岳璿曰柏原真行秘書也

弘治戊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之覺兵部尚書馬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因奏請嚴武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語同官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宜慎火同官詢其故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既而禁中大乾清宮亦燬或問孟春此占出于何書孟春曰予不曉占書曾記宋人紀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南渡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倅趙允𬞟曰熊于字能火郡中宜慎火後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忘耳不意其亦驗也

文衡山太史極熟勝國人遺事能口述其世系官閥里居凡上友扶本小冊皆國初元末故實也王元美服其海雅有未精核者曰恨不問文先生

武廟閱天文書星名注張又作注張下問欽天監及史館皆莫知修撰楊慎曰注張柳星也歷引史記漢書以復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入貢同官疑為三地名楊慎曰此六字地名也即取大明官制以證

嘉靖初給事中張翀上疏言時政中論學術不正一條有禹字崑墳之語世宗以此四字問內閣值詞臣楊慎在史館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蔣公 嘗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

無錫顧起綸謁選吏部得滇之某衛經歷時晉府奉大司農檄徵丹砂于鬱林顧公為言鬱林既不產丹砂得非由葛洪求勾漏令謨耶洪從鮑靚隱羅浮未審至勾漏得勾漏砂也竊聞辰實產砂請市之辰便晉府不聽役徒三萬搞來砂鬱林不得一久之竟市之辰以解

釋教

錢塘朱之棟 輯

蔣山和尚居第一三年秋館于天界寺示微疾索浴更衣跏趺書偈曰真性圓明本无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端坐而逝

宗泐字季潭臨海人族姓周氏姓始生能坐即跏趺八歲從天竺笑隱訢公李佛洪武初詔舉高行沙門師居其首建普度大會于鍾山命製讚佛樂章復說法超度迷溺太祖臨筵嘆美註心經金剛楞伽三經行世十一年太祖以佛書有遺佚命領徒三十餘人往西域求之十五年得莊嚴宝王文殊等還朝開僧錄司授右街善世後以事獲譴僧徒六十四人咸賜工刑惟師一人得宥

文謙閩縣人十一歲出家遊吳楚歷金陵住台之鴻福寺振揚宗教洪武初召对称旨久之語其徒曰有世可辭是衆生見无世可辭是如來見踏倒須弥盧虛空无背面遂端坐而化

天淵名清濬黃巖人洪武中應召為天界僧官左覺義御賜詩十三首賜之年六十五末疾作偈而化初遊金陵宋景濂極称其詩文以為其才不下于祕演初浩其隱伏東海之濱未能大顯者以世无柳儀曹歐陽少師也

懶庵禪師廷俊字用章饒之平樂人甫齔出家謁訢笑隱于中天竺訢公嘆曰子黃龍佛印流也洪武中侍寓鍾山端坐示寂闍維舍利无算瘞塔南屏山下葬日天花如雨

清濬字蘭江天台人嘗說法吳中緇素傾向四座至无所容後居天界寺高皇帝召对称旨御製清濬說賜之

冰蘗禪師惟則字天真吳興費氏子洪武二十五年命天下僧人有名籍者皆出俗家餘丁一人充軍師時在京進偈七章其七章曰天街密雨卻煩囂百榜綠成春氣饒乞宥沙門疎戒撿衆力道在祝神堯太祖覽偈罷軍事不果示寂時告衆曰吾去矣侍者請偈厲去曰平常說底不是即瞑目逝瀫

有胡僧秋碧善傳神画師像累百幅日本國人入貢見之羅
拜曰此吾國祖師安得至此競以金購之而去
洪武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天下沙弥至者三千餘人中有冒
名代請者太祖大怒悉命錦衣衛戮之呉僧永隆請焚身以
救免太祖允之勅中官以武士衛其龕至雨華臺出龕望闕
拜辭入龕書偈一首又取香一瓣上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
官曰煩語陛下若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乃秉炬自焚骸骨
不倒异香逼人羣寉盤旋舞于龕頂太祖乃宥三千人誅時大
旱太祖命以所遺香至天禧寺禱雨至夜雨大降太祖喜曰
此真神僧永隆雨也
石寶金陜之永壽人號碧峰禪師洪武初詔至南京天界寺召
問佛法及鬼事神奏对称旨御製有玄關尽悟已成正覺之
褒嘗坐坐大樹下溪水横溢人意禪師已死七日水退視之
燕坐如平時
来復字見心豊城人族姓黄氏洪武初與宗泐用高僧名至京
太祖賜金襴袈裟蜀王椿最賢太祖所鍾愛命儒臣李叔荆蘇
伯衡及師与之論道蜀王最重師命撰正心呪道崇本敬賢
四歳膀于宮除授僧録寺右覺義二十四年山西太原獲胡
黨僧智聰供稱隨宗泐[illegible]往来胡府謂宗泐前往西域說
土番舉兵為外應来淚坐凌遲死
道衍字斯道族姓姚氏長洲之相城里人幼名天禧本醫家子顧
不肯學醫喜為儒者博貫該通之學為高啓北郭十友之
一至正間削髮居相城之妙智庵洪武十五年十王之國太
祖命各選一高僧侍王公在燕府籍中住持慶壽寺靖難兵
起公賛助密謀之居功多太宗即大位欲官之固辭為僧録
左善世特授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姚姓賜名廣孝時称姚少
師而不名命蓄髮再三終不肯賜兩宮人不近亦不辭踰月
乃召還六年来京師仍居慶壽寺病篤車駕臨視問後事對
曰出家人復何所戀明日詔諸門人告以去期歛袵端坐而
逝追封榮国公謚恭靖荼毘之日心舌与牙堅固不壞得舍
利皆五色
溥洽字南洲山陰人族姓陸氏貫穿經範旁通儒典洪武二十
二年召為僧録司靖難兵入金川門公為建文帝薙髮長陵
聞其事囚之十餘年後衍公疾革車駕臨視衍公于榻上叩
首曰溥洽繫獄久矣文皇即日釋之
雲南大理衛有鐵佛寺一僧多神异好頂笠子人呼大斗蓬和

尚書渡滄浪江躡笠而行不用舟楫指揮恐有他變置之獄
中一日出行遙見此生〻僧吹笛山上覺將答獄卒以為失僧
時僧已端坐六日僧預告獄卒呼吾必當撃首卒如其言撃
首一下僧醒曰吾正熟睡何呼我為指揮知不可欲遂釋之
蓮
池律師袾宏字佛慧俗姓沈仁和人年十七為諸生三十二
歲辭家祝髮徧參諸方見雲棲山水幽寂遂有終焉之志結
茅三楹絶糧七日倚壁危坐而已環山多虎患師發慈悲諷
經施食虎遂遠徙歲大旱擊木魚循田念佛雨隨足跡而至
居民德之遂成蘭若道風大扇四衆歛集首倡毗尼以立基
本弟提念佛以攝禪淨居山三十餘年別衆示寂臨行張目
云老實念佛毋捏怪分懷戒規矩向西念佛乃逝全身瘞于
五雲之麓
越僧不知名索畫于沈石田寄一絶句云寄將一幅剡溪藤江
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箇看雲僧石山欣
然畫其詩意答之
雪
梅和尚吳人也嘉靖遊金陵蹤跡奇異不拘戒律每見法司師
輒高坐講經便發曰亂說亂說聞出一語難默聞者汗下講
周易四書皆有新理後住蘇州竹堂寺示寂時端坐龕中令
小行者呼曰老雪梅老雪梅今日不覺何日覺雪梅應曰今
日覺矣少頃鼻莊柨垂而化
明
因號懶雲潞安人住持法住寺在都門作除夕詩早眠輕節
序垂老倦精神半夜兩年夢孤燈千里身鉢分新歲飯衣拂
舊時塵欲飲屠蘇者其如感嘆頻為謝茂秦稱賞
五
臺爲曼殊室利袖子輻輳而舊路嶺為之咽喉甚苦盜賊蟠
聚山半盡地為界號南北大王满官兵莫敢捕過客悉縮相
戒非聚百餘衆鳴金持械莫敢前嘉靖中有芬會首者諱慧
定字无尽潞安邵氏子依某寺某師剃髮發願飯僧十萬八
千〻日満頗堅菽粒米必躬親馬師勢力絶人能兼敵十人
執作又言行質直无丈以故競呼為芬會首声振叢林所至
人適問之答曰易處不住〻處不易不顧行至舊路嶺結茅
聚衆以居盜怯師名而伺之甚密一日師出庵破既還殘僧
三四人特師泣告幾庵避之師奮曰生死有命賊何為者尋
且滅之言已賊大至師手无兵器乃碎水鉄缸撃賊无所〻中
賊知无兵器乃敢相近鎗中師左脇師手執其鎗踢賊仆地
刺殺之賊駭退方入户檢視傷處洞三寸許脂腸俱出忍痛
縛固持鎗出户厲声曰正欲捕滅汝輩今來送死耶賊怯不

敢前但持乱石遙擊師中頷顱會龍泉闢兵統率其者与師善意師劄盗潛以兵護之兵到盗散去遍山覓師不得建晚見涘澗中僵臥一血人視之則師也鄭號哭曰天乎奈何喪此英雄人即舁歸捫其胸尚温嘉曰是不死血迷心竅耳決其齒灌以藥酒久之乃甦調治百日平復即辭鄭公奮欲擊賊或難之師曰大丈夫欲殘暴建立佛法即九死豈敢辭結同志得五十二人俱英奇輕死之輩挨牒帥府督府期一舉咸賊咸壯許之盗渠率百餘曹師悉知姓其名居址倅以兵相臨數日无不擒斬巢穴遂空從此安立叢林供十方雲水

衡飯或修浄業或習禅觀或閱藏典五十餘年如一日一日謂衆曰時節清平吾將順化乃徧體聖衆詣龕端坐而化

紫柏大師名真可字達觀世居吴江太湖之湖濱族姓沈氏五歲不語有異僧過其門摩頂謂曰此兒出家當為人天師言訖不見遂能言兒時志氣雄放不可覊勒年十七仗劍遊塞上行至蘇州遇雨宿虎丘僧舍聞僧夜講八十八佛名心大悦侵晨即解腰纏十餘金授僧設齋剃髮師儀相瑞嚴眉目疎秀所謂雲門堂堂气宇如王戒律精嚴如銀山鐵壁莫可梯傍在匡山聞憨山以弘法被難遠戍雷陽嘆曰法門无人矣南康吳寶秀以礦税被逮其妻投繯死嘆曰閹人横行至此世道不可為也乃決策入都門謂人曰海印不歸我為法一大負礦税不止我救世一大負傳燈録不續我慧命一大負捨此一具貧骨释此三負不復走王舍城矣後以妖書獄起逮師入詔獄師笑曰世事如此久住何為索浴說偈跏坐而逝又十二年葬于徑山茶毗之日肉身儼然舍利无算

憨山大師德清字海印全椒人族姓蔡氏年十二辭親入報恩寺与雪浪並事无極法師内江趙文肅公摩其頂曰子他日人天師也慈聖皇太后建祈儲道場于五臺師与妙峯實主其事後黄冠之難作戍雷陽師与宰戶癉鄉皆能現身說法時税礦之使如至如毒龍乳虎師以佛法攝受莫不心折首俯作礼而去所全活生靈不可算數後赦歸結庵廬山五乳峰下效遠公六時刻漏專修浄業居四年復往曹溪示微疾沐浴焚香集衆告别危坐而逝天啓三年之十月也弟子奉全身歸五乳塔而藏焉又十餘年粤人復奉其龕歸曹溪將荼毗啓而視之膚理柔輭鬚髮郁然乃加髹漆奉于大祖真身之側

太師坐宗鏡堂一日有僧来礼拜未起師擊扇喝曰殺人賊見

我作麼知事作速退出衆皆愕然莫測越一日此僧以盜被
獲

雪浪法師洪恩金陵黃氏子年十二出家長于寺長于懸山大師一歲比肩為沙弥充着天親如也懸師北遊遂以弘法為己任日坐華座講演諸經秉法而轉教者以千計南北法席之盛近代所未有也公高顴廣顙肌理如玉具大人相所至襯施雲委不推不戀博通經史攻習翰墨登山臨水聽歌度曲隨順世緣了无近距晚年開接待院于吳之望亭則隨衆作務夜則篝燈說法以勞苦示微疾沐浴端坐說偈而逝瘞葬
于雪浪山

三藏師陝人終身一衲終年未嘗寢多立少坐危坐即其休臥時也主京師十剎海二十年終未飯長住一顆日出乞食鬄立鐘板側其乞食也持念珠佩一瓢未飯而之即飯霞之翁嫗孺子見其瓢仰曰師未飯爭飯之不入人家飯門外去紳衿敬問師衡口对如村師訓戒村童不少迴避萬曆甲寅師示寂茶毘竟一中貴言苦行和尚乃无舍利忽爆一粒著其
掌上

萬曆時倭乱少林僧應募至者曰月空等四十人俱持七尺鐵棍重三十斤運旋便捷如節杖倭巢白沙灣都司韓璽率官兵及僧百人禦之大戰倭隊有絳衣巨人揮兩刀來領兵僧月空偏視諸僧皆失色獨一僧名智囊神色不動即往拒之兵刃交智囊提鐵棍一築躍過絳衣倭右隨一棍落其一刀倭滾轉復躍過其右又落一刀巨手應斃斬倭百餘人乃羣跪乞命巢遂空

所見偶鈔

錢塘朱之棟　輯

道術

周顛者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于南昌比長舉動詭誑人莫能識每見人必曰告太平嘗至金陵太祖每出顛必前遮拜時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為詞太祖厭之命沃以燒酒顛飲極多終不醉曰公寧能死我乎命覆以甕積薪煅之火息啓視正坐晏然既而王師征陳友諒太祖問顛此行何如顛應聲曰好太祖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不既難乎顛仰視久之搖手曰上面無他底太祖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高舉趍前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行不三里迅飈猛作倏忽達小孤遇馬當見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怪見前行損人多太祖聞之怒令持顛投之江頸擲不能死太祖更與同食食罷整飾衣若遠行狀遂去莫知所之後有人見顛在廬山中太祖為製周顛仙傳

張三丰不知何許人洪武初入武當山修煉丰姿魁偉美髯如戟寒暑惟衣一衲時呼為張邋遢有問之者終日不荅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詞袞袞皆本道德忠孝每事未知先知之所啖升斗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卧雪中齁鼾如平時洪武二十六年九月自言辭世留頌而逝居民楊軌山等置棺殮訖臨塟發視之三丰復生後入蜀不知所終

鐵冠道人張中字景華臨川人道術甚高人不能測太祖駐滁陽詣軍門謁見謂太祖曰天下散亂非命世之才不能安也以今觀之其在明公乎受命之日應在千日內太祖奇之留于幕下後太祖與陳友諒戰于鄱陽友諒食盡由　江遁回　太祖麾諸軍追擊之自辰至酉戰不解張鐵冠時在軍中大笑賀曰友諒死矣太祖曰無妄言又曰縛汝水濱以俟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居久之一日無故自投于大中橋而死太祖命求其屍不獲已而潼關守吏上奏某月某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計之正其投水之日也

冷謙字啓敬杭州人精音律善鼓瑟工繪畫元末以黃冠隱居吳山國初召為太常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撰定謙嘗遇異人傳仙術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于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往為慎勿多取過分許之乃于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

人敲門〻忽自開入其中金宝充牣蓋朝廷內帑也其人恐取以出而不覺遺其路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謙〻至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逮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汝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及至御前太祖問之輒于瓶中應如響太祖曰汝出見朕〻不殺汝謙應曰臣有罪不敢出太祖怒擊其瓶碎片〻皆應終不知所在後有人見謙蜀中

洪武建元天師張正常字仲紀入覲京城士庶求靈符者日以千百計侍史不能給因閉閤拒之乃相率毀閤而入正常叩齒集神濡毫篆巨符投朝天宮井中人爭汲之須臾水皆竭見土弗止飲者疾瘳太祖嘉之令作亭井上號曰太乙泉

鄧羽南海人洪武青陽縣令後為道士常居武林後隱武當之南巖永樂中不知所往人以為仙去云

周元真字元初世居嘉禾父沒獨隨母居忽有龐眉翁過之授元初精神溢目不類塵中人制道家冠服被之元初果喜因授以劾召鬼神之術開元寺沙弥為狐所媚羸瘁欲死元初噓氣禁咒之狐即躍出衆殺狐其疾輒愈范廷芳有子曰孟奎鍾愛如重璧蛇鬼侵之沈痼不能脫元初飛符往劾蛇鬼遂絕萬夫長沈寔母殁痛念之弗置聘元初修祠事寔因問曰聞君能召鶴有諸元初曰能遂書符要之素羽翩〻自空而下凡四十有二寔喜復問曰君能致吾母魂魄乎曰能即剪紙為旌令童子執之元初左右顧視作叱嘯聲旌重將墜地母降于壇音聲威儀如平生寔與家人環之以泣他若雨陽有弗若請元初禁之無不奇應

席應珍字心齋號子陽子海虞人年未冠入道提舉虞山之致道觀真經秘籙靡不洞曉尤精于兵法沙門道衍師事之盡得其學

膠州去留馨者本姓范自幼好游遇道人授以辟穀導引之術既長絕不飲食身輕如槁葉行住處異香襲人自號去留馨日歌舞于市洪武中乘雲上昇

山西平陽有張金箔者善幻術太祖試之乃以瓶注水書符投之巨大四矢氣出如縷遂成五色雲布滿殿上又以蓮子撒金水河頃刻花開萬朵嬌妍絕倫張乃剪紙為舡身坐舡上唱采蓮歌拱手而去不知所在

張宇初字子璿漢四十二代天師正常之冢子也五歲讀書十

衍並下嘗侍父登樓見雲霧起西北金雞洞開天神護衛鎧
仗森列父戒之曰天機勿泄也洪武十年方髫丱襲掌道教
入見奉天殿太祖熟視笑曰瞳極電轉絶類乃父蓋歷代相
傳以眼圓而鉅者為應也永樂八年示疾書誦而逝

周思得字養真錢塘人行靈官法先知禍福文皇北征召扈從
數試之不爽招彌祓除祈雨禱兵咸如影響乃命祀靈官于
宮城西靈官藤像文皇獲之東海朝夕崇禮所征必載及金
河川舁不可動就思得秘問之對曰上帝有命界止此也已
而果有榆川之役

蒲州楊棟精醫術時御史以童子致幃帳中詭稱女有奇疾令
診之棟察脉曰此乃童男無病者御史乃大奇之歿後行醫
于河東運司識其面者訝曰此非蒲州楊世資耶遂不復見
芮城水門村翟炳一日詣蒲至藥室詢姓名其子叙曰此予
故父也何以問及炳曰吾與爾父今月九日言别有約相訪
故來耳時有郭惟良輩詰其由炳曰某乃老醫同楊君在村
中治病衆始驚疑其仙去矣

茅山李赤肚黟縣人中歲得度世術年已百餘歲而貌若四十
許人能多食又能不食眉字　宅常有氣出如雲烟雖疾風
盛寒中汗津々不止也雅善飲々數斗不醉後不知所終

邵道人者蜀人也客慶陽十餘年被衲無晝夜露坐郡中諸子
弟少年爭來事道人道人喜看病々者家請往道人誦大悲
呪已摩病者曰瘥矣脱不活道人則趋而出病者家以死期
請道人則出其指示日數無一爽者道人善飲水以桄列諸
案無問多少道人飲之若冬月水氷則鬧道人盡間淡々聲
頃之肩臂面紅汗簌々下若雨也一日謂弟子曰吾將歸歟
諸弟子曰先生福慶之人慶之人無敢慢先生者何遽言歸
耶道人不應設几三層而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
環守之夜有登几而伺其息者道人猶揮手止爲夜半霹靂
隱々起屋脊若士馬戰鬭之聲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起視
則道人逝矣

廣州簡雲不知何許人狀若風狂人以顛稱之能號召風雷驅
役百鬼嘗與人遊蒲澗病日色甚炎簡曰卿等無憂吾可使
雷師張蓋護卿頃之陰雲如葆凝坐上四外日光如故鄉人
以旱請禱雨雲箕踞壇上書符篆焚之頃之雷電作雨如注
廣城北二里有女病魅雲視之知為老龜作祟因曰昨遇一
畜蠻悔我當使蠻奴捉之即呼叱四指有頃畜人擁陰颸踰

垣直入手持巨黽墜地雲吼其人去而黽已死匙亦遂絕

金陵滿爛頭不知其名朝天宮道士能行掌心雷法曾于東園上召神神怒雷火燒其頭頭遂爛人有疾病書符焚化用酒吞之病輒愈後仙去

尹山人北者人也成化間游南都髮累歲忘櫛而自不團結遂呼為尹蓬頭云尹得邸寓輒閉關卧多者踰月少亦五六日而後起居常不飯人饋之食亦不辭嘗造一民家會設餉客麪近四十餘盂客有戲尹者曰公能盡噉之乎曰能取而噉之盡一孫姓者接山人市中而賣瓜擔停為孫戲曰公能盡此一擔瓜乎曰能即買而餽之噉瓜立盡戶曹員外李遣僕上病疏一日辰刻尹見其僕于北關端門前僕曰命已下主人幸得告矣是日午餐尹報李曰今旦端門前見使者已得告急束裝行耳後僕還覈問果合王文成公在南雍夫從尹遊共寢處百餘日尹喜曰尒大聰明第本貴介公子筋骨脆難學我我所以入道者能歷艱苦耐堅貞耳尒無生長分其竟以勲業顯哉文成聞之悵然無何逆閹劉瑾潛圖不軌惡尹私有詆斥羅而戍之關右至戍所偶過鉄鶴觀騎一鶴凌空飛去

任風子者范縣人狀貌奇特少孤為酒家傭遇異人授以修煉之術寓本鎮真武廟雖隆冬單衣行乞于市或經旬不食氣充神王雙目炯然言休咎皆應客遇張秋者多倚舟覓風子贈以布帛受之即手分給貧者弘治甲子冬端坐而逝後有人見之遼陽知為尸解云

張皮雀蘇州人嘗為胡風子僕從胡術奇妙日賣雷于市市童畀一錢輒以朱書雷字于童掌令握固少縱雷即應聲張從之父胡察其誠恪悉以術授之張貧無完衣髮髮不冠亦頗顛騃袖有皮雀時作聲出則群兒相逐宣德癸丑三吳亢旱郡守況伯律延張張曰須道流畀吾往況曰族有而當畀而還張曰諾翼旦結壇于義役倉有司列侍張索酒數十斛飲盡鼾卧天無纖翳衆譁欲散張欠伸索鏡鏡至以墨塗鏡而虛其中天亦黑雲四布惟中天露日張謂守曰是無難俾道官塗之守懇請張握筆一塗滿鏡雲亦忽合雷掣霆飛雨如建瓴踰時守焚香告足張拭鏡而雨止張購沉香自刻小像甚肖刻成即卒皆傳為尸解云

順德吳道人遊南海山臺寺愛其勝因棲止焉正統中忽謂居人曰我將歸矣當從火裏去詰朝為我置烈火于寄居人異

之顧無以難也至期道人提筆一揮端坐大中俄有蛺蝶大
徑尺從大中騰空飛去臨化時語居人曰不十年此地有兵
燹災汝曹宜避之後黃蕭養作亂民多屠戮其言果驗

劉知府偉朝邑人初以鄉舉令文水擢御史所至皆不嚴而治
以覃恩稱父喪廬墓三年人稱其孝生好神仙比疾病命其
子曰即死毋埋葬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方還者多從道中
見之寄問及其家其子因不敢葬都御史韓邦奇劉婿也獨
不信屢促其子襄大事子亦未忍違父命久之邦奇為山西
僉事方視事忽閽人持偉名紙入報邦奇驚起遽使張璉問
之邦奇惱言曼氏死已久人傳仙去甚未之信今適名紙者
即其人也遽使問狀閽人言戴古氈笠衣絹袍一童子扶之
肩布囊立門外遂命延入從中道纔步而前邦奇遙識之遽
起迎候于是同官悉下堦揖入起居無異平生但簡言問之
則對坐定手接茶而不飲邦奇起邀就旁室中相勞苦答曰
久別特遠來視汝耳尋起別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速令歸
矣出門復攜童子步行去令人蹤蹟之至一遠寺中止明日
訪之寺僧曰昨有劉知府寄及方丈中早言進謁韓公去矣
求之竟不見邦靖不久養病歸卒其子聞之發棺視惟一履

在為

世宗十七年天師張彥頫入賀上賜問以清心寡慾對加封正
一嗣教真人賜金冠玉帶蟒衣銀幣遂留京師嘗建金籙大
齋于內皇殿時有白雀遶壇鄉雲捧日居久之一日世宗問
曰今歲榜中狀元汝能預知姓氏為誰彥頫拜章伏地良久
起曰天機秘密臣不敢泄陛下有問臣又不敢隱今科狀元
蓋田姓也及殿試榜發狀元乃吳郡申時行世宗謂其言不
驗復詢之對曰陛下問臣時狀元頭腳未露世宗異之既而
請還山世宗遣行人送之稱鄉不名

璦山唐為秩諸生時遇異人授以道書尤精符篆會世宗指棟
方士至京遇旱禱雨立應宮中有鼠妖諸術莫效秩用符水
驅之其妖遂除衆咸號為仙師

任榮大同人家世業醫至榮更好仙術弘治元年年六十忽無
疾而卒踰年鄉人陳守至陳州見榮在市中施藥大驚把其
臂曰公固無恙耶榮笑曰然固未死也嘉靖壬辰大同令黃
某者其妻之父張于伏牛山遇一道人曰我大同任榮也公
令往視令婿黃公當于某日與小孫相會幸傳道之張果于
其日會其孫萬曆二年大同有張省祭往湖廣艾御史家艾

之家人經武當山下見草庵中一道人清姿秀逸謂之曰爲
我告張省祭到大同傳語任榮子孫云待此間宮殿告成當
歸耳言畢忽不見凡三露其踪跡云
嘉靖時宮中黑眚見致一真人邵元節薦黃岡陶仲文治之頗
有驗世宗寵異之十八年南巡雇駕至衛輝白晝有旋風繞
駕不散世宗問仲文對曰當火乃命仲文禳之仲文曰火終
不免可謹護聖躬耳是夜行宮果災宮人死者無算錦衣陸
炳排闥入負帝出竟無恙
班仙居招遠螺山最高峰石洞巉險人跡罕到黃邑一孝廉處
公車班與別曰公此行必捷南宮今其邑子當過而問爲孝
廉行後班呼常供薪米者數十人告之曰余當去矣洞中數
年無以爲報惟勗諸公以清淨爲心不爭爲福言畢長逝人
遂塟之山上孝廉果成進士授令兩月班造訪爲盤桓數日
辭歸送入覲過里始知班久化去間墉視之止空棺双履而
已後建祠山巔曰甍觀名其洞曰班仙洞
固安縣南十八里之彭村武廟祝忽一童子自言李姓願依彭
長者牧牛自後牧三十年尚童不更長也每日中忽驅牛歸
霍霍牧場驟餓則雨雨中忽拔欄放牛出餓則晴村之人漸
問童子以旱潦及歲所宜畜植悉驗因號之曰彭小仙有以
妖聞于都捕者至童子謂其家無恐自爲具給捕者乃就縶
別其村人曰百年後兵来白旗下者生矣至中塗拾莖草周
于項死爲捕者以狀聞村人乃收瘞之曰彭小仙墓後十年
村有人見小仙金陵道中詢所由生笑不言歸而相與驗其
藏一履耳崇禎己巳歲固安被兵村人憶小仙言者趨竄白
旗下俱獲生
崑山柴道人者故太學生也道人頗籍世資家頗富會其母歿
之京奏乞卹典還至潤州忽于舟中作書數通付其家人先
歸曰吾朝謁武當便還耳比家人歸發書視之乃徧謝諸姻
黨語且與其妻訣家財巨萬田若干頃書數千卷今盡散內
外族人當是時道人生子方七歲而妻之祖父爲尚書父大
理寺丞兩家門閥方盛衆惶駭莫識所爲丞遣人追至武當
業已入山祝髮爲頭陀矣其游武當嘗居南巖宮師事趙子
李傳其煉氣之法晝夜趺坐家人知不可強則歲遺金帛来
問無恙道人漫不置省第受布帰所主道士而揮其金囑勿
再来一日持鉢行乞均州道中遇州倅至觸其騶倅怒笞之
已知爲柴道人降輿惶恐謝罪道人曰吾自失進退于官人

何與也了無作沮李化去更入伏牛山修道二十餘年復返武當訪范小仙適靖江王以金施范、、納之道人嘆曰吾爾足數千里來為何意汝必有所得也而乃尚須人豢養耶遂掉頭去或以問范、、尾至光化呼之略無轉顧意步履如飛范度不能及再拜目送之慟哭而返

登州有王赤腳者以其四時徒跣遂名行步如飛驟馬追之不及人爭異之八九十歲老人曰童時屢見其貌正如今日嬰兒痛疾邀拊摩之立瘳間有調弄之者下其裳童身稚膚乃共驚其為全真子也一日將死遺言瘞城門橋下如言掘之得石碑鐫赤腳王三字因埋之數日後于他縣有人遇焉

楊布袋者冬夏繫一衲若布袋然故人呼為楊布袋渠亦自謂楊布袋云嘉靖戊戌游行汝南村落間為人治病第以手按摩或布氣攻之病輒愈懷安莊惠王慕樂之舘于邸中時邸中數有怪楊夜召怪叱責之使去怪遂絕王愈加禮重嘗與客試其術能百日不食亦能一日百食履水不溺入火不焚冬月呼取鮮花輒有花連枝墜下為王壽王食之耳芳盈頰一日詣懷安王告去王不聽秉夜逸去王令數騎追之及于朗陵贈之百金不受曰我自有餘及蹴地金色爛然竟去不知所之

彭齡字幼朔不知何許人萬曆初寓蜀之潼川自稱鄒長春後數年至吳號江韻執後數年游楚中又自稱祝萬壽號海園承德間諸生從之學舉業為諸生評點課義應山楊漣少落拓不嗜書諸生心薄之每詢祝何人命中祝曰楊二會中諸生目笑之以為欺我漣為其父卜塋勞劇成疾不食數月將屬纊諸生聚而哭之及其未絕也致奠焉諸生有陳愚者會哭而歸祝從光黃間來抵愚家問楊二好否愚曰二病不可為矣諸生已設生奠聚哭而歸矣祝曰楊二那得會死捉愚臂往視之撼之不動頮其面大呼楊二者三唇微張喜曰猶可為也袖中出藥一粒以箸起齒下之氣息惙、夜分而甦明日諸生就漣家携酒敘享祝漣從床上躍出欲啜蔬坐人承德間人皆云祝老能生死人也癸卯元旦試諸生批漣文後云但得三人同一口九霄之上便飛騰漣以是科鄉薦主考孫如游董復亨房考劉文琦三人同一口之徵也其語音似江楚間人又嘗言與其、同朝竟莫知其為何許人也天啓中過金陵依李沮修卜壽藏于金陵之龍泉山經營甫畢集友朋告別談笑而逝塋後兩月有人乘馬夜扣沮修門授

尺書而去發之則彭翁手書也後一年有人見之登萊山中僕從車馬甚盛自是不復見

所見偶鈔

錢塘朱之棟 輯

相術

東莞何真豐偉美鬚髯吐音如鐘少時有相者謂曰公才兼文武霸王之氣惜生南方微帶火色位不過封侯果如其言

鄞人袁廷玉名珙以字行得相法于別古崖洪武時僧道衍嘗遊嵩山佛寺遇袁袁曰寧馨胖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薦之燕邸文皇使人召之至使者與飲于酒肆文皇易服偕衛士九人同入肆袁一見即趨拜文皇前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世傳辨寧相于嵩山佛寺識真主于長安酒家謂此人稱柳庄先生

袁廷玉偶見一婦于榜廟哭甚哀問之曰夫當戍趙州今在酒肆叛畢即行矣廷玉惻然與俱至肆中詰其夫曰我韓嶺金世忠也以卜度日今缺戍為族人賂辛長以我行廷玉為相曰此尚書骨也勿慮因代償其酒債且貸米二斗贈之金至戍所以卜行文皇召而試之全有才辯遂得幸進參兵署長史纍纍遷至兵部尚書

瑞安卓敬七歲時一相者曰此兒骨法殊異必為名卿惜血不

華色耳

建文時擢殺曷謝貴宋忠至北平察燕府動靜旣又以耿瓛李
北平都司事景清署北平布政司參議一日燕王宴二人及
三司官使術士袁忠徹袁珙子執壺相之宴畢忠徹啓曰宋忠
面方五大身短氣昏張曷面方五小行步如蛇謝貴臃腫早
肥而氣短俱主横禍景清身矮聲雄耿瓛顴骨插鬢色如飛
火二人相亦非善終皆不足慮也

袁尚寶忠徹得其父太常珙之傳以相術抾天下嘗過吳門沈
氏沈一子方周歲抱之求觀尚寶笑且撫其首曰切頭切頭
叟無他言沈以為戲弄耳其子長名洪凶狠不肖竟坐虛辟
是歲録囚止此一人吳諺有沈洪獨殺之語又嘗入南濠徐
生樂室生子適三日方浴而喻尚寶及堂聞其聲曰是一强
盜耳徐聞而怒幾欲撾之子後以採九論死古有視熊狀而
知滅族聞豺聲而識喪家者以視尚寶殆不多讓

袁忠徹有二壻一為盜死獄中一覆舟歿于水二女孀居于家
忠徹每為族相其妻必叱曰莫訛言且相女壻之目何在忠
徹笑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

文皇至金川李景隆與谷王開門迎降已而陳瑛劾景隆貪横
無狀文皇褫其爵闔門幽禁五十餘年歿景隆盛時有善相
者云腰臂厚重公輔之相面帶桃花當貧困以死至是果驗

壽光劉珝生而穎悟八歲能文章有老人相曰是兒面有文類
丞字後必為相

于謙七歲時天竺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所相人無若此兒者
他日救時宰相也

朱驥始以父任百户家貧未娶落魄不為人所知者給事少保
于謙門下晨促而侍掃少保出見奇其貌謂之曰汝有貴息
以奉箕帚可乎驥遜謝不敢夫人恚曰老誖生女不嫁官人
乃得窮卒耶少保笑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以歸驥驥後累
遷都指揮使治錦衣者二十餘年

俞士悅由進士歷官刑部尚書一日有相士至門俞適微服相
士見而忽之旣退人謂之曰子善相猶不識俞尚書耶其人
不信翼日往熟視俞見其額大驚曰貴在此矣人皆笑其妄
俞公獨以為然蓋俞初生一月額患疣脱去額骨毋夫人甚
憂之一夕夢神人謂之曰兒後當大貴吾為易其額耳此與
周益公易髓揚誠齋易腦骨事甚類

綿竹賀朝用弱歲遇異人授以神術凡人事之通塞陰陽之懋

伏戚預言之百不失一然深秘其術而一假于相故人以神
相目之滇南巡撫鄒公尤愛重焉以書薦于巡臺見嵩劉公
劉曰吾雅不好星相無已姑視我子息乎賀察之曰子宮作
甚已有成名之慶劉曰無妄言賀曰九日後佳報且至名列
賢書第幾何敢妄對已而悉如其言

嘉靖時江右全道人善相百不失一甲午秋游閩鄭述偕諸名
士訪之歷歷如響獨不顧鄭鄭時自負才名恚之道人曰毋
怒也秋榜後當奉告至期果下第後問道人道人曰君相發
在丁酉當與省試鄭問何以為驗曰至年髮長尺許是其兆
也遂去鄭心記之洎丁酉春髮果暴長尺許鄭益自負秋初
道人復至閩告之故曰未也入試後額當隆起如贅然登第
後始消耳已而果然既又問春榜消息道人彈指曰尚遠尚
遠吾不及見也鄭不懌遂不終問越十四年庚戌始進士訪
道人則已死矣

憨山大師年十九在報恩寺廟下遇一異人謂師曰公可惜許
公可惜許師曰何謂客曰公若在吾儒能大扶名教尨眉八
彩公眉五彩吾海內求人三十餘年獨見公一人今已為僧
無如之何吾從此不復與人見也別去不知所往

所見偶鈔

錢塘朱之榛　輯

地師

洪武時江右廖德明善堪輿自擇墓穴在江島青龍山尾葬後
當出天子臨終戒其子曰葬後三年勿啟宅門啟得貴禍子
依言扃其門不啓將及三年嫁妹母曰但爭五日啟何妨遂
啟之時欽天監奏帝星見江西分又望氣者言江西有天子
氣因踪跡發其塚但見屍已化為龍惟一足未化目瞑未開
蠕蠕有動意若滿五日則化而入江矣遂斬之一家伏法

洪武初有江右人精青烏之術者往來建安主于楊氏之家與
楊翁甚相得楊氏居客通上地祠術士間語楊翁曰吾德翁
無以報然吾觀土地祠舊地也翁能得此以居子孫當貴當
不可言楊翁弗之信固強之不可術士乃潛移祠中塐置楊
氏楊翁不知術士之為也躬送還之既而術士復移神像鄉
人知之咸詣其門且驚且信謂楊翁曰得非神欲君宅耶願
易以祠翁頗德術士之言遂易居焉未幾翁卒術士謂其子
曰葬翁即此地勿他圖也將葬鄉人詰之曰此地何佳而汝
必取之術士曰掘地丈許必有巨石石下有井井藏兩金魚

楊氏葬之後人富貴不可言鄉人必欲驗之術士曰否不可
啟也鄉人不從卒啟之見金光直上如流星狀地下有聲如
雷術士悲下立石上曰尚留一個三公後楊氏生孫即文敏
公榮也果如術士之言
靖難初燕有顛士亡姓名嘗謂文皇曰城西某所有地貴不可
言殿下豈有可葬者乎文皇怪其言不祥曰無之顛曰殿下
乳母何在曰死藁葬矣顛曰亟改葬是〻當有徵文皇從之
至今傳聖母夫人墓是矣
寧陽王賢領永樂辛卯鄉舉少時嘗夢人授之書曰讀吾書可
衣緋不讀吾書止衣綠覺而異之數日于市得一書視之青
烏家說也潛玩久之乃以善地理聞時仁宗以仁孝皇后未
葬有事壽陵遂召以往見于房山因指示其處賢對曰此公
侯地耳扈從至寶家庄義寶十部故址曰勢如萬馬自天而
下真天子地乃定今長陵是也
太師李西涯先世茶陵人父淳金吾衛軍為武清渡子一日有
叟來言汝有善念當擇瘞親地指一山曰有白狐卧處是也
淳晨往果見白狐因折樹枝有聲狐驚起聳身三丈去即其
穴瘞焉明日叟來曰使狐自起爾今驚去當中衰然汝子已
三公矣遂生西涯
桐鄉檀郁少孤母汪氏孀居守節後母卒郁哀毀踰禮是縣治
西北二里許山多石不可以穴郁傍徨悲泣焚香叩神曰郁
不孝使吾母葬無處所罪莫大焉神其憐之越四夕鄉人胡
伯恭夢一人岸大冠告之曰檀孝子有穴湧泉可丈餘耳既
覺走語郁詢堪輿家無所謂湧泉穴者醫士程伊聞之曰吾
醫家有湧泉穴在足心意者山之麓乎因求之果得之從容
棺母遂得葬
嚴分宜在佐日集天下堪輿家徧邑中訪求吉壤一術士指一
地曰葬此子孫當有拜相者分宜如其言而啟之有古墓在
焉驗其碑則嚴氏遠祖也
歸安邵思忠精青烏家言六合令林克正廷之八閩其姻亦欲
葬父思忠為選一地甚佳方點穴因驟雨阻歸是夕夢一老
者曰此地切無與也此人為考官責三舉人當有陰禍與之
非天意矣詰朝問林曰令姻官業何如林曰伊為考官時得
賄甚多鄉評皆短之思忠駭然托故歸
洛陽畢崇義留心堪輿之學者父歸塗遇新營墓者周迴視之
嘆曰此地葬後尚慮有禍主人聞而追留之且召原地師與

相宅地師曰此地卧牛形東山去水無不合局公何云不言畢曰地形誠如所言但係牝牛無如其性好抵觸耳問以何為驗畢曰去穴若干尺向下三尺許應有異物去此則無事矣如其言掘之果得二石卵皆大如升悉始嘆服

明初潁川侯南征滇中設衛所徙江南民以實之臨安山明水秀滇南一大都會也相傳彷相地者有鈐記云紫溝尾巖洞頭人英着出公侯眾未之信迨嘉靖初朝廷念開平之功欲續帶礪之盟而留都之常湮沒久矣人亦不知臨安之有常氏也一日兵備使者許公登署後小樓窺見墻外池邊一人解衣洗蓋服其乳則四也公異之召其人來循史進見公令左右褫其衣果四乳詢其姓名對曰常姓名楅開平王之裔公曰有譜乎荅曰有諭以詰朝早堂持來詳視之因永樂初安置于此後諭曰朝廷欲續乃祖之封金陵之常無復子遺今皆送爾至京襲封何如楅堅辭民戀父母丘墳不願也公強之遂給驛送至京官以錦衣衛使至其子遂晉懷遠侯世世嗣侯勿絶其祖塋實在臨安白崖山之原果寔溝尾巖洞頭也

歷城周繼由進士歷陞南太常卿善堪輿視應天府學嘆曰好一留庫惜未有以形家言修之者謂留庫乾巽向宜補坎氣助木氣會眾木以成林于是建青雲樓置聚星亭闢之德橋撤門内磚屏易以木語人曰來春留都不發大魁吾亦不信吾術明年己丑焦君竑果殿試第一乙未朱君之蕃亦殿試第一戊戌顧君起元亦舉南宮第一殿試第三其神識亦洞如指掌矣

婺源劉道人精于相地嘗往來衆豐間有小民禮遇甚勤劉感其意為擇地營葬且云此為大地但未知若家有能受此者否其人呼舉家出羅拜于廷劉視之不懌謂曰汝家俱無能當此地者獨某孕婦似可耳然須閉中門三年則吉遂辭去後其家如言閉門某婦果生子狀貌大異凡兒至二載餘家富娶婦遂開中門是夕兒死家人相繼疫作乃爭謂地不祥發之則有氣如蒸矣是人家竟銷耗又常為婁姓卜塋云後當顯王出王妃須遷不爾禍且莫測後婁諒妻姓相繼登仕籍女為寧藩妃咸謂地言不果遂竟坐族

所見偶鈔

錢塘朱之棟 輯

雜伎

江陰相子先碁國手也洪武中校台遣還宗太史濂有文送之子先以碁自負嘗榜于門曰天下碁師一日有野僧來較僧實高佯北以誇之明旦大會賓客而子先連敗其榜由是遂輟

方渭津與林符卿兩人皆國手一日對局渭津負符卿一着咨嗟愛玩遂不復終局此局后竟未必林果勝方果負渭津心實神契歎息罷局古人之絕絃輟斤禪家之聲前句後其妙有不傳也

毘陵孫之介善奕嘗語人曰吾輩下子便是俗着渭津忽濩布子腕下無一俗着殆仙人謫墮爾

江切清與人奕累勝輕敵時有一誤々後斂手精思少焉出一奇着如亂流而濟如斬關而出馬不及旋敵不及距自誤而得救自救而得勝人謂切清之棋不畏其不誤而畏其誤小誤則小勝大誤則大勝

切清一角碁為錫人張以貞截斷切清精思救法瞪視移晷縮退一着又接去以貞愕眙數為神助

李聞先才敏捷為文一篇輒萬言為詩一韻輒百首橫口縱筆而成不為巉巗險巇之語又好客座上常滿精象碁自許海內無兩手

萬曆初金陵象棋國手推忻傑苗輔二人時王鳳洲在刑部門下有瑞姓韓目着搭牌丢下棋無敵手算命清神通有客薦忻傑與較勝鳳洲出二金為采相約曰能兩局勝者得銀忻郎連勝二局坐客躡忻足忻悟第三局與和

符章雖一藝而用筆用刀硃文白文俱有妙解非得師不能精非精不能文傳何主臣歙人名震字雪漁以善符章布走天下其始學也破產遊吳中事文休承許高陽最久兼得其長老而益精遂縱橫一時年滿七十客死秋思寺至今善言符章着必首推雪漁云後丁貞白藏其符章二冊凡千餘而得之于其子嗣是不知所終

江左彥子有月其先歙人後家濟寧擅三倉之學為人敏慧多巧思其于印章何雪漁文三橋之亞也能鐫玉及水精他人下刀不過絲縷細文左彥鐫之與石無異里人楊太史息岫士聰作鐫玉歌贈之

製墨告蹤新安而程鴻臚君房最著其和膠點漆之法自謂古
人所未及焉嘗侯坊序其墨苑一書曰較乾點黑入研無聲
其體製精妙概可見矣
吳拭字去塵居新安之上山族多富人去塵獨好讀書毀琴布
衣習性豪然自異嘗易水法製墨遇通人之事士倒囊相贈富
家翁厚償購之概大笑曰勿以孔方辱吾客卿也
郭公者漵陽王父也善日者言多奇中而尚未娶里中富翁某
有女而瞽郭公為推其支干曰是命當貴翁笑曰以瞽故未
有歸何貴為郭公乃請曰不鄙庸陋能見壻否翁許之遂娶
瞽焉自瞽女之歸郭公而術益售業日益盛遂富至傾邑
明太祖克金華召一星者劉日新推命荅曰將軍極富極貴又
推諸將校則言或為公或為侯太祖怒其不言官職劉請屏
去左右曰極富者富有四海極貴者貴為天子太祖大悅洪
武四年召至問欲官乎對曰不願又問欲貴乎對曰不願問
以所欲曰臣所欲者求一符可以徧游天下耳太祖因以手
所揮白扇題曰江南一老叟腹內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出
神仙口
王驥兒者濟寧人少瞽為人推磨每午買燒酒二壺置其一以
為夜需一夕壺酒忽罄王以酒家給己質之不服中夜為闌
伺焉聞壺有聲起撫壺而酒已竭矣遂遍搜室內得一物如
狐狀醉臥室中王以破帽入其首縶之五更狐醒呼王求釋
王不可乃曰汝與吾有緣合以推命相授亟釋吾不汝欺也
釋之遂成一人與王談命數日窮其妙由是以術名于時景
泰中徐武功有貞以都御史治水張秋時王尚書竑亦以都
御史督淮上漕運二人一日微服過之令其推命王生聞其
聲知非常人遂起延入內處各問生年月日曰貴人也徐紿
之曰吾兩人為商何貴之有曰公等皆顯官繫金帶切勿隱
也徐大驚復紿曰吾揚州太守王曰吾湖廣參議曰非也其
都憲乎皆不應曰二公官當至尚書但徐公之爵較王公尤
高惜乎不久王公能急流勇退耳後皆如王生之言
松陽陳德顏傳宋潛溪小像揭諸壁間僕隸見之讙曰此吾主
翁也俄門弟子至又爭曰此我家先生也像友聚而觀之僉
曰此龍門子宋君也
瓊州王敬善傳真避南蠻有武弁駛一日者求寫真敬乃作發
弩者括狀其人喜甚
陶雲湖成性至巧少時從師偶見師母即圖其像次見其女又

ZW 21101000023288

圖之皆逼真師慤逐去及師母死禱覓傳神者皆弗肯率用
其所圖像焉
南州黃謙正統賜士進第三人善書工宋元畫能對鏡寫真
三原來復字陽伯萬曆丙戌進士性通慧詩文書畫之外琴棋
劍器百工技藝無不通曉惟未習刺繡至吳門學之旬日吳
中女紅皆嘆賞焉
泗上施丙能于蘇栝之上究轉書之成五言詩一絕即有桐非
非極目專視數拭層翁鬚而後張不能得其髩鬣
崇宗時南京一樂之能刻木為舟大者二寸蓬篷檣舵咸具兩
人對酌其中面觴鋌釘滿案一人撥還索一人握櫓一人運
舵皆有機能動置之水中能隨風而行略無欹側一舟必需
白金數兩好事者競趨焉殆與古之棘猴普無異
宣德間書遣人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京城楊塤遂習之而
自出己見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如舊法純用金也彩物色
各稱天真爛然倭人見之亦斷指稱嘆以為不可及